
儒藏

精華編一〇五册
經部四書類



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儒藏.精華編.一〇五/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編.—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301-11823-8

Ⅰ.儒… Ⅱ.北… Ⅲ.儒家 Ⅳ.B2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7)第175429號

書　　名:儒藏(精華編一〇五)
著作責任者: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
責任編輯:王　應　武　芳
標準書號:ISBN 978-7-301-11823-8/B·0509
出版發行:北京大學出版社
地　　址: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　100871
網　　址:http://www.pup.cn
電子郵箱:dianjiwenhua@163.com
電　　話:郵購部 62752015　發行部 62750672　編輯部 62765691
　　　　　出版部 62754962
印　刷　者: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經　銷　者:新華書店
　　　　　787毫米×1092毫米　16開本　60.25印張　571千字
　　　　　2008年4月第1版　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定　　價:500.00元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一〇五册

首席總編纂　季羡林

總　編　纂　湯一介　龐　樸　孫欽善　安平秋（按年齡排序）

本册主編　孫欽善

《儒藏》精華編凡例

一、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。《儒藏》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、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。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。

二、《儒藏》精華編爲《儒藏》的一部分，選收《儒藏》中的精要書籍。

三、《儒藏》精華編所收書籍，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。傳世文獻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，大類、小類基本參照《中國叢書綜録》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，於個別處略作調整。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，僅存目録，並注明互見。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，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。韓國、日本、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，編爲海外文獻部類。

四、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，一仍底本原貌，不選編，不改編，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。

五、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。以對校爲主，確定内容完足、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，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。出校堅持少而精，以校正誤爲主，酌校異同。校記力求規範、精煉。

六、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，結合古籍標點通例，進行規範化標點。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（《》）外，其他一律省略。

七、對較長的篇章，根據文字内容，適當劃分段落。正文原已分段者，不作改動。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。

八、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《校點説明》，簡要介紹作者生平、該書成書背景、主要内容及影響，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、校本（舉全稱後括注簡稱）及其他有關情況。重複出現的作者，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。

九、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，小注一律排爲單行。

本冊審稿人 楊輝君 孫通海 曾貽芬 陳 新

本冊責任編委 李暢然

《儒藏》精華編第一〇五册

經部　四書類

論語之屬

論語全解

〔北宋〕陳祥道 撰

劉 薔 校點

姜海軍

陳 新 審定



目録



校點説明

《論語全解》十卷，宋陳祥道撰。陳祥道，字用之，福州人，經學名家。少有壯志，專攻禮學。英宗治平四年（一〇六七）進士，歷官秘書省正字、太學博士。其生平事蹟，詳見自撰《禮書》。據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記載，王安石撰《論語注》，其徒陳祥道作《全解》，均爲當時所重。陳氏所撰《禮書》一百五十卷，咸稱其精博。其詮釋《論語》，亦於禮制方面最爲明晰。書前有祥道自序，首題門人章粹校勘，每卷皆標出「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」。因陳氏師事王安石，其師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亦多所承繼，書中每每夾雜老莊思想，特别是《莊子》之文，往往用爲佐證，反映了王安石所倡導的新學派注釋儒家經典之特點。四庫提要評價此書「殊非解經之體，以其間徵引詳覈，可取者多」。

是書向無刊本，除《四庫全書》本外，據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録，尚有分别收藏於上海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、山東省圖書館、南開大學圖書館、國家圖書館和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的六種抄本存世。

一、上圖抄本。題「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」，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著録爲明抄本。藍格，半頁十行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。經文頂格，陳文低一格，與四庫本同。此本鈐「拜經樓吴氏藏書」、「兔牀」、「海昌吴葵里收藏記」、「綬珊九峰舊廬所藏書畫」、「雙鑑樓」等諸家藏印，知曾經爲吴騫、王綬珊、傅增湘等人遞藏，無題跋。有佚名朱筆校勘，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録》稱「吴兔牀又以墨筆正之」。書中有大量補配葉，抄寫中避清帝名諱，如「玄」諱爲「元」或缺末筆，「貞」諱爲「正」，「弘」諱爲「宏」，補抄年代當在清乾隆年間。文字與四庫本相異之處甚多，但篇目結構無異。

二、南圖抄本。題「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

全解義十卷」，爲四庫底本，四册。前有清丁丙跋，稱「此舊抄本曾進四庫館采進發還者」。無行格，半葉九行，行十九字。首葉卷端鈐「翰林院印」滿漢文官印，除鈐「嘉惠堂藏閲書」、「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記」、「善本書室」、「錢塘丁氏正修堂藏書」等丁氏諸印外，尚有「古潭州袁卧雪廬收藏」印，知曾爲袁芳瑛所藏。此抄本有多處四庫館臣批改，或用墨筆直接圈改原文，或以飛籤粘於天頭。經比較，改後文字與四庫本同，有些飛籤上還有纂修盧遂、李駿、沈孫璡及分校吴旬蕭等人印記，確爲四庫底本。

三、山圖抄本。題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」，清初抄本。據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函告，計四册，竹紙，無格，半葉十行，行二十二字。前有自序，題「太學博士陳用之入經論語全解義自序」，序次行題「門人章粹校勘」。序首頁右下角鈐「大興朱氏竹君藏書之印」朱文雙行長方印。上方鈐「山東省圖書館點收海源閣書籍之章」藍色楷字方印。正文首頁右下角鈐「朱筠」、「虚中」二朱文小印。前二册卷内有朱筆校。校筆，山東圖書館定爲朱筠校。其本書法墨色皆不佳，蓋爲俗手所抄，故多脱誤，唯抄本書名、撰人銜名、校勘人尚存舊式。此本或即朱筠僱人從四庫館借抄者，寫手不佳，反多訛誤。

四、南開抄本。題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」，清抄本。據南開大學江曉敏女史見告，是書爲清汪士鍾舊藏，後歸天津研理樓劉明陽夫婦插架，卷首有二家藏書印爲證。研理樓向以收藏明刻本著稱。經與四庫本比校，内容毫無二致，應是出於同一底本。

五、國圖抄本。清抄本，四册。首葉陳序右下角鈐有「鐵琴銅劍樓」白文方印，知爲常熟瞿氏舊藏。經文頂格，陳文低一格。半葉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。序題「太學博士陳用之入經論語全解序」，卷端題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卷第一」，下題「門人章粹校勘」。卷六原缺第六頁，卷七原缺第十四、十五頁，卷九原缺第九頁。抄工平庸，書法不佳。紙薄，透字嚴重。與四庫本對校，常有

明顯錯漏。書眉常有「舊抄本」云云，顯指四庫本以外還有其他抄本。

六、西安市文管會抄本。清抄本。未見。《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》稱有路小州抄本，《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録》亦載「路小州有抄本」，題「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」。路小州爲清代陝西盩厔(周至)藏書家，抑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藏清抄本即此路小州抄本。

據《中國藏書廣録》記載，清嘉、道間學者張金吾編《詒經堂續經解》收録是書，但編定後未獲授梓。《涵芬樓燼餘書録》稱，張金吾原稿本藏於太倉顧氏謏聞齋，爲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購入，惜一九三二年毀於「一·二八事變」炮火中。全書凡九十一種，除《三禮疑義》一種因北平圖書館借往移録而幸獲保全外，其他均罹劫難。

今以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爲底本，以上海圖書館藏明抄本(簡稱爲「上圖抄本」)及南京圖書館藏四庫底本(簡稱爲「四庫底本」)爲參校本。

上圖抄本中的清代補抄頁均置於每卷之末，原書裝訂如此，整理時將書頁按内容順次重排。上圖抄本抄寫年代早於乾隆時期，與四庫本異文較多，文字常整句多於四庫本，校點整理時，先辨明是非，除上圖抄本明顯誤而四庫本明顯是者，異文一一出校。四庫底本最有價值者即其與四庫本文字相異之處，由校語可知，館臣先以監本《論語》校過，然後從文義、引文出處等多方面校正，凡底本中的倒、訛、脱、衍文，均寫籤明示；並改正底本上的異體爲繁體字，如「无」作「無」，「于」作「於」等，不出校。校語中多次提到「正本」、「他本」，應是以數種別本參校而成。四庫底本原誤而爲四庫館臣所圈改者，上圖抄本多不誤，可見館臣批改之正誤高下，遇此則擇要出校記以説明。

卷一至卷五由劉薔校點，卷六至卷十由姜海軍校點。

校點者　劉　薔

論語全解原序❶

言理則謂之論，言義則謂之議。莊子曰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勿論；六合之內，聖人論而不議；❷《春秋》經世先王之志也，聖人議而勿辨。」❸蓋夫論則及理耳，所虧者道；議則及義耳，所虧者理。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，體道以自冥哉！道，無問無應，不發一言，不與萬物同。❹患此，特畸人耳，非聖人之所尚，然則孔子雖欲忘言，豈可得哉！不得已而言理，以答學者之問而已，夫是之謂「論語」。然而王者之迹熄，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，猶未可以已也。故其言義則存乎《春秋》，言理則存乎《論語》。而《春秋》之作，是是以勸善，非非以懲惡，善惡之判，猶在權衡之上，輕重或差，予奪弗明，其賞不足以爲榮，其罰不足以爲辱矣，不得不議。若夫《論語》之言，則答學者之問而已，何事乎此！嘗謂希微者道，❺易簡者理；君子以理明道，以義明理，言至於義，去道遠矣。孔子之世，師道既明，異端未起，❻由辨議無間而作，❼故聖人之答問，言理而足矣。平居之時，弟子在側，各言其志，聖人察其所安，得其才性之病處，仁孝之言隨分而應，不

❶ 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均題作「太學博士陳用之入經論語全解序」、「門人章粹校勘」。
❷ 「不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弗」。
❸ 「勿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弗」。
❹ 「不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下」。
❺ 「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夷」。
❻ 「未起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咸服」。
❼ 「作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欺惑學者之真智」七字。

必屢告而詳説之。❶大抵君子之教人，欲其思得之。❷孔子之於弟子，不憤則不啟，不悱則不發。有所罕言，有所不語，❸其歸則曰「忠恕仁義」而已。一隅之舉，兩端之叩，近而遠，約而詳，思得之，則會其所固有者矣。❹弟子之列，有聞一而知二者，有聞一而知十者；問《詩》而知禮，問伯夷而知夫子；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；我告之約，彼得之詳，以至於是歟！不足之冉求，不悦之季路，聞理而不得叛，卒爲賢者，則後世之學士、大夫豈宜置諸口耳之間哉！《論語》之後，子思之《中庸》、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詳。❺然而孟子之世，許子之言盈天下，❻孟子思欲拒詖説，放淫辭，不得已而有辨焉。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，❼故其爲言尤詳於《論語》。雖然，聖人之言或論或辨，非立異也，時焉而已矣。陳祥道序。❽

❶「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須」。「之」下，有「然後直也」四字。
❷「得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詳其思矣」四字。
❸「語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多數之仁不可勝計」八字。
❹「矣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耳」。
❺「詳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傳」。
❻「盈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於」字。
❼「問答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答問」。
❽「陳祥道序」，上圖抄本、國圖本無此四字。

論語全解卷一❶

宋 陳祥道 撰❷

學而第一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説乎！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！」

學，所以窮理；教，所以通物。學而時習之，則於理有所見，故悦；有朋自遠方來，則於物有所通，故樂。於理有所見，於物有所通，宜爲人知而不知，宜慍而不慍，然後謂之君子。悦、樂，智之事也；不慍，仁之事也。子夏出見紛華而悦，入聞夫子之道而樂，則悦者有所得於外，樂者有所適於內。朋友之講習，《易》以爲悦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孟子以爲樂，是講習亦此意也。然人之情莫不喜其所同，惡其所異，榮其所達，醜其所窮，則其喜、惡、榮、醜，在物而不在我，庸能安於命哉！此孔子所以謂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」、「人不知而不慍，然後爲君子」。《易》曰：「不見是而无悶。」子曰：「不見知而不悔。」❸孟子曰：「人不知亦囂囂。」故孔子在陳，弦歌不衰；孟子去齊，未嘗不豫，凡以此也。《傳》曰：「蘭，不爲莫服而不芳；舟，不爲莫乘而不浮；君子，不爲莫知而慍。」彼子

❶ 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題作「重廣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卷第一」，以下各卷同，不再一一出校。

❷ 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均題作「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」，以下各卷同，不再一一出校。

❸ 「知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是」，館臣籤云「不見是應改爲不見知」。

路之愠見，子貢之色作，豈知是哉！

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

犯上者，常始於不順；作亂者，常始於犯上。孝弟則順矣，故好犯上者鮮；不好犯上則順之至，故好作亂者未之有也。有子不曰「不犯上」而曰「不好犯上」者，❶不犯上在迹，不好犯上在心，心之所不好，則迹之所不爲。可知《詩序》以「無犯非禮」不及「無思犯禮」之深，則「不犯上」不及「不好犯上」之爲至也。

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

孝弟出於性，而道又出於孝弟。人莫不有孝弟之良心，而道常不存者，以其務末不務本也。❷言本立而道生，又言孝弟仁之本，❸蓋仁者，人也，合而言之，道也。《禮記》言「中者，天下之大本」，繼之以「和者，天下之達道」。《詩序》言《葛覃》「后妃之本」，繼之以「化天下以婦道」。其所謂「本」者雖殊，其本立而道生則一也。孟子以事親爲仁之實，有子則以孝弟爲仁之本者，孟子執同以爲異，有子合異以爲同故也。古之立言者，類多如此。孟子言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」，《禮記》則「言孝近王，弟近霸」。孔子言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樂何？」《禮記》則言「義近禮，❹仁近樂」。

❶「有子不曰」，四庫底本無「不」字，四庫館臣籤云「按文法應作不曰」。上圖抄本亦無「不」字。

❷「務末不務本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務本不務末」，館臣籤云「應改務末不務本」。上圖抄本作「務末不務本」。

❸「仁」，四庫底本原作「人」，館臣籤云「應改孝弟仁之本」。上圖抄本作「仁」。

❹「言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

訥者無巧言，木者無令色。木與訥，務本者也，故近仁；巧言令色，務末者也，故鮮矣仁。《禮》稱「辭欲巧」，《詩》「美令儀」，巧、令者，❶何也？子曰：❷「有其本而輔以末，則庶乎其可；若事其末而忘其本，則不可。」❸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

謀貴忠，言貴信，傳貴習。謀交傳者施諸人，忠信習者存諸己。先忠信而後習，與《易》言「忠信進德」繼之以「修辭立其誠」，《禮》言「尊德性」而繼之以「道問學」同意。❹季文子三思，則思其所未然者也；曾子之三省，則省其所已然者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君子三省乎身，則智明而行無過。」此之謂歟？孟子曰：「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；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。」曾子三省其身，可謂善守身矣。

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敬則無所苟，信則無所誕；節用則不傷財，愛人則不害民；使民以時，則不奪其力。蓋不能敬事，則不能立信；❺不能節用，則無以愛人。故言敬事而繼之以信，言節用而繼之以愛人。成王誥康叔以「汝亦罔不克敬典，❻乃由裕民」，則敬事而

---

❶「令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色」字。

❷「子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❸「有其本」至「則不可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有其本而輔以末則可，事其末而忘其本則非」。

❹「性」，四庫底本作「信」。「問學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學問」，爲館臣圈改。此二處上圖抄本均不誤。

❺「不能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無以」。

❻「敬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不克下應添敬字」。

信，所謂「敬典」也。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，所謂「裕民」也。示之以敬，則民不慢；示之以信，則民不疑；示之以愛，則民不離。然後從而使之，且使之也又以時，人孰以爲厲己哉？言人又言民者，人有十等，民則特其賤者而已。愛則兼乎貴賤，故言人；使之則特其賤者，❶故言民。《詩》曰「宜民宜人」，《傳》曰「和其民人」，與此同意。《周官・縣師》、《質人》、《朝士》所謂「人民」，則異於是矣。千乘之國，百里之國也。《禮記》曰「封周公于曲阜，地方七百里，革車千乘」者，革車千乘，自百里言之；地方七百里，兼附庸言之。

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入則孝於父兄，出則弟於長上；庸行之謹，庸言之信；汎愛衆而有容，親仁而有擇，凡此尊德性者也。尊德性而後可以道問學，故曰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」。蓋「弓調然後可以求中，馬服然後可以求良，士信慤然後可以求智能」。若夫不知出此，而以學文爲先，此古人所以譏其「聖讀庸行」、「鳳鳴鷙翰」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忠信之人，可以學禮。」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彼善而我善之，謂之善善；彼賢而我賢之，謂之賢賢。易色，智也；事父母能竭其力，孝也；事君能致其身，忠也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信也。有是四者，則其質美矣。故「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」。由

❶「者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賤字下應添者也」。

是觀之，朽木糞土之質，雖博學多聞，君子謂之未學可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；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；❶過則勿憚改。」

言重則有法，行重則有德，貌重則有威。蓋重足以畏人而不詘於人，足以役物而不役於物。不詘於人，故有威；不役於物，❷故學固。昔顔氏子視聽言動無非禮，則重矣；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，則固矣。莊子云：「中無主則不正，外無正則不行。」主忠信，則有主於內；無友不如己，❸則有正於外也。重以固其學，友以輔其德，可謂善學矣。然過而憚改，則不足以成君子之道，❹故終之以過則勿憚改也。《易》之要終於補過之无咎，孔子之憂終於不善不能改，與此意同。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

《孝經》曰：「擗踊哭泣，哀以送之，卜其宅兆，而安厝之。」慎終者也；「爲之宗廟，以鬼享之。春秋祭祀，以時思之。」追遠者也。於終慎之，則生可知；於遠追之，則近可知，此民德所以歸厚矣。《詩序》有云「民德歸厚一」者，❺一者，民之行；厚者，民之性，則民性即「民德歸厚」。「一」者，以行齊行也；「民德歸厚」者，以性化性也。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，豈非以性化性哉！

❶「無友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毋有」，爲館臣墨筆圈改。上圖抄本作「無友」。按：通行本《論語》此句於《學而》篇作「無」，《子罕》篇作「毋」。

❷「物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學」，館臣籤云「於學應改於物」。上圖抄本作「物」。「學」下，上圖抄本有一「則」字。

❸「無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毋」，爲館臣圈改。上圖抄本作「無」。

❹「成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全」。

❺「詩序有云民德歸厚一者」，按《毛詩》唯《伐木》序有「民德歸厚矣」之語。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抑與之與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子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？」

《禮》曰：「温良者，仁之本。」又曰：「恭儉以求役仁，信讓以求役禮。」❶則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者，仁與禮而已。仁者愛人，愛人則人常愛之；有禮者敬人，敬人則人常敬之，此夫子之至於是邦必聞其政也。然夫子之道，其體無方，其用無體，豈特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而已哉！蓋釋其所有而致人之所以來者，如斯而已。若夫哀公、季康子問之於魯，景公問之於齊，葉公問之於楚，凡此皆未嘗求之而彼自以其政來問，❷則夫子之所求，求諸己而已。

子曰：「父在，觀其志；父没，觀其行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父在觀其志，將以承之也；父没觀其行，將以行之也；三年無改，❸過乎此而改之可也。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❹孔子以爲難能，謂其過三年而不改，故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孝子之身終，❺終身也者，非終父母之身，終其身也。是故父母之所愛，愛之；父母之所敬，敬之，至於犬馬盡然，况於人乎！」此孝子所以改父之道不忍爲也。然父之道爲可行也，雖終身無改可也。以爲不可行也，三年無改，可乎？

❶「信讓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恭遜」，館臣籤云「恭遜以求役禮，按《禮記》應改信讓以求役禮」。上圖抄本亦作「恭遜」。
❷「未嘗求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非其所求」。
❸「改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於文之道則」五字。
❹「孟」，原無，據上圖抄本及《論語・子張》補。
❺「終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按《禮記》孝子之身終」。

曰：「古之人君，有三年之喪，皆以其國聽於冢宰。雖父之道爲不可行，吾猶不與改也。」彼魯隱公於其可改而不改，以至成先公之邪志；秦襄公於其不可改而改之，以至忘先君之舉，皆不足以語此。❶

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爲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：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敬者，禮之「體」；和者，禮之「用」，一之於敬則離，故「用和爲貴」，一之於和則流，故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」，「知和而和」，非「小大由之」者也。然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夫敬以和，何事不行？」《傳》曰：「敬與和，相反而相成。」

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

言必信則遠義，行太巽則遠禮。君子無遠義之信，然後言可復；無遠禮之恭，然後遠恥辱。晉文公伐原退舍，則言可復；尾生之信，非可復也。孔子敬所不敬，則遠恥辱；陳賈之恭，非遠恥辱也。恥由中出，辱自外至，《論語》有言恥而不及辱，此兼言之者，以其恭近禮而待己待人之道備，故也。

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不因人而人因之，其德崇，德崇，則人之所宗也；莫之因而因人者，其德卑，德卑，非人之所宗也。雖然因人而不失其所親，則所聞者正言，所見者正行，亦可宗也。《易·比》之初六，擇「有孚」者「比之」，所謂「因不失其親」也；「終來有它，吉」，所謂「亦可宗」也。❷

❶ 「語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知」。

❷ 「也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陳相之學許行失是矣」九字。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「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」，不以小體害大體；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，不以所言勝所爲，此資諸己者也。「就有道而正焉」，資諸人者也。古之有道者，所飽在德，不在食；所安在仁，不在居。進其莪菽，有稻粱之味；庇其蓬屋，若廣厦之蔭。終身自適，❶不知榮辱之在我也，❷在彼也。君子以飽食安居爲戒，此學者所宜知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將有爲也，將有行也。」行則所行者也，事則所爲者也。言君子敏於事，又言君子欲敏於行，則敏於行，成德之君子也；敏於事，務學之君子也。《傳》曰：「行成而先，事成而後。」

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諂失之卑，驕失之亢，二者非本於自然，而常出於或使。故貧而諂，不若無諂；富而驕，不若無驕。然無諂則能守而已，未若樂；無驕則能恭而已，未若好禮，此所以有其質者，不可不成之以學也。治骨與角謂之切磋，治玉與石謂之琢磨。切磋則以彼利器修此而成器，故譬之道學；琢磨則以謂見不善改此而成善，故譬之自修。道學，所謂見賢思齊者也；自修，所謂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也。❸自切磋至於琢磨，然

❶「身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爲館臣所加，上圖抄本亦無此字。

❷「不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然」字。

❸「者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以墨筆加。

後器可用；自道學至於自修，然後道可成。故先切磋，後琢磨；先道學，後自修也。《禮》曰：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學不知道。」荀卿曰：「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謂學問也。」蓋别而言之，切磋非自修，琢磨非道學，合而言之，皆學問而已。此以富而無驕，未若好禮，以好禮然後不驕，何也？無驕者，質也；好禮者，文也。美質者，待文而後成，故無驕未若好禮；非美質者，待文而後治，故好禮而後不驕。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

人之於己，知不爲益，❶不知不爲損，故不患不知，❷以在外故也。己之於人，知則爲智，不知則爲不智，故患不知人，❸以在我故也。子曰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，亦此意歟！❹

爲政第二

子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

天運無窮，三光迭耀，其中正而不移者，北辰而已。故天之樞則北辰，爲政者取譬焉。北者，道之復於無，無者，無爲者也。辰者，居中而正乎四時者也。無爲而正乎四時，則無爲而無不爲矣。爲政以德，亦若此也。蓋政以德，然後善；以正，然後行。《書》曰「德惟善政」，政以德，然後善也。孔子曰：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以正，而後行也。

❶「知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」字。
❷「患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其」字。
❸「患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乎」字。
❹「此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其」。

孔子之時，爲政者不然，故譬稱以明之。《家語》曰：「德者，政之始。」❶

子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『思無邪』。」

無邪者，天之道；思無邪者，人之道。《詩》言性情而束之於法度，其言雖多，一言可以蔽之者，思無邪而已。觀變《風》變《雅》，作於王道陵夷之後，猶止乎禮義，則《詩》之思無邪者，於此可見矣。孟子曰：「博學而詳説之，將以反説約也。」揚子曰：「多聞守之以約。」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」者，説約故也。然説約者，猶事乎善言，爲詩者不説則忘言矣。蓋言者，君子所以教人；忘言者，君子所以自處。

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道之以政，則非以德；❷道之以德，非無政也。齊之以刑，則非有禮；齊之以禮，非無刑也。民免而無恥，《禮》所謂「民有遯心」也；❸有恥且格，《禮》所謂「民有格心」也。❹民可使觀德，不可使觀刑。觀德則純，觀刑則亂。則道之以政，以至於民免而無恥者，觀刑則亂也；道之以德，以至於有恥且格者，觀德則純也。《書》云「帝德罔愆」，繼之以「不犯于有司」，此「道之以德」，而「有恥且格」者也。《傳》曰「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詐起」，此「道之以政，民免而無恥」者也。

---

❶「始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如」，館臣簽云「據《家語·入官》篇改」。

❷「以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有」。

❸「遯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格」，館臣籤云「格應改遯」。

❹「格」下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無「心」字，館臣籤云「格字下應添心字」。

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

志學至立，爲學日益而窮理者也；不惑至耳順，爲道日損而盡性者也。然心不踰矩，損之又損而至於命者也。❶孔子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又曰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則十五志于學，興於詩，而可與共學者也。三十而立，立於禮，而可與立者也；成於樂，而可與權者也。惟七十從心，然後能之耳，❷然耳順則用耳而已，非所謂視聽不用耳目；從心則有心而已，非所謂廢心而用形。孔子之言不及是者，姑以與人同也。孔子嘗曰「吾六十有九未聞大道」，則七十從心者，聞大道故也。莊子曰「莊猖狂妄行，自蹈乎大方」，則不踰者也，蹈大方故也。

孟懿子問孝，子曰：「無違。」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『無違』。」樊遲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

孟武伯問孝，子曰：「父母，唯其疾之憂。」

子游問孝，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

子夏問孝，子曰：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，曾是以爲孝乎？」

四子問孝，夫子告懿子以無違，教之以不失禮也；告武伯以父母唯其疾之憂，教之以不辱親也；告子游以不敬何別，教之以敬親也；❸告子夏以色難，教之以愛親

❶「又損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」字。
❷「耳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❸「親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孝」。

也。❶其問則同，而告之不同，凡各救其失而已。《謚法》曰：「温柔賢善曰懿，剛强直理曰武。」温柔賢善，則於禮有所不立，故教之以不失禮；剛强直理，則於行有所不慎，故教之以不辱親。子游之性近於偷懦，則或失於不敬，故教之以敬；子夏之性近於悦外，則或失於不愛，故教之以愛。不失禮則易，❷而不辱親難；不辱親則易，而敬親難；❸敬親則易，而愛親難，故於色然後言難也。《禮》曰「養可能也，敬爲難；敬可能也，安爲難」，亦此意歟？

子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，不愚。」

道無問，問無應，故無始以無窮謂之不知爲深，黄帝以無爲謂之不知爲真，此孔子以顔回之如愚爲不愚，皆所以貴其不知之知、不言之言也。回於孔子則如愚，於其私則不愚者，道相邇者可以意會，而道相遠者必以言傳也。老子曰「我若愚人兮」，又曰「盛德容貌若愚」，顔子其近之矣。

子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」

所以，其所行爲者也；所由，其所趨向者也；所安，其所安止者也。見之之謂視，達視之謂觀，詳視之謂察。其所由難知於所以，而非視所能盡，❹故觀；所安難知於所由，而非觀所能悉，❺故察。顔淵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其所以也；願無伐善，無施

❶「親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孝」。
❷「不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孝」字。
❸「親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孝」。下二「親」字同。
❹「所以而非視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五字。
❺「悉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安」，館臣籤云「安應改悉」。上圖抄本作「詳」。

勞，其所由也；三月不違，陋巷不改，其所安也。古之觀人者，其精或致於九德，❶其粗或止於九驗。或觀之眸子，或得之眉睫。其所觀雖殊，要不過是三者而已。

子曰：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」

温故則月無忘其所能，知新則日知其所亡，如此則學不厭矣。學不厭，然後誨不倦，故曰「可以爲師」。蓋師者，人之模範，而學者之賢不肖繫焉，故記問之學不足爲，而小知之師不足貴，惟温故而知新者，然後可也。《記》曰：「既知教之所由興，又知教之所由廢，然後可以爲人師。」又曰：「能博喻，然後能爲師。」非夫温故而知新者，孰與此哉？然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」與「温故知新，敦厚崇禮」者有間矣。❷

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

大道不器，故君子亦不器。君子之道，能柔能剛，能圓能方；流之斯爲川，塞之斯爲淵；升則雲行，潛則雨施，豈滯於一隅、適於一用而爲人之所器者？❸若夫子貢之瑚璉，管仲之器小，則於君子有所不足，此聖人所以不欲碌碌如玉、落落如石，❹顏子之言孔子「瞻前忽後」，❺則孔子之道固不器矣。❻子貢譬之以「宮牆」，豈爲知孔子者哉！揚子曰：❼「君子不械。」

❶「德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得」，館臣籤云「九得應改九德」。

❷「温故知新，敦厚崇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」。「有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固」字。

❸「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哉」。

❹「石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也」字。

❺「瞻前忽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。

❻「則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又因無器而民蹈乎其前」十字。

❼「揚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楊」，館臣籤云「楊應改揚」，以下同，不再一一出校。

子貢問君子，子曰：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」

至言去言，至爲去爲。則凡言者，風波也；爲者，實喪也，又況言浮於行者哉！此孔子所以告子貢以先行而後言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君子約言，小人先言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

忠信者善周復，故周；阿黨者多缺露，故比。❶ 君子忠信而已，故周而不比；小人阿黨而已，故比而不周。大凡言君子道全，小人道缺者，此也。《書》言「自周有終」，《詩》云「行歸于周」、「周爰咨諏」，皆君子之道也。《詩》曰「洽比其鄰」，皆小人之道也。然周亦有小人之周，比亦有君子之比。《左傳》曰「是爲比周」，原思曰「比周而友」，小人之周也；《易》之「顯比」，《周官》「比閭」，君子之比也。❷

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思由中出，學自外入，學而不思則內無自得之明，故不信而罔；思而不學，則外無多識之益，故不安而殆。子曰：「博學之，愼思之。」荀子曰：「誦數以貫之，思索以通之。」揚雄曰：「學以聚之，思以精之。」是思以學而後得，學以思而後精，二者謂其可偏廢乎哉！❸ 蓋罔者，不信之器，相沿失誤，而《詩》有「羅罝」之喻，此不思所以謂之罔也。

子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

天下之物有本有末，本出於一端，❹ 立於

❶ 兩「故」字下，上圖抄本均有「爲」字。

❷ 「比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周」，館臣籤云「周應改比」。上圖抄本作「比」。

❸ 「謂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❹ 「本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端」，館臣籤云「端出應改本出」。

兩。出於一則爲同，立於兩則爲異，故凡非先王之教者皆曰「異端」也。子夏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。」以有可觀故有攻之者，以其致遠恐泥，故斯害也已。董仲舒曰：「諸不在六藝之科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絶其道，勿使進。」此之謂知本者也。

子曰：「由！誨女知之乎！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

由於德則鮮知，於正名則不知；於人未能事而欲事鬼，於生未能知而欲知死，則其以不知爲知，蓋不少矣，孔子所以誨之也。知之爲知之，❶不知爲不知，外不自以誣，內不自以欺，則以不知爲知者，非誣且欺乎！老子之言至於「知不知」，孔子之言止於「知之爲知之」，老子所言者道，孔子所言者教也。

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

言出於所聞，行出於所見。言以宣道，故極高明；行以行己，故道中庸。言極高明則寡口過，故於人則寡尤；行道中庸則寡怨惡，故於己則寡悔。如此則有得祿之理，❷故曰「祿在其中」。詩人以「履」爲「祿」，與此意同。蓋君子求己，小人求人。❸「修天爵以要人爵」，❹求諸人者也。

❶「知之爲知之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荀卿曰」三字，按《荀子》無此語，《非十二子篇》楊倞注曾引《論語》此下諸句。

❷「理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道」。

❸「君子求己，小人求人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」。

❹「修天爵」下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有「也」字，館臣籤云「也字應刪」。

子張學干祿，則學求諸人；❶孔子語之以言行，求諸己而已。❷孔子於回則賢之，於開則悅之，於點則與之，皆以其有志於學而無志於仕也。❸子張之學干祿，豈孔子之所許哉！《詩》於富多言「求」，❹於祿多言「干」，蓋求富則有通於上下，❺祿者僅干於上而已。合而言之，皆干者也。

哀公問曰：「何爲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

自道言之，賢者非在所尚；自事言之，賢者不得不舉。老子曰「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」，莊子曰「舉賢則民相軋」，自道言之也；莊子曰「行事尚賢」、「貴賤履位，仁賢不肖襲情」，自事言之也。孔子之答哀公，❻則事而已，故曰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」。蓋民情好直而醜枉，❼舉枉錯諸直，則拂民之欲，而民莫不怨；舉直錯諸枉，則適民之願，而民莫不服。《詩》云「樂彼之園，爰有樹檀，❽其下維穀」，以言上賢而下不肖，則人莫不服而樂焉，此「舉直錯枉則民服」之意也。❾孔子謂樊遲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不特民服而已，❿告哀

❶「舉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欲」。
❷「求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使之」二字。
❸「志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意」。
❹「詩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本補。「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福」。
❺「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福」。
❻「答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對」。
❼「民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民之情莫不」。
❽「爰」，原作「園」，今據上圖抄本和《詩經・小雅・鶴鳴》改。
❾「則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❿「不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能使枉者直則」六字。

公不及此者，❶即其所問而答之也。❷

季康子問：「使民敬忠以勸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臨之以莊，則敬；孝慈，則忠；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」

敬則不苟，❸忠則不欺，勸則不戒。❹ 敬、忠由中出，勸自外入，故康子之問先敬、忠而後勸。孝，子道也；慈，父道也。孝以率之，則民觀而化；慈以懷之，則民感而化，故忠。舉善而列之以爵禄，❺教不能而引之以道藝，故勸。《禮》曰「孝以事君，慈以使衆」，此孝、慈所以使民致忠之道也。❻《書》曰：「人之有猷有爲有守，汝則念之。不協于極，不罹于咎，皇則受之。」而繼之以「是彝是訓」，此舉善而教不能所以致勸之道也。臨之以莊，禮也；孝慈，仁也；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，有是三者，則民不待使而化。康子不知出此而欲使之化焉，豈知務哉！

或謂孔子曰：「子奚不爲政？」子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。』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？」

或人知爲政而不知所以爲政，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，故夫子告以「惟孝友于兄弟」，❼是亦爲政」也。孝之施於政也，愛敬而已。愛敬盡於事親，而德教刑于四海，❽則孝之施于政也，豈不難哉！❾ 蓋

❶「告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對」。
❷「即其所問而答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即其問者告之」。
❸「敬」，上圖抄本避諱作「欽」。下同。
❹「戒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解」。
❺「禄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賞」。
❻「使民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二字。
❼「夫子告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孔子對」。
❽「教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可以」二字。
❾「不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愛敬立，則雖不爲政而與孝同；愛敬不立，則雖爲政而與不爲政同。揚子曰「身立則敬立」，此之謂也。然廣土衆民，雖非君子之所樂而亦其所欲；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雖非君子之所性而亦其所樂。孔子之不爲政，豈得已哉？以其難爲或人言，故告不及此。❶

子曰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輗，小車無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

信之在人，猶輗軏之在車。人而無信，雖仁義禮智而不可行；車而無輗軏，雖輪轅輻輳而不可運，此《太玄》所以言「車無輗軏以貴信」也。行以立爲體，立以行爲用。「民無信不立」者，體也；「人無信，其何以行之哉」，用也。《易》曰：「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。」❷又曰：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」體、用之辨也。

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道之生也，以三而成；其變也，以三而復。故在天有陰有陽，有陰陽之中；在人有文有質，有文質之中。天之消息盈虛雖不同，不過三者之相代而已；人之因革損益雖不一，不過三者之相救而已，此所以由周至於十世、由十世至於百世可知也。今夫一人之身，布指足以知寸，布手足以知尺，舒肘足以知尋，天下之變，若此而已，則百世之因革損益，其難知哉！或問秦

❶「告不及此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答之如此」。
❷「而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下應添而字」。

以繼周，不待夏禮而治。揚子對以「繼周者如欲太平，舍之而用他道，亦無由至矣」，此之謂也。董仲舒以忠、質、文爲三代之道，是離忠、質以爲二，而不知忠者乃所以爲質也。

子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

祀不貴淫，神不享諂。❶《周官·太宰》「八則」「祭祀以馭其神」，太祝命官，❷則淫祀之禁尚矣。世衰法弛，淫祀滋盛，其大至於五時，其小及於爰居，以至正祀廢，❸則夭昏傷命者不爲不多，❹凡此皆謂之罪也。漢谷永譏無福之祀，魏文帝禁非禮之祭，可謂知禮矣。

「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。」

不見義而不爲，君子恕之以不知；見義不爲，君子責之以無勇。曾子曰：「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惴焉。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是見不義不可以必爲，❺而見義不可不爲也。❻春秋之時，叔段有不弟之惡，鄭伯可制而不制；黎侯有狄人之患，❼衛侯可救而不救；❽田常有弑君之罪，魯侯可討而不討，凡此「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」。

論語全解卷一

❶「享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歆」。
❷「官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者」。
❸「正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巫祝」。「廢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費」，館臣籤云「費應改廢」。
❹「夭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妖」，館臣籤云「妖應改夭」。「命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民」。
❺「不義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誤重二字，館臣籤云「多不義二字，應删」。
❻「見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：「而字下應添見字」。
❼「狄人」，國圖抄本作「危亡」。
❽「侯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伯」，館臣籤云「衛係侯爵，春秋中從無稱伯之時，原本作伯，今改。李駿」。

論語全解卷二

宋　陳祥道　撰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，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」

三家者以《雍》徹。子曰：「『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』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

天下無道，諸侯僭天子，大夫僭諸侯，陪臣僭大夫，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，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。大夫之僭天子，季氏之八佾是也；陪臣之僭諸侯，陽貨之執國命是也。樂之八音，所以擬八風也；❶佾舞，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，❷以其節八音而行八風，故自八以下，此天子所以八佾也。季氏之舞八佾，則是樂於是大壞，❸而民將無所措手足焉，故曰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」。夫八者，數也；佾者，名也。禮樂之所嚴在名與數，而大夫且僭之，是忍其所不可忍，則非仁也；以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」之辭施於三家之堂，❹則又非智也。八佾，季氏之所獨；《雍》徹，三家之所同，故於八佾言季氏，於《雍》徹言三家。❺歌者貴聲於上，❻舞則動容於下，故於《雍》徹言堂，於八佾言庭。《禮記·明堂位》、《祭

❶「風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❷「風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❸「是樂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禮樂」。
❹「三家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家臣」。
❺「家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❻「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則」。

統》皆言「干戚舞大武，八佾舞大夏」，《公羊》則曰「八佾舞大武」，❶誤矣。《周禮・樂師》：凡國之小事「帥學士而歌徹」，蓋歌《雍》也。《雍》歌於禘，又用以徹，❷與《鹿鳴》歌於燕群臣，又用於鄉飲酒同意。
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《周官》掌禮樂以春官，以明禮樂以仁而立也。孟子言仁之實，而言禮樂以仁爲本也。蓋禮者，仁之文；樂者，仁之聲。有仁之實，然後能興禮樂，苟非其人，禮樂豈虛行哉！故顏子不違仁，而孔子告以復禮與《韶》樂；季氏之不仁，罪其八佾與旅泰山也。《記》曰：「惟君子爲能知樂。」孔子曰：「仁者制禮。」

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「大哉問！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

儉、戚出於天之性，奢、易出於性之欲。天之性，質而不文；性之欲，薄而不厚，二者皆非中道，故聖人爲禮以節之，使之歸縮於中，❸然後無過不及矣。周道之衰，趨末者衆。林放問禮之本，孔子告以「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」，正末以本而使之正，矯枉以直而使之中也。孔子於禮樂則欲從先進，於爲邦則欲乘殷輅，❹服周冕，亦此意歟？❺林放問禮之本與堯之爲君，孔子皆曰「大哉」，蓋禮之

❶「八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干戚舞大夏」五字。
❷「以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於」。
❸「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宿」。
❹「殷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周」。
❺「此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其」。

本，禮之大者，則天爲君之大者故也。❶

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

禮義存，則雖無君而與有君同；禮義亡，則雖有君而與無君等。❷賈誼曰：「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。細民向善，大臣至順，故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安，植遺腹，朝委裘，而天下不亂。」此所謂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」。
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「女弗能救與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子曰：「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」

節莫差於僭，僭莫大於祭，故父不祭於支庶之宅，君不祭於臣僕之家，泰山之神可祭於季氏乎！❸此於明以瀆禮，❹於幽以瀆神，❺非冉有不能救，神豈能說耶！夫子故曰：「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」

君子無所不遜，於仁則不遜；君子無所爭，於射則爭。君子之射，有德以詔之，有禮以節之，有罰以戒之。定其位則有物，課其功則有算。勝者袒決張弓而揖不勝者，不勝者脱拾弛弓而飲於勝者。則求勝者非求服人而害之也，將以養之也；上求中者，非求中而怨之也，將以辭養也。養之則德，辭養則禮。君子之事如此。❻投壺之禮，當飲者跪曰「賜灌」，勝者跪曰「敬養」，與此同意。

❶「天爲君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大爲」。
❷「等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同」。
❸「神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其神」二字。
❹「明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所」字。
❺「幽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所」字。
❻「此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而已」二字。

子夏問曰：「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』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！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。」

倩、盼，質也，有倩、盼，然後可文之以禮；素，質也，有素質，然後可文之以繪。詩人近取諸身以明義，孔子遠取諸物以明詩，此所以「始可與言《詩》也」。始可與言《詩》，則前此未可與言也，❶蓋朽木不可雕，糞土之牆不可杇。故音者宫立而五音行矣，味者甘立而五味和矣，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，安有無其質而有文哉！昔人有反裘而負芻者，將以愛其毛而已，然不知裏弊而毛無所傅，是知其文而不知其質者也。有以南山之竹不操自直，斬而用之，達於犀角，然不知括而羽之，鏃而厲之，然後爲能深入，是知其質而不知其文者也。知夫文質兼尚而不失先後之施者，其惟忠信學禮之人而已。然子貢因禮以明《詩》，子夏因《詩》而悟禮，孔子皆曰「始可與言」，於賜不言「起予」，於商言之者，「起予」之言，生於不足，故也。孔子以回爲「非助我」，而以商爲「起予」，則其賢可知矣。

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
先王之於二代，欲其人足證，故修其禮物。孔子之時不修賢德以傳之，❷孔子所以傷之也。《中庸》於杞言「不足徵」，❸於宋言

❶「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矣」。

❷「以傳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所傳者」。

❸「徵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證」，館臣籤云「證應改徵」。

「有宋存焉」，蓋亦彼善於此而已。觀春秋瓦屋之會，尊宋公於齊侯之上，杞之來朝，則卑之以子爵，則禮物之存不存可知矣。

子曰：「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「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」指其掌。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禘之爲祭，其文煩而難行，其義多而難知。❶難行也，故自灌而往者多失於不敬；難知也，故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指掌，此孔子所以於禘「既灌不欲觀之」，於禘之說則曰「不知也」。夫郊社之禮，禘嘗之義，其粗雖寓於形名度數，其精則在於性命道德。明其義者，君也；能其事者，臣也。不明其義，君人不全；不能其事，爲臣不全。❷然則魯之君臣，其不能全也

可知矣。所謂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、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」。「祭如在」，事死如事生也；「祭神如神在」，事亡如事存也。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」，此所以「禘，自既灌不欲觀之」也。孔子於祭則受福，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故也。

王孫賈問曰：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《易》曰「匪其彭，无咎」，則不媚奧而媚竈者，非孔子之與爲也。其見所不見，敬所不敬，姑以遠害而已。❸在昔漢馮野王之於石顯，蕭望之之於霍光，汲黯之於田蚡，猶且不媚，而况不爲三子者乎？彼商鞅

❶「多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衆」。
❷「爲臣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臣又」。
❸「已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庸豈階之以伸身哉」八字。

附景監，朱博附丁傅，谷永附王鳳，其趨炎附勢，凡若是者，不可勝數，則其所存者可知矣。《春秋傳》獲器用曰得，得人曰獲，則得者獲之易，獲者得之難。

子曰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

天寒積而成暑，非一日；制作積小而備大，非一代也。周禮率爲之制，曲爲之防，上有格於皇天，下有極於狸蟲，則文之郁郁可知矣，孔子所以欲從之也。《中庸》亦曰：「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」然弊不可以不救，變不可以不通，故有「從先進」之説，則「吾從周」者爲後世言也，「從先進」者爲當世言也。孔子筮得《賁》卦，其色愀然，與「從先進」同意。

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「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子聞之，曰：「是禮也。」

《傳》曰：「周公稱太廟，魯公稱世室，群公稱宫。」則太廟其周公之廟歟？「每事問」，❶此所謂「在宗廟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」者也。而或者因以孔子爲不知禮，夫又安知孔子所謂「知禮者何以易此」哉！《傳》曰：「禮之數可陳也，其義難知也。」孔子之於禮非不知也，然而於每事問者，蓋所謂信言慎也。❷

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

水有科，以容其本；斗有科，以受其所酌，凡物自爲科，彼此異焉。蓋射之中在巧，其至在力，然一於力則所觀在力不在德

❶「每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子入太廟」四字。
❷「所謂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二字。「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而已」。

矣，故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《周官》以「主皮」在和與容之後，《射義》以「志正體直」在持弓矢之先，見「射不尚力」可知矣。周道之衰，射者皆争於主皮，若魯莊之不出正，養田基之穿楊葉，叔段之善射者，蓋亦多矣。故孔子以「不主皮」爲古之道，以救其弊。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「賜也！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

禮不在玉帛，然非玉帛無以存其文；樂不在鐘鼓，然非鐘鼓無以存其聲；告朔不在餼羊，然非餼羊無以見其禮。故愛羊非所以存其禮，而愛禮不可以不存羊，故曰：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，孟子告齊王以「勿毀明堂」，❶亦此意也。《春秋》文公六年「閏月，不告朔，猶朝於廟」，十六年「公不視朔」，蓋告朔告於廟，視朔視其事，則《玉藻》所謂「聽朔」是也。《玉藻》以天子「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」，諸侯「皮弁聽朔於太廟」，蓋南門路門之外即治朝，而曰「南門之外」者，因閏月闔門言之也。天子告朔於太廟，聽朔於南門之外，諸侯告朔、聽朔一於太廟而已。告朔必祭，而祭必特牲，祭則祭法所謂「月祭」是也。特牲，餼羊是也，《春秋》言「朝於廟」，《禮記》曰「聽朔於太廟」，則兼於祖矣。❷

子曰：「事君盡禮，人以爲諂也。」

希意導言謂之諂，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。孔子事君盡禮而人以爲諂，疾固而人以爲佞，人太廟每事問而人以爲不知禮，擊磬

❶「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宣」。
❷「矣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穀梁曰諸侯受朔於禰非也」十一字。

於衛而人以爲有心，豈非所謂「聖賢逆曳，方正倒植」者哉！夫諂則過，簡則不及。孔子行禮於君，人以爲諂；孟子行禮於朝，人以爲簡。則方是之時，無道者不可行禮，有道者不得行禮，此所以進退出入無所逃於過與不及之責也。然觀世俗之說，❶以堯、舜爲不德，以周公爲不仁智，以章子爲不孝，其不見是也，非特孔子而已。❷

定公問：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

君之於臣不敢慢，故使之以禮；臣之於君不敢欺，故事之以忠。《皇皇者華》，遣之以禮樂，所謂禮也；《四牡》「不遑將母」，所謂忠也。《尚書》曰：「狎侮君子，罔以盡人心；❸狎侮小人，罔以盡其力。」孟子曰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」昔豫氏曰：「范中行以衆人畜我，我故以衆人視之；智伯以國士遇我，我故以國士報之。」賈誼曰：「遇之有禮，故群臣自喜；嬰以廉恥，故人矜節行。」君臣之道施報而已，故先言君使臣以禮，後言臣事君以忠。

子曰：「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

后妃之求賢也，既得，則致其樂；未得，則致其哀。《關雎》友之以琴瑟，樂之以鐘鼓，樂而不淫也；求之以寤寐，思之以反側，哀而不傷也。樂者，樂也；不淫色，禮也。哀者，仁也；不傷，性義也。❹樂而節

❶「說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論」。

❷「而」，原無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
❸「人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其」，館臣據《尚書》籤云「其心應改人心」。

❹「性義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性仁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素善義」，館臣籤云「應改不傷性義也」。

之以禮，仁而成之以義，此所以爲后妃之德也。《詩》先哀思而後樂，《論語》與《詩序》先樂而後哀思。先哀思者，事之序；先樂者，得后妃之心。作詩者叙其事，説詩者逆其心，其理然也。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《豳》勤而不怨。季札以二《南》爲勤而不怨，以《豳》爲樂而不淫，何也？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后妃之德而已；勤而不怨，則二《南》之事也；《豳》勤而不怨，則豳民之事而已；樂而不淫，則豳國之風也。
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戰栗。」子聞之曰：「成事不説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」

民之所祈以遂其生者，社之神也；所治以致其利者，野之性也。❶ 觀野之所宜木，則冀土所宜，畿疆所定，林木所出，出於族類所從，易見爲難亂。教民稼穡，人事不戾乎神，土性不病乎物，觀其名社與野而符之是耳。故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」，其意如此，非若《詩》之柏舟、喬松、《禮》之贄栗所以託其意也。而宰予對哀公以「戰栗」解之，❷宰我之對失之遠矣。「成事不説，遂事不諫」，此孔子罪宰我之言也；「既往不咎」，此孔子恕宰我之言也。「成事不説」，言成哀公之事而不爲之説；「遂事不諫」，言遂哀公之事而不爲之諫。使之闕疑而有問焉，是勿成之也；❸使之悟非而有改焉，是非遂之也。❹且宰

❶「野之性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墅之也，往則著見于采，復則在地土之性者」。四庫底本「野」作「墅」，館臣籤云「墅應改野」。

❷「宰予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宰我」，四庫館臣圈改爲「宰予」，實一人也。

❸「勿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弗」。

❹「非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弗」。

我之言「社」猶仲憲之言「明器」也，曾子則非仲憲，孔子不咎宰我，何也？仲憲言於曾子，非既往者也；宰我言於哀公，則既往者也。后以言繼體者也，氏以言人歸之也。夏之所以有天下，得之於君；商、周之所以有天下，得之於人。得之於君而嗣帝之位，則幾於天道，故曰「后」；得之於人而天下歸仁，故曰「人」。《詩》「皇皇后帝」，《書》「上天神后」，是天道之繼體者，謂之「后」。《禮記》、《孟子》皆曰：「仁者，人也。」是人道之全者謂之人。稱氏以明其嗣於上，不稱氏以明其興於下，❶此夏、商、周之別也。《春秋》或書「氏」，或書「人」，以其凡繼世者皆「氏」，凡微者皆「人」，❷其稱「氏」與夏「后」同，其稱「人」與商、周異。❸

子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或曰：「管仲儉乎？」曰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曰：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爲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

管仲於内則三歸，❹於外則具官盈禮也，非所謂儉；塞門以自蔽，反坫以禮賓，僭禮也，非所謂知禮，此所以爲小器也。蓋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老子言「大方無隅」而繼之以「大器晚成」，則「方」者，道德之所在；「器」者，功業之所

❶「興」，四庫底本，上圖抄本作「典」，館臣籤云「典應改興」。
❷「人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也」字。
❸「異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同」，館臣李駿籤云「商、周從微而興，稱人正與《春秋》同」。又籤云「商、周稱人非微之也，與《春秋》稱人異。應改異字」。
❹「仲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氏」。

寓也。大人之功業則大，賢人之功業則小焉而已。❶仲尼託迹於諸侯，以規矩準繩自用，此自治以治人，❷正己而物正者也，故謂之「大器」。范氏曰「器博者無近用，道長者其功遠」是也。管仲不自治而治人，不自正而正物，烏得爲大器哉！孟子曰「功烈如彼其卑」是也。魯之施伯以管仲爲天下之大器，❸管仲之器對魯臣而言則大，對大人而言則小也。《禮記》、《家語》以大夫具官爲僭，❹豈讀《論語》而誤爲之説乎？子曰「中庸之爲德，民鮮能久矣」，《禮記》則以爲不能期月守；子曰「人而無恒，❺不可以作巫醫」，《禮記》則以爲「龜筮猶不能知」也，其誤亦若此歟！

子語魯大師樂，曰：「樂其可知也：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」

凡樂之作，始於一而成於三。至於繹如也，謂之一成；反翕如也，謂之一變。凡樂之用，始於一而止於九，以致鬼神，以和邦國，以諧萬民，以安賓客，以悦遠人，以作動物。不能「翕如也」以作，「繹如也」以成，則夫遠近幽深，其孰能感之哉！學者不至於從，則不足以語道；作樂不至於從，則不足以語樂。繹如也以成，不至於從，作樂而至於從者也；所欲不踰矩，不至於從，學道而至於從者也。樂之作也，其患在於不相通協。值不相通，值不相

❶「則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可大下於賢人則」七字。
❷「以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而」。
❸「器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❹「僭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❺「恒」，上圖抄本避諱作「常」。

協，應而翕如也，相協而不睽，相值而不失。❶樂之從也，其患在於雜而不純，混而不明，❷而純皦如也則不亂，顧不美哉！及夫世衰樂壞，工師之徒或去而不存於朝，或存而不知乎樂，摯適齊、干適楚，❸去而不存於朝者也，孔子之所語者，存而不知乎樂者也。始言「翕如」而終言「繹如」者若此，亦樂之粗而已。若夫奏之以人，合之以天，其卒無尾，其始無首，則始作「翕如」不足言也；奏之以陰陽之和，燭之以日月之明，鬼神守其幽，星辰行其紀，則從之「純如」、「皦如」不足言也；奏之以無忌之聲，調之以自然之命，動於無方，居於窈冥，則「繹如」不足言也。孔子之語太師不及是者，以車馬不可以載鰥，鐘鼓不可以樂鶋，故也。

儀封人請見，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曰：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

世無以興乎道，道無以興乎世，故道之衰也，斯足患今也。世雖無以興乎道，而夫子之道足以興乎世，故其衰也不足患。木鐸金口而木舌，金口則義，木舌則仁，❹天將以夫子爲木鐸，使之狥仁義之教於天下而已。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，由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，以其數則合矣，考其時則可矣，此儀封人所以言二

❶「不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相」字。
❷「混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紛」。
❸「干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亞飯」二字。
❹「舌」，四庫底本作「鐸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鐸字應改舌字，今改」。

三子無患於喪也。❶彼不知孔子，而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，其可以語此哉！然儀封人之知孔子者，❷外也；黨人之知孔子者，❸内也。外也，故可以爲木鐸；内也，故無所成名。

子謂《韶》：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」謂《武》：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

天下無異道，有異時；聖人無異心，有異迹。故《禮》以堯、舜授受，湯、武征伐爲時，《春秋傳》以揖遜征誅，其義一也。然則《韶》盡美而《武》獨未盡善，豈非美者在心與道，未盡善者在時與迹歟？蓋充實之爲美，可欲之謂善。武王之於紂，欲遂其爲臣而不得，逃其爲君而不能，則其順民心、行天罰者，豈所欲哉！觀賓牟賈以聲淫及商，❹爲非《武》者，則《武》之非欲從此可知矣。然樂者，道之聲則有美與善，道之至則無美與善，故莊子有曰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矣。皆知善之爲美，斯不善矣。」

子曰：「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❺

里仁第四

子曰：「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❶「儀」，原無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❷「儀」，原無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❸「黨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達巷」二字。
❹「牟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弁」，館臣籤云「弁應改牟」。
❺「哉」下，上圖抄本有陳祥道解文：「居上者與其猛有餘而寬不足，不若猛不足而寬有餘；爲禮與其文有餘而敬不足，不若文不足而敬有餘；臨喪與其禮有餘而哀不足，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。居上寬，臨喪哀，仁也；爲禮敬，義也。君子之道，仁義而已。仁義者，人之所觀也，反此則吾何以觀之哉！」

仁人之於里，猶玉之於山，珠之於淵。玉在山，則木潤；珠生淵，則厓不枯。則里之有仁，猶當知以爲美，❶里之有仁以爲美，則自擇而不知處仁者，焉得爲智乎？此孟子所以言「術不可不慎」，繼之以「莫之禦而不仁，是不智也」。是是非非之謂智，非是是非之謂愚，不知仁之美而不能利仁，其何以安哉！不曰「爲仁」而曰「處仁」者，以仁者人之安宅也，天下之廣居故也。然則孔子言「里仁爲美」，以外況内也，孟子言「矢人」，❷以小況大也。

子曰：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

仁者，不充詘於富貴，故處樂如處約；不隕獲於貧賤，故處約如處樂。不仁者，非不可以處約，不可以久處約；非不可以處樂，不可以長處樂。孔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？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則不仁雖不足爲君子，亦未至於小人。《禮》曰：「小人窮斯濫，富斯驕。」則「窮斯濫」，非特「不可以久處約」也；「富斯驕」，非特「不可以長處樂」也。老子言「天長地久」，❸言「長生久視」，是長者必久，久不必長也。蓋處樂，人之所易，故言長；處約，人之所難，故言久。《易》言「何可長、何可久」，亦以長甚於久也。

「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

仁者盡性而靜，故安仁；知者窮理而動，故利仁。然窮理而不已，則至於盡性；利仁而不已，則至於安仁。此《中庸》所以

❶「猶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亦」。
❷「人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函人」二字。
❸「老子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君子」，館臣籤云「知有訛。李駿」。

言：「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」《坤》卦始於利貞，終於安貞，利仁與利貞同意。莫非安仁也，有聖人之安仁，有君子之安仁。堯之安仁，聖人之安仁也；仲山甫之安仁，君子之安仁也。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。」蓋上者安仁，次者利仁，又其次者强仁，於此不及强仁者，其言主於仁、知故也。

子曰：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

道無喜怒，而喜怒者道之過；德無好惡，而好惡者德之失。失德而後仁，則仁者不離好惡而能好惡者也。蓋仁者誠足以盡性，明足以盡理，❶不牽於憎愛之私，不惑於是非之似，故所好非作好，而天下之所同；是所惡非作惡，而天下之所同，非此所謂「無欲而好仁，無畏而惡不仁」也。黄帝之伐蚩尤任力牧，舜之命九官去四凶，不過如此。彼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以至好人所惡、惡人所好，不仁可知也。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

「苟志於仁」則未足乎仁，「無惡」則可以爲善。苟志於仁者，其善可知也。蓋可欲之謂善，可惡之謂惡，所謂無惡者以其雖有過失，不在所可惡也。衛宣公之二子相争而死，不足以爲孝，而《詩》以爲不瑕；秦之三臣殉葬於君，不足以爲忠，而《詩》以爲良人。以其「苟志於仁，無惡也」，故曰：「雖歸於惡，志善則有。」

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

❶「盡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窮」。

道得之，不去也。

富與貴，人之所欲，不以君子之道得之則不處，以其有義也；貧與賤，人之所惡，不以小人之道得之則不去，以其有命也。君子有可以得富貴之道，以非得富貴之道而得之，君子不以爲榮；小人有可以得貧賤之道，以非得貧賤之道而得之，君子不以爲辱。故非其義，祿之以天下而伊尹不顧；非其功，位之以三旌而屠羊不受。簞瓢陋巷，不足以病顏回；❶桑樞甕牖，不足以病原思，❷凡此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」者也。彼以隋珠而彈雀、舍靈龜而觀朵頤者，豈足以知此哉！❸

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

莊子曰：「不義則不生，不仁則不成。」不成者，實不成於內、名不成於外也。❹蓋名之非實，君子之所恥；沒世不稱，君子之所疾，❺此所以處仁而不去也。成名，則君子之事；無所成名，則是小人之事。

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人之情於行事之迹，終食造次，或忽於爲仁，後顛前沛，或不暇於爲仁。君子則不然，「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，以其有終身之由，而無須臾之離也。孔子之語顏回以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爲仁，則造次、顛沛必是者，言、視、聽、動無非禮故也。然則終食不違，食之有祭是也；「顛沛必於

❶「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憂」。
❷「原思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原憲」。
❸「足以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二字。
❹「也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故」字。
❺「君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亦」字。

是」，林回棄璧，❶負赤子而趨是也。

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，無以尚之；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

見善如不及，好仁者也；見不善如探湯，惡不仁者也。好仁者，不求尚人而人無以尚之；惡不仁者，不使加我以橫逆而已。時人未能如此，子故曰「我未之見」，所以傷之也。又曰「有能一日用其力」，所以勉之也。孟子曰：「五穀者種之美者也。苟爲不熟，不如荑稗。」然則一日爲仁，其能熟乎？善誘之而已。

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」

君子之黨，顯黨也；小人之黨，幽黨也。君子之過，過於厚；小人之過，過於薄。過於厚則易辭，過於薄則難辭。觀過，各於其黨，則不以君子之過責小人，不以小人之過待君子，然後仁不仁可知也。然必觀過然後知仁者，與人同功，其仁未可知；與人同過，然後其仁可知也。❷言「知仁」不言「知不仁」者，君子樂道人之善，惡言人之惡，患不知不仁故也。其言毀譽，而終之以「如有所譽」，言君子、小人，而終之以「温而厲」。《詩》之《瞻彼洛矣》言賞善罰惡，而終之以「福禄」，其立言之意，似與此同。❸

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

不原始，不足以知生之説；不反終，不足

❶「璧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千金之」三字。
❷「也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故」字。
❸「其立言之意似與此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與此同意」。

以知死之説。學者期於知生死之説而已，故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蓋道非獨以善吾生，亦將以善吾死。君子得道，於己則知古今爲一時，生死爲一貫，又安往而不適哉！古人有言「德人無累，知命不憂」，又曰「學不羨久生」者，此也。孔子之門人若子貢之願有所息、子路之問死，皆不知生者也。不知生則不可以知死，豈所問者哉？❶ 老子曰「聽之不聞名曰希」，莊子曰「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」，此言聞道者以其非彼聞也，自聞而已矣。莊子嘗曰「道不可致，德不可致」，又曰致道忘有心足者，至各有所當也。❷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

衣之所飾者外也，食之所養者小也。❸ 君子所飾在内不在外，❹所養在大不在小。食飲簞瓢不足以憂舜、回，鶉衣緼袍不足以恥由、夏。食無求飽，孔子之謂好學；服美於人，康王期之以惡終，❺夫豈溺於口腹之末而易吾之志哉！❻蓋君子仁義飽於内，不願人之膏粱；令聞廣譽施諸身，不願人之文繡。以惡衣食爲恥者，豈足與議此哉！蓋命厚而德薄，❼衣食雖美，❽不

❶「所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謂」字。

❷「至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於丘其言」四字。

❸「小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安」，館臣籤云「安字以文義推之當作小」。

❹「飾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飭」，館臣籤云「飭應改飾」。

❺「康王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康子」，館臣籤云「康子應改康王」。

❻「志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所」字。

❼「命厚而德薄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厚於命而薄於德」。

❽「衣食雖美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雖美衣食」。下「衣食雖惡」仿此。

足以自矜；德厚而命薄，衣食雖惡，不足以自愧也。《周官》以本俗安萬民而曰「媺宮室」、❶「同衣服」，蓋《周官》所言者民，而此所論者士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

人之交也，以勢則易絕，以利則易散，以故則或失其爲故，以親則或失其爲親。故君子之於人，原以探其所爲於卜筮，以占其所爲於元永貞，是則比之，非則違之，無可也，無不可也，唯義所在而已。《易·比》之初六，以陰比陽，而有不自失之吉；六三，以陰比陰，而有匪人之傷。商好與勝己者處，孔子期之以日進；賜好與不勝己者處，孔子期之以日退，❷以其所比義與不義故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善雖不吾與，吾將强而納；不善雖不吾惡，吾將强而去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

有德以善俗，有刑以逐惡，君子樂得其道，故懷之；土則利我者也，惠則施我者也，小人樂得其欲，故懷之。治莫尚於德，而刑次之；利莫大於土，而惠次之，故先懷德後懷刑，先懷土後懷惠。

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

利者，外物也。求在我，所以寡欲也；❸求在外，所以多怨也。所謂「多怨」者，不怨己，多怨乎人，人亦怨乎己。

❶ 「媺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微」，館臣籤云「微應改媺」。

❷ 「退」，四庫底本作「進」，館臣籤云「進應改退」，而抄手誤改爲「損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退」，今據上圖抄本和館臣意見改正。

❸ 「欲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怨」，館臣籤云「怨應改欲」。

子曰：「能以禮讓爲國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爲國，如禮何？」

遜以禮爲本，禮以遜爲用，《孝經》曰：「先之以敬勝而民不争，道之以禮讓而民和睦，此禮遜爲國之先務也。」《禮》曰：「禮之正國，猶繩墨規矩。」又曰：「爲國不以禮，猶無耜而耕。」《春秋》以禮爲國之幹，❶荀卿以禮爲國之命，❷以「禮之所興，衆之所治；禮之所廢，衆之所亂」故也。方周之興，賤者猶遜路，季女猶循禮；及其衰也，貴者則鞠躍，而孟姜則犯禮。由是觀之，爲國以禮遜，其可已乎？《傳》曰：「世之治也，君子尚能而遜其下，小人農力以事其上，❸是以上下有禮，而讒慝黜遠，由不争也，謂之懿德。及其亂也，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，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，是以上下無禮，亂患並生，❹由争善也，謂之昏德。」孔子之言，惟其救昏德之弊而已矣。❺

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」

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，求在外者也；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求在我者也。在外者不可必，在我者可必，此所以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」也。夫聲無遠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；有車者必見其軾，有衣者必見其敝，則有可知之道而人有不知者乎？此所以「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」。莊子曰「行修於内者，無位而不怍」，❻不患無位

❶「國之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❷「禮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❸「農力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力農」，爲館臣所改。
❹「患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虐」。
❺「惟其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蓋」。「矣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❻「怍」，上圖抄本、四庫底本作「作」，館臣李駿籤云「不怍原本訛作，今改」。

之謂也。孟子曰「人知之亦囂囂，人不知亦囂囂」，不患莫己知也。彼未得而患得，既得而患失，與內不足而急於人知，蓋反是矣。然無位則莫己知也，❶莫己用則不必莫己知，莫己知者必莫己用，故先言「不患無位」而繼之以「不患莫己知」也。莊子有言曰「德成之謂士」，所以「立」者，「德成」之謂歟！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盡己之謂忠，盡物之謂恕。忠所以進德，而德不止於忠；恕所以求仁，而仁不止於恕。則忠恕者以之爲道，則違道不遠；以之爲非道，則非違道不遠，語之以聖人之妙則未也。孔子之道無不該也，無不徧也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曾子謂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」，其所見者然也。由此推之，則子貢言「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，❷亦若是矣。

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

君子從其大體而樂得其道，其見聞服習無非義也，❸故曰「喻於義」；小人從其小體而樂得其欲，其見聞服習無非利也，故曰「喻於利」。揚子曰「衆人曰富貴，夫子曰義」，此之謂也。喻於義者利存於中，❹喻於利者害在於中，❺此君子所以兩得而小人所以兩失也。雖然，先王之時，以義爲利，能使小人爲君子，故《詩》曰「肅肅兔

❶「知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用」。
❷「由此推之則」，工圖抄本無此五字。
❸「無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莫」。下同。
❹「於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其」。
❺「於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其」。

罝，施于中林」；世俗日衰，則以利勝義，使君子爲小人，❶故《詩》曰「如賈三倍，君子是識」。

子曰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」思所以求諸身，❷省所以察諸己。「見賢思齊」，則能勉其所不能；❸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，則能免其所不善。❹ 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《禮》曰：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。」荀卿曰：「見善修然必以自存，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。」皆此意也。孟子曰「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我猶未免爲鄉人，是則可憂」，此「見賢思齊」者也。子貢曰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」，是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者也。

子曰：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「幾諫」，無犯也。「又敬不違」，勿逆也。「勞而不怨」，勿怠也。《記》曰：「從命不忿，微諫不倦，❺勞而不怨，可謂孝矣。」與此同義。蓋諫者，義也；幾諫者，仁也。臣之於君，猶貴於諷諫，則子之於親，其可以不幾諫乎？然幾諫不從，則至於孰諫；孰諫不從，則至於號泣而隨之。幾諫者，人子之心；孰諫者，人子之所不得已，此孔子所以特言「幾諫」也。舜之怨，君子所以爲大孝；《小弁》之怨，君子以爲親親。蓋孝子非怨也，非不怨也，不失其爲

❶「使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反」字。
❷「身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心」。
❸「勉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免」，館臣籤云「免應改勉，宜從原本作勉字」。
❹「免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去」。
❺「不倦」，原脱，爲館臣所補。

孝而已。孔子則曰「勞而不怨」者，以勞而怨非若舜與《小弁》之怨可比故也。

子曰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」

《傳》曰「孝子曾參不一宿於外」，[1]此所謂「不遠遊」也。《禮》曰「所遊必有常」，[2]親老出不易方」，此所謂「遊必有方」也。然肇車牛、遠服賈，[3]用孝，但遊必有方，雖遠無害也。

子曰：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所謂道者，非謂無道也，[4]猶可遵行也。蓋父時事雖可遵行，而時有當改者。[5]今父喪尚在三年之內，於時雖當改，而於心有不忍改，[6]亦孝也。

子曰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

人子之於親也，生而事之之日，喜與懼半；死而祭之之日，哀與樂半。李謹曰：「願爲人兄而不願爲人弟，[7]爲人兄者事親之日長，爲人弟者事親之日短。」孝子之心，大抵然也，此孝子之所以愛日也。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

子曰：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。」

聖人縱口之所言，橫意之所行，則無事於約。賢者必思而後言，必擇而後動，不可以不約。[8]故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

[1]「孝子曾參不一宿於外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」。

[2]「遊」下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，館臣籤云「者字多，應刪」。

[3]「服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及《尚書·酒誥》補。

[4]「謂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[5]「時有當改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時當改者有矣」。

[6]「於心有不忍改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猶不忍改」。

[7]「願爲人兄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爲人子者」四字。

[8]「約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訥」，下有「約則慎之而不出於券內」十字。

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」，此所謂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」。《禮》曰：「君子約言。」孟子曰：「孟施舍不如曾子之守約。」孔子曰：「言不務多，必審其所謂；行不務多，必審其所爲。」周廟銘曰：「無多言，多言多敗；無多事，多事多患。」皆約之謂也。「言寡尤，行寡悔」，又言「失之者鮮」，蓋寡者必無之辭，鮮者未必無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

「雍也仁而不佞」，此所謂「訥於言而敏於行」者。若石奮、石建、周仁、張叔則幾之而已，班固之言過矣。

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

古人有言曰「罷士無伍」，❶又曰「善則有鄰」，則無德者孤，有德者不孤也。《易》曰「敬義立而德不孤」，蓋敬以禮人，義以宜人，禮人者人必禮之，宜人者人必宜之，此德所以不孤也。《比》卦言：「有孚盈缶，終來有它，吉。」《中孚》言：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」荀卿曰：「木蔭則鳥息，醯酸則蚋聚。」此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之謂也。古之有德，❷其上足以格皇天而皇天輔之，其幽足以通神明而神明享之，而況於人乎？此舜所以三徙成都，大王之去邠，民歸之如市也，雖然，此特德而已。若夫道則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疎，❸則使人無保矣。

子游曰：「事君數，斯辱矣；朋友數，斯疏矣。」

❶「人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之」，館臣籤云「古之應改古人」。
❷「德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❸「亦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疏失人，辱失己。❶故事君不欲數，數則諂；❷朋友不欲數，數則瀆。❸疑於諂者，將以致忠而招辱；疑於瀆者，將以致親而適疎。此孔子所以言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」，「忠告善道，❶無自辱焉」。《禮》曰「事君量而後入」，則不數可知矣。❺

論語全解卷二

❶「辱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數」，館臣籤云「數失己，數宜改辱」。
❷「諂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疑於」二字。
❸「瀆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疑於」二字。
❹「告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而」字。「道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」字。
❺「則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事其君」三字。

論語全解卷三

宋　陳祥道　撰

公冶長第五

子謂公冶長，「可妻也。雖在縲絏之中，非其罪也。」以其子妻之。子謂南容，「邦有道，不廢；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。」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公冶長能爲不可罪之行，而不能必免於縲絏；南容有保身之明，而能必免於刑戮，其賢固有間矣。孔子以己子妻長，以兄子妻容，處己子可薄，處兄子不可不厚也。孔子於疾病不禱，周公於君之疾則金縢；❶孝子於己則含菽緼絮，於親則致滋美，其意亦若是也。《傳》曰「君子爲己不重，爲人不輕」，爲人且不輕，況於君親乎？聖人之妻人，不必求其才德之備，要其修身慎行不累其妻孥可也，故於公冶長言「雖在縲絏之中」，❷於南容言「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」。《家語》曰：「公冶長能忍恥，南容世清不廢，世濁不汙。」

子謂子賤，「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

「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涅，不染自黑。」此不齊在魯，所以取君子之名也，故曰：「魯無君子，斯焉取斯？」不齊於君子，有以父事者，有以兄事者，有以友事者，❸此其所以取君子之名也。《家語》言

❶「君」下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衍「子」字，館臣籤云「君子之疾，子字應刪」。
❷「中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非其罪」三字。
❸「者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有以稟度者」五字。

不齊之事，「其學益明，骨肉益親，朋友益篤」，孔子嘿然謂之君子者，此也。孔子曰「君子吾不得而見」，又言「魯有君子」，與孟子所謂「春秋無義戰，彼善於此」同意。❶

子貢問曰：「賜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女，器也。」曰：「何器也？」曰：「瑚璉也。」

《禮》曰：「夏后氏四璉，商六瑚，朝廷之器也。」君子不器而子貢謂之瑚璉，則不免於器也，不免於器而猶爲器之珍者，方之君子則不足，比之衆人則有餘。然則不爲人之所器者而後能器人，爲人之所器而器人，則非人之所宜，故子貢方人，孔子非之。

或曰：「雍也仁而不佞。」子曰：「焉用佞？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」

訥則近仁，巧言則鮮仁，給則奪仁。故顏子之如愚，冉雍之不佞，孔子以爲仁；宰予之言語，公西華之可與賓客言，孔子不以爲仁。蓋仁者愛人，愛人者常愛於人，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，則不仁可知矣。孔子謂雍可使南面爲人君，止於仁故也。

子使漆雕開仕。對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子說。❷

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其由與？」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

孔子於天下，環車接淅，席不暇煖；於南

❶ 「此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
❷ 「說」下，上圖抄本有陳祥道解文一段：「聞學而後爲政，未聞以政學者也。在《易·晉》之六三若衆允悔亡，初六言允升，以言君子之學至於信，然後仕也。故樂正子信而後仕，孟子喜之；雕開未能信而不仕，孔子說之。雕開未能信而孔子使之仕者，以其可以仕而已，若夫盡仕之道則求也。」

子、陽貨則見；於佛肸、公山則欲往，嘗謂「苟有用我者，三年有成。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？」則其汲汲於行道，不爲不至矣！然所歷者七十二君，一君無所任用，以至伐木于宋，削迹于衞，圍于陳、蔡，欲避世也，不可得矣，於是有欲居夷浮海之説。❶子路不知乎此，而欲勇於必行，❷故曰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」，以其能勇而不能怯，非所以爲成材也。鼓方叔入於河，播鼗武入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，范蠡之泛湖，管寧之浮海，亦乘桴之意也。

孟武伯問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又問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「求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

顔淵、冉雍得聖人之具體者也，具體則爲聖人而足以名仁，故孔子與之仁。由、求與赤得聖人之一體者也，一體則非成人而不足以名仁，故孔子曰「不知其仁」。有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者？」聖人知其爲仁也，不欲以不仁名之，故曰「不知其仁」。未知其爲仁也，特聞其忠清而已，故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由於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則大夫而已；求於千室之邑、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，則陪臣而已。然則千乘之國，由也爲之，可使有勇；方六七十、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可使足民，則皆諸侯之事，與此不同者。三子所言者，志

❶「居夷浮海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居九夷乘桴浮於海」。

❷「欲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也；孔子所論者，材也。

子謂子貢曰：「女與回也孰愈？」對曰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子曰：「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」

聖人後天地而生，知天地之始；先天地而死，❶知天地之終，故能以微知明，以一知萬，豈特聞一知十哉！蓋道之所在，有方有隅，有上有下，聞一知十者知方而已，此顏回所以下於聖人；聞一知二，則不過告往知來而已，此賜所以下於回也。賜雖下於回，與《詩》所謂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它」，莊周所謂「識其一不識其二」者異矣。孔子嘗以賜爲士君子，以回爲明君子，蓋士則上達，故可以知二；❷明則殆於幾，故可以知十也。聖人之與人，常與其自知而不與其自是，子貢不蔽於自是而知其弗如，故夫子與之。❸

宰予晝寢。子曰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杇也。於予與何誅？」子曰：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」

良工能雕木，而不能雕既朽之木；杇者能杇牆，而不能杇糞土之牆；聖人能教人，而不能變不美之質。蓋質幹在於自然，❹華藻在於人事，所有不可耀，所無不可强，凡在因之而已，此宰予之寢，孔子所以不誅也。蓋宰予足於言而不足於行，故嘗欲短三年之喪，與田常之作亂，短喪則不仁，

---

❶「死」，原作「成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
❷「二」下，四庫底本有「君子以回爲明君」七字，館臣籤云「君子以回爲明君，此句錯寫，應删」。

❸「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點與其潔《春秋》之與晉，蓋同此乎」。

❹「於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乎」。下同。

與亂則不智，則其質之不美可知矣。質之不美，雖不舍晝夜以學先王之道，孔子猶且不與，則晝寢之過，何所責哉！《春秋》責備賢者而略於不賢，亦此意也。孔子嘗曰：「吾以言取人，失之宰我；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」故於宰予則改之，此所謂「於予與改是」也。且君子於人也，不逆詐，不億，不信，故「始吾於人，聽其言而信其行」，及宰予之不信，然後以決之疑焉，疑之所生，因彼而已。孔子之門人若求之自晝，賜之願息，其不能自勉，非特宰予而已。孔子於賜、求則教之，於宰予則何誅者，以其質不同，故也。《傳》曰：「皮之不存，毛將安傅？」

子曰：「吾未見剛者。」或對曰：「申棖。」子曰：「棖也慾，焉得剛？」

剛本乎性，慾出乎情，慾不能無求，不能無求則不能無撓也，故曰：「棖也慾，焉得剛？」君子之於慾也，寡之使不勝，窒之使不行，其固不爲物傾，其完不爲物虧，此老子所謂「自勝者强」，揚子所謂「勝私之克」者也，又奚適不剛哉！湯之奏勇，其來乃自於不邇聲色；❶文王之赫怒，其來乃自於無然歆羨。子路之不求，所以能全勇之名；孟子之不動心，所以能全至剛之氣，此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。蓋慾之不行則難矣而未仁，剛之於仁則近矣而未至。慾不行然後能剛，能剛然後近仁，則欲仁不可不剛，欲剛不可以有慾也。然陽處父並植於晉，不可謂之無慾，而人以爲剛；趙文子生不交利，可謂之無慾，而人不以爲剛者，文子之剛也內，處父之剛也外，君子

❶「來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率」。

所貴，❶剛於内而已。

子貢曰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子曰：「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。」

孔子曰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」，所謂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」，又曰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所謂「吾亦欲無加諸人」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，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，愛而且敬，則我無加諸人矣。然横逆有時而至，亦所不免也。蓋我無加諸人則易，人無加諸我則難，子貢不能匿人之過，其於是之易者猶或未能，況其難者乎？故曰：「非爾所及也。」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夫子之道，出而致廣大則爲文章，入而極高明則爲性與天道。子貢得其言，故於「文章可得而聞」，未得其所以言，故於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」。蓋性在我者也，未嘗不在天；天道在天者也，未嘗不在我。《禮》曰「天命之謂性」，是在我者，未嘗不在天也；孟子曰「聖人之於天道」，是在天者，未嘗不在我也。顔子殆庶幾者也，故於言無所不悦；子貢非殆庶幾者也，故於其言不可得聞。老子曰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」，顔子是也；「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」，子貢是也。孟子之言性善，自其離於道言之；孔子之言性，自其渾於道言之。故孟子之言雖告子有所聞，孔子之言雖子貢有所不得聞。

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

君子有三患：未之聞，患不得聞；既聞之，患不得學；既學之，患不得行。子路

❶「所貴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可貴者」。

勇於必行，其患又過於此，故「有聞，未行，❶唯恐有聞」，而行之不逮也。孔子於其無宿諾則美之，於其兼人則抑之，美之所以長其善，抑之所以救其失。

子貢問曰：「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」子曰：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

敬，文之恭也；忠，文之實也；信，文之孚也；義，文之制也；智，文之輿也；勇，文之帥也；教，文之施也；孝，文之本也；惠，文之慈也；讓，文之才也。文之所施不一，故古之爲謚者多謂之文。孔子謂「敏而好學」，所以聚之也；「不恥下問」，所以辨之也。好學則資諸己，下問則資諸人，此所以謂之文也。然此可以爲文而已，其於文王、周公之文，固有間矣。

子謂子產，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

子產遜不失禮，❷所謂「行己也恭」；事君無二心，❸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，所謂「事上也敬」；濟人以乘輿，殖民以田疇，所謂「養民也惠」；擇能使之，所謂「使民也義」。行己恭，然後移之於君則敬；養民惠，然後使民則義，得其序也。君子之道固多矣，子產有是四者而已，四者之中尤長於惠，故又命之以惠人。

子曰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

交，患於不久；久，患其不敬。晏平仲久而敬之，此所以爲賢大夫。觀平仲之與越石父交，延而賓之，❹久敬可知矣，此曾子所以言晏子可謂「知禮」。《詩》之「故舊不

❶「未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未之能行」。
❷「遜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禮於死者與夫」六字。
❸「君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忠厚而」三字。
❹「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則其於交」四字。

遺」，《周官》之「敬故」，皆「久而敬之」之謂也。彼耳、餘之凶終，蕭、朱之隙末，其於平仲之交不亦遠乎！ 此林回喻之以「甘醴」、桓譚譬之以「闤闠」、朱穆所以有「比周」之論、劉峻所以有「五交」之歎也。

子曰：「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棁，何如其知也？」

冀多良馬，❶天下命良馬者因謂之驥；瀘水之黑，天下命黑者因謂之盧；❷蔡之出龜，天下命龜者皆謂之蔡。 漆雕憑曰：「臧氏有守龜，曰蔡，文仲三年爲一兆。」臧氏之居蔡始於文仲故也。《禮》曰：「諸侯以龜爲寶，家不寶龜。」「山節藻棁」，文仲之居蔡，有僭於天子之廟飾，非所謂知，而夫子非之曰「何如其知也」。❸ 管仲山節藻棁，君子以爲濫，與此同也。 古之作服者繪山於衣，所以象仁之靜；繡藻於裳，所以象德之潔。 侯伯之章猶不及山，大夫之章猶不及藻，又況可施於文仲之節棁乎？ 孔子於文仲言不知，於武仲言知，則文仲之於武仲固有間矣。 顏淵問二者孰賢，子曰：「武仲賢哉！」

子張問曰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 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 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忠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「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。 至於他邦，則曰：『猶吾大夫崔子也。』違之。 之一邦，則

---

❶「冀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驥」，館臣籤云「驥應改冀」。

❷「盧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瀘」，館臣籤云「謂之瀘，應改盧」。

❸「夫子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時人」，館臣籤云「時人應改夫子」。

又曰：『猶吾大夫崔子也。』違之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清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

進退在君，不在己，故三仕三已，無喜愠之色，此忠於君者也。待人以誠不以欺，故舊政必告，❶此忠於人者也。不顧十乘之富，不恤大夫之位，無崔子之亂則就之，有崔子之亂則違之，此清其身者也。忠足以盡己，未足以成己；清足以避亂，未足以救亂，故皆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比干之忠，伯夷之清，孔子皆以爲仁，何耶？比干之忠，所以戒萬世之爲君；伯夷之清，所以戒萬世之爲臣。其所忠、清與二子同，其所以忠、清與二子異。令尹子文之無喜愠蓋出於或使，公孫敖之無喜愠則出於自然。出於自然，猶孟子之言不動心也；出於或使，猶告子之不動心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卿違，從大夫之位。」又曰：「凡諸侯之大夫違，告於諸侯。」蓋大夫去其位曰違。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，曰：「再，斯可矣。」

文子於國則忠，於家則儉，其逐紀太子以不忠孝，責韓穿以非信義，❷內無衣帛之妾，外無食粟之馬，金玉非所藏，寶器非所重，魯君以爲社稷之臣而存亡之所係。則其所舉固寡過矣，然猶三思而後行，故孔子言「再，斯可矣」。古之人其謹身有至於三省，其慎言有至於三復，則三思而後行，不爲過矣。蓋有文子之質，再斯可矣；無文子之質，非三思則不可。孔子於三思則抑之，於

❶「舊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令尹之」三字。「告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新令尹」三字。

❷「責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事」，館臣改「責」。

率爾而對則責之，❶因人而爲之教也。文子嘗曰「備豫不虞」，三思可知矣。❷

子曰：「甯武子，邦有道則知，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

君子之仕也，邦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；邦無道，其默足以容。故《坤》之六三，居下卦之上則曰「知光大」，六四，居二陰之間則曰「括囊」；《卷阿》之什則曰「來游來歌」，《抑》之章則曰「靡哲不愚」。武子，邦有道則知，無道則愚，蓋得諸此而過之者也；南容，邦有道不廢，邦無道免於刑戮而已；史魚，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亦如矢而已；伯玉，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卷懷而已。子游曰：「吾友張也，爲難能也。」曾子曰：「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爲難能也。」然則不可及者其難能之謂歟？顔子之如愚，甯武子之愚，有以異乎？曰：「如愚可也，不可及不可也。」「不可及」，非中道也，此顔、甯之愚所以不同。

子在陳，曰：「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」

狂者，能爲而不能已，其成章也失之過；簡者，能略而不能詳，具成章也失之不及。孔子在陳，欲與中道者不可得，故思魯之狂簡者，裁之使歸於中也。《詩》言「有斐君子」，《記》言「且其斐色」，則斐者文之散也；東南爲文，西南爲章，則章者文之成也。此言「狂簡」，孟子言「狂狷」者，「簡」言其所學，「狷」言其所守。所守在行，故以「狷」言之；所學在言行，故以「簡」言之。

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」

---

❶「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以不遜」三字。

❷「三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古之善教其」五字。

求在外者不可必，故放於利而行，所以多怨；求諸己者可必，❶故求仁得仁，怨是用希。蓋仁人不藏怒，不宿怨，則所謂舊惡者在彼而已，我何加損焉！此所以「不念」也。怨是用希則不能無怨，又曰「何怨」者，以怨出於不怨，雖曰無怨可也。回不思舊怨，雍不録舊罪，孔子皆與之，亦「求仁得仁」之謂與。

子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

君子之於天下，外不可失人以存己，內不可失己以爲人，與其失己以爲人，孰若不爲人以存己。高之乞醯，❷爲人可也，爲己則非直也。强無以爲有，非安命者也。今夫君子之於言，知則爲知，不知爲不知，內不以自誣，外不以欺人，言尚如此，況於行乎？此高之所以不足取也。《洪範》之「三德」「平康正直」，《皐陶》之「九德」「直而溫」，《詩》曰「邦之司直」，《易》曰「直其正也」，孔子曰「人之生也直」，「三代直道而行」，孟子曰「不直則道不見」，道之所貴，直而已矣。

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

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非務本者也，不足於仁；匿怨而友其人，非質直者也，不足於義，故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」。聖人之於人有所異，亦有其所同，其得地而君之則與伯夷、伊尹同，用舍行藏則與顔回同，則其所恥與左丘明同也，宜矣。

❶ 「己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内」。
❷ 「高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微生」二字。

顔淵、季路侍，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：「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顔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

重財輕義，人之常情，子路願乘肥馬、衣輕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，義者之志也。謙則不伐善，愛則不施勞，顔回願無伐善，無施勞，仁者之志也。老幼安懷於己者，恕也；朋友信於己者，忠也，孔子言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，聖人之志也。賢人之志則入而成己，聖人之志則出而成物，以輕裘肥馬敝而無憾，所以成己之義；伐善施勞之不爲，所以成己之仁。老幼之所安懷，朋友之所信，然後成物之道盡。充子路之義，然後至於顔子之仁；充顔子之仁，然後至於孔子之聖。蓋物足以累己，非學者之道也。❶言侍則先顔子，言志則先子路，豈子路之對亦率爾乎！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，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。」

陰陽有時而愆，日月有時而食，川谷有時而竭，天地之大猶且不免於過，況於人乎？要在改過而已。改過始於見過，不見其過而不知自訟者，君子所不責；見其過而不自訟者，君子必責之。蓋見其過而不自訟，非好學爲己者也。孔子之教，將無所施焉，故曰「已矣乎」。昔申徒嘉有曰：❷「自狀其過，以不當亡者衆；不狀其過，以不當存者寡。」則自狀者不知自訟，

❶「物足以累己，非學者之道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學者之道，常始於不以物累己，然後能以己成物也」。

❷「徒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屠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屠改徒，據《莊子》改」。

自訟者斯不自狀矣。

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

十步之内，必有茂草；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忠信則德性能尊，尊德性而道問學，則廣大可致，高明可極，其亦何所不至哉！時人之德性如孔子者，蓋有之矣，然不如孔子之好學，此所以愚益愚、聖益聖也。孔子嘗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孔子固樂矣，而言好學何也？蓋好之者不必樂，樂之者必不不好，孔子於道則樂，於學則好，故曰「樂以忘憂」，又言「好古，敏以求之也」。顔淵之好學而不改其樂，殆庶幾於此。

雍也第六

子曰：「雍也可使南面。」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「可也簡。」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太簡乎？」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孔子於冉求則曰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」，於子路則曰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」，於仲弓則「可使南面」，是冉求可以仕大夫而亦可以仕諸侯，子路可以仕諸侯而亦可以爲諸侯，仲弓可以爲諸侯矣，語之以王者之佐則未也，惟顔子可以當之。仲弓問伯子，孔子答之以「其人可也，然失之簡」。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太簡乎？」蓋人主執要則百事詳，❶叢脞則百事隳，則簡者先王之所尚也。然内之所居者敬，外

❶「執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好」，館臣籤云「好要應改執要」。

之所行者簡，則在下者有所從；內之所居者簡，外之所行者亦簡，則在下者無所從。子桑所爲無乃太簡，而孔子以雍之言爲然，則其行可使南面矣。在《易》之《坤》言「君子敬以直內」，繼之以「不習无不利」。敬以直內，居敬也；不習无不利，行簡也。春秋時有公孫子桑，意伯子即其人歟？❶

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思屬土，怒屬水，水可以勝土，故怒可以勝思。不遷怒，則犯而不校者也；不貳過，則知不善未嘗復行者也。蓋能懲忿，然後能不遷怒；能窒慾，然後能不貳過。不遷怒、不貳過則能修性矣，故孔子謂之好學。然不遷怒則所怒以類而已，❷未至於出怒不怒；不貳過則无祇悔而已，未至於敦復无悔，❸此所以止於「殆庶幾也」。列子之論死生則曰「由生而亡，不幸也」，揚子之論壽則曰「人以其仁」，顏子之短命雖曰不幸，然以其仁則無害其爲壽也。蓋不遷怒，不貳過，盡性也；不改其樂，知命也。顏子未至五十而知天命，蓋知命必以五十者，非若謂五十而猶不知天命則不可也。❹

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：「與之釜。」請益。曰：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

❶「意伯子即其人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然則子桑伯子，豈公孫子桑乎」。

❷「類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頮」，館臣籤云「頮應改類」。

❸「敦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孰」，館臣籤云「孰應改敦」。

❹「蓋知命必以」至「則不可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蓋知命不必五十，以謂五十不知命則不可也」。

吾聞之也：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原思爲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「毋，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！」

可以與，可以無與，無與可也，與傷惠；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無取可也，取傷廉。子華之富，非可多與也，多與則爲傷惠；原思之宰，非可無取也，取之則非傷廉，此孔子所以不許冉有之請而止原思之辭也。昔人有歸四布，君子不以爲廉；有以賻布頒兄弟之貧者，君子以爲善。則不歸四布，義也；頒兄弟，❶仁也。孔子止思之辭，是亦仁義而已矣。

子謂仲弓曰：「犂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

卿大夫之子不脩禮義則歸之庶人，庶人之子非不賤也，能修禮義則可進爲大夫，然愚知貴賤其可以類言哉？故孔子謂仲弓曰：「犂牛之子騂且角。」大可以祀天，小可以祀廟，孔子獨以山川爲言者，❷蓋諸侯之禮得祭山川之在境内者，而仲弓之才可使南面，故以山川言之。《周官》陽祀用騂牲毛之，陰祀用黝牲毛之，❸陰祀、陽祀各以其色牲毛之，然山川之祀不特以騂，以騂，舉其盛者而已。

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仁在天則爲尊爵，在人則爲安宅，其爲器重而舉者莫能勝，其爲道遠而行者莫能至。以顔子之不違仁，猶不過三月而已，

❶「兄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諸貧者」。

❷「獨」，四庫底本，上圖抄本作「時」，館臣籤云「時應改獨」。

❸「黝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四庫底本作「玄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按《周官》改」。

則夫人之爲仁不亦難乎！孔子之於回，蓋其所試者然也，其後告之以克己復禮，而請事斯語則其不違也，蓋將終身焉，不特三月而已。「其餘則日月至焉」者，所謂不能期月守也。由、求之徒，孔子皆曰：「不知其仁。」以此而已。

季康子問：「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」子曰：「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能勇而不能怯，果也；聞一知二，達也；可以足民，藝也。果幾於義，達與藝幾於智，爲政使人器之而已。故雖才之不備，而有可施於政者，皆所不棄也。然達而不果，不足以有行；果而不藝，不足以有能，三者雖不同，然皆可以從政，猶樝、梨、橘、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，康子誠能兼用之，則魯國不亦庶幾乎！然此具臣而已，語以大臣之事則未也。三者之序，藝不及果，果不及達，此先果後達者，即康子所問而告之也。夫才者，言之實；言者，才之文。善於言語者必善於政事，善於政事者未必善於言語，❶則其政事可知矣。是亦不在政事之列，❷無害其可使從政也。

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「善爲我辭焉！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」

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」故也。「善雖不吾與，吾將强而爲；不善雖不吾惡，吾將强而去」。「如有復我者，

❶「未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不」。

❷「列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利」，館臣籤云「利應改列」。

則吾必在汶上矣」，强而去可也。❶《家語》有子騫爲費宰問政之事，則子騫爲費宰矣。蓋子騫不願爲費宰者，志也；終爲費宰者，不得已也。

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」

由生而生者，常也；❷由生而死者，不幸也；由死而生者，幸也。顔淵之死，孔子曰「不幸短命死矣」；伯牛有疾，孔子曰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」，皆以其由生而亡者也。揚子曰：「命，不可避者也。」顔氏之子、冉氏之孫以其無避也，此所謂順受其正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始反而亡焉，失之矣。」則死與亡固不同，孔子於顔子曰「死」，於冉牛曰「亡」者，以死對亡則異，通言之則一也。「死矣」者，已然之辭；「亡之」者，未然之辭。

子曰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

天下之所重，君子之所輕；天下之所憂，君子之所樂。故衣朱懷金，不能重顔子之輕；簞瓢陋巷，不能憂顔子之樂。此所以「明明在上，百官牛羊」，舜也；「闇闇在下，畎畝簞瓢」，亦舜也。然則回之樂，人樂也；子之樂以忘憂，天樂也。人樂者，能樂而樂也；天樂者，又無能樂也。始終言「賢哉，回也」，與《泰伯》篇「禹無間然」

❶「可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故」。

❷「常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當」，館臣籤云「當應改常」。

章、《易》「其唯聖人乎」皆兩稱之同意。❶冉求曰：「非不説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」

志有餘而力不足，中道廢者也；力有餘而志不足，自畫者也。中道而廢者，君子之所惜；自畫者，君子之所惡。求之畫而自以爲力不足，則其不智甚矣。揚子曰：「百川學海而至於海，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。」❷則勤而不已者無所不至，惰而自畫者無所能至也。《書》曰：「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」孟子言：「掘井九軔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。」皆自畫之謂也。

子謂子夏曰：「女爲君子儒！無爲小人儒！」

古之儒者，一而已矣。《周官》「儒以道得民」，則凡以非道得民者皆非儒也。後世澆漓，❸而道術將爲天下裂，於是有君子之儒，有小人之儒。君子之儒惟務本，小人之儒在趨末。子夏之爲己，止於文學；其爲人，止於洒埽應對進退，此趨末者也。故孔子戒之曰：「女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。」荀卿言「有俗儒，有雅儒，有大儒」，揚子又言「有真儒」。真儒以性言，大儒以業言；雅儒似君子，俗儒似小人。

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「女得人焉耳乎？」曰：「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」

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則賢者，

❶「與泰伯篇」至「同意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與《泰伯》篇兩稱『禹，吾無間然』、《易》兩稱『其惟聖人乎』、『天下何思何慮』同意」。

❷「不」，四庫底本原無，纂修盧遂籤云「添不字，據揚子《法言》」。

❸「澆漓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澆淳散樸」。

百福之宗，神明之主，而爲政者其可以不得之乎？子賤之治單父，其於賢也，有以父事者，有以兄事者，有以友事者，❶而孔子歎美之，則子游爲宰而問之以得人，固其所也。滅明行不由徑，無邪也；非公不至，❷無私也，《羔羊》之正直，如是而已，此《家語》所以言滅明公正無私也。荀卿曰：「出於其門，入於公門；歸於其家，無有私事。」滅明之謂也。《傳》曰「滅明有君子之容，而不勝其貌」者，責賢者備，故也。

子曰：「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：『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』」

《書》於矜言能，於伐言功，能在内者也，功在外者也。自伐則喪厥功，自矜則喪其能。伐，譬則賊也；矜，譬則殘也，故《老子》於「自伐」言「無功」，「自矜」言「不長」而已。春秋之時，師敗而奔，惟恐其不全，❸在師而有功者惟恐其不彰。之反於齊之戰也，❹殿軍而不奔，策馬而不進，人之所難也，故夫子取之。

子曰：「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

佞則不美，美則不佞矣。天下有道，悦美而惡佞；天下無道，悦佞而惡美，故曰：不有鮀佞與朝美，難免今世矣。《春秋》所謂宋公子朝，非孔子所謂「宋朝」者也。夫子於治宗廟則取之，於佞則非之。非之者直拒之，所以立本；取之者節取之，所以趨時。

子曰：「誰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」

❶「者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有以稟度者」五字。

❷「非公不至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」。

❸「全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前」。

❹「齊」下，四庫底本有「楚」字，館臣籤云「楚字應删」。上圖抄本有「魯」字。

人之啟處雖不同，所出者户而已；萬物散殊雖不一，所由者道而已。衆人無異，於萬物則由之，而不知君子異於衆人，則由而知之。❶蓋户者，出入之所自者也，此言由道，故云：「誰能出不由户。」揚子言「學道」，故云：「惡由入？曰孔氏。」孔氏者，户也。

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野非君子之所在，故曠於禮而不知文；史則官書之所繫，故專於文而不知本，二者皆非中道而已。俗之好質者則曰：「質而已，何以文爲？」好文者則以文滅質，以博溺心，此孔子所以言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也。孔子曰：「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。」「彬彬」之謂也。彬從林，質也；從彡，文也。揚子曰：「華無實則史，實無華則野，華實副則禮。」又曰：「事勝辭則史，辭勝事則賦，事辭稱則經。」然君子之彬彬，豈特施於禮樂間哉？野非君子所尚，而孔子欲從先進者，姑以救弊云耳！

子曰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

君子以由生而生爲常，以由生而亡爲不幸；小人以由死而死爲常，由死而生爲幸。「人之生也直」，由生而生也；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，由死而生也。蓋直，本有生之道，雖不幸而死，君子以爲猶生；罔，原有死之道，雖幸而免，君子以爲猶死。是以回、牛之死，不足謂之夭；盜跖之永，不足謂之壽。

❶ 「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聖人異於君子，則異之而已」十一字。

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

知之者，爲學日益而窮理者也，興於詩者能之；好之者，爲道日損而盡性者也，立於禮者能之；樂之者，損之又損而將以至於命者也，成於樂者能之。《表記》之言仁，强仁不若利仁，利仁不若安仁；《中庸》之言明善不若誠善，誠善不若至誠，亦若此而已。莫非知也，有生而知之、有學而知之、有困而知之。聖人則生而知之，賢人則學而知之，下於賢人則困而知之。莫非好也，有好之淺者，有好之深者。就有道而正焉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此其淺者也；顔子之好學、孔子之好古，此其深者也。莫非樂也，有人樂，有天樂。顔子不改其樂，人樂也；孔子樂以忘憂，天樂也。

子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

天下有均善之性，無均美之才，故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」。老子曰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」，可以語上者也；「中士聞道，若有若亡」，可以語上者也；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」，不可以語下者也。中人以上，譬則火也，其性趨上；中人以下，譬則水也，其性趨下。於其趨上也，而語之以下，則不仁；於其趨下也，而語之以上，則不智。故孔子之於門人不以語回者告由，不以語由者告求，凡皆因其材而已，此所謂「不陵節而施之」者也。人之生雖參差不齊，其大致不過此三品而已。❶

❶ 「而已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班因列之爲九等」七字。

樊遲問知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問仁。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
務民之利而害在其中焉，務民之利非特其利不可以必得也，失義而得害。然則務民之義，孔子以爲「知」，不亦宜乎？有己之義，有民之義，仕則不稼，佃則不漁。《詩》云：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」觴酒豆肉，則辭而受惡；衽席之上，辭而坐下；朝廷之位，辭而就賤。同爵則尚齒，同齒則尚長。若此之類，所謂己之義也。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；壯者代老，少者事長；窮乏相周，患難相救。《詩》云：「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」若此之類，所謂民之義也。上之所好，下必有甚焉者。樊遲好利，務爲鬼神之事者也，❶聖人欲其務己之義，則教之曰「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」；知己之務，然後可以率民，則教之曰「務民之義」，以義爲務，則不失矣。「敬鬼神而遠之」者，敬則致生之，遠則致死之也，凡此所謂「知」也。其爲器重，舉之莫能勝；其爲道遠，行之莫能至。言之則訒，爲之則難，❷凡此所謂「仁」也。問知一也，一告之以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又告之以知人；問仁一也，一告之以先難而後獲，又告之以愛人。與夫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」何也？義、敬與獲在己者也，知人、愛人在彼者也。務其在己者然後能其在彼，事之序也。智之敬則敬鬼神而遠，仁之敬則居處執事恭敬而已，無所不敬也，其「與人忠」不特愛之而已。問仁則先難而後獲，

❶「鬼神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小人」。

❷「難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而後獲」三字。

問崇德則先事後得者，對事而言，故曰「得」；對難而言，故曰「獲」。而得兼於事者也，故於崇德言「先事」；仁，愛人者也，故於仁言「先難」。❶

子曰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知者動，仁者靜。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

應物而利之者，水也；附而育焉者，山也。知者樂水，故動；仁者樂山，故靜。是動則利仁者也，靜則安仁者也。動則見理，故樂；靜則得性，故壽。然動者非不靜也，靜者非不動也，知者非不壽也。然知者之壽不若仁者之盛，仁者壽則樂不足以言之也。哀公問曰：「知者壽？」而孔子對之以「人有三死：飲食不節，勞逸過度，疾共殺之；居下位而上誣其君，嗜慾無厭，刑共殺之；以少犯衆，以弱侮强，兵共殺之」。知士仁人，動靜以義，喜怒以時，無害其性，欲得壽焉，何不可乎？是知者亦非不壽也。樂水樂山言其情，動靜言其用，樂壽言其功，蓋惟有情斯有用，有用斯有功，辭之序也。

子曰：「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。」

春秋之時，成霸功者莫如齊，秉周禮者莫如魯。由齊之尚功而變之，則至於魯；由魯之好禮而變之，則至於王道。齊譬則《召南》也，魯譬則《周南》也，道譬則《雅》也。由魯變而至於道，則無齊、魯之異政；由《周》變而至於《雅》，則無《周》、《召》之殊。猶之百川至海，知有海而不知有百川；四時成歲，知有歲而不知有四時也。文王能變《周》、《召》以至於《雅》，孔子未能變齊、魯以至於道；孔子欲變齊、

❶「言先難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先言難」。

魯以歸於道，孟子欲逃楊、墨以歸於儒，則孔子之時異於文王之時，孟子之時又有異於孔子之時矣。

子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 觚哉！」

有觚之實，然後有觚之名；有觚之名，而無觚之實，則「觚不觚」矣，尚得謂之觚哉！❶《詩》有「南箕北斗」之喻，揚子雲有「象龍」之論，凡皆譏其有名無實者也。孔子之時，實不稱名者多矣，故其歎如此。

宰我問曰：「仁者，雖告之曰，『井有仁焉』，其從之也？」子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 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

君子以誠待物而不逆詐，故可欺；以明燭理而無所蔽，故不可罔。 蓋欺者以僞爲真，罔者以無爲有；以僞爲真則有可信之端，以無爲有則直罔於人而已。 故象之僞喜，舜不疑其僞；校人之烹魚，子產不疑其不舍，是以有可信之端也。 放齊以朱爲啟明，❷堯以爲嚚訟；共工以驩兜爲有功，堯以爲靜言庸違，是直罔於人者也。 宰我問：「井有仁焉，❸其從之也？」孔子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 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「可逝也，不可陷也」，故井無人可欺也；「不可罔也」，故知井無人。 孟子曰：「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」

博學於文則無不該，約之以禮則有所執；無不該則所知者詳，有所執則所趨者中，

❶ 「尚得謂之觚哉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觚不觚則可謂之觚哉，故曰觚哉」。

❷ 「朱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嗣子」二字。

❸ 「仁」，原作「人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
斯亦可以弗畔矣。❶畔者有見乎四旁之地，弗畔則趨中，可知矣。約之以禮，可以弗畔，則成於樂者斯不畔矣，此所謂一貫也。❷顏淵曰：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回於道亦可云弗畔矣，故稱其殆庶幾，揚子稱其「未達一間」耳。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

《易》以《大有》遏惡揚善爲命，以《否》之内小人、外君子爲匪人。然則君子小人、進退消長皆天命也，君子之於天命，知之故能畏之，畏之故能順之。君子見所不見，順天命也，順天者存而逆之天所厭，故於子路不悦而矢以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」。然則孔子之於公山弗擾，子路不悦，而告之以人事，於此告之以天命者，蓋見南子者在天不在己也，之公山弗擾者在己不在天也。夫子之見南子與《睽》之初六同意。

子曰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

莫非德也，有高明之至德、有中庸之至德。莊子「至德之世」，高明之至德也；《周禮》之「至德爲道本」，中庸之至德也。《禮》曰：「中者，天下之大本。」莊子曰：「庸者，用也；用者，通也。」則中者，至德之體；庸者，至德之用也。君子以高明者，人之所難勉；中庸者，人之所易行。故不以其所難勉者强之使行，而以其所易行者同之於民，將人人能之。夫所謂「民鮮久矣」，由上失其道非一日也。

---

❶「畔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於道」二字。

❷「一貫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一以貫之」。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！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非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不足以博施濟衆；非以百姓之心爲心，不足以安百姓。博施濟衆，修己以安百姓者，天下之至難。堯舜者，天下之至聖，以天下之至聖猶病天下之至難，則下於堯舜者，其可易言哉！❶《書》曰：「安民則惠，惟帝其難之。」老子曰「多異必多難」，是以聖人猶難之，皆此意也。《素問》曰：「神用無方謂之聖。」惟無方，故所施者博而所濟者衆，若仁則有方矣。又曰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蓋立則不廢，達則不窮，自立自達而忘乎人，則入乎楊，而非所謂「兼愛」；立人達人而忘乎己，則入乎墨，而非所謂「自愛」。故欲立欲達者，仁之自愛也；立人達人者，仁之兼愛也。《傳》曰「獨貴獨富，君子恥之」，此之謂也。彼危人而自安，害人而自富者，豈知此哉！

論語全解卷三

❶「言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易字下，應添言字」。

論語全解卷四

宋 陳祥道 撰

述而第七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

道德之原出於天，而其說始於古，老子之言道德，躬因之而已，故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」老子之言，有言古之善爲士者，有言古之爲道德者，有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有言執古之道以御今者，則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可知矣。信則有之也，好則不特知之而已，故孔子比焉。聖人之於人，將自明之，則自尊而卑之，❶所以信其言於後世；孔子之「竊比於我老彭」，尊之所以信其言也。孔子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，「述而不作」之謂也。好古，敏以求之，「信而好古」之謂也。蓋聖人達而在上，則帝王天子之德而有所作；窮而在下，則玄聖素王之道而不敢作。❷不敢作，則信而好古而已；有所作，則不特自信而又人信，不特好古而又稽而行之也。然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其事則述，其書則作，故其言曰：「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丘竊取之矣。」與夫不知而作者多矣。❸諸子之學有不知無位而作之者，有不知無

❶「卑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所以息其說於天下，將欲取之則卑己以尊之」十八字。

❷「玄」，原作「元」，避清康熙帝玄燁諱。上圖抄本作「玄」。

❸「多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異」。

德而作之者，又有不知先王之法既已致隆而或苟作之者，皆在所棄焉。孟子曰：「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」蓋唐虞、成周未有懼之者，此聖人所以有作也。彭之言行於傳無道，❶豈古之彭祖者乎？

子曰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默而識之，德也；學而不厭，知也；誨人不倦，仁也。時之人道聽而途説，皆德之棄，非所謂「默而識之」也。或晝焉，或顧息焉，非所謂「學而不厭」也。或先傳而後倦，非所謂「誨人不倦」也。故特自成而已，蓋學在己，故言厭、誨；在人，故言倦。叔向曰：「求善不厭，施舍不倦。」揚子曰：「事不厭，教不倦。」❷合而言之則厭與倦皆在己而已，故曰「我學不厭，而教不倦」。

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

德在内者也，不修則不充；學在外者也，不講則不明。聞義不能徙則善不備，不善不能改則行不完，皆孔子所憂者也。然樂而不憂，所以處己；憂而不樂，所以與人同樂，以忘憂處己者也。樂天知命，憂之不與人同者也。德之修，然後能講學；學之講，然後能徙義。德之修，學之講，未能無不善，改之而已。孔子言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，主忠信」，而終之以「過則勿憚改」，與此同意。

❶ 「道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見」。
❷ 「倦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亦在己者言厭，在人者厭言倦」十二字。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

人之情，矜慎於行禮之際，其不失禮也易；優游於無事之際，其不失禮也難。「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」非夫盛德之至孰與此哉！「申申」言肆而不曲，「夭夭」言不以老壯自居。於子之燕居縱言肆，猶至於禮而不屈也；居不容，不以老壯自居也。肆而不屈則直，不以老壯自居則和，所謂「居不容」、「燕居告溫溫」，知「夭夭」之謂也。《禮記》有言「仲尼燕居」，有言「孔子閒居」，蓋退朝曰「燕居」，「燕」曰「閒」。

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

形接爲事，神遇爲夢；事見於有爲，夢出於有思。孔子之盛時，嘗欲有大勳勞於天下，而思周公之所爲，故夢見之。及其衰也，知時命不我與，而不復思周公所爲，故不復夢見之。高宗之夢傅説，文王之夢臧丈人，其出於有思亦如此。莊周曰「古之真人不夢」，何也？真人以性言，聖人以德言。性則入而冥道，故無夢；德則出而經世，故有夢。

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

揚子之言道、德、仁則合異以爲同，故曰「道德仁人得之」，以人之天也；老子之言道、德、仁則散同以爲異，故曰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」，其實一也。蓋道則無體，故志之而已；德則有體，故可據。據德所以立己，依仁所以行己。禮，體此者也；義，宜此者也；智，知此者也；信，誠此者也。言道、德、仁，則義、智、信舉矣。道、德、仁，君子之務本，藝則君子之餘事。《周官》司徒教萬民以六德六行，然後繼之

以六藝；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，然後保氏教之以六藝，則藝豈君子所先哉？特游之而已。《少儀》曰：「士依於德，游於藝。」何謂「依於仁」？曰：德之所愛者，仁也；其所以制者，義也。愛則近於厚，制則近於薄。君子處其厚，故依於仁，不依於義，此所以在此無惡，在彼無射也。今夫己之子與兄之子均在所愛也，孔子則以其子妻公冶長，以兄之子妻南容，此依於仁而施於親親者也。己之與人均在所責也，孔子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此依乎仁而施乎人者也。君臣之分，道合則從，不合則去。孔子於魯，不欲苟去，必欲以微罪行；孟子於齊，不欲速行，必至三宿，然後出晝，此依乎仁而施乎君者也。然則君子之於仁奚所處而不依哉？此所以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也。然此言「依於仁」，《禮記》言「依於德」，仁即是德，故也。此言「志於道」，孟子言「志於仁」者，仁即是道，故也。

子曰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所以教之者，有如時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達財者，有答問者，有私淑艾者。」則行束脩，淑艾者也。自私淑以上未嘗無誨，則四者可知矣。君子之於人，常患其所不學，而不倦其所教。其於教也，常恕其所不足，而不嚴其科。故潔己以進者，孔子未嘗不與；以是心至者，孟子未嘗不受。則行束脩以上，豈或遺之哉！然孔子不見孺悲，孟子不見滕更，非不教也，不屑之教也。束脩與《禮記》、《穀梁》所謂「束脩之問」者，意似同。❶

❶「意似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同意」。

子曰：「不憤不啟，不悱不發。舉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

憤在氣，悱在心。氣不憤不能誠心問，故不啟；心不悱不能誠心辨，故不發。啟之發之，則舉一隅，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，此又惡其不思也。蓋啟所以開之，發所以示之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，欲其思而自得也。蓋君子之於人能道之以善，而不能使之自得，猶夫匠之於人，能與之規矩，而不能使之巧。故性與天道，子貢所不得聞；鬼神與死，子路所不得聞，豈非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哉！《禮記》曰「開而不達則思」，孟子「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」，此之謂也。然此言學者之道而已，「鄙夫問於我，叩兩端而竭焉！」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

天之道，陰陽不同時，則當喪而飽者，逆道也；人之理，哀樂不同日，則哭日而歌者，逆理也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，況食之飽乎？鄰有喪，舂不相；❶里有殯，巷不歌，況哭之日歌乎？《禮》曰：「哭日不歌，弔於人，是日不樂。」又曰：「飢而廢事，非禮也；飽而忘哀，非禮也。」孔子所以未嘗飽與不歌者，執禮故也。古之人哀樂歌哭同日者，惟祭而已，故《禮記》曰：「祭之日哀與樂半。」《周禮》女巫曰：「邦之大烖，歌哭而請。」

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

❶「相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唱」，館臣籤云「唱」，《曲禮》作相，宜改正」。

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

學不至於不惑，不可以語去就之義；行不至於不惑，不可以言廢興之命。故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孔子能之。蓋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，用舍不累於一身。其流止不失其爲淵，其所謂「明明在上，亦山雌也；闇闇在下，亦山雌也」，夫豈以盛行之通、窮居之塞而爲之加損榮醜哉！此所以爲孔、顏也。子路以孔子稱顏回，故問之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孔子答之以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」，所以戒其勇也；「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」，所以教其怯也。子路聞乘桴浮於海則喜，非所謂「臨事而懼」；有父兄在，聞斯行之，非所謂「好謀而成」，此所以無所取材也。《兵法》曰：「勇之爲將乃萬分之一」，又曰「謀者違害而就利」，則行三軍者其可懼哉！孟施舍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「臨事而懼」者也；方叔元老，克壯其猶，「好謀而成」者也。

子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

富，在天；所好，在己。在天者，不可以求；在己者，可以自樂，故曰：「富而可求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執鞭之士，其位則卑，其職則賤，《周官》條狼氏之類也。孔子之欲富，豈如是之甚哉！以爲在天者不可以求，凡以與民同患而已。然言富而不及貴者，以其爲利所在，故也。

子之所慎：齋，戰，疾。

「齋必有明衣布」，「齋必變食」，慎齋也。曰「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」，必也，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」，慎戰也。康子饋藥，曰

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」，慎疾也。慎齋，故祭則受福；慎戰，故戰則克；慎疾，則命受其正。慎齋，所以仁鬼神；慎戰，所以仁民；慎疾，所以仁己。此先齋、戰而後疾，《禮記》言祭、戰而不及疾者，仁己之事，雖聖人所慎，亦非其所先也。聖人之所慎，非止此三者而已，特舉其重，故也。

子在齊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」

有盡美，然後知天下之謂美者，斯不美矣；有盡善，然後知天下之謂善者，斯不善矣。《韶》之爲樂盡善，孔子聞之，故將忘天下之爲美善者，❶又況肉味哉！魏侯聽古樂惟欲臥，齊宣王不好先王之樂，此真「樂鶡以鐘鼓，載騕以車馬」也，豈知孔子樂《韶》之意哉！司馬遷曰：「聞《韶》，三月學之。」然孔子之樂《韶》器尚矣，其在齊則感其仁聲而已，非學也。❷

冉有曰：「夫子爲衛君乎？」❸子貢曰：「諾，吾將問之。」入，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」出，曰：「夫子不爲也。」

聖人之行有浮於言，而言未嘗不顧於行，故觀其所言足以知其所爲，此子貢所以問夷、齊之事而知其所以不爲衛君也。蓋兄弟之讓則仁，父子之争則不仁，孔子善夷、齊之仁而惡衛君之不仁，此所以知其不爲也。子貢疑孔子之爲衛君，孟子則謂智足以知聖人，子貢之知出類拔萃而已，至於不爲衛君則不知也。孔子以夷、齊爲賢

❶「爲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所謂」。
❷「非學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謂之學則非也」。
❸「君」下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衍「子」字，館臣沈孫璉籤云「君子下誤衍子字，宜刪去」。

人，孟子以夷、齊爲聖人者，以伯夷爲聖，即能化而言也；以夷、齊爲賢，以明己之集大成者，亦賢而已。❶此孔子不居聖之意也。

子曰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貧與賤，人之所惡，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，故「飯疏飲水，曲肱而枕，樂亦在其中」；富與貴，人之所欲，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，故「不義富貴，於我如浮雲」。

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

神無方也，非精義則不可入；《易》無體也，非知命不可以學。聖人入而爲天之所爲，故無過；出而爲人之所爲，則不能無過。孔子五十而學《易》，則爲天之所爲，故可以無大過矣。可以無大過，則於過之小者有所不免，蓋七十而從心然後無過矣。《易》曰「敦復無悔」是也。聖人之於《易》必以五十而後學，❷然必云五十者，制行以人不以己也。

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

不言《詩》、《書》則無以教人，不言禮則無以明分。故子所雅言者，《詩》、《書》也；執而不敢議者，禮也。言《詩》、《書》而不及《樂》與《春秋》、《易》者，蓋德不全者不可道之以《樂》，志不定者不可發之以《春秋》，不知命者不可申之以《易》也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，亦猶是也。孔子之於言，有所雅言，有所不言，有所罕言，其趣雖不

---

❶「賢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聖」，館臣籤云「亦賢而已，賢誤聖」。

❷「易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無」字。

同，亦各適其理而已。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其爲人也，發憤忌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

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，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，非不知對，不足對也。蓋曰以孔子之道對葉公，是語蛙以海，樂鷄以《韶》，適滋以惑也。❶孔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？」蓋曰奚不俯其言而對之以此也。孔子之於道，非學也，非不學也。以爲非學，則「吾非生而知之，好古，敏以求之」；以爲非不學，則「我非多學而識之，予一以貫之」。非學也，所以學人異；非不學也，所以學人同。

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

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怪、力、亂、神，非不言也，不語於人而已。不語怪、力，則所語者常與德也；不語亂、神，則所語者治與人也。怪之爲害不若力，力之爲害不若亂，怪、力、亂，人之所爲，故先之；神，則非人之所爲，故後之。揚子曰「神又茫茫，聖人曼云」，則不語神之謂也。李究曰：「力不由理爲怪、力，神不由正爲亂、神。」誤矣。

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善者吾師也，不善者亦吾師也，師其不善所以自修，此所以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」也。若夫師其善而不師其不善，則内無以自省，外無以自觀，其欲至於君子難矣，然則

❶「滋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不善之師其可忽哉？老子以强梁爲教父，釋氏以邪盜之類爲人師，亦此意也。

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

孔子於桓魋之暴則曰「天生德於予」，於匡則曰「天之未喪斯文」，蓋德所以足乎己，而君子之所獨文，所以化於人而天下之所同。故於桓魋則危疑而已，故稱在己者而歸之於命；於匡有死之道，故稱在人者而歸之於時。以明桓魋不能害天之命，匡人不能易天之時也。紂曰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？」王莽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漢兵其如予何？」奚德哉！

子曰：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

孔子之誨人，其不倦，仁也；其無隱，忠也。不倦，與先傳後倦者異矣；無隱，與教人不盡其才者異矣。惟其開而不達，引而不發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，再三瀆則不告，此弟子所以疑其隱也。

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

忠、信，所以成終始也。學由中出，故以文爲餘事；教自外入，故以文爲先務。《乾》九三，先之以忠信進德，所以成始；孔子之四教，後之以忠信，所以成終。

子曰：「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；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子曰：「善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；得見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恒矣。」

有常者能常而已，非可欲者也，故不足於善人；善人能爲可欲而已，非充實者也，故不足於君子；君子充實而已，❶非大而

❶「君子」，四庫底本無此二字，館臣簽云「充實上宜增君子二字」。

化之者也，故不足於聖人。有常可與共學者也，善人可與適道者也，君子可與立者也，聖人可與權者也。聖人不可得則思君子，善人不可得則思有常，《詩》之《子衿》先子衿而繼之以子佩，《素冠》先素冠而繼之以素韠，《褰裳》先他人而繼之以他士，凡皆思其次者而已，亦此意也。孔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？」孟子以琴張、曾晳、牧皮爲狂，以不屑不潔之士爲狷，則狂可以爲善，狷者有恒而已。若夫亡而爲有，虚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恒矣！此《易》所謂「不恒其德」也。蓋虚非亡也，特未盈而已；約非虚也，特約之而已。亡而爲有，甚於虚而爲盈；虚而爲盈，甚於約而爲泰，其序如此。

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

釣與弋，君子與人同；不綱、不射宿，君子與人異。君子於物愛之弗仁，其愛之也，不綱、不射宿；其弗仁也，不免於釣弋。孔子窮而在下，其不忍如此，使達而在上則其仁可知也。春秋時有干戈相尋、屠城滅國、舉無唯類，況有釣而不綱者乎？有以乘人之阸、掩人不備而襲之，況有弋不射宿者乎？

子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

君子之於學也，遠則聞而知之，近則見而知之。多聞，患於不能擇，能擇則知所從；多見，患於不能識，能識則知所辨，此特知之而已。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則知之上也。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」則知之次者，學者之事也。曾子、子貢皆聞一貫於孔子，曾子能唯而

不能辨，子貢知聽而不知問，則知之上者，聖人之事也。然此未離乎知而已，乃若離一以至於無始，去知以至於無知，則又聖人之妙也。

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，唯何甚？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」

聖人不以能病人而常待之以恕，故潔己以進者在所與；不以智逆物而常繼之以義，故於往在所不保。與其潔，故子路變服而至則教之；不保其往，故宰予與辭於後則聽之。門人不知而惑於童子之見，孔子示之以「唯何甚」，則不與其潔者甚於所擇也，保其往者甚於所逆也。孔子不爲已甚，故韓愈曰：「言辭之不則，禮貌之不答，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也。」孟子之設科，來者不拒，廋則不得，亦此意與？「與其潔」，則所謂「污者」斯不與矣；「不保其往」，則「親於其身，爲不善者」斯拒之矣。

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

陳司敗問：「昭公知禮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知禮。」孔子退，揖巫馬期而進之，曰：「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吳，爲同姓，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「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」

周公之過以親也，孔子之過以君也，過于厚者也。過於厚以人知之爲幸，過於薄以人不知爲幸，故曰：「古之君子，過也，如日月之食，人皆見之。更也，❶人皆仰之。今之君子，豈徒順之，又從而爲之辭。」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❶「更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及其」二字。

樂者，人情之所不免，君子樂得其道，小人樂得其欲。孔子于《韶》則忘味，于歌之善則和，樂得其道也。

子曰：「文，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」

行者，君子之務本；文者，君子之餘事。與其行不足而文有餘，不若行有餘而文不足。今吾於文也，不特猶人而已，然躬行君子未之有得，則是行不足而文有餘也。蓋時之人，與其文不究其實，而不知其非，故孔子自謂如此，以救其弊。

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公西華曰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

聖者，天道之至；仁者，人道之至。語仁之未成名，雖管仲、子産亦可謂之仁人；語仁之成名，雖孔子有所不敢。孔子之所不敢，非不敢也，不居之而已。孔子以爲不厭、誨不倦爲非聖，❶賜、赤或以爲既聖，或以爲不能學者，不厭不倦，聖人之所爲而學者之所難也。不曰「學之不厭」而曰「爲之不厭」者，蓋曰仁、聖之成名，我不敢居，特爲仁、聖之事而已。爲仁、聖之事，故學不足以言之。

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「有諸？」子路對曰：「有之。誄曰『禱爾於上下神祇』。」子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

疾與病合則一，別則異。《周官》疾醫言疾病，獸醫則言病，以人易知，雖疾可見，獸不易察，病而後知，是疾輕於病。子疾病，疾而後至於病。君子於神祇，未疾則禱；衆人於神祇，未疾則不禱，既疾則禱。未

❶「誨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人」字。

疾而禱，禱之以正直；既疾而禱，禱之以祭享。孟子曰「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」，所以立命也。禱之以祭享，是貳之也。孔子之疾，不禱無妄之疾，勿藥可也。春秋之時，楚昭王之疾，不禱於河；齊侯之疾，欲誅祝史，賢否可知矣。

子曰：「奢則不孫，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」

奢則僭，故失之不孫；儉則約，故失之固。不孫則其害大，固則其害小。老子於奢則去之，于儉則寶之。管仲之奢，孔子以爲不知禮；晏子之儉，曾子以爲知禮。此「與其奢也，寧儉；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」然二者皆非中道，以曹風之奢，魏、晉之儉，皆詩人所刺也，孔子言「寧儉」、「寧固」，與「思狂狷」同意。

子曰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

作德，心逸日休，故坦蕩蕩；作僞，心勞日拙，故長戚戚。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大行不加，❶窮居不損，故有終身之樂而無一日之憂；小人行險以徼幸，未得則患得，既得則患失，故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旦之樂，❷此「坦蕩蕩」、「長戚戚」所以不同也。

子温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「子温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」是亦君子之所謂坦蕩蕩也，蓋温而不厲過於柔，威而猛過於剛，恭而不安過於巽。子夏曰「即之温，聽其言厲」，温而厲也。《禮》曰「威而愛」，❸威而不猛也。子曰「與人恭而有禮」，恭而安也。温而厲則處仁以義，

❶「大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盛」。

❷「旦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朝」。

❸「威」，原誤作「温」，上圖抄本及《禮記》改。

威而不猛則成義以仁，恭而安則行巽以禮。仁而後義，義而後禮，事辭之序也。

泰伯第八

子曰：「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」

不累於厚利，故三以天下讓；不累於名高，故民無得而稱，此所以爲「至德」。太伯之讓則國也，三以天下讓者，以文王之聖有得天下之道，故也。《詩》曰「帝作邦作對，自太伯王季」，又曰「文王肇禋，惟周之禛」，❶則文王有得天下之道也，固矣。後世伯夷之遜孤竹、季札之遜吴國、魯隱之遜桓公、宋穆之遜與夷、燕噲之遜子之、韋玄成之遜弟勝、東海王强之遜弟陽、鄧彪之遜弟荆、丁鴻之遜弟盛、劉愷之遜弟憲，凡是者多矣。若伯夷、季札則徇義者也，餘則矯異以取一時之名而已，❷豈君子之所與哉！然擬於突、忽之兄弟，蒯、輒之父子，其有間矣。

子曰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葸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

「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」

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。則所謂無禮者，不學之蔽。恭、慎、勇、直出於德性，而德性本於道學，有是德性而無禮以節之，故恭則不安而勞，慎則過思而葸，勇則至於悖亂，直則至於

❶「禛」，原作「禎」，爲館臣避清雍正帝胤禛諱，今據上圖抄本改回。

❷「矯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特」。

絞迫。「脅肩諂笑，病於夏畦」，「恭而無禮則勞」也；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」，「直而無禮則絞」也。葸，猶荀卿所謂「諰諰然」也；絞，猶《詩》傳所謂「絢絞」也。《禮》曰：「恭而不中禮，謂之給；勇而不中禮，謂之逆。」則無禮不特不中禮而已。蓋恭、慎則不及，必跂而進於禮；勇、直則過，必抑而就於禮，禮以仁厚爲質而已。故繼之以「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」。《禮》曰：「親者，毋失其爲親；故者，毋失其爲故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親親以睦，故舊不遺。」《周官》「八政」統馭萬民，一曰親親，二曰敬故，❶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，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。莫遺其親，則興於仁也；莫慢其故，則不偷矣。後世不知親親，而《角弓》之怨興；不知敬故，而《谷風》之刺作。欲民免於無禮，其可得乎？

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啟予足！啟予手！《詩》曰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，小子！」

父母全而生之，子全而歸之。孔子以不敢毁傷爲孝，樂正子以傷足爲憂，此曾子所以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」，蓋賢者之保身猶之乎諸侯之保國也。故曾子取此詩以明己之孝，《孝經》取此詩以爲諸侯之孝也。先啟足而後體者，便於侍疾者，故也。《禮》曰：「曾元、曾申坐於足。」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

❶「故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親親孝也仁也敬故仁也義也」十二字。

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
道無乎不在，物無乎非道。故默而成之於性命之理，道也；揮而散之於容貌辭氣，亦道也。蓋恭敬達之於容貌，則無暴慢之容貌矣；誠信達之於顏色，則無詐諂之顏色矣；忠順達之於辭氣，則無鄙倍之辭氣矣。於顏色言「近信」，則容貌近禮、辭氣近和可知；於容貌言「遠暴慢」，於辭氣言「遠鄙倍」，則顏色遠誕謾可知。《禮》曰：「禮義之始，在於正容體，齊顏色，順辭令。」又曰：「君子不失足於人，不失色於人，不失口於人。」與此同意。人道，本也；事，末也。末在人，本在仁，君子則事道，有司則事事，故曰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」，此所以告孟敬子也。

曾子曰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昔者，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」

能，言其才；多，言其學。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其資人者也；有諸己而若無，充實而若虛，其處己者也。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」，則學愈博；「有若無，實若虛」，則德愈充；「犯而不校」，則恕矣。以能問於不能，至實若虛，不伐善者能之；犯而不校，不遷怒者能之。則曾子所謂「吾友」者，顏子而已，孔子曰「以直報怨」，顏子犯而不校者，蓋犯非必怨也。

曾子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」

託，言其所恃；寄，言其所付。六尺之孤，其責重，故言「託」；百里之命，其責輕，故言「寄」。老、莊皆曰「貴以身爲天下，❶乃

❶「皆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昔」。

可託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，乃可寄天下」。則貴者，不辱其身而其德尊；愛者，不危其身而其德殺。於德尊者言託，於德殺者言寄，是託於寄爲重，寄於託爲輕，通而言之，則一也。故寓公於《喪服傳》曰「寄公於君」，孟子則曰「託於諸侯」。可以託六尺之孤，仁也；可以寄百里之命，義也；臨大節而不可奪，忠也。苟非君子，孰能與此？

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

士不可以不尚志，不可以不弘毅。弘則張大而有容，毅則致果而有濟。孟子曰：「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。」蓋人生莫不有剛大之氣，患乎不能尚志以帥之，尚志以帥之，則弘可以致至大，毅可以致至剛，故能任重而道遠。《禮》曰：「仁之爲器重，其爲道遠，舉者莫能至。」此所以不可不弘毅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惟仲山甫，不侮矜寡，不畏强禦，德輶如毛。」惟仲山甫舉之則不侮矜寡，弘也；不畏强禦，毅也；惟仲山甫舉之，任重也。《記》曰：「斃而已矣。」荀卿曰：「生乎由是，❶死乎由是。」道遠之謂也。《坤》言「厚德載物」，《乾》言「自强不息」，則任重者地，道遠者天，道充弘毅，至此則大人之事備。孟子於士尚志則兼仁義言之，此則言仁不及義者，仁者義之本，故也。

子曰：「興於《詩》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學始於言，故興於《詩》；中於行，故立於禮；終於德，故成於樂。禮樂者，成人之

❶「是」下，原衍「道」字，據《荀子》刪。

事；《詩》者，養蒙之具。孔子之於小子則曰「何莫學夫《詩》?」於成人則曰「文之以禮樂」，此《禮》所謂「志之所至，《詩》亦至焉；《詩》之所至，禮亦至焉；禮之所至，樂亦至焉」者也。然「興於《詩》」，非不學禮也，特不可謂之立；「立於禮」，非不知樂也，特不可謂之成。《禮》曰：「十有三年，學樂誦《詩》，舞《勺》。成童，舞《象》，學射、御。二十而冠，始學禮。」《學記》之教人亦先之以安絃，夔之教胄子亦先之以樂，於此言「成於樂」，則樂者，學之所終始也。惟其禮樂皆得，謂之有德，然後爲修之至矣。荀子曰：「學始於誦《詩》，終於讀《禮》。」是可以與立也，以爲學止乎此則未也。

子曰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

聖人制行以人不以己，議道以己不以人。以人不以己，故禮方而卑，所以廣業而其仁顯；以己不以人，故智圓而神，所以崇德而其用藏顯。故民可使由之，藏故不可使知之。《易》曰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，孟子曰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」是也。惟其不知，故不可使知之；不可使知之，而必其知。則是以己之所能者病人，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，是雖至於折骨絶筋亦無益也，此所以有餘不敢盡也。若夫老子所謂「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」，莊子曰「聖人者，天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」，則進於此矣。

子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

子路好勇矣，然衣敝緼袍而不疾貧，故不爲亂；商丘開疾貧矣，然力弱而不好勇，亦不爲亂。好勇而不疾貧，則未必爲亂；

貧而不好勇，則不能爲亂，故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。」夫鳥窮則搏，獸窮則攫，馬窮則逸，人窮則詐，故於不仁者剋核太至，則不肖之心應之，故曰：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蓋不仁者，非不疾之，疾之不可已甚，孔子之不爲「已甚」，老子之言「去甚」者，此也。疾不仁者，義也；不至於已甚者，智也。《兵法》曰「寇窮勿追」，亦此意也。

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

才之美者莫過於周公，行之醜者莫甚於驕吝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猶不足觀，又况才美下此者乎？蓋君子以禮存心，故不驕；以仁存心，故不吝。小人以驕滅敬而忘禮，以吝滅愛而忘仁。忘禮與仁，非所謂有德者也，其何以觀之哉！荀卿曰：「弓調，然後求勁；馬服，然後求良。士信慤，然後求智能；士不信慤而多智能，譬之豺狼，不可以身近之。」亦此意也。

子曰：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」

米以不失穀爲善，人以不失性爲仁。善爲仁之體，仁爲善之用，孟子以五穀譬仁，則穀者仁之實也。君子之學，一年則論學取友，七年小成，九年大成，若夫仁以爲己任，死而後已，三年學其可以至穀哉？此所以欒其自强不息也。莊周曰「美成在久」，荀卿曰「真積力久則入」，此之謂也。孔子曰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」者，蓋謂誘之而已。

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

篤信則於道不疑，好學則於道不厭，守死善道則於道不變。學至於此，然後知廢

興之有命，去就之有義，故曰：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」故君子體龍之潛升以爲德，體鳳之顯隱以爲行。邦有道，則以道徇身而行；邦無道，則以身徇道而隱。此所謂「當治世而不避其任，遭亂世而不爲苟存」。然有是言也，而言之不必信；有是行也，而行之不必果。故孔子於公山、佛肸之召則欲往，於衛君之亂則欲入，環轍天下，卒老於行而未嘗隱。苟非體常盡變，孰能與此哉！

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耻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耻也。」

於可仕之時而無可仕之道，貧且賤焉，耻也；於可退之時而無必退之志，富且貴焉，耻也。孔子曰：「邦有道，❶穀，耻也。」孟子曰：「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，耻也。」與「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耻也。」同一意。

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

大夫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謂之犯分，❷居官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謂之侵官，❸此《易》所以言「思不出其位」，而孔子所以言「各司其局」，❹此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也。若夫在天則春、夏、秋、冬不相易時，在地則東、西、南、北不相易方，在人則耳、目、口、鼻不相易用。至於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，不踰階而相揖，大至於天地之理，小至於言語之儀，其定分也猶且不可犯，又況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哉！韓之典冠者

❶「有」，依《論語·憲問》「憲問耻」章及此處文意，當作「無」。
❷「位」，原作「政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❸「位」，原作「政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❹「孔子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禮」。

加昭侯以衣，非不愛君也，不免越職之誅；晉之將中軍者將載厲公以車，非不憂君也，不免侵冒之責。故庖人雖廢職而尸祝者不可以代，御者雖非良而參乘者不可以呼，此孔子嘗爲乘田則曰「牛羊茁壯長而已」，嘗爲委吏則曰「會計當而已」。曾子不與越寇之事，孟子不以爲罪；陽處父易中軍之班，《春秋》以爲罪，其以此歟！然則於田常之亂，孔子不在其位而請討；季氏之旅，孔子不在其位而欲救之者，蓋田常之亂盡人可討，季氏之旅唯告冉有而已。

子曰：「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

治污謂之污，治弊謂之弊，治荒謂之荒，治亂謂之亂。《關雎》嘗亂矣，師摯之始，其亂而正之，故「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《書》曰「聖謨洋洋」，《禮》曰「鬼神洋洋乎在其上」，[1]史曰「洋洋乎美德！役群衆」，則「洋洋」，盛美之辭。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而孔子美之，及其適齊而嘆之，則其賢可知矣。

子曰：「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悾悾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」

狂則進取而無節者也，侗則游移而無守者也，悾則虛中而無實者也。無節而直，無守而愿，無實而信。嘆未善也猶出於誠，未善而無誠，則非君子所與也，孔子所以深非而曰「吾不知之矣」。人之生也，悾侗顓蒙，則悾而後侗，侗而後狂，於此則先狂而後侗。與悾者，蓋狂者進取善也，狂未

[1]「在其上」，四庫底本作「盈耳哉」，爲館臣改。上圖抄本作「如在其上」。

以爲善也，以其未善而猶不直，則其反常度甚矣。子張色取仁而行違，其狂而不直者與！

子曰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

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者，用殆於學，其能有得乎？此文、武所以汲汲、仲尼所以皇皇也。孔子之門人猶有冉有之自畫、子貢之願息、宰予之晝寢，時之殆於學者多矣，故孔子言此以警之。

子曰：「巍巍乎，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」

「巍巍」，言成功之高大也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，如堯之無爲而治者也。無爲而治者，君子之道，故孟子曰：「君哉，舜也！」孟氏先堯後舜，此先舜、禹而後堯，何也？先堯後舜者，堯、舜先後之序也；先舜、禹而後堯者，以舜、禹之有天下本於堯故也。

子曰：「大哉！堯之爲君也。巍巍乎！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！民無能名焉。巍巍乎！其有成功也。煥乎！其有文章。」

天任理，人任情。任理則大而公，任情則小而私。堯之爲君，❶不私其天下則大而公焉，故曰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」。《易》曰：「大哉，乾元！」《傳》曰：「無爲爲之謂天。」蓋大而公然後能無爲，則無不爲矣。堯之則天，至於「蕩蕩乎！民無能名」，無爲也；「巍巍乎！其有成功。煥乎！其有文章」，無不爲也。民無能名，故謂之帝；其有成功，故謂之放勳；其有文章，故謂之重華。然堯之則天之大，非美而未大也，則天者天之合也。舜似堯爲美而未大，堯自以爲人之不合者，蓋不虐無告，不

❶「君」下，原衍「子」字，據上圖抄本刪。

廢困窮，嘉懦弱而哀婦人，此特堯之緒餘故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垂象，見吉凶，聖人則之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」前乎堯者，則其象而已；後乎堯者，順其則而已。故曰：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」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？唐、虞之際，於斯爲盛。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

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堯、舜之時，野無遺賢，而舜之治天下者五人而已；文王之時，❶濟濟多士，武王之亂臣十人而已，❷故孔子嘆其才難也。考之《孟子》，五臣則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是也；考之《書》，則亂臣十人同心、同德是也。《書》稱號叔五人之外，周公、太公、召公、畢公而已，馬融以榮公與焉，非也。子無臣母之義，則所謂婦人者邑姜而已，馬融以爲文母，非也。萇弘曰：「十人同德，周以興。」

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

文王有君民之大德，有事君之小心。有君民之大德，故「三分天下有其二」；有事君之小心，故猶「服事殷」。如此則不以利累名，不以私累實，其德不可以有加矣，此所以爲至德也。不謂文王之至德而曰「周之至德」者，以明周之世世修德若文王也。《易》曰「周之盛德」，而此曰「至德」，自其衰世言之則曰「盛德」，自其以服事殷言之則曰「至德」。

❶「王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❷「王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
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。」

厚飲食，美衣服，崇宮室，❶人之情也。菲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而致美乎黻冕，卑而盡力乎溝洫，所以仁鬼神，仁民也。仁者，盡人道而已，人道盡則無間矣。《易·乾》元言「大哉」，亨言「大亨」，利言「大利」，《坤》元言「至哉」，柔言「至柔」，静言「至静」。堯以德而帝，天道也，故稱「大哉」；文王以業而王，地道也，故稱「至德」。帝道成於堯、舜，王道成於文、武，曰帝王之道而無間者，禹而已，故言禹終之。

論語全解卷四

❶ 「厚飲」至「宫室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飲食欲厚，衣服欲美，宫室欲高」。

論語全解卷五

子罕第九

宋 陳祥道 撰

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

仁，人道也；命，天道也；利則和同天人之際者也。仁、命，人所難知；利，人所難爲。智足以及此，無事於言；智不足以及此，無足以與言，所以罕言也。天之所利，年飢不足博施濟衆，堯、舜猶病，況於人乎？❶故鮮言之，以利人所難爲故也。孔子於利罕言，孟子於利不言，蓋罕言者利之本，不言者利之末。

達巷黨人曰：「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。」

顏、閔之徒，或以德行稱，或以政事稱，或以文學稱，或以言語稱，皆其所以成名也。孔子無所不學，而人莫名其所以學；無所不知，而人莫名其所以知，則無所成名也。聖人之於天下，方其人之知我也，則承之以謙，若曰「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」、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」、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」、「我於辭命則不能也」；方其人之不知我，則高其言，曰「天生德於予」、「文不在茲乎」、「下學而上達」、「知我者其天乎」，此孔子所以執御而不執射者，以達巷黨人之知我故也。孟子於公孫丑之言既聖則曰「惡是何言」，於距楊、墨則曰「予欲

❶「況於人乎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則利尤人之所難爲」。

承三聖」，其抑揚高下，亦若是而已。射與御，❶皆藝也。❷古者男子之生，桑弧蓬矢六，以射天地四方，不能者則辭以負薪之憂。《周官》六藝先射而後御，《詩》之《叔于田》先善射而後良御，則射者古之所尤重也。孔子於射不敢執而曰執御者，謙之至也。

子曰：「麻冕，禮也；今也純，儉，吾從衆。拜下，禮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衆，吾從下。」

先王制禮之設，爲奢不爲儉，❸爲泰不爲恭。用可以儉，雖禮有所不行；行在乎恭，雖從有所不從。❹故衆儉則從儉，衆泰則從禮。從衆者，義也；從禮者，理也。義者，禮之權；理者，禮之經。知禮之經，則考之先王而不謬；知禮之權，則推於當世而可行。三代之所以因革損益者，亦不過如此而已矣。

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聖人之於天下無適也，無莫也，以誠而已。毋意也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而已；❺毋必也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仕則仕，趣時而已；毋固也，視人如我，視我如人，非特克己而已；毋我也，莊子曰「于羊棄意」，聖人不必至人無己，此之謂也。雖然毋意也有所謂「意」，《易》曰「立象以盡意」是也；毋必也有所謂「必」，「名之必可言」是也；毋固也有所謂「固」，「君子固窮」是

❶「御」，四庫底本作「藝」，館臣盧遂籤云「藝字應改御字，正本未改」。上圖抄本作「御」。

❷「也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射者服人之事，御者事而已」十一字。

❸「奢」，原作「泰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
❹「雖從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雖衆」。

❺「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循」。

也；毋我也有所謂「我」，「以我爲隱乎」是也。❶五行之性，惟火爲能，毋我而火於五臟主神，此毋我者，聖人之妙用，故於後言之。毋者，禁止之辭也，孔子之於四者，非無也，特止而不爲爾。

子畏於匡，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

聖人之勇能無懼，如畏於三軍；❷孟施舍之勇能無懼，而畏於三軍。聖人於内能無懼，於外不能無畏，聖人無懼而畏如孟施舍同，其所以無懼與孟施舍異，若孟子不動心與告子同，其所以不動心與告子異。老子曰：「人之所畏，不敢不畏。」孟子曰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由文王至於孔子，以其數則過矣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故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茲乎？」

太宰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子聞之曰：「太宰知我乎！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」牢曰：「子云：『吾不試，故藝。』」

道德者，本也；藝能者，末也。有其本而輔之以末，則不害爲君子；若事其末而忘其本，則不免爲衆人。周公之多才多藝與孔子之多能，則多能亦聖人之所不廢而非其所先也。聖人之於天下，能圓能方，能短能長；流之斯爲川，塞之斯爲淵；升則雲，潛則淵；仁者見之謂仁，智者見之謂

❶「以我爲隱乎是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子曰：以我爲隱乎？童蒙求我，匪我求童蒙，凡則稱我以敵物者是也」。

❷「如」，疑當作「而」。

智。太宰見之謂「多能」，不亦宜乎！

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
聖人之於人，患其不能學，不倦其所教；患其不能問，不隱其所答。互鄉童子之進則與之而不拒，鄙夫之問則叩兩端而竭焉。蓋智及之而誠不至，聖人答之以略；智不及而誠至焉，聖人告之以詳。故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不竭兩端，於竭兩端者不舉一隅，此稱物平施也。

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

子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，必作；過之，必趨。

君子以仁存心，故見齊衰者則不忍；以禮存心，故見衣裳者則不慢；以誠存心，故見瞽者則不欺。見之，雖少，必作，於長者敬之可知矣；過之，必趨，於與處者敬之可知矣。見之、過之而未必狎，見齊衰雖褻必以貌，見冕與瞽雖狎必變，夫子居鄉之容也。❶

顏淵喟然嘆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

仰之彌高，故不可階而升；鑽之彌堅，故不得其門而入；瞻之在前，故隨之不見其後；忽焉在後，故迎之不見其前。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」，聖也；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，神也。神與聖，聖人之所獨；文與禮，天下之所同。聖人以所獨者處己，以所同者誘人。「博我以文」，使之窮理；「約我以禮」，使之盡性，此所謂「步亦步，

❶「夫子居鄉之容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此聖人處鄉黨之禮也」。

趨亦趨」。「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此所謂「夫子奔逸絕塵而瞠乎其後」。揚子曰：「顏子得其行，未得其所以行也。」

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閒，曰：「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！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？欺天乎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」

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爲臣，而孔子以爲欺天；夫子之死，門人欲葬以三代之禮，而君子不以爲非禮。門人欲厚葬之者，義也；孔子不敢厚葬之，禮也。夫詐則不誠，欺則不忠，不誠則無以行己，不忠則無以事天。故於己言詐，於天言忠。❶

子貢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韞匵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」子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賈者也。」

君子未嘗不欲仕，惡不由道；美玉未嘗不欲沽，惡不待賈。沽之所以行其義，待賈所以珍其道；行其義則不失人，珍其道則不失己。《易》「君子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」，揚子曰「珍其貨而後市」，與此同意。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「陋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」

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」

孔子於禮不敢議，執之而已；於樂不敢作，正之而已。季札時，《豳》不居末而次《齊》，《秦》不次《唐》而次《豳》，《魏》不次《齊》而次《秦》，《陳》不次《秦》而次《唐》，

❶「忠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欺」。

《國風》如此，❶《雅》、《頌》可知，❷孔子所以亟正之。《左傳》哀公十一年，孔子在衛，魯人召之乃歸，其自衛反魯之時歟？

子曰：「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爲酒困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。」

天下之物，無日而不禪，無時而不移。雖天地不能逃其變，舟壑不能固其藏，造化密移，疇覺之哉！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嘆也。此即物觀之而已，即理以觀之，則流者未嘗流，逝者未嘗逝。

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子曰：「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」

爲譬則學也，地譬則性也。因性以爲學，亦猶因地以爲山，山幾成而敗，則功雖多而志不足，故曰「吾止也」；爲山也，未成而進，則功不多而志有餘，故曰「吾往也」。《書》曰：「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君子惡惡也疾始，而善善也樂終。」爲善有始而鮮終，❸豈君子所樂哉？此孔子所以惡冉求之畫而與童子之進也。孟子曰：「掘井九軔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。」又曰：「仁亦在熟之而已。苟爲不熟，不如荑稗。」荀卿曰：「由埑而進，吾與也；由丘而止，吾已矣。自發一矢，不足以爲善射；千里之行，一步不至，不足以爲善馬。」與此同意。

子曰：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！」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

---

❶「風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起」二字。

❷「頌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亂」二字。

❸「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無」。

亡。回語之而不惰，勤而行之者也；餘則語之而惰，若存若亡者也。蓋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悦，故能不惰；彼予之晝寢，求之自晝，賜之願息，其能無所不悦哉！夫子所以獨稱回也，於語則不惰，於言則不違；惟不惰所以能潛心，惟不違所以能具體。《記》有曰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」，不惰之説也。莊子曰「回坐忘矣」，蓋不違之説也。

子謂顔淵，曰：「惜乎！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」

如有所立，其進也欲罷不能，未見其止也。使回不死，而充其庶幾之資，則其爲聖也何有？《記》曰：「向道而行，中道而廢，忘身之老也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。俛焉日有孳孳，斃而後已。」回之謂歟！

子曰：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實者有矣夫！」❶

《詩》稱「種之黄茂」而至於「實發實秀」，苗而秀者也；「實發實秀」至於「實穎實栗」，秀而實者也。古之人以學譬實，以善譬穀，則苗者可欲之善，興之之時也；秀者有諸己之信，立之之時也；實者充實之美，成之之時也。管子曰：「夫方其始也，眗眗乎何其孺子也！其壯也，莊莊乎何其士也！其成也，由由乎何其君子也！」眗眗者，苗也；莊莊者，秀也；由由者，實也。孔子之時，學者多止而不知君子也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實者有矣夫！

子曰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！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」

子曰：「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」曾

❶「矣」，原誤作「以」，據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改。

子曰：「年三十、四十之間而無藝，則無藝矣；五十而不以善聞，則不聞矣。」

子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 改之爲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説乎？ 繹之爲貴。 説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人之性，莫不秉彝而好德；人之情，莫不好順而惡逆。以其秉彝而好德，故法語之言不能無從。然物或害之，患不能改，故改之爲美，❶以其好順而惡逆，故巽與之言不能不悦。然不以道患不能繹，故繹之爲貴。昔惠王於孟子之言亦曰「仁義而已」，是法語之言，不能無從而不改；幽王於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，是巽與之言，不能無悦也。然説而不繹，❷此惠王所以終於不仁，幽王所以終於無道也。孔子所謂「訓恪人言」，法語之言也；伊尹所謂「有言遜于女志」，巽與之言也。

子曰：「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重出而逸其半。

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

三軍之所恃者，帥也；匹夫之可守者，❸志也。以匹夫視三軍，不若三軍之衆；以帥視志，不若志之固，故曰「三軍可奪，匹夫不可奪」。蓋見善明然後用心剛，用心剛則心之所之者其鋭不可挫，其固不可攻，❹此所以可親而不可刼，可近而不可迫，可殺而不可辱也。夫以死生之大猶不得與變，又況窮通之小者乎？ 故首陽之飢不能降伯夷之志，齊之卿相不能動孟子之心，此《儒行》所謂「身可危而志不可

❶「美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貴」。
❷「説」，原脱，據上圖抄本補。
❸「可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所」。
❹「攻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傾」。

奪」。孟子曰：「志，氣之帥也。」氣之帥本諸天，三軍之帥本諸人。本諸人者易奪，本諸天者難奪，此士所以貴尚其志也。《禮》曰：「言有物而行有格也。」是以生則不可奪志，死則不可奪名。

子曰：「衣敝縕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？『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』」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。」

勇或失於忮，貧或失於貪。求勇而不忮，貧而不貪，唯子路能之。蓋懲忿則不忮，窒慾則不求。不忮者可以爲仁，而仁不止於不忮；不求者可以爲義，而義不止於不求。不忮不求，子路終身誦之，孔子抑之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」以言是道可以爲善而非成乎善者也。❶孟子曰：「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；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。」是仁義之道，始於不忮不求而已。

子曰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

歲不寒不足以知松柏，事不難不足以見君子。莊子曰：「受命於道，❷唯松柏獨也。❸」又曰：「天寒既至，霜露既降，然後知松柏之茂也。」《禮》曰：「若松柏之有心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。」此所以譬君子之操也。老子曰：「六親不和有孝慈，國家昏亂有忠臣。」《傳》曰：「疾風知勁草，亂世識忠臣。」與此同意。

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

知者自知，不爲物蔽，故不惑；仁者自得，

❶「以言是道」，原誤作「是善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❷「道」，《莊子》作「地」。
❸「也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在冬下青青」五字，「下」，《莊子》作「夏」。

不爲物役，故不憂；勇者自强，不爲物暴，故不懼。知者不惑，亦有時而惑，《易》曰「或躍在淵」是也；❶仁者不憂，亦有時而憂，莊子曰「仁人多憂」是也；勇者不懼，亦有時而懼，孔子曰「臨事而懼」是也。此與《中庸》言「知仁勇者，學之序也」、《憲問篇》言「仁智勇者，道之序也」、《禮運》言「知仁勇者，用人之序也」，經傳所言皆先智而後勇。《書》曰「天乃錫王勇智」，《禮》曰「以賢勇者興事立功」，蓋以勇爲主，故也。

子曰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」子曰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

子游、子夏得其學，故可與共學；未得其所以學，故未可與適道。宰我、子貢得其言，故可與適道，未得其所以言，故未可與立。顔回、閔子得其行，故可與立；未得其所以行，故未可與權，可與權者聖人而已。揚子曰：「聖人固多變也。」「唐棣」則喻權之用，「室」則喻權之道，權者反而後合，故曰：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」不知返者視邇以爲遠，故曰：「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」孔子曰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以言權者性之所固有，❷求諸己而已。

鄉黨第十

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❸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

❶「躍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懼」，館臣籤云「躍誤懼，宜改」。

❷「有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在」字。

❸「者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沈孫璉籤云「似不能言下，據監本應增者字」。

道與之才，聖人達之以爲藝；道與之貌，聖人達之以爲儀。前言執射執御，❶聖人之藝也；此言鄉黨之禮，聖人之儀也。然聖人之行禮，不以居家者施之鄉，不以居鄉者施之朝，故於燕居則申申，於鄉黨則恂恂，於朝廟則便便，凡皆異之以稱物，同之以平施而已。恂恂，德性之謂也；便便，辨治之謂也。鄉黨貴德信則遜而無所辨，故「似不能言」；朝廟貴辨而不可不敬，故曰「便便唯謹」。《周禮》司徒教民以孝友睦婣，而繼之以任恤，此鄉黨貴德信者也。《禮記》言「朝極辨」，此朝廷貴辨治者也。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《周禮》禁慢朝錯立族談者，孟子謂「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」，《禮》曰「在朝言朝」，此「便便言，唯謹爾」也。《禮》言庶子在宗廟之中如在外朝之位，此言夫子在宗廟朝廷，皆「便便言，唯謹爾」者也。宗廟朝廷之禮，一也。以孔子觀之，「色勃如，足躩如，入君之門則鞠躬如不容，執君之圭則鞠躬如不勝」，與上大夫言則誾誾，與下大夫言則侃侃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，則禮之爲用可知矣。《詩》云：「攝以威儀，威儀孔時。」此之謂歟！

朝，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踧踖如也，與與如也。

侃侃，和也；誾誾，敬也；踧踖，則恭而安；與與，則有相與之意。下交不瀆，故與下大夫言侃侃如；上交不諂，故與上大夫言誾誾如。恭而失相與之意則不親，有相與之意而不恭則不敬。君在，踧踖如也，尊之也；與與如也，親之也。閔子侍

❶ 「御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與多能」三字。

側，誾誾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閔子以孔子交乎上者侍孔子，冉有、子貢以孔子交乎下者侍孔子，此三子之賢所以不同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執爨踖踖，我黍與與。」則「踖踖」者，安而不遽；「與與」者，相與之謂也。

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襜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賓退，必復命曰：「賓不顧矣。」

朝聘之禮，主有擯，賓有介。公則擯五人，侯、伯四人，子、男三人。公則七介，侯、伯五介，子、男三介。擯有紹擯、有上擯，介有衆介，如此然後命有所傳，情有所達而不相瀆也。「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」其容不特莊而已；「足躩如也，」其容不特重而已；「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襜如也」，其容不特恭而已。孟子稱齊王「勃然變乎色」，《易》以矍矍爲之不安，則勃如，色之變也；躩如，足之不定也。夫擯進則揖遜，退則不顧揖遜者，難進也；不顧者，易退也。《聘禮》、《公食大夫禮》公既拜送，然後言「賓不顧」，皆擯者復命之辭。《周官・掌訝》「詔其位，❶入復，及退，如之」退亦入復，所謂「賓退，必復命」也。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。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

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。勃如戰色，足蹜蹜如有循。

❶「訝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謝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謝應作訝，據《周官》改」。

立中門則嫌於自尊，行履閾則嫌於自高。過位，過君之位也。勃如戰色，如戰陣之色也。足蹜蹜如有循，旁緣而有循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士大夫出入君門，❶由闑右，不履閾。」❷「立不中門。」「行不履閾」之謂也。又曰：「執主器，執輕如不克。執玉器，❸操幣、圭、璧，行不舉足。」「如不勝」之謂也。《玉藻》曰：「執龜玉，舉前曳踵，蹜蹜如也。」《儀禮》曰：「執玉者惟周舒，❹武，舉前曳踵。」「足蹜蹜如有循」之謂也。入公門如升堂，如執圭，故皆曰「鞠躬如也」。過位如使擯，故皆曰「色勃如也」。足躩如也，復其位如君在，故皆曰「踧踖如也」。没階，趨，亦如君召使擯，故皆曰「趨進，翼如也」。非夫動容周旋、盛德中禮之至者，誰能至此！

享禮，有容色。私覿，愉愉如也。

享，致其禮；私覿，致其情。致其禮則尚敬，致其情則尚和，故「愉愉如也」。《禮記》言：「賓私覿私面，致饔餼，還圭璋。」《周禮·司儀》言：「私面私獻。」《春秋傳》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，❺以其良馬私面，則私覿固有獻矣。蓋言享則知私覿之爲獻，言私覿則知享之爲公，互相備也。然使而私覿則禮也，覲而私覿則非禮也。故《禮記》曰：「朝覲，大夫之私覿，非禮也。」

君子不以紺緅飾，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當暑，

❶「士大夫」，《禮記》作「大夫士」。
❷「履」，《禮記》作「踐」。
❸「玉」，《禮記》作「主」。
❹「惟」上，《儀禮》有「則」字。「周」，《儀禮》無此字。
❺「楚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是」，館臣籤云「是公子，是宜改楚」。

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

色未及緇爲緅色，過於緇爲紺。《考工記·鍾氏》五入爲緅，是未及緇也。列子曰：「以涅染紺而緇於涅。」是紺過於緇也。火克金爲紅，南方之間色，其義則陽侵陰；水克火爲紫，北方之間色，其義則陰侵陽。君子不以紺，爲其近齊服也；不以緅，爲其近練服也；不以紅紫爲褻服，爲其非正色也。不以爲飾，則不以爲衣可知；不以爲褻服，則不以爲正服可知。當暑，袗絺綌，不入公門，必表而出之，《詩》所謂「蒙彼縐絺」是也。《曲禮》、《玉藻》皆言「袗絺綌，不入公門」，此衆人之禮也。孔子袗絺綌必表而出，非特不入公門而已。

緇衣，羔裘；素衣，麑裘；黄衣，狐裘。

《禮記》曰：「麑裘素衣以裼之，羔裘緇衣以裼之，狐裘黄衣以裼之。」則緇衣羔裘、素衣麑裘、黄衣狐裘者稱其色以裼之也。羔之色黑，其性則群而有禮；麑之色白，其性則弱而善愛；狐之色黄，其性則黄而多正。緇所以象道，素所以象義，黄在坤象方物。朝廷者，道與禮之所自出，故於緇衣羔裘爲朝服；喪則仁義之盡，故以素衣麑裘爲喪服；蜡所以息老物，故以黄衣狐裘爲蜡服，此皆色之純者也。然有所不必純，則純者所以相稱，其不純者所以相成，故《記》曰：「狐白裘，錦裼之；狐青裘，玄裼之。」

褻裘長，短右袂。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

天不足西北，故人之右目不如左明；地不滿東南，故人之手足右强。右强則有利於用，故右短袂以便作事。正裘所以行有禮，故不長。褻裘取温，故長。

狐貉之厚以居。

先王之制，衣服有以成德者，有以稱德者，成德者外成乎內，稱德者外稱乎內。孔子曰：「衰麻苴杖者，志不存乎樂，非耳勿聞，服使然也；黼黻袞冕者，容不衰慢，非性矜莊，服使然也；介冑執戈者，無退懦之氣，非體絶猛，服故也。」此以外成乎內也。莊子曰：「冠圜冠者知天時，履勾履者知地形，緩佩玦者事至而斷。」此以外稱乎內也。狐之性善疑而戒，貉之性善明而靜，居則戒於外而靜於內，故裘必以狐貉，取溫而已，故必厚。《詩》曰：「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狸，爲公子裘。」豳民以貉爲裘，以狐狸爲公子裘。是狐裘美於貉矣，故先狐後貉。

去喪，無所不佩。

佩所以致飾，喪則去飾矣。故去而不佩，❶去喪，無所不佩，《禮》曰「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。凡帶必有佩玉，惟喪否」是也。昔石駘仲卒，卜所以爲後者，石祁子不沐浴佩玉而兆，若祁子，可謂知禮矣。然是禮也，非必終喪然也。《禮》曰：「禫而纖，無所不佩。」

非帷裳，必殺之。羔裘玄冠不以弔。

《詩》曰「漸車帷裳」，則帷裳者，《周禮・巾車》所謂「華蓋」是也。羔裘，朝服也；玄冠，祭服也。季桓子死，魯大夫朝服而弔，孔子曰：「始死，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。」蓋始死，主人未變服，則羔裘玄冠可也；及小斂，則主人變服，羔裘玄冠以弔，非禮也。子游裼裘而弔，魯子始譏，而後是之，然則魯子之知禮，其知子游之後乎？朝

❶「去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居喪」。

服言裘不言冠，❶祭服言冠不言裘，互相備也。

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《周禮》言正月之吉，《詩》言二月初吉，朔月謂之吉者，明生之幾，故也。魯自文公始廢告朔之禮，孔子吉月猶必朝服而朝，所以存禮也。《周官》設璧羨以起度，孔子不去餼羊以存告朔，孟子不毁明堂以存王政，皆救世之苦心也。孔子吉月之朝，知者以爲存禮，不知者以爲諂也。

齊，必有明衣，布。齊必變食，

齊所以致精明之德於内，而防其邪物於外，故不御於内，不聽樂，不弔，不賓，不飲酒，不膳葷。喪者、凶者則不見，苟慮、苟動則不聞，然後可交於神明，此所以必有明衣與變食也。謂之明衣，以致其精明之德也。布，以其有齊素之心也。變食與《周禮》「王齊日三舉」同意。然此第祭祀之齊，非心齊也，心齊則致虚而已，何物之能累者哉！《士喪禮》亦有明衣，蓋君子齊終之意也。

居必遷坐。

久立傷骨，久行傷筋，久卧傷氣，久坐傷肉，久視傷血。居必遷坐，非久坐也。

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饐而餲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，不食。臭惡，不食。失飪，不食。不時，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醬，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市脯不食。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祭於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❶「言裘不言冠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無此五字，爲館臣所補。

飲食所以存生，亦所以害生；所以養形，亦所以累形。爲其有以累形，故不恥惡衣惡食；爲其有以害生，故食不厭精。夫肉曰敗，魚曰餒，敗則外腐，餒則中潰。色惡，色之變也；臭惡，氣之變也。然臭惡不特氣之變而已，若牛庮、羊羶、犬臊、鳥貍、豕腥、馬螻之類，皆是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天不生，地不養，君子不以爲禮，鬼神勿嚮也。」❶又曰：「五穀不時，穀實未熟，不粥於市。」召信臣曰：「不時之物有傷於人，不宜以奉供養。」❷漢之鄧后亦禁不時之物，此之謂「不時，不食」也。《禮》曰：「骨有貴賤，貴者取貴骨，賤者取賤骨。」此所以「割不正，不食」也。蓋不時不食，不可食也；割不正不食，不安食也。神農氏曰：「醬除蟄不煩，薑去臭通神。」不得其醬不食，《禮》所謂魚膾、芥醬，麋腥、醢醬之類是也。❸不撤薑食，《禮》所謂「飲食必有草木之滋」是也。夫天產養精，所以作陰德；地產養形，所以作陽德。不以作陰德者勝陽德，故曰：「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」惟酒無量，如酌孔取是也。不及亂，不爲酒困是也。不多食，節飲食是也。❹

食不語，寢不言。雖疏食菜羹，瓜祭，必齊如也。

席不正，不坐。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

直言曰言，論難曰語。食不語者必不言，寢不言者不必不語。君子不以菲廢禮，故

❶ 「嚮」，《禮記·禮器》作「饗」。

❷ 「宜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一且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一且二字係宜字誤，據《漢書》改」。

❸ 「醢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醻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醢誤醻，據《禮記》改」。

❹ 「節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君子」二字。

雖蔬食菜羹，瓜祭，必齊如也。席之所向非所向，所止非所止，非理也，❶故「席不正，不坐」。疾行先長，謂之不弟；徐行後長，謂之弟，故「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」。

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

孝莫大於寧親，寧親莫大於寧神。鄉人儺則神有所不寧，故朝服立於阼階，所以寧之也。此與《方相氏》、《月令》皆曰儺，《郊特牲》則曰裼。裼者，即謂之儺。以狂夫爲之狂，則陽過之疾者也；以陽勝陰，則謂之裼；去其爲難者，則謂之儺，其實一也。《方相氏》以時儺者，占夢季冬，今始儺，則所謂時儺者，季冬而已。蓋冬者萬物歸根之時，先王因其歸根之時而爲之敺，贈之禮，故占夢季冬，贈吉夢，去惡夢，男巫冬堂贈，則儺於是時也宜矣。《月令》仲春秋皆有儺，非周制也。

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。曰：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

厩焚。子退朝，曰：「傷人乎？」不問馬。

饋藥而不敢嘗，慎疾故也；厩焚，不問馬，重人故也。《傳》曰國厩焚，子退朝而之火所，鄉人有爲火來者，蓋問人曰仁也，拜之者禮也。昔魯桓僖廟災，救火者皆曰顧府。南宮敬叔至，命周人出御書；子服景伯至，命宰人出禮書；公父文伯至，命校人駕乘車；季桓子至，命救火者傷人則止，❷財可爲也，命藏象魏；富父槐至，去

❶「理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禮」。

❷「火」，原誤作「化」，據上圖抄本及《左傳》哀公三年「命救火者傷人則止」改。

表之稟。其所命不同，要急於重人而已，而書次傳命駕車與顧府者其異乎？夫子之問人不問馬也。蓋亦遠矣。

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，必畜之。侍食於君，君祭，先飯。疾，君視之，東首，加朝服，拖紳。

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，敬君惠也；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，榮君惠也；君賜生，必畜之，仁君惠也。《禮》曰「侍食於君子，先飯而後已」，又曰「侍食於先生，異爵者，後祭先飯」。夫於先生、君子其敬尚如此，況侍於君側乎！此《禮》所以言「君客之，則先飯，辨嘗羞，飲而俟」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君有疾，飲藥，臣先嘗之；親有疾，飲藥，子先嘗之。」亦嘗食之意也。古者於爨則祭先炊，於田則祭田祖，於樂則祭樂祖，於開龜則祭先卜，於養老則祭先老，於學則祭先聖先師，於馬則祭馬祖先牧，於射則祭侯，於駕則祭車，以至師田有禡，飲食有祭，皆所以不忘本也。君之祭，仁也，而禮存焉；臣之先飯，禮也，而仁存焉。

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「父命呼，唯而不諾，手執業則投之，食在口則吐之，走而勿趨。」爲人臣者，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」。此所以不俟駕也。《詩》云：「顛之倒之，自公召之。」《禮》曰：「在官不視履，在外不俟車。」荀卿曰：「諸侯召，不俟駕而走，禮也。」然當其爲臣則可召，當其爲師則不可召，可召而不遄往則非禮，不可召而往焉則非義。孔子不俟駕，孟子辭以疾者，以此。

入太廟，每事問。重出。

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「於我殯。」

子夏問曰：「客至，無所舍。」夫子曰：「於

我乎館。」「客死，無所殯。」夫子曰：「於我乎殯。」「禮與仁與？」子曰：「仁者制禮。」蓋禮非仁不立，仁非禮不行。生，於我乎館，禮也，而仁存焉；死，於我乎殯，仁也，而禮亦存焉。

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車馬雖重，爲禮輕；祭肉雖輕，爲禮重，故「朋友之賜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」。若夫於君賜車馬，乘以拜；賜衣服，服以拜；賜酒肉，之賜必再拜，則無所不拜矣。

寢不尸，居不容。見齊衰者，雖狎，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，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負版者。

素相親近者爲狎，齊衰者雖與之狎，近，變其色，所以哀有喪也；數相見面者爲褻，冕與瞽者雖與之褻，見，必盡其禮，所以致其敬也。凶服者不但齊衰而已，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而哀，式而聽之，式凶服也。《周官》之法，生齒以上書於版，則版，民數也。孔子式負版者，重民數也。觀司寇之登民數，以王之尊猶拜而受之，以冢宰之貴猶式之而已，孔子之式，不亦宜乎！

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迅雷風烈必變。

食至，起則不必變色，有盛饌則變色而作，孔子曰「主人不以禮，客不敢盡禮。主人既盡禮，客亦不敢不盡禮」者也。《禮》曰：「有疾風、迅雷、甚雨則必變，雖夜亦必興，服衣冠而坐。」《詩》曰：「敬天之怒，無敢戲豫。敬天之渝，無敢馳驅。」皆恐懼修省之意也。

升車，必正立，執綏。車中不内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

升車，執綏，不親指，手不失儀也；不内顧，首不失儀也；不疾言，口不失儀也。

《周官・道右》所謂車儀者，此也。然《禮記》言「不廣欬，不妄指，顧不過轂」，此言「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」者，不廣欬不必不疾言，不疾言不特不廣欬而已；不妄指不必不親指，不親指不特不妄指而已；顧不過轂不必不內顧，不內顧不特不過轂而已。《論語》言孔子爲人臣之禮，故其禮特過於嚴；《記》言爲人君之事，故其禮不妨於稍寬。

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！」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。

衛靈公望鴈。色不在焉，而孔子遂行，❶此所謂「色斯舉矣」。孔子曰：❷「鳥能擇木，木豈能擇鳥？」此之謂「翔而後集」也。色斯舉矣，易退也；翔而後集，難進也。「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」者，臣之道也，故以雌雉繼焉。雌雉之爲物，其別有倫，禮也；其交有時，義也。君子出處以時，去就以道，亦若是焉而已。孔子嘆雌雉於山梁，亦此意也。他日子路共之，三嗅而作，其能識去就之宜也。共與《周禮》「共舉」之共同。

論語全解卷五

❶「孔」上，原衍「我」字，據上圖抄本刪。

❷「豈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纂修盧遂籤云「木豈能擇鳥，據《左傳》添」。

論語全解卷六

宋 陳祥道 撰

先進第十一

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時有先後，禮樂有文質。先進於禮樂，惟其實而文不足，故曰「野人」；後進於禮樂，惟其文而已，故曰「君子」。惟其文，則非躬行者也，故欲從先進以救之，以其矯枉以直，❶救時以正。❷孔子筮，得《賁》卦，其色愀然，與此同意。《論語》之言文質，有曰「從周」、「從先進」，有曰「彬彬」。❸「彬彬」者，道之中。「從周」、「從先進」者，時之中。❹《洪範》「三德」，其施於「燮强平康」，亦若是而已。

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

子曰：「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説。」

門者道之微，❺室者道之妙。自門以徂堂，入室之理也。由微以至妙，❻入道之

❶「矯枉以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曲然後」三字。
❷「救時以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偏然後」三字。
❸「彬彬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者」字。
❹「時之中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中庸所謂時中者此也」。
❺「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徵」。
❻「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徵」。

序也。孔子之門，淵、騫之徒從之也久，造之也深，其上有至于在寢，其下有至于升堂，故列之四科。於陳、蔡者，則後其所從，皆不及門，孔子所以憫之也。夫德則成之以行，言則成之以語，政則成之以事，文則成之以學。德行所以行道，言語所以明道，政事則治人而已，文學則道學而已。由仲弓而上，則具體而微者也；由仲弓而下，則得其一體者也。其具體而微則同，其所以具體而微則異，故先顏、閔而後伯牛、仲弓。❶其得一體則同，而其所以得一體則異，故先言語而後政事、文學。《禮》曰「或以德進，或以事舉，或以言揚」，其序與此不同者，學道以言語爲優，取人以政事爲先也。子張之才與於四友，曾子之孝幾於德行，而四科不稱之者，蓋論四科之時，二子之才未成故也。夫以二子之才未成，猶不列於四科。❷彼許商以四科論士，王莽以四科取士，不亦僞哉？

子曰：「孝哉，閔子騫！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

孝於德爲本，於行爲大。閔子騫盡孝之道，能和睦而無怨者也，故「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」。曾參之孝，特可語之以和睦無怨而已。故或告其殺人，而母疑之也。《亢倉子》曰：「閔子善事父母，交遊稱其信，鄉黨稱其仁，宗族稱其弟。」德行之人溢於天下，❸所以「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」也。

❶「伯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求」。「仲弓」，四庫底本無此二字，館臣籤云「而後求中，求字誤，宜作而後伯牛仲弓」。

❷「於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之」。

❸「人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事」。

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《傳》曰：「一言而非，駟馬勿追；❶一言而急，駟馬勿及。」故在天有卷舌之星，在周廟有金人之銘。是言者，榮辱之主，禍福之機，不可不慎也。南容誦《詩》，至白圭而三復，可謂能慎矣，此所以「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」。

季康子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」

君子之于天下，異之以稱物，同之以平施。與上大夫言，至于誾誾；與下大夫言，則侃侃而已。對君與大夫可以同之哉？故對哀公則詳，❷對康子則略。❸

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。子曰：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顏淵死。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？」

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。」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

君子之於人，不以義掩恩，不以恩掩義。以義掩恩，君子之所不忍；以恩掩義，君子之所不敢。顏淵死，而子哭之慟者，恩也。顏路請車以爲椁，而不與之，義也。孟子曰：「不得，不可以爲悅；無財，不可以爲悅。得之爲有財，古之人皆用之。」然則顏淵之貧，非所謂有財，其賤也，非所謂

❶「勿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弗」。下同。

❷「對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其」字。

❸「康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季」字。

得之。此孔子所以不與之車，而以門人厚葬爲不可也。回之死，門人厚葬之，孔子以爲不可。孔子之死，門人以三代之禮葬之。君子不以爲非者，蓋有孔子之德，然後可葬以人所不可行之禮，❶若無其德，如孔子而亦可以爲師者，門人厚葬之，則過矣。孔子曰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」，則與墨翟「愛無差等」異。曰「天喪予」，則與哀公「天祝予，天祝予」同。鯉之死先於顔淵，《史記》以顔淵之死先於鯉，妄矣。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「敢問死。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

善教者不陵節，善學者不躐等。子路問事鬼與知死，躐等也。孔子不告之，不陵節也。蓋盡事人之道則知事鬼，盡知生之理則可以知死。死生之説，鬼神之情狀，非夫原始要終，極物知變，孰與此哉？然子貢問死者之所知而不告，❷宰予問鬼神之名而告之。❸其不告與此同，❹其告與此異者，❺蓋所告者事鬼之事，❻不告者事鬼之道也。《易》以知死生先于鬼神，子路之問則先事鬼而後及知死者，❼蓋問事鬼而不可得，然後及於其次者。

閔子侍側，誾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

老子曰：「柔弱者生之徒，剛强者死之

❶「葬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机」，館臣籤云「可葬以人所不可行之禮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執」。
❷「而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孔子」二字。
❸「而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孔子」二字。
❹「告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子貢」二字。
❺「告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宰予」二字。
❻「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也」字。
❼「及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徒。」周廟之《銘》曰：「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勝者必遇其敵。」故子路之行行，孔子曰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」，顔淵曰「力猛于德，而得其死者鮮矣」，然則子路之與盆成括有以異乎？曰：括不聞道而小有才，有必死之道；由聞道而不能法，有不得其死之道。有必死之道，不免爲小人。有不得其死之道，無害爲君子。

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」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

利不百者，不變法；功不十者，不易器。魯人爲長府，於利則不百，于功則不十，特傷財勞民而已。閔子所以言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」也。「言必有中」，與孔子之言皆中時病者同一意。

子曰：「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？」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「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」

孔子之意，❶欲子路之進於道也，則抑之。欲門人之知子路也，則又譽之。抑之者，仁也；譽之者，義也。

子貢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。」

子曰「師也辟」，子游曰「吾友張也，爲難能也」，過也。子謂子夏曰「無爲小人儒」，子游曰：「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、應對、進退，則可矣。抑末也，本之則無。如之何？」不及也。由世俗言之，則過優於不及；由禮義以觀之，則過猶不及而已。是故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，而道之不明一也；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，而道之不行一

❶「之意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二字。

也。墨翟之「兼愛」，楊朱之「爲我」，其于害道一也；單豹之「養內」，張毅之「養外」，其于傷生一也。或失之多，或失之寡，皆學者之弊；或徐而甘，或疾而苦，皆輪人之患。華無實，實無華，皆不足以爲禮；事勝辭，辭勝事，皆不足以爲經。然則過與不及，豈相遠哉？《禮記》言子夏除喪而見，❶予之瑟，彈之而不成聲；子張除喪而見，予之瑟，彈之而成聲。夫子夏善哀于已三年之內，子張忘哀于才三年之際，❷則是商也過，師也不及，與此不同，何也？《孔子家語》、《毛氏詩傳》言子夏援琴，衎衎而樂。損援琴，切切而哀。蓋《家語》可信，❸而《記》可疑。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「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」

喻于義者，君子之事；喻于利者，小人之事。冉有學君子之道，而爲小人之事，故曰：「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」夫隱惡而揚善者，孔子之心。鳴鼓而攻之者，孔子之所不得已也。《易・夬》「揚于王庭」，《周官》「戮而罰之」，皆「鳴鼓而攻之」之意也。《禮》曰：「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斂之臣。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蓋聚斂之臣，倚法以削，而其害大；盜臣取非其有，而其害小。其害大者，孟子以爲民賊；其害小者，《周官》以爲邦盜而已。由此觀之，則冉求之見惡於孔子宜矣。然對季康子之問從政則取之，此則攻

❶「見」，四庫底本作「祭」，館臣籤云「見誤祭，宜改」。
❷「際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後」。
❸「可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詩傳爲」三字。

之，何也？君子之于人，不以所短廢所長，亦不以所長蔽所短。其取之者，仁也；其攻之者，義也。孔子不以管仲不知禮爲不仁，亦不以管仲之仁爲知禮。《春秋》不以僖公之有頌而隱其非，不以《春秋》之有貶而没其美，亦猶是也。

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「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

愚則不智，魯則不中，喭則不怯。子路使子羔爲費宰，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，及爲成宰，犯人之禾而不庚，此柴之愚也。以子游裼裘而弔爲禮，以孔子死欲速朽、喪欲速貧之言爲是，此參之魯也。子貢仕于魯，廢著鬻財於齊、魯之間，此貨殖者也。邾子執玉，高其容仰；定公執玉，❶卑其容俯。子貢視之以爲皆死焉，此「億則屢中」者也。貨殖不受命，不足爲知天，屢中不足爲知人。❷惟回之屢空爲庶，以其安命故也。蓋柴、師、參、由蔽於性，求、賜累於物，惟回則不然，❸此所以爲庶也。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「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」子曰：「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」

所存者在心，所行者在迹。心過於迹，則於君子爲有餘；迹過於心，則於善人爲不足。蓋善人之道，未能有諸己者也。未能有諸己，則必以心踐迹，然後能入於室。子張禹行舜趨，夷考其行而不掩迹焉，不

❶「定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誤作「隱」，《四庫全書考證》卷十八：「原本定訛籤隱，據《左傳》改。」

❷「足」，四庫底本作「知」，館臣籤云「不知爲知人，上知字誤，以文義觀之宜改足字」。

❸「則不然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於性無所蔽，於物無所累」。

踐迹者也，故答之以「不踐迹」，❶亦不入於室」。然又曰：「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」謂躬行君子則善矣，色莊則不足於善。論不篤者，以色莊爲善人。論篤者，則與君子而已。子張能莊而不能誠，故告之如此。《易》曰：「元者，善之長。」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❷是善者仁之體，仁者善之用。子張未足於善人，則其難與並爲仁也，固矣。

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『有父兄在』；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『聞斯行之』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善醫者之於人，補其不足，損其有餘。善教者之於人，長其善，救其失，此所以於「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」也。爲人子者，無私喜，無私怒。出必告，反必面。不有其身，不私財，❸不私其食饗，不擅於稅入。有父兄在，聞斯行諸，其亦可乎？曰告於父兄，禮也；聞斯行諸，義也。昔舜之娶，君子以爲猶告，則聞斯行諸，君子有時爲之矣。《易》曰「過其祖」是也。蓋由之有聞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聞，故教之以禮，而抑其過。求悅夫子之道，以力不足而自畫，故教之以義，而勉其不及。若夫道無二子之蔽，則行禮以義，守義以禮，惟其當而已。

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「吾以女爲死

❶「答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對」。
❷「人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仁」。
❸「私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其」字。

矣。」曰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

弟之於師，猶臣之于君。臣之于君，君在與在，君亡與亡，故回曰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」。《傳》曰：「死者非難，處死者難。」若回可謂知處死矣。衛君之難，❶孔子於柴知其來，於由知其死。及匡之難，孔子於回則疑之，何也？君子之善死，義也；或不免焉，命也。義固可知，而不可必；命則難諶，而不可知。孔子之於匡，畏所不可不畏，❷於顔淵也，疑所不可不疑。❸

季子然問：「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」子曰：「吾以子爲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。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」曰：「然則從之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」

大臣事君以道，具臣事君以才。事君以道，故能致君於堯舜之隆，措世于禮樂之盛，及其不可則止而已。事君以才，則智足以効一官，能足以効一職，及其不可則從之而已。仲由足於果，不足於藝。冉求足於藝，不足於果。季氏旅于泰山而不能救，伐顓臾而不能諫，而又不能致之而去，是備位者也，故曰「具臣」。然弑父與君而從之，則孟子所謂「亂臣」者也。由、求于大臣則不能，于姦臣則不爲，故曰「弑父與君亦不從也」。齊、魯二生，漢召之而不至，且曰「禮樂必百年而後興」，是待天下以不仁也，揚子謂之大臣過矣。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「賊夫人之子。」

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

❶「衛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曰」字。

❷「畏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以人之所畏」。

❸「疑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以人之所疑」。

然後爲學？」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聞學而後從政，未聞以政學者也。故先人民、社稷而學之，則事至而辦；後人民、社稷而學之，則莅事煩矣。孔子喜開、點之不願仕，而惡子路以子羔爲費宰，則學其可忽哉？夫有才而不聞道，猶足以殺身，則不學而仕者不能無害，故曰「賊夫人之子」。子產論尹何爲邑，亦猶是也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！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「求！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「赤！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」「點！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嘆曰：「吾與點也！」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」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曰：「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「唯求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」「唯赤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」

加以師旅，因以饑饉，❶則困于力，而救死不暇矣。困于力，則不能勇；救死不暇，

❶「因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」字。

則不知爲善。由也，於不知爲善者則方之，比及三年，則能拯已困之民，置之安强之地。故不能勇者斯有勇，不知爲善者斯知方，此果之效也。足民者，治之始；禮樂者，治之終。❶求雖不足于禮樂，而使足民，此藝之效也。由能勇而不知遜，求、赤知遜而不知道。若點，可謂知道矣，故有志于學，無志於仕，而孔子與之也。孔子無君則皇皇，出疆必載質，未嘗不急於仕也。點無志於仕，孔子與之，可耶？君子之於道，有餘不可以不應，不足不可以不求。子有餘而急於應，點不足而急于求，此所以爲孔子、曾點也。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。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己，物之敵也，勝己之私謂之克；禮，性所有也，克己而趨焉謂之復。蓋不遠之，復令于修身，故復禮本於克己。克己則能仁，復禮則能克。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」，則不在久矣。爲仁由己，則不在外矣。爲仁由己，故不可以不克己。非禮勿視、勿聽、勿言、勿動，故不可以不復禮。孔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」《禮》曰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」是禮以仁而後復，仁以禮而後成。顏淵嘗曰「約我以禮」，蓋

❶「終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成」。

所以成其心也。❶然克己未至於無我，復禮未至於中禮，此回所以止于殆庶也。今夫水性無人，火性無我。無人未離乎有我，而於五藏爲精，精則爲賢人。無我則不特無人而已，故于五藏爲神，神則爲聖人。回之克己，孔子之無我，如此而已。
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訒。」曰：「其言也訒，斯謂之仁矣乎？」❷子曰：「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訒乎？」

《周禮》大祭、中祭、小祭，見於《天官》之《酒正》，《春官》之《大司樂》。❸大賓之禮，大客之儀，見于《秋官》之《行人》。則凡祭與客，其禮殺；大祭、大賓其禮隆。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欽也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恕也。欽則于人無所慢，恕則於人無所拂，故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。在家無怨易，❹在邦無怨難，❺故先邦而後家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出門如賓，承事如祭，仁之則也。」孟子曰：「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」仲弓問仁，故孔子答之如此。仲弓嘗言：「居敬行簡，而其行則不録舊罪，使臣如借。」「居敬行簡」、「使臣如借」則可教之以敬，「不録舊罪」則可教之以恕。❻聖人之於人，豈能

❶「心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仁」。

❷「矣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已」。

❸「大司樂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師」，館臣改。上圖抄本作「肆師」。

❹「易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則」字。

❺「難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則」字。

❻「恕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敬」，館臣籤云「下敬字宜改恕」。

推其所有，强其所無哉？亦因其性而道之也。故司馬牛未可與言仁，則告之以仁「爲之難」而已。❶樊遲、子張可與言仁，而未可與言爲仁，故或告之以「先難」，或告之以「愛人」，或告之以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」，或告之以「恭、寛、信、敏、惠」而已。惟顔子然後能盡仁，故告之以「克己復禮」，「克」「復」仁之事也。仲弓可與言仁，未可以盡仁，故告之以敬恕而已。訒與難一也，言之難則曰訒，爲之難則曰難。牛多言而躁，❷言訒云者，❸救之失歟？❹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曰：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矣乎？」子曰：「内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

君子之修身也，言行無尤悔，俯仰不愧怍。以守則爲仁，以行則爲勇。仁故不憂，勇故不懼。古詩有之：「德義之不愆，何恤人之言。」内省不疚，而不憂者也。曾子曰：「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内省不疚，而不懼者也。不憂不懼，孔子猶以爲不能。牛不足與言仁，而告之以此，何也？牛以魋之爲亂，而憂懼焉，故孔子解之而已。非牛可以與言此也，憂在内，懼在外。《傳》曰：「民無内憂，又無外懼。」

司馬牛憂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」子夏曰：「商聞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」

---

❶「仁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言」。
❷「牛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司馬」二字。
❸「言訒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則言之訒」。
❹「救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亦救其多言」。

鄭師慧謂：❶「朝無人，非無人也，無賢人也。」晉叔向謂：「卒列無長，非無長也，無善長也。」司馬牛憂無兄弟，非無兄弟也，無令兄弟也。命者，天之令。天者，命之所自出。孟子曰：「莫之爲而爲者天，莫之致而至者命。」是天以遠而在彼者爲言，命以近而在此者爲言也。死生非力之所能移，故言「有命」。富貴非人之所能爲，故言「在天」。然合而論之，則一而已。《書》曰：❷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。」是在命者，可以言天也。列子命謂力，曰：「奈何賤賢而貴愚，貧善而富惡？」是在天者可以言命也。言與人恭，則敬以處己者也；言有禮，則無失德者也。處己敬而有德則人宗之，與人恭而有禮則人親之，如此則四海之內，孰非兄弟也？曾子謂弟子曰：「執仁立志，❸先言而後行，千里之外皆兄弟也。苟是之不爲，則雖汝親，庸親汝乎？」與此同意。觀桓魋之亂，司馬牛致邑而適齊，及桓魋奔齊，司馬牛致邑而適吴，趙簡子召之於晉，陳成子亦召之於齊，而莫之屑就，反卒於魯而已，則司馬牛之賢可知矣。故孔子曰：「君子何患乎無兄弟？」

子張問明。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

譖而言之謂之譖，首而告之謂之愬。「浸潤之譖」，若水之於物，則漸而不暴；「膚受之愬」，若垢之於膚，則淺而不迫，皆其

❶「慧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惠」，館臣籤云「師慧誤師惠，宜改」。

❷「書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詩」，誤。

❸「執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執」字。

難知者也。能知其所難，知而止之使不行，則其智明出人遠矣。蓋明則察言而已，遠則明之過于人。君子之於譖愬，有度以度之，有數以數之，故《詩》曰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」往來行言心焉，數之如此，則賢者不以忠信見疑，小人不以誕謾見信，豈非明而且遠哉？《傳》曰：「流丸止于甌臾，流言止于智者。」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兵之於德爲末，於器爲凶。故古者制字之意，戈欲偃，弓欲弛，武欲止，則兵豈先王之所尚哉？此所以寧有信而去兵也。食之所養者小體也，信之所養者大體也。故無信而生，不若有信而死，此其所以寧去食，而信斷不可少也。❶然非兵則無以有其食，非食則無以存其信，三者固不可偏廢，惟其輕重緩急之不同，故孔子之言有如此。

棘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」子貢曰：「惜乎夫子之説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。」

毛謂之皮，革謂之鞟。虎、豹、犬、羊所以別者，以皮之不同也。君子、野人所以別者，以文質之不同也。今也去毛以爲鞟，則虎豹猶犬羊而已。去文以從質，則君子猶野人而已。此棘子成之失于偏見也，❷

❶「信斷不可少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存信」。
❷「見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故子貢責之以「駟不及舌」。鄧析曰：「一言而非，駟馬勿追；一言而急，駟馬勿及。」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曰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」對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

什一，天下之中正也。多乎什一，則大桀、小桀；少乎什一，則大貉、小貉。魯自宣公初稅畝，多乎什一而二焉，哀公又欲用田賦，故有若因其憂不足，而告以「盍徹」，所以救其弊也。方哀公之欲用田賦也，故孔子嘗曰：「君子度于此，而禮以其薄，則丘亦足矣。❶不度于此，而貪日用無窮，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。」則有若所謂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固孔子之意。何則？古之善爲國者，藏於民不藏於公，與之爲取，而不以取之爲取。以爲君則父，民則子也，未有子富而父貧，未有民足而君不足。揚雄所謂：「洪羊擅利，其如子何？」❷子張學干祿，孔子告之以言行。或問不爲政，孔子答之以孝友。衛公待之以爲政，孔子欲先正名。梁王問利國，孟子說以仁義。蓋君子之言，惡苟簡以狥利，寧高濶以正本也。有若之于哀公問「不足」，而告之以「盍徹」，其意亦若此而已。
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」

❶「丘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誤作「兵」，《四庫全書考證》卷十八：「丘原本訛兵，據《左傳》改。」

❷「其如子何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蓋以此也」。

德由中出,惑自外來。❶由中出者,不可不高,故崇之;自外來者,❷不可不明,故辨之。《易》曰「忠信所以進德」、「敬義立而德不孤」,此「主忠信,徙義,崇德」者也。《禮》曰「身有所忿懥,則不得其正;有所好樂,則不得其正」,此「愛之欲其生,惡之欲其死,是惑也」。子張持嘐嘐之志,而其行不掩,則不足于忠信;抱堂堂之容,難與爲仁,則不足于徙義。愛之過辟,則欲其生;惡之過辟,則欲其死。則誠不以富于己,適足以異于人也,故曰「誠不以富,亦祇以異」。樊遲問崇德、辨惑則同,而孔子告之不同者,蓋好利者務得而多怨,務得則不能先事,多怨則不能無怨。以先事後得爲崇德,以一朝之忿爲怨,此所以告樊遲也。告子張曰「是崇德也,是辨惑也」,告樊遲曰「非崇德與,非辨惑與」,蓋樊遲之賢,不及子張。子張常以孔子之言爲是,故告之以是;樊遲疑孔子之言爲非,故告之以非與?觀樊遲之問,及于修慝,子張常問善人之道,是子張可進于善,樊遲未離乎慝也。❸孔子曰:「言人之惡,非所以美己;言人之枉,非所以正己。」故君子攻其惡,無攻人之惡。樊遲問修慝,孔子告之以此者,欲其不舍己之田,而芸人之田者也。昔衛有蘧伯玉人者,直己而不直人,蓋如此也已。

齊景公問政于孔子。孔子對曰:「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。」公曰:「善哉!信如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,雖有粟,吾得而

❶「來」,上圖抄本作「入」。
❷「來」,上圖抄本作「入」。
❸「乎」,上圖抄本作「於」。

食諸?」

景公之時,慶封滅崔氏,田、鮑、高、欒謀慶氏,而田氏又私其德於民,此「臣不臣」也。景公以少子荼爲太子,而逐群公子于萊邑,而群公子皆亡于外,是「子不子」也。臣之不臣以君之不君,子之不子以父之不父,故孔子答以君則臣臣,父則子子也。漢三老茂曰:「父不父則子不子,臣不臣由于君不君。」其言先父子者,爲戾園而發也。《洪範》言「作福作威」,而繼之以「惟辟玉食」,以言人君能作威福,然後不失其玉食。不能作威福,則君不君矣,其得康食乎? 故曰:「雖有粟,吾得而食諸?」

子曰:「片言可以折獄者,其由也與?」子路無宿諾。

子曰:「聽訟,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!」

信義不著,雖多言不可以折獄;信義著,雖一言可以折獄。《易》曰:「君子折獄。」《書》曰:「惟良折獄。」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者,以其有君子之良心,爲人所信故也。《禮》曰:「與其有諾責,寧有己怨。」老子曰:「輕諾必寡信。」子路無宿諾,則于人無輕諾,于己無寡信,[1]此所以果于折獄也。小邾輕千乘之盟而信子路之一言,[2]則子路信義之著可知矣。夫先之以德、禮,輔之以政、刑,使有恥且格。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,此所以無訟也。子路能折獄於已訟之後,而不能化人于未訟之先,語之以無訟則未也。孔子聽訟則與人同,使人無訟則與人異,故曰:「聽訟,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!」《易》曰:「君子作

[1] 「于」,上圖抄本作「責」。

[2] 「小」,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濟」。

事謀始。」《書》曰「帝德罔愆」，而繼之以「茲用不犯于有司」。《禮》曰「禮之教化也微」，而繼之以「使人遠罪不自知」。使無訟之謂也。苟婚姻之禮廢，而淫僻之罪多；鄉飲酒之禮廢，而爭鬪之獄煩；喪祭之禮廢，而臣下之恩薄；聘覲之禮廢，而君臣之位失。然後從而聽斷之，不亦晚乎？故子路之折獄，不及孔子之使無訟也；召公之聽獄，又不若《周南》之無犯也。❶在昔揚子有曰：「必也律不犯。」

子張問政。子曰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

居之無倦，則于己無逸；行之以忠，則于人不欺。子張問仁，告之以「敏則有功」；問崇德，告之以「主忠信，徙義」；問行，告之以「言忠信」。蓋倦則不能敏而徙義，不忠則不能崇德而有行，子張之行不免于此，故于其問政，而告之以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」也。《傳》稱「子張問入官，孔子告之以『怠惰』者，時之所以後，非忠信則無以取親於百姓」，與此同也。蓋無倦然後能使民無倦，忠然後能使民作忠。孔子于子張，兼無倦與忠而教之；于子路，則教之以無倦而已，以子路之蔽，不至于不忠也。

子曰：「博學于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重出。

子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」

互鄉童子潔己以進，孔子與之而不拒，成人之美也。冉求聚斂，孔子欲鳴鼓而攻之，不成人之惡也。小人幸灾樂禍，故成人之惡；惡直忌正，故不成人之美。孟子

❶「若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及」。

之五教，有成德者，皆成人之美也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
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教之化民深于命，民之効上捷于令。故鄭伯好勇，國人暴虎；秦穆貴信，士多從死；陳姬好巫，而民淫祀；晉侯好儉，而民畜聚；太王躬仁，邠民貴恕；吳王好劍客，而民多瘡痍；楚王好細腰，而朝多餓死。則季康子之欲，而魯民盜，理勢之必然也。❶老子曰：「不必以靜，天將自正。」又曰：「我無欲，而民有樸。」故孔子于爲政者，患不能以正導之耳。莊子曰，盜竊之仁行，雖貴而可乎？❷季康子之謂也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

德教洽而民氣樂，法令極而民風衰。先王任德不任力，好生不好殺。不得已則刑，期無刑而已。夫豈後德禮而先政刑哉？故曰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」夫上之化下，無可見之迹，而俗日遷，故喻以風；民性含仁，而衆柔不能自立，故喻以草。草惟風之偃，民惟上之從。康子不能正德以善之，特欲殺之而已，不亦過哉？《書》曰：「四方風動。」又曰：「爾惟風，下民惟草。」《傳》曰：「我德如風，民

❶「理勢之必然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理固然」。

❷「莊子曰」云云，據《莊子・則陽》：「盜竊之行，於誰責而可乎？」疑此處「雖貴」乃「誰責」之誤，「仁」或涉「行」字而誤衍，或乃「於」之壞字而被校改於「行」字之上。

應如草。」

子張問：「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」子曰：「何哉，爾所謂達者？」子張對曰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子曰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

達者，志在不窮；❶聞者，爲名而已。達則不必聞，❷聞則不必達。質者，直德也。好義，義也。察觀，❸智也。慮下，禮也。德義所以處己，故志不窮於內；禮所以處人，❹故行不窮於外，此所以「在家必達，在邦必達」也。取仁行違，居之不疑，此取僞爲以尚人而已。與「質直」、「好義」、「察言觀色」、「慮以下人」者反矣，此所以「在家必聞，在邦必聞」。《詩》言：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。文王大之不失其色，非色取仁也，以德而已，此則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」者也。蓋達與受小國是達、受大國是達同，聞與聲聞過情同。在家言其止在家，在邦言其止在邦。❺子張色莊者乎？則色取仁矣！難與並爲仁，則行違。其志曰古之人，❻古之人，則居之不疑矣。孔子因其失而救之也。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，曰：「敢問崇德，修慝，辨惑。」子曰：「善哉問！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修慝與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」

❶「在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❷「不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❸「察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察言觀色」。

❹「禮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智」字。

❺「止在邦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以明達者於行止無所不達，聞者於行止無所不聞」二十字。

❻「志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嘐嘐然」三字。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問知。子曰：「知人。」樊遲未達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「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。子曰：『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』」子夏曰：「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

自其爲仁智言之，則智易而仁難。自其愛人知人言之，則愛人易知人難。故遲於愛人則達，於知人則未達。《書》曰：「簡厥修，亦簡其或不修。進厥良，以率其或不良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君子惟有解，吉，有孚于小人。」《傳》曰：「禹稱善人，不善人遠。」此所謂「舉直錯枉，使枉者直」也。舜、湯之所舉多矣，特言皋陶、伊尹者，皋陶之賢，其德足以懷民，其謨足以知人，其爲士也，能制百姓於刑之中。伊尹之賢，其才足以任重，其道足以格天，其割正有夏，能變簡賢附勢之徒，如此則仁賢履位，奸邪悉退，❶豈非「不仁者遠」哉？堯、舜之仁，不偏愛人，急親賢也，如此而已。
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」

忠告屬言，善道屬行，仁也。不可則止，義也。芮伯之於朋友曰：「既之陰女，反予來赫，又繼之以涼。曰不可，覆背善詈，不爲不辱矣。」而芮伯爲之者，救時之責故也。

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

文出于理，仁出于性。以文會友，❷然後

❶「邪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侫」。「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消」。

❷「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於其外」三字。

能窮理；以友輔仁，❶然後能盡性。《禮》曰：「相觀而善，❷以文會之，所以能相觀。以仁輔之，所以善也。」孔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事所以譬仁，器所以譬友。事以利器，然後善仁。以益友，然後成君子，于友可不慎哉？❸子曰：「損者三友，益者三友。」益友所以輔仁，❹損友則害仁而已。

論語全解卷六

❶「仁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於其內」三字。

❷「善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謂摩」三字。

❸「可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其」字。「慎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擇」字。

❹「益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蓋」字。

論語全解卷七

宋 陳祥道 撰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。子曰：「先之勞之。」請益。曰：「無倦。」

先之，帥以正也。勞之，勞以思也。無有先之，❶而有以役之，則民不從。有以役之，而無以勞之，則民怨讟。《易》曰：「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。」孔子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。」《禮》曰：「勿驗勿信。」❷勿信，民勿從。是先之然後可以役之也。《豳風》以《東征》勞士，《小雅》以《杕杜》勤歸，是役之必有以勞之也。「先之」與《孝經》「先之以博愛」、「先之以敬遜」同。「勞之」與《孟子》「勞之來之」同。先勞之，❸而益之以無倦，則民亦應之以無倦矣。揚子曰：「不倦以終之。」爲學而不倦，則其德日新；爲政而不倦，則其政日新。故子張問政，孔子亦告之以「無倦」。今夫天地之于物，出乎《震》，齊乎《巽》，相見乎《離》，致役乎《坤》，先之而後役之也。說乎《兌》，戰乎《乾》，勞乎《坎》，役之然後勞之也。《大玄》曰：「仰天而天不倦，俯地而地不怠。」怠倦而能乎其事者，❹古今未覩。然則先勞而繼以無倦，天地之道也。天地尚然，而況于人乎？

❶「有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以」。
❷「勿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弗」。下同。
❸「先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」字。
❹「怠倦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倦怠」。

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曰：「舉爾所知；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

有司分職然後事治，事治然後可以治人之罪而赦小過。赦小過，則故爲者刑矣。故爲者刑，然後舉其賢才。此所謂遏惡揚善者。賢言其德，才言其能。《傳》曰：「一賢統衆才則有餘，衆才度一賢則不足。」賢者必有才，才者不必賢也。子游爲武城宰，孔子問之以得人。蓋爲宰之政，必先之以有司，爲政之大，莫尚于舉賢才。

子路曰：「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子曰：「野哉，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

衛以父子争國，而君臣上下之名不正，孔子欲以正名爲先，而子路以之爲迂，故曰：「野哉，由也！」野者，質而已矣，《家語》所謂「文不勝質」是也。❶子路於見南子則不悦，於在陳則愠，於公山召則曰：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」於佛肸召則曰：「親于其身爲不善，君子不入。」則子路之不知孔子者，不特是也。夫名之必可言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行之必不可行，❷而事不成。《洪範》謂「言曰從，從作乂」，《禮》曰「功成作樂，治定制禮」，蓋從則言順，作乂則事成，功成治定，事成之

❶「謂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子路」二字。
❷上「行」字，上圖抄本作「言」。

謂，故曰「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」，禮樂不興，則謙遜和穆之風衰，爭愎詐僞之俗成。雖善聽者猶不能無枉，故曰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」。《易・豫》之作樂，則曰「刑罰清」，《傳》曰：「禮刑相爲表裡」，是刑罰之中否，係禮樂而已。在昔荀卿有曰：❶「禮樂廢而邪音起，危辱之本也。」

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爲圃。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樊遲出。子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！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

君子能爲小人之所不能，而不能偏能小人之所能。蓋君子之所能者勞心也，小人之所能者勞力也。「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于人。治人者食于人，治于人者食人。」樊遲不知君子之道，而請學小人之事。夫禮以敬之，則民莫敢不敬；義以閑之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信以結之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敬而後服，服而後用情，則將襁負其子而至，以爲己役。雖不學稼，其憂無食乎？蓋精於物者以物物；精於道者兼物物。樊遲之學稼，陳相之學許行，其能兼物物哉？宜孔子、孟子之所不許也。❷好禮然後好義，好義然後好信，與《禮記》「修禮然後好義，❸好義然後體信」同意，此學之序也。孔子曰「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信以成之」，行之序也。《采菽》之詩，始言禮，中言信，卒言義，則待諸侯之道也。

❶「在昔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二字。
❷「許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與」。
❸「好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達」。下同。

子曰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

《詩》之爲書，其事則王道之迹，❶其詞則法度之言。誦之，將以其事施之政，其詞施之使而已。若夫不明其事而授之以政，❷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，則與不學《詩》同。故曰：「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《禮》曰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不足一獻。」以言誦《詩》三百則易，而一獻之禮則難。於其易者猶不明其義，斯亦不足貴也已。

子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

以身教者從，故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」；以言教者訟，故「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」。《書》曰：「爾身克正，罔敢不正。」《孟子》曰：「大人正己而物正。」揚子曰：「身立則政立。」《禮》曰：「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從。」王喜曰：「動以言，不若以行。」❸似與此同意。馬廖曰：「元帝罷服官而不用，❹成帝御浣衣，莊帝去樂府，❺然而侈費不息，❻至於衰亂者，百姓從行不從言也。」

子曰：「魯、衛之政，兄弟也。」

楊希曰：「有人于此，年，兄弟也；言，兄弟也；才，兄弟也；貌，兄弟也。壽夭貴賤，父子也；名譽愛憎，父子也。父子以況其相遠，兄弟以況其相類也。」魯者，伯禽之所封，而俗則一于周。衛者，康叔之

❶「道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政」。
❷「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政」。
❸「動以言不若以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動民以行不以言」。
❹「而不用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三字。
❺「莊」，《後漢書》卷五十四作「哀」，是。漢無莊帝。
❻「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後」。

所治，而俗則一於商。其俗雖不同，而其政均善，孔子所以追美之也。曾子布幕衛也，繆幕魯也。孔子有曰：「衛之祔也離之；魯之祔也合之。」善夫，觀其禮法之存於後世者，猶足爲君子之所取，則當時之政可知矣。《傳》曰：「政猶魯、衛，德化均焉。」

子謂衛公子荆，「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『苟合矣。』少有，曰：『苟完矣。』富有，曰：『苟美矣。』」

瘠地之民多有心，沃地之民多不才，故匹庶之家多循禮，世祿之家多侈怙，其勢然也。荆爲公子，其用稱家之有無，❶以同乎人，而其心未始有累焉，故始曰「苟合」，少有曰「苟完」，富有曰「苟美」，豈所謂怙侈者哉？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。君子無所苟，亦有所苟。無所苟則於言行不妄，有所苟則於利不累。荆之居室如此，以比夫無而爲有，❷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者異矣！莊子曰「滿苟得」。

子適衛。冉有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有曰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

不庶無以蕃民數，不富無以美民情，不教無以理民性。《周官》大司徒掌人民之數，小司徒掌夫家之數。縣師掌野，亦辨夫家人民之數。司寇掌刑，亦登大比之民數。生齒以上則書於司民，成名以上則書於媒氏。凶荒則有荒政之條，疾病則有疾醫之治，凡此所以庶之也。大司徒十有二

❶「其用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善於居」三字。
❷「以比夫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與夫子」。

等，❶以辨民宜；十有二壤，以教民稼。小司徒井其田，而任以耕事；牧其野，而任以畜事。里宰於器之不足者，助以合耦之令。遂師於力之不足者，救以移用之法。慮其功之有餘也，爲之疆野以任之；患其耕之有惰也，爲之時器以任之。而有成功，則鄙師掌令以行賞勸之；而不勉，則載師斂布以致罰。於荒政，則散利以薄征；於旅師，則平頒其興積，凡此所以富之也。大司徒示以教象之法，小司徒帥以教法之象。❷州長歲屬民而讀法者三，❸黨正歲屬民而讀法者七，❹族師歲屬民而讀法者十四。❺糾之以司諫，猶王之有師氏；救之以司救，猶王之有保氏。自敬敏以上莫不書之以教，其不自修、自能者以上莫不與之以勸，❻凡此所以教之也。《公劉》之什言「既庶既繁」，❼次之以「既順乃宣」，又次之以「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」，與孟子言「省刑罰」，又次之以「深耕易耨」，又次之以「壯者修其孝弟」，是亦庶富而教之也。《易》言「理財正辭」，《書》言「既富方穀」，《詩》言「飲之食之，教之誨之」，《傳》言「我有田疇，❽子產殖之。我有子弟，子產教之」意同。❾《禮》云「子產能食不能教」，非不能教，特不若能食而已。

❶「等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事」。
❷「以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覩」字。
❸「州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則」。
❹「七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四」。
❺「族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旅」。「十四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七」。
❻「勸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其不能」三字。
❼「什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詩」。
❽「傳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春秋」二字。
❾「意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皆此意也」。

子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

子曰：「『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』誠哉是言也！」

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

爲政之道，德隆者其效速，德殺者其效遲。孔子曰「如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」，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」，「善人爲邦，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」，則期月可以爲之兆，而未必有成，三年有成矣，而未必仁，故曰「必世而後仁」。《易》曰：「重明以麗乎正，乃化成天下。」又曰：「聖人久於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」《詩》言：「周王壽考，遐不作人。」又言：「仁如騶虞，則王道成。」皆「必世而後仁」之謂也。勝殘則在下無賊義之民，去殺則在上有措刑之治。漢之興至于文、景，唐之興至于開元，然後幾致措刑，皆百年勝殘去殺之效也。然勝殘去殺則無暴民而已，語之以仁則未也。王者之仁，成于必世，不必百年。善人之無暴民，必待百年，則其德之隆殺、效之遲速可知矣。若夫繼大治，承大亂者，則又異乎此，故禹立三年，百姓以仁遂，繼大治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❶功必倍之，承大亂也。然文王百年，德猶未洽于天下者，以其善政仁人猶有故也。其《家語》有言「昔孔子爲中都宰一年，四方諸侯則焉」，此即所謂「期月而已可也」。

子曰：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「何晏也？」對曰：「有政。」子曰：「其事也。如有政雖不吾以，吾

❶「故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孟子曰」三字。

其與聞之。」

《禮》曰「政行則事治」，又曰「不可以私，不將公事」。孟子曰「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」。蓋行於上者謂之政，通於下者謂之事。孔子至于是邦，未嘗不以譽命而與聞其政，故曰「其事也，如有政，吾其與聞之」。

定公問：「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『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』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？」曰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『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』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❶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」

邦之興喪，在事不在言，故言不可以若是幾之而已。❷《書》曰「后克艱厥后，臣克艱厥臣」，而繼之以「政乃乂」。知爲君難之言，❸可幾於興邦也。《易》曰「言善，則千里應之；言不善，則千里違之」，而繼之以「亂之所生，則言語以爲階」，是不善莫違之，一言可幾於喪邦也。若邳彤對光武以入關之非，而史以爲一言可以興邦。李勣導高宗之立武后，而史以爲一言可以喪邦。豈特「爲君難」與「莫予違」而已哉？孔子之言止于是者，對定公故也。孫叔敖以一言復郢市，晏子以一言省齊刑，申叔時以一言復陳國，其利雖未至于興邦，是亦重言者歟？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説，遠者來。」

❶「違」，四庫底本作「爲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違誤爲，正本同」。

❷「幾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特」字。

❸「難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爲君二字落難字」。

子貢言夫子之得邦家，則曰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」。荀卿言大儒之郊，則曰「近者謳歌而樂之，遠者竭蹶而趨之」。葉公問政，亦可告以此乎？孔子嘗曰：「荆之地廣而都狹，❶民有離心，莫安其居，故政在悦近而來遠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亂離瘼矣，莫之適歸。」❷由此觀之，孔子僅欲葉公定其亂離之民而已。《學記》曰：「近者悦服，遠者懷之，大學之道也。」自我論之，蓋孔子所言者，政也；《學記》所言者，教也。

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

爲政之要，在於循理而圖大。循理則無欲速，圖大則無見小利。《易》曰「浚恒，凶」，「欲速不達」之謂也。《禮》曰「小謀敗大作」，「見小利大事不成」之謂也。孟子言爲學之道，以欲速喻揠苗，以見小利喻養其一指。《兵法》言「用兵之道，軍以舒爲吉。軍無小聽，戰無小利」。由此觀之，君子之所爲，凡皆不可欲速見小利，豈特爲政已哉？孔子所言，姑以救子夏之失也。❸

葉公語孔子曰：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孔子曰：「吾黨之直者異于是：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天下之所爲直者，❹有禮義之直，有非禮義之直。「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」，雖曲而直存焉，禮義之直也；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」，雖直而曲存焉，非禮義之直也。先王

❶「荆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川」，纂修盧遂簽云「據《家語·辨政》篇改」。
❷「莫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奚其」。
❸「失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狗末」。
❹「爲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謂」。

之法，父子之罪不相及，則恕之以其親。隣比之罪相及，則責之以其友。恕之以其親，爲其可以相隱故也；責之以其友，爲其不可以相隱故也。《儀》曰「不私其父，不成其爲子」。❶《春秋》爲親者諱。今律大功以上，相隱則不坐，皆此意也。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居處易以慢，必欲其恭；執事易以苟，必欲其敬。欲與人以虛，雖戚必疎；欲與人以實，雖疎必密，然則與人其可以不忠乎？恭也，忠也，雖之夷狄，猶且不可棄，則君子於此，固不可斯須去身矣。故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」

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爲次矣。」曰：「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

「言必信，❷行必果」，則謹身而已，非有稱於宗族、鄉黨也。宗族稱孝，鄉黨稱弟，則稱於近者而已，非遠而有光華也。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」，則遠而光華矣。蓋行己有恥，則有所不爲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，則能專對。有所不爲，義也；善於專對，智也。宗族稱孝，非《禮記》所謂「州閭、鄉黨稱孝」也；鄉黨稱弟，非《禮記》所謂「僚友稱其弟」者也。硜硜則常而

❶「儀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禮」字。

❷「信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則果」二字。

不能變，斗筲則小而不能容。孔子以言必信、行必果爲小人，孟子以言不必信、行不必果爲大人，此揚子所謂「事非禮義爲小，無事於小爲大」者也。蓋莫非小人也，有君子之小人，有衆人之小人。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君子之小人也。懷土懷惠，比而不周，驕而不泰，衆人之小人也。莫非君子也，有聖人之君子，有賢人之君子，有未成德之君子，有在位之君子。《易》曰「君子上交不諂，下交不瀆」，君子之道鮮矣。孟子言君子「無上下之交」，聖人之君子也；「得見君子斯可矣」，賢人之君子也；「君子不仁」，「君子有勇無義爲亂」，未成德之君子也；「君子之德風」，在位之君子也。

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

狂者近智，狷者近義。近智而非所以智則過，近義而非所以義則不及。狂譬則陽，狷譬則陰，中行譬則沖氣也。孟子言「中道」，體也；孔子言「中行」，用也。孟子言「狂簡」，言也；孔子言「狂簡」，行也。《易》之中爻，或言中道，或言中行，亦體用不同故也。❶

子曰：「南人有言曰：『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』善夫！」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」子曰：「不占而已矣。」

荀卿曰：「趨舍無定，謂之無常。」巫醫賤技，然人所委聽猶不可以無常，況不爲巫醫者乎？《恒》之九三，剛而不中，剛之恒過者也；巽而應柔，巽之過者也。一過于剛，一過於巽，「不恒其德」者也。初與二

❶ 「用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體用不同故也，落用字」。

在下，而羞承之，「或承之羞」者也。《易》曰「極數知來之謂占」。《革》九五之未占，孚可知矣；《恒》九三之不占，羞可知矣。《禮》曰：「人而無常，不可以爲卜筮。龜筮猶不能知也，而況於人乎？」蓋不知《論語》而誤爲之説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
五味相和，然後可食；❶五聲相和，然後可聽。❷則和者有異而無乖，同者有協而無異。君子之與人也任道，故「和而不同」；小人之與人也任情，故「同而不和」。柳下惠油然與之偕，而不自失焉，和而不同也。梁邱據君可則可，君否則否，同而不和也。然君子不同有所謂同，小人之同有所謂不同。《易》曰「君子以同而異」，君子之同也。《詩》曰「潝潝訿訿」，❸小人之不同也。君子同不同皆是善，❹小人同不同皆是不善。

子貢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
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，而衆皆悦之，是鄉愿者，人之所好也，故曰「鄉人皆好之，未可也」。怠者不能修，忌者畏人修，故事成而謗興，德高而毁來，是獨行者，人之惡也，故曰「鄉人皆惡之，未可也」。方周之衰，京人以叔段爲仁，沃人以桓叔爲君子，齊人以陳仲子爲廉，以匡章爲不孝，然則鄉人之好惡可

❶「食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以水濟水則不可食」八字。
❷「聽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琴瑟專一則不可聽」八字。
❸「潝潝訿訿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自有膞」。
❹「皆是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無適而非」。下同。

不察之哉？故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，則所好無非善，所惡無非不善矣。孔子曰：「衆好之，必察焉；衆惡之，必察焉。」孟子曰：「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。」《書》曰：「出入自爾師虞，庶言同則繹。」皆此意也。蓋謀貴於衆，斷貴於獨。不因鄉人則失于自用，因鄉人而不察之，則失于隨人。內不失于自用，外不失于隨人，惟仁者能之，故曰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」。

子曰：「君子易事而難説也。説之不以道，不説也。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説也。説之雖不以道，説也。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」

君子處己也正，責人也輕。正故難悦，輕故易事。小人處己也不正，責人也私。不正故易悦，私故難事。《泰》九二之「包荒，用憑河」，易事也。《兑》九二之「孚」，難説也。與人不求備，❶而不邇聲色。湯之易事，難悦也。不顯亦臨，而無畔援歆羨。文王之易事，難悦也。易事，仁也；難悦，義也。小人反是。

子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
君子坦蕩蕩，而謙以自牧，故泰而不驕；小人長戚戚，而賤物貴我，故驕而不泰。莊子曰：「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履而泰，然後安。」則宇泰定者，德也；履而泰者，行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小人富斯驕。」荀子曰：「小人能則倨傲，以驕溢人。」則富斯驕者，累於利也；能斯驕者，累於名也。君子安於能行，而不知有名

❶「備」，上圖抄本、四庫底本作「能」，館臣籤云「與人不求備，備誤能」。

利，故能泰而不爲驕。小人累於名利，而不知有德行，故爲驕而不能泰。君子不驕，有所謂驕，荀子所謂「志意修，則驕富貴」是也。小人不泰，有所謂泰，《禮記》所謂「驕泰以失之」是也。然驕富貴，非君子之成名時也。至君子之成名，則無驕矣。

子曰：「剛、毅、木、訥近仁。」

剛則無慾，無慾則静，仁者静，故剛近之。毅則果敢，果則勇，仁者必勇，故毅近之。木者無令色，則不以色取仁。訥者無巧言，則不以給奪仁。凡此不以末害本也。❶仁者務本而已，故木訥近之。剛、毅、木、訥近仁，❷質美故也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，行美故也。

子路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」

切切，責也；偲偲，强也。《詩》曰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」，切切偲偲之謂也。「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」，怡怡之謂也。蓋閨門之內，恩掩義；閨門之外，義掩恩。孔子言「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」，孟子言「責善，朋友之道。父子之間，不責善」，是皆不以恩廢義，不以義賊恩。子路之爲人，喭而行行。其於朋友兄弟，必不能然，故孔子告之《棠棣》之詩。于急難則良朋不如兄弟，於喪亂既平則兄弟不如友生，此先朋友而後兄弟者，亦兄弟不如友生之意也。

子曰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

子曰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

❶「本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木」，館臣籤云「本誤木」。
❷「仁」，四庫底本作「人」，館臣籤云「仁誤人」。

有不能教之君，無不可用之民。善人教民七年，可以即戎，則君子教民，雖不七年，可以即戎矣。孟子曰：「師文王者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可以爲政于天下。」蓋善人之教民，猶小國之施政。小國之政必七年，然後及於天下。善人之教民必七年，然後可以即戎，其勢然也。觀晉侯之教民，定襄王以示之義，伐原以示之信，大蒐以示之禮，然後用之以戰。則先王之教民，豈特司馬坐作進退、疾徐、疏數之節而已哉？彼不知務者，大則不能教民以禮義，小則不能教民以戰陣，及其有事，則驅市人以就死地而已，此孟子所以言「不教而戰，謂之殃民」也，《司馬法》曰「教惟豫」，孫武曰「教道不明曰亂」，吳起曰「兵之法，教戎爲先」，鄧析曰「慮不先定，不可以應巫；兵不閒習，不可以當敵」。❶《春秋》書「師次於郎，甲午治兵」，師次而後治兵，宜聖人譏之也。

憲問第十四

憲問恥。子曰：「邦有道，穀，恥也；❷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」

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？」子曰：「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」

勝人之謂克，自賢之謂伐，怨生于所求，欲生于所好，四者出於情，而害于性。衆人縱之，而不能止之；學者止之，而不能去之。去之可以爲仁，止之則可以爲義而已。《召南》言夫人無妒忌之行，《周南》言后妃無妒忌之心。蓋無其行者，不能無其

❶「敵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皆此意也」四字。

❷「恥也」，此二字當衍。

心，無其心者，必無其行。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，特無其行而已，其能無是心哉？惟仁者則無是心矣。宋襄公不鼓不成列，孟之反不伐，伯氏之無怨，孟公綽之不欲，孔子未嘗以仁名之，以其於此不行而已。若顏子之無伐，伯夷之無怨，此所謂無是心者也。孔子曰「君子言必忠信，而心不忘仁義」，在心而已，無伐者此也。蓋克則加諸人，伐則自伐而已。克甚於伐，伐甚於怨，怨甚于欲，此其序也。

子曰：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。」

士之所尚在於志，志之所尚在于道。士而懷居，則非志於道者也，❶故「不足以爲士」。蓋物生于陵者，安于陵；生於水者，安于水。衆人不異乎物，則懷土而已，士則異於衆人，其可懷居哉？孔子曰「君子居無求安」。《傳》曰「晏安酖毒，不可懷也」。❷古之君子所以安土樂天，不累於物，視九夷如中國，不以爲陋，視陋巷如廣厦，不以爲憂，不過充是志而已。

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

天下有道，其言足以興，故「危言」；天下無道，其默足以容，故「言遜」。禹戒舜，以無若丹朱；周公戒成王，以無若商王受。周昌比漢高以桀、紂，劉毅比晉武以桓、靈，所謂「危言」也。孔子諾陽貨以將仕，閔子告魯使以善辭，所謂「言遜」也。蓋行所以行己，言所以應物。行己者，君子所以立道，故施于治亂則同；應物者所以趨時，故施于治亂則異。彼洩冶論衵服之戲

❶「志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制」，纂修盧遂籤云「制宜作志」。
❷「傳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春秋」二字。

於陳，❶李雲疏貂瑠之封於漢。❷王嘉之言董賢，王章之言王鳳，李固之言梁冀，其言非不忠，然卒見誅者，以其不知言遜故也。

子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德至静也，其發則爲言；仁至柔也，其動則爲勇。顔子善言德行，有德者必有言也；子貢能言不能訥，有言者不必有德也。比干殺身以求仁，❸仁者必有勇也；子路能勇不能怯，勇者不必有仁也。蓋君子自得則爲德，應物則爲言，愛人則爲仁，惡人之害則爲勇。《艮》之六五，有德者也，則有言矣。《謙》之六五，有仁者也，「利用侵伐」，則有勇矣。《咸》之上六「騰口説」，《同人》九三之「敵剛」，此所謂「有言者，不必有德，勇者不必有仁也」。

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「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

善射、盪舟，力也。躬稼，德也。南宮适賤羿、奡，而貴禹、稷，尚德也。自其成德而言之，則曰「君子哉若人」。自其所言而言之，則曰「尚德哉若人」。禹與稷均曰「躬稼」、稷與禹均曰「有天下」者，禹暨稷奏庶艱食，則禹、稷之躬稼可也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，則稷謂之有天下可也。言禹、稷躬稼，與孟子言禹、稷三過其門不入同。言稷有天下，與太伯以天下遜同。夫微莫微于一身，大

❶「祖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祖」。
❷「貂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貉」。
❸「求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成」。

莫大于天下。羿、奡之力，不足保其身，況天下乎？禹、稷之德，足以有天下，況一身乎？适言而當，故夫子不答。厲王好稼穡，芮伯刺之；樊遲請學稼，夫子非之，何耶？好稼學稼，爲利也。躬稼，爲德也。《傳》曰「后稷封殖于天下」。❶

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

有成德之君子，有未成德之君子。成德之君子則於仁義無不盡，未成德之君子則于仁義有不能，所謂「君子不仁者有矣夫」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，此未成德之君子也。蓋仁者人之所尤難，顏子之于仁，則三月不違而已，其餘可知矣。故子路、公西赤之徒，孔子皆曰「仁則吾不知也」。❷

子曰：「愛之，能勿勞乎？忠焉，能勿誨乎？」

勞之所以作其才，誨之所以達其善。愛之，而不忍勞之；忠焉，而不忍誨之，適所以賊之也。《禮》曰「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」，此愛而不忍勞之也。孟子曰「教人以善謂之忠」，此忠而能誨之也。蓋愛之者，仁也；勞之者，義也。忠焉者，義也；誨之者，仁也。君子處仁以義，然後仁；行義以仁，然後義。

子曰：「爲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東里子産潤色之。」

爲命，裨諶草創以始之，游吉討論以辨之，公孫揮修飾以洽之，國僑潤色以文之。蓋爲命專于一，則不能無失，資於衆智，然後盡善。鄭之爲命，必更四人然後成，此《春

❶「于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❷「仁則吾不知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不知其仁」。

秋傳》所以謂其「鮮有敗事」也。列子曰「鄭之東里多才」，其子産之謂乎？

或問子産。❶子曰：「惠人也。」問子西。曰：「彼哉！彼哉！」

鄭之子西俯仰於子展、子産之間，其與殺子孔之專，❷則因子展而已；其與伐陳，則因子産而已，其才不足道也。楚之令尹子西，理百姓，實倉廩，百姓得所，楚王賢之，其才可知也。不狥白公仇鄭之謀，而終死于白公之亂，其正可知也。或問子西，孔子彼而弃之者，非楚之子西，意鄭之子西乎？老子曰「去彼取此」，彼者在所去，此者在所取。

問管仲。曰：「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❸沒齒無怨言。」

子曰：「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」

人也，猶言之人也。「奪伯氏駢邑三百」，「沒齒無怨言」，至公也。桓公以仲爲聖人，施伯以仲爲賢人，荀卿以仲爲野人，其言各有當與？此謂人也異矣。駢邑三百，言奪之多；飯疏食，言貧之甚；沒齒，言廢之久。蓋奪之雖多，而貧不甚，貧雖甚而廢不久，其無怨則易，若伯氏則無怨難矣。故繼之以「富而無驕易」。江熙曰：「顏子無怨，不可及也。子貢不驕，猶可能也。」此之謂歟？孔子前言子産，則繼之以晏平仲，此則繼之以管仲者，荀子曰：「晏子功用之臣也，不如子産。子産惠人也，不如夷吾。」

子曰：「孟公綽爲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

---

❶「問」，四庫底本、上圖抄本作「謂」，館臣籤云「問誤謂」。

❷「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子」。

❸「飯」，四庫底本作「飲」，館臣籤云「飯誤飲」。

滕、薛大夫。」

君子不器，無施而不可。不如君子，則器矣，有能有不能。故裨諶謀野則獲，于居屋則否；黃霸治郡則長，於相國則不及。兵甲之事，文種不如范蠡；鎮撫國家，范蠡不如文種。面折廷爭，陳平不如王陵；全社稷、安劉氏，王陵不如陳平。房玄齡善于謀而不能斷，杜如晦長於斷而不能謀。「孟公綽爲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、薛大夫」，其才有能有不能也。老者成德之稱，王朝有天子之老，五官之長，❶天子之老是也。❷邦國有卿老，國君不名卿老是也。❸卿大夫則有家老，所謂「趙魏老」是也。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。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曰：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

子問公叔文子于公明賈曰：「信乎，夫子不言，不笑，不取乎？」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子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

智以知之，不欲以守之，勇以行之。據於德，❹所以立本；游于藝，所以存末。本末具，而又文之以禮樂，則于人道幾盡矣，故曰「可以爲成人」。子謂顏淵曰：「既能成人，而又加之以仁義、禮樂，成人之行也。」

❶「五官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禮所謂」三字。
❷「天子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曰」字。
❸「國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所謂」二字。
❹「德」上，四庫底本有「本」字，館臣籤云「本德，本字多，宜刪」。

《傳》曰「人能曲直以赴禮者，❶謂之成人」，荀卿曰「能定所應之謂成人」，與此同意。《周官》大司徒之教民，終之以五禮六樂；孟子言事親從兄，亦終之以禮樂。是學至于禮樂，然後可以爲成人也。求言爲邦，曰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」。孔子于回之問爲邦，然後告之以禮樂，蓋惟回可語以成人故也。❷夫見利則忘義，見危則惜命，久要則忘信，世俗之情也。今也見利思義，則可以爲義；見危授命，❸則可以爲忠；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則可以爲信，故曰「亦可以爲成人矣」，言今之成人。則文之以禮樂者，古之成人也。古之成人者，由前君子之事也。今之成人者，由後亦不失爲善人者也。武仲之智，未足以爲成人，而御叔以之爲聖人，不亦妄哉？「易簡而天下之理得，而成位乎其中」，則其爲成人，不特文之以禮樂而已也。

子曰：「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

孔子論仲則以防求爲要，論成人則以仲爲智，如此則若無要君之事，而不免于要君，何也？《禮》曰：「道之不行，賢者過之。」子曰：「仲之智，❹綽之不欲，文之以禮樂，❺可以爲成人。」使仲賢而不至于過智，❻而濟之以不欲，是能無要君之心

❶「傳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春秋」二字。「人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仁」。
❷「人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事」二字。
❸「授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受」，館臣籤云「受改授」。
❹「仲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臧武」二字。
❺「文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公」字。
❻「仲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武」字。

矣。❶《禮》曰：「事君三違而不出境，則利祿也。人雖曰『不要君』，吾不信也。」

子曰：「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」

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，晉文公爲會而滅同姓；桓責諸公以不貢天子，文會河陽以召天子；桓伐譚戎而不有，文滅曹而分其地；桓仇管仲而用，文親舅犯而疑；桓寓内政以復古，文作三軍以偪上；桓釋曹沫之刼而遇以信，文念衛侯之怨而加以酖，此其正譎之不同也。晉文之譎，非無正也；齊桓之正，非無譎也。觀其出定襄王以示民義，伐原以示民信，大蒐以示民禮，于君之命有三辭之恭，于國之利有三罪之當，此晉文之正也。然譎不勝正，故謂之「譎而不正」。前事則兄弟爭國，内行則般樂奢汰；外事則詐邾襲莒，執陳轅濤塗以致戮于諸侯，親豎刁、易牙、開方，以搆于國，此齊桓之譎者也。然正能勝譎，故曰「正而不譎」。若夫以王道觀之，則桓公之正猶之譎也。❷昔孟氏子曰「春秋無義戰」，愚曰：「五伯無王道。」

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」曰：「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

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

❶ 「能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「心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事君子之事」。

❷ 「猶之」，上圖抄本無「之」字。

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？」

自仁之成名而言之，雖君子有所不仁；自所愛而言之，雖管仲有所施。蓋仁之所施，有殺身以成仁，有不死以成仁。殺身而不足以成仁者，召忽也；不死而足以成仁者，管仲也。孔子曰「子糾未成君，召忽未成臣。管仲不死而立功名，未可非也；召忽雖死，過于取仁，未足多也」，魯仲連亦曰「見小節者，不能成榮名；惡小恥者，不能立大功」。管仲不恥身在縲絏之中，而恥天下之不治；不恥不死公子糾，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。夫以管仲之功，仲連能知之，而子路疑之者，自王道而論之，宜子路之爲疑也。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九盛，❶此所謂「九會諸侯不以兵車」也。首止之會，定王世子謂王，世子正則天下正，此所謂一正天下也。其伐山戎攘狄人以王，伐楚與厲而使夷狄不能剡其脉，以蹈中國之腹，所謂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」。《傳》以兵車之會三，乘車之會六，爲九合不以兵車，兼兵車言之則誤矣。雖然管仲相桓公，正天下，修內政，寓軍令，諸侯盟會于九合而不以兵車，功用可稱也。及其志滿意得，而塞門反坫，僭邦君之禮，故聖人小之。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，曰：「可以爲『文』矣。」

衞靈公以文子聽衞國之政，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，衞國之社稷不辱，不亦文乎？孔子以「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與文子同升諸公可以爲文矣」。蓋靈公以通隣國而交之者爲文，孔子以推人而下之者爲文。通

❶ 「裳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棠」，館臣籤云「裳誤棠」。

隣國而交之，禮之文也；推人而下之，仁之文也，其所主雖殊，其爲文一也。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，康子曰：「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」孔子曰：「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，奚其喪？」

國以賢興，以諂衰；君以忠安，以佞危。三仁在商而商不亡，多賢在楚而秦不伐。百里奚去虞而虞亡，在秦而秦霸；由余去戎而戎亡，在秦而秦强。故共公任小人，而魯人知其無依，衛多君子而霸主知其無患，❶此《孝經》所謂「諸侯有諍臣，雖無道不失其國」。《詩》所謂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」也。靈公雖無道，然治賓客則有仲叔圉，治宗廟則有祝鮀，治軍旅則有王孫賈，故孔子曰「奚其喪」。孔子對魯公曰「靈公于私家則亂，朝廷行事則賢」，伯常騫曰「靈公仝濫而浴，史鰌奉御而進，所搏幣而扶翼，❷其慢若此之甚也，見賢人若此之肅也」，蓋以此歟？爲治之道，柔遠然後能邇。故治賓客爲先，宗廟次之，三軍之運，❸德之末也，故軍旅爲後。

子曰：「其言之不怍，則爲之也難。」

言忠信則不怍，行顧言則能爲之。爲之道也難，則言之不怍，期是矣。言之不怍，則行成亦貴于不怍矣。揚子曰：「言不慙，行不恥。」《書》曰：「行之惟艱。」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。」之三子告，不可。

❶「霸主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蘧伯玉」。
❷「搏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博」。
❸「軍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五兵」二字。

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凡在官者殺無赦。陳恒弑簡公，孔子請討之。蓋曰：請之者，吾之職也。行不行，君之事也。吾之職不可不盡，君之事吾何與焉？故曰「不敢不告」。然則魯弱齊强，攻之不亦難乎？孔子曰：「陳恒弑君，而民不與者半。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」此言「之三子告，不可」。《春秋傳》以爲不告，誤矣。❶

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

孟子曰「非堯、舜之道，不敢陳」，勿欺也。《禮》曰「事君有犯而無隱」，犯之也。勿欺，忠也；犯之，義也。由于孔子而欲爲臣一事，❷則欺而不忠。于顓臾之伐而不救，❸則順而不犯。故其問「事君」，而告之如此。《孝經》曰：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。」盡忠則勿欺，補過則有犯。

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」

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

形而上者，道也；形而下者，事也。君子事道故「上達」，小人事事故「下達」。孔子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。」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荀子曰：「君子之學以美身，小人之學以禽犢。」揚子曰：「大人之學爲道，小人之學爲利。」則爲道以美其身者，爲己者也；爲利以爲禽犢者，爲人者也。范曄曰：「爲己者，因心以會道；爲人者，憑譽以顯物。」蓋爲己者，未嘗不爲人；爲人者，必不能爲己。楊朱第知爲己而已，

❶「誤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季孫」二字。

❷「由于孔子而欲爲臣一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子路於孔子而欲使門人爲臣」。

❸「于顓臾之伐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於季氏伐顓臾」。

墨翟第知爲人而已，若孔子則爲己而不忘人，爲人而不忘己者也。故曰「我學不厭而教不倦」，彼學以爲人，教以爲己者，豈知此哉？宜原憲所以不忍爲也。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。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「夫子何爲？」對曰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使者出，子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

孔子以蘧伯玉汲汲於人，以善自終。莊子以蘧伯玉行年六十化。公叔文子欲葬於瑕丘，而伯玉請行。孫文子欲報衛君，而伯玉辭之。以不知季札適衛，而稱其君子，史鰌屍諫，而稱其賢。則伯玉「欲寡其過」也，信矣！曰「使乎」，善其言之信也。《詩》之《皇華》以「周爰咨諏」爲使之美，莊子以「相靡以信」。忠信之言爲使之事，則使者以忠信爲主也。公明賈之溢美公叔文子以不言、不笑、不取；宋師紿魯以鄭師未及國，則異乎此矣。

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重出。

子曰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❶

事君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，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冒。亂者，非所謂知務也；冒者，非所謂知分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

君子之於天下，與其言不足而行有餘，孰若行有餘而言不足？故不恥行過言，而常恥言過行。此仲尼之徒善爲説辭，不若善言德行者之爲優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子貢曰：「夫子自道也。」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

❶「子曰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曾子」。

不暇。」

不器於人者，然後能器人；器於人者，不可以器人。子貢器于人而已，其方人也，不亦過乎？孔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」以賢者過之也。子貢對衛將軍文子則謂顏淵之相，冉雍有志之君子，仲由才任治戎，冉求好學博藝，至於公西赤、顓孫師、曾參、卜偃、滅明、高柴、南容之徒，莫不在其所譏。而孔子笑之，蓋譏其方人之過也，故子以爲不暇。左氏之品藻，班固之變弄，不免後世之譏者，以其不能器人也。

子曰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！」詐在行，不信在言，逆者迎而知之，億者度而知之。君子之于人，遇之以誠而不察之以智，照之以天而不照之以人，此揚子所以言「不姦姦，不詐詐」也。不姦姦，故不億不信；不詐詐，故不逆詐，是乃先覺之所以爲賢也。若夫任前識之明，上太察之智，❶則刻核之至。忠信有時而見疑，是乃昧者所以爲不肖也。舜之於象，不以僞喜而不喜；周公之於管、蔡，不以不賢而不封，凡此不逆不億也。子貢之屢中，郤雍相盜失，是矣。

微生畝謂孔子曰：「丘何爲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爲佞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」

能仕者必貴乎能已，能已者必貴乎能仕。仕而不能已，已而不能仕，守一而不知變者也，固者之所爲，君子疾諸。孔子「三月無君，則皇皇如也」，則其栖栖然動靜無操持者，非爲佞也，疾固以事道而已。孰謂微生畝足以知孔子？

❶「上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尚」。

子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」

君子絶德，小人絶力。故驥所以喻君子，而不如驥者所以喻小人。揚子曰「齊馬以驥」，又曰「晞驥之馬，亦驥之乘」，或以譬仲尼，或以譬顔回，以驥有德也。适賤羿、奡，尚禹、稷，孔子所以美之者以此。

或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復讐者，人之所不能免，先王之所不能禁，特爲之法以制之而已。《周官·調人》「凡殺人而義者，令勿讐」。❶ 則殺人而不義者，在法之所不宥，❷以可殺者必避之也。《朝士》：「凡報仇讐者，書于士，殺之無罪。」則應避而不避，其書于士，而殺之可也。然則先王復讐之法不行，「凡有罪辜，乃罔常獲，小民方興，相爲敵讐」，由是殺人之父也，人亦殺其父，殺人之兄也，人亦殺其兄，干戈相尋，莫之或息，豈特復其不讐，避者而已哉？于是有問孔子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孔子曰：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蓋以直報怨，則民有所懲；以德報德，則民有所勸。以直報怨，義也；以德報德，仁也。老子曰：「以德報怨。」《禮》曰：「以德報怨，寛身之仁也；以怨報德，刑戮之民也。」蓋以德報德者，德也，則《詩》所謂「報之以瓊琚」者也；以怨報德者，事也，則《詩》所謂「反以我爲仇」者也。昔豎牛之于叔孫昭子，盧蒲葵之於慶舍，寒浞之于后羿，公勝之于巢公，皆以怨報德者也。❸

❶「勿」，四庫底本無此字，館臣籤云「令讐當作令勿讐」。
❷「宥」，四庫底本作「看」，館臣籤云「看字宜作宥字」。
❸「也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刑戮之民孰大於此」八字。

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，其天乎？」

孔子言「莫已知也」，繼之以「不怨天，不尤人」。蓋曰「莫我知」者，豈天與人使之然哉？命也。天道遠而難知，故曰「怨」；人道邇而可指其掌，❶故曰「尤」。下學而上達，則始于窮理，終于知命；始于仁義，終于天道，如此則與天同矣。故曰：「知我者，其天乎？」荀子曰：「自知者不怨人，知命者不怨天。怨人者窮，怨天者無志。失之己反之人，豈不亦迂哉？」孔子不怨不尤，與反之人者異；下學上達，與失之己者異。

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「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子曰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」

不知命者，以興廢在人而有所難辨，子服景伯是也。知命者，以興廢在天而無所校，孔子是也。蓋道待命而後行，命待道而後立。以道處命則死生無所恤，以命處道則廢興無所累。君子之於道命，雖死生不得與之，況廢興乎哉？孔子于伯寮言命，孟子于臧倉言天，其致一也。

子曰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」

子曰：「作者七人矣。」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「奚自？」子路曰：「自孔氏。」曰：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？」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

❶「邇」，四庫底本作「達」，館臣籤云「達字宜改邇字」。

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」既而曰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子曰：「果哉，末之難矣！」

伯夷居海，管寧浮海，「辟世」也；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，「辟地」也；色斯舉矣，禮貌衰則去之，「辟色」也；聲音之詭，人則去之，「辟言」也。「作者七人」，則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是也。之七士者，皆成德之逸民，故或辟世、辟地、辟言，而去就進退之理備矣。至于孔子，則集七人之大成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故曰「我則異于是，無可無不可」。揚子曰：「聖人不遁乎世，不離乎群。」莊周曰：「古之所謂隱，牛馬以伏其身而勿見也，非閉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智而不發也。當時命行乎天下，則反一無迹；不當時命窮乎天下，則深根寧極而待。」此所謂「無可無不可」者也。古之所謂「大隱」，如是而已。彼晨門譏其不可爲而爲，荷蕢譏其莫知而不止，豈知此哉？然聖人之有爲，常出于無爲；其有心，常出于無心。荷蕢之聞磬，知其有心，而不得其無心，則其所知也淺矣。季咸之于列子，知其氣機而不知其未始出吾宗，亦若此也。晨門，司晨昏之啟閉者也。《周官》以昏閉言之，則曰「閽人」；《論語》以晨啟言之，則曰「晨門」。

子張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。』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。」

斬衰之喪，唯而不對；齊衰之喪，對而不言。高宗三年不言，蓋禮然也。子張以人君不能三年，則以今疑古，故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孔子以古陋今，故曰：「何必高宗，

古之人皆然。」《詩》之《素冠》「刺不能三年」，滕之父兄、百官皆不欲三年，則孔子之時可知矣。❶

子曰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兩貴不能相事，兩賤不能相使。上好禮，則不敢輕于使民。民好禮，則知分，未有不易使者矣。蓋禮以敬民，則使民如承大祭。民好禮以敬上，則孰疾視其長上爲哉？故曰「上有所好，下必有甚焉」者矣。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、舜其猶病諸？」

《書》稱堯之德，始于「欽明」，中于「平章」，卒于「於變」。❷「欽明」者，修己以敬也。「平章」者，安人也。「於變」者，安百姓也。❸老子言修之身，而其終至于天下修，《禮》言「毋不敬」，而其効至于安民，與此同意。修己以敬，自愛也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博愛也。夫正者未必安，而安者必以正。孟子以正己而物正，爲大人之事，則修己以安百姓者，聖人之事也。堯、舜于此可以不修，而猶病之者，以其不免有竄殛之刑故也。《書》曰「安民則惠，惟帝其難之」，此之謂歟？《孝經》言「得人之歡心」，又言「得百姓之歡心」，是人不及百姓之衆也。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「幼而不遜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爲賊。」以杖叩其脛。

無述則無所取，賊則有所害。莊子曰「人

❶「時」上，四庫底本有「能」字，館臣籤云「能字多，宜刪」。

❷「於變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黎民」二字。下同。

❸「安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修己以」三字。

而無以先人，是人之謂陳人」，曾子曰「少稱不弟焉，恥也；壯稱無德焉，辱也；老稱無禮焉，罪也」，荀子曰「少而不學，長無能也」，此「無述」之謂也。以杖叩脛，責之而已，所謂故者無失其爲故也。

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：「益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居位則不遜，並行則不弟。將命非童子之事，而夫子使之者，以其欲速者也，故因命而教之耳。孟子好貨、好色、好勇、好樂而教之，與此同意。

論語全解卷七

論語全解卷八

宋 陳祥道 撰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于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

天根問爲天下于無名人。❶無名人曰：「汝，鄙人也，何問之不豫也。」靈公問陳于孔子，亦若是而已。此孔子對以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」。古者文事必有武備，武備必有文事，故射御之事寓于禮，干戚之事寓于樂，則君子之學禮樂也，軍旅之事未嘗不在其中矣。孔子于夾谷之會，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人恐；孔子于費人之亂，則命將士伐之而費人北。嘗曰：「我戰則克。」而冉有亦曰：「聖人文武並用。」則孔子于軍旅之事，曷嘗未學之？蓋有所不言爾。孔子于孔文子亦曰：「簠簋之事，則嘗學之；甲兵之事，未之聞也。」其所對與靈公同，其所以責之之意與靈公異。

明日遂行。在陳絶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愠見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子曰：「由！知德者鮮矣。」

---

❶「無名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無爲」。下同。

君子無常産而有常心，則固于窮。小人無常産因無常心，故窮斯濫。君子窮則樂，❶小人窮斯濫。多學而識，則博于文而不知約，故所知者事，以一貫之則通于一而萬事畢；故所知者德，知德則自得而已。故窮亦樂，通亦樂，知事則徇外而已，故醜窮而色作。子貢在陳則色作，子路則慍見，于此時言「由，知德者鮮」，則慍見與色作矣。孔子于子貢、曾子皆言以一貫之。所以語之也。❷子貢不知德，則多學而已，曰「予一以貫之」者；曾子之學可以語道，曰「吾道一以貫之」，所以誘之也。曾子唯而不辨，子貢聞而不問，于聖人之體不能具也。

子曰：「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？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

繼治世而不用衆，不能無爲；用衆而不繼治世，亦不能無爲。舜之無爲，以其襲堯于其上，而用衆于其下故也。孔子曰：「舜有臣五人，而天下治。」揚子曰：「襲堯之爵，行堯之道，無爲矣！」或言「有臣」，或言「襲堯」，蓋皆有爲言之也。然則舜之所以無爲，非夫二者之備，則未之暇矣。《禮》曰：「君子南鄉。天道拱于北，而與物辨；降于南，而與物交。」南面而聽者，道取諸此也。先王制禮：冕則玄表而朱裏，服則玄衣而纁裳，位則背北而南面，其義一也。

子張問行。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，

❶「樂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而詳固窮也」五字。

❷「所以語之也」，依文義，當在下文「曰予一以貫之者」句下。

行乎哉？立則見其參于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，夫然後行。」子張書諸紳。

欲實莫如忠，欲當莫如信，致敬盡力莫如敦篤。言忠信，則言滿天下無口過。行篤敬，則行滿天下無怨惡。故曰：「雖蠻貊之邦，行矣。」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則反此。故曰：「雖州里，行乎哉？」昔河梁丈人以忠信，入水而不溺；商丘開以至信，入火而不爇。《詩》以欽恭明神，宜無恫怨。夫以水火鬼神，猶可以忠信篤敬親之，而況于人乎？此所以近之于州里，遠之于蠻貊，莫適而不行也。蓋子張持嘐嘐之志，而其行不掩，飾堂堂之容，而難于與爲仁，則于忠信篤敬有所不盡，故孔子告之如此。「立則見其參于前，在輿則見其倚于衡」，與「見堯于牆」同意。「子張書諸紳」，與季路抱五慎之誡，趙孟佩九言之箴，西門豹之佩韋，董安于之佩弦同意。觀古人之佩玉，有瑜瑕不掩之忠，孚尹旁達之信，垂之墜之之禮，則子張以忠信篤敬之言，書之于紳宜矣。《周官》州里之名別而言之，在鄉則有州，在遂則有里，合而言之，凡所居者皆謂之里，所聚者皆謂之州。《論語》之言里則與《鄉大夫》、《司常》所謂里同，言州則與《鄉師》、《鄉大夫》、《司常》所謂州異。

子曰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」

史魚能直而已，故「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」。伯玉則能曲直以趨時，故「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」。

《傳》曰：「正直爲正，正曲爲直，❶參和爲仁。」史魚可謂「正曲」者也；伯玉可爲「參和」者也。覩史魚之死，猶以屍諫，❷則其直可知矣。然《書》「九德」之直，則濟之以温。《詩·頌》之直，則齊之以不倨。仲山甫直而柔，衛武公直而和，如此然後無崖異之行，而全中和之德。史魚之直則異于是，故孔子謂之直，而不謂之君子也。季札於史魚、伯玉皆稱君子者，以其有君子之行，謂之君子可也。孔子以志士同仁人而稱仁，孟子以勾踐同文王而稱知，揚子以黔婁同顔淵而稱賢，與此同意。君子之于人，其言之也，與其失真，寧過其實。故季札以之爲君子則可，荀卿以之爲姦人則不可。

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

知人則不失人，知言則不失言。孔子于程子則不失人，于孺子則不失言。孟子于章子則不失人，于王驩則不失言，然此中道也。鄙夫問我，❸則不必中道矣。

子曰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

生我所欲，所欲有甚于生者，❹舍生而取義，此「無求生以害仁」也。死我所惡，所惡有甚于死者，患有所不辟，此「殺身以成仁」也。無求生以害仁，伯夷是也；殺身成仁，比干是也。非特仁人爲然，志士亦

❶「直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貞」。
❷「諫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靈公」二字。
❸「我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」八字。
❹「所欲」，四庫底本無此二字，館臣籤云「當添所欲二字」。

能之，故孟子曰：「志士不忘在溝壑。」子張曰：「見危致命。」志士則利仁，仁人則安仁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其成功一也。列子稱伯曰：「仁義使我愛身。」而後名仲曰：「仁義使我身名並全。」然則爲仁之道，豈待殺身而已哉？孔子言之姑以救弊云。

子貢問爲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❶

工之于事，待器然後善；君子之於仁，待器而後成。大夫之賢者，則教我者也，故事之；士之仁者，則輔我者也，故友之。孟子言仁賢，則由仁而後賢；《春秋傳》言仁賢，則以佐賢而已。是賢者必仁，仁者不必賢。大夫以智帥人者也，故言賢；士則以才者也，故言仁。于賢者，事之所以尊之也；于仁者，友之所以親之也。周公誥康叔于大史、❷內史言友，于服休、服采言事；宓子賤于五賢則事之，于十一人則友之；惠公于子思則事之，于顏般則友之，皆此意也。對而言之，則事賢而友仁；通而言之，賢可言友，仁可言事。《詩》曰「友賢不棄」，《易》曰「休復下仁」，是也。子貢好與不如己者處，故告之。❸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》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

商、周推天地之氣而爲正，故文；夏據人所見者爲正，故質。《春秋傳》言「大輅越

❶「士」，原誤作「事」，據《論語》通行本改。
❷「周公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之」字。
❸「之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如此」二字。

席，昭其儉也」，孔子言「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，儉」。則乘殷之輅，大輅也。服周之冕，麻冕也。禮貴質、儉，故以夏時、商輅、周冕；樂貴美、善，故以《韶》舞。蓋禮莫盛于三王，樂莫盛于五帝，故言禮則夏、商、周，樂則《韶》舞。《禮記》于五帝稱不相襲禮，于三王稱不相沿樂，放遠之。則舜命九官，終于夔之典樂，龍之納言，蓋有典樂，則鄭聲放；有納言，則佞人遠。爲治至于鄭聲放，佞人遠，則治之至也。孔子之門人，惟回之賢，可以爲王者之佐，故其問爲邦，而告之以此。孔子嘗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媚兹一人，應侯順德。』」以其可以爲王者之佐故也。蓋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，故于鄭聲言淫，于佞人言殆而已。堯、舜于巧言令色、壬人猶病其難，則其戒顔淵宜矣。于淵猶然，况餘人乎？夫鄭聲之害，不及佞人；佞人之害，不及利口。故孔子于鄭聲言淫，于佞人言殆，于利口則言覆邦家也。孟子于佞人言亂義，于利口言亂信，是利口之所亂者過于佞人，不多言而明矣。❶

子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

先事而慮之，遠慮也；事至而憂之，近憂也。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」，則有遠慮必無近憂矣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君子有遠慮，小人從邇。」蓋聖人無思則無慮，小人從邇則不能遠慮，❷夫善于遠慮則長慮顧後者也，❸不善于遠慮則私憂過計者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思患而預防之。」荀卿曰：「先

❶「不多言而明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遠」。
❷「慮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則君子而已」五字。
❸「夫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然」。

事慮患。」善于遠慮者也。墨翟憂天下之不足，杞子憂天地之壞，❶不善于遠慮者也。孔子曰：「處身而常佚者，志不廣。居下而無憂者，思不遠。」然則君子之有終身之憂，是以有遠慮也。惟其有終身之憂，故無近憂。孔子告冉有曰：「遠人不服，不能來也。吾恐季孫之憂，在蕭牆之内也。」❷此謂「人無遠慮則必有近憂」。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《詩》言「已焉哉」，接輿言「已而，已而」，孔子言「已矣乎」，皆決辭也。孔子于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」、「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」、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」，皆言「已矣乎」，則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傷其無時也。未見自訟與好德，傷其無人也。好德出于性，好色本乎情，以性勝情爲君子，以情易性爲小人。

子曰：「臧文仲其竊位者與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」

文子曰：「知人之謂智，愛賢之謂仁。」文仲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，非不智也，不仁而已。不仁者，抑人以自高，棄人以自利，此偷天工以私己者也，故謂之「竊位」。曾子曰：「無益而受厚禄者，竊也。」夫管仲非不賢于鮑叔，子産非不賢于子皮。孔子以鮑叔、子皮爲賢，以管仲、子産爲不賢者，以鮑、皮能進管、産，而仲、僑不能進賢也。公孫弘不舉董仲舒，汲黯不以爲忠；虞立不舉孫叔敖，樊姬不以爲賢，凡此皆竊位者也。古者薦賢受上賞，蔽賢蒙顯戮。然竊位而不蒙戮也，幸矣！荀子曰：

❶「子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人」。
❷「在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不在顓臾而」五字。

「蔽公者謂之昧，隱良者謂之妬。妬昧之臣，國之孽也。」

子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于人，則遠怨矣。」

君子爲己不重，而責己重以周；爲人不輕，而待人輕以約。重以周故自厚，輕以約故薄責。君子之交，盡己之歡而不盡人之歡，竭己之忠而不竭人之忠。《鄉飲酒》之酬賓，主人卒觶而賓不舉，亦是意也。湯之檢身若不及，與人不求備。❶孔子于聖仁不敢居，❷于管仲則稱仁，蓋以此歟？然此非中道也。有己然後求人，❸無己然後非人，此爲中道。❹

子曰：「不曰『如之何，如之何』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老子曰：「爲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亂。」《書》曰：「制治于未亂，保邦于未危。」《詩》曰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户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其亡其亡，係于苞桑。」《禮》曰：「言前定則不跲。」❺荀卿曰：「先事慮謂之健，先患慮謂之豫。」揚子曰：「用智于未奔。」此皆思患豫防。而「不曰『如之何』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」，此之謂魚去沙而思于木，轂碎破而大其輻。渴而鑿井，鬬而鑄錐，則將噬臍無及矣。古之善用兵者，以虞待不虞；善醫者，不治已病治未病，況君子之于事乎？

子曰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

「言不及義」，則利而已，非所謂正言。「好

❶「人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則」。
❷「仁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人」。「居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❸「有」下、「求」下，上圖抄本並有「諸」字。
❹「爲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所以」二字。
❺「跲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困」。

行小慧」，則鑿而已，非所謂正行。揚子曰：「頻頻之黨，賊夫糧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」

「義以爲質」，則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」者，文也。義以禮行之則中，以孫出之則和，有中有和而又以信終始之，此所以爲君子也。《傳》曰「禮以行義」，❶荀卿曰「行義以禮，然後大」，《太玄》曰「成之者信」，此「禮以行之，信以成之」之謂也。然禮與義常相爲依用，❷方其以禮爲體，則義爲用，故《易》言「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」。禮有之，❸禮者，義之本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

君子病己之無能，而不病人之不己知，則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强。「疾没世而名不稱」，則名不浮行，行必浮名。病爲重，疾爲輕。病己之無能，則務本者也，是以言病。「没世而名不稱」，抑末而已，故言疾。

子曰：「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黨。」

矜惜其行，則與人異，與人異，則疑于有争。矜而不争，禮也。群居則與人同，與人同，則疑于有黨。群而不黨，義也。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。」和則矜而不争，不同則群而不黨。矜故不失己，不争故不失人；群故不失人，不黨故不失己。處己而思，所以處人則禮；處人而思，所以處己

❶「傳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春秋」二字。
❷「依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體」。
❸「有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言」。

則義，君子之道也。今夫水之于物不争，老子以爲幾道。羔羊于群不黨，《詩》人以爲有德。❶君子之不争、不黨，本于道德故也。不争也，❷有所謂争，聞義争，爲不義争改，射與投壺争勝，君子之争也。不黨也，有所謂黨，于交則有顯黨，于居則有鄉黨，君子之黨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」

言有誠僞，❸人有賢不肖。言善而人不肖，舉之則不智。人不肖而言善，廢之則不仁。宰予之言，孔子不取；嗇夫之辨，釋之排之，不以言舉人也。陽貨之言，孟子不棄；愚者之言，智者擇焉，不以人廢言也。君子不以所長信所短，不以所短掩所長。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」

孔子曰：「一言有益于智，莫如豫；一言有益于仁，莫如恕」，「君子之于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顛沛必于是」。而恕則近仁，故可終身行之也。桓王以食菜之田與鄭，白圭以鄰國爲壑，豈知此哉？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恕而行之，德之則也，禮之經也。」蓋則與經，立本者也，立本則與趨時者異矣，故可終身行之。

子曰：「吾之于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

譽起于所好，毀起于所惡。能好人則所譽

❶「人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❷「不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然」字。
❸「誠僞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誕信」。

無溢美，能惡人則所毀無怨惡。君子之于人，豈容心于好惡毀譽哉？凡因彼而已，故曰「如有所譽，必有所試」。有所試則名實當，故民不至枉道以求譽，故曰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」。譽則有所勸，毀則有所沮。有所勸則仁，有所沮則義。聖人在下見于言，故有毀譽；聖人在上見于行，故有賞罰，其致一也。孟子言「不虞之譽，求全之毀」，揚子言「妄譽仁之賊，妄毀義之賊」，皆非直道故也。

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已夫！」

史喻馬，闕喻借。人于文不能知，則俟知者，知之可也；于馬不能乘，則借能者，乘之可也。孔子之時，子張、子游之徒，猶不能闕其所不知，況餘人乎？此孔子所以謂「吾猶及史之闕文，今也則亡」。孔子曰：「聽遠音者，聞其聲，不聞其舒；望遠者，察其貌，不察其形。」立乎定、哀以指隱、桓，隱、桓之日遠矣。夏五傳疑也，蓋君子之所慎而不苟也如此。

子曰：「巧言亂德。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

巧言似忠信，故亂德；小不忍則優柔不斷，故亂大謀。巧言必察之以智，小不忍必齊之以義。蓋持狐疑之慮者，無過人之略；懷隱忍之心者，無必成之功。蝮之螫手則斬手，螫足則斬足，非惡手足而樂去之也，以爲愛其一肢，則害于四體也。鄭伯之于叔段，齊桓之于豎刁、易牙，葉公之于公勝，唐之于全忠、祿山之徒，皆養虎自遺患者也。

子曰：「衆惡之，必察焉；衆好之，必察焉。」

衆惡之中有君子，衆好之中有小人，如之何而勿察？

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

人有志于道，故能弘道；道無情于人，故非弘人。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，「人能弘道」也。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，「非道弘人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苟非其人，道不虛行」，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《禮》曰：「禮儀三百，❶威儀三千，待其人而後行。」又曰：「制度在禮，文爲在禮。行之其在人乎！」

子曰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

過而能改，則自無過矣，故物之所責，悔而後致吉。

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

老子曰：「爲學日益。」「思而不學則殆」，❷思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

耕者志于利而害在其中，學者志于道而利在其中。君子所以謀道不謀食，憂道不憂貧也。《詩·權輿》則謀食，《北門》則憂貧，何耶？《權輿》之謀食也，實非謀食也，責其禮之不至也。《北門》之憂貧也，實非憂貧也，傷其志之不得也，與徒餔啜、羞貧賤者異。

子曰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；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

知與仁，德也，君子以之處己；莊與禮，行也，君子以之接人。知所以盡性，知窮

❶「禮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曲禮」。

❷「思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學而不思則罔」六字。

理而不知盡性，則所學不固，故曰「雖得之，必失之」。莊者，仁知之容；禮者，仁智之文。以莊涖事，則民敬；以禮而動，然後善，故曰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」。仲弓知及之，故孔子告之以「承大祭，見大賓」。顔子仁能守，莊能涖，未能動之以禮者也，故孔子告之以「復禮」。動以禮，聖人之事，孟子曰：「動容周旋中禮，盛德之至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」

大知、小知存乎義，大受、小受存乎器。君子之器識則大，故老農、老圃在所不知，而受天下不以爲泰，此「不可小知而可大受」也；小人之器識則小，故乘君子之器致寇，而童觀則無咎，此「不可大受而可小知」也。揚子曰：「師之所知貴大知也，小知之師亦賤矣。」子皮曰：「君子務知大者遠者，小人務知小者近者。」所謂「大知」、「小知」。《詩》曰：「受大國是達。」揚子曰：「痺虚無因，不能大受。」所謂「大受」、「小受」。

子曰：「民之于仁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

水火所以養己，仁所以成己。養己者其利小，成己者其利大，此仁所以甚于水火也。蹈水火而死，匹夫匹婦之諒；蹈仁而死，則爲志士仁人矣。孔子之世，❶爲匹夫匹婦者恒多，爲志士仁人者恒少，故曰：「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

❶「世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時」。

子曰：「當仁不讓于師。」

君子之于父兄，無所不告。聞斯行之，❶則不必告也。于師無所不遜，當仁則不必遜也。崔駰曰：「當其有事，則褰裳、濡足、掛冠，不顧人命則非仁也；當其無事，則躐步、整襟、規矩其步，德遜不修則非忠也。是以險則救俗，平則守禮。」由此觀之，無事則師，有事則當仁不遜。與言不稱師謂之畔，行不稱師謂之倍者，異矣。

子曰：「君子貞而不諒。」

君子求諸己，不求諸人；小人求諸人，不求諸己。求諸己，故內正；不求諸人，故不諒乎外。《泰》之九三「艱貞無咎」，❷以言在己爲有義，在人爲有命。苟內不能自正，而外以求信于人，則是不恤己之孚，而恤人之不己孚，豈爲知命哉？故曰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」。荀卿曰：「君子能爲可信，不能使人必信己。」蓋能爲可信，故貞；不能使人必信己，故不諒。

子曰：「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」

君子之于仕，爲道不爲食。人君之授禄，❸食功不食志。《詩》稱「不素餐」，《易》稱「不素飽」，《坊記》稱「先事而後禄」，《儒行》稱「先勞而後禄」，皆「敬事後食」者也。古者男子生必先有志于事，然後敢用穀，況事君乎？

子曰：「有教無類。」

教在己，類在人。在己者，不可以有倦；在人者，不可以有擇，此所謂「有教無類」

❶「之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斯」，館臣籤云「聞斯行之，之誤斯」。

❷「咎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勿恤其孚」一句爻辭，與下文解釋語相應。

❸「授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也。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而其性未嘗不善。不幸而處于不善之類，君子其可求類而教之哉，一應之以無我而已。故難言者，莊子之所與；廋履者，孟子所不拒。《書》言「不協于極，不罹于咎，皇則受之」，《詩》言「不顯亦臨，無射亦保」，皆無類故也。然孔子于孺悲則不見，孟子于滕更則不答，非不教之也，不屑教也。

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

道之同，雖異曲而相合；道之異，雖同時而不相謀。故賢人所以誠世，聖人未嘗過而問焉；君子所以誠國，賢人未嘗過而問焉。何則？市井不可與語先生之言，方內不可與語方外之道也。孔子之於陽貨，瞯之而拜；孟子之于王驩，未嘗與言；齊王好竽，而鼓瑟者不用；漢武尚武，而好文者不遇，此《傳》所謂「薰、蕕不同器而藏，堯、桀不同國而治」也，太史公「員枘方鑿」之説，❶若是而已。

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

意者，辭之主；辭者，意之需。❷君子之辭，達其意而已，夫豈多騁旁枝爲哉？故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《儀禮》曰：「辭多則史，少則不達。」彼鄒衍之談天，公孫龍之詭辭，其言雖多，皆辨者之囿而已，豈知所謂辭達者哉？王通曰：「吾師也，辭達而已。」蓋倣此者矣。

師冕見，及階，子曰：「階也。」及席，子曰：「席也。」皆坐，子告之曰：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」師冕出。子張問曰：「與師言之道

❶「員枘」，四庫底本原作「負柄」，館臣籤云「員枘訛負柄」。

❷「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寓」。

與？」子曰：「然，固相師之道也。」老者在所養，喪者在所恤，貴者在所敬。古之人待瞽者如老者、喪者、貴者，所以盡禮也。《禮》曰：「八十拜君命，❶一坐再至。瞽亦如之。」又曰：「八十者，一子不從政。九十者，其家不從政。瞽亦如之。」是待瞽者如老者也。《論語》曰：「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必作；過之，必趨。」又曰：「見齊衰者，雖狎，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，必以貌。」是待瞽者如長者、❷貴者也。然則于其所不知者，其可以不告乎？故及階、席，則曰「階也」、「席也」，皆坐則曰「某在斯」。《禮》曰：「未有燭，而有後至者，則以在者告。」導瞽亦然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于孔子曰：「季氏將有事于顓臾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爲？」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周任有言曰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」

袁絲曰：「周勃忠臣也，非社稷之臣。」揚子曰：「若張子之智，❸陳平之無悞，絳侯勃之果，霍將軍之勇，終之以禮樂，則可謂社稷之臣。」社稷之臣，其難也如此，而顓臾之附庸可以爲之乎？蓋社稷之臣有存乎人，有存乎地者。存乎人者才也，存乎

❶「君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居」，館臣籤云「君誤居」。
❷「長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貴」。
❸「子」下，《法言》有「房」字。

地者勢也。顓臾之爲社稷臣者，非稱其才，勢而已也。

「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于柙，龜玉毁于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

君子以義事君，故能閑其惡；以仁處人，故能保其善。季氏之惡以譬則虎兕，顓臾之善以譬則龜玉。季氏將伐顓臾，而不能閑之，是「虎兕出于柙」也；顓臾在邦域之中，而不能保之，是「龜玉毁于櫝中」也，故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」顛甚于危，扶難于持。危而持之，然後安；顛而扶之，然後興，故先言「危而不持」，後言「顛而不扶」。孟子曰：「君不鄉道，不志于仁，而爲之强戰，是輔桀也。」求、由均是輔桀，孔子特責求者，以求嘗聚歛，勢必欲廣土地也。❶

冉有曰：「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相夫子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；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；而謀動干戈于邦内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内也。」

政之不均，而患民寡；民之不安，而患國貧，非知本也。《書》言：「罔曰民寡，惟慎厥事。」《詩》言尹氏「秉國之鈞，不宜空我師」，是所患在政之不均，❷而不在民寡

---

❶「勢必欲廣土地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於内則其欲廣土地於外」。

❷「所患在」，原誤作「在患所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

也。孟子言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又言「貨財不聚，非國害。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」，是故患在民之不安，❶而不在國貧也。然均則得民財，故無貧；和則得民心，故無寡；安則其本固，故無傾。《周官》政典以均方，政職以聚百物，此「均無貧」也。孟子言「得道者多助」，此「和無寡」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寧。」此「安無傾」也。蓋均故和，和故安，貧則無以聚人安能無寡，寡則無與守邦安能無傾。然「不患貧而患不安」者，爲國家以安之，爲終始也。不安而欲均之，不亦難乎？由均至于安，則在內者無患矣。然遠人猶不服，「則修文德以來之」，此舜敷文德以格有苗，太王施文德以治四國者也。冉求之相季氏不如此，而謀動干戈以伐顓臾，是患寡而不患不均，患貧而不患不安也。冉求曰「顓臾必爲子孫憂」，孔子謂「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，而在蕭墻之內」，其後陽貨果囚桓子，非其驗歟？夫蕭之言肅也，朝欲肅，故其牆謂之蕭牆；軍欲和，故其門謂之和門。古人之爲門牆者，豈特爲蔽居處之具哉，凡皆有所寓也。

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

先王之盛時，五禮六樂掌之于宗伯，九伐之法掌之于司馬。諸侯賜功矢然後征，❷賜鈇鉞然後殺，賜圭瓚然後爲鬯，命之教然後爲學，此所謂「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

❶「故」，上圖抄本作「所」。
❷「功」，當作「弓」。

度，不考文」者也。如此在上者無失政，在下者無覬覦。周衰之時，天子失政，始于東遷。諸侯始于溴梁之會，不過十世、❶五世、❷三世也。❸以逆理彌甚者，則國勢彌蹙故也。《書》曰：「臣無有作福作威。臣之有作福作威，其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國。」《易》有之曰：「過旬災也。」意其此之謂乎？

「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

天下有道，政出于君。大夫議之而無所遂，庶人聽之而無所議。以權有所在，分有所限也。❹聖人王天下，先之以道德，而民知修爲而議有所不及；次之以仁義，則民知親愛而議有所不能。❺五變而舉刑名，九變而言賞罰，則下知敬畏而議有所不敢。雖然，聖人猶爲之慮也。造言亂衆者有刑，析言破律者有殺，如此則横議息矣。後世失道，而民入則腹誹，出則巷議。于是乎有弭謗之禁，燔書之令，豈非猶夫壅川之流而致其潰哉？

孔子曰：「禄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」

政者，威福之所在，禄則福而已。禄去公室，則政未必逮大夫，政逮大夫，禄去公室可知矣。故四世而三桓之子孫微矣，此所謂「五世希不失」者也。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

❶「不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諸侯」二字。
❷「五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大夫不過」四字。
❸「三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陪臣不過」四字。
❹「限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辯」。
❺「民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下」。

損矣。」

直者，所以正己之惡；諒者，所以輔己之信；多聞者，所以博己之知；便者，便人之所欲；辟者，避人之所惡，此反于直者也。善柔則能從人而已，便佞則能悦人而已，損友以此爲最。故益友先直，次諒，而後多聞。損友先便辟，次善柔，而後便佞。蓋直者能忠，諒者能信。爲學之道，先忠信以尊德性，然後博學以道問學，則取友之術，亦若是而已。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宴樂，損矣。」

禮得其節則中，樂得其節則和。禮節則行正，樂節則心和，❶在己者備矣。在己者備，然後繼之以樂人之善，❷樂多賢友。益者三樂，則先節禮樂。損者三樂，則先樂驕樂，驕非所以節禮，樂非所以節樂也。

孔子曰：「侍於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，未見顔色而言謂之瞽。」

躁、瞽則失言，隱則失人。荀卿曰：「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，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，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。君子不傲不隱不瞽，謹慎其身。」與此同意。孟子曰：「未可與言而言，以言餂之；可與言而不言，以不言餂之。」以言餂，非特躁而已；以不言餂，非特隱而已。故孔子以爲愆，孟子以爲穿窬之盜。蓋非可言之時而不言，故無躁、瞽之愆；於可言之時而言，故無隱

❶「禮節」至「心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節禮有以正其行，節樂有以和其心」。

❷「後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及其在人者」五字。

之愆。此《易》所謂「言有序」，公明賈所謂「時然後言」也。言有序，故悔亡；時然後言，故人不厭其言，非無愆者歟？《禮》曰：「長者不及，毋儳言。」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鬭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

血爲榮而行於脉中，氣爲衛而行於脉外。行於脉中，陰也；行於脉外，陽也。寇莫大於陰陽，爲陰陽所寇而無以勝之，則窮人欲而天理滅，豈善養生哉？此君子所以有三戒也。然湯之不邇聲色，則無事於戒色；顔淵不遷怒，犯而不校，則無事於戒鬭；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，則無事於戒得，三戒蓋以中心爲制而已。❶《黄帝書》曰：「血氣衰則内虚，内虚則貪心生。」揚雄亦曰：「老則戒之在得。」莊周曰：「人之取畏者，衽席飲食之間，而不知爲之戒者，過也。」由是觀之，得之所戒常在於老，而色之所戒非特少之時而已，蓋少時尤宜戒也。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

天命，命我者也；大人，臨我者也；聖言，教我者也。畏天命，畏天也；畏大人，畏人也；畏聖言，則天人之道存焉。高宗夤畏自度，畏天命也；孔子見所不見，畏大人也；臧榮拜六經，畏聖言也。帝乙之慢神，齊人之不敬王，伊尹曰侮聖言，皆小人之事也。春秋之時，弑君殺大夫者無國無之，則不特狎大人而已。秦燔《詩》、《書》，

❶「心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人」。

則不特侮聖言而已。古人有言曰：「慎以畏爲本。」故士無畏則簡仁義，農無畏則惰稼穡，工無畏則壞規矩，商無畏則貨不殖，子無畏則忘孝，父無畏則廢慈，臣無畏則勲不立，君無畏則亂不治。是以太上畏道，其次畏天，其次畏物，其次畏人，其次畏身。憂於身不拘於人，畏於己不制於彼。君子之畏，❶小人之無畏，豈特三者而已哉？孔子之言，舉其大者言也。

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」

生而知之仁者，安仁也；學而知之知者，利仁也；困而學之畏罪者，强仁也；困而不學，則困蒙吝矣。❷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

思於五行主土，百物非土不生，百事非思不成。君子於視能思則有視遠之明，於聽能思則有聽德之聰，此其内達者也；於色能思則即之也温，於貌能思則恭而有禮，此其外見者也，如此則在我者脩矣。❸然後忠以接物而不欺，敬以臨事而不慢，有疑則又問以辨之，則可爲成德矣。然忿而不思難，見得而不思義，則害于德，故終之戒焉。《洪範》「五事」先貌言而後視聽，此先視聽而後貌言者，《洪範》言用事之序，此言修德之序也。

❶「君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然則」二字。

❷「矣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，且下有「故曰民斯爲下矣」七字。

❸「脩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可謂」二字。

孔子曰：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，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」

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于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？

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，好學者能之，故曰「吾見其人」。隱居求志，行義達道，非聖人不能，故曰「未見其人」。夷、齊餓于首陽之下，隱居以求終身之仁，行義以激百世之清，故曰「民到于今稱之」。

陳亢問于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《詩》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《詩》。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禮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』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」陳亢退而喜曰：「問一得三，聞《詩》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

志之所至，《詩》亦至焉，故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」。《詩》之所至，禮亦至焉，故「不學禮，無以立」。鯉之才不足以語樂，故特教之以《詩》、禮而已。教之者仁也，遠之者義也。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，命士以上則異宮，以爲責善則夷，同宮則褻，❶此君子所以遠子也。❷荀卿曰：「君子于子，愛之而勿面，使之而勿貌，道之以道而勿强。」其是之謂乎？孔子于鯉，教之以「無以言」，❸又教之以「正牆面而立」。教之以

❶「褻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夷則賊恩褻則廢禮」八字。
❷「子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其」字。
❸「無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不學詩」三字。

「無以言」者，告之以詳；教之以「正牆面而立」者，告之以約。詳説而繼以約者，善教之道也。

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，邦人稱之曰君夫人；稱諸異邦曰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

國君理陽道，而出命正人于其外，故曰「君」；夫人理陰德而出論正人于其内，故亦曰「君」。《易》「其君之袂」，《詩》「我以爲君」，《詩序》曰「人君之德」，《禮》稱「女君」，《春秋》書曰「小君」、「夫人」、「寡小君」，皆以其出命正人故也。《易》之《家人》于父母皆謂之「嚴君」，則夫人謂之君宜矣。蓋君于異邦曰「寡君」，故夫人曰「寡小君」。衰周之時，❶自陽侯之後大饗，廢夫人之禮，于此猶云者，蓋夫人之禮于大饗則廢，于聘問不廢也。夫「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」，時之嫡庶不明，而名之不正者多矣，故夫子因而正之。

論語全解卷八

❶「衰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哀」，館臣籤云「衰周，衰誤哀」。

論語全解卷九

宋 陳祥道 撰

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「來！予與爾言。」曰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孔子曰：「諾，吾將仕矣。」

其饋也以禮，孔子受之，禮也；其來也闞亡，孔子稱其施而往報之，亦禮也。孔子於衛不主彌子瑕，於齊不主侍人瘠環，則於魯豈主陽貨哉？故諸以仕而終不仕，諸以仕者言遜也，終不仕者危行也。

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

天命之謂性，人爲之謂習。性則善惡混，故相近；習則善惡判，故相遠。今夫水之爲性，不雜則清，莫動則平。通之爲川瀆，則有以利物；升之爲霜雪，則有以害物。木之爲性，其直則喬以折，其曲則樛以屈。構之以爲棟宇，則爲庇人之器；刻之以爲矛戟，則爲殺人之器。人之性習豈異是哉？《書》曰：「習與性成。」又曰：「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貽哲命。」荀卿曰：「于越、夷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」❶

子曰：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

上智生而知之者也，不移而爲愚；下愚困

❶「也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此之謂乎」四字。

而不學者也，不移而爲智。班固曰：「堯、舜，禹、稷、禼欲與之爲善則行，鯀、驩兜欲與之爲惡則誅。可與爲善，不可與爲惡，是謂上智。桀、紂，龍逄、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，崇侯欲與之爲惡則行。可與爲惡，不可與爲善，是謂下愚。」賈誼曰：「上主不可引而下；❶下主可引之而下，不可引之而上。」與此同意。然《書》曰：「惟聖罔念作狂，惟狂克念作聖」者，罔念、克念者，習之始；不移者，習之成。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，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」

君子學道則能仁，能仁故愛人。小人學道則知禮，知禮故易使。子游爲武城宰，而以道教民，可謂知本矣。觀其責子夏之趨末，則其學道而爲政，務本可知矣。蓋君子之於天下無所施而非道，夫豈以衆寡小大而加損之哉？然則割雞牛刀之説，特戲之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善戲謔兮，不爲虐兮。」惟和也，故善戲謔兮；惟中也，故不爲虐。

公山弗擾以費叛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説，曰：「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」子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？」

道者君子所以處己，義者君子所以趨時。方其守道也，雖諸侯之善辭命者有所不從；其行義也，雖公山、佛肸之召則欲往。蓋彼叛而召我者，豈欲得我而與爲不義

---

❶「主」下，上圖抄本有「可引之而上」五字。

哉？殆亦有悔過、遷善之心焉耳。夫苟有悔過、遷善之心而可與之爲東周者，其可以棄而不欲往乎？故欲往者以義行道，而終不往者以道處義。以義行道則不失人，以道處義則不失己，此所以爲孔子也。夫堅譬則德，白譬則行。德固於内而不可虧，故曰「磨而不磷」；行純於外而不可變，故曰「涅而不緇」。「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」，與《易》所謂「常雜而不厭」同意。磷與《考工記》所謂「敝而不甀」之甀同意。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能行五者，於天下爲仁矣。」請問之。曰：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

孔子言爲仁，則曰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」，而不及公；言爲政，則曰「寬、信、敏、公」，而不及恭、惠。蓋公者，王道之端而非子張之所及；恭、惠者，仁體之末而非爲政之所先也。❶於爲政曰信，❷則民任焉；於爲仁曰信，則人任焉。夫恭者爲仁之始，使人者爲仁之效，故始之以恭，終之以使人。孔子論子産之道，始之以其「行己也恭」，終之以其「使民也義」，與此同意。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叛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

子曰：「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「居！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

❶「所先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大者」。
❷「於」上，上圖抄本有「言民以有君，言人以有己」十字。

愚，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

仁、知、信，德性也；直、勇、剛，德行也。「好仁不好學」，則施而不能返，故愚，若墨翟是也。「好知不好學」，則動而不能靜，故蕩，若儀、秦是也。「好信不好學」，則復言以害仁，故賊，若尾生是也。「好直不好學」，則訐而不能容，故絞，若證父者是也。「好勇不好學」，則暴而不怯，若賁、育是也。「好剛不好學」，則强而不知節，故狂，若陽處父是也。子路嘗曰：「南山有竹，不扶自直。何學之有？」其使子羔爲費宰則曰：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」由是觀之，則子路之不好學可知矣。故孔子告之如此，仁、智、信五德之序也，直、剛、勇三德之序也，剛德之偏，故在勇下。然言五德不及禮義，言三德不及柔者，禮義之於仁、智、信、勇則履之、宜之而已，柔非所以告子路也。

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
「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」，窮理也。「可以群，可以怨」，盡性也。學至於盡性，則邇可以事父，遠可以事君，若多識鳥、獸、草、木之名，則學《詩》之所成終始也。蓋學《詩》則知言，故「可以興」。知言則有節於內，故「可以觀」。有節於內則知所避就，故「可以群」，知所避就則出怒不怒，「可以怨」，則人道盡矣。故以之事父則孝，以之事君則敬，此所以成孝敬，❶厚人倫者也。

❶「成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戌」，館臣籤云「戌當作成」。

子謂伯魚曰：「女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？」

《乾》、《坤》，《易》之門；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《詩》之始。學《易》始於《乾》、《坤》，學《詩》始於《周》、《召》，故曰：「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？」《書》云：「不學牆面。」又不特不學《詩》已。

子曰：「禮云，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，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

禮主於中而不在物，樂主於和而不在聲，故孟子以節文仁義爲禮之實，樂仁義爲樂之實。《禮記》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，莊敬恭順爲禮之制。論倫無患爲樂之情，欣喜歡愛爲樂之官。如叔齊以守國行政無失其民爲禮，魏絳以殿萬邦來遠人爲樂，然則聲之與文，豈與其間哉？❶

子曰：「色厲而内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？」

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

子曰：「道聽而塗説，德之棄也。」

子曰：「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」

子曰：「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

人之身，陰陽節通則平，偏倚則疾。性之疾猶身之疾，故凡性之失其平者，皆謂之疾。《易》言「我仇有疾」，「損其疾」，《詩》

❶「間」，四庫底本作「聞」，館臣籤云「聞改間」。

言「庶人之愚，亦職惟疾」，孔子言「民有三疾」，孟子言「寡人有疾」是也。古之狂也肆意以進取而已，今之狂則蕩而無所守；古之矜也廉隅以自持而已，今之矜則忿戾而有所争；古之愚也質直無爲而已，今之愚則詐而有所欺。孔子之門，若曾皙、琴張，其志嘐嘐然，可謂狂矣；子貢正衣冠齊顔色，嗛然而終日不言，❶可謂矜矣；子羔則可謂愚矣。然狂不至於蕩，矜不至於忿戾，愚不至於詐，故皆可以遊聖人之門，而聖人所以未嘗不與之也。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

子曰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

紫亂正色，鄭亂正聲，利口亂正言，故孔子惡之。《傳》曰「紫色鼃聲，餘分閏位，聖王之所驅除」云爾。

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，萬物有成理而不説。聖人原天地之美，達萬物之理，故至人無爲，大聖不作，觀於天地之謂也，其斯以爲孔子。

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將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

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，而不屑之教不與焉。蓋五者之教，教之教也；不屑之教，不教之教也。孔子之於孺悲如是，非教之教也，不教之教而已。然則君子之教者，不爲多術乎？

宰我問：「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

❶「日」，四庫底本原作「曰」，館臣籤云「日誤曰」。

不爲禮，禮必壞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舊穀既没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」子曰：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」曰：「安。」「女安，則爲之！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，則爲之！」宰我出。子曰：「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。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！」

創鉅者其日久，痛甚者其愈遲。三年之喪稱情以出之，所以爲其痛極也。由是而殺焉，故有期月，有九月，有五月，有三月，是喪因隆以有殺，非因殺而有隆焉。《禮記》、荀卿皆曰「加隆焉，使倍之，故再期」，其説誤矣。

子曰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爲之，猶賢乎已。」

人之性，勞則易以善，佚則易以淫，故曰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爲之，猶賢乎已。」蓋博弈非所以待君子，亦以爲特賢乎，❶無所用心而已。或以爲待君子者，誤矣。

子路曰：「君子尚勇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爲上，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。」

勇非義不立，義非勇不行，則勇以義爲主，義以勇爲輔，此義所以爲上也。「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」，若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是也。「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」，若荆軻、專諸是也。子路能勇不能怯，孔子於其喜浮海則曰「無所取材」，於其聞斯行諸則曰

❶「亦」下，四庫底本有「非」字，館臣籤云「亦非，非字多，宜删」。

「有父兄在」，於其行三軍則曰「暴虎馮河，吾不與也」，於其問强則曰「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」，則其問勇而對之以義宜矣。孔子謂子路曰「君子以心導耳目，立義以爲勇；小人以耳目導心，不遜以爲勇」，蓋以此也。言「義以爲質」，又言「義以爲上」者，義爲質則禮文，義爲上則勇下。❶

子貢曰：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子曰：「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曰：「賜也亦有惡乎？」「惡徼以爲知者，惡不孫以爲勇者，惡訐以爲直者。」

《傳》曰：「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，好議人者也；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，發人之惡者也。」孟子曰：「言人之不善，當如後患何？」此所以「惡稱人之惡者」也。孟子曰：「不得而非其上，非也。」揚子賊義近鄉訕，此所以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」也。孔子曰：「勇而無禮則亂。」州吁勇而無禮，《衛風》刺之，此所以「惡勇而無禮者」也。蓋稱人之惡則不仁，居下流而訕上、勇而無禮則不義，果敢而窒則不知，四者以稱人之惡爲先，以子貢不能匿人之過故也。子貢曰：「賜惡徼以爲智者，惡不遜以爲勇者，惡訐以爲直者。」蓋察伺者似智，不遜者似勇，訐者似直，三者似是而非，故子貢惡之。孔子曰：「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子貢不足於仁而有所惡者，苟有所惡而已，語之以能惡，則未也。

子曰：「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，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」

❶「勇」上，四庫底本有「爲」字，館臣籤云「則爲勇下，爲字多，宜删」。

女子、小人不知禮義者也。不知禮，故「近之則不孫」，不知義，故「遠之則怨」。

子曰：「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」

年彌高德彌劭，君子之所善也。「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」，則年彌高德彌消可知矣。四十者强仕之年也，當强仕之際，宜其爲人所敬畏而不見惡焉。爲人見惡而不見畏，孔子亟言而深斥之，爲其終此而已焉，故也。

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「殷有三仁焉。」

微子去，所以存商之祀；箕子奴，所以貽天下之法；比干死，所以示人臣之節。去則「明夷于飛，垂其翼」者也，利而不正；死則過涉滅頂者也，正而不利；奴則內難而能正其志者也，利而且正。三者之所趨雖殊，然去者仁之清，奴者仁之和，死者仁之任，皆其自靖以趨於仁而已，此所以均謂之仁。蓋微子去，然後箕子奴；箕子奴，然後比干死，事辭之序也。武王克商，然後釋箕子之囚，則箕子未嘗去商。而史以箕子避紂於朝鮮，誤矣。

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曰：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」

三黜而不去者，蓋柳下惠以止爲事者也。孟子曰：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。」則柳下惠不以退爲事也；又曰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」，則柳下惠不以進爲事也。以其在於進退之間，援而止之而止，豈非所謂以止爲事者哉？柳下惠繼

伯夷者也，伯夷繼伊尹者也，繼柳下惠者孔子，然後言孔子之去就。

齊景公待孔子曰：「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；以季、孟之閒待之。」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孔子行。

孔子於齊景公，有際可之仕，至於景公曰：「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；以季、孟之閒待之。」然後行，去他國之道也。

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

孔子於季桓子，有行可之仕，及齊人歸女樂，而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然後行，去父母國之道也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「鳳兮，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，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孔子下，欲與之言，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

柳下惠則不屑去者也，楚狂接輿、長沮、桀溺、荷蓧丈人，則不屑就者也。孔子去齊、去魯則非不屑去，❶以爲斯人之徒，則非不屑就。接輿知孔子有鳳之德，不知孔子所謂隱者不易乎世也。❷桀溺知天下之滔滔，而不知滔滔者可以與易也。鳳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見非其時爲德之衰，所謂非伏其身而弗見，非閉其言而弗出也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而已。接輿欲孔子止，而以謂當今之世，欲從其政則其身必危。揚子曰：「接輿之歌鳳也，欲去而恐罹害也。」蓋接輿遊方之外者也，故其行雖與孔子異，而孔子亦未嘗不欲與之言也。

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

❶「去魯」，上圖抄本無此二字。

❷「易乎世也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屑」。

焉。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爲誰？」子路曰：「爲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。」

蓋非其周流也。

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！」耰而不輟。

長沮、桀溺所謂固矣，孔子疾固者也。惟天下無道則孔子與易之，以謂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」，誤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

遯於山林，是與鳥獸同群也。子之言曰吾亦人耳，若非與人爲徒，則誰與乎？彼非我以天下皆無道，誰以易之。蓋不知惟其無道，故吾思有以易之。若其有道也，吾不與易也。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蓧。子路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鷄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。」使子路反見之。至，則行矣。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

道雖不行，不可無仕，不仕者無義而已。夫長幼之節，不及君臣之義；一身之潔，不若大倫之不亂。荷蓧知長幼之節，而不知君臣之義；知潔其身，而不知大倫，豈

所謂知務者哉？蓋仕而行其義則在己，而不仕於無義則在時。在時、在己，則亦隱而已，非逸民也。至于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，然後可以謂之逸民也。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子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！」謂：「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」

伯夷、叔齊，則清而不和，故內不降其志，外不辱其身。柳下惠、少連，則和而不清，故內則降其志，外則辱其身。然志雖降而言不失其倫，身雖辱而行不役其慮。蓋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」，不嫌於言不中倫，行不中慮，「降志辱身」，則嫌其不能如此，故特曰「言中倫，行中慮」而已。

謂：「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

虞仲、夷逸，隱居則「身中清」，放言則「廢中權」。中清則污俗不能染，中權則反經以合道。蓋倫有經權，有常變，以中權爲放言，倫非放言矣。

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

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不可者也，柳下惠、少連可者也。孔子集七人之大成，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」。於其義之所去則無可，於其義之所在則無不可，故曰「我則異於是」。不言朱張者，荀卿以子弓與孔子同於行，蓋子弓則子張是也。

大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于河，播鼗武入于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入于海。

古者有官守者，不得其職則去。然記此

者，以明樂工之賤，亦知去就之義。若夫君子知進退之義，則不盡於此矣。雖然，猶異於長沮、桀溺之徒，專以隱爲事也。

周公謂魯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」周有八士：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騧。

施者，易也。荀卿曰：「充虛之相施易是也。」君子不以人之親易己之親，易己之親則於親無去就之義，於親無去就之義則事君有之矣。君子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」，則臣其可以使君怨其不爲用乎？故舊無大故不棄，則君無大故而可以去之乎？君無求備於一人，則臣其可以求備於君乎？凡此欲自盡其恕，以循理進退故也。紀周公之言，所以成微子之義。工師之賤，有去就之義，故前此而言之；八士，則事人而已，未必能盡去就之義，故後此言之。則周公所以謂魯公者，不過「不施其親」，至于「無求備於一人」而已。荀卿則以爲周公曰「吾執贄而見者十人，還贄而見者三十人，❶貌執之士百有餘人，❷欲言請畢事者千有餘人」。後世因爲飦而吐哺、沐而握髮之説，殆不然矣。成周之時，士之所以爲士者，有德行道藝以自重，非若六國縱横之士，汲汲於伸身以干澤也。周公之所以爲周公者，有道法以御世，非若孟嘗、春申之僕僕於禮士以干譽也。《國語》曰「文王詢於八虞」，而説之者以爲八士。

論語全解卷九

❶ 「還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執」。
❷ 「貌」，上圖抄本、四庫底本作「貞」。

論語全解卷十

宋　陳祥道　撰

子張第十九

子張曰：「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

孔子論成人，則曰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」，子張論士，則曰「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」者。授命，授君之命而不廢；致命，則致君之命以死制而已，此成人所以與士異也。得則在己，利則不必在己。「見得思義」，則非見得而忘其形者也；「見利思義」，則非見利而忘其真者也。成人於不以在己者則能思之，士則能思其在己者而已。或先見利思義，而後見危授命；或先見危致命，而後見得思義。蓋成人以成己者爲先，士以事君者爲先。

子張曰：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？焉能爲亡？」

德有體，故可執；道無體，故信之而已。弘則張而大之也，篤則行而至之也。執德弘，信道篤，有之則爲盈，亡之則爲虛，此能爲有、爲亡者也。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有之不爲益，亡之不爲損，其能爲有、爲亡哉？《傳》曰：「彼有人焉，能爲有者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能爲亡者也。若周亞夫之得劇孟，世祖之得吳漢，隱若一敵國，是亦能爲有者也。蕭何之亡，漢高以爲失左右手，是亦能爲亡者也。然此特可以爲有、爲亡而已。與夫執

德弘、信道篤者，有間矣。然於德言弘，而有所謂篤，《易》曰「篤實輝光，日新其德」是也；於道言篤，而有所謂弘，孔子曰「人能弘道」是也。凡言道德，先道而後德，出道之序也；先德而後道，入道之序也。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「子夏云何？」對曰：「子夏曰：『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』」子張曰：「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」

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雖互童、原壤，孔子所不拒，此所謂「可者與之」。其交也不以道，其接也不以禮，雖滕更、儲子，孟子所不答，此所謂「不可者拒之」也。可者與之，則不失人；不可者拒之，則不失己。不失人，❶仁也；不失己，義也。子夏所云者盡之矣。❷子張則以賢不賢異之，非知所謂道與禮也。

子夏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爲也。」

莊子曰：「百家衆技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，不該不徧，一曲之士也。」蓋有所長，有所用，則可觀；不該不徧，則致遠恐泥，此所以謂之小道也。君子爲其大者，而小者從之；小人爲其小者，則大者斯害己。

子夏曰：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」

日知其所亡，知新也，猶之「智及之」者

❶「人」，四庫底本作「之」，館臣籤云「不失人仁也，人誤之」。

❷「子夏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子貢」，館臣籤云「子夏誤子貢」。

也；月無忘其所能，温故也，猶之「仁能守之」者也。孔子以「温故而知新」可以爲師，子夏以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」爲好學者。温故然後知新，則其所以已知者多，而其所未知者少，故可以爲師。知新然後温故，則其所已知者少，而其所未知者多，故可謂好學而已。古之人其勤有至於愛日，其極有至於競辰，故學者有三餘之勤，而女工有一月四十五日之説。則夫日不知其所亡，月而忘其所能者，安在其爲好學者哉？《詩》曰：「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。」則其愛日也至矣。

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

博學以知之，而不能篤志以有之，所知者必失；切問以辯之，而不能近思以精之，則所辯者必惑。「博學、切問」則質諸外，所以窮理；「篤志、近思」則資諸内，所以盡性，❶此仁行所以在其中也。《易》曰「學以聚之，問以辯之」，而終之以「仁以行之」，《中庸》曰「博學之」，而終之以「篤行之」。蓋學而至於行，則可以得仁。學而至於思，則有得仁之道而已，故曰「仁在其中」。

子夏曰：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

審曲面勢，以飭五材，以辨民器，謂之百工。百工，事事者也，然不居肆不足以成其事；君子，事道者也，然不務學不足以致其道。時之人知事事而不知事道，知事事者必居肆，而不知事道者必務學，子夏所以告之。子夏以工之居肆譬務學，孔子

❶「所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將」。

以工之事雖成而未必善，務學而不取友，❶則其致道也孰正之哉？子夏之言姑以明學之大致而已。莊子曰：「道不可致。」今此言「學以致其道」，蓋不可致則在道，而所以自致之則在人，莊子亦曰：「致道者忘心。」

子夏曰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。」

君子作德，其過也以人知之爲幸，故不文；小人作僞，其過也以人不知爲幸，故必文。周公之於管、蔡，其過如日月之食，人皆見之，不文也。冉求之於顓臾，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，必文也。古之制字者，以口文過爲吝。蓋吝則不改，改則不吝，吝則小人，不吝則君子。司馬遷曰：「君子之過謝以質，小人之過謝以文。」

子夏曰：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温，聽其言也厲。」

「動容貌斯遠暴慢」，故望之儼然；「正顏色斯近信」，故即之也温；「出辭氣斯遠鄙倍」，故聽其言也厲。蓋望之儼然，則疑於不厲，及聽其言則厲；儼然而温，温變而厲，此所以謂之變。孔子威而不猛，「望之儼然」者也。温而厲，「即之也温，聽其言也厲」者也。小人則貌輕而不嚴，色厲而不温，言佞而不厲。

子夏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，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，則以爲謗己也。」

信著於民，然後勞之而不辭；信著於君，然後諫之而不疑。說以先民，民忘其勞，信而後勞其民者也；量而後入，不入而後量，信而後諫者也。《易·晉》之六三曰

❶「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交」。

「衆允，❶悔亡」，志上行也。《革》之九四「改命」之「吉」，信志也。蓋衆不允，不可以有民志；不信，不可以改命信，若《晉》之六三、《革》之九四，然後可以無厲己、謗己之悔矣。魏永之於龍門，下車而廣公室，此未信而勞民者也。杜根之於鄧后，未值其説而見誅，此未信而諫者也。孔子謂顔回曰：「德厚信矼，未達人氣；名聞不争，未達人心。」而彊以仁義、繩墨之言暴人之前，是以惡有其美也。揚子曰：「未信而分疑，幾矣哉！」則未信者其可以諫乎？

子夏曰：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

大德，中德也；小德，庸德也。中則以大常爲體，故不踰閑；庸則以小變爲用，故出入可也。孟子曰：「動容周旋中禮，盛德之至。」此「大德不踰閑」者也。《易》曰：「行過乎恭，喪過乎哀，用過乎儉。」此「小德出入可也」。《禮》曰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」也，蓋敦化則立本而有常，川流則應物而有變，與此同也。

子游曰：「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應對進退，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」子夏聞之，曰：「噫！言游過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木，區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

子夏之門人，其事則止於洒掃，其言則止於應對，其容則止於進退，教之以漸也。子游譏之，責之以頓也。君子之教人漸而不頓，孰當先傳？孰可後倦？譬之草木，其始種之與移而植之，不可以同區，其

❶「允」，四庫底本作「兑」，館臣籤云「衆允，允誤兑」。

大小不同故也。列子曰：「學視者先見輿薪，學聽者先聞撞鐘。」夫見輿薪未足爲善視，然非輿薪之見不足以致其明。聞撞鐘未足爲善聽，然非撞鐘之聞不足以致其聽。洒掃應對進退未足爲善學，然非洒掃應對進退不足以致其本，❶此《學記》所謂「先其易者，後其節目」也。然則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？若夫有始以致其本，有卒以致其末者，惟聖人而已。子夏以有始有卒爲聖人，則以致其本者爲難能，此其所以爲子夏歟？

子夏曰：「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」

仕而優則日有餘，故學；學而優則道有餘，故仕。君子學以爲己，仕以爲人。爲己不忘乎爲人，故不以學廢仕；爲人不忘乎爲己，故不以仕廢學。非念終始典于學者，孰與此哉？然則不學而仕，則是未能操刀而製錦者也。仕而不學，則是得人爵而棄天爵者也；學而不仕，則是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。學而仕則仁，仕而學則智，惟君子爲能盡之。

子游曰：「喪致乎哀而止。」

喪致乎哀，則不忘親；致哀而止，則不滅性。不忘親，仁也；不滅性，禮也。孝子之事如此而已。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，而弁人之爲孺子泣，不亦過哉！禮曰：「毀不危身。」又曰：「而難爲繼。」又曰：「毀而死，君子謂之無子。」

子游曰：「吾友張也爲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」

曾子曰：「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爲仁矣。」

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！」

❶「本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末」，館臣籤云「致其本，本誤末」。

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」

堂堂乎張也，能莊敬故也。難與並爲仁矣，不能同故也。「父在觀其志，父沒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則非中道，是難能也，其爲孝，亦在去取之域矣。

孟氏使陽膚爲士師，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！」

先王之於民，有九兩以繫之，本俗以聯之，大比以比之，荒政以聚之，則民附於上而不離，安於下而不散。及其有罪然後治之，以刑不足恤也。衰周之時，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」，故曾子謂陽膚曰「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」，以罪在上，不盡在民也。蓋三軍大敗，不可斬也；獄犴不治，不可刑也。商人群飲，周公戒康叔以勿殺；魯有父子訟，孔子爲司寇而舍焉，以此。

子貢曰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

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；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

君子之過，過於厚，如日月之食而皆見，故以人知之爲幸。小人之過，過於薄，雖必文而難解，故必以人不知之爲幸。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：「仲尼焉學？」子貢曰：「文、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？」

聖人之道無所不在，仁者見之之謂仁，智者見之之謂智。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

識其小者」，咸其自取者然也。孔子於老聃、萇弘、師襄、郯子之徒，有一善之可宗，一言之可法者，皆從而師之，則亦何常師之有？《書》曰：「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。」孔子曰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」之謂也。蓋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」，資諸己者也。孔子之無常師，資諸人者也。資諸己，材也；資諸人，取材者也。❶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「子貢賢於仲尼。」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「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」

叔孫武叔毁仲尼。子貢曰：「無以爲也！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絶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

陳子禽謂子貢曰：「子爲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」子貢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爲知，一言以爲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」

下士不笑，不足以爲道；武叔不毁，不足以爲仲尼。宮牆言其深，日月言其明，天言其高。方武叔之不賢仲尼，則譬之以宮牆，以言其深而不可知也。及武叔之毁仲尼，則譬之以日月，以言其明而不可知也。陳子禽之仰仲尼，❷則譬之天，以言其高

❶ 「取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亦」。

❷ 「仰」，依文義疑當作「抑」。

而不可及也。其言各有所當爾。揚子曰：「仲尼，聖人也，或劣諸子貢。子貢辭而精之，❶廓如也。」然宮牆則不離乎器，天與日月則不離乎象。孔子之道，不特乎此，子貢之言，亦其粗者而已矣。「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。」立之者政也，道之者教也。有政以立之，有道以教之，然後綏之以德莫不來，動之以樂莫不和。生則天下歌之故榮，死則天下哭之故哀。堯之治天下，其効至於「黎民於變時雍」，其死至於「百姓如喪考妣」，不過如此，蓋其有爲也。立然後道，道然後綏，綏然後動，其有爲之之效也。立然後行，行然後來，來然後和，治至於和則樂矣，所謂成於樂者此也。孔子嘗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三年有成。」又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？」蓋用此道而已。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舜亦以命禹。

數在天，曆在人，非數無以作曆，非曆無以紀數。天之曆數則天地之數，五十有五者也。是數也，變化待之以成，鬼神待之以行。萬物所聽之命，則命於此而已；萬物所由之道，則道於此而已。然則帝王之興，豈特人事哉？故曰「天之曆數在爾躬」。然以命廢義，則蔽於天。以義廢命，則蔽於人。天事數在爾躬，以其有命，宜民、宜人，

❶「子貢」，原無，今據揚雄《法言》補。

受祿于天。然則不能「允執厥中」，至於「四海困窮」，則於內不足以備百福，而於外不足以宜民人，天祿其有不終乎？蓋「允執厥中」，所以教之也；「四海困窮」，所以戒之也。《書》言「天之曆數」，繼之以「人心」「道心」，然後至於「允執厥中」，又繼之以言謀君民之事，然後至於「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」，此則略之者，反説約故也。

曰：「予小子履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

人君之於天，猶子之於父，臣之於君，故以恩言之謂之天子，以義言之謂之帝臣。「有罪不敢赦」，所謂不敢不政也。「帝臣不蔽」，所謂罪大而不可掩也。「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所謂以得爲在人，以失爲在己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禹、湯罪己，其興也勃然；桀、紂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」聖人所以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蓋以此歟？《書》之《多方》曰：「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，乃惟爾自速辜。」此又罪人不罪己者。蓋教告己備，而有不用降爾命者，乃其自速之也。

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」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，繼絕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：民、食、喪、祭。寬則得衆，信則民任焉；敏則有功，公則説。

《書》曰：「大賚于四海，而萬姓説服。」《詩》曰：❶「賚，予也。言所以欽予善人

❶「詩」，原誤作「註」，據上圖抄本改。下引文出《詩·周頌·賚》小序。

也。」❶蓋方用兵之時，使智勇，使貪，使愚，而小人皆在所用；及其開國承家，則不善之小人不以禄富之矣，故曰「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」。漢高祖之用人，下至於彭、盧、韓、英、鬻繒、屠狗、輕滑之徒，莫不裂土而封之，終以賈亂。是知開國承家，而不知小人勿用也。光武之興，監前事之違，雖寇、鄧之高勳，弇、賈之鴻烈，分土不過大縣數四，所加特進、朝請而已。是知小人勿用，而不知開國承家也。知開國承家與小人勿用，惟武王盡之矣。「周親」，自紂言之也；「仁人」，自周言之也。紂之無道，微子去之；周之有道，微子歸之。是紂雖有周之親，不如周有仁人也。《周官》「八柄」「廢以馭其罪」、「誅以馭其過」，《易》言「赦過宥罪」，則罪重於過矣。於商言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於周言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」，則周之責己尤重也。可欲之謂善，盡人之道之謂仁，則善人於仁爲不足，仁人於善爲有餘。言善人又言仁人，則賚而富之者不必皆仁人，周親不特不如善人而已。於湯言伐桀之事，而不言善人與仁人，以周見之也。於周言善人言仁人，而不言伐紂之事，以湯見之也。由是觀之，湯之建中，周之用皇極，非不允執厥中，而不言之者，以舜、禹見之也。夫君人者，其自任則以執中與罪己，其所以輔之者，又有善人與仁人，則治之本立矣。然不知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則四方之政未必行。不知興滅國，繼絶世，舉逸民，則天下之心未必歸。故又繼之以「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興滅國，繼絶世，舉逸

❶「欽」，上圖抄本作「錫」，與《詩・周頌・賚》小序合。

民」也。蓋制而用之存乎法，推而行之存乎人。權量者，法度之所出；法度者，百官之所守。謹權量，審法度，則法有所明，而四方無異制；修廢官，則法有所行，而四方無廢事。權衡，度量，其度量衡所以同天下，齊風俗。又曰同律度量衡權，所以齊遠近，立民信。故舜則同律度量衡，禹則關石和鈞。《周官》内宰出其度量，司事掌其度量，❶合方氏於度量則一之，❷行人於度量則同之，故量之《銘》曰「嘉量既成，以正四國」。然則權量之於政，其可以不謹乎？夫國不可滅而滅者，天下莫不望其興；世不可絶而絶者，天下莫不望其繼；逸民不可遺而遺者，天下莫不望其舉。今也因天下之望，興之而不廢，繼之而不絶，舉之而不遺，此天下之民所以歸心也。衰周之時，若齊之四量，陳氏三量，則權量之不謹可知矣。《詩》之《蕩》刺無綱紀文章，則法度之不審可知矣。《大東》刺南箕、北斗、長庚、啟明皆有名而無實，則官之廢者可知矣。《春秋》譏滅國五十二，❸則滅國之不興可知。《詩》之《裳華》刺絶功臣之世，則絶世之不繼可知。《隰桑》刺君子在野，則逸民之不舉可知。故孔子言帝王之政而尤詳於此也。蓋行政設官有方，故以四方言之；施德立賢無方，故以天下言之。夫天下固有常重，爲天下者固有常德。民、食、喪、祭者，常重也；寬、信、敏、公者，常德也。《書》曰：「重民五教，惟食、喪、祭。」蓋非民無以守

❶「事」，上圖抄本作「市」。
❷「合」，上圖抄本作「言」。
❸「五十二」，上圖抄本作「三十三」。

邦，非食無以養人，非喪無以送終，非祭無以追遠，故先王重之也。《書》曰：「御衆以寬。」又曰：「克寬克仁，彰信兆民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上德以寬服人。」此所謂「寬則得衆」也。《禮》曰「上人疑則百姓惑」，蓋疑而不信則百姓惑而不任，信而不疑則百姓任而不惑，此所謂「信則民任」也。《家語》曰：「天道敏生，地道敏樹，人道敏政。」《易》曰：「有攸往，夙吉。」《春秋傳》曰：「敏以行之，事雖大必濟。」此所謂「敏則有功」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有以公滅私，民其允懷。」《傳》曰：「出言而天下服，公之謂也。」季羔公以行，而刖者説；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，而無怨言，「公則説」之謂也。以季羔、管仲之公，而致人之説猶然，况不爲季羔、管仲者乎？ 寬、敏、信、公四者，政之所以成終始也。 由堯至周，揖讓征誅，雖或不同，其爲政之道，不過以此而已，故《論語》以詳記之。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「何如斯可以從政矣？」子曰：「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五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子曰：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？ 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？ 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？ 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？ 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」子張曰：「何謂四惡？」子曰：「不教而殺謂之虐，不戒視成謂之暴，慢令致期謂之賊，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謂之有司。」

「惠而不費」，所謂有孚惠心者也。「勞而不怨」，所謂佚道使民者也。 衆寡在人，小

大在事。惠而不費，仁也，成仁在乎愛，愛則雖欲而不貪。勞而不怨，義也，成義在乎敬，敬則雖泰而不驕。蓋仁義之施在民，而成仁義在己，故言「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」，則繼之以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」也。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德行也。威而不猛，威儀也。德行，本也；威儀，末也。無本不立，無末不成，故言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」，而終之以「威而不猛」也。❶《家語》、荀卿皆曰：「慢令謹誅，賊也。斂無時，暴也。不教而責成，虐也。」言暴虐與此不同者，蓋對季康子，而其指異也。《春秋傳》曰：「山林川澤之實，器用之資，皂隸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。」曾子曰：「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然則人君而爲有司之事，則上與下同德矣，故曰「猶之與人也」，「出納之吝謂之有司」矣。非聖不可以爲君，非賢不可以爲臣。乾則君道也，坤則臣道也。《易》以坤爲吝嗇，而制字者以賢從臤，則出納之吝，在人臣則爲善，在人君則爲惡。猶之屯膏，在小人者則吉，❷在大人者則凶也。❸聖人之法，言其事足以盡其實，故言之謂，《詩》曰「是謂伐德」，《易》曰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」是也。其事不足以盡其實，則言謂之而已，《詩》曰「謂之尹吉」，《易》曰「利用出入，民咸用之謂之神」是也。《論語》「是謂棄之」，又言「謂之虐」，「謂之暴」，「謂之有司」，其意亦若是也。夫言尊則有卑，言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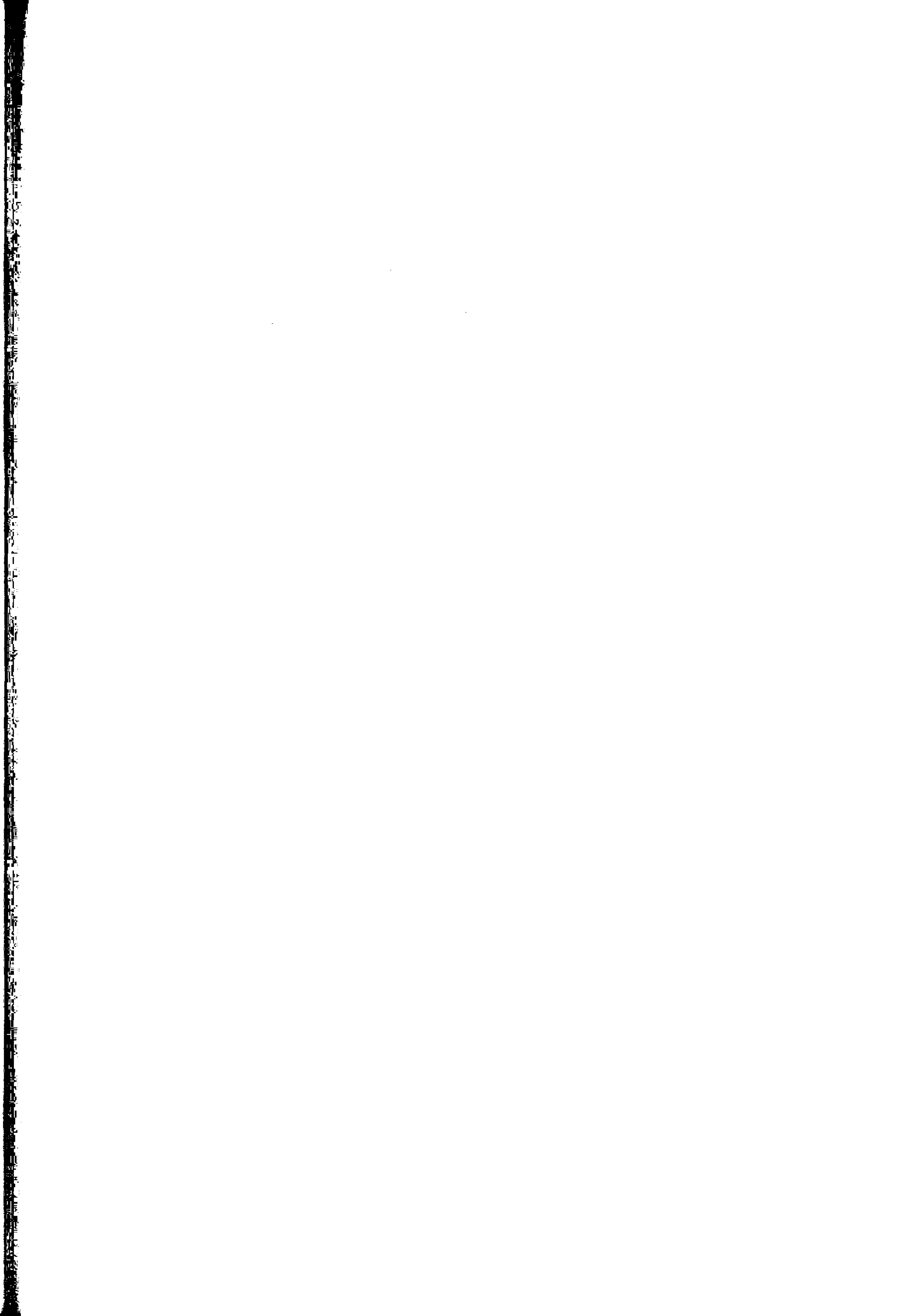
❶「威」，四庫底本作「暴」，館臣籤云「威誤暴」。
❷「人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❸「人」，上圖抄本無此字。

則有存。五美不特可存而已，故言尊；四惡不特卑之而已，故言屏。此即事之証也，若夫即道觀之，則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不知禮，無以立也。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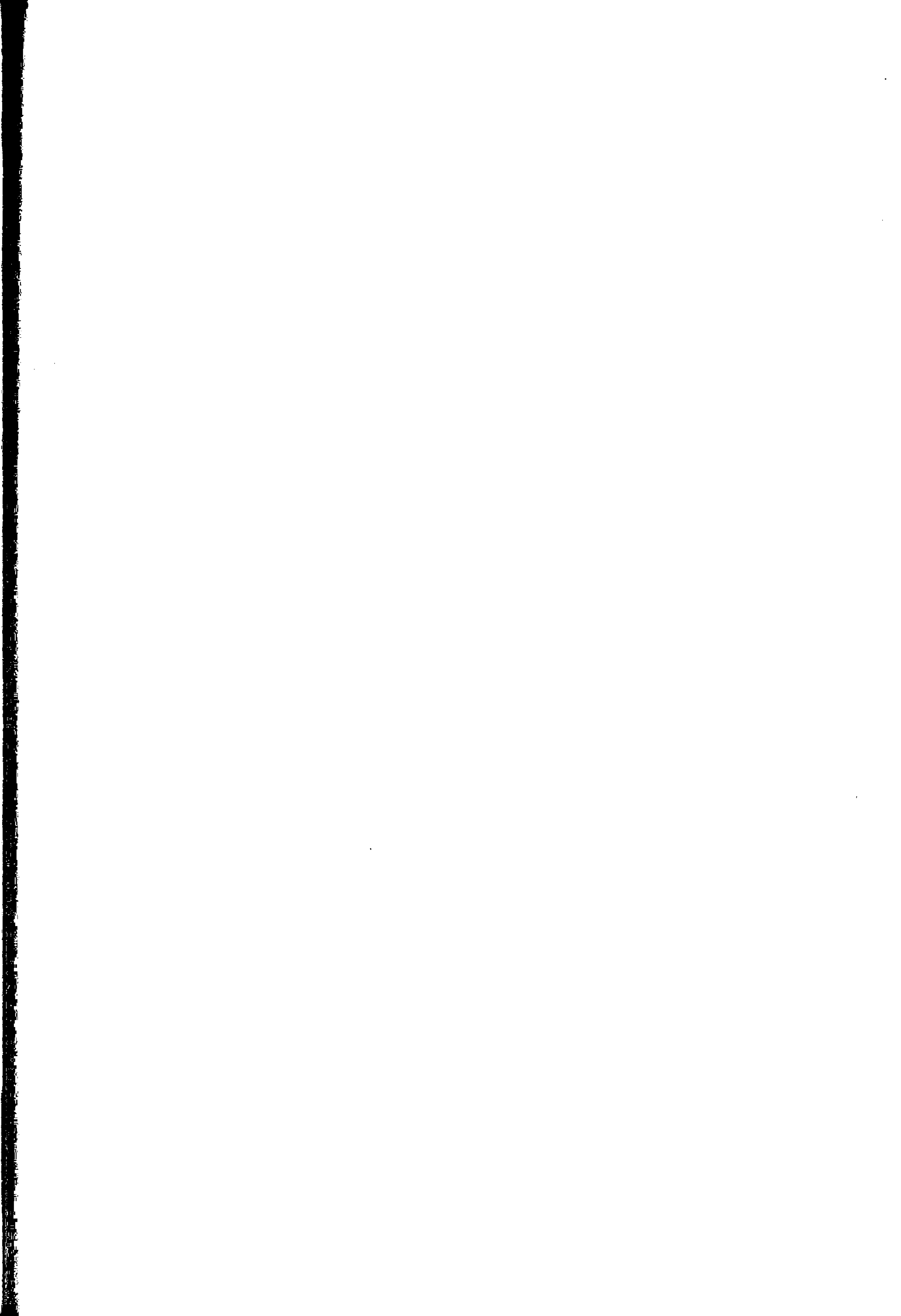
知言將以窮理，知禮將以盡性，知命將以至命。故不知詖淫邪遁之辭，則無以知其人之蔽陷離窮。不知慙枝寡多游屈之辭，則無以知其人之叛疑吉躁誣善失守，故曰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」。恭而無禮則勞，勇而無禮則亂，慎而無禮則葸，故曰「不知禮，無以立」。君子畏天命，居易以俟之。小人不知天命，行險以徼幸，故曰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」。《學而》先時習之說，繼以朋來之樂，而終於知言之君子。此先知命，繼以知禮，而終於知言，則習而知言者，學之所成終始者也。明夫學之所以終始，則孔子可以無言，故《論語》終也。

論語全解卷十



癸巳論語解（存目　見《張栻全集》）

〔南宋〕張　栻　撰



論語學案

〔清〕劉宗周 撰
門人董瑒編次
吴 光 校點

目録

校點説明

劉宗周(一五七八—一六四五),字起東,號念臺,學者稱蕺山先生,浙江紹興府山陰縣(今浙江省紹興市)水澄里人。生於明萬曆六年,卒於清順治二年,終年六十八歲。宗周於萬曆二十九年(一六〇一)登進士第,在萬曆、天啓二朝歷官行人司行人、禮部主事、光禄寺丞、尚寶司少卿、太僕寺少卿、通政司右通政,曾因彈劾宦官魏忠賢、保姆客氏而被罰俸,終以敢言直諫而被革職;崇禎朝歷官順天府尹、工部左侍郎、吏部左侍郎、都察院左都御史,又屢因忠正直諫而被革職。南明弘光朝,復起爲左都御史。弘光覆亡,浙江失守,劉宗周堅守臣節,絶食二十日而死。死後,南明魯王謚曰「忠端」,唐王謚曰「忠正」,清乾隆又追謚曰「忠介」。

劉宗周通籍四十五年,在朝僅四年多,大半時間是在野講學著書,曾先後講學於京師首善書院和家鄉的蕺山書院(又稱證人書院)。其學以慎獨、誠意爲宗旨,而成爲明末大儒,蕺山學派的創立者。

劉宗周一生著述可謂宏富。據其嗣子劉汋編《蕺山先生年譜》、其弟子黄宗羲著《子劉子行狀》、董瑒著《劉子全書鈔述》、同里後學杜春生著《劉子全書遺編鈔述》等書有關著録統計,劉宗周的著作,計有經、史著述二十六種五十七卷(包括佚著七種二十八卷),語録類著作十七種十七卷,另有詩文集五種二十二卷及輯録古人著作七種十餘卷,總計約五十五種一百餘卷,三百餘萬字。今存四十一種七十一卷,二百餘萬字,主要保存在《劉子全書》(四十卷)、《劉子全書遺編》(二十四卷)和《水澄劉氏家譜》中,也有一些散存於明人詩文集。其專著、語録、詩文著作計七十一卷已由筆者編爲《劉宗周全集》六册,由臺灣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(一九九七—一九九八)與浙江古籍出版社(二〇〇七)分别

出版。《論語學案》是劉宗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。

劉宗周《論語學案》四卷，乃劉氏政治思想代表作，係宗周與諸生講學論道之作。讀此可知宗周論道、論政、論性、論人之大旨。據《蕺山先生年譜》記載，該書草成於明萬曆四十五年（一六一七）宗周四十歲時，而定稿於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宗周五十一歲時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稱：「宗周講學以『愼獨』爲宗，故其解『爲政以德』及『朝聞道』俱首揭此旨。其傳雖出姚江而頗能救正其失。……其針砭良知之末流最爲深切。……雖與朱子之說稍異，然亦頗分明不苟。蓋宗周此書直抒己見，其論不無純駁，然要皆抒所實得，非剽竊釋氏以說儒書，自矜爲無上義諦者也。其解『見危致命』章，曰『人未有錯過義利關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』，卒之明社既屋，甘蹈首陽之一餓，尤可謂大節皭然，不負其言矣！」這一評論頗爲得當，大致揭示了《論語學案》的學術價值與思想特色。

今存《論語學案》的版本衆多，主要是三個系統：其一是由蕺山弟子黃宗羲、董瑒、姜希轍共同整理編校，由兩浙學使王掞（號顓庵）於康熙二十五年（一六八六）初刻的《劉子全書》四十卷本。此本今佚。陳廣寧（號默齋）於嘉慶十三年（一八〇八）據此本重新校刊。臺灣「中研院」有藏。其二是董瑒據原本重新校訂、道光間由王宗炎（字晚聞）刊行的《劉子全書》四十卷本，始刻於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），刻成於道光十五年，流傳最廣。以上兩種《劉子全書》都收録了《論語學案》四卷。其三是《四庫全書》本《論語學案》，凡十卷。這三種版本比較而言，以董瑒重訂本最忠實於原作，錯誤最少。嘉慶陳氏刻本雖據康熙本翻刻，但誤字較多。《四庫全書》本雖校正了原刻本若干錯誤，但難免館臣斧削之嫌，且釐爲十卷，顯非原編（按：《論語》原著二十篇，《論語學案》逐篇解說，亦分二十篇，《四庫》本以二篇爲一卷，故有十卷之數。《劉子全書》本卷一、卷二各五篇，卷三四篇，卷四六篇，凡四卷二十篇）。

現就此次校點有關問題作一說明：

一、底本爲董瑒重訂、清道光四年王宗炎刊行《劉子全書》所收四卷本。校本爲：清嘉慶十三年陳廣寧據康熙間王掞刻本校刊的《劉子全書》所收四卷本，簡稱嘉慶本；一九八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所收十卷本，簡稱四庫本。

二、底本係劉宗周原著、門人董瑒編定，其内文多存董氏注解，故署「明劉宗周撰　門人董瑒編次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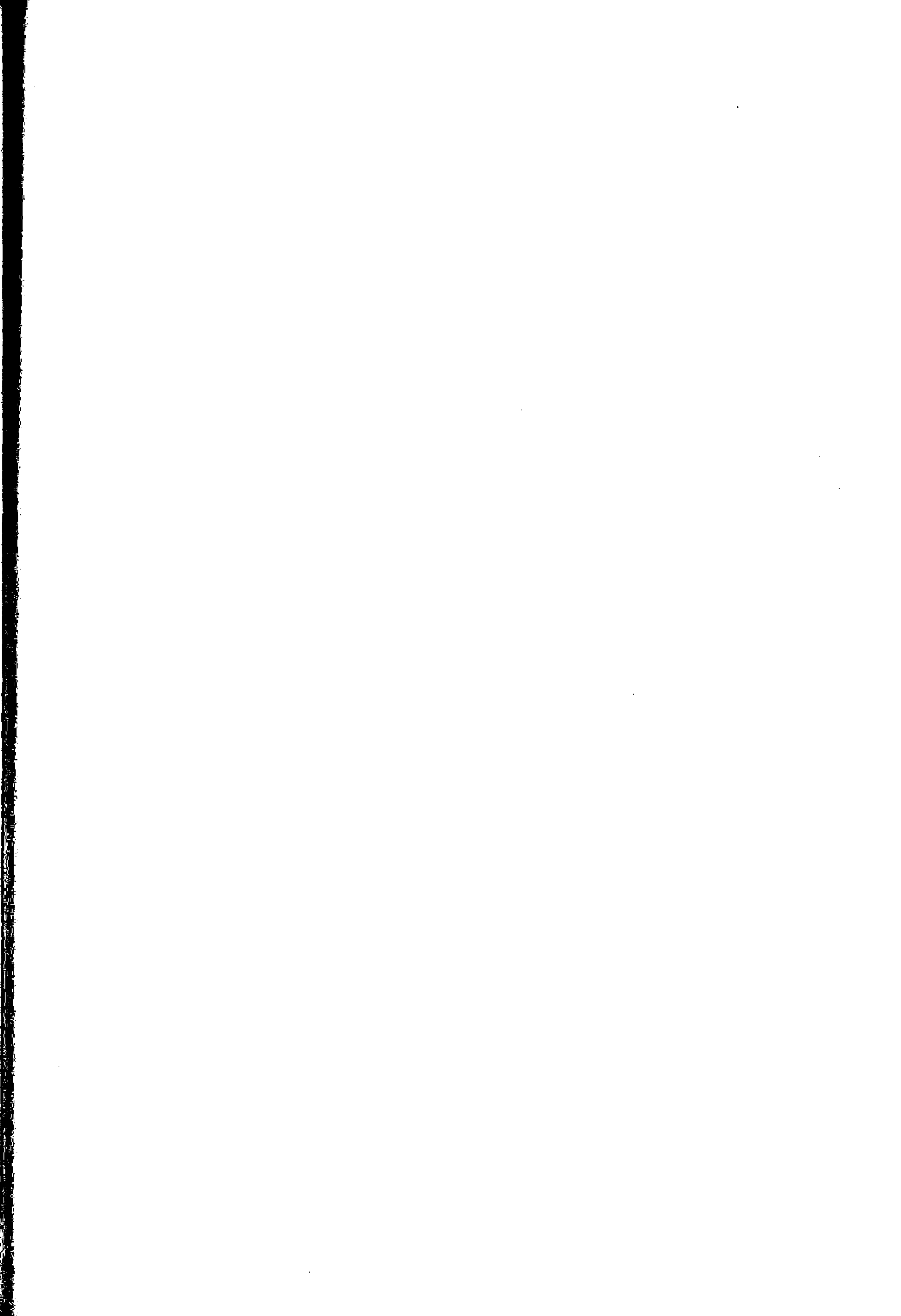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底本作大字的「瑒曰」云云，四庫本、嘉慶本無；底本夾注的校語，四庫本無：俱不出校。四庫本有夾注的音注，底本、嘉慶本無，亦不出校。

四、劉宗周與諸生講解《論語》時，多引用前賢語句，其引文與原文時有出入，凡異文不影響文意或無顯著錯誤者，概不出校。

五、異體字如葢、槩、竝、㝎、肎等皆改爲通行字形，但可能影響文意或罕見異體字則不改。

限於校點者學識水平，本校點本可能存在諸多錯誤，敬祈讀者批評指正。

校點者　吴　光



論語學案一

學而第一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説乎？ 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 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「學」字是孔門第一義。「時習」一章是二十篇第一義。孔子一生精神開萬古宮牆户牖，實盡於此。

「學」之爲言「效」也。漢儒曰「覺」，非也。學所以求覺也，覺者心之體也。心體本覺，有物焉蔽之，氣質之爲病也。學以復性而已矣。有方焉，仰以觀乎天，俯以察乎地，中以盡乎人，無往而非學也。學則覺矣，時時學則時時覺矣。一有「此之謂時習」句。時習而説，説其所覺也；友來而樂，樂其與天下同歸於覺也；人不知而不慍，不隔其爲天下之覺也。故學以獨覺爲真，以同覺爲大，以無往而不失其所覺爲至。此君子之學也。説學不慍，即是仁體。孔門學以求仁，即於此逗出。

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

「孝弟」是後天最初一脈，爲萬行之所從出。故「學以務本」者本此。然孝弟又有本，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者；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者」是也。是爲良知，是爲良能，於此而反求其本，其爲天命之

性乎！

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！」

孝弟以爲仁，是務本之學。巧言令色以爲仁，是務華之學。務華者絕根，故曰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。巧令之於仁，從外面做起，安得不的然日亡！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

曾子「三省」不是三項事。學以忠信爲本，忠必證之爲人謀而始真，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，如曰爲父君謀而不忠，與妻子言而不信，則人或勉焉。故曾子獨標此二義於此。日日提省，毫無滲漏，方足爲學問立根基。而又從事於傳習之間，孜孜不息，以進於道，則反身之能事畢矣。此曾子所以得聞一貫之傳也。他日語門人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忠恕即忠信也。曾子於此，正是做一貫工夫。以爲先三省而後得一貫者，此不知忠恕之旨者也。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又曰：「主忠信。」忠信之於學，要矣哉。

宋人有一日三檢點者，程子曰：「不知其餘時做甚句當？」予謂檢點不知著在甚麼處，倘檢點處無分曉，雖時時檢點，成甚句當！

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治國之道，本天德以爲王道。首先敬事，而信以成之。又漸推開去，節用合下愛人，有損上益下意。力役之征，最爲民病，故又就愛人下抽出言之。自敬事推到使民，其究以爲民而已。

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

衆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弟子之學，只是古者小學教人之法。孝、弟、謹、信、愛衆、親仁，蓋生而習之，如飢食、渴飲、家常茶飯，不可一日離。迨習與智長，漸授之以學文之功，亦所以學此孝、弟、謹、信之理，而推之於愛衆、親仁者。古者人生六歲，教之數與方名，七歲教以別男女，八歲教之讓，九歲教之數日，十歲出就外傅，學書計肄簡諒，十有三歲學樂、誦《詩》、舞《勺》，成童舞《象》，學射御。此皆餘力學文之事。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，能竭其力；事君，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：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人必好惡之心正，而後行誼敦、倫紀篤，終身德業可以臻至遠大。故子夏論學，首以賢賢易色爲言。賢賢易色，可與語立志矣。賢賢，則必以賢者自待。必以賢者自待，則必爲忠臣，必爲孝子，必爲信友，凡事都做到徹頭底，不肯半上半落。只此是真人品，只此是真學問。即未暇說到學文之功，固已得其本矣。然則世有忽略於躬行而專恃口耳者，雖謂之目不識丁，可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

「威重」一章，總是實勝之學。先從氣宇檢點起，見得學者一種輕浮之習，其病道爲最深。其於學也，雖得之，必失之，何固之有？若是者，正以心之不存，先病於浮也。故「主忠信」要焉。纔獨學，便須友爲輔，第恐以輕浮之心先據人上，隨在皆損友也。至於學之進地，全係遷善改過上做功夫。倘用心稍有不實，未免姑且因循過去，故友曰毋友，過曰勿憚，皆此忠信之心

爲之，而厚重不待言矣。學焉而固，爲何如哉？學之固不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

朱子曰「而今人都是臨深以爲高」，切中學者悦不若己之病。人苟有善下之心，則隨處皆得勝友。其不善者而改之，非吾師乎！或曰「不如己」是異己者，亦通。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！」

聖賢論學，惓惓以孝弟爲本。雖治天下國家，化民成俗，其道亦不越此。故曰：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」

子禽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。求之與，抑與之與？」子貢曰：「夫子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？」

「温」、「良」、「恭」、「儉」、「讓」五字，分明畫出一箇聖人。須知從何處得來。

子曰：「父在，觀其志；父没，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」，言終其身也。孝子之事親也，終其身志父母之志，行父母之行，何分存没？必以存没分兩觀者，亦謂父子之間未必一德相仍，有時以善繼爲志，善述爲行。此其志與行雖出於人子，而未嘗不志父母之志、行父母之行，必至於三年無改，乃謂之孝，則當其親在之日，勢未可遽觀其行事矣。何也？没且不忍改行，至要之終身，況親在之日乎？甚矣，孝子之用心苦也。

父行未必盡是道，在孝子看來則盡是道，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故。

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。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」

禮本以節人情之流，主於嚴勝。第當行禮之際，則委蛇進反，稍以人情爲遷就，而未嘗斤斤焉桎梏於尺寸之間，使人望而知畏。故人樂從之，亦禮意原是如此。故曰：「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」「知和而和」者，知禮之用和而轉導於和，和勝則流，不以禮節之，則禮亡矣，又其如「和」何哉？故行禮者慎無因用而溺其體也。

禮之和處，只在度數節目之間看。若大綱所在，絲毫不得放過。若就在節中看出和，亦有是。如父坐子立是禮，然行禮之際，使人子終日站立亦不得，自然有變通，這是和。

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有子言持身涉世之道，皆就人情所最易忽處檢點來。如一語輕諾人，一貌輕假人，一時輕與人作緣，皆極易苟且。吾輩往往有此病痛，豈知後來有不可繼者乎！

薛文清公云：「一言不可輕許人，一字不可輕假人，一茶不可輕飲人。」頗得此意。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：可謂好學也已。」

人生只有「居」、「食」二字，營營結果一生。今舍此不爲，更有何事？獨吾所學一事是安身立命符，不可頃刻放過。尚恐一語輕出，反成逗漏，合之於慎言而事益見其敏，如奔馬無嘶，精神只在兩蹄。尤不敢自以爲是也，必就正有道以要其至。此其於學，可謂真發心、真下手、真能不自滿假，觀者故曰「好學」云。

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、富而好禮者也。」

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其

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

學者之於道，不是懸空摸索，須實試之當境。只貧富兩關，幾人打過來？貧則諂，富則驕，鮮有不爲境所遷者。學者用幾許學力，從凡夫中脱胎換骨，方進得無諂無驕地。然自知道者觀之，何啻太山之於培塿、河海之於涓滴，不足有無。自無諂無驕，又不知用幾許學力，方進樂與好禮地。到此地位，又豈無百尺竿頭一步乎？夫子於此，直是引而不發，在而不圖，賜足以知之。「切磋琢磨」之詩，分明證出道無窮、學亦無窮意。故夫子亟與之，又亟進之。曰「告諸往而知來者」，言貧富之論已成往迹，而賜之穎悟更能相引於無窮也；賜真可與言學也已矣，言《詩》云乎哉！夫子之答，進子貢前一步。子貢之引《詩》，又進夫子前一步。故曰「知來」。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

或問：「知人」可學乎？曰：可。莫先於自知。知吾心之是非，而天下之爲是非辨。知吾心之是而非、非而是，而天下之是是非非辨。吾心本知也，有物焉翳之則昏，故學在致知。子又曰：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而子輿氏直本知言於養氣，爲作聖之功。難言哉，難言哉！

聖人就人不知同患處，一轉到自己身上，爲一生難了學問。不是辨官論材上論。

爲政第二

子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

「爲政以德」，只是篤恭而天下平氣象。君

子學以慎獨，直從聲臭外立根基。一作「默察化原」。一切言動事爲，一作「經綸注措」。慶賞刑威，無不日見於天下。一有「進」字。而問其所從出之地，凝然不動些子。一作「則存存不動」。只有一箇淵默之象，一作「恭己垂衣之象」。爲天下立一作「建其」。皇極而已，所謂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也。天一氣周流，無時不運旋，獨有北辰處一點不動，如磨心車轂然，乃萬化皆從此出。故曰「天樞」。北辰即北斗第四星間無星處，北斗亦晝夜旋轉，與南斗相對，皆密邇北辰處，故其旋轉只在斗間。一云：北辰猶去北極第五星一度半，在無星處。第五星，今所謂天樞也。天樞仍晝夜轉旋於三度之間。北辰無星，難以標準，此星密邇北辰，故借以指北辰之所在。其實北辰是無星處，常運而常不動。若其餘衆星，隨天三百六十五度旋轉，各以所麗爲遠近，皆一日一周天一下有「而又過一度」字。而遲速不同。北斗出地上三十六度，南斗入地下三十六度，南北相亘，地之不動，正此天樞所貫處。然天樞不動處亦間不容髮，此氣之生生處也。南北相亘，北辰貫其中。沖漠無眹，而周天度數皆從此出，衆星環鄉而共之，所謂「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」者，此其象也。尋常言「天心」，天何心？即不動處是天心。這便是「道心惟微」。其運旋處，便是「人心惟危」，其常運而常靜處，❶便是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。天人之學一也。吾觀北辰而得君道焉：大君無爲，而能無不爲，故萬化自理。又觀北辰而得心學焉：心君無思，而能無不思，故百體從令。子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『思無

❶「静」，原誤作「處」，今據黃宗羲《明儒學案》卷六十二引文改。

邪』。」

心之官則思。思曰睿，睿作聖。思本無邪，其卒流於邪者，弗思耳。以爲思欲其無邪，非也。「思無邪」者，閑邪之學也。《詩》以理性情。人心之邪，只在性情流動處生來。若樂而不淫、哀而不傷，各得其性情之正，何邪之有！桑間濮上失之淫，《小弁》、《正月》失之傷，全經臚列，其間正變之異同得失，莫不極人心之變，使讀之者即所觀感而興起，則閑邪之學亦可躍然於言下矣。故一言足以蔽三百云。

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

爲政以德，而齊之以禮，以刑輔之，則民日遷善而不自知矣。然任德者只見德而不見政，雖政亦德也；任禮者只見禮而不見刑，雖刑亦禮也。其任政刑者反是，而民心之應違因之。此王霸之辨也。

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」

學莫先於立志。志立後猛用工力，方有持守可觀。持守得力，方有解悟可入。悟之久則源頭盡徹，悟之極則形神不隔。更由此而進之，則純乎天矣。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，所謂「不思而得，不勉而中」，天道也。蓋孔子從七十後視履考旋，故自敘年譜如此，實萬世學者公案云。

聖人一生學問，浸假而上，不登巔造極不已。四十以下，猶是凡界人。五十以上，則清虛高遠，漸際寥廓，莫知所之。

孔子自道，猶屬謙詞。自志學以後，加十五年功，纔立脚得定。又加十年功，纔自信得及。又加十年功，纔見得合下賦予之

理。又加十年功，反就形骸處體認，纔破聲聞障。又加十年功，細就動念處體認，纔破安排障。尚未知身之有當於道何如也，直没身焉已矣。語意不過如此。命只是氣數之命，氣數之命即義理之命。知命之大者，是忘得喪。天下最逆耳的是何物？惟有稱譏憎謗，覺格格中拒，故云「逆耳之言」。耳順，❶是忘毁譽也。或曰：「聖學到晚年，乃僅作如是觀乎？」曰：談何容易！聖學只是凡夫修盡得凡心，便是聖解。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「無違。」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『無違』。」樊遲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

「無違」告孟懿子，是一教法。蓋就世禄之家言，但防其悖越犯分而已，故僅曰「無違」。其辭嚴，其於禮主節勝者。生事葬祭，發「無違」之藴告樊遲，又是一教法。蓋就樊遲粗鄙近俚者言，則非委致盡變、竭始終之情文不可，故詳述之如此。其辭勉，其於禮主文勝者。所謂因材而篤，分明是天地化工。或曰：「子何以知聖人是兩樣教法，不失之穿鑿附會否？」曰：夫子告懿子，决不作未了語待其再問，故懿子亦受教而退，未嘗蓄疑也。使聖人有未盡之意，必借樊遲轉達，方了前件，不已勞且拙乎？懿子既逝，偶值有門人在御，舊話未忘，復爾拈起，所謂「竿木隨身，逢場作戲」，意未嘗不在樊遲也。吾儕虚心想當日事情，亮聖人胸次，合有此等伎倆，未嘗附會穿鑿也。

❶「耳順」，原誤作「順耳」，今據嘉慶本改。

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「父母惟其疾之憂。」

孟武伯問孝，是人子身上事。子曰「父母惟其疾之憂」，是父母身上事。問是孝，答是慈，有何關涉？豈知人子於父母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。父母的痛癢，便是人子的痛癢。若於此漠不相關，更有何孝可言？若於此認得親切，亦更有何孝可言！惟疾之憂，非徒以慰親之爲孝也。知乎此者，必能以其身爲父母之身，以其心爲父母之心，而終身孺慕之情有無所不至者矣。

「父母惟其疾之憂」，是襁褓間憐息事。此時人子於父母光景何如？人能常作如此觀，方是終身孺慕。

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

問安、視膳，都是養邊事。敬則真心自致於養者，非嚴威儼恪之謂也。如曾元之養曾子，只是養。曾子之養曾皙，便是敬。非真謂猥褻之養自同於犬馬，而以禮貌周旋之爲敬也。或曰：「愛與敬有差別，何得以愛爲敬？」曰：冬温夏清，昏定晨省，於禮貌何嘗不周旋？只是真意不到，便一似慢親一般，則亦謂之能養而已。

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：曾是以爲孝乎？」

色是心精之注一作「見」。於外者，不但一心而已，并一身肢體血脈皆逼露於此。打合在父母身上，便是一體之愛。事親者到此有著力不得處，故難。若取給於服勞奉養之間，抑末矣。

學不可以僞爲，至於根心而生色，則形著動變達於天下矣。一作「達於天矣」。惟孝子之道亦然。

子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」

孔顔問答見於《論語》者無幾，而曰「吾與回言終日」，不知所言何事？於終日言，則回亦必終日問，終日難，故相引於無窮。而曰「不違如愚」，不知不違處在何言句？回在簞瓢陋巷中，但有安貧樂道面孔可偵，而曰「退而省其私」，不知所私者何事？夫子終日言，回終日行，即亦步亦趨，不失服膺而止，不必有以發之也，而曰「亦足以發」。曰深潛善學，始終不失其如愚之體而已，而曰「回也不愚」。聖人句句示後人疑端不了，知乎如此者，於學問之道亦思過半矣。

凡人之可以耳目盡者，必其人囿於形迹者也。其不可以耳目盡者，則超於精神矣。聖人之於回也，若疑焉，若訝焉，既曰「如愚」，又曰「不愚」，耳目之前，語言之下，幾不足以得回，而知回之於學也深矣。得其内而遺其外，超於精神而莫知其所以然，則回其潛龍乎！

喟然之嘆，曰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。夫子於回曰「如愚」，曰「不愚」，是師弟精神相遇處。

「回也不愚」，亦是疑詞，非初疑之而卒信之也。

子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」

人心自有安處，是平日志向所決，積漸慣熟，安頓其中而不自知者，須是晝觀妻子，夜卜夢寐始得。然此不以造詣説，只論真僞之品。

瑒曰：「此可觀先師生平考己之密。」

子曰：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」

新與故，本只爲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之時習者而言，而必以故爲德性之故有者，鑿也。然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之理本具於德性，「溫故」者既若探吾心之故物，而「知新」者亦若抽吾心之新緒，亦何必判内外而二之乎？必言「爲師」者，若曰學以時習，則先知先覺之任庶幾在我，而後人之知覺亦於是乎有賴，此亦夫子自道也。

瑒曰：「《韓詩外傳》曰：『智如泉源，人之師也。』學而無本，何可爲人師？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

僚之丸，獲之塗，公胥之斲，推而至於堯舜之治天下，皆器也。「君子不器」，其體天地之大全而一以貫之者乎！
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

人未有不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，雖君子亦然。但君子全是一副躬行精神，其不得已而有言，亦以言其所行，而絕不操有餘之勢一似倒用者然，非必言之於既行之後也。蓋君子慥慥之學如此。

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

周與比，涉世之道不甚相遠。但出於君子則爲周，全是元氣周流，與人爲善之心，雖似同而非同；出於小人則爲比，全是私情狎比，與人濟惡之心，雖似和而非和。和則和於君子，未嘗不和於小人；同則同於小人，必異於君子。心術一分，而世道治亂之機恒必由之，可懼也夫！

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專言學，則學必兼思；兼言思，則學只是學。學一途，而思乃求以自得於心者，蓋耳目心思合并而用之者也，偏廢則兩妨：學非其學，學必罔，謂無得於心，猶迹而失

之謁舛；思非其思，思必殆，謂未摭其實信心而失之孤危。其病道均也，而殆尤甚。他日又曰：「以思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蓋罔則爲俗學耳，殆則必爲異端。

子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

凡出乎中庸之道者，即爲異端。異端者，於大道中矯之以爲異，而其端緒可指也。如楊之「義」，墨之「仁」，佛老之「性命」，皆竊吾道之一端而矯以爲異者。至於佛氏作，而其說恍惚杳渺，漫無端緒可尋矣，故害道滋甚。異端之異道先中於人心，新奇之說一倡，能令天下群起而攻之，而禍且決裂而不可救，至於生民糜爛，無父無君。噫，此孔氏之所以斷斷洙泗也與！

瑒曰：「端字從未有如此闡發者。」

子曰：「由，誨女知之乎！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

子路力行可畏，未必心地劃然。緣他氣質兼人，往往失之徑行直遂，故心易受蔽。心有所蔽，則誤不知以爲知者有之。此所謂不知而作也。故聖人頂門一針，告以求知之道，知不求之外而即求之在我。爲知，爲不知，何人不分曉？正恐自謂分曉，不免種種是錯，認得不真。須是子細查考來，所知者既不妨自信，所不知者尤不妨自疑，則信所信，知也；信所疑，亦知也。是知也，而非以無不知之爲知也。此等學問，只虛心反觀，便自得之。但胸中習見積久，容易沙汰不盡，不免時啓時閉，終身擾擾。學者須從格物致知之功始得。良知在我，無所不知。但爲私意錮住，則有時而昏。眼中纔中些子塵，便全體昏黑，更無通明處。故知則全體皆知，不知則全體皆不知，更無半明半暗分數。但此

蔽有去來，則有時而知，有時而不知耳。夫既有時而知，有時而不知，則并其知而非。人能知己之不知，正是無所不知的本體呈露時，如金針一撥，宿障全消。語云：「無行所疑，最爲難事。」是子路一生病痛。

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。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

子張學干祿，蓋病在誇多鬭靡，炫燿聞譽，有希世之心，一似爲干祿而學者然，故夫子亟以「爲己」之學挽之。多聞多見，總以爲反約之地。聞見雖多，試措之於言行，往往疑者多而信者寡。即言行其所信，而猶不敢肆然而出之，惟恐多言多召尤、多動多宿悔也。以是爲言行，縱不能不抵於尤悔，而亦云寡矣。不曰無之而曰寡，亦據其慎言慎行之心則然，而要之學焉而後知不足，則寡尤、寡悔亦非大賢以上不能者。此之爲「祿在其中」，所謂身安爲貴，道充爲富，不待求而自在者也。學者誠知寡尤、寡悔之即祿，而後可以言學。充得盡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。以爲學焉而祿自至者，此又深於學干祿者也。

言行分慎敏兩法，此皆言慎者。敏行者之精神，政自戰兢惕厲中來也。

聞屬言，凡所聞者皆言也；見屬行，凡所見者皆行也。

哀公問曰：「何爲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。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

人主以一身托天下臣民之上，未可以機權控馭之也。奉天道之無私，以順民心而

已。舉直錯枉，所以奉天道順民心也，民焉得不服！　然君舉錯只一相，相擇群有司，群有司擇百執事，下至胥吏之賤，皆以此道遞推之，則天下帖然成大順之治，雖唐虞三代之化不過如此。

季康子問：「使民敬、忠以勸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臨之以莊則敬，孝慈則忠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。」

敬、忠而且勸，所以責民之道，至矣盡矣。至問所以使之然，則必有端本之術在，而非可徒責之民者。使民敬，吾求吾敬耳；使民忠，吾求吾忠耳；使民勸，吾求吾勸耳。纔上行則下效，捷於影響，是操必得之數者也。故曰「則敬」、「則忠」、「則勸」。云「孝慈則忠」，人未有孝而不自致，保赤子而不以誠者，此忠之至也。故以使民忠。蓋既以孝作忠，又以慈感忠也。

或謂孔子曰：「子奚不爲政？」子曰：「《書》云『孝乎惟孝，友於兄弟，施於有政』，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？」

孝是人最初一念天理流動處，纔達之第二念便是弟。以孝弟推之，便得刑寡妻、御臣僕之道。自此而九族、而百姓、而昆蟲草木，皆即此一本而推之裕如者。此孝所以爲百行之原而萬化之本也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嘗以孝治天下矣。故曰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」，知孝之可以使天下化，則知天子有天子之政，諸侯有諸侯之政，大夫有大夫之政，士庶人有士庶人之政，政不同，而以言乎不出家而成政於孝則一也。夫子之所以曉或人者至矣。「奚其爲爲政」，言舍此不爲，將何所爲而爲政乎！此孔子示人刻刻有見在事業，但問諸身，不必問諸世也。或人言「爲政」，孔子遽言

「孝」，且只引《書》詞一二語，加之論斷，而不別增辭說，「爲政」之在身不在世，已了然矣。至曰「孝」、曰「友」，總是恰好，講粗不得，講精亦不得也。

道之以德，亦不離孝友。

子曰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輗，小車無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

「信」是本之真心而見之然諾之際者，是身世作合處關捩子，猶車之有輗軏。然舉世尚狙詐，人而無信，一味心口相違，千蹊萬徑，用得熟時，若以爲非此不可持身、不可御世然，豈知有斷斷乎其不可者！可不可，只衡在是非上；而行不行，方格到利害上。人而無信，任大小地位都行不得。即小事尚然，而況其大者乎！

子張問：「十世，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夫子繼衰周而爲素王，修明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以垂後世，固萬世帝王之所統也。子張問「十世可知」，吾非徒知之而已，正求夫子所以垂後世者，何若使斯道之統傳之無窮耳。曰「十世」，亦遠矣，不知夫子之道即三王之道，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，自堯舜以來，所以治天下之大經大法，至三王而具備矣，後世帝王無以加矣。三王所因之禮，即百世所因之禮。三王所損益之禮，即百世所損益之禮。因其所因，損益其所損益，則治；革其所因，膠其所損益，則亂。百世之治亂不可知，而所以治治亂亂之故可知。張子曰：「爲治不法三王者，終苟道也。」夫百世之後所可知者，亦法三代以爲治而已。如秦之法律，漢之黃老，晉之清談，隋之暴，梁之佛，唐

之夷，宋人之議論，元之寬縱，皆舉先王之法而蕩然夷之，而至於天經地義之不可廢者，固歷千古如一日，則亦不害其爲可知者。世道之降也，皇降而帝矣，帝降而王矣，王降而伯矣，後之有天下者，伯焉而已矣。仲尼生於衰周，早已知暴秦之必代興，故序《書》終之以《秦誓》，修《春秋》則始終經緯王伯之迹，憫王道之不復作也，惓惓修舉其廢墜以傳之來世。其曰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」，則其所因、所損益之大端也。苟有行先王之道者，亦舉此而措之耳。不幸而有秦、漢、隋、唐之亂，終不足以有爲，而猶得以吾聖人所托之空言者，存先王之道於千百十一之中，使人類之不終爲禽獸，則仲尼之功於是爲大矣。

後來董仲舒《天人三策》頗發明此意。其曰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」，又曰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異」，又曰「漢宜損周之文，用夏之質」。武帝稍行其説，故治最爲近古。

子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；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。」

非鬼而祭，見義不爲，斯二者皆有惑心焉。惑者何？利害是也。人苟利害之爲見，則方寸日流於邪僻。苟可以邀福，分外一切奴顔婢膝，皆將不顧名義而爲之，雖非鬼可祭。至於顧忌心一生，却又畏首畏尾，每事退托，雖義所當爲者，亦有所不敢爲矣。兩項事只是一項，人能爲非鬼之祭者，必見義不爲，趨利者必避害也。曰「諂」，曰「無勇」，畫出小人情狀，若合符節。可見世人終身營營苟苟，行徑不同，總只一副柔腸脆骨，其究總爲身家計耳。

夫唯超然於利害之途者，有所不爲，而後可以有爲。力破諂瀆之情，養成剛大之氣，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，庶幾可與進道矣。

八佾第三

孔子謂季氏：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」

聖人誅亂臣賊子，往往就處心積慮處摘發他真種子出來，使他罪狀無逃，亦便指點他良心，開以自新之路。於季氏八佾，則曰「是可忍也」；於宰予短喪，則曰「於汝安乎」，可見。

三家者以《雍》徹。子曰：「『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』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

歌《雍》比舞佾罪狀加著，夫子只以名義喚醒之。既無所取，益彰其僭耳。止緣魯僭用天子禮樂，故季氏承桓公之後，亦用天子禮樂。然禮：大夫不得祖諸侯，諸侯不得祖天子。此等極大名義，魯君臣皆相視決裂，向微夫子救正之，孰謂周禮果在魯也？

前輩楊用修嘗辨魯用天子禮樂，以爲非成王所賜，伯禽所受。其説甚當。然余則謂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，其生也，成王雖臣之，及其死也，返葬於周，必葬以殊禮，祭必祔於文、武之廟，亦祭以殊禮，成王宜弗敢臣焉。則歌《雍》舞佾，蓋本世室之禮而行，以王者之主祭，其相沿用重典，有自來矣。魯人以爲公在周，固嘗享天子禮樂，成王實賜之，雖行於國中也何傷？遂僭至於郊禘。《明堂位》一篇，魯諸儒又從而附會之。甚矣，其不可信也。

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此宜爲當時僭禮樂者言。然「人而不仁」，則本心之德亡，五官雖具，百行雖存，亦行尸坐肉，生意萎矣。禮樂爲衛生之物，莫大焉者。器數之陳，器數自陳耳，生意不相統，人其如之何哉？甚言禮樂之不可以貌爲也。

林放問「禮之本」。子曰：「大哉問！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寧戚。」

禮之本不可見。即忠、質、文，皆末也。學者由文而返質，由質而返忠，其庶幾乎！禮奢寧儉，儉返於質矣；喪易寧戚，居然中心之愛焉，忠矣夫。夫儉，亦禮之儉也，非本也。然由儉而思其所從出，則禮之本可知。戚，亦喪禮之情耳，非本也。然由戚而思其所自起，則禮之本愈可知。本不可見，而由奢得儉，由文得情，直從枝葉漸漸究到根荄，則一點真精神所托始處，自可不言而喻矣。或曰：「忠亦非本歟？」曰：禮原於太乙，所謂「無體之禮」是也。無體之禮，禮之本也。忠者心之體，即禮之體。謂心之體則可，謂禮之本則不可。然天下豈有外心之禮？故林放問本而夫子以寧儉、寧戚告之，欲其思而自得之也。然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」，仁其本歟？曰：此主行禮之本言，故又曰「人而不仁，如樂何」。

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

諸夏無君，終春秋之世，弑君三十六，其他問鼎、請隧、逼逐、僭擬之事不可勝紀。蓋滿目是無君世界，有出夷狄之下者。此孔子所以大管仲之功歟？

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「女弗能救

與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子曰：「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」

魯君臣之僭禮非一日，度非口舌之所能諍。即使夫子仕魯，亦豈能遽革郊祀諸禮而反之正？其所以轉移化導之權，亦必有漸矣。旅泰山而以救正詰冉求，求以不能對。蓋師弟一時扼腕之言，故夫子不責冉求，而直繼之曰「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」，若乞靈於鬼神之一殛然，則聖人之詞於是乎愈嚴，而亂臣賊子聞之，亦應股栗而自廢矣。雖然，危不持，顛不扶，焉用彼相！

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。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」

許敬菴先師述云：「君子之無爭，道在自反。射之『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』也，所謂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者也。惟務自反，安知有爭？故曰射有似乎君子，所謂『其爭也君子』，似有爭而實無爭，微婉之詞也。」世間射名射利，互相角勝無已時，一似射者爭先命中。然朝市皆射圃也，而聖人以爭之道不可訓天下，故於飲食、起居、出處、辭受之節，極之郊廟、朝享，每事節之以禮讓，默消其淩競之心，而獨於「射」發其撰，使卿士大夫生而習之，爲六藝之一，即辨官、論才亦必以「射」進，其意微矣。故曰：「吾觀於鄉，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」君子無爭，蓋以禮物身，以讓養德。其素所學問如此，即於射，而亦見其無爭，謂雖處天下必爭之地，而猶然無事於爭也。其斯以爲君子乎！

「揖讓而升下而飲」作一句讀，言揖讓而升、揖讓而下、揖讓而飲也。射有三：大射，賓射，燕射。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皆有

之。士無大射，而有賓射、燕射。大射爲祭祀射，王將有郊廟之事，擇諸侯、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，諸侯則擇其臣，大夫擇其邑宰、家臣。凡射中者，得與於祭，與祭多者有慶，慶以地。不與祭多者有讓，削其地。故君子必習於射，射必有耦。凡耦，各服其所宜服，袒決遂，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，西向。射時耦同出，次西面揖，旋轉當阼階，北面揖，然後升堂，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，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。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，一揖而復位。俟衆耦升射畢，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，勝者之子弟洗觶酌酒，奠於豐上，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，三揖至階，勝者先升堂。少右，不勝者至豐北面坐，取豐立飲，興，揖不勝者先降。凡飲酒，賓主勸酬，必拜以送爵。令不勝者自飲，而無送爵、勸酬之意，以是爲罰也。始射而升堂，既射而復位，射畢而飲，是三節事。或謂「下而飲」是「下堂而飲」，又云「離去射位而飲」，皆非也。

子夏問曰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。」

禮，本是先王教天下之善物。蓋綱紀人道，一日而不可廢者。自晚周文敝，有後進之禮樂，而憂世君子且并其禮而厭薄之，至以爲「忠信之薄，亂之首」，蓋亦有見於文敝之禮不可以言禮，非盡去之無以返人心之厚。而聖人以爲與其棄禮而返吾所厚，不若就禮而識其所先。先後之數覩，而禮教亦無敝於天下矣。故子夏有「禮後」之悟，而聖人亟與之，進老氏之見

一等矣。「素以爲絢」，本言素可以加絢，而子夏以爲素即是絢，疑天下文章莫大乎太素之質，隱然爲禮薄亂首之思，從世道起見來。夫子解之曰「繪事後素」，則非素即是絢可知，而子夏始悟禮之爲後也。曰「後」，則必有爲之先者，然亦何可得而廢也？「可與言《詩》」，所謂真能轉法華者。

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
夫子既能言二代之禮，而徒病其無徵，則亦無害其可言也。必欲有徵者何也？欲天下皆尊而信之而行之也。行二代之禮，將以救周禮之衰、挽周文之盛也。其所感者深矣！按《左傳》，杞，夏餘而即東夷，故不足徵。殷微子封於宋，先王之禮樂猶存，其後日以散失，七世至戴公，時大夫正考父得《商頌》十二篇於周太師，歸以祀其先王。至孔氏編《詩》，又亡七篇，僅存者五篇，雖勝於夏之無存，而總歸於不足徵矣。

夫子能言夏、殷之禮者，欲言其禮意耳，若其經制之備，則周禮之所監也。周因乎夏、殷，所損益可知也，詎曰杞、宋之徵云乎？

子曰：「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

禘禮九獻，天子一獻，后亞獻，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。魯禘非禮，自始至終皆不足觀。曰「既灌而往」，夫子微文也，不敢自言宗國之失也。先儒謂「既灌而往，始列尊卑，序昭穆。孔子以魯祀躋僖爲逆，故不欲觀」，朱子謂「魯之君臣浸以懈散，故無足觀」，宜亦兼有之。蓋大本一差，其餘節目處有種種不堪著眼者，聖人固隱而未

發也。

或問「禘」之説。子曰：「不知也。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」指其掌。

魯禘不欲觀，非魯君臣之所知也，亦非或人之所易知也。即吾夫子，蓋嘗學禮焉而不敢知，故直以爲不知。「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」，則禘固有天下者之所知也。非其人而欲知其説，衹成其僭罔之惑而已。若謂一臚列其事迹，講求其意義，遂足以知之，則有章縫之業在，或人當自得之耳。指掌之示，直是覻得分明，將上天下地、往古來今都就一掌裏托出，方是知禘大大學問。

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」，則祭必如在可知。兩「如」字正相應。古人祭祀，七日戒，三日齋，親見所祭，非徒如之而已。曰「如在」云者，神之也。神之也者，誠之至、敬之至也。

王孫賈問曰：「與其媚於奧，寧媚於竈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不然。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祭外神，所以昭崇報之義，非以邀福也。若起一狐媚之心以邀福，則即此一心已是得罪於天了。然人生得罪處，亦擢髮難數，自一動一静以往，少違天則，便成罪案，便犯天誅，雖邀福於神，亦無所用之。然則畢竟無禱乎？曰：還禱於天，則解矣。故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

禮，大夫五祀。又《儀禮》所載，士亦行之。《月令》五祀：户、竈、中霤、門、行。《白虎通》又以行爲井。楊用修云：「井即行也。行者，井間道。八家同井，井有八道，八家所行也。」

子曰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

《易》曰：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；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」文也者，天人之撰也。天地既闢，文明之運漸開，自堯舜以來，夏、商代鳴其盛，至周而損益之。文教大備，載在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曲禮》諸經，始盡經天緯地之蘊，宜夫子樂從之與！然他日又曰：「行夏時，乘殷輅，服周冕。」聖人進退百王，若不恰恰於昭代之制者又何也？曰：周監二代矣，聖人雖有時而用夏、殷之禮，亦何害於從周乎！

郁郁之文，周公嘗用之以治天下，爲萬世憲。其在學者，則由六藝之通而推之於六行，成之於六德，以達於聖人之道，立萬世之儒矩焉，則孔子之文是也。故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！」

子入大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「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大廟，每事問。」子聞之曰：「是禮也。」

入廟必問，蓋夫子初仕於魯而與助祭之列，容或有之。一旦以章縫之賤而駿奔走於清廟明堂之上，耳目之所經歷，不諱其爲不知而問也。乃聖人自反必問之心有必如是而後即安者，乃所以自展臣子之忱在廟則禮然也，故曰「是禮也」。若曰「吾問即是禮」，聖人不應誇口如是。

按：魯太廟祀周公，世室祀伯禽，而群公則稱宫。文王無廟，主藏於世室，當禘則遷主於太廟而行之。《明堂位》云：「魯之太廟，天子明堂。庫門，天子皋門。雉門，天子應門。山節、藻棁、復廟、重檐、刮楹、達鄉、反坫、出尊、崇坫、康圭、疏屏，天子之廟飾也。」若然，則魯廟甚僭，非侯制也。

孔子之每事問，或有以哉。夫子入太廟，既每事問，及既灌以往，又不欲觀，至或人問其說，又答以不知。合之，具見聖人許多苦心處，不欲正言以訐宗國之失，而默寄救正於萬一，忠厚之至也。及歌《雍》舞佾，却又侃侃以義誅絶魯君臣，一時胥有儆乎！

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

許師述云：「射有五善，不專主皮。然不中不可以言射。」《鄉射禮》亦云「不貫不釋」，貫猶中也，若所謂貫革云者，即穿札之謂，非甚强有力者不能及。故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周衰，禮廢，射者不知有和容儀節，而但逞勇力，以主皮爲善，孔子所以惜而嘆之。

鄉射即大射、賓射、燕射，古者習射於澤宮，蓋鄉學也，故云「鄉射」。若庶人田獵之射，則主皮。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「賜也！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

去羊存羊，蓋師弟子有感於時事之衰，先王之政不復行於天下也，故私相寄慨如此。去羊者有激於禮亡，而存羊者有幸於禮存也。然只此便見聖賢胸次如霄壤之隔，倘以之用世，則子貢便多詭激拂人情、阻事機處，夫子則平情以應，自不乏挽回匡救之術，批郤導窾，遊刃有餘地。凡以賢人之言觀聖人，始知聖真不可及也。

古者天子頒正朔於邦國，每月之政皆有時宜，如《月令》所書，載在守府，傳之先世，故諸侯每朔必告廟，一切刑賞陟黜，皆稟一王之法而布之，無敢奸焉。非徒奉君親，亦以馭臣子也。魯自文公始不視朔，不視朔則每月之政令何所稟承？諸侯無

以馭大夫，大夫無以馭陪臣，所以養成季氏之惡。故晉有六卿，齊有田氏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

子曰：「事君盡禮，人以爲諂也。」

事君者内盡其心，外盡其禮，蓋有見於臣道之當然，而非貪位固寵之爲也。有一毫貪位固寵之心，則流而諂矣。諂本《禮》所不載，緣春秋之世，天下無君，人人相習爲驕蹇之風而不知怪，故以禮爲諂。人心之壞，一至於此。聖人身示之極，實以挽回周家八百年綱常，而語意含蓄不露。

定公問：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

君臣之分，等之天地。天地以泰交成化，君臣之道亦然。故君道以下濟爲光，臣道以上行爲順。使臣以禮，方能鋤驕貴之色，而下交其臣；事君以忠，方能破身家之私，而上交於君。此地天交泰之象也。而世道之泰同之，明良賡歌而後不多見矣。

上曰「事君盡禮」，此曰「使臣以禮」，故「禮」之爲物，以正君臣，以和上下，而「忠」特禮之存諸中者。

猶之乎「使」也，出之以恭敬退讓之節則爲禮；猶之乎「事」也，本之以真實無假之忱則爲忠。禮與忠，皆不失事使之實而已。

子曰：「《關雎》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

《魯論》第三專記禮樂，示從周之義，則《關雎》一章蓋言樂也。樂之有聲，古人皆以詩歌被之管絃，奏之朝廟，以爲盛。而《關雎》一章有正始之義，爲風化之所自出，故歌《雅》、《頌》者必以爲之亂。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，所謂洋洋盈耳也。凡樂之舒焉而陽者謂之樂，而樂之過則或失之淫；

樂之慘焉而陰者謂之哀，而哀之過則或失之傷。惟《關雎》之音，樂中有哀，哀中有樂，宛然適得乎性情之正，而不失天地中和之氣，所以爲善也。哀、樂不過，本是寤寐反側之憂，琴瑟鐘鼓之樂，却被管絃中一一摸寫出來，所謂「聞其聲樂而知其德也」。若只以聲響和平爲不淫不傷，則凡善歌者任取一詩而歌之，抑揚高下，適得其倫，亦可以當《關雎》之義乎？《記》所謂「治世之音安以舒，亂世之音噍以殺，亡國之音哀以思」，使出於亡國之音，則雖歌《關雎》，亦見哀思者。

《論語述》云：「按《毛詩》云：『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《風》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』又曰：『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，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，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』《申公詩説》云：『《關雎》，文王之妃大姒思得淑女，以充嬪御之職，而供祭祀賓客之事，故作是詩。』由是觀之，《關雎》，后妃所作也。所謂『窈窕淑女』，蓋指所求嬪妾而言。未得而憂，既得而樂，此其情性之正可以想見。且所云『參差荇菜』者，爲潔俎豆以供祭祀賓客之事，而后妃皆資左右之助焉。汲汲於求賢内輔，絶無閨房燕暱之情，孔子所稱『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』者也。朱子釋《詩》，多不用《小序》。《小序》傳自子夏，成於毛公，不無附會增益。如云『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』等語，誠覺不妥。然首云『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，《風》之始』者，則確乎其無可疑也。若《申公詩説》傳自漢初，文公似未之考，故以爲文王得聖女姒氏以爲

之配，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而作是詩，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，求之不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，求而得之則宜有琴瑟鐘鼓之樂。愚觀《大明》之詩曰：『文王初載，天作之合，在洽之陽，在渭之涘。文王嘉止，大邦有子。』大邦，莘國也。子，即太姒也。太姒之配文王，何待宮人寤寐思之，至於輾轉反側而後得邪？若謂寤寐反側之憂、琴瑟鐘鼓之樂在於文王，則尤不得爲情性之正矣。後楚莊王夫人樊共姬私捐衣食，求美人而進於王，即太姒求淑女之意。而文王爲聖君，太姒爲聖配，當時所以表正宮闈，不暱私寵，迥越尋常之上，又非楚莊與樊姬所可同日而語也。《關雎》爲《詩》首篇，所關於風化不淺，而其旨久湮，故不可以不論。」
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戰栗。」子聞之，曰：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」

哀公問社，蓋問有國家者所以立社之義，而宰予告之以三代之木，欲因事納規，維魯事於不競云耳。故借昭代之樹栗而推本其意，所爲强公室、弱私門之道，宜於此而得之，亦可謂善於進言矣。子聞之，而反以「成事不說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」責之，蓋有感於魯事之日非，非區區言說之所能救，直付之一慨而已。然則魯事竟不可說乎？聖人論事，如良醫之治病，急則治標，緩則治本。專事標者，快一時之可喜，而無拔去病根之意，則亦揚湯止沸之勢耳。使民戰栗之策，正治標之說，更於此而求所以自治之道，如夫子之所以告公者而次第行之，庶幾補救於萬一乎！治標之說，治之於已病而不足，所謂成事之

說，遂事之諫，既往之咎也。治本之說，治之於未病而有餘，所謂人不足適，政不足間，一正君而國定者也。況「戰栗」之說如決潰癰，刀匕一施，而大命隨之，予於是乎失言矣。夫子不直指其非，而姑以空言惜之，其寄慨於魯事深矣！

魯哀公四年六月，亳社災。亳社，殷社也。蓋周克殷，即以亡國之社賜諸侯，諸侯皆得立之以示戒。魯東有亳社，西有周社，故《左傳》云「間於兩社，爲公室輔」是也。哀公問社，疑即亳社告災之時與！《周禮》「有軍社」，又《書》曰「不用命，戮於社」，宰我之對，蓋亦有所本焉。

子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或曰：「管仲儉乎？」曰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曰：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爲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

管仲在當時，一匡九合事業儘恢宏彪炳宇宙，實春秋二百年以來一人。夫子乃以器小譏之，只爲仲心術不純，學未聞道，不免在功名富貴上立脚，便占得地步小了。天地間唯道至大。以道視天地則天地爲小，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又小，人於萬物之中，僅處其一，而可以參天地、贊化育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以知道故也。功名富貴，在道中只是一物。以一物受一器，唐虞揖讓三杯酒，湯武征誅一局棋，其器亦不足有無，而況仲之爲器乎！假而無當於性也，其根柢也；伯而無當於王也，其作用也，則仲之爲器小可知矣。器小則易盈，盈則傴，傴則僭，犯上無等，充其類，何所不至？不儉、不知禮，皆從器小生來。夫

子就或人發問指點病痛，自足爲器小具一供狀。而要之，其病根猶不在此，終難爲或人言也。

《説苑》以「三歸」爲臺，或人以「三歸」爲内嬖，云「娶三歸之女」，未知孰是？ 按：下文「塞門」、「反坫」，已備宫室之僭擬，此不應先以宫室言，不若以三歸爲内嬖，又與下句相蒙。以三歸爲内嬖，以備官爲外寵，總見其臣妾之過盛也。

子語魯大師樂曰：「樂其可知也：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」

館師張宇侗嘗語余「樂其可知」一章，謂：「翕如以下，具元亨利貞四氣之妙，分明天地氣象。蓋樂之理具於人心，人心即天地之撰，故樂聲音自然，通於天地，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爲之也。翕，非合也。蓋貞下起元，陽氣始物，而尚多翕聚之意，於時爲春，縱之則始而亨矣。盛夏長養，形形色色，盡呈於兩間而無所於雜者，純如之謂也。繼此則爲利：秋氣始肅，大小各正者，皦如之謂也。繼此則爲貞：玄冬用事，收藏復命，復種來春發生之意，相禪而不窮者，繹如之謂也。四氣運於天而歲功成，四氣備於樂而樂功成，一也。」其説甚善。蓋夫子就樂中看出許多大道理，❶故以之語太師，而曰「樂其可知也」。若僅就音響間按其節奏條理，則太師固已知之，乃煩聖人奏技乎？

儀封人請見，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曰：「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

❶「多」，原脱，今據嘉慶本補。

爲木鐸。」

夫子統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，不用於當時，顧與諸弟子講求遺經，以删定筆削詔來世，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道家喻而户曉之，且行於萬世之遠，則素王之任所以爲大也。❶此天意也。天不生仲尼，萬世如聾聵。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」，分明是仲尼一行教小影，看封人是何等眼孔，邂逅一語，雖及門游、夏之徒亦贊嘆不及，賢矣哉！

按：鄭玄云：「文事奮木鐸，武事奮金鐸。」金鐸惟行軍司馬執之，而木鐸之用最廣，大抵皆以振文教，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，在玄聖素王則言而爲教。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」，豈非言而爲教者與！

子謂「《韶》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」，謂「《武》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。

古人作樂，皆本精神心術之藴寫出，非徒襲取於聲容之際者，所以聞樂知德。故聞《韶》，即知其爲重華協帝之舜德；聞《武》，即知其爲執競惟烈之武德，而功業之盛有不待言者。古樂莫盛於《韶》、《武》，其盡美則同，於此而更求其美中之藴，其盡善則異。蓋世運升降爲之，而帝王之德亦於此可想見矣。按《書》：唐虞之世，四方風動，六府三事孔修，九功惟敘，九敘惟歌，至於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，鳳凰來儀，其氣象雍容廣大，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，其盡善處可以想見。《禮記》載《大武》之舞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國是疆，五成而分周公左、召公右，六成復綴以崇天子，所謂總干山

❶「大」，原誤作「人」，今據四庫本、嘉慶本改。

立，發揚蹈厲，夾振駟伐，威盛中國，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，皆形著於聲容之間，則未盡善處亦自可想見。聖人借樂以微示二聖人之優劣如此，其寄慨者深乎！

子曰：「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

王迹既息，聖人之教衰，居上者往往暴以臨民，盡是苛急氣象。由此，紀綱風俗一齊俱壞，行禮者縱恣以決防，居喪者忘哀以薄親，故聖人合而言之。

纔言居上，便無所不臨，有寬道。若不寬，直不能容一物了，如居上何？纔言禮，便只是敬；纔言喪，便只是哀。三者正是循名責實學問，觚不觚，觚哉，觚哉！

里仁第四

子曰：「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

未有擇里而不於仁者，故曰「里仁爲美」，擇之，斯處之矣。乃人之於仁，不啻居之有里也，苟不能擇而處之，寧智遜擇里之下，又焉得爲智？不智，所以不仁也。故人之於仁，處之非難，而擇之難。

子曰：「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

真處仁者，處之以約而不濫，處之以樂而不淫。又不特處之已也，暫處之而安，久處之而化。處者境，而所處者心，約、樂兩關，固勘仁之真實際也。「仁者安仁」，成德之地也；「智者利仁」，進學之階也。人未有仁而不本於智者，但自其利仁言謂之智，至於安仁，則智不待言矣。

仁不仁，只爭些子，只一私不化，遇事便打對不過，即能矜持於旦夕，而久之已不勝其敗露矣。故聖人下一「久」字，要之，矜

持之時，已是一團私意也。

子曰：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

人人有好惡之性，而用之於人，或爽其則，甚則好其所惡、惡其所好者有之，則以好惡出於我而不公乎人故也。夫好惡既出於我而不公乎人，則好以天下而不謂之能好，惡以天下而不謂之能惡，必也仁者乎！仁者無我。無我之好，取人之當好而止；無我之惡，取人之當惡而止。兩人也，而並分其好惡可，一人也，而時轉其好惡亦可，如鑑之空，如衡之平，此非有見於萬物一體之原而學以克己者，其孰能之！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

初機人雖時有爲善去惡之念，只不是覩體承當，惡根仍在，如爝火螢光，雖有微明，不禁魑魅出没。若一志仁時，發心既真，直從命脈處討歸宿，歸宿在此，杜盡游移出入之路，更從何處容得惡念在？太陽一出，魑魅豈有晝嘯之理？學者由志道以後，到志仁地步，有多少功夫！志仁則好仁、惡不仁，於爲仁之功思過半矣。然又曰「欲仁仁至」，機何捷也！學者省之。

志仁無惡，正是超凡入聖關。過此關，是聖人路上人，進自不容已。若未過此關時，如團沙爲黍，捉影求形，總無是處。一切長養成就，只是惡胞胎結局。

惡與過不同。無惡之後，方有改過工夫可做。然過亦從惡根來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！志仁以後，工夫愈細，即顏子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。此中罅隙不容些子。纔罅隙，便有賊子窺伺在，嚴乎，嚴乎！

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

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

求仁之功，直從動念處勘理欲關頭。其爲理與欲，又只就世緣漸染處勘此關頭清楚。欲富貴，惡貧賤，是「人心之危」；而所欲尤甚於富貴，所惡尤甚於貧賤，是「道心之微」。於此而能決不處不去之介，必以道衡之。以道與富貴，又不以道與貧賤，此非有見於「精一」、「執中」之功者不足以語斯。此所以爲仁也。若所處者惟在於富貴，所去者惟在乎貧賤，而惟所欲所惡之爲見，則去仁遠矣，又何以爲君子？然則君子之於仁，惟有貧賤一途是終身得力地。雖終食之頃，未始無去處交乘之隙。使終食而爲貧賤之終食，則蔬食飲水，樂也；極貧賤之途，雖造次，仁也；雖顛沛，仁也。苟舍此而欲處以非道之富貴，有斷斷乎不可者。至是而君子所以鍊此心之仁，更無躲閃，更無方便，所稱中心安仁，天下一人，不虛矣。

此章只是教人安貧賤而不易所守。於此不處，即是於彼不去。必雙提富貴、貧賤兩關者，欲即此以勘此心欲惡之幾，乘於道與非道之辨十分清楚，而後謂之仁故也。造次，亦就貧賤說。人豢養富貴之日，何等從容侈肆，那得有造次景界？顛沛，是患難交加，不特貧且賤而已。或問：「何以知終食亦說貧賤之終食？」曰：富貴既不處，貧賤既不去，則此一食之頃果在何地？「然則注有添『存養』之說，何如？」曰：「存養」之功，亦即在取舍之辨上見，非有二也。以爲能爲仁而後能貞遇者，亦非也。陳白沙先生曰：「名節者，道之籓籬。籓籬不固，其中未有能守

者。」見道之言也。孔子圍匡，子路曰：「吾聞仁者必容，智者必用。」如此說，則天下更無非道之貧賤可處，豈知自人分上看貧賤則非道，自君子身上看，未嘗非道也。世人只爲見得有非道之貧賤，所以怨天尤人，無所不至。破此關，便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。

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、惡不仁者。好仁者，無以尚之；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

仁，心體也。心體有仁、無不仁，更不須說好惡，不須說力仁。然人之心體不可見，而見之於好惡兩端：好必是仁，惡必是不仁。好仁、惡不仁之謂真用力於仁，真用力於仁者，真爲仁者也，則爲仁之力亦從可決矣。張子曰：「領惡以全好者，其必由學乎！」此即不使加身之說也。不使加則不我加矣，何用力而力不足之有？然而不能不加也。人生自氣拘物蔽而後，心失其體，而欲據之，業已渾身子是不仁窟宅，全體受障，何但加之而已。此可謂能惡不仁乎？則所好可知，即平旦之氣，其好其惡與人相近者幾希耳。故夫子有感於斯，而以好仁、惡不仁爲未見於天下也。且反覆言之不置，云好仁、惡不仁，無並用之力，於此爲好，即於彼爲惡。或曰：「聖人先言好而後言惡，所爲在仁則所惡自在不仁，自有不使加身之理，宜於領好得惡，而張子以爲『領惡以全好』何也？」曰：既已好仁，無尚矣，何須更用不使加身之惡？惟仁而有不仁以爲之偶，則好不易全而不得不決所惡之一力，惡之盡，斯好

之盡。有味乎，張子之言也，善言學者。曰「由學」云者，又以見工夫之不易，補聖門未盡之意也。

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」

過與仁，分明是兩路。出於過，則入於不仁。此其大較也。然過以類分，其間出於小人者，固爲本心缺陷之端；而其出於君子者，既是真心流露之地。誠於其類觀之，而君子之過有不可與小人同類而共棄者，以其心無不仁故也。心無不仁，則其過亦仁中之過，故觀過可以知仁。此惟善觀類者能知之，亦惟真識仁者始知之也。仁中無過，而過未嘗不可以知仁，正以見仁之無往而不在。學者求仁之功，自有真血路可入，不得以牝牡驪黄之見當之也。知仁之過，不必説周公、孔子等項。凡君子存心制事，自不能無過，只是他一點天理決不損壞，反有因過而見者。若周公、孔子，自是仁至義盡，有非常人之所爲過者。故曰「周公之過，不亦宜乎」。凡事勢相左，不得已而蹈不韙之迹，皆達權之理，一作「大用」。非過也。

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

人一生在道中作活，只行而不著，習而不察，恁地昏昏，終無所聞。無所聞，則此生與道了無關涉，遺却塊焉一身，只是行尸坐肉，一旦颺然而死，臨岐之際，真若有一未了句當懸在生前，至死不肯瞑目，却是逋負而死，然亦重可惜也。❶一日不聞道，一日死不得；纔一朝聞道，生無逋

❶「亦」，原脱，今據嘉慶本補。

負，❶至此而死，方是了生死，故曰「夕死可矣」。佛氏了生死，只就死上了過去；吾儒了生死，却就生時了過來。故曰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此朝聞夕死之説也。聞道不廢尋求，亦不關尋求；不廢解悟，亦不關解悟；不廢躬行，亦不關躬行；不廢真積力久，亦不關真積力久。道只是本來人，即「率性」之謂。真聞道者，盡性焉而止矣。盡性，則與天地合德，與日月合明，與四時合序，與鬼神合吉凶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天且弗違，而況於生死之故。然其要只是一念慎獨來，此一念圓滿，決之一朝不爲易，須之千古萬世不爲難。學者省之。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

此道不與物對。知道者，忘物、忘富貴貧賤，只是忘一衣食伎倆。物無大小，其累道一也。士居恒志道，不必説到富貴貧賤上，即一惡衣惡食稍稍動情，不免有恥心，則此心已爲物潰久矣。脚根一差，終身擾擾，更無進步可討，故曰「未足與議也」。蓋亦立志之不篤故也。

聖人論好學，必自不求温飽來。豈惟不求温飽而已，纔有惡衣食之恥，已未足與議。故子路衣敝緼袍則喜之，顔子簞瓢陋巷則賢之。此中滋味，聖賢大討便宜在，幸無以寒酸見嗤。

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

義無轍迹，即天下所宜然之理，而宰制則在吾心。精義者即心即天下，渾無内外應

❶「負」，原誤作「責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感之迹，就心與天下一體中看出義之妙用變化無端，而我不宰，非即非離，一似依比。然視義似疏而視天下轉親，信非精義入神者不足以語此。若離却天下，以我制義，孰爲可？孰爲否？成見不化，可否之間未嘗不自以爲義，而不知其爲適莫也。適莫者似義而非義，義者化適莫而因之者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

聖人每每並提君子小人，其立心制行皎若冰炭，而懷德、懷刑、懷土、懷惠又就其神魄結脈處，各各有頭路可指，以見君子之所以上達、小人之所以下流有如是者。懷德非懸想，有日進崇高之意，而又時恐其入於匪彝也，故懷刑，則檢身之功益以密矣。懷土者，一心只是照顧坐下，計其身之安，不計其心之安也；懷惠者，坐下只是占便宜，計其利之前，不計其害之後也。此與君子正相反。惟懷德故懷刑，懷土故懷惠，兩下用心，都勺水不漏。德中脈路最清，著不得便安一念。纔欲便安，便成墮落。於此，只得借用箇防檢法門。若防檢不及，便當一味没入懷惠窠臼。然則世之小人而號爲君子者，固不少也。

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

放利多怨。多怨之至，親戚叛之，其究必爲天下僇。然小人亦每每不顧蠅頭之得，不難殉以七尺之軀，雖至死不悟。於是而孟夫子又動以「本心」之説曰：「向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宫室妻妾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！」爲小人者且奈之何！

子曰：「能以禮讓爲國乎？何有？不能以

禮讓爲國，如禮何？」

天下之亂，皆起於爭。人情相爭則不足，相讓則有餘。故先王制禮以教之。其間一進一退，一俯一仰，玉帛之交錯，拜跪之趨承，大抵先人後己之心事。人主躬行讓德，以制禮之本，凡有注厝，皆身自挹損，視匹夫匹婦皆能勝予，不敢以崇高自恃。由是而禮教行焉，百官讓於朝，萬民讓於野，紀綱犂而風俗成，治國之所以易也。舍讓而言禮，其人主實有爭心，一切制度文章不過爲塗飾耳目之具，天下何所稟式與？人以爲禮之無當於治也，而不知其畔禮已甚矣。蓋春秋之末，禮文日盛，禮意已亡，人情復趨於囂爭，遂流而爲戰國故夫子有感而言之。

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」

有位則必有所以立位者，有知己者則必有爲可知也。此非可以取辦於當日者也。念及此，則隱居求志之學可不深慮而早圖之乎？而顧急急乎有位之患，則亦不思而已矣。聖人就世人一副熱眼熱腸極難消煞處，一作商量，便令人有汗顏自反處。若後世科舉習興，幹辦得八股停當，便一味想望高官大禄，視天下事如兒戲傳舍，又安可以聖人此言責之？本朝賀醫閭、陳克菴先生辭給事、御史，皆至泣下，後來畢竟做出好來。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一貫之道，即天地之道，非聖人所得而私也。聖人自任以爲吾道者，聖人從自己心上看出此道，滿盤流露，一實萬分，盈天地

間，萬事萬物各有條理，而其血脈貫通處，渾無內外人己感應之迹，亦無精粗大小之殊，所謂「一以貫之」也。「一」本無體，就至不一中會得無二無雜之體，從此手提線索一一貫通，纔有壅淤，便與消融，纔看偏枯，便與圓滿，時時澄澈，處處流行，直將天地萬物之理打合一處，亦更無以我合彼之勞，方是聖學分量。此孔門求仁之旨也。求仁之旨，「忠恕」之説也。假令曾子未「唯」，更作「何謂」之問，則夫子必以「忠恕」答之，而謂「曾子淺言之以解門人之惑」者，謬也。何也？天下無心外之道，聖人無心外之學也。此心本一貫萬分，無有內外人己感應之迹，亦無精粗大小之殊，所謂「忠恕」也。故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忠恕，是一貫真頭面。必以忠爲一、恕爲貫者，亦謬也。蓋曾子於聖人之道，以身體之而實有得焉。一「唯」之下，得心應手，將聖人無限幽深宏勝不可思議妙道，只作布帛菽粟承當在，所謂善發師門之蘊也。

一貫之宗，本之大《易》。其曰太極生陰陽，陰陽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因而爲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千變萬化無窮而復返於太極，周子《太極圖説》更發其蘊。此天地人至妙之理，然不必作一貫解。説是一貫，反屬安排。此蓋聖人就自己心上言，心無死地則曰貫，無所不貫則曰「一以貫之」，非以一貫萬也。一以貫之，便還他天地自然本色，故曰：「天地無心而成化，聖人有心而無爲。」曾子平日只在「忠恕」上做功夫，未有冥心合道之妙，故夫子就「忠恕」上指出道體，所謂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，器者忠恕是也。

曾子一聞斯言，如寐者之得呼，見得平日所用忠恕之功，只在有思有爲上湊泊，一旦顯他在無盡藏，如此淵淵浩浩，不覺心力俱墮，一切語言無可承當，直曰「唯」而已。一「唯」之下，正好用工夫，便不必改頭換面。要之，「唯」後之「忠恕」，不是「唯」前之「忠恕」矣。必以「忠恕」解「一貫」者，自門人分上，固下學之津梁；自聖人分上，亦上達之照影一作「筌罣」。也。

曾子質魯，其爲學也守約。一心一路一力作進步，便得水窮山盡，別有天地非人間，依舊是自家屋裹住。

曾子以「忠恕」解「一貫」，若更未達，則有《大學》一書在，可謂深切而著明矣。

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

喻義、喻利，喻猶曉也。如牙人辨百貨，一經眼目，將骨髓都透盡理會，他自有獨解處，比他人分外看得清，須是平日經識多。此可以知君子小人之喻。

象山先生至白鹿洞講「喻義喻利」一章，大底言科舉之習，任宦之途，名雖爲義而實喻於利，緣其志之所向如是。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，一時聞之，人有流涕者。至朱子晚年，又與人書曰：「世間喻於義者必爲君子，喻於利者必爲小人。而近年一種議論，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，回互委曲，費盡心機，卒不可得爲君子，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，亦可謂誤用其心矣。」合二先生之言觀之，乃知世間有以利爲義之學，有混義利一途之學。夫惟有混之一途，而後有假之一途，然要之不可混、不可假也。張敬夫曰：「無所爲而爲之謂義，有所爲而爲之謂利。」尚可容混且假否？

《易》曰：「利者義之和。」子思子曰：「仁

義所以利之。」道理何嘗不是，此周旋之説所自起。義利本非二途，但就中君子只見得有義，小人只看得有利，義利兩途，遂若蒼素之不可混。聖人特爲表其辨如此，亦衰世之意也。

子曰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内自省也。」

賢、不賢，兩等人，隨吾所見，時時有觀模，時時有激發，方是精神打成一片，日移月化，自不容已。若遇平等人時，亦須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
思齊，不徒齊其人而已，直思我之所以可齊者何在，則不必取諸人而自賢。内自省，不徒省其所有，直省其所本無者安在，則亦不必鑑諸人而自遠於不賢。

子曰：「事父母幾諫。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

幾之爲言微也。下氣怡色柔聲焉，微矣，抑猶有倫也。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，不假聲色而默喻親於道，使父母安之若素，微乎微矣，然不能必之親也。從違之端，於志取之。苟有見焉，弗敢安也。親雖違於我，而我之精誠專一未嘗一息違乎親，其爲幾諫如故也。又不特見志已也，至於暴於事爲之著，多方營救，不勝其勞，用其力於無可用，而其心專一，其氣轉和，終冀親之一悟，其爲幾諫也益進矣，親心庶其允若乎？此心稍與親相牴即是違，稍見親有不是處即是怨。不違不怨，其用心只在無形無聲上，皆所爲幾諫之實也。

幾諫之道，一言以蔽之，曰「敬」。敬者，聖學也。忠臣所以事君，孝子所以事親，仁人所以事天地，皆是物也。

子曰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。遊必有方。」

遠遊，大抵爲役役功名而設。如朝秦暮

楚，所至求合，甘以其親遺萬里之憂者，亦名教之罪人也。遊必有方，出疆而載質，爲貧之仕，時亦有之。語云：「父母在，不許友以死。」君、親雖並重，忠臣固不先親而後君，孝子亦不急君而遺親，當其時道則然也。

子曰：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

父母分上有許多事難了，而年壽一節尤不能必之天者。崦嵫之景，難得易失，喜懼交并，自不容已。兩念縈迴於方寸，真有無一刻可以自遣，而無方之養，自有無所不用其極者矣。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

天下之道，宣之於口易，措之於躬難，故言出而躬隨之，已有不逮之勢矣。積而至於易者日易，難者日難，心口相復，往往尋丈之言而尺寸不可償，豈不可恥之甚！古人爲之赧赧焉，不敢一出諸口，而惟躬之責，卒稱慥慥之學也。夫子見得古人大聖大賢，其文采不盡傳於後世，故追想而思其用心如此，如《典》、《謨》所載帝王垂訓者，蓋亦嗛嗛矣，故特借以儆學者云。

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」，今之人何獨不然？古人躬行之心重，特從有言中看出無言來；今人躬行之道亡，轉從無言中看出有言來，但其所以用恥者異耳。

子曰：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。」

約就事上說，而本之在心。約之心從操存得來。操存之心，天理分上多，人欲分上少，故鮮失。

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

言語說不出口，大段是好事，正欲留此精神在行上。若力行不前，因循阻喪，終成

暴棄，雖有欲訥之心，亦無所用之。兩者矯輕儆惰，機若相因而心惟一致。蓋君子爲己之學然也。

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

德本人之同得，相求相應，自是常理，其爲不孤不待言。言「不孤」者，蓋自學者修德言，謂不可孤而自足也。「必有鄰」者，轉就不孤而言。既不能孤而自足，則親師取友之功自不容已矣。鄰之爲言，親也。左之右之，善相長，過相規，即出入守望之義。使我無善下之心，則亦不得而有之，有之所以不孤也。使我而不有之，則雖師保在前，直諒在後，不免當面錯過，而猥欲以獨學無偶之身，自托於知希我貴之説，其於德必無幾矣。

子游曰：「事君數，斯辱矣；朋友數，斯疏矣。」

《易》言：「初筮告，再三瀆，瀆則不告。」凡數數之病，皆起於不誠。以不誠之心處君臣朋友之間，勢孤而情攜，未有能得之者也。大臣格心，良朋之道亦然。若取信於言，其爲誠意已薄矣，況至於數乎！數而見辱，我自取辱也；數而見疏，我自取疏也。數而見辱見疏，而猶歸過於君朋者，往往而是也。苟反而思之，行有不得，皆反求諸己，其於臣道友道，思過半矣。

公冶長第五

子謂公冶長：「可妻也。雖在縲絏之中，非其罪也。」以其子妻之。子謂南容：「邦有道，不廢；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。」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門人記二賢之見取於聖人，一則謂其縲絏

之可原，一則謂刑戮之可免，總之鑑人於牝牡驪黃之外者。免於刑戮，亦論其人耳。使不幸而遭公冶之詿誤，其將以是貶賢乎？二賢之品自有優劣，而夫子並引爲肺腑之戚，則所謂時之後先、年之長短皆有不可得而知者，聖人未嘗容私於其間也。

謝上蔡謂：夫子擇壻，後人以爲非。子謂公冶長可妻，非擇壻而何？聖人不擇壻，是遠人以爲道也。此事正是孔門真學問平實處，於此增一分意思，便違天理，減一分意思，便戾人情。「可妻也」三字，何等輕妥！

子謂子賤：「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

子賤之爲君子也，魯衆君子力也。非衆君子之力能與之，而子賤實能取之也。雖然，魯固有大君子焉，尼山振鐸三千，七十子之彦萃一堂而講求，如江河飲腹，聽其恣取。或取德行，或取言語，或取政事，或取文學，皆有聖人之一體，以鳴斯道之盛。而子賤亦其裒然者歟？顔淵之亞，德行之品也。夫子之美子賤也，蓋亦私幸及門之有人歟？

按：宓子賤治單父，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。子賤曰：「車驅之，車驅之。」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。」於是至單父，語其耆老，賢而與之共治，父事三人，兄事五人，友事十二人，又有賢於不齊者五人，師事之而稟度焉，皆教不齊以道。夫爲治如此，則其平日力學而孜孜於師友可知。大抵親師取友是學問第一義，但須虛心善下方有益。孔門若無若虛而外，僅見子賤。子貢悦不若己，子夏離群索居，其成就不

逮也。

按：《說苑》：孔子見子賤，曰：「自汝之仕，何得何亡？」子賤曰：「自來仕者無所亡。其有得者三：始誦之文，今履而行之，是學益明也；俸禄所供，被及親戚，是骨肉益親也；雖有公事，而兼以弔死問疾，是朋友益篤也。」孔子喟然，謂子賤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」

子貢問曰：「賜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女器也。」曰：「何器也？」曰：「瑚璉也。」

以瑚璉之器視君子之品，則霄壤矣。賜達於才而子賤成於德也。然夏、商珍物，較之近代澆漓之質，遠矣。賜蓋聞聖人之道而未得於心，不免以才華擅長僅囿於用者乎？ 瑚璉，非謂可貴而不可賤，賜多學而識，就才氣揮霍處儘見所長，言語文章卓越人群，爲斯道中之美器耳。

或曰：「雍也，仁而不佞。」子曰：「焉用佞？禦人以口給，屢憎於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」

心一耳，内葆之即是仁，外洩之便給之口舌是佞。佞與仁正分道而馳者。不佞勘仁最清。而謂不佞之雍即仁，而勘仁轉粗，故夫子深斥佞之無所用，以爲善雍，而始曰「不知其仁」，正欲其從事於仁而喜其不佞也。然欲求仁者，當自不佞而入，近取之則幾矣。他日語仲弓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己所不欲，弗施於人。」雍雖不敏，請從事於斯語矣。使雍果有得於斯，其於仁猶未可知也。甚矣，仁之難言也。

「屢憎於人」，正見其禦人情狀處。屢憎屢不悛，窮一說，又轉一說以蓋之。憎者之情窮而佞人之口不窮，終被佞人使喚

去也。

子使漆雕開仕。對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子說。

仕、學只是一理。仕所行之理，即學問所明之理。明得盡者，措之於行而不疑，實有諸己故也。有諸己之謂信。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，及膺三聘而幡然，則堯舜君民之業實可見之行，而鑿鑿有以自信，如握左券。然學未至此地，一旦當官，只嘗試漫爲耳。子使漆雕開仕，亦借以証其所學，爲開之求信於斯者素也。而開果以未信對，此非真有見於道體之無窮而通仕學爲一原者不足以語此，故夫子悅之，悅其終得與於斯而幾於信也。「斯」指此理而言，即指仕之理而言。若駕空摸索，恍有一物焉，以爲求信之地，則鄰於佛老之見矣。惟求信，故知未信，亦惟有真信者而後能有其未信。總之，信不離斯，亦不必在斯。真能信者，合天地民物非有餘，即晤言一室非不足。此孔門不怨不尤、下學上達之宗也。

夫子以知爾試群賢，而曾點即取之春風沂水之間，言即「斯」是仕之理也。仕在他日，而開舉斯在目前，與點之言若合符節，故曰二人已見大意。然點言所信而開言所疑，何也？點之見虛，故眼孔易及；開之見實，故地步多懸。點卒流於狂，而開之進未可量也。

程子曰：「古人見道分明，故其言如此。」陸子靜曰：「古人看道，如家常茶飯，故曰『吾斯之未能信』。」皆指「斯」字言。愚謂：此猶說得太鑿。古人看道理如家常茶飯，正不必如此解「斯」字。即照上「仕」字言，自有根據。或以古人之學由己以及

人，自近以及遠，若曰「吾於目前至近者且未之能信，而敢言仕爲」，則「斯」字作「示斯」之「斯」亦通。

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其由與？」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「由也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

「乘桴浮於海」，當日發言有無限酸楚，何故子路便以一喜承當？ 痴人說夢，何至於此！ 子路之喜，蓋喜其見與於夫子，謂所學之足以忘夷險、一得喪耳。只此便有進地可商。故夫子復示之曰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裁」，即「是道也何足以臧」之意。好勇無裁，自是子路平生岸略，不以一喜言。若曰「從我之由，所惜此耳」，意猶爲浮海者難同伴也，而所以進子路者至矣。夫子本爲道不行發嘆，被子路一喜，轉向子路生情，有成就後學、傳道來禩之意，渾是天心無已，絶處逢生。

子路聞公山佛肸之召則不喜，見南子則不悦，至許從浮海則喜，始終只是一轍。人看此氣象，可爲卓立千仞，何故後來有孔悝之死？ 正爲見道不明，失却取裁一節，倉卒間不免胡亂下手耳。

孟武伯問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又問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「求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

孔門以求仁爲學，特開千古道場。然極其分量，即夫子猶以爲歉，而况諸弟子乎？ 故若由、若求、若赤，其才皆有以自見而終不許其仁。蓋諸子未嘗不從事於仁，而日月之至，此心在忽操忽舍之間，此理在若

存若亡之界，終不可得而知也。「不知」語意自是渾融，及又問所以不知之故，則姑就其所長而許之，又終之曰「不知其仁也」。所長在此，所短即在此也。知乎此者，可與知仁矣。

仁者，渾然全體而無息。就全體中露出箇治賦、爲宰、爲擯相才具，便是大海中一漚發現，又有待而然，有時竪起，有時放下，非不息之體。故即三子之才，而其未仁亦自可見。使由去其勇、求去其藝、赤去其禮樂而進之，則渾然仁矣。此夫子厲由、求、赤意也。

子謂子貢曰：「女與回也孰愈？」對曰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子曰：「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」

聖門論聰明知解，回不及賜遠甚。疑賜所傲然於回者，正或在此。人無不自知，借回鑄賜，意念深矣。乃賜則有爽然自失者，曰「何敢望回」，驚避之辭，不敢程量之謂也。及證於知二、知十之間，而賜之見地如能望回而趨矣，故夫子亦以「弗如」實之而深與之。一與十，此理終始之別名，而一與二，即彼此之謂，皆借喻也。兩人學問無可程量，即所聞以叩所知，而回得全體之照，賜得一察之明。全體之照在性體，一察之明在億見。性體愈約而愈該，億見愈多而愈障，始知君子之學有在此而不在彼者。就此求其造詣，平日得手學問到此了不足恃，惟有向上一機在，「如愚」景界，賜有廢然而返矣。言「弗如」而得所以弗如之實，言「弗如」而又得所以如之方，故夫子與之。若只就多寡程量，姑自退托，甘以地步讓人，爲自知而自屈之意，則辜負夫子一問矣。

按：象山先生曰：「知二知十之對，又是白著了夫子氣力，故夫子曰『弗如』也。」時吴生在坐，遽曰：「爲是尚嫌少在。」先生亟首肯。又黄誠甫問此章於陽明子。陽明子曰：「子貢多學而識，在聞見上用工夫，顔子在心地上用工夫，故夫子問以啓之。而子貢所對，又只在知見上，故聖人嘆息之，非許之也。」此皆以二先生所學過疑聖賢如此。其實子貢當時已悟及聞見不如心性，多不如寡，故云云。若以多寡較，則多莫多於子貢，寡莫寡於顔子，而今也寡者又多，多者反寡，當必自有説。聞所以聞於夫子之教，言知從聞得，亦不專就知見言。子貢略開眼孔，恍惚間似疑似信，雖不離自己窠臼，已能超然進一解矣。

宰予晝寢。子曰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杇也。於予與何誅？」子曰：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」

宰予晝寢，便是行不逮言本色。予之學，平日都以語言抵當過，就其説得分曉處，一似猛作進步人。而徐按之，有索然不可繼，正如朽木而施雕鏤、糞土之牆而繪畫然。朽木可雕也，吾病易雕而易朽也；糞土之牆可杇也，吾病其易杇而易剥也。二語正寫出多言病道照影，非果以爲不可雕、不可杇也，故下文有聽言觀行之説，而於予改是者，所以儆予者至矣。

宰我能言，猶不至朽木之雕。若後世專談名理，一似刻脂鏤冰，無有是處。

子曰：「吾未見剛者。」或對曰：「申棖。」子曰：「棖也慾，焉得剛？」

天體純陽而至健，《大易》首以剛字贊之。人得之爲天德，見所性之純一貞信。性中

只有仁、義、禮、智，無所爲剛。剛即性體之超然物表，而落在氣質，常爲學問之用神，夫子所謂剛者是也。子嘗曰「我未見好仁者、惡不仁者」，又曰「我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」，即「未見剛」之説。無尚之好，不使加身之惡、自訟之改，何等剛決！夫子「未見剛」，即是未見此等人耳，非另有一項强忍不屈者，尊之爲絶德，而寄思不置也。剛不可見，離慾而見剛之體，又試之於慾而見剛之用。「棖也慾」，心爲慾膩，何故借此一割，❶這是不剛處，故曰「棖也慾，焉得剛」。外貌許多强忍矯矯自好，只一點私意放不下，須知本體全受障，一似鉛刀手段矣。舊解「棖是慾，不是剛」，又説「棖也慾，則不能剛」，皆非。剛無物可指，不是慾之反。若不剛在有慾之後，便認「剛」字作「勇」字。顔子深潛純粹，是無血性男子，然其克處直恁剛。「剛」字不在氣魄上論，或人不舉仲由而舉一申棖，非病不識剛，病不識棖。甚矣，慾之難勘也。

剛如利刃，遇物便砍，無堅不破。若不能割物，直是鉛刀。或曰：「剛喻金，慾喻鉛。有慾者不剛，真如金之和鉛而必軟也。依舊是認勇爲剛見解。」曰：今試問，聖人思剛要何用？與棖之有慾而不克何故？則此章之旨燎然矣。棖因慾，故知他不剛。這不剛之病又從何來？剛體本在，只無學問以淬厲之，便成頑鈍，於有慾之後，益增頑鈍可知。

子貢曰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子曰：「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。」

❶「借此」上，四庫本有「不」字，義較長。

人情愛護自己，無所不至。纔用到人分上，便一步推不去，豈知人己可以互觀，欲惡可以合看？試將不可加一事提衡而論：我之不欲於人，亦猶人之不欲於我，奈何彼此相加，竟不能視人猶己？日用之間，往往而是。所以然者，非明於己而暗於人也，正爲人情愛護自己無所不至，其欲惡之智往往用全副精神，纔用到人分上，即與自己有礙，勢不得不拒人以成己故耳。此非平日克己功深、認得「我」字血脈最親切者不能作一體親，則「不欲無加」之説談何容易！故夫子以爲「非爾所及」，蓋欲其切己反觀，破除坐下病痛爲第一義，非可漫説强恕平情之學也。若只虚擬一平等之觀，以己心度人心，有甚難事，俄而當境，便成憒憒。此其中必有一喫緊關楔子打不過，在賜正好於此加功，故夫子抑而進之，非謂恕可及、仁不可及也。子貢嘗以「博施濟衆」爲仁，夫子告以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，而要之於强恕。他日，又告以「一言可行曰恕」，故子貢遂於此置力。子曰「己所不欲，弗施於人」，子貢一日即勦襲其説，漫然承當，所謂依樣葫蘆，全未有發明夫子之藴處，亦可謂不善學矣。「非爾所及」，正使其一理舊案。

子貢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

天命流行，物與無妄，天之道也。人得之以爲性。天不離人，性不離形也。推之日用、動静，以至綱常倫理之大，溲渤瓦礫之小，無往而非性，則無往而非天道。性者道之本然，而天道即其自然者也。夫子設教洙泗，無非闡明性天之藴。蓋無言非性，無言非天道，歷歷在人耳邊，而學者終

不可得而聞，滯於言而不得其所以言，則有當面錯過者矣。其云「文章可得而聞」者何也？以夫子無言非性，無言非天道，則夫子之言皆性天發見流行之妙，如四時之行，如百物之生，秩然燦然，文而且章，故曰文章云耳。子貢蓋曰「夫子之言可得而聞，夫子之所以言不可得而聞也」云耳。一夫子言耳，聞之中有不可得聞，不聞之中未始不可聞，始知夫子之以言教也，而乃其以無言教也。

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」，而子貢則曰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」，正可互相發明。

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是默而不能藏處。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」，是語而不能顯處。合之，見聖道之妙。

夫子言性與天道，惟子貢得聞之，惟顏子得聞之，而且發揮之，其餘諸人皆死言下矣。

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

子路所聞，不必定是何等道理。只如吾輩日用應酬，紛紜汗漫，纔猶豫且擔誤過許多，斯知古人力行不可及。然力行自有力行病痛，故夫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」

真西山曰：「子路之學在事，故惟恐有聞；顏子之學在心，故語之不惰。子路在萬上見，顏子在一上見。」

子貢問曰：「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」子曰：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

孔文子不得爲文，而有勤於學問一節可取，猶然遠於俗吏之不學無術者，故可以爲文。要之，文子亦學其所學，問其所問，

而未嘗知所謂學問之道者也。按：《謚法》：「經天緯地曰文，道德博厚曰文，慈惠愛人曰文，愍民惠禮曰文，錫民爵位曰文。」並無以「勤學好問」爲「文」者，有之自文子始。夫子亦就其所長而稱之，非謂其拘拘有合於謚典也。

子謂子産，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

君子之道，即聖賢大學之道。道無所不該，自「行己」以往，事上、使民，其大端也。曰「有君子之道四」，若千百中僅舉其一二然，何也？子産之行己，有君子之恭，而實未盡君子之恭；其事上也，有君子之敬，而實未盡君子之敬；其養民也，有君子之惠，而實未盡君子之惠；其使民也，有君子之義，而實未盡君子之義。模倣似是之間，概有當於四者云耳。聖人不没人善，於春秋賢大夫，必以子産爲巨擘，故備舉而稱之。行己恭，謂動有法度，較之三歸反坫侈然自放者異矣；事上敬，即其歷事定公、獻公、申公三朝，皆庸主，動能彌縫闕失，外戢四鄰，内捍强宗，貽鄭國之休，有許多小心處在；養民惠，子産爲政，如取我田疇而伍之，取我衣冠而褚之，所以防民之侈、節民之欲者，皆有章程條教，是使民之義也。夫子他日又曰「惠人也」，節以一惠，蓋舉其重者而言之。

子曰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

交友親則易狎，狎則侮，而攜貳之隙從之生矣。平仲久而能敬，信爲交道之善，故夫子稱之。

子曰：「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棁，何如其知也？」

智者不惑以鬼神，謂其見理明而趨避決，

不假於鬼謀之事也。文仲以智稱，不過挾數任術，私智揣摩，正所謂大智之賊耳。即居蔡一事可知也。

子張問曰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❶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忠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「崔子弒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『猶吾大夫崔子也』，違之。之一邦，則又曰『猶吾大夫崔子也』，違之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清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

甚矣，仁之難言也。夫子自由、求諸子而下，概曰不知其仁，尚未直説他不仁處。至子文之忠，文子之清，亦曰「未知」，而又繼之曰「焉得仁」，若深有不滿於二子者，何也？微、箕之忠也，而曰「殷有三仁焉」，夷、齊之清，而曰「求仁而得仁」，何居乎二子之忠清，獨不得爲仁？朱子外注云：「子文相楚，無非僭王猾夏之事；文子之於齊，既失正君討賊之義，又不數歲而反於齊。」數語實二子鐵案。凡論人論事，須提起大綱領。二子皆不明於君臣之義者，則其於天理人心已隱隱受虧，一作「隱有虧損」。迹其所爲，未嘗不忠於所事，深於謀身，而所由終與三仁、夷、齊異矣，故夫子一言斷之爲不仁也。然則仁與忠清畢竟何別？曰：仁一有「及」字。心德，而忠與清則事之見於外者。以仁者之心而事君則爲忠，以仁者之心而淑身則爲清，苟無愧於本心，則一言之忠仁也，九族之忠亦仁也。辭一簞之清仁也，辭千駟之清

❶「新」，原誤作「親」，今據四庫本、嘉慶本改。

亦仁也。即鉏麑之逆命，吴祐之受污亦仁也。若極言心德之全，則舉天下之道德事功皆不足爲有無，而況忠清一節乎！故三仁、夷、齊之爲仁，亦就其仁仁之，而子文、文子之不得爲仁，亦就其不仁不仁之也。此可以識仁矣。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「再，斯可矣。」

人心先横著私意，則遇事茫然，愈思愈亂，勢必展轉計較，終以遂其自私一念而已。此文子之意也。曰「再，斯可矣」，婉其辭而正之，非實是一番再番之謂。

子曰：「甯武子邦有道則知，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

人臣謀國之智，不論有道無道，皆所不廢。但無道之日，數窮時亟，智有時而不可用，惟一味朴忠，抱王臣蹇蹇之節者，庶幾能之。死而生之，危而安之，則天下事真有以愚濟者矣。有道之智，智以才顯；無道之愚，智以節晦。故有道之智，一中才能辦；而無道之愚，非才識兩全、有天下之純智者不足以當之。此甯武子所以不可及也。或以沈晦免患，似非武子本色，處無道之日，雖不廢沈晦，然仍不失爲智巧，與愚字無當。今考武子在當時，晉文公以公子出亡，過衛，衛文公不禮焉。既得國，伐衛而文公薨，子成公鄭忽奔楚，使元咺奉公子叔武以受盟。或訴元咺於衛侯曰：「立叔武矣。」其子角從公，公使殺之。咺不廢命，奉叔武以守。已晉人復衛侯，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，曰：「天禍衛國，君臣不協，以及此憂也。今天誘其衷，使皆降心相從也。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？不有行者，誰扞牧圉？用昭乞盟於爾大

神，以答天心。既盟之後，行者無保其力，居者無懼其罪，有渝此盟，以相及也。明神先君，是糾是殛。」國人聞此盟也，而後不貳。衛侯入，叔武方沐，聞君至，喜，捉髮走出，前驅射而殺之。公知其無罪也，枕之股而哭之。元咺奔晉。衛侯與元咺訟，甯武子爲輔，鍼莊子爲坐，訟不勝，刖鍼莊子，爲甯子忠而免之。執衛侯，歸於京師，置諸深室。甯俞職納橐饘焉。晉人使醫衍鴆衛侯，甯俞貨醫，使薄其鴆，得不死。魯僖公爲之請，乃釋衛侯。衛侯再出而終有衛國，武子之力也。觀此，大都以樸愚濟事，未見所爲沉晦處。

子在陳，曰：「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」

斯道之任，斷非庸庸瑣細一流人所可幾及。故「中行」之下首推「狂簡」，就他志意高遠略於事爲處，想其居心之正、制行之高，向道之篤、服善之勤，真能高視人家一等，故斐然成章，絕非羊質虎皮、絲枲兼奏者比。第不免有過中失正之病，不知所裁，此箇病痛亦非小可，始於毫釐，終於千里。使一任其狂簡之質而不納於中正之規，則將來異端曲學之害有不可勝言者。此又夫子所深慮也。望之也殷，故慮之也轉切；慮之也切，故裁成之也亦不敢自後。聖人曲爲吾道計如此，「歸與」一歎，萬古餘情。

狂簡病痛，只坐一不知。不知，則本心受蔽，寶藏不顯，千聖之印合無門，一生之立脚何地，雖説堯説舜，總無是處。然不知由於不學，學所以求知也。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者，夫子也。

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」

好善而惡惡，本天下同善之情。然其中苟一私未化，不能如鑑之照物，妍媸隨形，則我以私感，人情亦以私應，未有不府之爲怨者。如夷、齊之不念舊惡，俄而好之，俄而復惡之，好惡不係於我，新舊惟其所值，雖鑑別之嚴，總屬無心之陶鑄，何多怨之有！夫子恐人以孑孑之義爲樹怨之媒，故借夷、齊以示訓云。他日又曰：「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後世如東漢顧、厨、俊及諸君疾仇常侍，❶譏訕朝政，卒成鉤黨之禍，怨毒之於人甚矣哉！而范滂之言曰：「吾欲使善善同其清，惡惡同其濁，不悟更以爲黨。身死之後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，上不愧皇天，下不愧夷、齊。」誦其言，欽其志，亦可哀已。雖然，君子終不敢以一身之私愠而廢天下之公義，如滂等者，亦不媿夷、齊者也。

程子曰：「此清者之量。清中未嘗有得量，只是清到十分，是盡得分量處。盡得清之量，便有餘量出來如許之大。此自然之理也。」

子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

乞醯一事，假令移之君父身上，如此委曲，便成箇忠臣孝子。今不免在情面上用了，勘其隱衷，有多少私意在？故夫子指而正之。其事甚微，而害心術甚大，便是下文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匿怨友人」帳本。

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

人心惟一點真心不壞，則人品豎立多有其

❶「侍」，原誤作「待」，今據嘉慶本改。

基。機械變詐之事，如鬼如蜮，無所不可，而其端往往起於甚微。故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」未必便是脅肩諂笑，病於夏畦，只爭一分表暴之意，稍不如其所有而真心壞矣。如匿怨之友，未必便是包藏禍心，待時而發，只其中毫有不化，不能明白其端而真心又壞矣。兩項事總是一項。人其能爲巧言令色也者，必其能爲匿怨之友者。巧令胸中都是恩怨念頭，匿友情面正用巧令伎倆。第一則就持己上言，一則就處人上言。此等氣習，非學人立誠之至、隨事省察、盡化其隱庇回互之見者不能破除淨盡。故丘明以爲恥，而丘亦恥之。恥之者，言恥其事而不敢爲，非恥其人之謂也。聖人蓋自勉以儆世云耳。或曰聖賢猶恥及此乎？談何容易，儘有守己一生，纔啓口、動容貌，尋常儕俗之與，便是打不過，儘儘礙明眼人，故子輿氏覰破，曰：「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餂之也；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餂之也，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」此正夫子之所恥也。❶

足恭，乃足容盤辟爲恭者。《大戴禮》，曾子以手容與足容並言，則「足」字不當從去聲可知。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：「願車馬，衣輕裘，與朋友共。敝之而無憾。」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

知爾之問，是商他日事；言志之問，是商今日事。今日所志，便是他日所事。聖賢

❶「可以言而不言」至「此正夫子之所恥也」，原誤爲小字，今據四庫本改正。

只就眼前道理，即身証學問，而萬物一體之意，隨大小廣狹即以自見。如人一身，或得一體，或具體而微，而斟酌於元氣之周施，上天下地，往古來今，盡在此間。此是洙泗家風。

子路何故在朋友上起見？子路勇於義，然諾不渝，精神多映徹在朋友身上，於民物胞與未嘗不知，此理當煩推致耳。車馬輕裘，共敝無憾，舉人情極難割處不作係吝想，便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了，不見有彼我之殊。第不免沾沾自喜，有挾之以施伐之心，故顏子進一解，就此朋友共敝之念推之，見得宇宙事皆吾分內事，何善可伐？何勞可施？無伐無施，則善勞在一世，雖堯舜事業，真是一點浮雲。然猶知有善勞之可言也，故夫子又進一解，曰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，因人情所同然，而與天下以各得之分，則我不言善；合天下所同然，而動吾不容已之願力，則我不言勞。此天地之道也。聖賢言志，各不相謀，而實有互相印証之意。只此便是學不厭，只此便是教不倦。後儒云「舞雩三三兩兩，正在勿忘勿助之間」，吾亦云「老安少懷，即是時行物生之教」云。「老者安之」數語，志與事一齊俱到，事有待而心無待，吾有安之之心，世即有安之之象，不必問所爲安而安在；吾有信之之心，世即有信之之象，不必問所爲信而信在；吾有懷之之心，世即有懷之之象，不必問所爲懷而懷在。安、信、懷願欲在天下，聖人以天下之願欲爲願欲而自得，不見有功能之迹、推致之煩，方見聖人之心與天地萬物略無絲毫間隔。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

訟者也。」

昔人云：「見過非難，訟過爲難。」予謂反是。譬如訟者，必兩造分明具狀，一作「左驗分明」。方能聽理。各各舉隱匿本情，亦何以爲受訟一作「質對」。之地？今人有過，多是含糊過去，昏昏藏頭躲尾，不肯自見，所以終無改圖。掩目捕鼠，掩耳盜鈴，只塗得自己耳目，而人已昭乎揭日月，而行亦何益之有？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。過也人皆見之，故更也人皆仰之。小人之過未嘗不可見，而實無自見之心，故其見與君子異，而改亦與君子異。見過者，有過即知，一些子便看作天來大，若與天下共見然。既見後，勢不得不改，第恐改圖不力，故又須內自訟。試問此過從何來歷，從何造端，從何成就，從何結果，一一打勘，直窮到底，如死者之求生，如斷者之求續，而遷改之圖自有無所不至者矣。如此一番兩番，一作「親見己之天君」。真能脱胎換骨，一日千里。此等力量，只得孔顏獨步，寥寥千古後幾人。聖人眼見一輩學人悠悠忽忽無長進，只是未曾打破此關，故大聲疾呼，曰「已矣乎，吾未見」云云，如疾雷一下，使人猛省，❶而其如終不足以語之也。吾儕猛省。

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

聖人一生無他嗜好，只有好學一事，如飢食渴飲，依以爲命，自少至老，孜孜不息，拾級而前，進一步又有一步，馴至於上達天德，而其心未敢以爲足，沒身乃已。此一副精神，真是前無千古，後無萬古。至

❶「人」下，原衍「有」字，今據四庫本删。

問其何以能此，亦從忠信之質來。忠信之質，人人有之，惟聖人能葆之而不失。故發心既真，自有欲罷不能之味，久之而不厭不倦，即爲至誠之無息矣。其究竟以完此忠信之質而已。

人皆以聖賢爲生知而不必於學，故夫子借己以勉人，見得生質之美，不甚相遠，亦學與不學異耳。

論語學案二

雍也第六

子曰：「雍也可使南面。」仲弓問子桑伯子，子曰：「可也，簡。」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？」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子嘗曰：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」裁之如何？亦曰學以居敬而已矣。人心纔肆便疎濶，敬則嚴密。仲弓德性簡質，具有狂者之概。他日「見賓承祭」之教，正裁以居敬法也。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」，故因夫子南面之許，而恍然於子桑伯子之大簡也。同一簡也，而居之以敬，方是可行之簡。若有心以行之，則居與行皆簡矣，不特其所居非，并其行而非矣。自狂者流失，遂有伯子一種學術，以老氏爲宗，至欲土苴仁義、絶滅禮樂以治天下。生心害政，莫此爲甚，故聖賢嚴辯之。至夫子他日曰「莊以涖之，動之以禮，并行處是敬」，更不道一「簡」字，尤爲萬世無弊之語。學者詳之。

「易」從乾道來，是心法；「簡」從坤道來，是事法。然則居易而行簡，可乎？此乾坤之學也。伯子地位立得高，故從簡。只不居易而居簡，是妻乘夫、陰干陽，是滅人道學問。然夫子終不以易簡示教，蓋難言之矣，必也顔氏子乎？

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顔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

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學莫要於治心。心之體發而爲喜怒哀樂，各中其節。心有不存，而七情先受其蔽矣。七情之蔽，惟怒易乘，故顏子之學於懲忿得其大者。凡怒緣感生，而隨感以觀理，若有一定之域。然試就天理分數查檢出入之倪，即動些子亦是遷。此際更無强制法可施，惟顏子學以克己，直能克去此血氣之私，而毫不妄溢。其發也，適還其可怒之理而已，何遷之有？只此是心體渾然完復時，幾於無過矣。苟有過，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，何貳之有？以怒徵其常心，以過徵其暫時，時時保任，時時剥換，一日而超凡證聖無難。此其好學之力，誠有非他人所敢望者。尋常說懲忿，說改過，人人理會得，只不遷不貳，是顏子獨步精神，故夫子嘆之。

夫子告顏子爲仁，只就視聽言動上說。至顏子好學，直蔽以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兩言，一則就性情上理會，是先一著工夫；一則就四勿中提出轉關法，是後一著工夫。合之是善發聖人之蘊。

薛文清公二十年治一「怒」字不盡，以是知克己最難。學者且就當境痛加懲創去，久久有得力時，正不得妄希高遠而以絶學窺聖賢也。

問「貳過」。曰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分明是「貳」了。

鄧定宇曰：「此非閔、憲以下學問。顏子心常止，故不遷；心常一，故不貳。」愚謂心本常止而不能不動以怒，故就怒時求止法，曰「不遷」；心本常一而不能不二於過，故就過時求一法，曰「不貳」。此正復性之功最真切處。若謂顏子必先有復性

之功，先得此心之止與一者以立本，而後遇怒能不遷，遇過能不貳，則是止者一心而不遷者又一心也，一者一心而不貳者又一心也，將孔門一切懲忿窒慾、遷善改過之學都無用處，而所謂復性之功者，不幾求之虛無寂滅之歸乎？恐非孔、顏好學之本旨也。

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：「與之釜。」請益。曰：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原思爲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「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！」

二子之取與，不必聖人裁定，只就二子互勘：一則過侈於常施之外，一則矯辭於常禄之內，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。自思而觀，方見赤之過於取，如飲盜泉一般；自求而觀，方見思之過於辭，必蚓而後可一般。兩者比長絜短，而中道見矣。只此是天然道義之衡，可以互證，便可以獨證。二子都只爲私見遮住，所以憒憒。

就請者通情，則有與釜庾之義；就辭者全操，則有與鄰里鄉黨之義。於此，見聖人因物付物而又曲致陶鑄之權，分明天地氣象也。

質言將「毋」字連下句讀，語意更婉，從之。門人陳敬伯質余曰：「九百之粟，疑亦羨於常禄之外，故原憲辭之。不然，只合云宰禄，不必定數九百矣。九百與釜庾類應，且以憲之賢而矯情一至於此乎？」愚按：如此看則通章意旨更長，表之以俟知者。

子謂仲弓曰：「犂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弗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

朱子曰：「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。此章還作用人不以世類看。」愚謂：此疑夫子策勵仲弓之意，言人當自奮於流俗，而不可安於自棄也。聖賢豪傑只在人當身分內爲之則是，雖天亦不得而限之。犂牛之子，生而賤者也，騂而且角，山川用之矣。人其可以生稟自棄哉？困勉可一也，下愚可移也，亦曰學焉而已矣。學之至，則氣稟之駁者幡然一變而近道，雖曰不希聖希賢，吾不信也。「騂且角」，蓋取喻於變化氣質者如此，非以質美言也。疑仲弓初見夫子，而夫子策之以此。

按：《玉篇》：「犂字雜文，又耕具。」今作「耕具」解，與下文「山川用之」之意更相應。

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。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顏子「不遷怒，不貳過」，分明逗出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消息。顏子時時學，便時時是仁，學固所以求仁也。或作或輟焉而學，學荒矣，雖有能存焉者寡矣。然何言乎「心不違仁」？仁，人心也。心存而仁存，此心常存即常仁也，學之所以純也。若諸子之心已不可得而見矣，仁更何處討歸宿乎？故學非以求仁也，以求心也。聖人視諸子之仁，不是影響摸索，實實就心上查檢得是離是合，并時節因緣不差些子，是何處印來。吾儕莫作文字看過。

先儒嘗言：心是鏡，仁是鏡之明，私欲是塵埃。塵去則鏡明，故克己復禮以爲仁。「其心三月不違仁」，有執玉捧盈氣象，恰是融然冰釋時。

涂鏡源曰：「學者須知時至仁。知得時至，方知得日至。知得日至，方知得月至。

知得日月至，方知得三月不違。」諸子得日法，日一中而昃進焉；得月法，月漸盈而食回；得時法，寒暑之氣，以積而禪。夫子得歲法，其一元之常運乎！

季康子問：「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」子曰：「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

三子嘗服聖人之教，各就其質之所近而學焉，達其材，斐然成章矣。曰果、曰達、曰藝，居然經世之具，故皆可使之從政。方之九官，其夔龍之彥也與！

子路勇者也，遇事輒斷，亦斷於理也。子貢穎悟，尤能燭事之變於無形。冉子周詳機警，事事安頓得有理，如曲技之迭奏然，故曰藝。子路才氣極大，視求則已疎，視賜則已戇。賜見事早，求見事審，要之各有長處。

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「善爲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」

聖賢見道分明，出處之際，斬然自斷，不作一毫遲回前却之想，觀閔子辭費宰可見。當時纔却顧，便費許多商量，不覺入季氏彀中，帖帖聽命矣。汶上之托，直是不再計，聞者能不心折？而又先之以善辭，則處人有禮，不至拂人以取禍，所以得行其志也。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」閔子有焉。夫閔子亦幸而處季氏耳！使其不幸而爲蔡邕，當董卓之召，其肯以死劫哉？噫！邕亦可哀也。若龜山之于京也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

閔子至性過人，聞道甚早，其剛毅似曾子，而丰度凝遠過之，意其造道精詣則未

逮也。

問：「孔門不仕大夫之家者，僅閔子、曾子數人，而竟以此分優劣，何也？」曰：此學不學之分也。諸子於學荒矣：賜願息，求畫，張學干祿，由以人民社稷爲學矣。平日信道不篤，未免雜一點慕外之心，及感遇一加，此心熾然而動，而又挾以翹然自試之心，苟有用我者，亦遺會而往矣，奚暇擇出處之正哉？如子路「不善不入」之說，向人分上最分明，及到仕衛輒時，便茫然無用處。可見平日只是將道理講貫過，更不曾用得踐履之功，所以當境輒憒憒。曾、閔之徒，其得聞聖人之教而被服之也，日有孜孜，必要於至道而後已。合下見得此道大行不加，窮居不損，將富貴功名之念一齊斬斷，到臨境時，只隨緣分付，可仕可止，不受人羈勒，中是甚次第！且也當仕而仕，猶不免懷未信之歉，而況於權門之奔走乎？故吾於費宰之辭而知閔子之進于道也，豈區區沮、溺、丈人之流可同日道哉！

孔子，陶世者也；顏子，用世者也；閔子，持世者也；曾點，超世者也；原思，矯世者也；由、求之徒，隨世者也。

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」

孔之喪也，顏之貧也，牛之疾也，莫非命也。春秋之際，斯道之阨，而聖賢共命矣。命也有道焉：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疾革而遷寢，事師必以（一有「道」字，誤。）焉，其有易簀之風乎？此聖人所以重嘆斯人也與！

陳白沙曰：「古之人處貧賤有道，處病有

道，處死有道，其顏、冉之謂與！」

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

茂叔教人，每令尋孔、顏樂處，所樂何事？此箇疑案，後人鮮開消得，一似指空花、踏幻影，無有是處。程子說不是貧，又不是道。朱子又說未嘗不是道，若有極口道不出者，畢竟是何事？此事不從言說得，不從妙悟得，學者須實學孔、顏之學始得。孔、顏樂處，即是孔、顏學處。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」何不樂之有？善乎，王心齋氏之言曰：「學然後樂，樂然後學。學即樂，樂即學。天下之樂無如此學，天下之學無如此樂。」然則孔、顏之樂也，乃其所以合於憤也與？

「樂」字原從「貧」字勘出，故曰「貧而樂」、「不改其樂」，亦言貧而有以自樂也。只此便是道，不必樂道。

冉求曰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」

學問須自識病痛，方有鞭策處。吾輩明明坐自畫一病，終無長進，却要卸罪於力，若以爲天限者然。以此誑己誑人，如諱疾忌醫，更無瘳法。聖人直爲人指破膏肓處，令人毛骨俱竦。

冉求曰「非不說子之道」，啓口便錯了，所謂「遺却自家寶，終日數他珠」是也。冉求不反求諸己而悦道於夫子，是悦他人之道，言他人之言，行他人之行，曾何關涉自己一毛？如人原無志上長安，只見人上長安便生讚嘆。此身仍在門裏坐，未曾試足一步，安問力足不足？故曰：「力不足

者，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」曰「女畫」者，直是喚醒女，使之反女而求，女悅女道，便是道上人，不患不到長安也。顏淵曰：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。」顏子只認得一「我」親切，所以欲罷不能，以冉求對症公案。「中道而廢」是力不足，「今女畫」是志不足。

子謂子夏曰：「女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。」

學以持世教之謂儒，蓋素王之業也。倡於春秋，孔氏其宗與？而七十子之徒爲之疏附後先，以共鳴儒學之盛，萬古斯文之統遂稟於一矣。然儒一也，而有君子、小人之不同。君子儒者，真儒也；小人儒者，僞儒也。儒無不君子，而不能不盜於小人。以小人之心盜君子之學，并其儒而小人矣。此學術誠僞之辨也。夫君子、小人易辨也，而同冒之以儒則難辨。然則儒門便可作小人一藏身窟？此箇釀禍胎不淺，故聖人嚴之，曰「女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」。卜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悅，出見紛華靡麗而悅，其神岐矣。落根不清，即一切規模謹嚴，亦只守得一僞字。他日既老，而曾子笑之，曰：「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上，退而老於西河之濱，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，爾罪一也。」無乃實不至而有侈心與？夫子豫窺其微也，故以是儆之。陸象山曰：「子夏之學傳之後世，尤有害。」此語最刻，蓋譏朱子也。其譏朱子曰：「揣量摹寫之工，依倣假借之似，其條畫足以自信，其節目足以自安。」謂朱子實傳子夏之學耳。然謂朱子傳子夏規模則可，謂朱子傳子夏血脈則不可。朱子是孔子的血脈，孟子的眼孔。

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「女得人焉爾乎？」

曰：「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。非公事，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」

澹臺滅明，狷士也。即二事而觀，則知其一言一動皆有成法，而其大節凜然有所不爲又如此。得若人以端士習、表世風，可矣。將斯道之傳，亦尚有賴乎？

洪武末，蘇州知府姚善躬下士。隱者王賓獨居陋巷，善躬往候見，舍車步入叩門。賓問爲誰，對曰：「姚善。」乃開門延語。及賓報謁，望門再拜而返。善自邀還，辭「非公事，不敢入」。又將候韓奕，奕避入太湖。善歎曰：「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？」有錢芹，自守甚高，善初願見，不可得。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善，月朔望必延致學宫，講經書訓士。一日，餽菜於貞木，誤致芹所，芹受之。吏覺其誤，詣貞木以告。貞木曰：「錢先生不苟取予，今受不辭，必仰府公之賢耳。」善喜訝，欲往候，使人先道意。芹對使者曰：「芹誠幸見公。然芹，民也，禮不可往見於庭。若明公宏下士之風，請俟月朔，胥會於學宫。」善如期至，迎芹坐上坐，延質經義。芹曰：「此士子之業，今事有急於此者。」善益竦然，請問之。芹但出一簡授善，竟不交言而去。視之，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。善心嘉之。時靖難兵已南狥矣，後善竟以勤王死節。愚按：三代而後，尊賢下士若姚公者，真空谷之足音也。

子曰：「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。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：『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』」

《左傳》：齊師伐我。孟孺子洩帥右師，冉求帥左師，及齊師，戰於郊。右師奔，齊人從之，孟之側後入以爲殿，抽矢策其馬，曰：「馬不進也。」夫子特表其心之不伐，

以爲居功者勸云。

士君子苟無禮義以養其心，於功名之際，鮮不攘臂起者。晉滅吳，王濬功多而見枉於王渾，不勝忿憤。或説以居功未善，濬曰：「吾始懲鄧艾之事，懼禍及身，不得無言；其終不能遣諸胸中，是吾褊也。」蓋褊心之難化如此！故君子不可以不學也。

謝上蔡舉孟之反事，或曰：「今人亦能有此，又須要人知其不伐。」程先生笑曰：「直如此巧？」此所謂巧於伐者。可見人心輾轉閃換，只是一團矜氣。

子曰：「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！」

此人心之變也。人人習爲二人之態而恬不知怪，非徒好諛悦色而已。有世教之責者，盍思所以挽回之。

問：「祝鮀之佞，宋朝之美，於世何當？」曰：只爲争名射利，非此一副乖口角、熱面孔不能濟，所以人人習之。由其道，便做到弑父與君了。

予嘗問朱文懿公何如人？劉靜之曰：「亦甘美。」正是此「美」字。

子曰：「誰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」

言人不能不由道而卒莫之由，是重可怪也。曷不醒於由户之能乎？

人原在道中生活，只是一物，無以此合彼之勞，故曰「由」。要其至，如舜之由仁義行者是，若依門傍户，猶之乎背而馳也。

「由道」之歎，非徒激發下愚，亦以指點上士。

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

文與質，華實之稱也。纔有華實分數可言，便是勝，便落小成。德器若彬彬，直是

渾然無迹，適得乎禮樂之中矣，故曰「君子」。蓋就其學之所至而言也。

質勝文勝，氣質之病也；文質彬彬，學問之功也。

子曰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

此夫子道性善也。言性善而證之情善才善，猶在枝葉上論。今直舉人生而歸之直，只豎一毫、喘一息，亦是此純粹至善之理，更無有罔而生者，曰幸免，亦危矣哉。判到生死關，更不必說。聖狂人禽之辨，令人愴然。

學問是救命靈符。

只初念是直處。

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

君子之學，知啓其端。知之至，斯好之矣。好之至，斯樂之矣。知道之在我也而學之，而求必得之，得之斯樂矣。此進學之序也。學不進，只是自足。纔一試於道，而自謂已至，豈知進一格復有一格乎？指點不如處，正催人進步也。

終身難滿知量，當下亦有樂機。只好之一關，是徹始徹終精神。

子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

形而上者謂之道。道不可言，其可言者皆形下者也。雖形下者，而形上者即在其中，故聖人之教莫非下，亦莫非上也，顧學者所聞何如耳。上焉者，悟其上者之機，雖居處恭、執事敬，亦上也，故可以語上。下焉者，無往而不滯於下，即一貫之傳，適以啓門人之惑矣，故不可語上也。是以君子之設教也，不執方而治，不凌節而施，時達其所已能，而不强其所未至。

子曰「下學而上達」，直是語下不語上。曰「可以語上」，亦非執上以語也，如神化性命之語，亦只是注脚。

樊遲問知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問仁。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
人只是一心，只無二無雜便是道。第一是禍福心害道，進之是欲速助長心害道。惟知者知當務之急，而不媚神以邀福；惟仁者勇於力行，而不累於正助之私。知以及之，仁以守之，由粗以及精，而漸復其心體之純，其於道也幾矣。夫子告樊遲，亦徹上徹下法也。

子曰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；知者動，仁者靜；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

此知仁合一之學。學至於成德，而其交養互發之機有如此者。樂水樂山，其機正在勿忘勿助間，蓋證學於造化也。君子之學合一，一無「一」字。從造化取則，蓋嘗仰觀俯察，見得盈天地間只此陰陽之理即是吾心之撰，偏觸偏靈，全觸全靈，有亹亹訢合而無間者，況山水之大乎！知者證道於動，故樂水；仁者證道於靜，故樂山。證道於動，適還吾心之動矣；證道於靜，適還吾心之靜矣。於動則得其樂者徵，動暢天地之化也；於靜則得其壽者徵，靜存天地之神也。學至於此，方與造化合而爲一，故曰：「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」嗚呼，至矣！非知道者，孰能知之！

樂水樂山是窮理事，動靜是盡性，樂壽是至命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

此聖人上達微言，當是學易後方得此

機軸。樂水樂山，樂即是樂，動亦樂，靜亦樂，壽則嘗樂。欲尋孔、顔之樂者知之。

子曰：「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。」

昔太公治齊，曰：「尊賢而尚功。」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簒弒之禍。」周公治魯，曰：「親親而尊賢。」太公曰：「後世必弱。」二公開國規模各異，而逆料後世衰亂因之，則太公之齊已須一變方至道，況後世乎？ 積强而霸，積霸而亂矣。變齊者，一變今日之齊以至魯，再變而後至於道，蓋至道之難也。魯之弱也滋甚，積衰而壞，亦非一變不能至道，但視齊差易耳。夫子借二國志更化之思，實自證經濟下手次第如此。

所變者政也，而俗因之。

魯之壞也，其始於隱、桓之際乎？ 桓公弒兄自立，春秋第一大變也。後公子遂擅弒立，迄於三家專政，迫昭公於乾侯，君臣滅矣。桓公見弒，莊公即位而不討賊；昭公見逐，定公即位而不討賊，父子滅矣。桓夫人姜氏如齊，昭公娶吴孟，夫婦滅矣。於是三綱之道盡矣。其君設兩觀、陳大輅；其臣八佾舞於庭，旅太山，歌《雍》徹；其宰據大都，執國政，盜寶弓，名分僭亂極矣。他如躋僖公而昭穆紊，初税畝而助法廢，作丘甲城中城而武備弛，苗蒐之不時而軍政壞，烝嘗之不經而祀典瀆，觀魚築鹿而政事荒，納郜鼎逐歸父而刑賞忒，紀綱法度蕩然盡矣。區區周禮在官，末矣。國之喪也，何日之有？ 此聖人所以志變魯與？

子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 觚哉！」

大約指禮教。言知和而不知禮，是破觚而

圓也，故聖人歎之。

楊升菴云：「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，《説文》所謂鄉飲酒之爵也。《博古圖》載其制云：『觚口容一爵，足容二爵。』《韓詩外傳》所謂『三升曰觚』是也。後世以木簡謂之觚，削木爲之，或六面，或八面，面可書以爲簡牘。陸士衡《文賦》云『操觚而率爾』是也。孔子所歎之觚，則酒器，非木簡也。何以知其然？以觚爲簡，起於秦、漢以後，孔子未嘗見之也。然則孔子何以歎也？曰：古人制器必尚象，以一觚言之，上圓象天，下方象地，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。春秋之世，蓋已有破觚爲圓者矣，徒取其利於工之易制而不知失其象，便於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。孔子於獻酬之際見而歎之，其事雖小，而輕變古制、不師先王也。有秦人開阡陌、廢井田、焚詩書、尚律法之漸矣，與《春秋》『大復古而譏變法』同一旨與？」

宰我問曰：「仁者，雖告之曰『井有仁焉』，其從之也？」子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

不失其身而爲天下者有之矣，未聞失身以爲人者也。失身以爲人，是從井救人之説也，其事陷也，而其理則罔也。懸之以「井有人焉」之境，雖若是足以動仁人之心，往而救之，宜亦有是理，然若可受欺者，而不知終無可陷之理也，何也？爲非徒無益而反害之也。故君子必尊其身爲天地萬物之身，而後可以位天地、育萬物以成其仁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。即日用之間往往而是，況推之天下之大乎？故聖賢借證之如此。

仲由之醢也，龜山之出也，皆從井救人之

類也。聞公山佛肸之召而欲往，而卒不往，分明是可逝不可陷。宰我發問，恐是商夫子出處事。

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」

此孔門教人定本也。君子之學，將以求道也。始焉借途於耳目之廣，而履其事者賾，故曰「文」；繼焉歸宿於身心之近，而造其理者精，故曰「禮」。禮即文之體，博約無先後，即所博而約之也。博約合一，即事即理，即理即心，道在是矣。學者一切聰明意見，皆足畔道。只格此二關，有始有卒，有倫有要，是入道之正路。

博而不約，俗學也；約而不博，異端也。陽明先生曰：「博文是約禮工夫，約禮是博文主意。」愚按：博約固是一事，但學者初入門，只可就文上著力，未便是禮。一作「衹是博」。迨循習之久，方有天則可歸，方是約。迨即博即約，則一貫矣。

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便是博約的樣子。

子見南子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

旁行而不流，是聖道妙處。南子之見，莫論子路憒憒，恐天下後世亦無有知之者。聖道猶天，然若囿於耳目之近，執一說、傍一理而求聖人者，皆非也。如謂仕而見小君，禮也。子未嘗仕衛，亦是冤枉。畢竟無一說可傍，而卒不自晦其道分明是天道，故聖人直舉天相示而已。然且不要天之知而姑自疑其行，若深見絕於天者何也？為「不悅」解嘲合如此。若說我是天道，便不是道。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此肺腑語也。聖人見子路不悅，

若疾雷驚耳，將平日罪過懺悔一番，不止爲事起念者。嗚呼，此聖人後天之學合於先天者也。

問：「子見南子，畢竟是何意？」曰：恐只是「與其潔也」教法。

子曰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

「中」始於唐虞。以「中」合「庸」，自夫子發之。以中合庸，而後知中不淪於幻虛，不離於民生日用之經而上達天德者也，故曰「至」。至德即庸德也，而人正以庸也而忽之，故「民鮮久矣」，非徒責此蚩蚩之民也。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而後，斯道之不傳者已非一日矣，非吾夫子，其孰與於斯哉？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子貢求仁於事，而不本之心，亦立匱之術也。博施濟衆，未嘗非仁者之事，而堯舜猶病之者勢也。聖人之所病，正仁人之所病也。若仁者之心，則反之一己而裕如矣。此己盎然與人同體，即與人同欲，就自己發心時是何願欲，而此欲已通之人，且有必通之人而後快者，願欲如是，功行即如是，如一元初轉，萬象皆春，故曰「仁」。此仁，體也。「能近取譬」者，近取此心而自喻之，非以己譬人云也。自喻之者，良心以一提而醒，隨醒隨徹，己心、人心一齊勘破，果能「己欲立而立人」矣，「己欲達而達人」矣，故曰「可謂仁之方也已」。仁道至大，學者苦無下手法，今乃不越此取譬者是。一作「不越此心而取譬」。果是至易

至簡、至神至妙之術，故曰「方」，即醫家千金匕也。得仁之方，則造化在手，宇宙在宥，匹夫可以擬皇王，日用足以掩勳華，區區博施，藐乎小矣。此吾夫子之仁也。

能近取譬，未嘗不是恕，但即心言仁便是恕，故是仁之方。而仁，其體也，初非安勉之別。

問：「此與乍見入井時何別？」曰：乍見時，因在己原覺得痛，故覺得人亦痛。此心仍不從人生，正立達論仁之意。若自己身上先害麻木，即有人告以各各痛癢，彼必不信。

述而第七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

夫子生羲皇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後，固可以無作，而其心實退然以愚賤自居，寧師古而不敢師心，且以吾心誣古人之心而不敢傳其所疑，以集群聖之大成。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。聖人於古人，實是信得及，非徒好之而已者。能信，則古人在吾心矣。述古人之事易，述古人之心難。述古人之心而事有不待言者，幸斯文之在茲，竊自附於後之君子，以垂憲萬世而已。曰「竊比老彭」，志幸也，心彌下而自道彌直矣。

斯文之鼻祖，莫大於羲易；持世之功業，莫尊於《春秋》。古今作者，二人而已。

子曰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此道身有之，則不言而信，以歸於慥慥之地，所謂躬行君子也，故云「默識」。識如

字，謂信諸心也。默識之學，精神毫不滲漏，徹首徹尾，以此學即以此教，何厭倦之有？此聖人之全學也，而曰「何有於我」者，身試之而後知不足，愈進而愈不足也，亦終歸之無窮而已矣。然則「何有於我」一語，正默識、學、誨之證也。

自「默」字訛解，而學者遂以語言道斷當之，謂聖學入手只在妙悟，學、誨都從悟中來，不知聖學是下學，只是反躬鞭辟，不墮於杳冥玄默之見。蓋聖人之致意於三緘者屢矣，故曰「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」，又曰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」。敢以是斷默識之旨。

子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

此即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，其憂勤惕勵之意，益深切矣。夫子既不有是三者之學，則念德有不修矣；而又不求所以修之方，是學之不講也，於是遷善改過之功胥失之矣。人生墮落，一至此乎！故曰「是吾憂也」。聖人切己反觀，歷數病痛，字字有標本，其所以教天下萬世，深哉！

聖人是講學，不是講道。講學是講身分上事，講道是講人分上事。講己分上事，故只說最下乘；講人分上事，便說得天花亂墜。只說最下乘，故不犯口業；說得天花亂墜，是呵佛罵祖。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

子之燕居，正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於屋漏」之時。曰「申申如」，無愧容也；曰「夭夭如」，無愧色也。學者莫只作氣象摸擬。

子曰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

昔者夫子好古以學，夜則親見文王、周公

旦而問焉。蓋用志如此其勤也。及其老，而氣則衰矣。氣衰而志不足以動之，故夢寐之間無復感通會晤之兆，亦年運之嘗也。夫子不覺有感於斯，而歎曰「甚矣，吾衰也」，矍然有老大之傷焉。若曰吾學其荒矣乎？其志不足以帥氣乎？今而後，將再鼓生平以一當盛年之志而已乎？語曰「行百里者半九十」，言末路之難也。聖人垂老一加鞭，方是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

問：「不夢周公，還是道不行之兆否？」曰：只看夢見時光景若何。夢時，多只見無逸待旦的周公，不必見相武攝成的周公。「然則何以不曰夢見堯、舜、湯、文？」曰：道統自周而及孔，則周公其禰也，故親而易感。「然則今何以不夢？」曰：此聖人「歸根復命」消息也。不曰吾衰之甚乎？意者興歌梁木，其不遠乎？或曰：「張子韶咏此章云：『向也於公隔一重，尋思嘗在夢魂中。如今已是心相識，爾是西行我是東。』何如？」曰：非也。孔子終身醒，亦終身夢。

象山語門人曰：「晝觀諸妻子，夜卜諸夢寐，兩無所愧，然後可以言學。」愚謂：此兩言，非孔子不足以盡之。觀此章及上章可見。

子曰：「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」

四者之學，只是一時事。學要於求仁，而其功必始於辨志。纔辨志，便以道爲的，則進學有其基矣。志之者，欲其得之也，故繼曰「據德」。以身據之，又不可不以心安之，故繼曰「依仁」。德之體即仁，非二物也，然非偏內而遺外者也。志道之後，其所得力於六藝之途者深乎？故終以「游藝」合焉。蓋「藝」非道也，而其理即道

之所寄。返而證之，德在是，仁亦在是。實履其事者，據德之功也；虛泳其趣者，依仁之功也。此内外合一之學也。學者由此，庶不迷於入道之方，而日就月將以進，自不容已矣。

藝，謂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藝。按：《内則》：「生六年，教之數與方名；七年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共食；八年，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，始教之讓；九年，教之數日；❶十年，出就外傅，居宿於外，學書計；十有三年，學樂，誦《詩》，舞《勺》，成童舞《象》，學射御；二十而冠，始學禮，可以衣裘帛，舞《大夏》，惇行孝弟，博學不教，内而不出；三十而有室，始理男事，博學無方，孫友視志。」然則游藝之學，古人生而習之矣。

游之則曰藝，溺之則曰多能，曰鄙事。

子曰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焉。」

束脩還是執贄，言有作「修淑」之義解者，非也。聖人不責人以苛禮，而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，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耳。曰「未嘗無誨」，何等藹然懇至！

子曰：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

憤悱只就一人見。心求通而未得，故口欲言而未能。啓而發之，迎機之教也。且啓發之際，又姑引其端而不竟其説，以俟其自悟而反也，而後再告之。教學相引於無窮，而學者憤悱之機劃然解矣。此所謂循循善誘也，如攜小兒步然，一步一引，一引一放，指日成行。蓋夫子自言教法如此，非謂人有不憤者則不必啓云也。

❶「日」，原誤作「目」，今據《禮記》通行本改。

聖人精神透入在學者身上，一一轉動他消息，令人生意勃然，方是一體命脈。若不會憤時，還使他憤在。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

聖人處凶禮，而率性之則自然如此，所謂盛德之至也。

《曲禮》：「哭日不歌。」

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，三軍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

夫子遐志三代之英，嘗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然明王不作，世莫宗予，終於藏矣，而終不忘大行之心也。故發用行舍藏之論，若曰「用之則行矣，舍之斯不難藏耳」，而乘化無心之意自見於言外。顏子可與語此者，心不違仁，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。用行之道，文事武備，以時措之。即三軍之任，不廢器使，而要非徒勇者可與幾也。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」，本之以敬慎之心，而審時觀變動有成績也。此天下之真才也。有真才者必辨真學問，以之行師，因得稱元老，而於天下事亦可隨試而輒效矣。孔、顏學稱龍德，終不落事局中取辦功名，但就事論才，只此是孔、顏學問。後世如充國之老成，亞夫之持重，何忝聖人所與？而反不敢望子路暴虎馮河之勇者，則王霸之辨也。

用之則爲天下開太平，故曰「行」；舍之則爲萬世倡絕學，故曰「藏」。此性分之蘊也。孔門惟顏子亞聖足以語此，其他冉、閔之徒，雖可仕可止，卓然聖賢成法，而發揮性分之蘊，畢竟有欠缺處，況子路以下乎！

古者寓兵於農，擇將於公卿、大夫、士。大國三軍，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，軍皆命卿；二千五百人爲師，師帥皆中大夫；五百人爲旅，旅帥皆下大夫；百人爲卒，卒長皆上士；二十五人爲兩，兩司馬皆中士；五人爲伍，伍各有長。

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，到死時終須悔也。世以易簀結纓並言。予嘗曰：曾子易簀，其道心之終乎？子路結纓，其悔心之初乎？

子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

富不可求，盡人而知之。正患此貪求心割不下，所以明知明犯，終身擾擾。夫子爲人指出所好來，是顯他自家無盡藏，與之割貪心也。問：「所好是甚物？」曰：只在吾而不在人者是。

子之所慎：齊、戰、疾。

聖心之慎，是天理凝注處，非鰓鰓畏忌也。子曰：「我戰則克，祭則受福。」蓋得其道矣。又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一慎之外，無他道也。

三者臨事而懼易，先事而慎難。

子在齊，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。曰：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」

聞《韶》而三月忘味，非徒習其聲容器數也。聞《韶》樂而見舜焉，學虞廷之學焉，假遺響以通好古之精神，而舜之爲舜，在夫子矣。故歎曰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」。曰「至於斯」，直是不容言説處。夫子通體是舜天覆地載規模，只適得吾心者是，不必如季札作摸擬見也。

蘇氏軾曰：「孔子之於樂，習其音，知其數；得其數，知其人。其於文王也，見其

黯而黑，頎然而長，其於舜也可知。是以三月不知肉味。」

按：《史記》「三月」上有「學之」二字。愚謂「三月不知肉味」正是學，不必更贅「學」字。

冉有曰：「夫子爲衛君乎？」子貢曰：「諾。吾將問之。」入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！」出曰：「夫子不爲也。」

按：《春秋傳》：衛靈公夫人南子淫亂，太子蒯聵羞之，與家臣戲陽速謀殺南子。南子覺，愬諸公。蒯聵奔宋。既而靈公遊於郊，子南僕。子南，公子郢字，蒯聵弟也。公曰：「予無子，將立汝。」不對。他日又謂之，對曰：「郢不足以辱社稷，君其改圖。君夫人在堂，三揖在下，三揖卿、大夫、士。君命祇辱。」夏，靈公薨。夫人曰：「立公子郢爲太子，君命也。」對曰：「郢也異他子，君没於郢之手，若有之，郢必聞之。且亡人之子輒在。」乃立輒。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，居之。衛石曼姑與齊國夏帥師圍戚。其後蒯聵自戚歸於衛，衛侯輒來奔。衛輒之稱兵也，《春秋》書曰：「齊國夏、衛石曼姑帥師圍戚。」主兵者衛也，而首序齊人，首罪黨惡也。黨惡者蒙首誅，而況身爲逆者乎！則《春秋》之誅衛輒而定其叛父之罪，若曰：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？」如以事論，則衛國不可一日而無君，人猶得援先君之命而爲之矣。然則輒之惡其在不仁乎？故曰「夫子不爲也」。蓋《春秋》討罪之法，無非表天理而植人心，以垂示萬世，非區區成敗利鈍之爲見也。或曰：「衛輒何得與夷、齊較是非？」曰：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矣，不爲夷、齊，而爲衛輒。

或曰：「公子郢之固辭而不立，有夷、齊之仁焉？」愚謂：古今讓國，惟夷、齊尚矣。郢也承先君之命而自立，可以無憾於兄弟者。即亡人之子可以得國而父子之間終於難處，寧以身定國耳。知不出此，而讓國以釀亂，廢先君之統，亂矣，焉得仁！《春秋》之於季札也亦然。

子曰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

聖人日用動靜莫非天理。一有「不以疏水曲肱加損，所謂樂亦在其中也」語。以天爲體而不繫於物，則常樂矣。聖心之天不可見，就樂地而見，故曰「樂天」。此樂不必在疏水曲肱中，只就疏水曲肱中拈起亦在。看聖人此等氣象，分明浩浩無邊。浮雲富貴，正是樂中滋味覷破時作此眼界，曰不義云。若只在疏水曲肱中看富貴，❶即屬不義也。待揀擇得義中富貴來，早被浮雲罣住矣。富貴是浮雲，則知聖心果有天在。《詩》云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謂有時而不在，非天也。請以是尋在中之樂。疏水曲肱一段風光，自是眼前事，如曾點乘暮春之意然。若作貧字看，早是貧中尋樂矣，何樂之有？明道先生曰：「百官萬務，金革百萬之衆，疏水曲肱，樂在其中。萬變皆在人，其實無一事。」

問：「顏子之樂如何？」曰：顏子之樂，從憂上勘出，正是工夫得力時。以夫子之樂觀之，猶帶許多辛酸味在。

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

許師述曰：前孔子自序曰「五十而知天

❶「若只在」，原誤作「位在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命」，而此言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」，分明是五十之前方學《易》而未竟，而期畢志於將來，汲汲皇皇之心形於言表矣。蓋《儒林傳》稱：「孔子晚而好《易》，讀之，韋編三絶，而爲之傳。」《乾鑿度》謂：「孔子筮易得旅，請益於商瞿氏，歎天命之終窮，而後息志停軌，五十究《易》，作《十翼》。」夫易道廣大精深矣，孔子一見伏羲之卦畫、文王之彖象，知其理不可容易了竟，故欲假歲月究心焉。其曰「學《易》可以無大過」者，微婉之辭也。學未至於窮天人之奥、盡性命之理、與天地相似而不違，與羲、文千古而一轍，則聖人之心猶一息不能以自安。夫聖人雖無大過可言，而其知天命以後，必益純粹精融，漸入於耳順、從心之境，謂非學《易》之功不可也。嗟嗟！自孔子贊《易》，而易道大明於天下後世矣。數千載之下，其有真知學《易》之志，窺尼聖之一班者，幾人哉！

愚按：易道難言，吾夫子學《易》之心精尤不易言。聊舉師説以明之，亦已窺其大概矣。而間嘗爲之申補其意，曰：吾夫子之於益而思過半矣。夫子繫益之象，曰：「風雷益。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」夫《易》之道，天道也。天之命於穆不已，而其妙萬物而爲神者疾乎風雷，風雷交迅，其益無方。此後天之用合於先天者也。聖人之學《易》也，全體太極之藴，而二氣五行莫窺其朕。渾然一天道矣，即其不能不麗於二五者，推行變化之間，雖聖人有所不盡乘，而神龍之德趨於亢者有之。於焉先時而戒懼，默察此心之幾，而合之於貌言視聽之則，苟其有一之不動乎天，而聖人之心不容以自恕也。皇皇焉乘

化於日新者，憤忘食，樂忘憂，而不知老之將至也。雖風雷之迅，不疾乎此矣。故曰：「風雷益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」夫惟「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」，而後天之在我者，奉之以時而不悖，則天人合矣。聖人於是悟易道矣。《易》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無非遷善改過之書，立象以示之，變通以趨之，繫辭以告之，定之以占以斷之，皆此物此志也。故曰：「懼以終始，其要無咎。」此之謂易之道也。而至此遂自述其學《易》之志，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嗚呼，文王一生觀象玩辭、觀變玩占之精神盡在是矣。夫聖人生而學《易》矣，必云「五十」者，真見遷善改過之學無窮，而姑寬之以歲月，庶幾於老而後得之，猶不敢以無過自期也，僅焉「無大過」而已，則學亦何時而已乎？故曰：「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甚矣，聖人之善學《易》也，吉凶與民同患，而神以知來、知以藏往者乎！是故與天地合德而不以爲大，與日月合明而不以爲昭，與四時合序而不以爲順，與鬼神合吉凶而不以爲柄，先天弗違，後天奉天時而不以爲聖。嗚呼！此聖人所以爲至也。自易道不明，學者多言先天之學而遺後天，以無思無爲爲宗，并無名教通乎老氏之玄，故後世《易》、《老》並稱，浸淫而爲佛爲禪，本虛無而更空之，大要在善惡雙泯而直達本來面目，於是遷善改過之學爲世大禁，而易道爲天下裂矣。善乎周元公推明「太極」之説也，曰：「君子乾乾，不息乎誠，然必懲忿窒慾，遷善改過而後至。」

子所雅言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執禮》，皆雅言也。

夫子述六經以憲萬世，則當時及門之教概可知矣。六籍中，惟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執禮》尤切於下學，故夫子雅言之，以此學亦以此教，凡以端學者之志行而推之於經濟事業，卓然有體有用之道也。按：禮，大學之教，學正崇四術，立四教，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。春秋教以禮樂，冬夏教以《詩》《書》，則雅言之教，先王已先之矣。

《執禮》，禮之可執者，疑當時《禮經》之篇名，即《曲禮》、《內則》之類是也。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『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』云爾？」

夫子之爲人，非惟沈諸梁不得而知，即子路亦無以舉似諸梁。又不惟子路也，亞聖如顏子，高堅前後之見猶然自墮於望洋，而其他若擬之爲天、爲日月、爲賢於堯舜益遐遠矣。曾有爲夫子揭真面目者乎？非聖人果難知也，擬其外廓而不得其心精也，則亦不善學聖人之過也。夫聖人亦何以加於人哉！竭一生之力，萃之人道之中，充充然如有窮也，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，何憤如之而又不敢以欲速乘也，優焉游焉，徐而聽其自至焉，則樂矣。憤則但知有憤，故忘食；樂亦仍歸於憤，故忘憂，且樂於斯道之中而更無止法，亦終其身而已矣。故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，謂只此足以盡夫子爲人而更無事於遠求也。噫！殆如天之運乎？如日之升乎？度越堯舜而不自以爲聖者乎？得夫子之自道者而通以諸子之見，未爲不足以知夫子也。

發憤，是聖人困勉學問，得力在「發」字，即天道怒生之機。

問：「憤是心求通而未得否？」曰：憤不同。小憤是疑處索解，大憤是解處轉疑，愈解愈疑，時時轉換，費盡苦心，不覺通身汗下。即如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，知他費盡苦心在。

憤、樂相禪，須知心體如此。

忘處是天理流行處。

不知老至，如聖人方耐老；夕死可矣，如聖人方拌死。狂馳者，何以老、何以死爲？•省之，省之。一作「不知老至，自强不息也。程子曰：不學便老而衰，惟聖人好學，故惟聖人耐老」。

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」

觀聖人好古敏求，則其發憤處正是羹牆堯舜、夢寐文周精神也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，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孔子何獨不然！

生而知之者，知其性也。聖人純於天道，所性渾然，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滿其分量之實，則古人其印證矣。雖謂聖人非生知可矣，雖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舉非生知可矣。

好古，便不廢誦《詩》讀《書》，但借《詩》、《書》以尚友古人耳。

子不語：怪、力、亂、神。

聖人之道，中庸而已。舍中庸而求之於奇詭者，怪也；求之於功利者，力也；求之於邪慝者，亂也；求之於玄虛者，神也：皆惑世誣民之道也，故聖人不語之。記者列此四目，概盡萬世異端之學，而知孔門之衛道嚴矣哉！

後世如鄒衍、公孫龍之説，皆怪之屬也；管、商、申、韓之説，力之屬也；楊、墨之説，亂之屬也；佛、老之説，神之屬也。

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

此亦言遷善改過之學當隨在而自勵也。學苟自勵，即三人同行，儼然師保之詔矣。從善，改不善，孰啓而孰翼之乎？君子曰：亦必求諸在我而已矣。

人善，就看作我之善；人不善，就看作我之不善。何等真切！

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」

按《史記》：孔子過宋，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。魋伐其樹，孔子去之。弟子曰：「可以速矣。」孔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！」遂之鄭。而孟子又曰「微服而過宋」，「見聖人於患難之際，處之不異平日，樂天知命而卒免於難，其所以自信者至矣。愚謂：言天則知微知彰自在其中，即不言微服事可也。

天之生人，德一也，但聖人有以全之耳。

子曰：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

二三子以言語求聖人，而終無以見道也，則疑聖道有隱，然不知道亦無容隱也。此道在日用動静語默之間，森然不隔宇宙，聖人直身體其撰，而輪之二三子之身有餘裕矣，在學者認取何如耳。

無行不與，正是一點生意。聖人分明有一點生意通與人在皮肉一作「形膚」。之外。這一點生意又逢著有生處方透入。如春生意，豈能透入枯木死灰裏！

若覿見丘時，方知丘亦只是吾一般。陽明先生曰：「個個人心有仲尼，自將聞見苦遮迷。」

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

聖人之教，僅博約者二，而析之則有四。

博，一而已矣，約之途精矣哉！自文而約之行，自行而約之心，曰忠，曰信。以忠合信，而善約者復妙於善推，乃所以爲約禮也。令僅守其一膜之心而無以及物，則亦形骸之障而已，非禮也，故約之途精矣哉。四者合而入道之方備矣。此之謂善教。教有四，而學之則一。如事親而窮孝之理，是文；因而身踐之晨昏食息之間，是行；反而得吾愛親之心，是忠；此愛親之心實致之親而不隔，是信，則孝成矣。四者立教，令人一毫走作不得，似只成得一拘儒。然聖人只合此教，後人妄開方便，誤矣。

子曰：「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」子曰：「善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恒者斯可矣。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恒矣！」

非聖人無以傳聖人之道，故夫子首思聖人而遞及於君子、善人、有恒者。聖人之學，因有本而以漸達也。惟有本，故漸達。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是也。夫有恒，其本也。有恒者常心也，嘗守其作聖之心而不二，則漸進於善人矣，漸進於君子矣，漸進於聖人矣。「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」，一路浮誇，欲立蹬善人、君子、聖人之地，以爲學主頓法，而不知適以自賊其本心之德而已，故曰「難乎有恒矣」。然則凡頓學，皆僞學也。亡、虛、泰三句，分明畫出一個僞學情狀。本無善也，而欲襲爲善，即「亡而爲有」者是；本非君子也，而欲襲爲君子，即「虛而爲盈」者是；本非聖人也，而欲襲爲聖人，即「約而爲泰」者是。正是不能守其常心處。譬之溝澮之盈，倏而盈，倏而涸，亦立待之

勢也。

聖人、君子、善人以學言，有恒以心言。或曰：「善人以學言，何也？」曰：志於仁而無惡，非學乎？

難乎其有恒：凡做作語言，鋪張舉止，收襲譽望，非神化不談，非性命不學，非一日千里不悟也。

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

門人偶得於睹記而集此二事之小，以窺聖人萬物一體之仁有如此者。使聖人之道行，而鳥獸、草木、昆蟲、魚鼈咸若其性矣。

子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

世謂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有二，予謂聰明睿知非性乎？睿知之體，不能不竅於聰明而聞見啓焉，亦性聞見也。效性而動者，學也。今必以聞見爲外，而欲隳體黜聰以求睿知，并其睿知而槁矣。是隳性於空，而禪學之談柄也。張子曰：「非天聰明，不成其爲人。聖而天聰明，其盡者耳。」天聰、天明，耳辨聞、目辨見是也。天聰明之盡，則夫子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」是也。曰「知之次也」者，得之於學，姑遜於天，以見天非人不盡也。此聖人盡性之實功，而卒免於不知而作之病也。

聞屬聲，凡前言以外皆是；見屬行，凡往行以外皆是。子厚驢鳴，❶茂叔窗前草，正是，正是。禪門聞喝吃棒，見佛回頭，何嘗不是？彼第所聞所見者異耳。多聞，則善惡並投，故須擇；多見，則不賢

❶「子厚」，原誤作「子原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亦在内省之資，故心識之而已。識音志。

不知而作，冥行也。孔門重躬行而先致知者，知到然後行也。陽明子言「良知」，而曰「行到然後知」，見「知行合一」之學。

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，唯何甚！人潔己以進，與其潔也，不保其往也。」

童子可見，只就見在拈道理，看渾然天心無我。

夫子以身爲天下萬世之身，即以其學爲天下萬世之學，互鄉之見，正欲使天下同歸於善，於轉汙爲潔之機深致意焉，又何忍以已甚阻人之進乎？不與其退，言不以不善終錮此童子也。聖人特不保既往耳。若既退之後，直殷殷望之矣。從本文爲順。

仲尼「不爲已甚」本諸此。乃知「不爲已甚」即聖人之仁也。

問：「周元公何以不見王介甫？」曰：介甫非童子也。不聞夫子誅少正卯乎？且不聞程子見介甫而終得之於介甫也？

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

欲仁仁至，一陽來復之幾也。只旦晝心一轉便是仁，覺得不仁，便是仁至時，纔覺得是仁，已不是仁矣。然則何以能自復而乾？曰：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，則進於乾矣。曰：何事？曰：開除積習。

如手欲恭便恭，口欲重便重，事親欲孝便孝，事長欲弟便弟，此欲仁仁至之實也。人終日欲仁仁至，却只坐在暗中，故聖人醒之。

且莫求仁，回頭識我。

陳司敗問：「昭公知禮乎？」孔子曰：「知

禮。」孔子退，揖巫馬期而進之，曰：「吾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吴爲同姓，謂之吴孟子。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「丘也幸！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」

昭公知禮之對，臣子之誼委合如此。然自問者觀之，委是黨矣。司敗之讓，恰是正論。司敗之讓既是，則夫子自當引過。此是平實道理。若下一辨語，露出諱君之意，便是我輩人心事。聖人初然亦實無爲君諱過之心，只是忠愛所發，自然如此。及司敗一言，正觸著平日遷善改過學問，不覺忻然受領，亦不是含糊受過，借以明禮。若然，亦是我輩人心事。亦不專指知禮一對爲過。蓋指平日説來，而舉今以證，故幸之深。自是切己痛癢，並無諸般回護之情。看聖人終始，只一箇至誠心隨處圓滿，無纖毫夾帶，便處處是道理。今以我輩心事窺聖人，何啻千里！司敗旁觀之口不可以得聖人之道，後人旁觀之眼尤不可以得聖人之心。

常人之過，人知處得九分，己知處得一分；聖人之過，人知處得一分，己知處得九分。説聖人有過，已是駭人之説。聖人猶有不知之過，至爲人所知，益奇。此意最宜理會，學者便當長一格。

問：「夫子視周公之過，何如？」曰：孔子之過，不亦宜乎？周公處宗社之幾，而以兄弟敗，猶然伯鯀之試耳。

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而後和之。

許師述曰：《書》曰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。」《記》曰：「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，動己而天地應焉，四時和焉，星辰理焉，萬物育焉。故歌者上如抗，下如隊，曲如折，止如

槁木，倨中矩，句中鉤，纍纍乎端如貫珠。」歌之義大矣，深矣！ 古之君子琴瑟在御，歌詠恒有之。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，曾子曳屨而歌。 興於詩者，其必習於詩可知。

聖人一體萬物，要在天下各盡其情，而無沴鬱之病，則聖人之元氣有以噓之也。 觀夫子與歌一事，可見老安少懷，如斯而已。

子曰：「文莫吾猶人也。 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」

博文爲入道之門，然必反身力踐而要於成德，斯稱躬行君子。「躬行」云者，心得之而措諸躬，即身是道也。 行得盡，渣滓便化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雖聖人猶引以爲歉，況學者乎！ 夫博約雖一事，然聖人猶易言博而惓惓於反躬之難如此，則世之徒博而不約者，蓋亦多矣。

「文」者，道之華也。 聖人於文無不學，故曰「文莫猶人」，非言語文辭之謂也。 斂華而歸實，則躬行君子之道矣。

曰未之有得，則不敢不勉可知。

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 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公西華曰：「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

夫子方自謂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」，而至此又身任之而不辭，何也？ 曰：夫子未嘗任也。 夫子一生學問實從事此二語，而恒覺分量之難盡，又終不敢自諉其難也。 黽勉從之，或庶幾萬一云爾，故曰「抑」。 抑云者，疑之也，猶以今日期明日也。 若自以爲不厭，則厭矣；自以爲不倦，則倦矣。 何有於我，正其深於無厭倦之實而其心終未敢以爲是也。 一生苦心，至此幾欲嘔矣。 公西華智足以知夫子，有贊嘆而無疑問，真知夫子實踐此二

語，而仁聖之學正不外是，雖欲辭其名而不得也。夫學固以求仁也，而極於聖也。曰「云爾」，猶云極口道盡，不過如此，猶是口舌承當者。

孔子以仁合聖，孟子以智之事合聖之事，惟其智盡，所以仁至。此孔孟之學相印證處。

只學而不厭，而通於誨人不倦，正是仁之真面，非必學此仁聖之理而更以之誨人也。

先師謂：「不厭不倦一副精神却從何處得來？」其言引而不發。愚竊窺聖人之學，只是發心真，自歇手不住。

問：「諸子問爲仁，聖人一一有條答。聖人爲仁如何？」曰：聖人於諸子法都用得著，更有喫緊工夫，視諸子反下，曰：「遷善改過。」未達。曰：「時乘六龍以御天也。」

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「有諸？」子路對曰：「有之。誄曰：『禱爾於上下神祇。』」子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

夫子從事於遷善改過之學久矣。遷改之學，求無念不可對天知，而凜凜乎隕越之也，可不爲誠乎？「丘之禱久」，自是實理實事，非姑漫言以解子路之惑也。若謂素行已合於神明，無罪可悔。則只此一言，便煩子路請禱矣。蓋子路起念於禍福，而夫子折之立命之學如此。

《禮》曰：「疾者齋，養者皆齋。」當子路請禱時，正是夫子躬禱時。

趙清獻晝有所爲，夜必焚香以告於帝。

子曰：「奢則不孫，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」

先王制禮，宮室、衣服、器皿、飲食之類，皆有等威，所以防民之僭也。故貴可同賤，

賤不可擬貴。如《禮》：天子七廟，諸侯五，大夫三，士一。天子之豆二十六，諸公十有六，諸侯十有二，上大夫八，下大夫六。天子之席五重，諸侯三重，大夫再重。天子崩，七月而葬，五重八翣。諸侯五月而葬，三重六翣。大夫三月而葬，再重四翣。天子之堂九尺，諸侯七尺，大夫五尺，士三尺。天子龍衮，諸侯黼，大夫黻，士玄衣纁裳。天子之冕朱緑藻，十有二旒，諸侯九，上大夫七，下大夫五之類。等威秩然，稍溢於分，即是犯上。或以大夫僭諸侯，或以諸侯僭天子，不可訓矣。若儉於分之内，則固陋而已，固可飾也。是故管仲三歸反坫，賢大夫也而難爲上，寧晏子豚肩不掩豆，一狐裘三十年者之難爲下也。春秋僭亂相仍，其禍盡從奢上來。蓋先王文勝之後，人情日導於濫觴，而一切典章文物皆爲亂臣賊子僭擬之階，故夫子訓之。賈誼流涕漢事，有慨於屋壁帝服，娼優后飾，彼恭儉之朝且然，而況於後世乎！

子曰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

天地是這様，萬物是這様，人心也這様。

子温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

聖人全副氣象得之切磋琢磨之後，渾然圭璧，不露些子端倪。雖文章也，而即性道也。故弟子記之。三者一時並現，温與威，陰陽之互藏其宅，而恭安又陰陽之各止其所也。愚謂學者當自恭而安入。横渠十五年學箇恭，而安不成。程子曰：「可知學不成有多少病在。」愚按：伯淳於十二年尚除箇喜獵心不去，只此是一病除，百病除。

泰伯第八

子曰：「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！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得而稱焉。」

聖人於商、周之際扶萬世君臣之防，既表有二事商之德矣，又追論其始，遡周家世及之自，則泰伯之德實與文王並隆。以泰伯之德，當商周盛衰之際，固已浸浸有得天下之勢，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孫，自荆蠻一逃，而商之天下直已身讓之矣。聖人見端而知末，逆知其一有「將然」字。必至之勢而早決其無可等待之機，此真能讓天下者也。故曰「三讓」。今人凡事到臨局處亦無可奈何，只得聽時勢所轉，時當湯、武，不合做征誅事，時當堯、舜，不合做揖讓事。若先一著做，直可由得自己，雖造化任其斡旋，故曰：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」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鬼神乎？泰伯之讓，真天地鬼神之所避者也。一「故曰先天」下作「若到形勢已成，雖聖者不能不隨時而轉」。如舜避堯之子於河南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，而天下之民歸之。如武王觀兵，一有「孟津」字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，欲讓天下，其可得乎？如泰伯者，真能讓天下者也。或曰：「逆知數世之必有天下，而托之荆蠻以志讓，其事不幾於誕乎？」曰：「泰伯善繼太王之志，與伯夷同義，所以全人倫也。」「然則太王廢嫡立少，非乎？」曰：「泰伯知季歷父子有聖德，可以光后稷之烈，故讓賢而去，非太王之所廢也。若夫太王之不能不屬意於季歷也，亦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心也。天與賢，則與賢也。」「然則太王志翦商乎？」

曰：「後人見周家王業實定於太王、季歷授受之間，故謂翦商始於太王，而詩人歌之，非謂太王志於翦商也。」「然則泰伯讓天下於周乎？」曰：「若然，則泰伯挈商之天下而假手於弟若姪，悖亂甚矣，烏乎稱至德？」「然則『民無得而稱』者何也？」「商、周興衰，決在四世之後，與文王三分有二之勢不同，後人亦見得季歷之後，至文武而有天下，與泰伯全不相及，是天命未嘗歸泰伯也，安得讓？ 故無由稱之。」「然則泰伯與文王孰賢？」曰：「文王何可當也！ 只讓天下一節，都做得恰好到至處。 文王終有取天下之勢，而堅讓天下之節，其事難；泰伯始有取天下之兆，而堅讓天下之心，其情深。」

子曰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葸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 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」

禮者，理也。 所行當乎理而後無弊，非徒調劑乎節文之間者。 朱子曰「禮者，天理之節文」是也。 凡人勞擾周章、用妄用訐處，都是私意。

凡淺似直，訐亦似直；戇似勇，不遜亦似勇；怯似慎，巧亦似慎；愚似恭，諂亦似恭。 大勇若怯，大直若詘，大慎若發機，恭而安。

君子化天下，只有是仁。 仁道莫先於親親，推其餘，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」，而況故舊乎？ 天下化之，自是釀成春溫長養氣象，無殘刻澆漓之意。 此盛世之化也。

凡人於故舊易遺，不遺者厚之至也。

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啓予足，啓予手。《詩》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 小子！」

曾子一生精神，息息反躬，循頂至踵，徹體承當，都無放過處。稍放過，便有不及貫處。如人元氣一毫不貫，便有痿痺之病，故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。此言最狀仁體。曾子之學所以爲仁也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人以爲弘毅也，不知實得之小心。從小心中流出，方能塞天地，貫古今。然則戰兢惕勵，乃是爲仁，初非漫無事者也。仁者，人也。啓予足，啓予手，皆是也。

曾子學問最樸實，到底無跌蹉破綻。他行一寸，得一寸。

程子病革，門人或曰：「先生之學正要此處用。」程子曰：「道著用，便不是。」予曰：「道著不用，亦不是。」

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顏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
曾子自善其將死之言，恐以病革顛錯，誠意不能動人，故先言之，以啓人之聽。其與人爲善之意何如哉！

道者，聖賢大學之道。本之爲格致誠正，出之爲修齊治平是也。事，只是瑣碎細務，制度節目之詳皆是，籩豆其類也。君子之治，舉其本而末自該。遺本而逐末者，陋也。君子篤恭而天下平，不大聲色，亦只是此意。

曾子言動容貌三者是究竟語，又是下手語。

蔡虛齋曰：「若是真道德性命，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動容之間；若是真學問文章，必有見於當官之法與治家之政。」旨哉，

言乎！

曾子學問都就軀殼上討論，最有循持。一則一，二則二。

曾子曰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，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」

大舜好問好察，詢於芻蕘，禹不矜不伐，文王望道未見，孔子我無能焉，顏淵若無若虛，自古聖賢同一血脈。蓋聖人之所以爲聖者，只是進進不已，百尺竿頭無窮盡，知不足故也。若纔自以爲有得便住了，如顏子之學，不到聖人地步不止也，故曰：「惜乎，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」後人一得而妄自尊大者，陋矣。

聖人與途人言，亦自有一種發明處恁地有益，只是抹殺能不能、多寡之相，便覺精意有灌輸處。以能問不能，以多問寡，真不知能與多之在己，不能與寡在人，惟欲以人之多益我之寡，以人之能益我之不能，故曰「若無若虛」。此等氣象，如天地之大，何所不容受？何所不巽入？雖犯而不校者。就而想之，居然深潛純粹體段，天下歸仁工夫，非顏子孰與於斯乎！

犯而不校，正是學問得力處。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君子必自反也，曰：「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我必不忠。」故常人，聖人之師也；不善人，善人之師也。

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所存者神；犯而不校，所過者化。

謝上蔡別伊川先生久，先生曰：「賢向做得恁工夫？」上蔡曰：「近來也只去得一矜字。」先生曰：「可謂切問近思矣。」

曾子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

人也。」

託孤寄命，不是等閒事。如伊尹、周公之任是也。當此等事任，生死利害動輒踏著，是吾人大節關係處。才勝者多行險僥倖之計，此心未必對天地、質鬼神，到緊關一著便差，直是賣國家、叛君父而不恤；德勝者又未必濟天下事，徒以身殉而已，如文信公、方遜志是也。必也才、誠兩合，非君子其人不能矣。託孤寄命，必是臨大節而不可奪者。但可託可寄處，亦有許多斡旋方克有濟。而大節不奪者，乃其所以濟天下之本也。古人濟大事全靠脚根一有「立得」二字。定，只是不從身家名位上起念便是。凡可奪處，皆是此等作祟也。一作「孽」。誠極則精，精極則變，一切作用皆從此出。誠中之識見是大識見，誠中之擔當是大擔當，是爲大學術、大經綸，故君子非有才之難而誠之難。古人辨此，亦鮮其人，伊、周而後，諸葛武侯其庶幾乎！其次，霍子孟、韓魏公、郭汾陽差足當萬一。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」，是就上抽出言之，其氣一直貫下。託孤寄命，是大節不奪之事。大節不奪，是託孤寄命的心腸。

霍光出入殿廷有常度，不失尺寸；金日磾只目不忤視：漢武即屬以少主，知人哉。君子計是非，不計成敗。如陸秀夫抱趙氏幼主投崖山，何嘗不是託孤寄命？到此，雖聖人無下手處，安論才不濟？

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」

仁也難說「重」。聖賢却重視之，如執玉，如捧盈，舉之如不勝，而後能勝也。此任仁之真力量也。任仁者，真須用全副精

神，肢體髮膚，合下承當，無絲毫缺漏處。此便是「弘」。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便是「毅」。真能弘者，取道必遠，不遠則前功盡廢，終無所任矣。弘毅者，爲仁之功也。「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！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！」乃所以爲弘毅也，「任重道遠」，不是爲仁者獨如此。仁者人也，有是人則有是仁，推諉不得，歇住不得，故「不可以不弘毅」。弘毅正所以任仁者。然則弘毅與仁二乎一乎？曰：仁是性，弘毅是性之良知良能恢張幹濟處。仁體自是弘毅，二而一也，即本體爲工夫也。仁不越几席之微，而天地萬物囿焉。學者不得小小承當，如清、任、和等，纔舉得一邊，便遺却一邊。仁者見之爲仁，智者見之爲智亦然。如發育峻極三千、三百，大莫載，小莫破，都是此中孕出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温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，此全副精神也。然君子不從大處求，只從微處求，故約而易操，求而即至，重而輕，遠而近。

「死而後已」，死亦未已，堯舜其心至今在。程子曰：「學者須先識仁，義、禮、智、信皆仁也。」

子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天地之化，生於春，長於夏，斂於秋，成於冬，而化功畢矣。興也者，始而亨者也，立且成者，性情也。

六經之教，皆以闡人心之蘊而示人以爲學之方也。《詩》以勸善懲惡，教主「興」，故人得之以興，興以人心所自興也；《禮》以範情約性，教主「立」，故人得之以立，立以人心所自立也；《樂》以窮神達化，教主

「成」，故人得之以成，成以人心所自成也。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教，君子無日不從事焉，而所得有淺深，故所資於六經者，若有先後之不同如此。君子亦循序以造之而已矣。

《詩》只是「思無邪」，《禮》只是「敬」，《樂》只是「和」。興於《詩》，興於善也；立於《禮》，立於敬也；成於《樂》，成於和也。

善學如農之有畔，動無越思，六經亦學者之畔也。孔子曰「信而好古」，又曰「好古敏求」，此之謂也。

子曰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

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固也。然君子之化民也，懸之以大道之的而民率由焉。耕田鑿井，順帝之則，何知之有？此王道也。若殺之而怨，利之而庸，遷善而知其自，則陋矣。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」，天德也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王道也。

子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

好勇疾貧，小人之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君子所以致亂也。好勇者，天付以狼戾之性，而疾貧者又不安於貧賤之常，此等奸人必爲亂首。如韓侂胄望節鉞而不得，終殺趙汝愚以亂宋。人而不仁，力可除則除之，力不能除，則優容而化導之，可也。若疾之已甚，則小人至於無可容而且得有辭於我，必反受其斃矣。即趙汝愚惡侂胄而靳節鉞之賞，終以至亂是也。不特此也，如宋人攻安石，卒遺紹聖之禍；唐人攻宦官，卒有甘露之變。自古以來，禍敗之幾，往往然矣，戒之哉！

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

才者，性之作用也。或仁之而爲惻隱，或義之而爲羞惡，或禮之而爲辭讓，或智之而爲是非，皆是也。才未嘗不美，而驕吝之私賊焉，則豈才之故也哉？亦失其美而已矣。知有才便驕，自擅其才，而不能舍己從人，便吝。二者同體而互發，總是器小情狀，所爲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。到此便須學問。人不學，未聞道，則有才鮮不至於驕且吝者。

凡人矜誇，鄙吝之氣無日不生，況挾美才乎？適足以濟其驕吝而已。驕吝反作主張，才都是驕吝中餘剩物。

子曰：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」

利祿之溺人久矣，於是有干祿之學。當其學而無非穀也，況三年乎？三年學而心不至於穀，則其學純矣，豈易得哉？充斯志也，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乎！

學以至於聖人之道也，非穀之謂也。至道則終身向往而不足，至穀則一念馳騖而有餘。此學中開不得絲毫竇漏，纔漏便是僞學。

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。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

君子之於道也，真知而信之難。知水火之不可蹈而信之，知飢渴之與於飲食而信之，信之篤也。人生開頭露面，要做天地間第一等人，第一件事，不是胡亂摸索一場，須直下發箇皈依心，思天之所以與我、我之所以靈於萬物者是何體段，思士之所以希賢、賢之所以希聖是何工夫，於此信得及，更不作含糊牽制想，方是「篤信」，可

謂志於道矣。此作聖第一義也。聖人劈頭説箇「篤信」，是信甚物？不假借資，不落方所，直是自心自信、一日千里者。由是而好學不倦，所謂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是也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；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：此之謂「好學」。由是而學在我矣，可守之而弗失矣。「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」，所以立命也，守之至也。雖守之也，非化之也。君子之於道也，必至於善而後要其成。義之精，仁之熟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此之謂善道。學至此，其成矣。夫如是，則道之在我者，妙於時措而不窮，可以獨善，可以兼善，可以燭危亂之先幾，可以準出處之常法，動無死地，道必因時，其所得於善道之力者深乎！夫君子之學，無時不在，而必於隱見之際獨觀其大者，非漫爲涉世之緣而無關於學術者也。有道而不見，必其道不足以見者也，可恥也；無道而不隱，必其道不足以隱者也，可恥也。所學之謂何而碌碌如是？士君子之居，恒談學術，説道理亦易，只格此兩關，便令人躲遁不去。有道不廢，無道則免，千載而下幾人哉？子雲之仕莽，龜山之應蔡，子陵之披裘，君子議之。只爲初然合下便信不篤，又無學問之功，執德不弘，見道不的，胸中有許多私意廓除不去，未免臨境擾擾，居恒心下打不過，到此愈著忙了。龜山之出也，朱子譏其做人苟且，且隨衆鶻突，切中病根。龜山平日學問雜禪，只作寬大體面，無喫緊得力處，是以有此出處。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」八字，是我輩四大項工夫，一步蹉

跌不得。學者勗之。

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到守死處已不會錯。若孔、顔用行舍藏時，又有佳境在，非君子善道，不能也。生熟安勉之別也。

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

位，凡局於上下皆是。君子居官，只盡心於職之内而不侵越於職之外，所以明守分也。

陳恒弑其君。孔子沐浴而請討，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。」猶然明箇分守，況其他乎？

子曰：「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

夫子自衛反魯之後，適師摯在官之始，官守得而古樂明。凡作之郊廟朝廷者，自《關雎》之亂以往，洋洋乎其盈耳也。其大道晦明之會乎？惜乎不及睹師摯之終也。樂之以《關雎》亂也，其以風化終乎？

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洋洋乎盈耳哉！

子曰：「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悾悾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」

人之氣質，不失之高明，則失之卑暗，而氣質之性終不錮其義理之性。狂者必直，侗者必愿，悾悾者必信，自習染勝而三者并漓，此聖人所不解，人心之變可勝窮乎？

子曰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

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，直是一念萬年，一日千里。

聖賢直忙了一生，優游何濟。

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，與「勿忘勿助」同一步驟。

既向前去，仍作退後見，何所不至！

此道在我，得之難，失之易。君子學以至

道，不得玩愒承當，須用全副精神打并一路，時時淬勵，進一級復距一級，將此道終比看作前一重公案，望望而趨如不及，然而猶恐其失之也。如不及，則恐失矣，此非意之也。此道無窮，念念奮猶漫無及處，一念輟則墮落千仞，終不及矣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此君子所以自强不息也與！「學如不及」，有登先之勢；「猶恐失之」，有殿後之勢。總是一條精力。

不及便是失，不進便是退。

子曰：「巍巍乎！舜、禹之有天下也，而不與焉。」

聖人之心，洞乎無物，視天下之大，何足攖其胸中，故心普而天下冒，心運而天下轉，將天下入在二聖心中，湛然不堪些子，何與之有？此心體也，即性分也。

「巍巍乎」，言其道之至極而無以加也。聖人之道不可見，但投之以勢分之得失，而人心之盈歉見矣。一有所動，便是内不足，附之以韓、魏之家，如其自視欿然，則過人遠矣，况有天下而不與乎？此直是性分圓滿光潔、無絲毫牽累處，視天下之大，總無礙吾胸次，故不必與，不必不與，適得吾體而已。此聖人之道所以超天下而獨存，亘萬古而立極也。

聖人之心，只是凝然不動，將天下置在胸中，了不關涉，如一點浮雲過太虚。如説我大而天下小，便有區别相。

天下一物也，聖人視外物無大小，都作等閒看，打過得簞食豆羹關，便打過得天下關。

當是時有是事，當是事有是理。聖人之心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，此「不與」真面目也。

子曰：「大哉，堯之爲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！焕乎其有文章！」

古今立君道之極者，莫如堯。君道，一天道也。堯道則天，故其爲君也大矣哉！聖人立道之極，冥然色臭之表，繫萬民之元命，所爲神也者，妙萬物而爲言者也。惟天於穆而萬物之命托焉，故生生化化而不窮，欲名天之所以生、所以化不可得也。惟聖不顯而萬民之命托焉，故生生化化而不窮，欲名聖之所以生、所以化不可得也。若是者何也？天普萬物而無心，聖人同天而無爲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爲而成，何名之有？此天道也。無能名，不是玄遠莫測，只是普物無私，因物付物，而我不尸其功，萬物莫知其所自，故無名。《易》曰：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」惟聖亦然。惟無名故大，故曰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」，而不知其所以成。「焕乎其有文章」，而不知其所以見，卒歸之「無能名」而已。此分明上天氣象，故曰「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」。嗚呼大哉！

天道主生物，君道亦主生物。就生物上見其大，只是無不生，卒莫知其所以生，故曰「大」。成功，成生物之功也，在天曰歲功。文章，成功之象也，在天爲日月星辰、風雨露雷之變化。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」，正所爲「民無能名」也。

堯際中天之會，宇宙一新，光被四表，格於上下，但見其巍然、焕然而已。二句俱是想像贊揚之詞。

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「予有亂臣十人。」孔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？唐、虞

之際，於斯爲盛。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

唐、虞之際，揖讓而有天下，五臣佐命焉。商、周之際，征誅而得天下，十亂之臣，或爲疏附，或爲後先焉。上下古今人才之盛，盡於此矣。夫子於此而有感焉，曰「才難，不其然乎」，以唐、虞之際而僅以五人著，以有周之興而僅以十亂稱，且復借才於婦人也，況夏、殷以降乎？才難信已！雖然，我周之才視唐、虞之際遜矣，必也遡周之德乎？夫德莫大乎君臣之義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天下之勢浸歸於周矣，而文王彌靖其事殷之節，萬古之臣極立矣。周之德，其可爲至矣。以德若此，豈不繼揖讓之德而再見也哉？亘開闢以來，君極唯堯，子極唯舜，臣極唯文王，師極唯孔子。

問：「文王之時，還是天命未絕於紂否？」曰：聖人之心，即是天命。文王事殷之心，即商紂未亡之命，所爲「先天而弗違」者。「武王何如？」曰：後天而奉天時。

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，而致孝乎鬼神；惡衣服，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宫室，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。」

地平天成，萬世而下，追禹之烈矣。然而德衰之譏起焉，故夫子特表而出之。無間者，全體流行，渾然至善，無可間隙也。菲飲食，惡衣服，卑宫室，聖人絶不從形骸起念，絶不以天下之大加乎一身，方且恬淡以澄神，撙節以先天下，而敢以驕侈滅厥德乎？至於其所以治天下，則無所不用其力。鬼神之孝，黻冕之美，溝洫之盡力，惓惓乎天地神人之寄，無一念之不兢焉。

此處血脈，却從菲飲食、惡衣服、卑宮室中流出來，絶無痕迹，絶無轉換，此是天理周流，渾然至善處，故曰「無間」。尋常之心，於此圓滿，於彼即欠缺，即把捉到圓滿，仍有合縫在。觀大禹之心，直是渾成無迹。三「而」字可玩。堯其天乎！舜其協帝乎！禹其人巧之極，可奪天工，其在天人之間乎！

子罕第九

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

功利之學，聖人所不言。命與仁，聖人亦不輕言之，恐滋人玄遠之惑也。今人動喜説「無聲無臭」，此是言命也。又喜説「不學不慮」，是言仁也。朱子闢子静「心行路絶，善惡雙泯」，曷不曰聖人罕言命與仁？古人之學，先拔利根而終達於性命。今之學者，先勘性命而終近於利。子雅言求仁之功，而未嘗直指仁體。又曰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，是未嘗言利也。三者罕言，即是孔子一生學問。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！」

達巷黨人曰：「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。」

達巷黨人慕夫子之大，而以博學無名者當之，不足以知聖矣。夫聖人之學亦何事於博哉？子聞之，若爽然自失者，乃謂門弟子曰：「久矣夫！予之不善學也。予將返而之約乎？約則可執也。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。所執彌

下，所守彌約而易操。予雖成名於御而甘之，又何以博而大爲哉？」聖人之學未嘗不博，而一以貫之，乃所以反約也。聖人既不欲以博自居，又不遽以一貫自道，而姑以執御名，以見反約之有地，欲人思而自得之耳。

聖人執御，正是下學上達，非姑自謙。蓋學以持循此心之天理而已，只萌一泛濫高遠之念，天理便陡然而忘。聖人言「執御」，是從至卑下處著精神，恁地篤實輝光。

古人之學，於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無所不學，非是漫然。

子曰：「麻冕，禮也。今也純，儉。吾從衆。拜下，禮也。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衆，吾從下。」

禮之大者在綱常名教，其小者在制度文爲。子曰：「三代之禮相因，而所損益可知也。」夫損益之禮，與時宜之。周衰，文勝而靡矣。救文之敝莫若忠，故儉可從也。一作「故禮之在所損益者，儉可從也」。綱常之禮，萬古不易。失則僭，僭則亂，漸不可長，故拜上不可從也。一作「故禮之在於朝廷者，泰不可從也」。聖人一有「斟酌」字。於時俗從違之際，而所以教天下萬世者至矣。

人心之變，侈則必泰，其病授之風俗而世道隨之。春秋之時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其病皆從奢侈中來，故曰「奢則不孫」。一本有「弑父與君，皆由此作」句。聖人就禮之變處指點人心善反之機，先從奢處救得一半，却從不孫處横絶末流，此聖人挽回春秋氣化大作用也。

夷王之時，王始下堂而見諸侯。其後一變，拜於堂上。可見上替則下陵。

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，此心體也。人心與太虛同體，不惹纖毫物累。纔有物累，四者便循環而起。始焉無中生有，忽起一意，已而執意不化，必然如此，而輾轉一意如堅壘之莫破，則固矣。究也以客爲主，認賊作子，成爲我矣。返而勘之，果我乎？人乎？以爲真，如人入夢境，種種苦樂認作在我，一覺便應釋然，此一意之變幻也。聖人之心，從江漢秋陽洗暴過來，渣滓渾化，天理周流，何四者之累哉！

四者不分是理是欲，總是氣拘物蔽。

於渾然無物之中而生一意，又於倏起之意轉成爲必、固、我，此是夢中做夢。

意、必、固、我，其人心之危乎？

如聲色貨利之念纔一動，其勢有必然者，如火之始燃、泉之始達，不可禦也。由是而滿腔之中盡被貯滿無餘仗處。星星不滅，便爲燎原；涓涓不絕，終成江河，若實有諸己者然，故曰「固」。

聖人絕四，知幾其神乎！君子誠其意，不遠之復也。小人有我而罔覺，迷復之凶也。

人欲之機，自淺而深，由微而著。

四者有一端，則人心死。

子絕四，其夫子之仁乎！

子絕四，聖人之心置在何處？曰：絕四之外更無心。

問：意、必、固、我與聲、色、貨、利有淺深否？曰：看他四者之心從何處起。

問：楊慈湖「不起意」如何？曰：是亦意也。慈湖說無意正是硬捉住，安得毋？只是欲善惡雙泯，絕去好意見，正要與他自起滅，只莫起揀擇心，正陽明子所謂「又

落無聲無臭見解」是也。學者只從「慎獨」入，斯得。

不曰「無」而曰「毋」，何如？曰：生生不息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一曰「四者有一端則心死，吾於絶四見聖心之仁」。

子畏於匡，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

孔子之道，由文王而後遡於堯舜，是堯舜其鼻祖而文王其禰也。後死者，皆文王之裔而孔子其嫡也，故曰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茲乎」，所謂「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。在人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」是也。夫文，非孔子之所得而私也。不以爲私而無乎不合，乃見聖人之大，分明天地氣象，如曰「文不在我乎」，則小矣。斯文在茲，天將以啓後死者乎？使天喪斯文，則後死者不與於斯文矣。苟其未喪斯文也，後死之托非予而誰？匡人其奈之何！君子亦可以自信矣。

道之可見者謂之「文」，故曰「在茲」。洋洋乎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，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皆是也。

人得與斯文，便是天未喪斯文，聖人以天自處如此。如説天未欲喪斯文，故使我得與於斯文，便聽天分付了，與是我與，不與是我不與，與天何涉？

「後死」是文王以後，極之萬世而下皆是。聖人胸襟大，❶直欲繼往開來，不只圖目前未喪者。

非謂匡人不能害我，聖人只自信以天，便令匡人無權。

❶「大」，原作「太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夫子其天乎？通天下爲一體，聯萬古爲一息。

太宰問於子貢曰：「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」子貢曰：「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子聞之，曰：「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」牢曰：「子云：『吾不試，故藝。』」

執御自鳴，言不貴博也；多能鄙事，言不貴多也。然則執御非鄙事乎？曰：所鶩者多，則道亦藝；所守者約，則藝亦道。前章病在博，此章病在多，其旨一也。「博學」是就道理上理會，只是汗漫無歸，故聖人以所執反之。多能是就才伎上鋪設，更爲粗惡，故聖人直鄙之而已。不多者，一而已矣。有一在，便是多多種子。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，至矣。不知反約，如温公念「中」字，亦是多。

聖人初學時恁地埋頭，事事經歷過來，使此心有所持循而不放。得兔忘筌，回視平生得力處，殊覺索然無味，故曰「鄙事」。子曰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」，又曰「多識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」，可見多不足病也，徒多爲病耳。陽明子曰：「博學者，學此者也。」墮體黜聽，直信本心，更無餘事者，非聖人「不多」之旨矣。

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」

人之心，虚而已矣。生一分知識，便窒一分天理。

聖人嘗從事於求知之功矣，及其知之也，何曾益得分毫？適還得夫婦之愚而已。就中查檢，欲尋一聰明知解之端而不得，一似無知者，故云「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」，亦何知之有哉？鄙夫無知而兩端自

躍，含知於虛。聖人以鄙夫之知還之鄙夫，聖人亦何知之有？空空之問，兩端之竭，此聖人與人渾成一體，遞來遞往，無纖毫隔壅處，却都從無知中孕出。

天命流行，物與无妄；聖非有餘，凡非不足。

纔拈一物，便有兩端。如有是則有非，有本則有末，有精則有粗，纔有過便有不及。兩端之道，陰陽而已。

空空孕出兩端，兩端孕出萬象，一作「萬象出於兩端，兩端出於空空」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。

聖人無知，因物付物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

伏羲氏作則河出圖，文王興則鳳鳥鳴於岐山，天人感應如此。聖人身不行羲、文之道，而致嘆於春秋氣數之阨也。

久矣夫道之不行也！一徵之夢寐，再徵之天道。

子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。

陸子曰：「墟墓興哀宗廟欽，斯人千古不磨心。」子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與瞽者，遇可哀而哀，遇可敬而敬，遇可矜而矜，雖少必作，過之必趨，亦適得乎常心而已。聖人只是全體周流，隨感而發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，常人則從埋没中感動，故是不同。

顏淵喟然歎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。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

顏子之學，纔發軔便詣極，只爲從文禮處得力來，便當一日千里。後人欲一齊放過，謂文既足以溺心，而禮亦不免於執著，

絕意去智，專用力於末由之境，微者墮於空寂，放者入於猖狂，佛老之教行而聖道裂矣。

欲從末由，被顏子指點此機括出來，便開後人竇漏。後人却將「末由」處硬欲致其從事之力。

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閒，曰：「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！無臣而爲有臣，吾誰欺？欺天乎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」

聖人致謹於死生之際，將些小失錯看作天來大，又將門人罪過擔在自家，何等嚴切！無非自策自勵也。此與曾子易簀同意。

賢人之學，只是擇善不精，纔動便有過當處，便是惡。家臣之舉，理不合如此，非欺天而何？天者，理而已矣。欺天者，謂不信於理也。「無臣而爲有臣」，此非由之罪，而夫子身受之罪也。故曰：「吾誰欺？欺天乎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？」二三子也，由以爲臣則詐矣，還其爲二三子，而於心安，於理得矣。「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」，以見家臣之不必具也，皆所以解欺天之罪意。

子貢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韞匵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」子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賈者也。」

聖賢用世之心同，而用世之權則異。求賈而沽，用世心太熱，究竟必枉道殉人，失其美矣。聖人直欲以道易天下，不得終藏，又不得漫出，時至則行，聖人亦不失時而已。沽之心愈切，則待賈之念愈殷，待賈

乃所以沽也。子貢設藏與沽二條以質夫子，而夫子只以沽意答之，但言外見得子貢之求不若夫子之待。曰「待」，正見夫子未嘗有頃刻忘天下之心。

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「陋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」

天下無邦，聖人九夷之居，蓋有激之心也。「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」，亦權論耳。聞浮海而喜，則曰「無所取材」，至此殊不復然者，一以抑子路之勇，一以廣或人之陋。

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。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」

禮樂是治天下大經大法。春秋之時，周道陵夷，禮樂大壞，遺籍雖在而守府無人，日流於散亂久矣。聖人之道不行，而思欲以身留文武之道，傳之萬世，故自衛反魯之後，惓惓正樂焉。《雅》、《頌》失所，則郊廟朝廷之禮壞而治化塞矣，先王所以正心修德、洽神人、和上下之意泯矣。失在樂章，病在世道，聖人身任正樂之責，使文武之道煥然復明於世，厥功偉矣。

言《雅》、《頌》則《國風》在其中，《關雎》其亂也。

子曰：「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爲酒困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君子之道，常道也。即之甚易，體之實難。即如「出事公卿，入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爲酒困」，亦僅僅眼前道理，却有許多分量不易承當，精心密勘，遺漏實多，雖聖人亦歉然不敢自信焉。「何有於我哉」，此實落語也。學者儆之。

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」

《詩》云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。」又曰：

「文王之德之純，純亦不已。」然則無息者其道之體乎？道不可見，乘氣機而流行，闔闢於其間，此逝者機也。故曰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萬化推遷皆是也。川上之機，其撰更真，令人目擊而會心，故夫子嘆之。「逝者如斯」，天命流行也。天地之化，運而不息，則生生不窮。如人元氣運，則肢體血脈日日充長。於此，見人心中真有故有新之機。

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《大學》言誠意，曰：「如好好色。」此好德之誠也，非由外爍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然往往不能「如好好色」者何哉？人亦反而求之。

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其未有至者，亦只爲聲色貨利之逐耳。聖人蓋欲致醒於消長之際云。

子曰：「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；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」

吾人學問希聖達天，有無限階級，儘由人造。譬如爲山乎，山至高，然爲之即是，爲是我爲，不爲是我不爲，此非他人可得而與焉者。雖未成一簣，末路無幾，若吾欲止則止矣。假令杜一止心，則雖一簣之基，立進穹窿，何難之有？亦吾自往而已。吾可往而卒不往，初路猶是，末路猶是，亦終於無成也。

爲山平地，懸絶天淵，一念進止，立轉關鍵，人心亦神矣哉！

子曰：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！」

體道之勇，莫如顏子。未語時生意洋洋，原有全體不息之心，纔經指點，天機迅發，如蟄蟲發於春雷，草木滋於時雨，停滯不得，何其神也！語下承當，無等待，無湊

合，顏子於聖人之道相爲一體，并授受之迹亦化矣。

子謂顏淵曰：「惜乎！ 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」

道本無窮，故學無止法。「吾見其進也」，日進無疆，❶竭才以赴而不已也。「未見其止」，即進也。聖人獨窺顏子心法，故勘的如此，不作窺測見。惜之者，顏子没而此學亡也。

學之不厭，與請事不惰，欲罷不能同一脈絡。顏子真是夫子後身，後來罕儷。

子曰：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！」

甚矣，學貴有成也。如苗而不秀，秀而不實，無爲貴學矣。「有矣夫」者，未定之辭也。苗未嘗不能秀且實也，有以不秀且實者，賊其苗者也。

子曰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？ 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」

君子終身造詣，皆是後生中發軔。從此自棄，永無長進之機，必墮落人後者，故曰：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。」

「後生可畏」，焉知來者不如今日之可畏也？ 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將來卑瑣齷齪，如此賤亦甚矣，何畏之有？

陶侃曰：「大禹聖人，猶惜寸陰；至於吾人，當惜分陰。」

子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 改之爲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説乎？ 繹之爲貴。説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君子與人爲善之道，只做得六七分，到緊關一著，人須自力。不然，君子亦無如之

❶ 「疆」，原誤作「彊」，今據嘉慶本改。

何者。

法語之言，不得不從，從即改之機也。巽與之言，不得不悦，悦即繹之機也。改者從之實，繹者悦之至也。悦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是爲下愚不移者，雖法語、巽言無所用之，將如彼何哉？

進言者，道主法而權主巽，有並行不悖之理。

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

志，氣之帥也。氣之剛大，塞天地，配道義，皆志爲之。今人只無志者多，恁地鶻突。若志一立，天地鬼神避之，何奪之有？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皆此志也。故曰志立而學半。

聖人纔志於學，便貫到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。

子曰：「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？『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』」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」

人有言：學問一事開大眼孔，豎立一硬脊梁，只爲富貴貧賤打不破。打得義利關，便打得生死關。

學莫先於内外之辨。見内重則見外輕，此非有超天下之識力不能。子路不恥衣敝緼袍，與簞瓢陋巷同一胸次，非徒勉强矜持之力，直破忮求之根矣。融得盡渣滓，便渾化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樂亦在其中矣。子路終身據於德也，孔、顏之樂依於仁也。爲樂之道有守而後可以達化，故曰「何用不臧」。若終身誦之，只是就平日得力之地用功，更無求進之機，何臧之有？不特此也，即夫子從心，顏子卓爾，纔欲安頓其中，亦非臧矣。故君子之學日新而不已。子貢曰：「《詩》云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其斯之謂與？」可與言臧矣。

子路地步儘高，只輸却顏子「未見其止」精神。賜也願息，冉求自畫，子路終身誦之，皆半塗而廢也。

忮是妨人利己，求是貪得無厭，兩念相爲表裏！

子曰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

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」，當是時，松柏重於世矣。物固有窮而見節如此者。賢人君子處亂世而見，則道益貞，後彫見節，非君子之心也。時遭其窮，不得不然。松柏之性，陽春如此，歲寒如此，聖人爲世之肉眼者醒耳。

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

知，所以知此道也。真知道者，不可眩以幾微，故不惑。仁，所以體此道也。真體道者，不可牽於情欲，故不憂。勇，所以强此道也。大勇者不可奪以變故，故不懼。

知、仁、勇，皆進學之力，不惑、不憂、不懼，體道之實功也。

爲學之功，就覺察處入門，則曰知，擇善之謂也，故不惑。不惑之知，真知也。就體驗處融洽則曰仁，誠身之謂也，故不憂。不憂之仁，至仁也。就知精仁熟處擔當則曰勇，自强不屈之謂也，故不懼。不懼之勇，大勇也。

學問居恒無所驗，惟臨是非、遇利害，平時疑惑者到此不疑惑，平時憂懼者到此不憂懼，然後於道有得。此非知、仁、勇之學不能。

三者工夫一齊並進。然知、仁有次第，即知及仁守之謂。勇者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。

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仁，仁之靈覺明瑩處即是知，知、仁之全體不息處即是勇。

子曰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

三千之從遊，可與共學乎？七十子之彦，可與適道矣。冉、閔、由、賜之徒，可與立。顔氏之子，可與權。

可與共學，則已有志於聖人之學矣。由是學焉而有得，則適於道矣。日用動静有所持循，此心日由於天理之中而無昏惰放逸之習，適而至焉，則立矣。知極其精，守極其固，卓立於斯道之中而不二，學至是定矣。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，其惟權乎！君子之於道也，盈科而後進，所爲「必有事焉而弗正，心弗忘、弗助長也」，助之長者，非徒無益而有害之，亦失其故步而已矣。君子之教人也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可與共學，則與之以舊無「以」字。爲學之方，令其學焉而有得，則適道之階也。若得力方在學中而遽與舊有「之」字。言道，則惑矣，故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，則與之以適從之路，令其適道而有至，則立之基也。若得力方在道中，而遽與言立，則倚矣，故未可與立。可與立，則舊無「與立則」三字。與之以卓立之歸，令其立焉而能遷，則達權之漸也。若得力方在立中而遽與言權，❶則膠矣，故未可與權。夫學不要於權，未至也。然其序有階而進有漸，君子亦豈能强聒而逆施之也哉！豈所爲循循之教非乎？

道者，近管於吾心，而散見於事物之間。耳聽、目視、手持、足行，無非是物，其當然而不易者，即其自然而然者也。其物之有權乎？適道而學半，達權則成矣。

權者，道之體也。道體千變萬化，而不離

❶「力」，原誤作「立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乎中，非權而何？《易》曰：「巽以行權。」言人道之微也。權居無事，因物付物而輕重準焉，言天下之至静而不可測也，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離也。權之理主常，而準諸事主變，理即事，事即理。其常也，乃所以爲變也。漢儒「反經合道」之説誠非，朱子謂「權之與經，亦須有辨」，亦非也。天下有二道乎？「嫂溺，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」，正是道理合當如此，乃所爲經也，故謂權非反經而言也。然則經何辨乎？曰：經者權之體，權者經之用。合而言之，道也。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，皆經也。神而明之，妙用出焉，權也。二而一者也。金仁山曰：「吾儒之道，理一而分殊。理不患其不一，所難者分之殊耳。」

「立」之恰好處便是權。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」子曰：「未之思也。夫何遠之有？」

聖人聞《滄浪》之歌而啓自取之機，觸《棠棣》之詩而反不遠之道，皆得意忘言，化朽腐爲神奇。斯道散殊耳目之表，一經指點，頓令生意躍躍。風人之旨，意在言外。聖人之説《詩》，亦意在言外。如鏡花水月，不容擬議，恰證無上妙道。

悟風人之旨，可以言道矣；悟聖人之説《詩》，可以言學矣。

鄉黨第十

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

《鄉黨》一章，乃是仁體周流、一滴不漏處。優優大哉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《鄉黨》章，其孔子一部《曲禮》乎！

孔子於鄉黨則道在鄉黨，在宗廟朝廷則道在宗廟朝廷。孔子於鄉黨而孝弟之道著矣，其在宗廟朝廷而忠愛之道著矣。恂恂，遜實之貌。似不能言者，恂恂之狀也。便便，辯而有倫也，惟謹之狀也。方應乾曰：「道始家庭，達於鄉黨，是做人第一步。他日立朝廟，交鄰國，至轍環四方，俱在此起脚，故以冠篇。」

朝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踧踖如也，與與如也。

孔子之在朝也，有時與下大夫言，則侃侃如也，意盡而詞直，下交不瀆也；有時與上大夫言，則誾誾如也，禮恭而氣舒，上交不諂也。臨之以君臣，則踧踖如也，天威咫尺，直無行足處，與與如也，敬而安也。聖人竭一心以致主，在諫諍敷陳之外，但有敬可象而已。其作用張弛則流露於朝列濟濟之間，精神貫徹，協恭和衷，推而準，動而化，其道蓋出於此。衰世之習，士大夫各爲朋黨，小人既陰賊以傾君子，而君子又凌厲恃氣，矯枉過正，動以口舌招尤，全無感動人處，於是賢不肖相加而國脈從此斲矣。宋熙寧之禍，程伯子與安石言：「天下事非一家私議，願平意以處之。」安石愧服，蓋有孔氏遺矩焉。其他概主攻擊，不勝不休，持論愈堅而藩籬愈固，適以成安石之拗耳。故曰：「新法之禍，吾黨激成之。」總之，士大夫不能以體國爲心，必有意見之病。

君召使擯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，左右手。衣前後，襜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賓退必復命，曰：「賓不顧矣。」

「君召使擯」，爲擯以主鄰國來聘也。「揖所與立」者，揖同擯也，揖左人則左其手，

欲傳主命於賓也；揖右人則右其手，欲傳賓命於主也。或左或右之間，而衣之前後襜如，言曲折中度，非身不動也。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。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階，趨，翼如也；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

孔子趨朝，入門則敬，過位則加敬，升堂則愈敬，至屏氣不息，無可加矣，便是陰極陽生之候，故出降一等而舒矣。此聖心之變化也。怡怡如者，亦適得吾常敬之體也。翼如、踧踖，非復起敬也，臣度然也，安舒中有踧踖也。聖人慘舒之氣，如四時之代謝，絶無痕迹。

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下如授，勃如戰色，足蹜蹜，如有循。享禮，有容色。私覿，愉愉如也。

承君之命，主於敬，而致君命於鄰，則又當紓之以悃款之誠，務暢兩國之懽，故其道主於和。

聖人執圭聘問，君命在躬，其敬自不容已。享禮則聘禮成矣，私覿則聘禮終矣。其精神變化，總是無敢慢中來，非始敬而終弛也。

君子不以紺緅飾，紅紫不以爲褻服。當暑，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緇衣，羔裘；素衣，麑裘；黄衣，狐裘。褻裘長，短右袂。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狐貉之厚以居。去喪，無所不佩。非帷裳，必殺之。羔裘玄冠不以弔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齊，必有明衣，布。齊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。

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食饐而餲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，不食。臭惡，不食。失飪，

不食。不時，不食。割不正，不食。不得其醬，不食。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沽酒市脯，不食。不撤薑食，不多食。祭於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不食之矣。食不語，寢不言。雖疏食菜羹，瓜祭，必齊如也。

聖人衣服之節，飲食之節，只與常人同。但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聖人則知之而與百姓同其日用，故曰：「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程子曰：「予兄弟喫飯從喉裏過，他人喫飯從脊梁過。」彼所爲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；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

席不正，不坐。

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

孔子曰：「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，觀於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道達於下矣，觀於鄉人儺之禮而忠敬之道達於下矣。」

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，曰：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

交道貴敬。聖人拜送、拜受，一於禮而不苟如此。未達不嘗藥，示無所欺也。

廄焚。子退朝，曰：「傷人乎？」不問馬。

聖人愛人之心勝，故於廄焚而問之，不暇問馬也。如曰「傷人乎？否。問馬」，則聖人似有分別處，亦猶夫人情而已。然則聖人終不問馬乎？曰：一時倥傯不暇處問及之，正足想見其愛人迫切之情，後雖問馬，不害其爲不問也。

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，必畜之。侍食於君，君祭，先飯。疾，君視之，東首，加朝服，拖紳。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聖人飲食起居，於事君獨至焉，亦禮當然

也。曰「東首」，則遷南牖可知。

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「於我殯。」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聖人處朋友，道義之愛，骨肉之情，無所不至。死而殯，必拜祭肉，情至義盡也。

寢不尸，居不容。

學者每言睡時做主張。聖人寢而不尸，息中有生，仍是勿忘勿助機緘，所爲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也。居不容，申申、夭夭如也。

見齊衰者，雖狎必變。見冕者與瞽者，雖褻必以貌。凶服者式之。式負版者。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迅雷風烈，必變。

升車，必正立執綏。車中不內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

聖人升車有容，只是心存誠敬，自無所忽。程子濟舟而遇颶風，舟幾覆，同舟者皆懼，先生危坐自若。人問之，曰：「心存誠敬耳。」程子未必忘戒心，遇患而儆，亦道也。聖人升車，則正立執綏，豈忘僨敗乎！

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！時哉！」子路共之。三嗅而作。

聖人之道，時而已矣。翔而後集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時止則止也。禽獸且然，而況於人乎？此聖人所以有「時哉」之歎也。三嗅而作，作以時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動靜不失其時，其道光明。」吾夫子以之。弟子記此於《鄉黨》章之末，其所窺於聖道者微矣。

論語學案三

先進第十一

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禮樂，君子用之以養德也，故忠信其質，而禮云樂云其文也。文勝則史，質勝則野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雖然，世人無日不用禮樂而實與之背馳也。緣飾愈多而本心愈喪，用之適爲賊性蕩情之資而已。「禮，與其奢也，寧儉」，謂其近於本也。先輩風味，大率以樸勝，其後乃漸入於煩縟。蓋人心遞降而習尚隨之，故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」習尚之弊久矣，聖人有憂之，故曰：「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或曰：「周文郁郁矣，先進禮樂猶以爲野何？」曰：制禮樂者，立隆爲極，萬世弗可加；行禮樂者，國初士大夫氣習還多悃愊之意，自後進看，非野而何？

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德行，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語，宰我、子貢；政事，冉有、季路；文學，子游、子夏。」

陳、蔡之厄，吾道之不幸也。時異事移，而不無追感於斯。及門之憾，所不能忘情於諸弟子者，豈徒以聚散之迹乎？蓋重爲斯道惜也。弟子因夫子之言而記相從諸

賢，其最著得十人焉。繫以四科，或得聖人之一體，或具體而微，盛矣哉。又以見濟濟多賢，古今罕儷，景附大聖人而共遭患難，爲春秋氣數之阨也。

唐、虞之際，五臣佐命；文、武之興，十亂同心；尼山倡道，十哲濟美。達而在上，其道行；窮而在下，其道明。

自陳、蔡至終篇，皆記及門之彦，其學術經濟之蘊有如此者。中間瑕瑜並存，優劣互見，皆得與聞斯道。聖人陶鑄之功，於是乎大矣！由今觀之，淵之好學，閔子之孝，德行之徵也；子貢之億中，言語之徵也；由、求之爲邦，政事之徵也。

子曰：「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説。」

夫子嘗曰：「吾得回而門人益親。」甚矣，其有助於師也。曰「無助」者何？此道人人具足，本無假於挹注之煩，善學者得意而忘言，無不悦也。所説非言也。能悦諸心，悦其在我而已。悦之機，我不得而喻諸人。辯難既精，聰明盡黜，何助之有？聖人之道，渾然全體，不見其有盈歉之分數。賢人之道，就其質之所近，必有所獨長。纔有所長，便見所是。如宰我、子貢善爲説辭，而夫子曰「我於辭命則不能也」，即二子之長，豈無助於夫子者？若淵則於斯道獨窺其全，精粗本末，❶一以貫之，雖欲就渾淪中剖出一端觸發，夫子有所不能，故曰「無助」。無所不悦，無助之實也。

聖道不落言詮。二三子以言求道，徒以聰明知解窺見迹象之粗。就其所見，亦足發

❶「粗」，原誤作「神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明夫子之蘊，不可謂無助也，抑末也。善學者得意而忘言，全體亹亹，無不悦也。悦之機，我不得而喻諸人，不違如愚，何助之有？孔、顔授受，直是心心相印，絶無分合，的脈的傳，諸子罕儷，故相喻之深如此。誠知回之無助也，即聖人亦豈以言教哉！

子曰：「孝哉，閔子騫！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

古今論孝者，自大舜而下，稱閔子焉。皆遭人倫之變，而不失其常，非至誠能動，何以與此？故人言易乎而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，斯爲難。此閔子所以稱孝也。

南容三復《白圭》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放言不檢，自是學者大病。只能謹言，精神便收斂，天理存矣。南容學問近裏，故三復《白圭》之詩，平生得力之地盡在於此，庶幾慥慥君子與？故夫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季康子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顔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。」

顔子好學，非夫子不能窺見。顔子没而此學亡，須知所學者何事。

顔子專用力於内求，故後儒亟稱之，却費一段苦心在，此其所以幾於聖也。若曾點、漆雕開，只見得大意。

顔淵死，顔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。子曰：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，吾不徒行以爲之槨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顔淵死。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

顔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。」

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！」

顔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。」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

顔淵死，家貧不必厚葬，便是道，安論可徒行不可徒行？曰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」，亦權論耳。觀門人厚葬一章可見。

夫子晚年不得曾子，則學亦不傳於後世矣。顔子之死，惜哉！夫人一慟，萬古餘情。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❶焉能事鬼？」「敢問死。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

天地之性人爲貴，所以生也。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所以「事人」也。有生也者，則有未始有生也者，是生死之説也。有體於明者，則有體於幽者，是鬼神之説也。問事鬼神者，事吾心之鬼神也。子曰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，即人以達天也。知死者，知未始有生之理也。子曰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盡性以至命也。幽明、死生初無二理，而學者易溺於玄遠之見，至有忽庸行而不修，舍日用飲食而外求道者，故夫子兩以儆子路，其所以教天下萬世，微矣！

人鬼、死生只是一箇。纔問死與鬼神，便是支離見，故聖人就從一處指點之。蓋生可以該死，而溺於死之説者反至於遠生；人可以盡鬼，而溺於鬼之故者反至於遠人。故曰：「下學而上達。」

閔子侍側，誾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「若由也，不得

❶「人」，原誤作「神」，今據四庫本及《論語》通行本改。

其死然。」

凡鍾陽明之氣，必爲君子，鍾陰暗之氣，必爲小人。但陽明中有蘊藉發露之不同，則中行、狂狷之别也。閔子之誾誾，剛而中；冉有、子貢之侃侃，爽而直；子路之行行，强而厲：皆載道之器也，故夫子樂之。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」，太剛則折，取禍之道也。不得其死，非謂死之可惜也，死而不得，則死也惑矣。豈所爲聞道而死者乎？夫子所以裁子路者，意亦至矣。

問：「誾誾和悦，莫近柔媚否？」曰：和樂者，陽德藹動之意，春生氣象也。冉有、子貢，夏長也。子路并秋殺盡見。「然則侃侃較勝行行在？」曰：行行氣魄大，乘載不凡。

魯人爲長府，閔子騫曰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！」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

魯人爲長府，意在聚斂也，故閔子諷止之，其言中矣。論事易，中理難。如治病者，藥必中病，方是國手。魯自宣公税畝，文公作丘賦，損下益上，邦本撥矣。閔子之言，豈漫無當哉！

子曰：「由之瑟，奚爲於丘之門？」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「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」

聞其樂而知其德。由之德著於瑟矣，暴厲之氣勝於中和，曾是遊聖人之門而成就變化止於是乎？故夫子聞而儆之也。雖然，由之學固已卓然見其大矣！惜也擇善不精，履仁未熟，於道猶未至耳。使由此而進，則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，粹然成德之君子矣。

學莫先於變化氣質。氣質甚害事，纔氣拘，便物蔽。學者須從軀殼上極力消融，至於渣滓渾化，天理周流，便是究竟工夫。

或問：「氣質害事，還須涵養否？」曰：能克己，方是真涵養。夫子裁子路之勇而但教之以進學，便是探本治病之方，非徒就標處挽回者。「然先儒謂學莫先於變化氣質，何如？」曰：學乃所以變化氣質也。要之，果能變化氣質，則學亦無餘事。

子貢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。」

師之過，商之不及，各囿於氣質之偏，而學問亦如之：師近狂，商近狷也。過者，務外好高，❶或希心神化而遺下學之功，或起見新奇而忽尋常之理是也；不及者，繩趨尺步，有歉焉不勝之意，而無弘毅之養者也。則其未至於道均矣，故曰「過猶不及」。過不及只是不善學，過之見多起於近名，不及之見多起於自足。

問：「子張之過，近子路兼人否？」曰：子路氣魄實，子張稍浮。「然則與曾點何如？」曰：點神清，子張稍濁。子張問仁，夫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；問政，則告之以無倦與忠：尊美屏惡，皆天德王道之大者。想子張氣局固不凡，但騁其高遠之見，反能病道。至於論士見危授命、執德不弘、尊賢容衆處，其所見實有過人者，非復向者堂堂風味。夫干祿之學，邦家之聞，抑其早年未定之見，而其後乃知所以裁之與？

子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：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：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人莫不飲

❶「好」，原誤作「自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」子夏不及，不可謂愚不肖，然自聖人視之，則亦愚不肖矣。若子張爲賢知何疑？聖人欲訂定萬世學術，故於及門之彥兩相衡量，以示大中至正之準，雖同冶共鑄，而微分跬步，頓殊千里，以見學術之不可不慎也。雖然，與其過也，寧不及。後世朱子之學似子夏而弘毅過之，陸子之學似子張而直截過之，看來朱子較勝陸子。朱子學問篤實，晚年更徹，的是下學上達之矩，庶幾中矣。陸子見地儘高，只無下稍，其言曰「予於踐履未能純一」，便是虛見，此其供狀也。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「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」

冉有臣季氏，而不能匡救其惡。「聚斂」之爲得罪名教不小，故夫子鳴鼓而攻之。

「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」

四子皆聖門之選也，游、夏、求、予之倫降一格矣。然而氣質之偏均不無藉於學問之功，學則雖愚必明，雖魯必敏，雖辟必信，雖喭必精。厥後四子均荷聖道之寄，而參其最著云。

四子氣質，亦就學問上見：愚者躬行有餘而解悟不足，於道在離合之間；魯者擔荷甚力而奏功甚難，於學在困勉之候；辟者制乎外而中或不根，神情微有滲漏；喭者規模已成，但未經鑪錘，升堂未入於室。然學而不已，則愚可破，魯可化，辟可實，而喭可文也。厥後曾氏之子獨得其傳，則進學之力不可誣矣。其三子皆有造就，非游、夏、求、予可及。

子曰：「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賜不受命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

回無氣質之病，而好學不惰，純粹精微，優入聖域，進於道矣。「屢空」則進道之真境也。君子不違仁，只是富貴貧賤存得不處不去之心而已。❶ 仁豈遠乎哉！ 誰言義利關淺？ 只安勉分淺深耳。 如子貢，豈不灼知無諂無驕之學哉？ 而此中不免有動，視回心體便覺俗，直貨殖而已，往來計較之私，不啻世俗徵貴徵賤之謀，可鄙孰甚焉？ 彼其於道中距矣，故曰「賜不受命而貨殖焉」，言不受義理之命也。「億則屢中」，聰明昡而默識疎，道心逗漏處正見於此。 此所爲「不受命」也。 倘泯其億中之見，而窮理盡性以至命，亦何「貨殖」云爾哉！

吳康齋夜半思處貧之策，至日中始決。 如此計較，便是貨殖。 然則魯齋治生之言亦病，如拌一餓死，更有甚計較？ 然則聖學有死地乎？ 曰：義不食粟，則亦有死而已。古今處君臣之義皆然。 其嗟也可去，其謝也可食，倘終不謝，便終當一死。 聖人於辭受取予一斷以義，無一毫擬議方便法門。 如其道，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；如其非道，則一介不以取諸人。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 子曰：「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」

道之在人，始於爲善人，終於爲聖人。 善人之道，即聖人之學也，而以爲質美而未學誤矣。 天下豈有不學而可與言善者哉？ 謂之曰「善人」，則實有爲善去惡之功，而不徒蹈襲形迹之似矣，故曰「不踐迹」。 然亦僅能抉得善惡之大關，而於至善之道概乎未之有聞也。 善之至，便是盡

❶「存得不處不去」，原誤作「得不去不處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性至命，達於聖人，乃爲究竟地，故曰「亦不入於室」。無他，亦學焉而已。

善人大段有質地，只是粗。如言善人超然自得，❶不落筌蹄，則無此等高邃。若説天資暗合，不必摹仿陳迹，則善人且未能得門而入也，何遽云未入於室乎？

此章言善人是兼信人，而言入室是美大以上事。

子曰：「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」

浮夸之論，固非君子，即篤實之論，亦不足以信君子，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。

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『聞斯行諸』，子曰『有父兄在』；求也問『聞斯行諸』，子曰『聞斯行之』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聞斯行之，爲學自當如此，何與父兄事？有父兄在，只是不敢徑直行將去，若有所稟承者。然道體大段易見得，只是微處難窺，纔著小心便有湊泊處。子路力行可畏，只是粗，兼人處全是氣魄用事。如人下食貪多，便嚼不化，胡亂嚥下。「退之」者，欲其且事從容，弗遽作向前想也。「求也退，故進之」，猛著一鞭，令人住足不得。聖人造就二賢，具見化工之妙。

師與商是過不及一對，由與求亦是過不及一對，但彼是造道已成言，此以進學之力而言。

❶「人」，原脱，今據四庫本補。

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「吾以女爲死矣。」曰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

子畏於匡，顏淵後，一時師弟情深，相倚如手足，故曰「吾以女爲死矣」，慰喜之情也。曰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」，則依歸之情亦至矣！

問：「顏子果知夫子不與匡人之難否？」曰：然。亦信之以天也。子不云乎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！」

顏子不死不足奇，只是以生死之權聽之夫子，正其樂天知命處。

夫子以斯文爲天，顏子以夫子爲天。

季子然問：「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」子曰：「吾以子爲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！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」曰：「然則從之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弑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」

由、求以從政之才見稱於夫子，蓋非碌碌尸位者。然以言乎大臣之道，則亦未有聞也。大臣以學術正君心，周公其選已。臣盡臣道，如責難於君，陳善閉邪，皆是「不可則止」，始終進退，一道而已。二子不從弑逆，亦卓然節概，然見道未明，只從季氏便錯，安論所事！

章楓山先生稱「羅一峰先生可謂正君善俗，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」，亦大臣、具臣之謂也。

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子曰：「賊夫人之子。」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然後爲學？」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

由、求之仕季氏，非出處之正也。復使子羔，既以自賊，又以賊人，而子路不達夫子之意，以爲學貴用世，如民人社稷之施，亦學之實也，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乎？夫子

終有難顯斥子路者，故但闢之爲佞口，謂其口給以求伸，其言近理，終暗於大道也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『不吾知也』，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，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「赤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」「點，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歎曰：「吾與點也。」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」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曰：「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「唯求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？」「唯赤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」

聖人之志，以老安少懷爲極致。事即宇宙事，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，此洙泗學術之宗也。群居講求，莫非用世之道，如有用我，執此以往矣。如不我用，守此以藏矣。故由之有勇知方，求之足民，赤之禮樂，其施爲氣象不凡矣。曾點，狂者也，胸次灑脱，志趣超遠，舍瑟一對，悠然獨見性分之全，素位而行，浮雲富貴，莫春即景，若曰我何以人之知不知爲哉？吾有吾時，吾

有吾地，吾有吾群，吾有吾樂而已。蓋「憂則違之」之志也，故夫子喟然歎曰「吾與點也」。子不云乎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？點也見及此，進於道矣，能無與乎？然其如夫子惓惓用世之心何？喟然之歎，豈得已哉！及曾點請問辨三子之異同，而夫子一則曰「爲國」，一則曰「爲邦」，又曰「諸侯」，惓惓用世之心見乎辭矣。雖然，其言不讓，未聞道也，安論二子乎？斯三子而知所以爲國，則夫子不必與點矣。夫子既與點之見道，而又終與三子之爲邦，意蓋曰：「不吾知也，則亦爲曾點而已。如或知爾，曾點不難爲三子，即三子豈可少哉？」嗚呼，此夫子之志也。

點即景容與，便是爲國以禮手段。

夫子初發問，商箇一作「榷」。用世之業，一「用世之業」下有「點即景寫出自家意思，便是爲國以禮氣象」。覺眉宇間有津津喜色。子路率爾之對，不覺一哂，亦志喜也。及至曾點，乃舍却知爾公案，別尋箇丘壑意味出來，將夫子一片熱腸頓然灰冷，然其道則是，故歎息而與之云。

三子皆以聖賢之學術奏拯溺亨屯之略，欲爲天下撥亂世而開太平也。兵凶幹濟，自是宏遠之才；康阜生民，亦非小康之術；宗廟會同，達乎朝廷，行乎邦國，有禮陶樂淑之化。合而觀之，三子事業，豈小補云乎哉！使夫子而得邦家，則諸子亦皋、夔、稷、契之儔也。

顏淵第十二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

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[1]顔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。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顔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仁，性之德也。禮，仁之辨也，辨其遠於己者也。就其井然不淆處識是禮，就其雜然拘蔽處識是己。蓋天理、人欲之别名也。人生有己則有仁，有仁則有禮。仁者善之長也，禮者嘉之會也，禮即仁之始而亨者也。仁不可見，而禮有體。禮有體，則别於己矣，不可奸也。「克己復禮」者，撤盡氣拘物蔽之障，而復還先天繼善之良。如是，則能盡其性矣，仁矣。夫仁是己之仁，而天下其量也。誠一日克復而天下歸吾仁，焉謂不足以盡仁乎？然則爲仁之功斷可識矣。吾克吾己，吾復吾禮，吾致吾一日之力而已，曾别有等待，别有推諉乎哉？夫以由己之事而己自諉之，偷安一日，自棄千古，亦終與於不仁而已矣。然己所逃匿處最難搜檢，没於東而生於西，若無有克處。如追趕盜賊，四路兜拏，更無躲閃，方得渠魁、脅從一齊就縛。故請問其目而以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告之，直用全體精神一克盡克矣。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者，心存於視、聽、言、動之時而不動於己私之謂也。視、聽、言、動，一心也。這點心不存，則視、聽、言、動到處受病，皆妄矣。必此心時時涵養，時時省察，斷然不使非禮者加乎其身，而天理於此周流矣。到此，克無剩法，復無遺體，此爲一日克復者也。禮只是一禮，己只是一己，若言視思明、聽思聰、言思忠、動思敬，猶近

[1]「人」，原誤作「仁」，今據四庫本及《論語》通行本改。

支離，挈這己禮與非禮兩行分途判得清楚，隨吾心發見之端而致力焉，便是千流會海，萬象歸宗，精微直截，洞然證此心之本體矣。此「爲仁」者真條目也。顏子於是知所以用力矣，故「請事」云云。「請事」云何？曰：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是也。至於其心三月不違，而所得於聖人之教多矣。此孔門授受第一義也，學者體之。

此章論「仁」是學問全局。既就形體中直指夫禮而先天之體睹，又就本體中臚列視、聽、言、動而後天之用彰。既從天下歸仁著聖仁之功化，又從一日由己決反約之要歸。高之不墮於玄虛，卑之不溺於形器，此萬世儒學之極規也。分己禮而對立，其要歸於克復而爲仁，是虞廷之訓也。提一禮以遡性命之體，而合之於睹聞、顯見，發必中節，是《中庸》之教也。首拈克復爲綱領，終分視、聽、言、動爲四目，壹是修身爲本，是《大學》之道也。學者明克復之旨，而六經無餘蘊矣。

或問：「仁是善之長，禮是嘉之會？」曰：生生而不窮，非元乎？物物而有則，非亨乎？

問：「仁是如何名狀？」曰：先儒或言公，或言覺，或言生，或言愛，亦僅舉其動機言，尚遺却静中體段，故不若孟子曰「仁者，人也」。試觀人耳何以能聽，目何以能視，口何以能言，四肢何以能動，非仁而何？《易》曰「乾元統天」，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。孟子曰「仁者，人也」，蓋曰人之所以爲人也。

天地以生物爲心，人也萬物資生，人與萬物皆生於仁，本是一體，故人合下生來便

能愛，便是親親。由親親而推之，便能仁民。由仁民而推之，便能愛物。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。天地以生物爲心，人亦以生物爲心，本來的心便是仁，本來的人便是仁，故曰「仁，人心也」，又曰「仁者，人也」。

仁只是渾然生意，不落善惡區別見。禮乃是仁之別也，故言仁不言禮，不精。

問：「己如何克將去？」曰：只是不從己起見便是克，故即克即復。

聖人言「克己復禮」，後儒多言「復禮克己」。

禮者，敬而已矣。便是視則還他明，聽則還他聰，言則還他物，動則還他恒。

問：「夫子告顏子，曷不曰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，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？」曰：顯微無間，然勘至視、聽、言、動處，更須一則一，二則二。

問：「四勿只是一勿否？」曰：然。

問：「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是動而省察。静時如何工夫？」曰：當未視時，此心瑩然不起，吾返吾視，早是非禮勿視也，視時可知矣；當其耳不接乎聲，則吾却吾聽，早是非禮勿聽也，聽時可知矣；當其未接於言，則亦守之以默，早是非禮勿言也，言時可知矣；當其未交於動，則吾守之以静，早是非禮勿動也，動時可知矣。總是此心常存，動亦定，静亦定，孰爲涵養？孰爲省察？

問：「克己力量如何？」曰：未嘗致纖毫之力。

問：「克，勝也，是以仁勝不仁否？」曰：非先有箇仁去勝不仁，只勝不仁處便是仁也。曰：「畢竟有主人翁可勝盜賊？」

曰：此頭上安頭之見也。仁體湛然不容一物，纔有物，不論善惡是非都是不仁。爲仁者，正就此處銷鎔，還他箇湛然本體，此克己正當時也。若先據箇主人在，便是物欲，所爲認賊作主也。若主人常在，則亦無盜賊可逐。能逐盜賊，便是主人，不必另尋主人。
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言此心常存，不以一出門、一使民而有間也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則就出門使民此心而推之於萬物，能近取譬者也，如是則心體純矣。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，亦天下歸仁氣象也，故曰仁。「請事斯語」，蓋仲弓平日已用力於居敬之學，至此聞夫子之言而深契之，不覺其承當之力也。

問：「克己乾道，敬恕坤道，何如？」曰：克復，天道；敬恕，人道也。

問：「陸子静曰『仲弓悟道過於顏子』，何如？」曰：只見克己尚艱難，勿視、聽、言、動尚支離，而仲弓之訓有得於易簡之道也。不知敬恕正是克己工夫，爲己不易克，故設此方便法，如顏子直曰克之而已，視、聽、言、動只是一克，不必説如何是克也。

禮者，敬而已矣。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來復之端也。無適不然而從容中道，則復之至矣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體仁之要莫切於此，而「主敬」其本也。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其言也訒。」曰：

「其言也訒，斯謂之仁矣乎？」子曰：「爲之難，言之，得無訒乎？」

自仲弓而下，論仁則但告之以求放心之道，使之由此而自得乎本心之理。如訒言，論仁是也。如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」，亦是此意。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，無二理也。「仁者其言也訒」，則訒言爲仁人之心矣。牛但求仁於言，而宜其見少也，故曰「爲之難，言之，得無訒乎」！仁者之言，不必惕於難而後訒。然非爲之難，無以見仁者之心。而心之存者訒言之，故仁者先難，又曰「爲之難」，總是一箇兢業精神。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曰：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矣乎？」子曰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

「君子不憂不懼」，語自有含蓄，故復本之內省以要其至，則成德之學在於是矣。小人之心易動，只是自信不過，此亦羞惡之心也。誠能就所疚而善反之，亦庶幾遷善改過之道耳。

司馬牛憂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」子夏曰：「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」

牛有同氣之變，而子夏廣其所見，其道只在自修。「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」，言道之在我者當如是，非假之以爲涉世之資也。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，亦自信其心耳。雖然，如舜化象傲，君子不謂命矣。

子張問明。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

明生於誠。學者纔不誠，便昏濁易動。

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」，須知此心澄然無滓在，故曰「可謂明也已矣」。明則無乎不明，雖舉天下之大，萬物之衆，皆坐照之有餘，非遠而何？ 夫君子之明，固不必求之遠也，求其所以明而已矣。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子貢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立政，凡以爲民耳。食以養民，兵以衛民，信以教民，而先王治天下之道不外是矣。三者信爲要，食次之，兵又次之。必不得已而去兵，見教養之具，隱然有禦侮之威焉。又必不得已而去食，見親上死長之心，隱然有國存與存、國亡與亡之勢焉。是以君子居恒，固嘗以信爲兵食之本；而遇變，尤以信爲生民之道也。「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」，見國可滅，君可亡，而民心不可不立，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世道所以不墜也與！

三代聖王，君民上下相許爲一心，固結不散，雖紂亡而頑民歷世不變，七國興而天下竟不肯帝秦。及秦得天下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，不二世天下叛之，失民信也夫！

棘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」子貢曰：「惜乎！夫子之説君子也。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鞟，猶犬羊之鞟。」

文質同體而異情。質必有文，文乃見質，可合看不可相離，故曰：「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」陰陽，質也，而陰陽之變化則文也；孝、弟、忠、信，質也，而其所當然之理

則文也；視、聽、言、動，質也，而動容周旋中禮則文也。纔説孝，便須昏定而晨省，冬温而夏清，舍此便做孝不得；纔説忠，便須犯顔授命，鞠躬盡禮，舍此便成忠不得。人知文去而質顯，不知文亡而質與俱亡也，故曰：「虎豹之鞟，猶犬羊之鞟。」以虎豹之鞟同於犬羊，則質不可見矣。世道不可一日無君子，文勝則爲僞君子，文亡則爲真小人，故子成欲去文以存君子之質，子貢欲合質以存君子之文，無非爲君子謀也。蓋子成所爲文，乃小人之文，而非君子之文，羊質虎皮者是。子貢所爲文，乃君子之文，而即君子之質，君子豹變者是。得子成之論可以救世，❶得子貢之論可以明道。

問：「文質還是表裏之體，是對待之體？」曰：道一而已矣，文質其撰也，畢竟是對待之體。道之一而實者爲質，道之二而虚者爲文，質立而文行焉，若相對待，然其實亦非。一物而兩體，陰陽變化之象也，非表裏二致之謂也。一而實，二而虚，皆心也。其發而可見者則謂之質，謂之文。仰觀於日月星辰之質，則天之文也；俯察於水火土石之質，則地之文也；中體於日用云爲之質，則人之文也。

哀公問於有若，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曰：「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」對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

救荒莫如節用。節用則薄賦斂，薄賦斂則小民無昏阽之虞，而大君作父母之戴，安富尊榮之業在是矣。魯饑，所患者不在用

❶「得」，原誤作「但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度，而在民生矣。有若慮切民隱，故亟勸行徹法以甦之，未暇計及於足國也。至曰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」，則君民宛然有一體之情，而足國之道固不外足民矣。此爲萬世荒政之龜鑑也。
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」

忠信，德之本也；義，德之制也。「主忠信」，有其本矣；「徙義」則日新而不窮。日新之謂盛德，故曰「崇德也」。夫德本固有，而不能不受蔽於有生之情識，則辨惑，要焉從情識用事時一勘即破。如大夢之獲醒，便覺本體昭著，從此漸加培養，漸加省察，而天理造其極至矣。

問：「《易》曰『忠信所以進德也』，此復云『徙義』何？」曰：《易》「進德」對「修業」而言，此則盛德大業一以貫之者。「知終終之，可與存義也」，則「徙義」之謂也。又曰：「敬以直內，義以方外。」只是一心，而心所散見處便是義，便有無窮境界。我這主一之心既葆得此理完固，足以爲日用云爲之本，由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，日新又新，轉徙無端，小而證之日用飲食，大而察之綱常倫理，無不得其泛應之妙，所謂「徙義」也。此「道問學」之功也，「崇德」得力處在此。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

政有大綱，君臣父子是也。君盡君道，臣盡臣道，父盡父道，子盡子道，而政無餘蘊

矣。雖然，君仁則臣忠，父慈則子孝，故曰：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，而無有邪氣奸於其間者。此「正」之説也。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」，含蓄無限道理，九經三重一有「皆」字。從此出。

子曰：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？」子路無宿諾。

子路果斷之才，優於從政。雖折獄之難，而片言之下，幾無遁情矣。記者申之曰「子路無宿諾」，則豈立辨於剸割之利哉？其忠信之所感孚者固然也。想其誠心質行，可質神明，能令狡僞者獻其誠，傾險者輸其敬，雖未至於無言靡爭之化，亦幾有刑清訟簡之風焉。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！」

雖然「聽訟」末也，必也以德化民，使民無訟乎，則非聲色之可與幾也。是以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，彼徒取信於然諾之間，陋矣！

子張問政。子曰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

「居之無倦」，有純心也。「行之以忠」，有實政也。夫政未有不本於所居者，故先黜倦心以爲萬事萬化之本，而行特舉而措之，政在是矣。

子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」

君子恥獨爲君子，故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恥獨爲小人，故反是。夫小人豈性與人殊哉？不如是，不足以自濟其惡也。噫！芝蘭難植，棘荆易栽，自世有小人而世道俱受其禍矣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！」

政者，正也。凡紀綱法度皆是此理，只行之有本，爲人上者亦以身帥之而已。
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國貧則多盜，上黷貨也。上黷貨則廉恥不立，教化不行，民起爭心，況重以誅求無厭，民不堪命乎？盜賊公行，固其所也。予觀末世之政，貪穢成風，京官誅求郡吏，縣令掊剋小民，催科日巧，聽斷日濫，無所不至，真白晝爲盜也。小民見吏，如逢劫手，每一供應，剜心吸髓，動輒破家；民窮財盡，盜賊橫行，官司知而不問，苟飽私囊，舍傳而去，後復如之。地方事日弊一日，真大亂之道也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，曰：「如殺無道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

爲政不廢刑，而刑非所恃也。刑以弼教，教行而善，則刑設而不用矣。然非可求之民也，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呼吸一氣，有風行草偃之機焉，視刑殺之所制爲何如哉？夫用殺者，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，不從上之好也。[1] 人主亦慎其所以風之者！

子張問：「士何如，斯可謂之達矣？」子曰：「何哉，爾所謂達者？」子張對曰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子曰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

達在行，聞在名。聞可以徵達而亦可以假

[1]「不」，原缺，今據四庫本補。

達，故子張以聞爲達。子張未必以虚譽爲聞，但既謂之聞，則僞君子可託以文奸而其病有不可勝言者，與真修達士天壤不侔矣！故夫子既表達者之心，而又借聞以發僞學盜名之情狀，爲萬世學者垂法戒也，嚴矣哉！達者之心質，有其直而又隨事制宜，於凡天理當然之則有深嗜而篤好焉，然且不敢自以爲是也：「察言觀色」，以證人之應違；「慮以下人」，以啓人之樂告。其深心密詣，全是闇然工夫，而實德之所感孚者固已遠矣。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」，自我達之也。聞者之心則不然：「色取仁」則不質直矣，而且「行違」則義襲而取矣，又傲然自是，「居之不疑」，則與觀察下人之心異矣。此其一生誇詐之氣，固不必問所行之通塞，而借以獵隆隆之譽，亦安往而不得哉？邦家必聞，亦可恥矣。

一達一聞，情狀較然。學者未嘗不有志於達而不免托岐於聞，毫釐之差，辨以千里。審之，審之！

「質」者，樸實之謂，而「直」其理也，「好義」則事事皆天理矣。「色取仁而行違」者，矯飾於外貌而不情，事事傷天理也。「居之不疑」，則終無敗露處矣。世多肉眼，被他强口厚顏，恁地朦朧過去也。

聞、達同是一般。但達者總是義，聞者總是利，迹似而實違。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，曰：「敢問崇德、修慝、辨惑？」子曰：「善哉問！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修慝與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」

德與慝相爲存亡，惑則慝中之蔽也。查勘到此，可謂拔本塞源之見，故曰善。德者貴日崇而崇，苟自以爲得則不足崇矣，所

謂「必有事焉，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」。慝貴日修，而吾修吾之慝，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併力自治，無絲毫自恕也。至於人心之惑不一，而忿怒其大者。從一朝之忿而辨之，亦可以得懲忿之功矣。辨惑者，從血氣上極力消融，而此心昭瑩之體復；修慝者，從物欲上極力克除，而此心純白之體全，豈所謂崇德之事非乎？學者深察乎此而自得焉，亦庶幾善學者矣。

問：「崇德何事？」曰：通顯微，一體用，皆是也。凡吾德之所當爲者，皆是也。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問知，子曰：「知人。」樊遲未達。子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樊遲退，見子夏，曰：「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，子曰『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』，何謂也？」子夏曰：「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臯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

仁者能愛人，能惡人，而其道總歸於愛。知以知人，所以崇愛也。樊遲未達，疑知之妨乎愛也，故曰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，則以知成仁矣。而樊遲猶未達，謂夫子舉錯之説若專言乎知，未通乎仁也。曷不以帝王已事觀之？舉臯陶、伊尹而不仁者遠，此聖人之知也，即聖人之仁也。聖人仁知妙於一原，而不見其分布之迹。天下但囿於舉錯之中而名言莫罄，欲指其孰爲仁、孰爲知而不可得也。然則聖人之言，其猶天道乎？無所不包而渾然無迹，故曰「富哉」。
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無自辱焉。」

「忠告而善道之」，大抵匡救如是，則宜見

可矣，不可則有止而已，何至强顏不入，徒自取辱乎？不賣友，亦不自辱以傷友誼，所爲朋友之交。

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

文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六藝之文，所資於朋友講習者不淺。而學問之道，乃在於求放心而完其德性，則文直所藉以爲爲仁之資，而友其輔我者也。學不求仁而徒博文之爲見，無有實益，安所輔我者？

此亦聖人博約之訓。

子路第十三

子路問政。子曰：「先之，勞之。」請益。曰：「無倦。」

學不究乎萬物一體之原，則臨政出治未有能以身視民、家視事者，誠以身視民、家視事，則有先之而已矣，勞之而已矣。君子以一心之精神運天下於聲色之外，我倡導而民自正，我勵精而事自康，若提綱挈領然，而天下治矣。然則先、勞之外又何益哉？人情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，亦永持此先、勞而已。語曰「一息不運機緘絶」，學如是，政亦如是。

先、勞之精神，帝王之氣魄，大可虞者倦而已。

先、勞爲政，子路固優爲之。但要以「無倦」，則知先、勞之心，尤有本領，非襲取意氣者，由可以益矣。

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

爲政有體要。「先有司，赦小過」，寬大之體也。「舉賢才」，則輔理得人而政要舉

矣。三者俱從廓然大公中流出，非私智小惠也，故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以天下之才，公天下之舉，如天地之化，物各付物，而已不勞焉。至於天下已治，而不知誰之爲此，王道也。

天下事纔著有心做，便不是。私意濟得甚事！

子路曰：「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？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」子曰：「野哉，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，事不成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

國家名分一不正，而禮、樂、刑、政舉受其弊，國非其國矣。正名所係，大矣哉！故君子名之必可言，言之必可行，而禮、樂、刑、政舉而措之矣。君子於稱名之際，其容苟焉而不加之意哉？此孔子所以惓惓於衛政也。或問：「孔子正名，當如何？」曰：使衛君虛心委夫子以政，必當人不與適，政不與間，惓惓於父子一本之良，感格主心，而以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，轉移國人之觀聽，使輒愓然悔悟，迎父聵而遜之位，蒯聵即安然受之而不辭，猶愈於輒之立也。一作「猶愈於輒之自立而拒父也」。或曰：「均一叛父也，舍輒而蒯聵，於義何居？」曰：此專爲衛輒言，非爲蒯聵言當立也。一有「況聵之得罪，更有說乎」。蒯聵父子之倫，彼一時也；輒父子之倫，此一時也。時移事異，舍見在之綱常而膠先君之死命，是重之逆也。使蒯聵稍有人心，既反國而不自立，自然輒不得已而受之，而所

以處父子者，克盡其道，庶幾人倫正而名分肅矣。曰：「使以夷、齊之義揆之，則父子俱一有「在」字。所廢，盍立公子郢爲正乎？」曰：廢輒立公子郢，周天王義也，非臣子可得而議也。曰：「後世無霍光、趙汝愚乎？」曰：以孔子處衛，必當有潛移默奪之權，不至爲霍、趙一有「廢立」字。之事，如感格得輒父子，一有「回心」字。則已父父、子子矣，何必郢賢？ 然而衛雖有待政之心思，而孔子終不仕衛者，亦以衛事已定而輒之逆天理、害人心者終不可與爲善，一作「終無悔禍之意」。則亦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」而已矣。一本下云：「迨孔子之去志決而衛事益不可爲，凜然斧鉞，故託之正名一言，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。」曰：「陳恒弒君，孔子沐浴而請討。曷不行於衛輒乎？」曰：滅國廢君，既出於天子之義，則孔子固不能行之於與國矣。且討陳恒而不可爲，其如出公何？ 凜然斧鉞，姑託之正名之一言，而討賊之義著於萬世矣。

樊遲請學稼，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爲圃，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樊遲出。子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！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，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，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

古四民之業皆不廢學，即道即藝，而大小則有判矣。故士爲四民之首，尤專責以大學之道、修己治人之方，而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。大人之學，禮、義、信而已。道，一也，而其肅然整齊者謂禮，截然果斷者謂義，肫然懇至者謂信，皆性體之流露也。以此明德，即以此親民，敬、服、用情之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夫如是者，謂果能禮

以作民敬，義以作民服，信以作民情，而王道可四達而不悖矣。襁負之至，所爲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也。此學問之極功，聖者之能事，初非有待於外而得之者，視區區稼圃一身之圖，渺乎小矣。故曰「焉用稼」。

世不乏長沮、桀溺之輩，如遲者問稼圃，亦從而效之，故夫子斥之。

或問：「聖人言大人之道，曷不及仁？」

曰：禮、義、信，皆仁也。

子曰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！」

窮經將以致用也，非其用之謂也，明體而已矣。無得於身心性命之間，而欲措之天下國家，無由矣。誦《詩》三百而不達於政，不嫺於應對，則亦章句之學而已，雖多亦奚當於用哉？甚矣，章句之學非學也！夫六經皆經濟之道也，而《詩》三百篇是昭代精神命脈，所寄於當世之用尤切焉。是故本之二《南》以求其端，參之列國以盡其變，而民情土俗之變徵矣。正之以《雅》以大其規，而綱紀治亂隆污之運著矣。和之於《頌》以要其正，而先王出身加民之道彰矣。此所謂「達於政」也。詩言志，歌永言，故曰：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」此所以優於專對也。

子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

此責人主以身教也。《大學》曰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」又曰：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」許先生曰：「此非特臨御治民爲然，即處妻子、對僮僕亦然。」

子曰：「魯、衛之政，兄弟也。」

聖人並歎魯、衛之衰亂，而惓惓之意尤在宗國也。聖人目擊魯事之日非，蓋已方軌於衛矣。喪亡無日，徒袖手旁觀而無如之何。夫子又曰「死病無良醫者」之謂也。雖然，即魯、衛而天下可知。「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」，其容已於周流之迹乎？

子謂衛公子荆，「善居室。始有，曰『苟合矣』；少有，曰『苟完矣』；富有，曰『苟美矣』。」

人情從道義用力多苟且，從身家起念多周旋，孰有能以苟合、苟完、苟美爲居室者乎？歷始終豐約之途，而處之淡然，無貪得務多之心，則過人遠矣。聖人非徒爲居室者示訓，蓋欲學者力破此關，以爲入道之路也。

只爲此心別有在。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有曰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曰：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

庶者，治亂之原也。富而教，則王道成矣。孔子策衛，孟子策齊、梁，若合符節。三代而後，富强之術代有舉之者，教則罔聞焉。此須人主躬行心術中來，非徒科條約束而已。夫民日有飢寒之困，而上之人方且横征厚斂以迫之，及其民窮盜起，又不務德教，而惟力任五刑以督奸宄，法愈煩而民愈亂，使天下重足而立，民有就死之心而無樂生之望，所謂人與之爲怨，家與之爲仇，而天下大亂矣。曰富，曰教，亦舉文武之政而已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，其人亡則其政息。時主勉之。

時主知富國而不知富民，知任刑而不知任教。

子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

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「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」，此實落語也。聖人元氣一噓，天下潛爲鼓舞。聖人秉政，革故鼎新，不待崇朝。七日，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，則弊政非人一舉而改觀矣。其後綱舉目張，隨其次第底績、張弛損益之宜而盡善焉。優游厭飫，需之以三年之久而後治功成，巍巍乎其成功也，煥乎其有文章。期月、三年，度其事則然。聖人之道，立斯立，道斯行，綏斯來，動斯和也。問：「三年而成，則仁乎？」曰：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，則仁也。

子曰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！」

善人之治，以忠厚爲本，雖德教未純，而刑罰非所恃者。至於相繼百年，而善政之所浹洽者深矣。勝殘去殺，庶幾小康之治云爾。夫子目擊當時好殺濫刑之弊，而致思於善人之化，若有小券然，故曰：「誠哉是言也。」王者之不作而思善人，亦中行、狂狷之意也。

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

王者以聖人受命而王天下，其仁覆之德既以天下爲一體矣，然而未仁也。仁則不徒膚革之貫通，而在精誠之融洽。有仁心，有仁聞，而天下各盡其性，所謂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是也。王者久道之成，倘亦從一世中轉動精神，施爲有次第，德教有淺深，非必世何以臻此。❶ 天地萬物生於

❶「臻」，原誤作「徵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仁，成於仁，聖人全天地萬物之性，亦還之以仁而已矣。此非歲月俄頃之化可知也。

或問：「以堯舜之仁不能化四凶，文武之仁不能化殷頑，意者未仁與？」曰：四凶不能累堯舜之仁，殷頑不能累文武之仁，譬之疥癬之疾，於通體元氣何壅焉？

或問：「期月、三年、百年、必世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其時如何？」曰：「百年、必世」，舉其概也；「期月、三年」，本孔子作用；「五年、七年」，本孟子作用：亦乘春秋、戰國時如此云。孟子「五年七年，必爲政於天下」，其下手視孔子更神捷。蓋世愈亂極則轉治愈易，所爲事半而功倍也。春秋之時，人亡政息，只一變而復先王之道，便成治功；戰國之時，亂極矣，惟發政施仁，是收拾天下張本。聖賢俱從肯綮處下手，非姑爲空言無當者。

子曰：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

從政，所以正人也。此爲爲大夫言。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「何晏也？」對曰：「有政。」子曰：「其事也。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」

季氏無君，將公朝之政視爲一家私事矣，雖政亦事也。冉子受季氏籠絡，墮其術中，自以爲義，急國政而不之避也，亦愚矣。故夫子醒之曰：此非政也，其事也。如政，則吾且與聞之矣。非夫子不及聞也，不可使夫子聞也。以不可使夫子聞者而獨聞於冉子，則冉子周旋私室，果爲公義乎？不義乎？於此憣然亦可以決，引身而避矣。

冉子爲季氏家臣，則朝爲私朝亦可。但觀下文問答，則非常時朝會者，謂之公朝亦

可。季氏順逆，不在公朝私朝間也。

定公問：「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『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』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？」曰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『予無樂乎爲君，惟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』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」

夫子論君道不一而足，獨告定公一言興邦，立醒昏庸，爲萬世人主龜鑑。先民有言：「詢於芻蕘。」人言其可忽乎？聖人就人言略加詮釋，即令制治保邦之道示於指掌。於爲君難也，則曰知難；於言莫予違也，則申之以善不善，可謂約而盡矣。此無他，知難，敬也；莫予違，肆也。一念敬肆而興喪因之，雖一言亦贅已也。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説，遠者來。」

觀近悦而遠來，則知人主精神自近及遠，有隨地灌輸之機，非事驩虞要結而已。按《家語》：「葉公問政於夫子。子曰：『政在悦近而來遠。』夫荆之地廣而都狹，民有離心，莫安其居，故曰『政在悦近而來遠』。」愚按：《家語》所記與《魯論》不同，蓋王伯之辨也。學者知之。

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

王道規模宏遠，蓋自純心中流出。一動於計功謀利之私，不免事求可，功求成，取必於旦夕而無宏遠之規。此伯術也。故爲政者未論政，先論心，則孰有病於欲速見小兩念哉？何也？欲速則政不達矣，所見者小則政之大者廢矣。故君子所過者

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

蘇軾進神宗曰：「陛下求治太急，聽言太廣，用人太驟，皆欲速見小之病也。」

欲速、見小，兩念相因。

程子曰：「有天德者，便可以語王道，其要只在慎獨。」

葉公語孔子曰：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而子證之。」孔子曰：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。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直之理無定形，其發於本心而無違忤者是。孔子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又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又曰：「父子相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此直之説也。曰「直在其中」者，無直名，有直理也。故曰：從井非仁也，證父非直也，要於理之常而已。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仁體隨處周流，學者隨所感發而證此體：在居處時爲恭，執事時爲敬，與人時爲忠，皆心存理得之別名也。雖之夷狄而不可棄，則險夷一致，此心純矣。以是求仁，庶幾乎！

湛甘泉氏曰「隨處體認天理」，最得求仁之意。

此道體渾然無可持循，故聖人就分見處，示人以入德之地。即如居處時言恭，便須手容恭，足容重，坐如尸，立如齋。纔不恭，便箕踞傾欹，不成箇居處。此心瞞昧不過，便須改，改後方安。從此做工夫，其進自不能已。曾子之學亦嘗從此過。

金仁山曰：「吾儒之學，理一而分殊。理不患其不一，所難者分之殊也。」最有味。

分殊，所以理一也。聖人論仁四，「克己」之目，「居處恭」三言，皆是也。

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爲次矣。」曰：「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！」

士以學道，非富貴利達之謂也。士學在行己之間，而其竪立之大者徵於使命。行己有恥，則充類盡義，不媿衾影，不辱君命，則行己之道達於天下，雖堯舜其君民可矣。此其操修純備、經濟宏遠、有學有用之品，斯爲上矣。其次，則學而未適於用者，節不著於四方，而於宗族則稱其孝焉，鄉黨則稱其弟焉，亦庶幾醇行之君子已。又其次，則學焉而未至道者，其行己之概，未必斐然成章，簡點言行之間，不踰尺寸，硜硜然小人哉！而立心不二，亦造道之基也，何忝士乎！三者之士品不同，皆儒者之學，聖人之徒也。若今之從政，高者人於功名，卑者趨於利祿，斗筲之器也，視三者之品天壤不侔矣。若夫子産之惠、管仲之仁、晏嬰之智、公叔文子之文、武子之愚、令尹子文之忠、文子之清，姑取節焉可也，可謂士乎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，況其弑父與君，可弗論矣。

陳白沙曰：「名節者，道之藩籬。藩籬不固，其中未有能守者。」

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

道者，中而已矣。君子之學，中行而已矣。以中爲行者，本修道之教，而要其至，從容

中道，聖人也。亦儒學之極則也。下中行一等，則爲狂：遊神於規矩形迹之外，而獨證聖域，進而取古人之學於旦暮者也。其見眞矣，而體驗似已忽矣。又下狂者，則爲狷：特立於道之中，而介然有所不爲，其踐實矣，而覺悟似不足矣。二者就其所學而進之，進取者反於平實，有所不爲者擴而大之，則皆可進於中行，而斯道之傳厥有攸賴矣。夫子所以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也。

狂者所見極高，合下便欲爲聖人，畢竟非身經歷過。如人上長安便理會京師事務，身尚隔幾程也。狷者所守極峻，只是識不弘。寧學聖人而未至，不屑以流俗溷。如人上長安道，怕有他徑，只索印步走，不肯趁一驟風也。

孔門顏、曾、閔、冉，庶幾中行。然曾、閔、冉亦是由狷入。曾點、子張、子路，狂者也。游、夏之徒，狷者也。狂者不易得，狷者往往而是。如子思，可爲狷而中行矣；孟子，可爲狂而中行矣。要之，得聖人爲依歸，則狂之進道捷於狷；當聖遠言湮之日，則狷之守道篤於狂。宋儒如周子、程伯子，亦中行之士也。然程子謂「茂叔窮禪」，一有「客」字。又曰：「自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，有吾與點也之意。」伯子《定性書》一作《識仁説》。多地位高者事，則二子固亦由狂而進也。伊川子、朱子，狷者也，而學已美且大。横渠子、南軒子，其狂狷之間乎。邵康節、陸子静，狂者也。康節自成規模，子静獨信不疑，始終一説，始終一人，則已囿於狂矣。陽明子，學陸者也，其見有開合。楊敬仲，學陸而失之者也；王汝中，學王而失之者也。自朱子而後，師

友淵源多狷者矣。

狂、狷、中行之辨也，蓋學術不至之辨也，非異同之辨也。智愚、賢不肖，中庸之名立而異同睹矣。狂者之弊必索隱，狷者之弊必行怪，其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廢，後世諸品諸端都從狂者化出，廢則一也。

子曰：「南人有言曰：『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』善夫！」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？」子曰：「不占而已矣。」

恒，常，久也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也。人得之以爲心，則爲恒德。善人、君子、聖人之學，皆由此而進之，所謂「恒其德」也。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」，則立德者可知矣。恒之九三爻辭曰：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」言立德不恒，可羞孰甚焉。「或」之者，疑之也。不期羞而羞至，理有固然，無足怪者。夫子誦辭間而歎之，曰「不占而已矣」。試占此《易》辭，而憬然切遠辱之思，其於恒也思過半矣。《易》曰：「復，德之本也；恒，德之固也。」惟復乃恒。曰「不占而已」者，其訓恒也夫，其訓復也夫！

問：「不恒其德，與頻復何别？」頻復，以此心之存亡言。德不恒，則立身皆敗矣，其病則自頻復始。

先正曰：「士君子有三可惜：此生不學可惜，此日閒過可惜，此身一敗可惜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
和本於理，則以是非爲同異，即元氣之充周；同本於意，則以同異爲是非，乃私情之黨比。和則不同，同則不和，君子小人之道然也。和是與物無戾，同是與物無異，迹若相似而實相反也。

周比，言君子、小人與人之情；和同，言君

子、小人與人之道。發必中節，和也。小人之道，漫無可否，同而已矣。惟和也，所以周；惟同也，所以比。

子貢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
鄉人好惡不足以盡人者，謂鄉人之好惡未可盡信也。惟以鄉人之善不善徵好惡，而真品覩矣。凡人雖好修，倘一見疑於君子，一見容於小人，則其品必僞。兩下合證，如金付烈焰中，更無躲閃。

一鄉之好惡，起於一人。隻犬吠形，群犬吠聲。一鄉皆好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則好不必衆矣；一鄉皆惡，不如鄉人之不善者惡之，則惡不必衆矣。深見雷同之口不足信也。

天下皆好之，何如？曰：未可也。天下皆惡之，何如？曰：未可也。不如天下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

子曰：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：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：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」

國家用人之柄歸於君子，而小人不與焉。君子從君國上起念，故一面杜倖門，便一面愛惜人才，以全善類。小人從身家上起念，惟要權勢利而已，又何人才足惜？求備之心，不過摧折善類，驅除異己爲得計耳，懷媢嫉之見，以痼善類。甚矣，國利有君子，而不利有小人也！要之，平恕之心每出於嚴正，苛刻之心每出於傾邪。君子小人，於「說」尤觀其深哉！一作「於說人處觀其所隱尤深哉」。二段俱從轉換處洞見心術之微。

子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
道充而泰，氣盈而驕。君子小人氣象不同如此。

子曰：「剛毅木訥近仁。」

剛毅木訥，氣質之性也。善反之，則天地之性存焉，故近仁。言以後天之氣遡先天之理，相去不遠也。於是葆之，是在學矣。蓋人性雖固有，而一乘於雜揉之氣，即性受其蔽而不可見。惟剛毅木訥一些子不涉形氣，分明是仁體發揮處。仁不可見，此爲近也。

「道心惟微」，唯剛毅木訥彷彿情狀，故曰近。張子曰：「有氣質之性，有義理之性。」可爲擴前聖所未發。朱子曰：「子静千差萬差，只是不知有氣質之性，將那一并粗揉之質都認作性。」

知剛毅木訥近仁，則知爲仁之功矣。

剛毅木訥充得盡，渣滓便渾化，上下與天地同流。

剛之體常伸，毅之神常運，惟剛故毅。木者凝然中實，訥者凜然外持，惟木故訥。

天下萬物萬事，都包孕在仁中。

子路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」

「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」，性之德也，仁之體也。仁體生生，貫徹於物我之間，於三者得其情狀焉。「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」，則理一而分殊矣，非學造精微，何以有此？故曰「可謂士矣」。然則士之所養，可坐而知也。彼兼人而行行者，視此何如？

切切、偲偲、怡怡，而曰「如」，渾然元氣無迹可窺。朋友兄弟隨境而流，相爲表

裏者。

子曰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子曰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

善人之治，以教化爲本。教以仁則民不遺其親，教以義則民不後其君，至於七年之久，而上下之所感孚者深矣，豈有難於即戎哉！古者寓兵於農，伍兩卒徒之衆，即比閭族黨之民，驅民而戎，詎曰難之。然而法制禁令天下，能無離心乎？非善人之教久，而何以收親上死長之效也？以不教之民而使之戰，民必二矣，非棄而何！

憲問第十四

憲問恥。子曰：「邦有道，穀；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」

行己有恥，士品也。而惟富貴之士捐廉恥、辱名教實甚。蓋士君子當爲世道寄重輕。今不問有道無道而徒穀焉。世治無開泰之猷，時危無拯溺之具，平生所學，一切以取世資爲，天地間一朽蠹而已，豈不可恥之甚哉！

宋呂夷簡謫范仲淹、余靖、尹洙，時高若訥爲司諫，不能救。歐陽修遺書若訥，謂「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」。若訥怒，上之於朝。修并謫。蔡襄作《四賢一不肖》詩以恚之。士人涉世，欲無災無難坐致公卿，非面鎧千重不能。人不能有爲，只是怕失富貴，只索庸庸便罷，一輩清謹人尤甚。

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？」子曰：「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」

克、伐、怨、欲，其慝雖微，而潰決之勢甚力，於此不行焉，是簡制於念慮之末而未

得其本心之體者然也，故夫子稱其難而未知其仁。

顏子「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」，亦不行也。然顏子不善，只是一念絶續之間，就仁中簡出不仁來，故爲不遠之復。原憲不行，則已成此四等證候，旋潰旋制，終不能奏廓如之效，則不行之心猶然人僞而已，於仁體何當？

爲仁者不諱言克復也，惟慎獨而早圖之，其庶幾矣。

「克己」是最初工夫，「不行」是最後工夫，故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！」

曰「可以爲難矣」，由其所難而進之，則易矣。

知克、伐、怨、欲之非仁，則必困於心、衡於慮而後作。曰「不行」，分明有容恕意在。

己之累甚微，克、伐、怨、欲正若紅鑪片雪與杯水車薪，其勢不同。

此心不動於克、伐、怨、欲，方是仁。

克己爲仁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，非仁。此内外賓主之辨。

將虞廷「精一」處言，方見「不行」意粗。

問：「常人之心，方克、伐、怨、欲諸惡未起時，亦是仁體呈露否？」曰：人苟無事心之功，則亦氣機之暫息而已，焉得仁？

曰：「平旦之氣如何？」曰：須於好惡相近處看是仁義心。學者察識乎此，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，則幾矣。

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好田獵，既見茂叔，則自謂已無此好矣。茂叔曰：「何言之易也？但此心潛隱未發，一日萌動，復如初矣。」後十二年，復見獵者，不覺有喜心，乃知果未也。此心潛隱處，尚是不仁。

問：「用力於制私，既不足以爲仁，則爲仁

之功果安在乎？」曰：上焉克己是也，其次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及其至，則一也。予始與陸以建論學，謂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，正克己工夫。子曰「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」，欲其先難而後獲也。以建甚不然之。看來不行之心，早是箇己也。然學者根器淺，不恁地，不得由此進之，扶得箇不行心常做主，便是克己力量也。故曰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强。

「克復」、「克伐怨欲」二章，是學問大關鍵處，於此分曉，更無作説處。

子曰：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。」

士人立志不堅，一切外物動得。居不能累人，只心溺於此，乃爲累耳。噫！自一身而外，其居邪？抑寄邪？爲士者合下勘破始得。於此不破，説甚學！説甚士！

陸子静曰：「彘雞終日營營，討箇甚麼？」

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

君子所以貞操而措之天下者，行也。行不危，則以道殉人矣，安論有道無道哉？至於言，則顯晦隨時。合言於行而各中其則，皆所以妙用世之權也。蓋有道之言不危，則危行不著；無道之言不孫，則危行不全。其斯以爲用世之準乎！

劇秦美新，非孫也。

危行易，危言難；危言易，孫言難。

子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有德之言，言其所當言；仁者之勇，爲其所當爲而已：未嘗取必於言與勇也。取必於言，則言可飾也，能必有德乎？取必於勇，則勇可矯也，能必有仁乎？多言賊德，亂勇害仁，詎曰有無云哉？甚矣，言

與勇之不足貴也！故君子務本。

南宮适問於孔子，曰：「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。然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

羿、奡不終，禹、稷王天下，自是宇宙大常。适特舉例以見修悖殊途，而天人之應終有不爽者。推斯志也，其行法俟命之心乎？故夫子於既出而稱之，曰「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」，其人品之真、學術之正，於此獨窺其深矣！然而夫子不答：适所言是實理實事，即夫子亦更無可發明處。聖人語默皆教也，必俟其既出而贊美之，以示法戒於天下後世也。

學者誦羿、奡、禹、稷事，亦知有警策處，可以有志於道矣。

顏子夭，盜跖壽，正自肉眼看來。孔、顏道在萬世，安在無土不王？如田氏篡齊，六卿分晉，即身僅免於刑誅，後世有餘戮焉。學者須高視萬古始覷破，不然白璧不可爲，容容多後福，能不絀英雄漢子！

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！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

判別易，清楚難。如子夏出見紛華靡麗而悅，入聞夫子之道而悅，便不清楚。以不仁求君子，只在一念之微，須君子自知自證始得，故曰「有矣夫」，蓋疑之也。若小人，直可決其不仁矣。吾於是而知仁體之微也：以君子存之而不足，以小人喪之而有餘，學者惟日有孳孳而已。

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。」故曰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」，又曰「學而不厭」。

小人之不仁，可以觀仁。門人曰：「盜必

以夜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

子曰：「愛之，能勿勞乎？忠焉，能勿誨乎？」

親不愛其子，則己愛之能勿勞乎？臣不忠於君，則己忠焉能勿誨乎？勞以爲愛，誨以爲忠，道若相成而理有固然者，君子亦求盡乎忠愛之實而已。

子曰：「爲命：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」

鄭國一辭命而人效其長，要於共濟，宛然同寅協恭氣象，其有造於鄭多矣。當時秉國之成者子產也，集衆思，廣衆益，尤可以爲相天下者法云。

或問子產。子曰：「惠人也。」問子西。曰：「彼哉！彼哉！」問管仲。曰：「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。」

王降而論伯，大夫則隨世以論品矣，非有功於世道者不足稱也。春秋之時，王室日微而民生促矣。鄭有子產，庶幾以生民爲念者，其猶存先王之遺愛乎？故曰「惠人也」。楚有子西，則與聞僭王猾夏之惡者，出於人理乎？「彼哉，彼哉」，惡之也。若夫至春秋三百年來之權較，則管仲一人而已。仲之尊周室，攘夷狄，以其君伯天下，即桓公奪伯氏駢邑以與管仲，沒齒無怨言，而知仲之功真有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者。仲真人傑也哉！以視子西，功罪不兩立者也；以視子產，加人一等，瞠乎後矣。夫子此言，春秋人物之權衡乎！

子曰：「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」

貧而無怨，非有真學術、大涵養不能，故曰難。富而無驕，則猶可矜持於意見之間者，故曰易。夫子蓋就學問中勘難易，非就世情上較難易也。

子曰：「孟公綽爲趙、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、薛大夫。」

夫子只就孟公綽權任使而魯政日闇矣，有人而不善用，與無人同，何以能國？ 滕、薛大夫，國小而政簡，且坐躓焉，況魯大夫乎？

衛靈公無道，用仲叔圉、祝鮀、王孫賈，各當其才則不喪。 魯不能用一公綽，然則魯之不競也甚於衛矣。

房琯以將敗；黄霸以丞相損功名； 王安石爲翰林學士有餘，處輔弼不足，卒以敗宋。

子路問成人。 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曰：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 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

世不乏材質之美者，苟不學，未聞道也。 道即當人之體是已。 禮之爲言節也，樂之爲言和也。 性之德也，合外内之道也，不離氣質而實不倚於氣質。 禮樂合德而氣質融，若即此文彼。 然則學以盡性之謂也，成人者盡性踐形、參天地而成位乎中是也。 兼長，非聖門之學也。 如必欲合四者而後文之，則顔子之沈潛先讓卞莊矣，曾子之魯先讓冉求矣，焉得聞道哉？ 子路有兼人之質而失之不學，故夫子曰「人道不必兼成也，求其所以自成而已」。 若武仲諸人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 蓋知、廉、勇、藝皆生質之美，而偏以才技不化而爲德性之累，故必要於禮樂之文而後爲成也。 僅若武仲之知，非知也；公綽之廉，非仁也；卞莊之勇，非勇也；

冉求之藝，非道也，烏乎成？今之成人者，苟其忠信之德足以辨義利、決死生、貞久暫，則大本立，亦庶無忝於人道矣，而非吾之所爲成人也。彼其於禮樂之道未有聞也，由亦要其至者而已。子曰「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」，此兩者成人之別也。《詩》云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僩兮，赫兮喧兮。」文之以禮樂，當如是也。

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，曰：「信乎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」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子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

道不遠人。公叔文子能由之，公明賈能道之，可見百姓日用而不知，乃是精義妙道，特行不著、習不察耳。故曰：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。」時然後言，樂然後笑，義然後取，此亦斯民日用之理，而及其至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，故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審疑之也。在文子固然而不自知其所以然，夫子就昏昏恁地中一提一醒，使人反身而自得之也。

凡人何嘗不時然後言、樂然後笑、義然後取？但有至不至耳。學者但察識，擴而充之始得。

子曰：「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

子曰：「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」

五伯莫盛於桓、文，皆假之也。而就事而論，正譎辨焉。桓、文之事在征伐會盟。會盟之大者，於齊則盟於首止，定太子以

安王室；於晉則盟於踐土，❶挾天子以令諸侯：並假尊王之義而正譎分。征伐之大者，於齊則伐楚，責包茅之不貢；於晉則伐衛以致楚，而陰謀以取勝：並假攘夷之義而正譎分。故夫子大闡其微云。

五伯事業如無源之水，一發驟涸。獨秦穆一誓自根底流出，其規模當有天下。

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，曰未仁乎？」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！如其仁！」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」

子路責管仲不死，自是君子守身常法。如子貢便看得寬了。子路只斷斷責他不死，不落第二見，即死孔悝之兆也。仲從子糾出奔，未定君臣之分，於此一死，是匹夫而殉義者，雖不可謂至忠，亦成就一是矣。但春秋時，終不可以無管仲一人。仲固素有挾持，必欲以功名顯於天下，故隱忍不死，卒行其志耳。當其與鮑叔奉公子而出奔也，三人固已逆知襄公之必亂而各居奇貨，待時而發，以匡内難，亦臣子同心許國之至誼也。小白先入，則仲固相桓；子糾先入，則叔亦相糾。管、鮑素相知，才識相似，故兩分所事，惟召忽最正，可爲仲副。方發亂，三人奉兩公子，如拯溺救焚，利於先入。先入定禍亂，則當有齊國矣，不必問孰爲兄、孰爲弟。桓公、子糾勢不相容，而鮑叔三人可相爲用。召忽一死，可盡周

❶「土」，原誤作「上」，今據四庫本改。

旋之義，可無憾於子糾矣，仲何爲而復死哉？請囚而入，心在桓公，猶其在子糾也。鮑叔言於桓公以爲相，二人匡齊之志始盡。孔子曰：「殷有三仁焉。」三人微似之。但三人皆非見得道理合當如此，不免有詭遇獲禽之意。區區召忽，又不過匹夫之諒。總之管仲之事，略其心而取其功可也。夫子生於衰周，目擊僭王猾夏之禍，而身不能用，一腔熱血無處可灑，不覺追念管仲之功，至以爲到今受賜，蓋傷今之無仲也，自是痛癢相關。子路、子貢只從一身起見，故云。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曰：「可以爲文矣。」

按：《謚法》：經天緯地曰文，勤學好問曰文。舍是無考。文子薦賢一事，直是虚心無我，有古大臣之概，非不學無術者比矣。「可以爲文」者，深嘉之也。臧文仲文矣，而展禽媿易名矣。推賢讓能，千載盛事，非虚心克己、以身殉國者不能也。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，康子曰：「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」孔子曰：「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，奚其喪？」

賓客主鄰國之聘問者，宗廟以治内，軍旅以治外，文事武備皆得其人，國奚喪之有？主德雖昏而猶明於任人，得計安國家之要者，國之不亡非幸也。愚觀後世若齊文宣帝，荒淫狂悖甚於桀、紂，然能知楊愔之賢，委以國事，卒保首領。宋南渡諸君頗無失德，只任奸臣柄國以亡。故曰：二老歸而周熾，三仁去而殷墟，子胥死而吴亡，種、蠡存而越霸。

子曰：「其言之不怍，則爲之也難。」

其言不怍，精神一併外洩，安能有爲？士

君子躬行實難，惟凝聚之極，方有全力，可以勝天下之重而不靡，可以至天下之遠而不仆，只其言之不怍，定可以卜其難爲矣，奚必計及言之不可復哉？ 故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。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言之不怍，無所恥也。

遜國時，金川失守，楊士奇、胡儼、解縉、金幼孜、黄淮、周是修會於吴溥邸中，約同死節。諸臣皆慷慨激發，獨是修無言泣下。已而溥問其子與弼，曰：「諸叔何如？」與弼時方七歲，對曰：「獨周叔死耳。」

羞惡之心，正在此處用。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公曰：「告夫三子。」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！」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

請討陳恒，自是宇宙大義，非專爲三家發。當時周政不綱，失禮樂征伐之柄，孔子舉而歸之魯，亦《春秋》意也。公曰「告夫三子」而三子不可，則魯爲齊續矣，故曰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」。夫子既私言之以自傷其志，而又誦言之三家，以寒亂臣賊子之膽，則所以扶天理、植人心而挽回春秋世道而不墮者，意獨至矣。

愚按：使夫子之言得行，則將義足以克齊，取罪人而歸法於天王，天王一舉而號令諸侯。由是天子得以收諸侯之權，諸侯得以收大夫之權，大夫得以收陪臣之權，政教號令復出於一，而文、武之道復興於世矣。當是時，周僅得中主，上命魯爲方伯，用孔子以周、召之任，必將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以致主於堯舜，所爲三年之成、必

世之仁，直於吾夫子親見之矣。惜乎，哀公之不足有爲也！

問：「《左傳》：告哀公曰：『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』公曰：『齊强魯弱久矣，子言伐之何也？』孔子曰：『民之與者半，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』而程子以爲非孔子之言。如此，則以力不以義矣。然否？」曰：謂聖人此舉以義不以力則可，謂義必廢力則不可。聖人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，非徒虛張名義而不切當日之情事者，况以破强弱之惑乎？斯實語也。

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

勿欺者，本吾學之不欺者而持以事君，則仕不欺君是也。忠也而犯之，所以致吾忠也。前章曰「忠焉，能勿誨乎」，犯而欺焉有矣，未能忠而勿誨者也，故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饒雙峰曰：「今人自家好色、好貨，却諫其君勿好色、好貨，皆是欺君。」愚謂：理固微然，若因自己好色、好貨，便坐視君之好色貨而不諫，豈人臣之誼哉！孟子曰：「畜君何尤？畜君者，好君也。」苟其由衷之性，❶則雖不能正己正物，亦卓然社稷臣矣。但夫子告子路，必要其至者。

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」

君子就其上而達焉，則天理是也；小人就其下而達焉，則人欲是也。上下之分，只在一念之微，而達之機自不能已。此君子小人之品所以分也。

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

古今之學一也，而學之用情則異。爲己者，學以成己也。學之道本如是也。若不

❶「性」，原誤作「信」，今據四庫本、嘉慶本改。

求在己，而或以利，或以名，但從毀譽得喪起念，是爲人也，學斯僞矣。爲己、爲人之微，判古今學術之辨，其成就不啻天壤，學者慎之。

格此一關，則後儒逗漏儘多，凡事不甚狼狽便過去。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「夫子何爲？」對曰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使者出。子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

欲寡過未能，此聖學真血脈，日進無疆之道，庶幾在於此。子曰「不善不能改」，又曰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」是也。伯玉之賢，夫子相許有素，至此更從使者發其一生精神，有獨契其好學之心者。故及其既出，而贊歎如此。其開示學者之心亦至矣。

近世如鄧文潔公晚年學問有得，其兄問之，曰：「弟近日只查己過。」病革，謂子弟曰：「萬事萬念皆善都不算，只一事一念不善便算。」

問：「欲寡過，如何未能？」曰：聖賢看得自己通身都是病，直是千瘡百孔，須實實用功方得。我輩幾時得到與天爲一處？雖然，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

誰肯認自家不是處？即駕言改過，亦援引聖不自聖之意，作一段好話柄耳。勘至此，直發一笑。

曾子曰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

「心之官則思」，此人心無息之體也。人心無不思，而妙於無思，思得其職也，故謂之「思不出其位」。位者，人心之本體，天理是也。君子心有常運，隨其日用動靜，莫非天理之本，然欲指其纖毫滲溢而不可得也。此即《艮卦・象辭》之意，聖門思誠之

學固所雅言。故曾子發明簡要之旨以示訓，非必得之《易・象》也。按：《易・象》曰：「兼山，艮。君子以思不出其位。」體艮止之義有如此者。而卦辭曰：「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見其人。」蓋言止也。

思不出位，宇宙皆吾分內。

問：「人有出位之思否？」曰：孟子曰：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」出位，非思也，念也。炯然有覺者，思之體；倏然無根者，念之動。

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君子思不出其位也。

程子曰：「心要在腔子裏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

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，則行可過也，言不可過也。言過其行，可恥孰甚焉！此君子所以不言而躬行也。

不必說十分話，只做九分爲過，只占先一步，正是過處。

子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子貢曰：「夫子自道也。」

君子道者三，即君子所以成德也。成德之要，曰仁、知、勇。而君子之道管於此矣。不憂之仁，仁之至也；不惑之知，知之至也；不懼之勇，勇之至也。於不憂、不惑、不懼中，見君子之心粹然天理，渣滓盡化，非上達天德者不足以語此，故夫子歉然曰「我無能焉」。蓋實體諸己而其心容有不敢自信者，非特謙辭也，此學而不厭之心也。而子貢曰「夫子自道也」，言仁、知、勇之道正非夫子不能全，此言乃所以自道其實也。猥云「無能」，聖不自聖云爾。若子

貢亦智，足以知聖人矣。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

方人，非聖人之所暇也，烏得爲賢？正欲其反觀自鏡，深自引媿，以爲進德之地云爾。故曰「夫我則不暇」。仍就方人之見而提醒之，深於教矣。

子貢方人，須從師弟分上一勘，賢不賢始得。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

聖人每從人不知處割俗學之肺腸，使之反而從事於爲己，非以所能邀知遇也。聖人雅言之，其旨切矣。

子曰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！」

逆、億，非覺也。故不逆億而先覺者爲賢。先覺者，卓立於物情之表而隨感隨炤也。聖賢心體至誠，未嘗以詐與不信待人，但物來坐炤，自無遁情耳。

問：「不逆億矣，容有不先覺者否？」曰：先覺非用察識之謂，只良知不蔽而已。如子產受欺於校人，舜受欺於象，正不失爲先覺者。

如覺人詐，覺人不信，正是逆億處。先覺者，有覺而不用者也。

周子曰：「明不至則疑生，以疑爲明，何啻千里？」此逆億之謂也。

微生畝謂孔子曰：「丘何爲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爲佞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」

既不敢爲佞，又病固，必也聖乎！清任和，其猶病諸。

枉道求合，君子恥之。此在賢者有所不爲，而況聖人乎？惟聖人體道甚至，時行

則行，時止則止，未嘗有一定之權，何固之有？固者，我見也。聖人無我，何固之有？

樂行憂違，確乎其不可拔，非固乎？曰：從一身起念則遯世爲貞，從天下起念則周流非佞，並行而不悖也。

子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」

或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」，自是稱物平施，天理人情之至。直則忘怨不較，不枉法以伸情，亦不匿情以市德。德則無德不報，於天理之中伸人情之至。兩者皆物來順應之常，而不萌一毫私意於其間，所以爲聖人之道也。

推此意便須知明處當，萬物各得其所。

或曰「以德報怨」，亦謂小怨之可捐者，非父兄之讎之謂。然不直亦甚矣，故聖人因之以告或人，而至理亦不外是。

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。知我者其天乎！」

聖人未嘗有求知之心。莫知之歎，正自言平生所學無可見知耳。此子貢所以有何爲之問也。謂夫子之道必有可知者在乎，不知聖心原不從知不知起念。上下天人，坦然順應之而不拂，何怨尤之有？不怨不尤，此心正有用在。聖人一生精神合併不厭之學，學而云下者，遂生安而起功於困勉，諱性天而擇術於射御，執心彌下而造道彌真，自能尋向上去，日就月將，即所學達之矣。此其闇然爲己之學，真有不媿屋漏而上通於帝命者。「知我者其天乎」，非意之也。即心即天，即獨知即天知，以

見人之終不我知也，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。莫知而後見聖人之心真，則世人之急急於邀知者，吾不知其於知何如之病也。聖人亦樂乎人之我知也哉？

老子曰「知希我貴」，則有逃知之心矣。聖人真是無可知處，知我惟天，道其實也。

聖人將上一乘工夫讓人做，只做中人以下學問，故曰「下學」。如「發憤忘食」，直是鈍根如此，其進自不能已，所謂「上達」也。達者，足此通彼之謂，自卑而高，積小而大也。聖學不喜道頓，下學之學，正學不得道頓，隨學隨達，機非二致，而自下而上，功由積累，至於達天知化，則有莫知其所以然者，非纔學便達天德也。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」，一時之學達也；志學而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，終身之學達也。

學人事而達天理，訓上下亦通，但未見聖學喫緊精神，如子臣弟友間是學，未能處是下學。聖人言未能何有，不一而足，爲是艱苦刻厲，恁地埋頭去。

學只是遏人欲，存天理。

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曰：「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子曰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」

命，我之命也。命自我立，興廢之機，我制之矣。「公伯寮其如命何」，言非寮之力所與也。君子惟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廢、行而曰「將」，聖人不以一成之見膠未定之天，亦不以因應之心晦前定之理，有如此者。

子曰：「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」

子曰：「作者七人矣。」

賢者辟世：處亂世而長往，鴻飛冥冥。此其最高云。其次則辟地：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，猶然跼蹐於世網之中。其次辟色，機斯著矣。其次則辟言，機斯晚矣。論潔身之義，則三者遞而上之，不若辟世之爲高。而君子所遇不同，容或有待時而後決者，以言乎潔身之義則一也。而下章復繼之曰「作者七人矣」，以見天地閉、賢人隱，深足爲世道之痛也。「七人」無所指。當時若沮、溺、丈人、晨門、荷蕢、太師摯諸人之流，皆從事於辟世云云者，視聖人無可無不可，若失之固，而潔身辟亂以待天下之清，亦不詭出處之正者。其清風高節、明哲保身之誼，千載而下不可多得。夫子曰「作者七人矣」，推尊之意亦獨至矣。春秋自逸民諸人外，其藏名遠舉，若丈人、長沮、桀溺、楚狂、晨門、荷蕢、微生畝得七人焉。

或問：「辟世則果矣，辟地、辟色、辟言，猶近聖人栖栖否？」曰：論隱之義，畢竟以早見遠舉爲高，《易》所一有「以」字。譏「尾遯」一作「遯尾」。也。今但見聖人周流轍環，便忘却「無道則隱」一段公案，出處之道幾不明於後世矣。

章文懿公曰：「康齋出處第一著，白沙第二著，一峰第三著。如我輩，又是第四、五著了。」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「奚自？」子路曰：「自孔氏。」曰：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？」

知其不可，旁觀者自明。聖人身寄世道，若當局而迷者，直是不忍分明。一如子視父母病，雖不可救，無不下藥之理，雖既死而猶望復焉。聖人直看得世道尚有可爲

而爲之，非漫爲是無益之行也。其如終不可爲何哉？晨門本譏聖人不知時而故以爲知之者，正欲醒之也，可爲婉而諷矣。

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」既而曰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子曰：「果哉！末之難矣。」

「有心」之言，真知夫子之心事矣。既而曰「鄙哉，硜硜乎」，言此心固而不化也。既已「莫己知」矣，亦可以已矣。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」，與時卷舒，不亦善乎？荷蕢方自視甚圓，而不知聖人視荷蕢甚果也，故曰「果哉」，斷壞他忘世之見，正爲硜硜解嘲也。淺深制宜，他看恰好在只了得自己出處一節猶其難，聖人直爲其難耳。聖人之難，以世爲一身而拯溺亨屯者是。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」，自是聖人家法，但荷蕢看得固，聖人看得圓。此聖賢之別也。

子張曰：「《書》云『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』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何必高宗？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。」

父母之喪，達乎天子。上古聖人以孝治天下也。天子有天下之責，故制爲冢宰聽政之禮，使孝子之情伸於上而天下晏然。觀古人皆然，則此禮爲萬世不易之經矣。後世喪禮隳壞，襄公以墨縗臨戎，則在天子可知。故聖人垂訓，以示天下萬世云。

子曰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民之難使也久矣：威劫之而愈叛，法籠之而愈畏，心存則百體自順，心放則百體皆乖。君子之於民也，亦猶是也。「上好禮」，宅心於齋莊中正之體，而出身加民無非是物，故可以攝天下之精神而通爲一體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故「民易使

也」，蓋言順也。

「上好禮」，只是毋不敬。敬則有以消天下狡慢之情而歸於順，故「易使」。禮主於教，而默寓於刑政之中者也。

「上好禮」，能以禮讓爲國是也。以禮導民，則民皆式於規矩而作其忠敬之心，故「易使」。亦莫敢不敬之意。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！」

言君子，便從參天地、贊化育，然其道則求諸己者。己非人與百姓對待之己。「修己」亦不爲安人、安百姓起念，只求得一己而已。傳曰：「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」敬者，聖學終始之要，修己之心法也。敬修之道，在肅然收斂此心而主於一，不顯亦臨，無斁亦保，湛然無復非幾之擾，至於反身而誠，則己得其己矣。己得其己，則静虛動直，天地萬物咸歸在宥，無所以及人而人自安，即以修之者安之也，故曰「修己以安人」。無所以及百姓而百姓自安，即以修之者盡安之也，故曰「修己以安百姓」。安人、安百姓，在修己中實有是事，非意之也。語君子至此，則存神過化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雖堯舜猶病之矣。堯舜之學，只是一敬。然修無止法，修而安無限量，堯舜亦畢生做不了。❶學者但當敬修而無失可也。

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；上帝臨汝，無貳爾心」，是敬修正當處。

修己以敬，正是尊德性而道問學。

❶「亦畢生」，四庫本作「不必」。

程子曰：「敬勝百邪。」

古來無偷惰放逸的學問，故下一「敬」字，攝入諸義。就中大題目，只是「克己復禮」、「忠恕」、「一貫」、「擇善固執」、「慎獨」、「求放心」便是。後儒將「敬」死看，轉入注脚去，便是矜持把捉，反爲道病。拈出「敬」字，良多苦心。如曰「敬只是心中無一事也」，又曰「惟忘敬而後無不敬」，不免番案立説，使後人藉口。而謂「打破敬字，方能入道」，幾於小人之無忌憚，而聖學晦矣！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「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爲賊！」以杖叩其脛。

原壤夷俟，示放達也。平生情狀盡露於此，故夫子歷舉其生平而痛斥之，以聲名教之辟。以杖叩其脛，若使之因而知改。然則猶有故人之誼乎？使老而知改，不屑之教誨焉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所惡於原壤者，爲其賊道也。春秋去先王之世未遠，始生老氏，爲惑世誣民之祖。當時一種好異之民起而應之，如原壤者不少。觀其行徑，大是詭怪不常，可喜可愕，至易至簡。由是天下學士靡然從風，轉相祖述，愈流愈遠，一變而爲楊、墨，再變而爲申、韓，三變而爲蘇、張，終變而爲佛氏之學，以還其初旨。嗣後士大夫往往以佛氏之説文老氏之奸，精者竊道德之唾餘以學佛，粗者拾翕張之機鋒以學禪，而楊、墨、申、韓、蘇、張之意時時出没其間。終宇宙世界，學道人只是此局。

闕黨童子將命，或問之曰：「益者與？」子曰：「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聖人無能益童子，但有損之而已。童子少

而不學，恃其聰明才智，儼然以成人自命而無求益之心，惟取必於速成而已。古人八歲而入小學，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、樂、書、數、射、御之文。十五而入大學，則教以大學之道、修己治人之方。至七年而小成，九年而大成，如彼其漸也，速成何爲哉？故聖人以將命裁之，欲使之挹損於禮法之場以消躐等之見也。使童子由於此而果知所以益，則雖一日而千里可矣。

論語學案四

衛靈公第十五

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。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明日遂行。

問：「衛靈問陳，一語不合，明日遂行。無傷於悻悻乎？」曰：道不行矣，不去何爲？聖人處此，直脱然無絲毫計較。纔計較，便不成行矣。所謂進禮退義蓋如此，若有激而行便不是。

聖人仕止久速莫作死格局看，如謂此必當速，彼必當久，便是可不可之見。

聖人不但言軍旅之未學，而先動之以俎豆之禮，有許多委曲在。

在陳絶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子路愠見，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

子路嘗誦「不忮不求」之言，可謂能自信矣。至此又信不過，看窮是分外事一般，分明被感遇動了。平生得力當在何處？乃知其未聞道也。故下章有「知德」之歎。

子曰：「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」此固窮之謂也。

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惟聖者能之。信矣夫！

君子處窮，若固有之，素位而行也；小人窮斯濫矣，願乎外也。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予一以貫之。」

子曰：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。」此「多學而識之」之謂也。識者隨所學而本諸心，使弗忘也。由多而識，就事物討歸宿也。聖人之學固是如此。但所學雖多，只是一理。多學而識，只是一以貫之，非舍多學而識之外，別有一貫也。「然。非與？」正疑得恰好。道是多，又有超於多者，故云只喝箇「一」不出來，非也。言我之多學莫作「多」看了，只是一貫耳。一者，學之歸也；貫者，學之融會自得之機也。一無體，即多而在；貫無迹，即識而融。聖人之學自日用動静所及，隨處理會，只是一理。認得是一，方爲我有。

「一貫」之説本無二致，但此章直指學脈，前章直指道體。道亦學，學即道也。後儒之學多教人理會箇「一」，便未必多學。聖門不如此。以子貢之穎悟，猶不輕示，必俟其學有得，方道破。若先道破，便無持循處，不若且從「多學而識」自尋來路，久之，須有水窮山盡時，所見無非一者。是一乃從多處來，故曰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。聖門授受如印板，顔、曾、賜皆一樣。

子曰：「由！知德者鮮矣。」

德性人所固有，但行不著，習不察，鮮能知之。知德者深造自得，全體洞然，有不究其閫奥不已者，雖力行如由猶或病之，況其他乎？夫子呼由而深歎其鮮能也。他日又曰：「由！誨女知之乎！」自知自證，何難之有？

知德者，知性中之德也。知其性，則知

天矣。

朱注此章疑爲愠見發也，知不知正在此處證。揚子雲曰：「非徒知之，實允蹈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子曰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！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

君道以「無爲」爲至，古帝王之所同也。獨稱舜者，舜躬聖人之德而紹堯致治，凡敬天授時、封山濬川、命德討罪，既代終於攝政二十八載之日，而及其格於文祖，首闢四門，以來天下之賢。乃命禹爲司空平水土，命后稷播時百穀，命契司徒敷五教，命皋陶作士聽五刑，命垂共工若予工，命益虞掌山澤，命伯夷秩宗典三禮，命夔典樂教胄子，命龍納言出納惟允。九官奮庸熙帝之載，而天下大治。舜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，若泯其有爲之迹，故曰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！」夫天下本無爲也，舜亦何爲哉？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，更無所爲也。敬德之至，穆然如天，運於上而四時行、百物生，自莫知其所以然者。此無爲之象也，其斯以爲君道之極乎！

自古清淨無爲獨稱黃帝，時當然也。老子之教本於黃帝，其言曰：「我無爲而民自化。」至欲絕聖棄智，復結繩而用之，則非無爲之旨矣。君道無爲而無不爲，無爲者敬而已。敬則知要，知要則事理。堯舜兢兢業業，而唯不得舜、禹、皋陶爲己憂，急先務也。治至於唐、虞無不爲矣。而誦一作「頌」。「無爲」者，乃不歸黃帝而歸之舜，固知老氏之教不可以治天下也，故晉以黃老亡。故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太簡乎！」「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，言君道盡於此也。

舍恭己外，絶無聲色可窺，故曰「夫何爲哉」，語意呼應，倒喝法也。

子張問行。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行乎哉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夫然後行。」子張書諸紳。

此心此理，隨處發見，於言爲忠信，於行爲篤敬，一而已矣。故在輿猶是，立亦猶是。忠信篤敬所以行也，「立則見其參於前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」者，所以密其忠信之功也。「夫然後行」，苟不如是則不誠，未有能動者。故曰：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。」學者體認通塞之機，一絲未徹，自難假合。乃謂誠不能動物，是誣性也。參前、倚衡，反身而誠也，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，其此之謂乎？

立則見，在輿則見，是實有所見。我輩只恁地昏昏，雖食有不知味者。漆雕開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所見合當如此。

子張才高意廣，看學問事但等閒做過，只隔立與在輿一關，頓令爽然自失。書紳一舉，乃做上大人生活，從此一日千里者。

子曰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則仕，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。」

「直哉史魚」，臣品之正也。「君子哉蘧伯玉」，道學之純也。有道無道，只是一節，更無夾雜轉移處，故謂之「直」。可仕可止，只是一理，更無係累鶻突處，故謂之「君子」。都從他心體表出來。學者學伯玉之學而行史魚之志，其可矣。

如史魚者何處得來？只尸諫一事，凜然日月争光。

看來無道則止，只爲仕無益於國，無濟於

君，如史魚死而忠感其君，何必卷懷乎？

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

學者纔默便失人，纔語便失言，一無恰好處，只是此心物蔽。在知者虛而能覺，自能知語知默，物來順應，當境精明，何失之有？洪鐘之善鳴也，以其虛乎！

能盡語默之道，則能盡出處之道；能盡出處之道，則能盡死生之道。

子曰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

一邊是求生以害仁，一邊是殺身以成仁，幾人看得清楚，就下一割？惟有志之士必遂其志，成德之人必成其仁，志一決而莫違，心已安而無累。君子之於仁，直以身殉之而已。

志於仁之爲志，成其志則仁矣。然古今仗節死義之士，其品亦有不同者，及其至則一也。

只爲死得恰好，故謂之仁。

好仁者無以尚之，其殺身成仁之謂乎？

方遜志先生臨難，曉門人廖鏞曰：「汝讀書幾年，尚不識箇『是』字。」

子貢問爲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

聖人論仁，只是直求本心；論爲仁，只是親師取友是喫緊工夫。即居是邦也，何地無仁賢而失之所貴乎？我有善下之心，惟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，則孫志時敏，遷善改過之益在其中矣。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「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《韶》舞。放鄭聲，遠佞人。

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

王者繼天立極，財成天地之道，輔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民，莫大乎時。昔堯命羲、和：「欽若昊天！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歲三百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。允釐百工，庶績咸熙。」其定時之法：首命羲氏正仲春，次命羲仲正仲夏，次命和氏正仲秋，次命和仲正仲冬。舉仲以概孟季，而正四時之中，則建寅之法肇於是矣。自夏受唐、虞之禪，其法因之不改。其四時之書有《夏小正》，視唐、虞益加密焉。若日星昏旦之次，分至啓閉之期，雷風冰雪雨暘水旱之節，百穀草木稊秀之候，羽毛鱗贏蠕動蟄興陟降離隕鳴呴之應，以及王者因時行政、慶賞刑威之準，三農以時穫植耕斂作息之宜，靡不畢及。此夏時之善而萬世帝王憲天出治之道無踰此矣。此聖人行夏時之意也。殷、周以征誅得天下，其敬時授事固未嘗有外夏正之遺，而建統改歲則遞而更之，取以新天下之耳目也。殷以冬十二月爲歲首，則建丑之月也。《伊訓》曰：「惟元祀。十有二月乙丑，伊尹祠於先王，奉嗣王祇見厥祖。」❶是也。周以冬十一月爲歲首，則建子月也。《泰誓》曰：「惟十一月壬午，春，大會於孟津。」《武成》曰：「惟一月壬辰旁死魄。」蓋十三年春正月二日也。班固《律曆傳》曰：「初發師，以殷十一月戊子，日在析木箕七度。是夕也，月在房五度。房爲天駟。後三日爲周正月辛卯朔，合辰在斗前一度。明日壬辰，晨星始見。至戊午，渡師於孟津。二月四日癸亥，至牧野，

❶ 「嗣」，原誤作「辟」，今據四庫本及《尚書》通行本改。

夜陳，甲子昧爽而合。」按：析木爲建亥之月，於夏爲十月，殷爲十一月，周爲十二月。殷人建丑，故殷十一月正周之十二月，故越三日而爲周正月，則周以冬爲春矣。所云「十三年春」，果何爲邪？則出於後儒牽合以明周正建子之證也。而蔡沈注以爲建寅之月，則殷、周之時序固不能改乎夏矣。故箕子敘疇，四五紀：一曰歲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，四曰星辰，五曰曆數；又八庶徵：曰歲、月、日、時無易。曾以箕子之明，武王之聖，曾不能訪羲和萬古不易之序，而謬以冬爲春、春爲夏？審如是也，政教號令又安所出乎？至秦，事不師古，但取更新厭勝之意，而以孟冬爲歲首。按《史記》：始皇推五德終始之傳，以爲周得火德，秦代周德，從所不勝。方今水德之始，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。然則秦固以冬十月爲歲首，而非以冬十月爲春正月也。知秦則知殷、周二代矣。董仲舒曰：「《春秋》受命，改正朔，易服色。」而胡文定公曰：「《春秋》以夏時冠月謂周之冬正月，而聖人改之爲春王正月也。」若是則春夏秋冬之序在周不易而聖人乃易之，是以行夏時而先紊天道矣。而其發明「春王正月」之義，則曰：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春者天之所爲，正者王之所爲也。」其意曰：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正其所爲，正王道之端，其大者在任德不任刑云爾。聖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，而反以冬爲春，失任德之意，則又何取於《春秋》之名哉？然則「春王正月」之序，即魯史之舊，即「武王革命，惟十有三年春」以來之序也。知武王之時不必冬而春，則《春秋》之時可知矣。然而《春秋》所書時令，往往有不合者，則其義何居？

王者憲天出治，莫大於時。時者，天道。君道即天道也。治之而争奪息，道之而生養遂，教之而倫理明，皆時之所爲也。上古聖人之治，天下一時也，而法莫備於夏，且載在《夏小正》一書。其「欽若昊天，敬授人時」之道，一本堯舜之遺而潤色之，要於盡利焉。萬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是矣。故夫子嘗曰「吾得夏時焉」，而至此首以告顔子也。區區改正朔，其餘事也。若夫世道循環之運，人心風俗升降之機，不過文質二者。聖人通其變，使民不倦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。乘殷之輅，所以崇質也；服周之冕，所以右文也。文勝則返之以質，質勝則輔之以文，斟酌二代而趨於一中，並行不悖，所以推而準、動而化也。由是治定功成而樂作焉，尤所以㘤宇宙之元氣而歸於必世之仁也，舍《韶》舞又奚則哉？協和風動，萬古一時也。鳳凰來儀，百獸率舞，和之至也。樂法《韶》舞，而宛然臻斯世於唐、虞之域矣。至於蠹政之大者，莫如鄭聲與佞人：鄭聲淫，淫人心也；佞人殆，覆人國也。放之！遠之！二端之害似是而非，其中人主之惑甚於神叢狐孽，非人主端本澄源、修身建極、徹日月之明而迅雷霆之斷，鮮有不中其禍者也。夫治亂之機危矣哉！以二帝三王之法治之而不足，以鄭聲佞人喪之而有餘。自古帝王未議經綸，先圖儆戒，有以也。聖人用世之道，首法天時以爲覆冒群生之本，❶而又禮準其中，樂奏其和，無非本之天道。至於法外之防，則所爲「敕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」也。君道一天道也，嗚呼

❶「覆冒」，嘉慶本、四庫本作「歲月」。

大哉！達則規四代之禮樂，帝王遜其事功；窮則修六籍之儒宗，帝王遜其道術。故曰：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。」四代禮樂不是勦一作「沿」。襲，聖人只明得學問事，自於上天下地、往古來今都包孕在這裏。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也。或問：所學何事？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更論恁古和今！

子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

遠慮者，遠大之慮，非行險以僥倖，徒偷旦夕之安者。如是則慮慎以動，動罔不臧，小而尤悔之乘，大而禍敗之迫，庶幾其免矣。人無遠慮，其如近憂何？《詩》云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！」可爲遠慮。燕雀處堂，噬臍何及也。噫！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此必有爲而重言之也。如好好色，可爲誠矣，無以尚之之謂也。故又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。」

子曰：「臧文仲其竊位者與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」

人臣之不忠於君父也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？其未得之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者，盜也。《易》曰：「晉如鼫鼠，貞厲。」據非其有而唯恐失之，非竊位而何？竊位之情形無窮，而獨於蔽賢一節窺其大者。秉軸君子，念之也哉！

子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」

君子盡其在我而已矣。人有不及，可以情恕，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，何過督之有？此君子所以一體天下而無怨也與？《中

庸》曰：「正己而不求於人，則無怨。」然則怨不生於人而生於我乎！

子曰：「不曰『如之何，如之何』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「如之何，如之何」，非懸想也。自修自證，自叩自靈，輾轉尋求，必怳然而後即安，所謂深造自得者也，進德修業皆是也。此非可取貸於他人之力也明矣。「不曰『如之何，如之何』」，雖人將如之何哉？程子曰：「他人食飽，子無餒乎？」使人可如之何也，則不屬我之事矣。即欲倩人索如何，仍是騎驢覓驢。如何如何，只索自家尋取。語曰：「鹵莽焉而耕，亦鹵莽焉而穫；滅裂焉而耘，亦滅裂焉而穫。」

子曰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

言不及義，將一切倫常日用都束之高閣，却只習一等行險僥倖之事，自謂得計，習慣自然，世教人心俱受其病，有莫究其終者。曰「難矣哉」，不言得失利害，而祇絶其出於人道之外也。

群居講學，出禪入佛，慣用棒喝，正是聖人攢眉事。

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」

君子之道不可見，而義其質也。義也者宜也，宜於理之謂義，日用動静皆是也，所爲義也。義以爲質，道體立矣。而禮則所以行之也，中之至也；孫則所以出之也，和之至也；信則尤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，誠之至也。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，故曰：「君子哉！」

就君子上見出義、禮、孫、信，故曰：「君子哉！」

子曰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。」

君子不病人不知己，既反求於所能矣。至於没世無稱，平生碌碌，直與草木同腐耳。君子一念及此，而早夜皇皇，圖所爲「三不朽」者，其容已乎？然則君子之學，既杜生前之名心，而又激死後之名心，非得已也，總欲了吾分内事而已。

「名」之一字，正須放在没世後覷破。此方是亭亭丈夫。

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

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同一學也而所學不同，其辨在隱微之際。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」，則顯而易見者也。求諸己者，求則得之；求諸人者，心勞日拙矣。

子曰：「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黨。」

矜者斬斬自持，不争則非絶物矣。群者油油與人，不黨則非狥物矣。此君子持世之準也。矜而争，其失小；群而黨，其失大。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

求終身之行於一言，可爲善學矣。「其恕乎」，言舉斯心推諸彼而已矣。心體與天下相關。仁者，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是也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恕之端也，仁之方也。學者苟隨所在而擴充之，則全體大用無不由此出矣，非終身可行之道哉！

「恕」之一言，終身可行，即忠恕一貫之旨。如心爲恕，心合是這樣，還他這樣。如心之愛以爲仁，固恕也；如心之宜以爲義，

如心之別以爲禮，如心之知以爲智，亦恕也。此易簡之道也。

實有是恕，即是忠。

子曰：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

世衰道微，人心不直，無復三代之遺久矣。而聖人猶不忍以叔季之道待其民，而曰「斯民也，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」之民也，則聖人挽回氣化之情深矣。無毀無譽，所以爲直也。道在人心，萬古如一日也。道則猶是道，故民亦猶是民。聖人不過先得斯民之所同然耳。因斯民之道以覺斯民，而已無所與焉。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。

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有馬者借人乘之。今亡矣夫！」

子嘗曰「文勝質則史」，春秋文勝之習於一史得其概矣。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」，則我生之初，猶未泯先進之遺也，而今不然矣。「有馬者借人乘之」，庶幾大道爲公之一端也，而今又不然矣。文勝則質亡，故人皆習於偷而不勝其自私自利之見，其不流爲禽獸者幾希。此風一倡，至於戰國。蘇季子曰：「貧窮則父母不子，富貴則親戚畏懼。」賈誼曰：「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，家貧子壯則出贅。借父耰鉏，慮有德色；母取箕帚，立而誶語。」則文勝必至之勢也。然則周道其敝於文乎？

春秋良史莫如左氏，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，何辨而多鑿也？范甯曰：「左氏豔而富，其失也誣。」韓愈曰：「左氏浮誇。」夫子歎「闕文」，殆謂是與？此《春秋》所以作也。

或云「有馬者借人乘之」，正是史闕文也。

張子曰：「史闕文，祝史闕文也。」

子曰：「巧言亂德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」

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「巧言」者，工於言者也，彌近理而大亂真，喪德而似德，故亂乎德。「小不忍」者，顧小則失大。大謀莫決，能無亂乎？溺於小小利害，首尾莫能一割，若煦煦姑息者然，是小有所不忍則遠大之圖能無茫然亂乎？《易》曰：「利武人之貞，志治也。」亂則不治，言無斷也。巧言似德而亂德，小不忍似謀而亂謀，進德居業者知之！

小不忍，如婦人之仁，謂小之乎不忍也。若匹夫之勇，是小不忍也。一語不可兩解，兩意不能相兼。且匹夫之勇，無謀者也，曷云「亂謀」？《書》曰：「必有忍乃克有濟。」從含忍之忍，自與不忍語意不類。

子曰：「衆惡之，必察焉；衆好之，必察焉。」

衆好惡，不可不察，固也。曰必察之者，見聖人之好惡未嘗求異於衆人，而第欲自證於吾心。以吾心之好惡，衡衆人之好惡，而好惡乃定，即從衆可也，違衆亦可也，要於其當而已矣。故唯聖人能致好致惡，亦唯聖人能以衆好衆惡。

問：「衆人好惡，何故與聖人不同？」曰：衆人之情，或泛而不察，或私而不公，則好惡亦僅得其概而已，不察故也。使能察焉，則善惡之情雖有遁焉者寡矣。雖然，非至虛不能察。

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❶

《中庸》曰：「率性之謂道。」離人則道之名不立，故曰「大哉聖人之道」，又曰「待其人

❶「人」，原誤作「仁」，今據四庫本及《論語》通行本改。

而後行」，此「人能弘道」之說也。言人能自弘於道之中而非道操其弘也，故又曰「非道弘人」。然則自謂不能者，是誣人也，謂人不必弘而聽道之弘者是誣道也。

子曰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

人心未有有過而不自覺者，旋覺旋改，何過之有？過而不改，不即改也，是謂過矣。其不流而爲惡者幾希。

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。不如學也。」

思者，聖功之本，即學中之能事。然亦曰「慎思」而已，非荒唐無據者也，是之謂思。誠若終日不食、終夜不寢以思，則思而荒矣，何益之有哉？夫惟反而從事於學，乃知斯道只在當人之身，學之即是。博而約之，好古而敏求之，進進不已則益矣，所爲「下學而上達」也。此之爲學未嘗廢思，而

所由殆與忘廢寢食者異情，則亦止謂之學而已矣。夫言學，則不言思可也，故聖人但曰「學而不厭」。

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只爲有意見在，故入艱僻一路去。若反觀默識，自不應如此。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妙在勿忘勿助間。此聖人之善學也。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而無益，助之長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

所思合是，纔致思便已不是道，愈思愈隔。而今試舉得仁是甚樣？只索就日用間平鋪做去。故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」如此而已矣。

子曰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

君子謀道不謀食。道外無學，非富貴利達之學也。夫人亦知得失之辨乎？「耕也，餒在其中矣」，謀食有餘貧也；「學也，祿

在其中矣」，謀道有餘祿也。富於道之謂祿，貧於道之謂貧。得道則失貧，故君子但憂道之不我得，而卒未嘗動念於貧也，謂將以道易貧也。「謀道不謀食」，殆謂是與？聖人慨世之學而干祿焉者，故惓惓致曉如此云。

子曰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；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；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

君子之學，知之真，守之固，大而化之，斯全學也。「知及之」者，擇乎中庸是也。知之所及即是仁，但未必能服膺弗失耳。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仁也，守之至也。意想之及，非知也；把持之守，非仁也。知及仁守，君子之學有真得矣。然非充積之盛，徒有中而忽乎外者，以語莊涖無由矣，則亦無以作民敬矣。非存神過化、上下同流，則動民之禮猶未見所性之節文，而欲民自至於中，不可得也，則亦豈得爲盡善之學哉？故君子從「仁守」以後，隨處體認天理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必要乎盡善而後已，盛德大業，一以貫之，其斯以爲全學乎？

知仁並進。纔有覺，便是知，常常覺去，便是仁守。纔守得，便須顯微無間，體用一源，莊禮一齊俱到。不如此，不能守矣。但工夫有生熟之不同，只得次第檢查去。

陸子靜曰：「《論語》中多有無頭說話，如『知及之，仁能守之』，不知所及者、所守者何事？」又曰：「知之所及者，及此也；仁之所守者，守此也。」程子曰：「仁也者，仁此者也。言將知去及此理，仁去守此理，則知仁是一物，理是一物，如何打合得？」

禮者，敬而已矣。以此治身，即以此動天下。動猶「至誠動物」之動。動不以禮，則敬德在我猶有間隔處，未能盡人物之性也。所爲聲色之於化民，末也，烏乎善？

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」

從道德起經濟，則所受者大；從才技出揮霍，規規乎小已。出乎大，則入乎小；出乎小，則入乎大。此君子小人之分也。

子曰：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

此甚醒人以仁也。仁者，人也。即水火雖至切於民生乎，而仁尤甚，何也？不仁則不人，不人則不生。仁則生，雖死而生，然則起死回生，莫仁若矣。以生爲生，則人固生於水火而有時而死，若蹈之而死者。然以生生爲生，仁能死人乎？故曰：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」蹈水火而死，言終身託於水火而死也。

子曰：「當仁不讓於師。」

顏淵曰：「舜何人也？予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」此當仁不讓之謂也。程子曰：「言學便以道爲事，言人便以聖爲志，何讓之有？」胡雲峰曰：「顏、曾游於夫子之門，未嘗以當仁之事遜於夫子。」旨哉！當仁不讓於師，只是極當仁之量，不聽人獨占地步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貞而不諒。」

四時之貞也，言天道貞於終也。於人則爲智，智者貞之蘊也，故知是知非而不失其常。諒則執一不通，爲有我之私而已。「貞而不諒」，其君子守道之至乎！

子曰：「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」

不徒曰任事而曰「敬其事」，一乃心也，何

暇顧利禄乎？ 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，其是之謂乎！

子曰：「有教無類。」

有教無類，分明天地氣象。 善惡之類雖殊，而天地生物之心初無揀擇，栽培傾覆，物之自取則然。 天地無心也，聖教亦然。 有如時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達材者，有答問者，有私淑艾者，又有不屑之教誨也者。 其無類也夫！ 其辨類也夫！

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

道一而已，一則無弗同。 不同者，非我之異於彼而彼之有異於我也。 大同之中，忽起藩籬，吾儒與異端之名始立。 吾儒方獨伸其是，而異端且自執其迷，兩相角以求勝，若冰炭之不相爲用也。 君子其如異端何哉？ 雖然，爲吾道謀者，姑力持同異之辨，毋使以異爲同，相謀而蝕，猶庶幾乎！

韓愈曰：「孔子必能用墨子，墨子必能用孔子。」此見不到處，遺衣大顛，畢竟惑其說。

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

《易》曰：「修辭立其誠，所以居業也。」可與達矣。

師冕見，及階，子曰：「階也。」及席，子曰：「席也。」皆坐，子告之曰：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」師冕出。 子張問曰：「與師言之道與？」子曰：「然。 固相師之道也。」

子曰：「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又曰：「天何言哉？ 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此與師言意也。 謝上蔡監西塲竹木，爲諸生講「子見齊衰者」及「師冕見」章，曰：「一部《論語》只如此看。」故子張問曰：「與師言之道與？」可爲獨窺其微矣。 只此是道，便只此是學。

子張實認得來，不是鑿空疑問者，故夫子曰「然」，而又申之曰：是道也，「固相師之道也」。言非有我之所得私也。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，其一有「惟」字，誤。聖人之道乎！子張求道於夫子之身，所見真；夫子求道於天地萬物之固然，所見大。一作「夫子行道於天地萬物之間，所過者化」。上「所見真」，亦添「者」字。一部《論語》，正合如此看。

相師之道不是舊格子，聖人仍作舊格看。如一作「知」。此是道，便知不如此非道。知相師之道，便知子臣弟友一作「人倫日用」。之道。

季氏第十六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，曰：「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。何以伐爲？」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周任有言曰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且爾言過矣。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冉有曰：「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孔子曰：「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，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：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相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內也。」

季氏將伐顓臾，是無魯也，亦無王也，將則必誅。故夫子因二子之見而力誅之，又姑置季氏而先斥二子，始終一辭。春秋討賊，必先治其黨而後爲惡者孤也。夫顓臾，固先王之封國也，而且附庸於魯，稱社稷之臣。季氏何以伐爲哉？二子者獨不能矢大義而折其邪心乎？然且曰「夫子欲之也」，則如「陳力就列」之謂何？不特此也，爾實有匡救之責而莫之舉，則季氏之惡，爾實成之，是誰之過與？直令冉求無迴避處，於是辭窮而遁，遂有「後世必爲子孫憂」之說。既曰欲之矣，又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，支吾輾轉，欲蓋彌彰，故聖人疾之。摘發至此，如秦鏡照膽，邪謀畢見矣。「丘也」以下，又發明利害以破子孫憂之說，因坐二子誤國之罪，而討罪之義無餘蘊矣。君十而臣一，均也。均則和，和則安。均故無貧，和故無寡，安故無傾。内治既修，何患遠人之不服哉？今由、求之相夫子也，以服遠則無德，以安内則不均，而徒從臾其君以干戈之事，祇以速蕭牆之禍耳，可爲忠於所事哉？然則始終誤季氏者，二子也。故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」是役也，聖人力攻二子，既聲大義之不可伐，而又深切利害之情，愈駁愈證，如老吏人獄，一字不可平反。令聞者感動，卒寢顓臾之伐。聖人有功於宗國，大矣！

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天下有道，則政不在大夫。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」

先王治天下，有五禮、六樂、八征、九伐以統一宇內，故係子於天，謂之天子。降及春秋，而自諸侯出，又自大夫出，又自陪臣出，禮樂征伐亂於雜出，而清議自庶人出矣。此極亂之徵也。權出於下則亂，亂而無所歸則散，而庶人且將挈其權以歸之一人，而天下復治。故曰：「得乎丘民而爲天子。」此宇宙升降之大機也。周子曰：「天下勢而已矣。勢有輕重也，極重而不可反。識其重，而亟反之可也。反之，力也。識不早也，力不易也。力而不競，天也；不識不力，人也。天乎？人也，何尤！」嗚呼，其唯聖人乎！

孔子曰：「祿之去公室，五世矣。政逮於大夫，四世矣。故夫三桓之子孫，微矣。」

祿去公室，則政在「在」一作「逮」。大夫。五世、四世之及，修短異也。勢極重則必反，五世希不失矣。然則三桓子孫之微也，宜在今日乎？理有固然，無足怪者。是時陽貨專政，已執桓子，爲三桓浸微之漸，故云。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

直友最益人，其次莫若諒，又其次莫若多聞，三者皆益友也，即得其一而益矣。便辟則不直，善柔則不諒，便佞謂口給禦人而無聞見之實者，皆損友也。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晏樂，損矣。」

君子之學，察之性情隱微之地，而聖狂之介已判然矣。其油然而生、飇然而莫制者，好樂之情是也。或動焉以天，益之幾

也，「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」是也。其動焉以人，損者之幾也，「樂驕樂，樂佚遊，樂晏樂」是也。三益者，發乎情，止乎理，履中蹈和，有自然之節焉，而又不自滿假，津津然道人之善，且友人之賢，其流露於物我之間者，無念非上達也，故益。三損者，任其情之所發而不知節，或氣盈而驕，或氣偷而佚，或神溺而晏，欲敗度，縱敗禮，無念非下達也，故損。學者深察乎此而致力焉，於以存天理之本然，遏人欲於將萌，則學問之功思過半矣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三者所樂在此，則所憂在彼。

《禮》曰：「敖不可長，欲不可縱，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」三益之謂與？反是則損矣。

益者之樂，從憂勤惕厲中來，故與損者相反。《蟋蟀》之詩曰：「無已太康，職思其居。好樂無荒，良士瞿瞿。」三益有焉。王艮《學樂歌》曰：「學即樂，樂即學。」其損乎？益乎？君子慎諸！

孔子曰：「侍於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

三愆，蓋儆學者洗心惕慮以爲受教之地也。身處函丈而心不在焉，或失之語，或失之默。三愆隨之，雖日侍君子，日奉君子之言，祇以水投石而已矣。

纔一啓口，得三愆。推此多少般，不可勝數，遷善改過，從此處得力，便是喫要學問。

可與言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；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

之瞽：教學皆失也。諺云：「盲棋對瞎著。」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鬭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

君子自少至老，無非肆力於學。其大要在存理遏欲、消融血氣之累而已。血氣有盛衰，而此心隨時而受役焉。少則中於色，壯則中於鬭，老則中於得。三者遞爲君臣未有已也，故君子戒之。防乎其防，求之不墮坑塹中，當是如何力量？學者思之。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

無不畏者，君子之心法，三畏其大端也。畏即敬之所發也。畏天命，畏其命我者也。君子知天命之在我，而敢弗畏乎？畏大人，畏其型我者也；畏聖人之言，畏其訓我者也。皆所以密畏天之功也。三畏，一畏也。若小人安知有天命哉？小人之心死久矣，自絕於天，不勝其褻越之罪，何畏之有？況於大人乎？況於聖人乎？舉無有動其畏者矣。然則三畏所以成君子，而不畏乃成小人，敬肆之關，嚴矣哉！

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，即畏大人也。

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」

人生而有知矣，自聖人以至於塗人，一也。其有不知者，物蔽之也，甚焉則困矣，然而未嘗無知也。上焉者，其唯生知乎？德性之知，則有生而完具之。從容中道，聖

人也。其有不知者，可學而知也。學生知之知，「擇善固執」是也，故次也。雖困，可學而知也。學學知之學，「人一己百，人十己千」是也，是又其次也。及其知之，一也。困而不學，自暴自棄，斯下愚矣。夫自生知以至於困知，同一知，實同一學。不學而後聖狂霄壤焉，天乎？人也。故君子學之爲貴。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

道生於一，天之數也。天體圓，徑一而圍三，故置一得三。又三三而九，爲天數之終，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。吾道一貫，而三省、三畏、三戒、三德舉其綱，九思盡其變矣。

「九思」者，君子檢身克己之功，無所不至，有隨在而致吾之思者。君子一舉目而惟恐亂吾明也，求吾之明而已矣。一傾耳而惟恐眩吾聽也，求吾之聰而已矣。推而色與貌、言與事、疑、忿、見得無不皆然。思之，思之，隨感而自得之，而天理之在我者，無不各止其所矣。此之謂思誠。九思，一思也，故曰：「吾儒之道，理一而分殊。」

前六思實而可據，後三思虚而易忘。六者克己之全，三者進學之要。

君子之學，首嚴於視聽，而此心出入之關鍵肩矣。又求之色貌之全焉，又求之言動之大焉，又求之念慮之微焉，又求之情性之隱焉，愈約愈精，此心幾無滲漏之地矣。又終之以義利之辨，而天理人欲之幾，有益證其真者。格此一關，方合道耳。目有所加，言動有所措，學問更無餘事矣。九

思，終見得是學問路頭，徹首徹尾之道。

孔子曰：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：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：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」

好善惡惡之誠，即求志達道之藴也。學始於修己而終於用世，乃潛見則異致。士固有有體而未有其用者，繕修之密，身心性命之間粹如也。語有之：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」非乎？若夫本窮養爲達施，堯舜君民直於吾身親見之，則非命世之大人不能與於斯矣。語有之：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」非乎？斯二者皆聖人之所願見也，而有見、有未見：所見之幸，固足寄斯道之輕重；而所未見，乃關世道隆污之運，聖人之所感深哉！行義達道，自伊、周而後絶響矣。有宋諸儒，差足當之。然隱而未見，行而未成，以語達道，無當焉。然則有其道，無其時，不能達也；有其時，無其道，不能達也。孔孟既不遇，而蕭、曹、王、魏之倫終不能致於王，茫茫萬古，可勝惜哉！

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！

齊景、夷、齊之論，即南宫适羿、奡、禹、稷之論。聖賢矯切世情如此。

陳亢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《詩》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《詩》。他日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，曰：『學《禮》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《禮》，無以立。』鯉退而學《禮》。聞斯二者。」陳亢退而喜曰：「問一得三：聞《詩》，聞《禮》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

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執禮》皆雅言也。即家庭授受，不過如此。有異聞乎？陳亢得伯魚之説而自喜也。意曰吾今而知《詩》之不可不學矣，又知《禮》之不可不學矣，又知學《詩》學《禮》之外，不能有加於子矣。故曰「問一得三」。陳亢深信聖人之教，故若驚若慰以志喜，非實以聖人爲遠子也。不然，《詩》、《禮》之聞，豈自今日乎？

學《詩》者由歌詠而得其情，學《禮》者由節文而通其意。學問大段自《禮》入，然必學《詩》方能開發性情爲進學之地，故《詩》先而《禮》後。後來無人理會此教法，宜子禽擊節歎賞。

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「夫人」，夫人自稱曰「小童」；邦人稱之曰「君夫人」，稱諸異邦曰「寡小君」；異邦稱之，亦曰「君夫人」。

閨門，風化之始也。故稱名之禮，夫子蓋嘗舉之。曰「邦君之妻」，則係重於邦君矣，故君稱「夫人」，明有匹也。自稱曰「小童」，明有尊也。邦人稱之曰「君夫人」，尊君也。稱諸異邦曰「寡小君」，遜於君也。異邦人稱之，亦曰「君夫人」，亦尊君也。循名責實，則妾媵固不可以僭夫人，夫人亦不可以耦邦君，而邦君所以端刑于之化者，自不容已矣。記者及此，有《關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思乎？

陽貨第十七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，遇諸塗。謂孔子曰：「來！予與爾言。」曰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好從事而亟失

時，可謂知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孔子曰：「諾。吾將仕矣。」

孔子見陽貨與見師冕，同一化工一作「天德流行」。之妙。

聖人處陽貨問答，皆是至誠中流出，絶無矯飾避忌之情，自合所過者化。一作「自是規矩方圓之至」。不仁、不知之説，既據理而答之矣，及云「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」，分明打動聖人心事，故直應聲而赴之曰「吾將仕矣」。當是時，寧復知貨之不可仕？又寧知天下之終不可仕？念日月之如斯，姑以自決其憂天憫人之懷而已。甚矣，貨之言得我心也！其如道之終不可行哉！

感時念仕，祇增聖人太息而已。

子曰：「甚矣！吾衰也。久矣！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却被陽貨道破來。

佛肸召則欲往，公山弗擾召則欲往，陽貨見則曰仕，皆是當下意，更没下梢。知此，方知聖人天地萬物一體血脈。一作「之懷」，下云「隨觸而見，不必實事可爲，亦不必後念相續」。若云佛肸、公山可往，此必不可仕，真是説夢。

孔子不見，只是守道之心。觀《孟子》證「人不見諸侯」事可見。

子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

此孔門第一微言，爲萬世論性之宗。「性相近」猶云相同，言性善也。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，指點一有「出」字。粹然之體，此無嗇，彼無豐，夫何間然者？一作「曰相近」。但人生既有氣質，此性若一作「便」。囿於氣質之中。氣習用事，各任其所習而往，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萬而無算，聖賢、庸愚判若天壤矣。此豈性之故也哉！一作「有曰習相遠」句。夫習

雖不能不岐於遠，然苟知其遠而亟反之，則遠者復歸於近，即習即性，性體著矣。此章性解紛紛，只是模一「近」字。語云：「執柯以伐柯，其則不遠。睨而視之，猶以爲遠。」此「近」之説也。兩下只作一處看，故曰「夫道，一而已矣」。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。若是仿佛相違，便是利與善之間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矣。此箇争差些子不得。今説「習相遠」，亦只差些子便了，難説相近是一尺，相遠是尋丈。如兩人面孔相像，畢竟種種不同，安得爲近？且所爲「近」，果善乎？惡乎？善惡渾乎？善只是一箇，惡亦只是一箇，有善有惡便是天淵，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？如説惡則惡是一箇，如説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？蓋孔夫子分明説性善也。説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，孟子方言善、言一。只爲氣質之性、義理之性分析後，便令性學不明，故謂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，孟子言性是義理一作「理義」。之性。愚謂：氣質還他是氣質，如何扯著性？性是就氣質中指點義理者，非氣質即爲性也。清濁厚薄不同，是氣質一定之分，爲習所從出者。氣質就習上看，不就性上看。以氣質言性，是以習言性也。聖人正恐人混習於性，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。曰「相近」云者，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。後人「不相近」之説，始有無善、無不善，可以爲善、可以爲不善，有善、有不善之説，至荀卿直曰「惡」，楊子曰「善惡混」，種種濫觴，極矣。

子曰：「惟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

此章承上文而言。「習相遠」，即盡天下聖狂之路矣。然習固聽人所移，非一定之權也。中材之士，習於善則善，習於惡則惡。

惟上知者生而習於善，下愚者生而習於惡，皆不可移，則氣質若有囿之久矣。雖然，習也，有性焉，君子不謂習也。愚按：性只是一性，習只是一習，非「相近」之外復有上知下愚，而謂上知、下愚皆不待習也，如此則三品之說也。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夫子莞爾而笑，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」

武城有弦歌之風，教化達矣。大道而小試之，可喜也，故聖人有莞爾之喻。偃若有未喻其意者，爰述所聞而對曰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」，言武城之治，舉而措之道者也。君子小人皆在斯道範圍之中，而愛敬聯爲一體，和氣溢於兩間矣。曰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」，達於治理矣，非徒言之，實允蹈之。「前言戲之耳」，志喜也。若子游，可爲不負所學矣。道之所該者廣，而禮樂其大端也。

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曰：「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。」子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」

魯自季桓子據費，公室遂衰。時公山畔費，是以陪臣執國命，而託於强公室、弱私門者。然亂臣賊子豈足與有爲？而說者乃謂聖人實欲借以行道，則墮於子路之見矣。聞召欲往者，一時感動之心若迫焉，若赴焉，己不自知，而人亦不得而喻也。子路不說，正謂公山之往，必難行道也。聖人不必計道之行不行，而先卜人之用不用，故視公山一召若非徒然者。當時止因

費事感動聖心，故漫作癡想，謂公山庶能用我耳，意者亦吾道大行之機乎？ 夫今天下第無用我耳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！ 周道之衰也，平王東遷，下陵上替矣，聖人豈一日忘東周之業？ 爲之云者，挽東周復於文、武、成、康之舊也。 蓋東周廢興，聖人真以爲分内事，爲是吾爲，不爲是吾不爲，第卜諸用我者何如，又安知公山之召非其機也哉？ 此聖人所以欣然欲往也。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」請問之。曰：「恭，寬，信，敏，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

仁者，此心之生。理無不生也，則無不行也。有不行，則生者息矣。君子求仁於吾心，而得行之之脈一作「物」。焉，一下有「曰五者，五者何」六字。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是也。此心常運於天下，如川流之不息，則仁體得矣。五者在吾心，即其在天下者也。無以作民敬，非恭；無以作民懷，非寬；無以作民孚，非信；無以作民勞，非敏；無以作民順，非惠。有一於此，非行也。能行五者於天下，實有是五者之分量，則心體得矣，仁矣。

行五者於天下，是本體；能行五者於天下，是工夫。

心能生，五者一齊俱到，故從行處見五者。若借五者爲推行之具，便須心是心，理是理。一作「心自心，理自理」。則於此圓滿，於彼欠缺，即及於天下，亦迹而不神矣。

張子曰：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知不行，則知行矣。」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子路曰：「昔者由也聞諸

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然。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；不曰白乎？涅而不緇。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

不善不入，士君子守身之常法，雖聖人不能踰也。故曰：「然。有是言也。」言有是道也。雖然，亦恃我有以自信而已。不善不入，良恐其磷且緇耳。若堅白自信者，方將用天下而不爲天下用，尚何磨涅之病乎？如是則安往而不自得哉？可行可止，與時乘而我不與焉，故曰：「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此聖人自狀出當時欲往之心（一作「不能自已之心」，誤。）有如此者。

聖人體道之至，動無轍迹，流行坎止，一乘化機之自然，其要歸於不可磨涅而已。不繫之道，即是堅白之道。堅白之道，即是不善不入之道。但子路拘滯在形迹中，聖人反求在我，超然物表，恁地活潑，無一切心，無一切法。然則佛肸可往乎？曰：何可往也！不曰「然。有是言」乎？

堅不磷，白不緇，神無方也；焉能繫而不食？易無體也。聖人就不善不入中，推敲出究竟學問，非謂佛肸之召必可往也。

按：《春秋》定公八年，季寤、公鉏、公山弗擾皆不得志於季氏，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，叔仲不得志於魯，故五人因陽貨謀作亂，欲去三桓，以季寤更季氏，以叔孫輒更叔孫氏，己更孟氏，遂執季桓子。壬辰，將執季氏於蒲圃而殺之。季氏適出孟孫氏，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。成宰公斂處父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，又戰於棘下。陽氏敗，陽貨脱甲，如公宮，取寶玉大弓以

出，入於讙陽關，以叛。九年夏，陽貨歸寶玉大弓，奔齊，又奔宋，遂奔晉適趙氏。十年春，及齊平。夏，公會齊侯於夾谷。孔子相，齊人來，歸鄆、讙、龜陰田。秋，叔孫武叔憾公若藐，使爲郈宰，殺之郈。馬正侯犯以郈叛，武叔、懿子圍郈，弗克。二子及齊師復圍郈，侯犯出奔齊，乃致郈。後二年春，仲由爲季氏宰，將墮三都。於是叔孫氏墮郈。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、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。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宫，登武子之臺。費人攻之，弗克，入及公側。仲尼命申句須、樂頎下伐之，費人北，國人追之，敗諸姑蔑。二子奔齊，遂墮費。將墮成，公斂處父謂孟孫：「墮成，齊人必至於北門。且成，孟氏保障也。無成，無孟氏也。子僞不知，我將不墮。」冬十二月，公圍成，弗克。

又按：《史記・世家》：定公九年庚子，孔子年五十一，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，召，夫子欲往而卒不行。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，一年，四方則之，遂爲司空，又爲大司寇。十年，相定公，會齊侯於夾谷，齊人歸魯侵地。十二年，使仲由爲季氏宰，墮三都，收其甲兵。孟氏不肯墮成，圍之，不克。十四年，孔子五十六，攝行相事，誅少正卯，與聞國政三月，魯國大治。齊人歸女樂以沮之，孔子行。

合《春秋》、《史記》觀之，公山之畔即在陽貨執季桓子之後，孔子猶未用事於魯，故召而欲往。及孔子仕魯爲司寇，乃因三桓以墮三都。侯犯之叛，叛叔孫，非叛魯也。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，襲季氏也。惟成尚私於孟孫，故孔子得因叔孫、季孫以墮二都，而終不墮一成，蓋亦事異勢殊也。

三都之墮，正是欲往之心爲東周第一義也。使孔子果赴公山之召，則固可借公山以墮費而還之公室，因以及於郈、成，但其勢逆，其名不正，枉尺直尋，故夫子卒不往，必有待於司寇之用。既墮三都，而東周之業爲之兆矣，始知聖言不我誣也。然終不及墮成者何也？始焉方欲往公山，於魯則期月也。乘釁蹈瑕而動，既用事於魯，又因三桓以去陪臣，總之欲强公室耳。權固不可預設也。後人未考經傳本末，或疑公山之叛即謂帥師襲魯之日，則孔子既爲魯司寇矣，又何以召而欲往？豈有用我之路乎？

子曰：「由也，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「居！吾語女。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

程子曰：「大凡有題目事，易合。」然則仁、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剛皆有題目事，故聖人題之爲六言，而六蔽隨之，謂其在假合也。資性得於偶近，而用意持循容有過中失正之弊，以語聞道則未也。故君子學焉而已矣。六言，一學也。學，一理也。好學者求吾心之理而得之也，得此理於仁而不愚矣，得此理於知而不蕩矣，得此理於信而不賊矣，得此理於直而不絞矣，得此理於勇而不亂矣，得此理於剛而不狂矣，何蔽之有？六蔽不生，即六言亦屬强名之，其於道也幾矣。

不就六言學，只明得一理。此理明，更無餘事。善學者反躬而自得之，以盡乎己耳。

子曰：「小子！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《詩》可以興，可以觀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
《詩》教生於興，故學《詩》爲小子第一義。可興，又學《詩》第一義。而觀者因吾興之機而實證之也。可群，可怨，事父，事君，皆反觀之地，無非得之於興者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，則窮物理之當然，而得吾心之皆備，又安往而非興起之餘事哉？故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《詩》？」

子謂伯魚曰：「女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？」

《詩》不可不學，而其要則二《南》盡之矣。君子得之以修身，而教於家，則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是矣。此《大學》之教也。傳曰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」身不修則家不可得而齊，雖閨門之內，几席之近，有倀倀乎其不可行者，與面牆何異哉？君子求端於二《南》，而先王以肅肅雍雍之德刑于寡妻、被於南國、裕於子孫者，有如是也。文王我師也，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。

子曰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鐘鼓云乎哉？」

禮不廢玉帛，而玉帛非禮也；樂不廢鐘鼓，而鐘鼓非樂也。因文而達其意，亦可以得禮樂之謂矣。雖然，禮云禮云，非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非鐘鼓云乎哉？在人思而得之。

子曰：「色厲而內荏，譬諸小人，❶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？」

❶「諸」，原誤作「之」，今據四庫本及《論語》通行本改。

色厲內荏，方泰然自以爲君子矣，無乃小人之尤乎！比諸小人中，其猶穿窬之盜也與？其善匿而畏人知，一也。此等情狀如揭肺肝，覷破時不值半錢，雖小人亦不齒之。故君子作德，誠之謂貴。

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

「鄉原」之名，自孔子始立。蓋指學聖人之道而僞焉者。其託迹近於中庸，最足以當鄉人之好，而其閹然媚世之情，尤令賢愚盡厭，故其謹愿之稱始於鄉人，終述於天下後世。所爲一鄉皆稱愿人，無所往而不爲愿人也，則亦題之爲「鄉愿」而已矣。曰「德之賊」者，自有鄉愿之學術，而流俗趨之以爲便，小人託之以文奸，人心世教從風而靡，其害至於子弑父、臣弑君而有所不顧也。其爲德之賊爲何如哉？蓋僞學之蔽如此！

古來無此名目，自聖人題破，包盡古今僞學之品。必曰「鄉愿」者，爲他起手從流俗汙世中來，固是（一作「不離」）。本色，雖出神入聖，繆巧無窮，只是鄉人伎倆。

學君子不得，必爲色厲內荏；學聖人不得，必爲鄉愿。

色厲內荏，正是鄉愿之流。爲他未熟在，故中外兩般。若「鄉愿」，是渾成一愿，外不厲，內不荏，經幾多鍛鍊來方恰好。正是竊盜有敗露時，鄉愿是盜狐白裘手也。

（一末句作「鄉原愈做，規模愈好，訖難窺其破綻」。）

子曰：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」

道聽塗說者，學事口耳，隨所聞而騰說之，不勝其誇誕之情也。此其精神漏洩無餘，雖有天理之存焉者寡矣，非自棄其德乎？然則畜德乃在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者乎！

子曰：「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？其未得之

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」

鄙夫只是鄉人之庸庸者，本無大破壞處，只富貴一念割不下，便當無所不至。初然只是鄙夫，後來是大奸大惡，若出兩截人，殊不知其爲必至之情也。若謂鄙夫不可與事君，初然亦信不及。故聖人始自疑其辭而曰「與哉」，其旨嚴矣。

鄙夫正後世所謂「好人」便是，何必陋惡？聖人窮奸邪之禍，而止以鄙夫概之，欲人主辨奸於微也。

鄉原、鄙夫，皆是聖人題畫出其情狀，亦甚不相遠。

子曰：「古之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

人生不能無氣質之偏，已爲所性之累矣。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呈露於氣質之中，識其偏而善反之，古之人所以盡性也，何至以古人之疾而今或亡之哉？今之人非無古人之疾也，而重壞於習染之私，知誘物化，任其質之所溺而不知反，回視最初面目，已失其真。蓋疾猶是也而症已非矣。狂者次於中行，故爲肆；矜亦狷之流，故爲廉；愚則多木訥之意，故爲直。三疾，古人蓋嘗因之以入道矣。今也狂流而蕩矣，非肆也；矜流而忿戾矣，非廉也；愚流而詐矣，非直也。名存而真亡，故「或之」。或之，疑之也，欲人反而自叩其有亡也。

子曰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

天下蓋有以邪而奸正者，若紫奪朱、鄭聲亂雅樂是也。此猶其小者。國家搖亂，國

是傾陷，正人莫如利口，其亂正之勢，亦猶紫奪朱、鄭聲之亂雅然。極其禍，能令人主之心爲其所中而不自覺，能令天下之大人之情爲其所簧鼓而不自持，直舉人國而覆亡之，猶反掌耳，可畏哉！是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絶之也。惟仁者能惡人，其有知三者之足惡，蓋亦鮮矣。

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

久矣夫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也。可言，非道也。聖人慮以言求道而反格於進，故慨然有「無言」之歎。子貢曰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」，蓋借疑問以發夫子之蘊也。夫道，即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「天何言哉」，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是也。而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，莫非道也。天亦卒歸於「無言」而已。以無言之天，顯設於四時百物，而非滯於有；以時行物生之天，復歸於無言，而非淪於無：所爲「體用一原，顯微無間」者也。至哉天乎！述道者述此而已。然則道固有超於言者矣，又有不言而言者矣，而猥欲以言述之，不幾乎愈言而愈晦乎！

「予欲無言」，聖人分明一天矣。蓋學至於忘言始拈此義云，非專爲立教説。「天何言哉」，以身證也。若言聖同天，更嫌比擬在。或曰：「觀天則知聖人矣。」程子曰：「非也。觀聖人則知天矣。」又曰：「言『體天地之化』，已剩一『體』字。」此聖人「知命」以後學（「學」字一作「觀體拈證」。）處。此道惟顏子足以知之，故曰：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」周子曰：「『予

欲無言』,『天何言哉? 四時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!』然則聖人之蘊,微顏子殆不可見。 發聖人之蘊,教萬世無窮者,顏子也。 聖同天,不亦深乎!」

無言處正是道妙,四時行,百物生是無言之撰,故始終曰「天何言哉」。

子曰:「默而識之,何有於我?」聖人固自以有言之病道也,故慨然歎曰「欲無言」。蓋將學進於忘言,而以神道設教也。

孺悲欲見孔子,孔子辭以疾。 將命者出户。取瑟而歌,使之聞之。

許師曰:「『取瑟而歌』一段氣象,雖拒孺悲以不教,而平心和氣,不大聲色,其所以爲聖人與!」

宰我問:「三年之喪,期已久矣。 君子三年不爲禮,禮必壞;三年不爲樂,樂必崩。 舊穀既没,新穀既升,鑽燧改火,期可已矣。」子曰:「食夫稻,衣夫錦,於女安乎?」曰:「安。」「女安則爲之。 夫君子之居喪,食旨不甘,聞樂不樂,居處不安,故不爲也。 今女安則爲之!」宰我出。 子曰:「予之不仁也。子生三年,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 夫三年之喪,天下之通喪也。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?」

三年之喪,蓋體人子必至之心而爲之,非以强世者也。 求禮於玉帛周旋,求樂於鐘鼓節奏,而傷人子之心,抑惑矣。 時物之變,人子蓋用以寄追感之情而未能恝然者。 短喪之説,無亦未嘗反而自得其心乎? 故聖人借予之身動予之心,而曰「食稻衣錦,於女安乎」。 若曰此女之心,而非他人之所能爲也,予猶未得於心,而遽曰「安」,亦口給而已。 「女安則爲之」,言必有所不安也。 三年之喪,食旨不甘,聞樂

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此亦仁人孝子必至之心也。而予獨安之，予獨爲之，予獨非人子乎？予之不仁也，姑俟其既出而復責之，而欲其知所悔悟心而徐得其不安之實也。親親，仁也。此不學而知、不慮而能之心也。「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」，「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」，直打到痛癢相關處。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，而不思所以竭罔極之報，其亦不仁之甚者矣！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，莫痿痺於此矣！食稻衣錦，君子曰不仁而不可爲也，此三年之喪所以爲通喪也。然昔者子夏既除喪而見，夫子與之琴，和之而不和，彈之而不成聲，作而曰：「哀未忘也。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。」子張既除喪而見，與之琴，和之而和，彈之而成聲，作而曰：「先王制禮，不敢不至焉。」夫禮，喪必三年。賢者俯而就，不肖者企而及，有由來矣，未聞其食稻衣錦以爲安也。若宰予，抑亦屈己以明道者與？

子曰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爲之猶賢乎已。」

人心不可無所用，無所用則昏昧放逸，惡日長矣，況飽食終日，一無所用乎？故曰：「難矣哉！世不有博弈者乎？」博弈雖賤而用心則已勤矣，爲之猶賢乎無所用心者矣。則是天下盡出博弈下也，❶亦愚不肖之甚而已矣！然則君子之欲用其心者，曷不師智於博弈而通之？

泛用其心不可也，雜用其心不可也，其惟博弈乎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。君子之志於道也，如博弈之用其心，則幾矣。此

❶「天」，原脫，今據四庫本補。

聖人所以醒人於博弈也與？

人心有全力，只是不肯用。用而不盡，與不用同。

心無方所，用者亦無方所，而曰「無所用心」者，豈有所以爲乎？ 事父母而竭其力，事君而致其身。

程子曰：「某寫字時甚敬，只此便是學。」可爲知所用心矣，推之無往不然。

子路曰：「君子尚勇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爲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，爲亂；小人有勇而無義，爲盜。」

義者，勇之爲體也。義在是即勇在是，故除却勇可不道。若見義不爲，義非我有，非勇亦非義。聖人就勇之是處看是義，故曰「君子義以爲上」。使徒恃血氣之勇而義不存焉，則亦爲亂爲盜而已。亂則非勇也，盜則非勇也，然則「義以爲上」，其爲大勇乎！ 亂與盜，視真正英雄只在是非間。學者辨之。

君子徒勇，必縱恣而不循理，故爲亂；小人徒勇，必暴悍而不循分，故爲盜：皆惡之別名也，非作亂爲盜之謂。

子貢曰：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子曰：「有惡：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曰：「賜也亦有惡乎？」「惡徼以爲知者，惡不孫以爲勇者，惡訐以爲直者。」

聖賢惡惡之嚴，皆克己進德之要，而維世淑人亦寄於此。人心之惡，不可勝窮，其大端若：稱人之惡者，浮薄之情也；居下流而訕上者，傾險之習也；勇而無禮者，逆亂之節也；果敢而窒者，猖狂之見也。有一於此，皆德之賊，故聖人惡之。殆有異焉，極其情，得無徼而託之知乎？ 訐而

託之直乎？不孫而託之勇乎？以惡爲德，何啻千里！而析理不明，不免以似亂真，且益肆其遂非長惡之習，蓋亦爲惡者必至之情也。惡惡，晰天理人欲之幾，而一破其假借之見，庶幾有拔去病根之意，於所爲稱人惡四者之惡不使得以加身矣。此子貢之惡所以合於夫子也。

子貢之惡是申明上文，如凡下訕上者未有不託於直，知、勇亦然。

子曰：「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。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」

女子小人難養，自古皆然。知此，便須得反身正物之道。區區謀所以養之之術，鮮克勝者。

子曰：「年四十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」

君子十年而幼學，至四十而强仕，則其學成矣。「年四十而見惡焉」，老大之悲乃在今日矣。已矣乎，無可復爲也。「其終也已」，惜哉！是以君子欲及時以勉學也。

微子第十八

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「殷有三仁焉。」

三人自靖自獻於先王，生死去就，行各不同，而愛君憂國之忱無纖芥可疑，各成一是而已。一「而愛君」三句作「而心同」。心之盡處，即道之至處，故曰「仁」。就其仁而觀之，亦止謂之忠。忠之至也仁，一也。以此事親爲孝，以此事君即爲忠。故仁人即是孝子，即是忠臣。孝子不必仁者，宗族稱孝之謂也；忠臣不必仁者，子文、荀息之謂也。仁可以該忠、孝，忠、孝未必盡仁，故聖人於三人，不曰忠而曰仁，所以表

忠臣之極思也。令尹子文忠矣，然不曰「不忠」，而曰「未知，焉得仁」。蓋原心之論，屈原之忠，忠而過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三人一節進一節做：始諍之以去，繼諍之以奴，終諍之以死，無可復爲矣。於此而國破君亡，亦可以自靖於先王矣。三人似商量熟慮，一作「極思共慮」。各就一件做去。一下有「均之可以靖獻於先王」句。觀《微子之誥》一篇可見，所爲同心報國也。説至此，方見得三子之義凜然，方一作「色色」。是仁。須知三子去合當去，奴合當奴，死合當死。去者非爲存宗祀，悟君之道始在一去。微子爲紂庶兄，分義當去。箕子艱貞正志，又有一段委曲精誠出萬死一生，處此際甚難，正是哭不得，笑不得，此策更無轉動。比干方纔撤一死，是臨了著數。一作「比干方效之以死，是末後極思底盡處」。若説箕子偶然不撞著紂怒，故未死，比干不幸而死，似未盡當時靖獻心事。萬一俱死俱不死，豈不有憾？且聖賢生死在手，豈一作「何」。係於紂？

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曰：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」

子曰：「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然則直道可容乎？故展禽亦然。惠不能枉道以求容，而姑棲遲於父母之邦，猶有忠愛之意焉，然其如天地萬物一體之誼何？孔子便不然。惠終置身於世外，迹混心超，故列之爲逸民。此是油油不自失的面目，盎然想見其人。和而不流，其惠之謂乎？

齊景公待孔子，曰：「若季氏則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間待之。」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

孔子行。

齊景公商所以待孔子，而曰：「以季氏則吾不能，姑以季、孟之間待之乎？」又曰：「恐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同是一時商量語，纔商量，志疑矣，安能用賢？所爲執狐疑之心者，來讒賊之口；持不斷之意者，開群枉之門。晏嬰之沮有由矣。此孔子所以行也。記者不載晏嬰沮孔子之事，而專坐罪於景公，固以見聖道興廢非嬰所能與，而且不能於用賢者，主道不斷云爾。此著出處，總誤一「待」字。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」，言但恐終不能用孔子也，亦自謙之辭，非果不用也。

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既志事於齊人，又歸罪於季桓，若魯無定公。然定公已制於齊人，卒爲季桓子所悞而不克自主。「三日不朝」，魯之爲魯可知矣，聖人能行道乎？聖人去魯，本以膰肉不至，存委曲之情，而事實坐此，故記者直以女樂一事爲孔子行案，誠識聖人出處之大者也。

或問：「孔子去魯若何？」曰：此孔子最不得已處。孔子方得志於攝相之日，而一旦有女樂之歸，一有「諫諍匡救都無所施」句。義有可去，必俟膰肉，一作「猶然遷延於膰肉之至」。曰尚有可爲，姑爲弗聞而安之。及膰肉不至，然後念絕。一作「義無可留」。即出晝心事一般，孟子所爲「以微罪行」者，正以示臣子去國之情不忍恝然，卒不欲暴其君父之失，如孟子所爲「王猶足用爲善」是也。總是夢寐東周心事割不斷處。一作「放不下」。於去齊、衛則不然，固是去他國之道，亦尚無可爲之兆，則進退之義可一言決耳！

一云「不特孟子所謂以微罪行也」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，曰：「鳳兮！鳳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！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」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

長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爲誰？」曰：「爲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。」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」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蓧。子路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明日，子路行，以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。」使子路反見之，至則行矣。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

三人言論風旨，大略一轍。而楚狂衰鳳之歌飄然有塵外之想，故謂之狂者。「夫子下，欲與之言」，其屬意當最切。沮、溺多溺而不返之意，名稱其實，所謂「石隱」也。丈人一言而起子路之敬。想當時語次，有周旋中禮處，其操履當在楚狂之上，故邂逅遂成莫逆。夫子聞而嘉之曰「隱者也」，言有道而隱者也。夫子周流楚蔡之間，不

得一遇時主，乃就塵埃中物色數君子，使千載而下仰其風節，雖數君子之幸乎！而吾道不可爲不遇矣。夫春秋之世，固不以孔子之聖貶數君子也。

原旨曰：「『欲與之言』，亦是鏡中看花，未知所言者何事？」

「而誰與易之」，言天下皆亂，誰可以化而易之者？謂世道至此必不可易也，故夫子反之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「與」應上「與」字，「丘」應上「誰」字。然則今日之滔滔，非丘與易之而誰與之易也哉？

「辟人」謂避此適彼，屑屑於去就也。

聖人憮然數語，是盡傾肝膈處。

子路憾丈人意，專就二子之見上來，故尚未得聖人憂天憫人之情意。蓋曰「君臣有義，尚矣」，使人人高不仕之節，此義不終廢乎？夫君臣之於長幼，孰輕孰重？長幼之節且不可廢，而況君臣之義哉！「欲潔其身，而亂大倫」，若丈人之見亦惑矣。君子之仕也，正藉以行君臣之義也，非以仕爲行道計也。若「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」，其如此義之不可廢何？此君子所以周流稅駕而不容已也，丈人獨何心哉？

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子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與！」謂：「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。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而已矣。」謂：「虞仲、夷逸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

民以「逸」稱，蓋身隱而道超，不受世氛，亦不繫情於泉石，翩然人寰之表者也。許師曰：「逸民者，天民之不遇乎時也。如夷、齊抗節於首陽，清而不晦；柳下、少連伸

道於三黜，和而不流：皆越隱君子一等矣。」不降不辱者，心迹俱超道，與日月爭光，尚矣。降志辱身者，心與迹判，若擬於降且辱矣，而言行合道，卓乎操履之純矣。隱居放言，有輕世肆志之意焉。中清中權，而獨行君子之概也。總之，逸民之行，以身志爲綱，以夷、齊爲案，而數子皆在範圍之中。以下故就身志外觀言行，又就言行外觀清權，所謂得其天機，遺其牝牡驪黄者。於惠、連，曰「如斯而已」者，言二子之逸既如斯，則降志辱身非其真矣；其在夷逸、朱張，可知數子皆不降其志、不辱其身者，此其所以爲逸也。然則數子皆以逸言，而學不盡性，卒未融其有我之見，有所可即有所不可，心有所向而行局於隅、道滯於器矣。惟聖人全體周流，神無方而易無體，何可不可之有？所謂聖人之時者也，其異於逸民者有如此。然則數子固在夷、齊範圍之內，而七子又在聖人範圍之內，此道之所以集大成也。聖人敘逸民而終自附於七人之後，其所感者深乎！

倫，彝也，秩也。慮者，思之精，慮善以動也。廢中權者，自放以爲高而適道之權也。凡言「中」者，皆從容中其道也。

問：「伯夷聖之清，柳下惠聖之和，聖則大而化之矣。如伯夷惡惡之嚴，而量且容物；柳下惠與人之寬，而介且不易於三公，則亦未始非偏至之行，而所爲可不可者，亦惟要其理之是而已，亦何病於中道乎？」曰：如伯夷之清而後可爲聖之清，如柳下惠之和而後可爲聖之和，即二子而觀之，迥然不相及而成其可不可之見矣。此道中本無清、和相。清、和之名，從氣質用事而得之。

可不可之病，非謂可在清、不可即在和，可在和、不可即在清，只各就清和中見出。如不屑就不屑去，豈得無成心在？纔有成心，即有岐見，一彼一此，胸中若相對待，無往而非可不可之見矣。可不可，正是假象，如鏡中花，隨感起滅。

聖人未嘗謂七子皆有可不可，但言我之爲我有如此者。此聖人自名狀最真切處，只是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也。

惟聖人方認得可不可最真。因其可而可，因其不可而不可，所以能無可無不可。

「德輶如毛，毛猶有倫」，尚病可不可在。聖人之至，無聲無臭，至矣。

太師摯適齊，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鼓方叔入於河，播鼗武入於漢，少師陽、擊磬襄入於海。

太師諸人以賢者隱於樂工，已非其志矣，況魯事日非，其君舞《大夏》，設兩觀，其臣歌《雍》舞佾，禮樂廢墜久矣。諸賢目擊僭亂之風，思欲舉其職而不可，不去何爲？意是役也，其在孔子去魯之後，故附記於此。蓋自是魯國虛無人矣。三仁去而殷虛，八士興而周熾，其世道消長之大機乎？

周公謂魯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」

按：周公之封於魯也，太公問：「何以治魯？」曰：「親親而尚賢。」聖人以仁厚培國脈，藹然有一體充周而無間之氣象，此其所以稱隆與？親親，睦九族也；眷舊，敘勳庸也；敬大臣，重股肱也；量任使，惜人才也：四者皆自君子至仁中流出，得王道致治之要矣。紀綱法度，舉而措

之耳。

周有八士：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騧。

春秋而降，天地閉，賢人隱。諸君子觀於至聖之栖栖，而宇宙升降之機決矣。楚狂、沮、溺之流，既長往而不返；大師、少師而下，又去國而罔顧，尚可爲邪？記八士者，思盛王也。夫八士之生，際周之盛，足係一代之興，則周能用之，周能有之也。不然，春秋大聖人而下，如沮、溺、丈人遺逸諸人，獨不能媲美八士乎？才之用舍，係世道之隆汙，信矣！雖然，周能有八士而不能有大聖人者，曰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」乎？

子張第十九

子張曰：「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

學問只有生死一關爲究竟地，尋常只有義利關。生死即義利之大者。子張劈頭説箇「見危致命」，便是究竟學問。而繼之以「見得思義」，正見其平時所致力處。人未有錯過義利關，而能判然於生死之分者也。喪、祭二端，又就民生切近之理，密證其躬行，以見其精神無不盡處，而卒未嘗遠人以爲道者。士之操修，於此窺其大矣，故曰「其可已矣」。子張晚年進學最誠，只此數言可立萬世儒矩。今必以爲出於子張而病之，亦未知爲學之要者矣。《子張》一篇，皆賢人之學所階以希聖希天者。學者欲求觀於夫子之道，必自此入，於子夏之徒始。

子張曰：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？焉能爲無？」

道體無窮，而得之則爲德。故執德者必貴弘，信道者必貴篤，君子所以交致其功也。德不極所性之全，而守一得以自封，則不弘；道不證在我之實，而恃虛見以爲是，則不篤。若而人者，雖日從事於道德之途，而支離之守、恍惚之見無當於學矣。浮沈墮落，恒必由之，曰焉能爲有無，鄙之也。

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兩者之病相爲表裏。所執如此，所信亦如此。一察自矜，正是信不真處。

世有一項學問，儘有踐履，只是拘於所執，必信必果，總爲一種意見所纏，無開拓處。叩其中，不過循途守轍，未嘗實見得然，所謂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」也。此正是半上半落學問，學不得聖人地位，猶爲不學。故曰：「焉能爲有，焉能爲無。」此子張自道。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「子夏云何？」對曰：「子夏曰：『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』」子張曰：「異乎吾所聞：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」

子夏論交，自是交道之常，如聖人嚴損益之訓是也。但損益未嘗無辨，而君子取善之量無窮盡，賢與愚、衆與不能，皆君子論交之地，畛别分明而付與各當，無往非善下之益，乃所以成大賢也。又合我之賢不賢以見「拒」之一字果無用處，故總承之曰「如之何其拒人也」。子張所見是大賢以上事，如下學者當以子夏爲正。學者合而觀之始得。

子夏言不可非。但庸衆之類，但存一拒人

之心，將視天下之可與者亦寡矣。此離群索居之病，所以悵悵於投杖也與！

子夏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爲也。」

蘇子瞻曰：「道體無大小，方術技藝恐是一理。神而明之，皆足以通神明之德，類萬物之情者。但其用則有分矣：大者自一身而達之天下國家，無遠弗屆；小者內不足以成己，外不足以成物，僅僅取給於一事一物之濟而已，何致遠之能？是以君子不爲也。君子學務其大，謂即大以該小，而未嘗以小病大也。」

子夏曰：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」

君子之於道也，日進而無疆。其所亡者既日有知之，既知之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，至積月之久而終不忘也。所謂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」者，此真能好學者矣。倘玩愒日月而忘助之病乘之，如學何？

日日而知之，日日而有之。日日而有之，即日日而熟之。原本「熟」下少「之」。日月相禪而未有已也，雖上達天德，可矣。

道體無窮，善學者銖積寸累，一日有一日之功，一月有一月之功，日日用力，至一月間，聞見充足，更無一空隙日，便是得一月工夫也。日計不足，月計有餘，故日之亡即爲月之能，知其所亡，方得葆其所能。

一曰：知無窮，能亦無窮。纔有息機，知體便槁。

問：「所知何事？」曰：須知所學何事。君子之學，心學也。知者知此，能者能此。日知之知，一知也，而愈知愈明；月能之能，一能也，而愈能愈熟。

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

中矣。」

博學、篤志、切問、近思，皆道問學之事，而求仁之功端不外此哉。曰「仁在其中」，仁固無往而不在者也。學、問、思、辨，非仁也，而博學、篤志、切問、近思之心，仁也。然則博學者學此者也，篤志者志此者也，切問者問此者也，近思者思此者也，此真能用力於仁者也。謂之「仁在其中」者，謂實有諸中，非若存若亡之見也。仁本在我，非若祿之自外而至，故與凡言在中者異指。子夏蓋示人以求仁之學也，亦即下章「學以致道」之意。

學問工夫切近處，正是仁。非心存於此，必待熟而後仁也。學而不厭，則仁安矣，既聖矣。

博學是博文工夫，篤志、切問、近思是約禮工夫。

子夏曰：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

道不可强致，善學者莫之致而至之也，所謂自得之也。百工居肆則必有事，必有事所以成事也。「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」，所以致道也。

未有不學而致於道者。不致於道，非學也。

子夏曰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。」

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，過也人皆見之，真見是過也。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」，則不可見矣，便是同雲密布，掩盡陽光，此心陷溺之極處。

過不可文，而其遷就回護之心則文也。

文過時，已明知自家不是處，却不肯認錯，故計出於此。問：「何故不肯認錯？」曰：一認錯，便無由濟惡。

子夏曰：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温，聽其言也厲。」

君子有三變，神明而時出之，君子豹變也。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温，聽其言也厲」，皆莫知其所以然，故曰「變」。若儼變爲温，温變爲厲，非變也。

子夏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，未信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，未信則以爲謗己也。」

「信而後勞其民」、「信而後諫」，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。厲己、謗己，則不誠未有能動矣。夫不信以勞民，果厲也；不信以諫主，果謗也。人各有心，其可愚乎？

子夏曰：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

大德如生死利害，關係綱常名教處。「不踰閑」者，守道之嚴，不踰尺寸也。人苟能効力於大者，則小者或出或入間，可弗論也。子夏之言，蓋爲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訓。

小德，只就大德中細細推勘出，如孝的大段是，即晨昏小節偶未善，亦無害其爲孝，如申生之恭可也。忠的大段是，即語默去就偶未善，亦無害其爲忠，如屈原之忠而過可也。

子游曰：「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洒掃、應對、進退，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」子夏聞之曰：「噫！言游過矣。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誣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！」

師、商論交，畢竟子張勝。游、夏論教，畢竟子夏勝。要之，可相合而未可相非。

子夏篤信謹守，其教人多由規矩節目中入，而本原性命之地容有未及者。故子游但以洒掃、應對、進退之節當之，非謂其善

於洒掃、應對、進退也。洒掃、應對、進退，末也，而有本焉。曰「無本」云者，正恐其逐末而遺本也。故曰「抑」，曰「如之何」，皆疑辭，疑其逐末而遺本也。子游探本之論，亦學者所喫緊，但質之聖門循循善誘之方，不能無病，故子夏從而過之。子夏意謂：君子教人之道，孰何者爲先而傳之？孰何者爲後而倦之？或先或後，初無成法，亦無成心，但生質不一，如草木之區別。然君子之道，豈可强其所未至而從事於誣罔乎？若夫會道器於一原，即始即終，神而明之，則聖人而後能之，豈可概責之門人小子乎？君子未嘗限人以聖人之學，而無合下證聖之理，由洒掃、應對、進退而進之，亦可馴至乎聖人之域矣。

子游亦見得洒掃、應對、進退便是形而上者，但欲子夏即末探本也。子夏之解，謂本末固是一體，然須聖人便合下理會到此。自學知、困勉以下，只可就事事物物中逐節磨鍊，使之收拾放心，變化氣質，用力之久，有渙然融會處，便是知本也。若先一齊說破本末，彼實未有承當處，徒重其躐等之心、玄遠之見而已，非誣而何？子夏所見，最得聖門教法。聖人罕言命與仁，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，如一貫之呼，必俟其學將有得而後及之，若曾子以之示門人，便須道「忠恕而已矣」。淺深上下各因乎人，何嘗執有成法？所謂成德達材、時雨之化然也。合而觀之，子游之見即博約之教，子夏之見是循循善誘處。

洒掃、應對、進退，與徐行後長同一作用，本末只一物，大小只一物，恁地剖析不得。洒掃、應對、進退，須是誠心中流出方是道。慎獨工夫便做在此處。

始終無定名，總是本末一致之意，然精粗大小皆在其中。有始有卒，正是無始無卒，并本末相盡捐了。

朱子譏子静曰：「他之説，却是使人先見這一箇物事了，方下來做工夫，却是上達而下學，與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。然説他纔見了便發顛狂，豈肯下來做？若有這箇直截道理，聖人那裹教人步步做上去？」又朱子門人嘗過子静，且言師門教法。子静爲誦「天尊地卑」一章，曰：「某教法如此。」愚按：朱子譏子静，分明子夏之見，而子静不免以有始有卒之聖盡概門人小子也。學者辨之。

子夏曰：「仕而優則學，學而優則仕。」

仕學一理也，亦一事也。通爲一事，則學不以仕廢也，故「仕而優則學」。仕亦不以學妨也，故「學而優則仕」。其必優而後及者，皆純心之學也。當官而理學問，祇屬馳鶩之見，況學焉以干禄乎？蓋學者兩不相妨而相爲用，處爲真儒，出爲名世矣。

子游曰：「喪，致乎哀而止。」

子游病末世喪禮不情，故以致哀垂訓之。致乎哀者，自致其心也。止者，孝子之心無窮，而於禮可無憾矣。

子游曰：「吾友張也，爲難能也，然而未仁。」曾子曰：「堂堂乎張也，難與並爲仁矣。」

子張蓋賢知之過，其立心主於高遠，若有爲人所難能者然，以言乎仁則未也。未仁之病，正坐難能中。堂堂氣象，望而知其未仁矣。以德行言曰「爲難能」，以氣象言曰「堂堂」，其病一也。不曰不仁者而曰「未仁」，曰「難與並爲仁」，蓋即此而反躬切己，從事於闇然之學則仁矣。所謂如此

是病，便知不如此是藥也。此二賢忠告善道處。

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人未有自致者也，必也親喪乎！」

「自致者」，身致者也，實有是心而不容已也。人皆有是心，然而奪於情識利害攻取之私，則不能致矣。「必也親喪乎」，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者，及親之喪，則孩提之性於此盡呈，雖欲不致，不可得也。然則良心之在我者，亦可以擴而充之矣。

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。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」

此蓋爲有家者訓孝也。聖人以孝治天下，自諸侯而大夫，一也。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，可謂善繼志述事矣。此孝道之大處，故曰「難能」，非謂他事可能而此獨不可能也。

孟氏使陽膚爲士師，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

春秋之世，先王撫治天下之道，不復存十一之遺而民無固志矣。失道者，如作丘賦、舍中軍，而養之之道失；其君大路越席、朱干玉舞，其臣歌《雍》舞佾，而教之之道失。民散者，民心皆瓦解而不屬於上也，亂亟矣，小人犯刑固其所也。然則民情大可原矣。如得其情，亦仁人之所痛也，而可以明察自喜乎？哀矜勿喜者，豈徒死中求生，盡士師欽恤之責哉？方將穆然深思，若推己而内之溝中，於是乎復先王之道，以厝斯民於飽煖、禮義之域，而希刑措之化固不容已矣。此曾子爲當時人上者發悔罪下民之意，爲聯合人心之本

以救世亂也。然則亂國煩刑，非重其散乎？秦、隋可鑒也。

子貢曰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之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

古今誅不善者，莫如商紂。紂之不善，宜不如是之甚也，而天下之惡卒歸之，則身自處於不善也，「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」。惟聖人罔念作狂，狂則甚矣，自取之也。然則紂之不善，果如是之甚者也。

紂之不善，本如是之甚，而曰「不如是之甚」者，欲人謹惡於微而杜下流之勢也。孟子曰：「道二：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」不爲堯舜，則爲桀紂，而且自寬曰：「我之暴惡，未至爲紂之甚也。」則紂亦有可原者矣。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也。悲夫！

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

「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」者何？君子心事光明磊落，絶無一毫掩蔽之情。偶值情理之窮，不能無過，如天道陰陽有沴戾而日月薄蝕者然。日月食而後明，限刻可期，君子隨過隨改，不遠之，復似之。其見與仰，總以見君子改過之意，無不在人眉睫間，若昭昭乎揭日月而行者。此正天理流行處，非必以見且仰徵君子之改過也。

「過也，人皆見之」，便是改過下手處，非既見後方更也。皆仰則復其初矣。日月之還明有待，而君子之改過無待，纔待則不成改矣。即過，即見，即改，一時事。其有取於日月之食者，只言其有過必改之情同耳。

過出於無心，只是昏，一昏即覺，一覺即化。如周公使兄，孔子諱君，非過也。

衛公孫朝問於子貢，曰：「仲尼焉學？」子貢曰：「文、武之道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，莫不有文、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？而亦何常師之有？」

聖人之道得統於文、武，固非區區滯於大小之見者。賢者識其大，不賢者識其小；賢者見之爲大，不賢者見之爲小也。大小之見，不足以盡道，而道未嘗不在是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「夫子焉不學」，則無大非小，無小非大，無大無小非一貫矣。學在是，師在是，何常之有？雖謂能自得師可也，師文、武亦可也。

苟不知所學何事，頓令大小兼舉，如說一一而學之，則聖人之學亦窮於識矣。

大小之原，正是文王之德之純。就此實證，正是一貫處。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，曰：「子貢賢於仲尼。」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子貢曰：「譬之宮牆：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；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」

君子必有志於聖人之學而後有以入聖人之道，所謂「得其門而入」者是也。得門而入，乃能真見聖道之無窮，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一一披示之矣。此見不必遠求，反之當身，稽之日用，證之天高地下之間，無不活潑潑地。只限一法，便令東馳西騁，愈求愈遠，且有當前錯過者矣。善乎，顏子得門而入也，曰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盡之矣。卓爾之見，豈偶然哉！其曰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，庶幾富美之蘊乎？雖然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，苟得其門而入，更無宗廟之美、

百官之富。

宮牆之譬，總見賜之造道淺而易窺，夫子造道大而難測之意，非以門喻外、宮喻中也。使顯然有及肩、數仞之懸絶可見，便當程量分明，望宮牆而小天下矣。然則學者非但不見宗廟百官，并數仞之牆，亦是坐井觀天。

喻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所性分定故也。惟天下至聖，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，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，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，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，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，可謂美且富矣。

宗廟之美、百官之富，和一處看。

叔孫武叔毁仲尼。子貢曰：「無以爲也，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絶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！」

日月喻其至高，高不可踰，雖欲自絶，終無傷於日月之明也。量，量度也。不知量，言不知量度淺深也。不可踰而欲踰之，非不知量而何？

日月無私照臨，日月未嘗絶人而人自絶之，自絶之而卒無傷於日月之明，則日月之照臨如故，而人又烏容自絶爲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罪過儘重，自聖人看來亦無甚罪，終納之照臨之下而已。此日月之所以爲大也。

陳子禽謂子貢曰：「子爲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」子貢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爲知，一言以爲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，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。如之何其可及也！」

夫子之不可及也。聖不可知之謂神，一天而已。子不云乎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夫子存神過化，超然聲色之表，亦若是而已。聖同天，不既深乎！善乎，子思子推言之也，曰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。」嗚呼至矣！

夫子之道，不必得邦家而見，只借得邦家事業，想見其配天之化有如此者。然則夫子其堯舜乎？曰：夫子觀堯舜事業，一點浮雲過太虛耳，被子貢等閒説過，便是賢於堯舜處。味「所謂」二字可見。

「斯」字只是誠動於此，機通於彼。聖人治天下，有許多措置施爲，難得當下便了。但事功有待而立達之心無待，極之三年必世，只了得當下一念；極之千萬世，亦只了得當下一念。聖人視三年、必世、千萬世，只在片晌呼吸間。

子貢推尊夫子，一擬之宮牆，再擬之日月，擬之天，可謂至矣。然實未見得聖人親切處，不如其自鳴曰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」云爾。如孟子言孔子「聖之時」，亦近之矣。

天不可階，求天於吾心而階在。「昊天曰明，及爾出王；昊天曰旦，及爾游衍」是也。

堯曰第二十

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。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舜亦以命禹。曰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於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

朕躬。」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」謹權量，審法度，修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興滅國，繼絶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民歸心焉。所重：民、食、喪、祭。寬則得衆，信則民任焉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説。

第二十篇歷敘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傳而終之以夫子之論政，又推本君子之學。內聖外王，於斯爲至矣。

《論語》未嘗言「中」，而惟於二十篇之末以明之。孔子之道不外一「中」，後來子思作《中庸》，遂權輿於此云。

堯授舜，言「祈天永命」之道，而推本於「執中」，其旨嚴矣。中之爲義，從方所得名而實不落方所，其在道體亦然。渾然至善，中而已矣。聖人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萬世開道統，亦準諸此而已矣。聖人立天命人心之極，而修道以立教者，更無偏倚之私、過不及之弊，所爲「允執其中」也。中而曰執者，對天之曆數言，則中爲對越之本，如執圭之執。然又曰「允執」者，昭其信也。允執其中，中斯無失矣。聖人憑空拈出「中」字，不説心，不説事，不説工夫，其要歸於從容中道，所謂「誠者天之道」也。至舜以命禹，闡「執中」之旨曰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求中於心而中非外物，求心於危微而心不墮有無，求執中之功於精一而執非淪於把捉，所謂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，盡人所以合天也。虞廷十六字有功於萬世心學大矣。然增十二字於四字之上，不加毫末，故曰：「心，一也。形而下者謂之器，形而上者謂之道。」人心易溺，故惟危；道心難著，故惟微。道、器原不相離，

危者合於微而危，微者合於危而微，兩物一件，合人與道言心，而心之妙始見，其蘊始盡。所以更聖賢千言萬語，闡發無盡，事心之功不盡，乃其要只在精與一。精以析人心道心之幾，而一則以致其精也。兩心雜揉處正患不精，不精便不一，精而一之，則人心道心妙合無間，而心性流行之妙，無往而非中矣。「事心」一段，一作「由精與一而中之用全」。此虞廷授受心法也。觀舜亦以命禹，則禹以是傳之湯，湯以是傳之文、武，亦一而已矣。《湯誥》、《周書》舉其大端，隱然有上畏天命、下憫人窮之意。只此便是堯舜真血脈，便是執中無方。合而觀之，一理不具，非中也；一物不該，非中也。「寬則得衆，信則民任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說」，其帝王一中之化乎！

按：朱子「中以事言」。愚謂：離心無事，事之「中」亦自心上看。如堯舜揖讓，本於公天下之心；湯武征誅，本於拯天下之心：方是中道。豈以揖讓、征誅爲中乎？中只是理，理無内外，而心其本也。故虞廷首以人心、道心發明其旨，可謂深切著明矣。

一篇精神綰結，只一「亦」字。

湯既伐桀，告諸侯之詞「天討有罪，天命有德」，故總承之曰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顧諟明命，何所不至乎？其得統於堯舜「執中」之傳，以此。

「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」，直是吹枯轉臘，宇宙皆春，爲周家第一大政，故首揭之意重。首句又舉其伐紂誓師之詞曰：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」固見仁人之無敵矣。曰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」，則孟津之舉，凡以

爲百姓已耳，豈徒恃仁人之助以利天下爲乎？ 及其克商之後，立政安民，撥亂反正，翕然更始，如下所云，所以慰百姓之懸望者，端在此矣。「謹權量」，先謹其在官者，以達於下也；「審法度」，謂損益沿革之宜；「修廢官」，謂有官而無職、有職而無官者，且未及《周官》分職之事，只是一時修飾官常而已。凡此皆行政之本，故曰：「四方之政行焉。」興滅、繼絶、舉逸，人心仰望莫切於此，故天下之民歸心焉。重民三事，所以厚民生，正民德之本，至此而一人之德澤在天下矣。此王道之所以大也。於此見武王鼎革之際，一面除殘，一面反商政，救安天下，若拯溺救焚、不遑餘力然，方是天地之心，帝王之德，非徒以其規爲政事之善而已。在堯、舜、禹、湯，何曾舉一事來？

「堯曰」一章，文不屬，事不符，零碎掇來，正是中無轍迹處。合之，在夫子範圍之内。若説某某則見而知之，某某則聞而知之，便是一付舊本子，將道理做注脚看了。然則孔子其天乎！ 其視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也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。

子張問於孔子曰：「何如斯可以從政矣？」子曰：「尊五美，屏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五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」子張曰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子曰：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？ 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？ 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？ 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？ 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」子張

曰：「何謂四惡？」子曰：「不教而殺謂之虐；不戒視成謂之暴；慢令致期謂之賊；猶之與人也，出納之吝，謂之有司。」

夫子告子張問政，統帝王之道也。曰「五美」者，後儒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是也。纔出於伯便是惡，一尊一屏方是純王之心，純王之政。王道規模宏遠，如天覆地載，萬物得所，絶不從驩虞起見。故首舉「不費」之惠，至於「勞民」之政，最易斂怨。王者以佚道使之，而默動其終事之情，何怨之有？合之，見殺之不怨、利之不庸氣象。由是而窺王者之心，方淡然無營，失得勿恤，日轉一元之生意於於穆之表而已，所謂「欲仁得仁」、「欲而不貪」也。仁則無一物之不體，無一事之不貫，便是「無敢慢」。蓋嚴密之極爲安舒，何至以驕侈逸豫病天下乎？故「泰而不驕」。在心爲「無敢慢」，在貌即爲莊涖。正衣冠，尊瞻視，恭己之象也。德威惟畏，故「威而不猛」。自政説到心，又自心説到貌，且見王者過化存神之妙，雖平鋪五事而血脈自貫。合之見王道之全矣。「四惡」總是一苛迫近小氣象，分明畫出一伯道：在立教則爲虐，在作事則爲暴，在出令則爲賊，在出納則爲有司。有一於此，皆治之賊也，故曰「惡」。或言「上三政是剛惡，下一政是柔惡」，竊未然。四者總是不仁之惡，與上文相反。然伯者信賞罰，謹教令，如何以惡歸之？只是伯者先詐力而後仁義，其心不過欲罔民以就其功利之私，就他條教犁然只是文具，誠是不教之殺、不戒之成、慢令之期、有司之出納而已。總之從刑罰上起念便是暴，從期會上起念便是虐與賊，從出納上起念便是有司，故歸之伯

者。夫子承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之後，開萬世之太平，商確治道，莫備於此。邵子曰：「仲尼祖三皇，宗五帝，考三王，孫五伯，於此可見。」嗚呼，至矣！

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；不知禮，無以立也；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

命即天道之流行而付與物者。一氣流行，而理在其中，只是一箇，更無氣數、義理之別。言太極則有陰陽，言陰陽則有變化，而盈天地間平陂往復之數該於此矣。變變化化，遊於無窮，方見太極之妙。人與天地萬物同遊無窮之中，小之日用動静，大之進退存亡，莫非命也。故曰：「莫之爲而爲者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」莫之爲而爲，莫之致而至，即陰陽不測之神也。然則學不窺神化之奥，不足以言知命矣。知命則知時，知時則知化，《易》曰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」是也，又何利害窮通得喪之惑乎？故曰：「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知之則立之矣。孔子自言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故能仕止久速，各適其時，進退存亡，不失其正，至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乃證上達天德之詣，故曰：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又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。」可謂互相發明於天下萬世之學則矣。禮，即是命之有常者。「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皆天所秩也。其筦於人心則「敬」而已矣。無不敬之謂知禮。敬則卓然，故曰「立」。《記》曰「莊敬日强」是也。人心敬肆之端，即天命存亡之介，故知命者又必約之以知禮而始真，由立而進之則幾矣。然君子之學，固非區區一己之言而不足與通之天下者，知人則哲，由己及物之道在其中矣。有鑒别之

明，而後有曲成之仁，君子所以合明親於一致、通教學於一原也。而非知言，又胡以得之？知言者，知其理也。致知之學，有以晰群言之搖亂而衷諸聖，即孟子之「知言」是也。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，此其大端乎！知言以知人而學窺其大，合人以成己而德造其成，其斯以爲君子乎！

論語說義

〔清〕宋翔鳳 撰
甘祥滿
周鋒利 校點

目録

校點説明

宋翔鳳(一七七九—一八六〇),字于庭,長洲(今江蘇吴縣)人,歷官泰州學正、湖南新甯縣知縣等,是清代常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其學得乃舅父莊述祖今文經學之傳,通訓詁名物,志在西漢家法,微言大義。著有《論語説義》、《論語鄭注》、《周易考異》、《大學古義説》、《小爾雅訓纂》、《過庭録》等。《清史稿·儒林傳》有傳。所著《論語説義》十卷,成書於道光二十年,意在綜覈古今,以發仲尼微言(詳見《自序》),其論多引《春秋》公羊家之説。

《論語説義》現存兩個版本:(一)清道光咸豐間(一八二一—一八六一)《浮溪精舍叢書》刻本,現藏國家圖書館。(二)清光緒十四年(一八八八)南菁書院刻王先謙所輯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。兩個版本文字差異甚微。經仔細比較和研究兩個版本的異文,校者發現,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校刻更精,所以此次整理,即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《皇清經解續編》本爲底本,以《浮溪精舍叢書》本(簡稱浮溪本)爲校本。

原書引文,常有略引、意引、改引等種種情況,於此一律仍舊,個别重要處,酌情出校。

校點者 甘祥滿 周鋒利

論語説義序

《論語説》曰：「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，以當素王。」微言者，性與天道之言也。此二十篇，尋其條理，求其恉趣，而太平之治、素王之業備焉。自漢以來，諸家之説時合時離，不能畫一。蒙嘗綜覈古今，有纂言之作，其文繁多，别録私説，題爲《説義》。紬繹已久，有未著於子墨者，年衰事益，倥傯尟暇，恐并散佚，遂以此數萬言先付殺青。引而申之，或俟異日。道光二十年五月九日，長洲宋翔鳳。

論語説義一

學而　爲政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❶

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：定公五年，「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。故孔子不仕，退而脩詩、書、禮、樂，弟子彌衆，至自遠方，莫不受業焉。」弟子至自遠方，即「有朋自遠方來」也。朋，即指弟子。故《白虎通・辟雝篇》云：「師弟子之道有三。《論語》曰『朋友自遠方來』，《經典釋文》云：「有，一作友。」與此同。朋友之道也。又曰『回也視予猶父也』，父子之道也。以君臣之義教之，君臣之道也。」又《孟子》：子濯孺子曰「其取友必端矣」，亦指友爲弟子。大司徒鄭注：「同師曰朋。」皇疏亦云：「同處師門曰朋，同執一志曰友。朋，猶黨也，共爲黨類在師門也。」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。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，故曰「有朋自遠方來」也。

先王既没，明堂之政湮，太學之教廢，孝弟忠信不脩。孔子受命作《春秋》，其微言備於《論語》，遂首言立學之義，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説乎？」時習，即瞽宗上庠教士之法。「有朋自遠方來」，謂有師有弟子，即秦漢博士相傳之法。「人不知而不愠」，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，而天自知孔子，使受命當素王，則又何所愠於人。蓋人心之不失，綱維之不壞，皆繫於學。「喟然歎曰：『莫我知夫。』子貢曰：『何爲莫知子？』子曰：『不怨

❶「于庭著」，浮溪本作「記」。以下同，不再一一出校。

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」怨天尤人，愠也；　下學上達，君子之事。《禮運》記以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爲六君子，以素王當之，亦繼君子之號。　先王興學以治人情，聖人設教以維世故，作君作師，統緒若一也。

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。」孝弟，學之始基也。《大學》一篇言孝、弟、慈，此言孝弟，而慈舉之矣。　孝弟者，天性。　爲人而孝弟，則能率其天性。《中庸》記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。」鄭注曰：「天命，謂天所命生人者也，是謂性命。　木神則仁，金神則義，火神則禮，水神則信，土神則知。《孝經説》曰：『性者，生之質。　命，人所稟受度也。』率，循也。　循性行之，是謂道。脩，治也。　治而廣之，人倣效之，是曰教。」按，此即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。《説文解字》：「本，木下曰本，从木，一在下。」又曰：「一，惟初大始，道立於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萬物。」是在天爲一爲本，在人性爲孝弟，循而行之爲道，見之於人是謂爲仁。　仁雖五性之一，然合乎人己，通乎遠近，未有不由乎。　爲仁則舍孝弟又無由也。　故《論語》以孝弟解本，以仁釋道，而立太學以教於國，設庠序以化於邑者，其義盡之矣。《周書》曰：「勇則害上，不登於明堂。」既明孝弟之義，則犯上者鮮，而作亂者絶，升於學者，皆可登於明堂。　堯舜帥天下以仁，其實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，故曰「仁之本」也。

其理則有，其事已絶，不忍斥言之，故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静言庸違是有巧言，象恭滔天是有令色。　失仁之本，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，大禹畏之，邱明恥之。《王制》所謂不率教者則「移郊」、「移遂」、「屏之

遠方」者，此類是也。故與放鄭聲、遠佞人之義，皆太學之法、明堂之政所先務者，與忠信皆仁之事，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。曾子傳《孝經》，既明孝弟爲仁之本，乃率而循之，爲人謀以忠，與朋友以信。既脩孝弟忠信，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，則《孝經》之篇具。是孔子爲曾子陳孝道，而有《孝經》。《孝經説》曰：「《春秋》屬商，《孝經》屬參。」則曾子以《孝經》專門名其家。故《魯論》讀「傳」爲「專」。所業既專，而習之又久，師資之法無絶，先王之道不湮，孝弟忠信不失於人之性情心術。曾氏之言，即孔子「時習」之旨也。

《公羊》何休説曰：昭元年注。「十井爲一乘。公侯封方百里，凡千乘，伯四百七十乘，子男二百五十乘。」按，此與包咸解《論語》義同。《孟子》：「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三百两，虎賁三千人。」此一乘有士十人也。《魯頌》：「公車千乘，公徒三萬。」此一乘并數士十人，徒二十人也。按，此即《司馬法》所載車徒之數，然出車之地已侈大，亦如《周禮》之竄亂也。春秋之法，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，多於此者，則在所損。故《論語》言治國以千乘爲大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學。言學而不可究之於治國，其學爲無本。《大學》言「平天下在治其國」，苟能道千乘之國，則天下悉舉之矣。按，包氏《論語章句》，其書爲《魯論語》今文説也。今文家傳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爲得聖人之意。今文家者，博士之所傳，自七十子之徒遞相授受，至漢時而不絶。如《王制》、《孟子》之書所言，制度罔不合一。自古文家得《周官》經於屋壁，西漢之末録之中祕，謂是周公所作，凡他經之不合者，咸斷之曰「夏殷」。其實《春秋》爲孔子所定，本

堯、舜、文王之意，述三代之制，斟酌至當，百世不易。孟子得《春秋》之傳，故稱周公封魯，太公封齊，爲方百里。今魯方百里者五，有王者作魯，在所損乎？在所益乎？則大國百里不可踰也。《周禮》之傳，無所師承，或者戰國諸人刓周公之制作，去其籍而易其文，以合其毁壞并兼之術，故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。馬、鄭兩君篤信古文，輒就《周禮》轉詁他經，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家之異學。積疑未明，大義斯蔽，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凡六藝，一百三家，三千一百二十三篇。六藝之文：《樂》以和神，仁之表也；《詩》以正言，義之用也；《禮》以明體，明者著見，故無訓也；《書》以廣聽，知之術也；《春秋》以斷事，信之符也。五者，蓋五常之道，相須而備，而《易》爲之原。故曰『《易》不可見，則乾坤或幾乎息矣』，言與天地爲終始也。至於五學有變改，猶五行之更用事焉。古之學者耕且養，三年而通一藝，存其大體，玩經文而已。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經立也。後世經傳既已乖離，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，而務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説，破壞形體；説五字之文，至於二三萬言。後進彌以馳逐。故幼童而守一藝，白首而後能言，安其所習，毁所不見，終以自蔽。此學者之大患也。」謹按，「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」，皆弟子之所當學也，學而後成德。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爲力行，以通藝爲餘事。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，使一世之人有孝弟忠信之行以進德，於是學文，則脩詞立誠以居業，正誼明道，不爲賤儒，非此末由。《七略》之文，惘學文之罣誤，三覆其詞，不可深慨乎？

劉禮部逢禄曰：「『則以學文』，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。文者，字之始。誦法六經，先正聲音文字，謂小學也。」謹按，《周禮・保氏》：「掌養國子，教之六書。」《漢律》：「學僮十七已上始試，諷籀書九千字，乃得爲吏。」皆學文之事也。

三代之學，皆明人倫。「賢賢易色」，明夫婦之倫也。《毛詩序》云：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」此「賢賢易色」言夫婦之切證。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」《學記》曰：「凡學之道，嚴師爲難。師嚴然後道尊，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」此言君子，謂作之師者。重，猶尊也。固，久也。見韋昭注《晉語》，高誘注《魏策》。苟不能尊師，則師無威嚴，而學亦不能持久。既言嚴師之道，又申勸學之旨，謂學者當以忠信爲本。《禮器》篇曰：「甘受和，白受采，忠信之人可以學禮。苟無忠信之人，則禮不虛道。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。」既主忠信，則得其人，而爲學彌久，於是觀其論學取友。「無友不如己」，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。人莫不有議論之失，及思慮之誤，得之在終食之頃，遂之爲畢生之咎。是以君子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，可大可久，學以聚之也。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此言孝弟之至，通於神明，光於四海也。曾子述《孝經》一書，傳而習之。「生則親安之」，慎終之事也。「祭則鬼享之」，追遠之事也。天下和平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，民德歸厚之事也。

夫子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。夫子推五經六籍之

教，以觀人國，而知其政教得失，窮神觀化，通之於心，則其君臣亦以心與，無俟周咨以求聞見。小戴所傳《經解》一篇，庶暢厥旨與。

道，治也。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」，謂繼體爲政者也。若泛言父之教子，其道當没身不改，難以三年爲限。惟人君治道，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，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。然必先君以正終，後君得有涼闇不言之義。苟失道而死，則爲誅君，其子已不當立，何能三年無改也。按，《七略》：「《春秋古經》十二篇，《經》十一卷。公羊、穀梁二家。」《古經》十二篇者，左氏之學，無博士所傳。《經》十一卷者，出今文家，繫《閔公》篇於《莊公》下，博士傳其說，曰：「子未三年，無改於父之道。」《傳》曰：「則曷爲於其封内三年稱子？緣孝子之心，則三年不忍當也。」見何休《公羊》閔二年傳注。唐石經《穀梁傳》分十二卷，用范甯本。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。《論語》微言，與《春秋》通，明三年無改之道，以示繼體爲政之法，而孝道以立。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？

六藝之文皆先王之道。《孝經》曰：「教民親愛，莫善於孝。教民禮順，莫善於弟。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安上治民，莫善於禮。」學者脩其孝弟，而欲從事於六藝，則禮樂其先急也。「五禮防萬民之僞，而教之中。」中爲體，其節文可見。「六樂防萬民之情，而教之和。」和爲用，其聲音可知。可見者名其實，可知者用於虛。故有子但言禮，不可樂也。中庸之德極於中和，亦言和之用也。樂者爲同，禮者爲異。「禮之用和爲貴」，同則相親也。「先王之道斯爲美」，異則相敬也。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」，禮勝則離

也。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」，樂勝則流也。學者能明乎禮之用，則舉而措之，天下無難矣。《公羊》宣九年何休注曰：「『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。』明雖事人，亦當合禮。」

未若貧而樂道，依《史記·弟子傳》、《論語》皇侃義疏及唐石經增。富而好禮者也。《呂氏·慎大覽》曰：「古之得道者，窮亦樂、達亦樂。所樂非窮達也，道得於此，則窮達一也。」謹案，此樂道之切證。

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」子言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；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」。設科以教，當知其人。《書》言：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」孔子素王，二三子皆先後、奔奏、疏附、禦侮之材，封人所言「何患於喪」，子貢亦言：「文武之道未墜，在人。」苟不知人，道何所寄？觀乎聖人誘掖進退，至於鳴鼓之攻，市朝之肆，蓋唯恐失人而無以興學化民也。

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北極謂之北辰。」《周禮疏》引鄭注云：「天皇北辰耀魄寶。」按，鄭不注《爾雅》，當是緯書注。《春秋說》所謂中官大帝，其精北極星，含元出氣，流精生一也。北極，在《尚書》爲旋機。《堯典》：「正月上日，受終于文祖。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」鄭注：「文祖者，五府之大名，猶周之明堂。」《伏生大傳》曰：「琁者，還也。機者，幾也。其變幾微，而所動者大，謂之琁機。故琁機謂之北極。」又曰：「政者，齊中也。謂春、秋、冬、夏、天文、地理、人道，所以爲政也，道正而萬事順成。故天道，政之大也。」按，《大傳》言帝王之爲政如此。聖人南面而聽，天下嚮明而治，故所居曰明堂。明堂太學同處，教士則曰太學，爲政則曰明堂。《論語》於《學而》之後次《爲政》之篇，著明堂法天之義，亦微

言之未絶也。明堂之治，王中無爲，以守至正，恭己南面，自明其德，上法琁機，以齊七政。故曰「政者，正也」；「德者，得也」。外得於人，内得於己也。王者上承天之所爲，下以正其所爲，未有不以德爲本。德者，不言之化，自然之治，以無爲爲之者也。雖有四時、天地、人之政，而皆本於一德。雖有五官、二十八星之名，而皆筦於北辰。爲政不出於明堂，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，德之符也。北辰不離於紫宫，而衆星循環，終古不忒，樞之筦也。「居其所」者，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，而樞星常居正中，即《天官》所云：「中官，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」《周髀》云：「欲知北極樞旋周四極，常以夏至夜半時，北極南游所極；冬至夜半時，北極北游所極；冬至日加酉之時，西游所極，此北極琁機四游。正北極樞旋機之中，正北，天之中，正極之所游。」《論語》云：「譬如北辰居其所。」《吕氏·有始覽》云：「極星與天俱游，而天樞不移。」按，《天官》不著天樞之名，惟《吕覽》、《周髀》言之。古人星象疏闊，天極、天樞本可包以北辰之名，正以運轉不離於中，所居獨尊，斡維斯繫，究之天樞，亦是默運。故伏生以爲其變幾微，而所動者大，非不動之謂也。至於聖人之經，必以其著者知其微者。故《堯典》一篇，顯察琁機、玉衡之象，《星經》曰：「旋機謂北極，玉衡謂斗九星也。」見《後漢·天文志》注。《春秋》三世屢見「大辰」、「北斗」之名。自古明堂聽政，未有不法北辰之在紫宫，正無俟求之微渺，測之虚無也。

子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無邪。」鄭云：「蔽，塞也。」《釋文》。謹案，《詩》以道性情，而人情易流，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。

《公羊》何休説宣十五年。曰：「男女有所怨恨，相從而歌，飢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。男年六十四、女年五十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間求詩，鄉移於邑，邑移於國，國以聞於天子。故王者不出牖户，盡知天下所苦，不下堂而知四方。」是則《詩》雖三百，人兼九州，風俗殊異，得失難齊，然王居明堂户牖之内，守其至正，以德自明，中外遐邇，達志通欲，無邪之致，極之於思，如是爲絜矩之道，天下太平矣。

有恥且格。格訓正。言道民者當使歸於正也。政與刑，治之末也。德與禮，治之本也。先末而後本，則上下皆以術應。故名法之學無忠厚之意，巧詐孰而廉恥亡，至於其本盡失，而民終於邪僻矣。先本而後末，則上下皆以心通。先慎乎德，而後辨上下、定民志。自禹、湯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世，而皆謹乎禮，故能正身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。德禮既精，則政刑亦無弊。是先本者可以舉末，先末者未有不撓其本者也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使無邪心而一歸於正，其可不於道之、齊之者加之意乎？

古者十五入大學，三年而通一藝，三十而五經立。《論語》「三十而立」，《曲禮》「三十曰壯，有室」。立也者，立於禮也。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。不然，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，未有不自居室始也。故曰「人有禮則安，無禮則危」也。

「天命」者，所受之命也。德有大小，則命有尊卑。大夫命於諸侯，諸侯命於天子，天子受命於天，胥此命也。孔子知將受素王之命，而託於學《易》，故曰：「假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蓋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，窮理盡性，知天命有終始。大

過者，頤不動，死象也。孔子應素王之運，百世不絕，故可以無大過。《孔子世家》記「孔子不仕，退而脩詩書禮樂」，在四十之後。《春秋》治太平之世，亦在其時。《世家》言：孔子年五十，「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，使人召孔子。孔子循道彌久，温温無所試，莫能己用，曰：『蓋周文、武起豐鎬而王，今費雖小，儻庶幾乎？』欲往。子路不說，止孔子。孔子曰：『夫召我者豈徒哉？如用我，其爲東周乎！』然亦卒不行。」按，此言豐鎬之起，適發於五十之年，弟子記之，當有所受也。

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，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歲。《春秋說》云：「哀十四年春，西狩獲麟，得端門之命，作《春秋》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，得百二十國寶書，九月《經》立。」按，《春秋》之作，備五始、三科、九旨、七等、六輔、二類之義，輕重詳略，遠近親疏，人事浹，王道備，撥亂反正，功成於麟，天下太平。故曰「從心所欲，不踰矩」也。矩者，數也。《大學》篇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，苟能用矩，則自近及遠，合萬爲一，以矩印心，故能從心，以心出矩，故能不踰也。《禮》盛德記曰：❶「明堂，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。」盧辯注謂：「法龜文，故取此數。」明堂取一至九之數，即《大學》絜矩之道。《春秋》之致太平，追堯舜之隆者，唯不踰矩而已矣。

慶父抗輈經而死，魯人諱之，故曰孟氏。鄭注。桓六年九月丁卯，子同生。《穀梁傳》曰：「疑，故志之。時曰同乎人也。」范甯注：「莊公母文姜，淫於齊襄，疑非公之子。時人僉曰，齊侯之子，同於他人。」按，文姜以桓三年入，至桓六年，中間無適齊之事。齊

❶「盛德記」，「盛」疑爲「戴」之誤。

侯亦未至魯。桓五年夏，齊侯鄭伯如紀，范氏謂「過我則書」。然紀在齊東，不必過魯。楊疏已疑之。使齊侯五年夏過魯，莊公以六年九月生，則亦非齊侯子也。以明同固桓公之子，則「同非吾子」之言，乃夫人譖公，非桓公意。公子慶父者，莊公之母弟，其是齊侯之子與？故《經》於慶父則書曰「齊仲孫」，以爲魯非有仲孫，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。慶父欲得魯國，同乎莒人滅鄫，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，慶父則絶之於齊。魯人世世惡之，其子公孫敖亦不能安於魯。魯之有仲孫氏，以齊人脇之也。仲孫氏之得安於魯，以孟獻子之賢也。魯人諱其爲慶父之後，故不曰仲氏，而曰孟氏，若其先人爲莊公異母兄弟者。《魯世家》云「季友母陳女，故亡在陳」。此蓋本《古文左氏》説。《公羊傳》云：「公子慶父、公子牙、公子友，皆莊公之母弟。」又曰：「季子殺母兄。」與《世家》所傳異。《公羊》引子女子曰：「以『春秋』爲《春秋》，齊無仲孫，其諸吾仲孫與？」是《公羊》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，故爲疑辭也。

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衛瓘云：「三家僭侈，皆不以禮，故以禮答之也。」《義疏》。謹案，爲政之道，諸侯、卿大夫皆當以禮裁制之，如孔子誅侏儒、墮三都，皆是也。

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謹案，此指用人言。《大戴禮·文王官人篇》亦云：「考其所爲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」《漢書·杜周傳》杜欽對策，亦以此三言爲取人之術。

《公羊》文十二年傳：「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。」何休注：「一介，猶一概。斷斷，猶專一也。他技，奇巧異端也。孔子曰：『攻乎

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」《疏》云：「鄭注《大學》云：『斷斷，誠一之貌也。他技，異端之技也。』是與此合。」按，斷斷，專一，即《中庸》之用中，《大學》之誠意。誠意而能天下平，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無所倚則平也。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。《中庸》記云：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」鄭注云：「兩端，過與不及。用其中於民，賢與不肖皆能行之。」按，所謂執者，度之也。執其兩端而度之，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，中則一，兩則異。異端即兩端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謂命也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，以定命也。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，即謂之異端。攻乎異端，即不能用中於民而有害於定命。如後世楊墨之言，治國皆有過與不及，有害於用中之道，然其爲過不及之說者，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，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。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，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。孔子知之，故於《論語》言「一以貫之」之道，而明之以忠恕，究之以「中庸」之德，斯能用其中於民而絕異端之技與！《孟子》言：「子莫執中，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」權者，能用之之謂也。過與不及則有輕重，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，權兩端之輕重，而後中可用。不知有兩端而權之，則執中者無可用，而異端之說轉勝。故異端之熾，由執中無權者致之，是以可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。

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禄在其中矣。謹案，《春秋》之作，備闕疑、闕殆之義，應天制作，號令百世。儀封人知之，故以「何患於喪」告二三子。素王、素臣昭然可知，當時聖賢作述之意，惟求寡尤、寡悔而已。

子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孝于惟孝，漢石經及《義疏》、《經典釋文》本並作「孝于」，今本作「孝乎」。友于兄弟，施於有政。』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？」包曰：「孝于惟孝，美孝之辭。友于兄弟，善於兄弟也。施，行也。所行有政道，即是與爲政同。」《集解》。謹案，《論語》引經多作「于」，「施於有政」作「於」，是引申《書》意也。據包意，正以「施於有政」爲孔子語。自東晉古文《書》出，始以此語作《書》辭，解《論語》者並從而誤。《後漢書・郅惲傳》「雖不從政，施之有政，是亦爲政也」。注《論語》孔子之言也，亦與包義合。

《尸子》云：「文軒六駃，是騠同。無四寸之鍵，則車不行；小者亡，則大者不成也。」案，此四寸謂小車之軏。鄭《論語》注：「軏，因轅端著之。」因，就也。謂就輈衡之大小以著軏。衡圍一尺二寸八分，其直徑三分之一，則中穿以受軏者不過四寸，知軏之脩亦四寸也。《韓子・外儲説》：「墨子曰：『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，用咫尺之木，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。』」案，此言咫尺爲大車之輗。鄭注《論語》：「輗，穿轅端著之。」云穿，當是兩頭穿出。《考工》不詳鬲圍之數，意大車任重，其鬲圍當倍於衡圍，輗又穿出著之，故得有咫尺之度。戴東原謂輗、軏同是咫尺者，誤。

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乎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謹案，素王受命之事，子張能知之，故問受命作《春秋》之後，其法可以十世乎？十世，謂三百年也。孔子爲言損益三代之禮，成《春秋》之制，將百世而不易，何止十世也。如董生所記，三代改制，質文而所損益之，故大可知

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以當新王，而通三統，與《論語》答顏淵問爲邦，因四代之禮成制，作損益之原，其道如一。子貢曰：「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」蓋以《春秋》繼周，而損益之故遂定，雖百世而遠，孰能違離孔子之道，變易《春秋》之法乎？

子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。」謹案，自三皇五帝、九皇六十四民，雖降絀絶地，廟位祝牲猶列於郊，號宗於代。宗既立，三統損益昭明，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。《周書·大匡》云：「勇如害上，則不登於明堂。」明堂所以明道，明道惟法。《左氏文二年傳》云：「《周志》有之：『勇則害上，不登於明堂。』死而不義，非勇也。」杜注：「明堂、祖廟，所以策功序德，故不義之士不得升。」是勇而不義，不可爲勇。《論語》記此，見明堂之德之盛，基於孝弟忠信，究於損益質文，極於親安鬼享。至四海之内，各以其職來祭，莫不勇於爲義，以應明堂之德，不已盛哉！

論語説義二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八佾　里仁

《白虎通·禮樂篇》:「天子八佾,諸侯四佾,所以别尊卑。樂者,陽也。故以陰數,法八風、六律、四時也。八風六律者,天氣也,助天地成萬物者也。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,萬民成其性命也。故《春秋公羊傳》曰:『天子八佾,諸公六佾,諸侯四佾。』《詩傳》曰:『大夫、士琴瑟御。』八佾者,何謂也?佾者,列也。以八人爲行列,❶八八六十四人也。諸公六六爲行,諸侯四四爲行。諸公謂三公二王後。大夫、士北面之臣,非專事子民者也,故但琴瑟而已。」謹案,此今文家説。春秋時皆言女樂二八,亦諸侯四四之數。《左傳》始有卿大夫四、士二之説。服虔遂解爲六八、四八、二八,此古文家説,非也。

《學而》、《爲政》二篇既明太學明堂之法,《八佾》一篇遂明宗廟之禮。曰庭、曰堂,皆在廟中。《孝經》曰:「宗廟致敬,鬼神著矣。孝弟之至,通於神明,光於四海。」是宗廟之法,見孝弟之至,而爲仁之本。如季氏三家之僭,無君臣父子之義,何有於敬?何有於孝弟?禮之本既蕩焉、泯焉,故謂之忍,謂之不仁,微言之所存,亦可思矣。

莊廿三年秋,丹桓宫楹。廿四年春,刻桓宫桷。皆失禮宗廟之事。《穀梁傳》曰:

❶「人」,原誤作「八」,今據《白虎通》改。

「天子之桷，斲之礱之，加密石焉。諸侯之桷，斲之礱之。大夫斲之。士斲本。」按，丹楹刻桷，失禮尚小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失之小者，已在所譏，况甚此者而忍言乎？故《春秋》於獻六羽、丹楹、刻桷皆譏，而八佾無文，以僭天子者，不仁之甚，而有所不忍言也。故《傳》曰：「僭天子，不可言也。」由於不忍，而後有所不可。終春秋世，未見魯舞八佾者，而何有於季氏？則以季氏祀桓公也。《郊特牲》記曰：「諸侯不敢祖天子，大夫不敢祖諸侯。而公廟之設於私家，非禮也，由三桓始也。」鄭注：「仲孫、叔孫、季孫氏皆立桓公廟，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，三家見而僭焉。」按，鄭君《詩·魯頌譜》曰：伯禽後，「政衰，國事多廢。十九世至僖公，當周惠王、襄王時，而遵伯禽之法，養四種之馬，牧於坰野。尊賢禄士，脩泮宮，守禮教。僖十六年冬，會諸侯於淮上，謀東略，遂伐淮夷。僖二十年，新作南門，又脩姜嫄之廟，至於復魯舊制，未徧而薨。周人美其功，❶季孫行父請命於周，而作其頌。」蓋入春秋之世，至僖公之後，魯始多用天子之禮樂，則固季孫行父之爲之也。其季氏立桓公廟者，以公子之宗道也。《禮·大傳》曰：「公子有宗道。公子之公，爲其士大夫之庶者，宗其士大夫之適者，公子之宗道也。」注云：「公子不得宗君，公命適昆弟爲之宗，❷使之宗之，是公子之宗道也。所宗者適，則如大宗，死爲之齊衰九月，其母則小君也，爲其妻齊衰三月。無適而宗庶，則如小宗，死爲之大功九月。其母、妻無服，公子唯己而已，則無所宗，亦莫

❶「周」，《詩譜》作「國」。
❷「公」，《禮記注疏》作「君」。

之宗。」按，公子友之世當無宗，亦莫之宗。未始立廟，其時無可僭也。至行父之世，三桓並爲大夫，將明宗道，而慶父、叔牙有罪於國，不可以宗之，故以季氏爲宗，得因緣立桓公廟，則其時可僭也。蓋謂三桓之所同立，而季主其祭。故孔子專斥季氏，至云「三家者以《雍》徹」，以季氏特三家之一家耳。舉三家以正其名，非謂仲叔之俱僭也。《春秋》不忍言季氏之僭，而書「丹楹刻桷」，蓋謂桓宮之在魯國即小，小失禮，猶在所譏，况以季氏而可僭八佾之舞乎？知《春秋》之再書桓宮，所以罪季氏而正魯國也。

《春秋》文二年二月經書：「丁丑，作僖公主。」《傳》曰：「作僖公主，何以書？譏。何譏爾？不時也。其不時奈何？欲久喪而不能也。」何氏說：「禮：作練主，當以十三月。文公亂聖人制，欲服喪三十六月，十九月作練主，又不能卒竟，故以二十五月也。日者，重失禮鬼神。」《經》又書：「八月丁卯，大事於太廟，躋僖公。」《傳》曰：「大事者何？大祫也。大祫者何？合祭也。其合祭奈何？毁廟之主，陳於大祖；未毁廟之主皆升，合食於大祖。五年而再殷祭。躋者何？升也。何言乎升僖公？譏。何譏爾？逆祀也。其逆祀奈何？先禰而後祖也。」何氏說：「升，謂西上。禮：昭穆指父子，近取法《春秋》，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，隱、桓與閔、僖亦當同北面西上，繼閔者在下。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，置僖公於閔公上，失先後之義，故譏之。《傳》曰後祖者，僖公以臣繼閔公，猶子繼父，故閔公於文公，亦猶祖也。自先君言之，隱、桓及閔、僖各當爲兄弟，顧有貴賤耳。自繼代言之，有父子君臣之道，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。」按

此，知魯自文公始亂宗廟之法，其失禮鬼神尤重。故《春秋》備日以譏之。穀梁子曰：「逆祀，則是無昭穆也。無昭穆，則是無祖也。無祖，則無天也。故曰：文無天。無天者，是無天而行也。」按，「文無天」之語，當是七十子所傳，而穀梁子述之。天者，人之始也。祖者，亦人之始也。是以王者天大祖。天命之謂性，仁者性之始也。文公既無天無祖，則安能有仁？故君臣父子之法亂，皆不仁之所由致也。《春秋》僖十六年，公子季友卒。越廿四年，當文六年，經書「季孫行父如陳」。是行父至，是乃當國也。《世本》季友生仲無佚，無佚生行父，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。魯有季氏，自行父始。《春秋》家以隱、桓、莊、閔、僖爲所傳聞之世，見治起衰亂。然僖公世當桓、文之霸，王政猶明，制度猶在，大夫不敢僭，四裔不敢陵。至文公之世，霸迹已微。文公先壞喪、祭、宗廟之禮，至《經》書「公子遂如齊納幣」。以喪祭，而昏姻之道失。又書「四不視朔」，而君臣之意衰。文公敢薄先王之制，敢亂繼統之法，荒繆惑亂而爲君，是之謂不仁。故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蓋爲文公言之也。季氏於是時出，而僭天子之禮樂。所謂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」者，由季文子始，而起於文公之世。《論語》顯斥季氏，而深没文公，是《春秋》之微言也。

商家主質，質之過，流爲貴賤無等。周家主文，文之過，流爲以下僭上。由於孝弟忠信之不明，相與舍本崇末，以致有流失敗壞如魯君臣之事。是必知禮之本，則能通文質之變，以救世運。是禮不可以空言治也。《禮器》云：「先王之立禮也，有本有文。忠信，禮之本也。義理，禮之文也。無本不立，

無文不行。」不對質而言文，但謂禮之見於外者，非文質之文也。蓋忠信起於孝弟，孝弟爲仁之本。故曰：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又曰：「禮，其政之本與？」仁之本，禮之本，政之本，其本一也。禮去奢而觀儉，則忠信之道存。喪去易而觀戚，則孝弟之心出。斯爲禮之本，而後主文、主質可以變通而無弊。春秋之時，僭竊相仍，學士有去文之意，民心有從質之機，故棘子成有「君子質而已矣」之說，而子貢惜之以未求禮之本。今林放能問，而孔子大而美之。林放，魯人。棘子成，衛大夫。皆不在弟子之列，而意皆及此，此列國人心風俗將思有所變易，聖人遂因乎世運而斟酌損益，以成春秋去文從質之禮。所謂「因其勢而利導之，復脩教化以崇起之」者，如此而已矣。然竟《論語》二十篇，皆言仁、言孝弟、言忠信，而不言從質之故，以禮之本固自有在，而非文質所能與也。此言儉、言戚，以見孝弟忠信之實，主文、主質，皆莫能外此也。

泰山爲魯三望之一。《春秋公羊》說曰：「天子有方望之事，無所不通。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内者，則不祭也。」此謂諸侯祭對内山川也。若季氏旅於泰山，則非祭泰山。蓋旅非常祭，欲依王者因名山升中於天之事，故特舉此旅。如《大宗伯》「以血祭祭社稷、五祀、五嶽，以薶沈祭山林川澤」。是祭山也。《大宗伯》又云：「國有大故，則旅上帝及四望。」鄭注：「旅，陳也。陳其祭祀以祈焉，禮不如祀之備也。上帝，五帝。四望，五嶽、四鎮、四瀆。」据此，知旅非常祭。季氏於泰山行旅上帝之禮，《書》：「蔡蒙旅平。」僞《傳》云：「祭山曰旅。」此俗儒强說。亦八佾、《雍》徹之類。《白虎通》云：「王者易姓而起，必升封

泰山。何？報告之義也。始受命之日，改制應天，天下太平，功成對禪以告太平也。所以必於泰山，何？萬物之始，交代之處也。必於其上，何？因高告高，順其類也。」《禮記》「因名山升中於天」，盧植注：「封泰山，告太平，升中和之氣於天也。」許慎《説文解字》云：「禪，祭天也。」禪與陳，古音同。類，當即是旅，亦名禪也。此皆升封告天之事，即旅於泰山之事也。季氏專禮樂征伐，妄謂太平之功可以自致，因而爲旅，幾於新莽之受命，充其僭天子之量，又何所不至？《春秋》之作，烏可已乎！《後漢·祭祀志》注引《東觀書》光武詔曰「昔小白欲封，夷吾難之。季氏欲旅，仲尼非之。蓋齊諸侯、季氏大夫，皆無事於泰山。今余末小子巡祭封禪，德薄而任重」云云，是以旅泰山爲封禪也。

子謂冉有曰：「女弗能救與？」謹案，如舊説，以旅泰山爲僭諸侯，則季氏方有僭天子之罪，宜救。而何有於此？惟旅泰山與八佾、《雍》徹同是僭天子，而旅尤非常之事。故謂冉有之辭，如是之迫切也。

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謹案，曾，猶乃也。乃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知禮之有本，而順季氏奢僭之意爲升中於天乎？

孔子憫魯君臣奢僭，思以禮讓爲國，而身未執政，可以無争示國人者，惟行鄉射之禮，故云：「必也射乎！」言必欲知君子之無争，庶幾其於射乎。蓋行鄉射則揖讓升下之禮備具。《禮記·射義》言天子、諸侯、卿大夫、士之射，而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弟子國人咸在。如公罔之裘、序點，皆非弟子。篇末亦記孔子曰「君子無所争」數語，知發於此時，云其争也。君子者，謂求正諸己，己正而後發，發而不中，不怨勝己者，反求諸己而已。此君子之争也。《射義》又云：「天子將祭，

必先習射於澤。澤者，所以擇士也。已射於澤，而後射於射宮。射中者得與於祭，不中者不得與於祭。」是射是宗廟之事也。

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謹案，孔子雖觀《坤乾》之義、《夏時》之等，然以文獻不足之故，未及筆削成書，以齊六經之列。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，文也。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，獻也。文獻足而《春秋》成，故能據魯、親周、故殷，運之三代。《禮運》一篇皆發明志在《春秋》之義，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。

《孝經》曰：「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。」《爾雅》：「禘，大祭也。」郊與明堂，祭之大者。故皆謂之禘。周公知后稷、文王之功德宜配天配上帝，而後舉郊與明堂之事。孝弟之道，充周四塞，天人合應，肇造典禮，傳於後嗣。惟周公能知禘，故朝諸侯於明堂，而天下大服。是爲禘之説，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。故《論語》：「或問禘之説，子曰：『不知也。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？』指其掌。」言有周公之德，則知其説，其於天下若指掌之易。亦明有天下而王者，方能舉禘祭也。「示諸斯」者，言天下之服皆於禘見之，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説也。此駁皇侃。故《中庸》、《仲尼燕居》兩篇並言「明乎郊射之禮，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！」明言治國如指諸掌，非謂郊射、嘗禘如指掌也。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，皆可以指掌求之，故言明堂之法、之事，亦指其掌也。《明堂位》曰：「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，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

路，載弧韣，旂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禮也。季夏六月，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。」據此，知魯郊用建寅月，所謂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」也。祀周公於大廟，但用禘禮，即以比明堂之祭。故《明堂位》稱魯大廟、天子明堂，實非明堂之禘也。《魯頌・閟宫》云：「赫赫姜嫄，其德不回。上帝是依，無災無害，彌月不遲。是生后稷。」此感天生稷之事。又云：「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。」謂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也。又云：「周公皇祖，亦其福女。」此但言周公，魯公止是宗廟之禘，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。莊氏說：蓀琛先生。「明堂即周禮圜丘，其祭在冬日，至魯舉禘禮，在季夏。」是建未四時不隨正朔變，見《白虎通》。故不用鄭說。知又不同也。魯以周公之德之盛，故得郊禘。僖公以前，往往廢闕。《春秋》僖三十一年，夏四月，四卜郊，不從，乃免牲，猶三望。僖公欲尊明先祖之功德，至是始郊，而卜之不從。是後郊多不時，至宗廟五年一禘，以審諦昭穆。宗廟之大祭，故亦名禘。魯之禘祀既灌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於群廟，故孔子不欲觀。亦莊氏說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兩家言：魯有周公、魯公、群公之廟，而不及文王。《魯頌》亦無文王之祀，記禮者皆不言。惟《左氏》言魯有周廟，祀文王。當是相因而僭，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。祖所自出者，天也。周公審諦功德，知后稷始封，文王受命，皆感天而生，故能配天、配上帝。帝嚳以木德王，爲大皡後，爲周之先，郊與明堂之祭，世世有其位號。推之五帝九皇六十四氏，[1]雖絕地，廟位祝牲猶列於郊，號宗於代宗。

[1] 「氏」，浮溪本作「民」。

王者通三統，或絀滅其子孫，當不廢其宗祖。故《祭法》言禘郊祖宗之制，及於五帝者，此也。然周人雖曰禘嚳，亦惟郊與明堂大祭列之，而不專立一祭。莊氏以爲周人無禘嚳之祭，其說至審也。魯之郊禘失禮，故《禮運》：孔子曰：「吾觀周道，幽、厲傷之，吾舍魯何適矣！魯之郊禘，非禮也，周公其衰矣！杞之郊也，禹也。宋之郊也，契也。是天子之事守也。故天子祭天地，諸侯祭社稷。」此據魯、親周、故殷、絀夏之說也。《論語》爲微言，故與《春秋》之辭同。《禮運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，故直明魯禘非禮。蓋自僖公復魯舊制，未徧而薨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，而作頌，適當文公之世，開君臣相僭之漸。此則周公之衰，孔子傷之，故曰「不知也」。知周公之禘之說，通孝弟之至於神明，而天下可運於掌。《春秋》託王於魯，以天下之思周公也。春秋之世，諸侯、大夫僭竊相循，無國不然。周公之禮樂則猶存於魯，故舍魯何適？然不知其本，問其君臣，且不知其僭，又烏能知禘之說。孔子貶季氏，以及魯君，內正其國，而正諸夏，見《春秋》之法也。孔子仕魯，凡郊禘以及夏礿、秋嘗、冬烝、春社、秋省而遂大蜡，皆與於祭。《禮運》「與於蜡賓」，即其一事。魯郊禘非禮，以「不欲觀」、「不知其說」以爲國諱。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，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。凡外祭、內祭，其君若臣，不能精意以通昭明，天神、地示、人鬼，不可得而禮。故曰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」也。若謂孔子或出或病，不自親祭，使攝者爲之，則指孔子自舉祭，不當以與祭言也。駁包咸。

祭祀之道，致其誠敬以事鬼神。本非求福而福自至，自貴及賤，各有當祭。遠近污

隆，分別無競。厥儀罔愆，忠信不行，而祭遂煩瀆，求施報之私於鬼神之際。以大夫之職，而謁款於天神；以至尊之儀，而羅舞於私室，意在美備以格思，忘爲僭侈而獲罪。諸侯以下，相習成風，移乎士庶，限於一祀者，亦專爲媚悦。校論奥竈，俗諺流行，以致權臣諷諭大聖。《禮器》記「燔柴於奥」與「夏父弗忌逆祀」同時。蓋在當時，上下神祇至於五祀報告之禮，皆失本原。聖人不言，孰救其弊？先王之制雖立一祀，必本於天，妄議及之，已干天意。非彼愚人所得禱祈，況其大者，宜有禍殃。「獲罪於天」之説，至是乃發者，聖人之心，悲乎舉世矣！

子曰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謹案，《春秋》：王者「繼文王之體，守文王之法度」。《公羊》文九年傳。隱元年春，王正月。《傳》曰：「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」何休説：「以上繫王於春，知謂文王也。文王，周始受命之王。天之所命，故上繫天端，方陳受命制正月，故假以爲王法。不言謚者，法其生，不法其死。與後王共之，人道之始也。」按此，知《春秋》雖據魯新周，然必託始於文王。故孔子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。」以是知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」。謂文王之法度也。自杞宋不足徵，乃據魯作《春秋》。魯，周公之後。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而制作明備。孔子從而損益之，故曰「吾從周」。從周者，即監二代之義，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。

鄹，《左傳》作郰。《説文》：「郰，魯下邑，孔子之鄉。从邑，取聲。」又「鄹，魯縣，謂漢縣。古邾國，帝顓頊之後所封。从邑，芻聲。」鄹、郰並側鳩反。《廣韻》鄹、郰二字通用。襄十年，《左傳》杜注：「郰邑，魯縣東南莝城

是也。」按，《春秋》邾國，公羊作「邾婁」。邾、婁合言爲「鄒」，《國語》作「騶」，見鄭語。《孟子》作「鄒」。是鄒、邾、郰一名，亦一地也。《公羊春秋》襄十九年，「取邾婁田，自漷水。」《傳》：「其言自漷水何？以漷爲竟也。何言乎以漷爲竟？漷移也。」何注：「魯本與邾婁以漷爲竟，漷移入邾婁，魯隨而有之。」按此，知魯置郰邑以與邾分其竟，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「魯國騶縣，故邾國。曹姓二十九世，爲楚所滅。嶧山在北。」《水經·泗水》注云：「漷水又經魯國謂漢魯國。鄒山東南而西南流。《左傳》所謂嶧山也。邾文公之所遷，今城在鄒山之陽，依巖阻以墉固。故邾婁之國，曹姓也，叔梁紇之邑也。孔子生於此，後乃縣之，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。」按此，知漢合邾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，是鄹、郰爲一地一名之證。如林寶《姓纂》謂鄹姓爲郰人紇之後，則大謬。

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謹案，時至春秋，兵車之會興，禮樂之本壞，射法雖行，主皮爲急，五物之詢，勵存其一。用淩氏說。蓋不仁則尚力，尚力而無禮。禮樂之比，已廢於戰争，孝弟之心，不達乎道路，徵發頻仍，老幼失所。是以力役不均，兵車之所致也。養恤無聞，强力之爲尚也。聖人思古之道，傷今之俗，欲一變焉，自二者始。故言宗廟祭祀而遂及之，其亦由無争之意，尋揖讓之風與？

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「賜也，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謹案，「我愛其禮」者，以臣事君之禮也。《春秋》文十六年，「夏五月，公四不視朔。」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公曷爲四不視朔？公有疾也。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。然則曷爲不言

公無疾不視朔？有疾，猶可言也；無疾，不可言也。」《穀梁傳》曰：「天子告朔於諸侯，諸侯受乎禰廟，言禰廟與公羊家異。「禰」或當作「祖」。禮也。公四不視朔，公不臣也，以公爲厭政已甚矣。」按，《穀梁》言「公不臣」者，文六年，閏月不告月，猶朝於廟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不告月者何？不告朔也。曷爲不告朔？天無是月也。閏月矣，何以謂之天無是月？非常月也。猶者何？通可以已也。」《穀梁傳》曰：「閏月者，附月之餘日也。天子不以告朔，而喪事不數也。」《左傳》以閏月不告朔爲非禮，此劉歆竄入，與兩家立異。左氏不傳《春秋》，凡釋經之處皆竄入也。《公羊》何休注云：「禮：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，藏于太祖廟。每月朔，朝廟，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，君北面而受之。按，此當是逸《禮》文。比時使有司先告朔，謹之至也。受於廟者，孝子歸美先君，不敢自專也。言朝者，緣生以事死，親在，朝朝暮夕；已死，不敢渫鬼神。故事必於朔者，感月始生而朝。」又云：「所在無常，故無政。王居門中，故云無常。朝者，因視朔政爾。無政而朝，故加『猶』。不言朔者，閏月無告朔禮也。」按，何氏言「比時使有司先告朔」者，即上文「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，君北面而受之」之事，以文十六年何氏注知之。其注云：「不舉不朝廟者，禮，月終，于廟先受朝政，乃朝，明王教尊也。朝廟，禮也，故以不視朔爲重。常以朔者，始重也。」按此，知告朔，一事也；朝廟，一事也；視朔，一事也。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，以告朔本天子之事，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，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。《大戴禮·虞戴德》曰：即《孔子三朝記》。「天子告朔於諸侯，率天道以敬行之，以示威於天下也。」按，有威可畏謂之威。事君

盡禮，使臣以禮，皆謂之威，亦謂之威儀。《中侯》曰：「天子臣放勳。」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，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，是以國治而天下平。則告朔者，天子之事，所以制諸侯者。知告朔爲天子之事者，《禮記·月令》：季秋之月，「合諸侯制，百縣爲來歲受朔日」。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。四方諸侯極於天下，必三月而後畢達，以《檀弓》「三月天下服」知之。故以季秋行之，非如鄭説。秦以建亥爲歲首，於是歲終也。《月令》於季冬言「數將幾終，歲且更始」，未嘗言季秋爲歲終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，非秦制矣。《周禮·春官·大史》：「正歲年以敘事，頒之于官府及都鄙。」注：「中數曰歲，朔數曰年。中、朔大小不齊，正之以閏，若今時作曆日矣。定四時以次序，授民時之事。」又云：「頒告朔于邦國。」注：「天子頒朔於諸侯，諸侯藏之祖廟。至朔，朝于廟，告而受行之。鄭司農云：『頒，讀爲班。班，布也。以十二月朔，布告天下諸侯。』」按，彼注云「中數曰歲，朔數曰年」者，《白虎通義》言：「歲者，以氣紀物，帝王共之，據日爲歲。年者，仍也，年以紀事，據月言年。《春秋》曰『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』；『十有二月朔』。有朔有晦，知據月斷爲年。」以此知中數者，據日所在，以定十二月中氣，知中氣，則寒暑正。凡經、傳言「歲」者，皆夏正，以夏數得天也。春夏秋冬不隨正朔變，亦見《白虎通》，説別見。朔數據月晦朔，日度常贏，月度常不足，故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。告朔言朔，似宜從朔數。然周公制月令，當建子之代，亦以孟春建寅，爲來歲朔日，所謂率天道以敬行之。《春秋》亦書「閏月不告月」，以著天無是月之義。此其説莫備於《周書·周月》一篇，所謂「敬授民時，巡守祭享，猶自夏

焉」。則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不煩言而解矣。先鄭謂「以十二月朔，布告天下諸侯」者，蓋以季秋行，而期以仲冬畢達，得先以十二月行告朔諸侯之禮，每歲一行，必於諸侯之祖廟。而每月之朔必先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，君北面受，是爲告朔，若爲天子告之也。諸侯既受告朔之命，於是有朝廟以事其親，有視朔《玉藻》謂之「聽朔」。以使其臣。孔子所謂「君使臣以禮」，當以告朔之禮始也。《史記·曆書》曰：「三王之正若循環，窮則反本。天下有道，則不失紀序；無道，則正朔不行於諸侯。幽厲之後，周室微，陪臣執政，陪臣，謂列國大夫。史不記時，君不告朔，故疇人子弟分散。」太史公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言語，此言當是春秋後儒者相傳之說，而述之爾。此天子不告朔之始也。故《禮運》：「孔子曰：『吾觀周道，幽厲傷之。』」謂不告朔則王政不行，而周道缺自幽厲始。又曰：「吾舍魯何適矣。」謂魯秉周禮，遂有曆官。故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有《夏殷周魯律》十四卷。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、《漢書·律曆志》並以《春秋》續共和以前之年。所謂魯曆，即春秋之曆也。魯既有曆，故能行告朔之禮。其始猶以大夫奉天子命而受，至文公四不視朔之後，而告朔朝廟之禮並廢。《左傳》襄廿九年有釋不朝正之文，亦劉氏所竄。《春秋》不書「不告朔」，而書「不視朔」者，以不視朔比不告朔，則不告朔之惡尤大，故諱逾深。其先於六年書「閏月不告月，猶朝于廟」者，不告月，是也；猶朝于廟，非也。以見朝廟、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，則告朔之禮當愛矣。文公始不視朔，當是《春秋》先師所傳而《公羊》述之，非能虛造也。《鄉黨》篇云：「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」皇侃云：「君雖不視朔，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，是『我愛其禮』

也。」蓋魯君不視朔，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，故以必朝言之，亦切證也。餼羊，生牲未殺。有司每月供羊牲，而君不以祭，故曰餼羊。以羊祭，是朝廟。而《論語》言告朔者，欲統朝廟於告朔，以大告朔之禮也。孔子思行王政，故重告朔，欲使魯君以文公之不臣爲戒，而盡臣禮以事天子，乃能使臣以禮，而臣無不忠。子家羈之所以諫昭公，亦猶此意也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是爲盡臣道。《春秋》法文王。推《春秋》之義，則季氏不必逐，而魯君不必出也。案，《論語釋文》告朔之告，音古篤反。《公羊釋文》告月之告無音，則不必改讀。又，古音告字多讀若梏，不以義改也。

孔子觀春秋君臣之際，不以禮接，將以智數相御。君一朝失其勢，則憂簒弑；臣一朝失其權，則憂放逐。由乎安上全下失其本也。《春秋》定公十年，魯始用孔子。孔子先盡事君之禮，禮莫重於祭。「入大廟，每事問」，宜在此時。時從邑宰爲司空，職在三事，故廟中之事當問。有司如在，乘田委吏，執事微細，每事而問，勢必不能，位在司空，其理當矣。政由季氏，祭則魯君。入廟之問，事君盡禮也。子曰：「事君盡禮，人以爲諂也。」謂盡禮爲事君之道，而當時之人但以禮爲諂媚求福之用也。禮失其本，至於五祀之不知，而有媚竈之說。充其說者，則禘郊祖宗無往非媚，即無往非諂，亦謂「吾以求福，何僭矣哉？」此昭公所以荅子家羈也。昭公不自知其僭，又安能使臣以禮？ 禮失其本，安能知僭之非又由乎忠之失也。孔子行政季孫，❶三月不違，故齊人來歸運、讙、

❶「政」，浮溪本作「乎」。按，《春秋》原文作「乎」。

軀、陰田。十一年，❶墮郈，墮費。事君盡禮，其效至捷。君臣之間，不必以權勢相馭，而在乎以禮相與。故昭公之逐季氏，亦失使臣之禮，非《春秋》之所取也。孔子對定公曰「君使臣以禮」者，天子盡臣禮以事天，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，是皆事君盡禮，而後能使臣以禮，故臣事君以忠。忠者，禮之本也。不忠何以盡禮？如陽虎專季氏，季氏專魯國。陽虎拘季孫，故陽虎亦一季氏也，非事君不忠所馴至哉？

《毛詩》篇義曰：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《關雎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《關雎》之義也。」箋云：「哀，蓋字之誤也，當爲衷。衷，謂中心恕之。無傷善之心，謂好逑也。」《正義》曰：「蓋者，疑辭。」鄭注《論語》云：「哀世夫婦不得此人，不爲滅傷其愛。」仍不以衷爲義。其答劉琰曰：「《論語注》人間行久，義或宜然，故不復定，以遺後說。」是鄭以爲疑，故兩解之。按，鄭以毛義《關雎》爲文王后妃之詩，樂王化之基，不能兼哀言之。故於《篇義》讀哀爲衷，於《論語》哀字不改。讀者以魯詩說《關雎》爲康王時詩。《漢書·杜欽傳》曰：「佩玉晏鳴，《關雎》歎之。」注：「李奇曰：『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，周康王后不然，故詩人歎而傷之。』臣瓚曰：『此魯詩也。』」是說《關雎》者，有二義。樂而不淫，毛學之所傳也；哀而不傷，魯學之所傳也。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，同出孔子。當文王之世，后妃有進賢之美，詩人以樂心感之，故鄭解謂「樂得淑女」也。至康王之世，珮玉晏鳴鐘鼓琴

❶「十一」，據《春秋》原文，當作「十二」。

瑟之化，空繫人思，詩人以哀心感之，故鄭解謂「哀世夫婦不得此人」，此指康王。若文王，化行江漢，無庸哀世夫婦也。詩無達詁，本董子語。義可隨時而變，要皆歸乎正始之道。斯哀樂出性情之正，而止乎禮義，則夫婦之道正。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；有父子，然後有君臣也。

哀公問社於宰我。社，鄭本作主，云：「主田，主，謂社也。」《釋文》。謹案，《左氏春秋》文二年經「作僖公主」，杜注：「主者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」《正義》曰：「《論語》『哀公問主於宰我』云云，先儒舊解，或有以爲宗廟主者，故杜依用之。案，《古論語》及孔、鄭皆以爲社主。杜爲木主者，《古論》不行於世，且社主，《周禮》謂之田主，無單稱主者。以張、包、周等並爲廟主，故杜所依用。」又按，《公羊》文二年傳「練主用栗」注：「夏后氏以松」云云。疏云：「《論語》鄭注云『謂社主，正以《古文論語》作問社故也』，《今文論語》無社字，故何氏以爲廟主耳。」又按，《禮器》、《祭法正義》引《異義》：「《論語》哀公問社按，社當作主。於宰我，宰我答：夏后氏以松，夏后氏河東，宜松也。殷人以柏，殷人都亳，宜柏也。周人以栗，周人都豐鎬，宜栗也。」《白虎通》引《尚書》曰：「大社唯松，東社唯柏，南社唯梓，西社唯栗，北社唯槐。」按，此《書》逸篇文。夏都潁川陽城，居地中，故云大社爲松。殷亳稍東，故以柏。周豐鎬在西，故以栗。今《春秋公羊》説「祭有主者，孝子之主繫心。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」。《周禮》説「虞主用桑，練主用栗」。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。謹案，從《周禮》説，《論語》所云，謂社主也。鄭無駁，從許議。按，漢時《魯論》、《古論》同作問主，故今文家以爲廟主，如張、包、周説暨《白虎通》、《公羊》何

注之類。古文以爲社主。如孔氏《論語注》,許、鄭從《周禮》説之類。如《古論》本作問社,則鄭方解爲社主,文亦必從古讀正,鄭注《論語》有以《齊》、《古》讀正五十事。不得反作問主。蓋何晏《集解》采孔説,遂妄改作問社。《左傳正義》謂《古論》不行於世,則《公羊疏》謂古文作問社,是約略言之而誤也。

《公羊春秋》文二年:「丁丑,作僖公主。」《傳》曰:「作僖公主者何? 爲僖公作主也。主者曷用? 虞主用桑,練主用栗。用栗者,藏主也。作僖公主何以書? 譏。何譏爾? 譏不時也。其不時奈何? 欲久喪而不能也。」何氏曰:「禮:作練主,當以十三月。文公亂聖人制,欲服喪三十六月,十九月作練主,又不能卒竟,故以十五月也。」按,文公失喪禮三年之意,欲爲久喪,故改十三月之練爲十五月。蓋自是而魯之喪法遂闕。沿至哀公之世,疑而問主於宰我。宰我陳用栗之義曰「使民戰栗」。堯戒曰:「戰戰栗栗,日慎一日。」戰栗者,敬謹之謂也。文公之世,練瀆亂禮經,蔑棄前典,不能敬謹於宗廟,則於使民之際又惡能敬謹乎? 戰栗者,使民之道,非謂民之戰栗也。駁孔注。孔子以喪禮之失由於本之不立。三年之喪,二十五月而畢。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,使哀戚之意不盡,而鰓鰓以求禮節,則有父在爲母齊衰,期年之後,而食稻衣錦者矣。使制禮之意不明,而求所以隆於事親,則必至於爲三十六月之服而後已也。此其故以忠信之實不至,則戰栗之象不形。既徒事乎虛文,乃共流乎僭妄。君臣之惡已成於積漸,篡逐之禍遂行於數世,自文公以來,匪一朝一夕之故矣。「子聞之,曰:『成事不説,遂事不諫,既往不咎。』」成事,謂事之已熟也。

遂事，謂事之既行也。謂既失禮宗廟，則諸侯僭天子，大夫僭諸侯之事成，故曰「成事不說」。公患三桓之侈，三桓亦患公之妄，皆無戰栗之意。昭公、哀公，其禍一轍。孔子燭之於微，知諫無益，故曰「遂事不諫」。此哀公有尼父之痛，而身不容於魯矣。然皆始於文公無君無天，以致政在大夫，陪臣執國命，其咎皆在於既往，此時但當明禮之本。故宰我「使民戰栗」之說，即孔子對定公「君使臣以禮」之說也。恐時人不察，謂宰我但咎文公作主之失禮，故孔子爲明之，見《春秋》之所譏非爲當時，以救後世也。使依孔、鄭訓主爲社主，則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，而樹之田主，各以其野之所宜木，遂以名其社與其野。當如逸《書》所云，一代備有五社，不得以松、柏、栗分屬夏、殷、周。即謂周豐鎬用栗，而魯在東方，不必同周人以栗。宰我亦不得以戰栗之義告哀公矣。

孔子言禮之本曰：「與其奢也，甯儉。」儉者，本之所在。能知本者，是謂知禮。王者有德有位而作禮樂，所謂「有三重，以寡過得其本也」。管子以霸術佐齊，雖有尊周攘裔之功，然終不能宏先王之道，充禮樂之美，以致太平，此其器之小也。《管子·版法》篇亦言「抱蜀不言，而廟堂自脩」。其解曰：「抱蜀者，祠器也。」祠器者，治器，齊人語也。蜀者，一也，本也。所謂「禮必本於大一」，一爲道本。精之以德，行之以禮，舜之所以無爲而治。此治器之大也。蓋管子固明道德禮樂之意。春秋當齊桓之世爲治起衰亂，裴回而不行，桓之德又不足以及此，故霸者之起亦世運之所限也。孔子於《春秋》張三世，至所見世而可致太平，於是明禮之本，使先王之禮樂可行於今，遂貶霸術以明其器小。

凡霸者之術，其始亦有勝殘去殺之意，其繼不聞必世後仁之功，所謂假之者非其有。後《憲問》篇言「如其仁」，猶「如禮何」、「如樂何」之意，亦不以仁許管仲也。非如王者之道，損益相因，循環不窮。故仲尼之門，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者，以有治器而不用也。

《晏子春秋・内篇第六》：「晏子相景公，老，辭邑，公不許，曰：『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，身老，賞之以三歸，澤及子孫。今夫子亦相寡人，欲爲夫子三歸，澤及子孫，豈不可哉？』」《韓非子・外儲説》：「管仲相齊，曰：『臣貴矣，然而臣貧。』桓公曰：『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』」又曰：「管仲庭有陳鼎，家有三歸。孔子曰：『良大夫也，其侈偪上。』」《説苑・善説》篇：「齊桓公謂管仲：政卒歸子矣，政之所不及，惟子是匡。仲故築三歸之臺，以自傷於民。」《晏子》、《韓非》並以禄秩貧富言，《説苑》又言傷民。是三歸，臺名。《管子》亦言：「請散棧臺之錢，散諸城陽；鹿臺之布，散諸濟陰。」則藏貨財之處，多謂之臺。聚斂即是不儉。若取三姓女，是不知禮矣。包氏所云「三歸，取三姓女。婦人謂嫁曰歸」，當是《魯論語》家所傳。時《説苑》未出，《晏子》、《韓非》書皆未顯，説經家所不用。故班氏《漢書・地理志》亦云「身在陪臣，而取三歸。」《戰國策・東周》篇：「齊桓公宫中七市，女閭七百，國人非之。管仲故爲三歸之家，以掩桓公非，自傷於民也。」按，此亦同《説苑》之言。鮑彪注亦以爲取三姓女者，非也。

謹案，《孔子世家》於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後，記孔子語魯大師：「樂其可知也。始作翕如，縱之純如，皦如，繹如也，以成。」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」據此，知語魯大師者，即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得所

之事。始作是金奏《頌》也。考《儀禮・大射儀》，納賓後，乃奏《肆夏》。樂闋後，有獻酢、旅酬諸節，而後升歌，故曰從之。從，同縱，謂縱緩之也。入門而金作，其象翕如，變動。緩之而後升歌，重人聲，其聲純一，故曰純如。即《樂記》所謂「審一以定和」也。繼以笙入，笙者，有聲亡辭，然其聲清別，可辨其聲而知其義，故曰皦如。繼以閒歌，謂人聲、笙奏閒代而作，相尋續而不斷絶，語本皇侃。故曰繹如。此三節皆用《雅》，所謂「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」也。有此四節，而後合樂，則樂以成。合樂，即鄉樂：《周南・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《召南・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。《燕禮》：「大師告於樂正曰：正歌備。」鄭注：「正歌者，升歌及笙各三終，閒歌三終，合樂三終，爲一備。備，亦成也。」鄭《鄉射禮注》曰：「不歌、不笙、不閒，志在射，略於樂也。不略合樂者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風，鄉樂也，不可略其正也。昔大王、王季、文王始居岐山之陽，躬行以成王業，至三分天下，乃宣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之化，本其德之初，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』，故謂之鄉樂。用之房中，以及朝廷饗、燕、鄉射、飲酒，此六篇，其風化之原也。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。」據此，知孔子所謂「樂其可知」及謂「然後樂正」者，並指鄉樂。《儀禮》謂之「正歌」，如《鄉射》不歌、不笙、不閒，而合鄉樂，則告正歌備。《大射》有歌、有笙而不閒，不合鄉樂，則不告正歌備。知正歌專指鄉樂也。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，故知以成是合樂也。《大司樂》疏以《燕禮》云終、《尚書》云成同義者，非。《論語》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，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，以合樂之象已於「樂其可知」一語先出之。後言「師摯之

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亦暢言合樂之象。子謂伯魚曰：「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？」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。

《儀禮·鄉射》、《鄉飲》、《燕禮》皆無金奏。《燕禮》記曰：「若以樂納賓，則賓及庭，奏《肆夏》。」鄭注：「《肆夏》，樂章也，今亡。以鍾鎛播之，鼓磬應之，所謂金奏也。記曰『入門而縣興』，『示易以敬也』。卿大夫有王事之勞，則奏此樂焉。」按，《周禮·鍾師》鄭注引吕叔玉以《肆夏》爲《時邁》。蓋《九夏》皆在，《周頌》以金奏，亦有聲無辭，故説者不一。《周禮》凡王祭祀、燕饗，並有金奏，卿大夫以下不得有，故《儀禮》不具。如《虞書》「戛擊鳴球、搏拊」，是猶金奏。「琴、瑟以詠」，是謂升歌。「下管鼗鼓，合止柷敔，笙庸以閒」，是兼笙奏、閒歌而言，以琴瑟升歌在堂上，故以下別之。若金奏獨在堂下，故必須別也。「鳥獸蹌蹌，《簫韶》九成」，是謂合樂。虞時合樂以《簫韶》，故孔子聞《韶》，有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」之歎，亦如美《關雎》之亂也。

《虞書》曰「《箾韶》九成」，《樂記》述《大武》曰「六成復綴，以崇」。九，陽數。《易·乾》：「用九，見群龍无首，吉。」群龍，衆陽之象。聖人相繼，有治無亂，堯舜之事也，故其樂亦以九成。六，陰數。《坤》：「用六，利永貞。」貞者，正也，所以正不正者也。故「上六」有龍戰之象，文王與紂之事也。故樂以六成。《易》曰：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堯舜之時，直乾，積善之家也。禪讓之際，天下比屋可封，民之恒性無不全其善，此《韶》之所以盡善也。商周之閒，直坤，其民比屋可誅，積不善之家也。

黄帝與神農氏戰於阪泉之野，以有天下，而作《歸藏》，首《坤》，後爲殷易，明征誅之義也。征誅之後，殷之餘黎，陷溺其心，若在塗炭，天下未甯，餘殃未去，此《武》之所以未盡善也。故言性善者，以繼治世言之也，《乾》之義也。言性未善者，爲救亂世言之也，《坤》之義也。董生書曰：「今謂性已善，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，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。且名者性之實，實者性之質。質無教之時，何遽能善？」又曰：「性者，天質之樸也；善者，王教之化也。無其質，則王教不能化；無其王教，則質樸不能善。」此亦明救亂之義也。《春秋》五始，言元者所以長善者也。王者上承天之所爲，下以正其所爲，所以教之善而化其質也。美在其中，而暢於四支，發於事業，美之至也。而猶有積不善者存焉，此不能無憾也。子曰：「善人教民，七年亦可以即戎矣。」即者，就也，成也。戎，武事也。昔周公誕保文武受命，惟七年，制禮作樂，天下大治，武功乃成，武樂斯作，而由盡美以臻盡善。惟周公之治天下，斯可以當善人。故孔子有「吾不得見」之言與「吾衰」之歎，當並時而發也。《九韶》之舞，后夔作於舜世。舜之及身，天下之民皆止於至善，故當时而作也。《大武》之樂，周公作於七年之後，其不善者必待教而歸於善，此必世而後仁也。文王受命，九年而崩。後四年而武王克殷，後七年而崩。周公東征，三年而歸，攝政七年，營洛邑而致政。參劉子政、鄭康成說。自文王受命稱王，至攝政七年，凡三十年，適當一世。故孔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蓋言文王之王也。董生書曰：「文王之時，民樂其興師征伐也，故武。武者，伐也。《詩》云：『文王受命，有此武功；既伐于崇，作邑于豐。』樂之風也。又

曰：『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。』當是時，紂爲無道，諸侯大亂，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。周德已治天下，❶反本以爲樂，謂之《大武》，言民所始樂者，《武》也云爾。故凡樂者，作之於終，而名之以始，重本之義也。」

子曰：「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謹案，上三篇既詳大學、明堂、宗廟之法，此篇明治國當察鄰里風俗之薄厚。故仁、知、禮、義皆仁性所固有，必一一反求之於性，而使自擇之，則俗無不化，而人無不格。父子、君臣、朋友之道，由是而能不失其理。觀於「里仁爲美」，而治太平有其象矣。

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謹案，《易・文言》曰：「體仁足以長人。」《墨子・經說》曰：「仁，體愛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仁，親也，从人，从二。」《中庸》曰：「仁者，人也，親親爲大；義者，宜也，尊賢爲大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」注云：「人，讀爲『相人偶』之人，以人意相存問之言。」《孟子》曰：「知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爲急。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者之爲務。堯舜之知而不徧物，急先務也。堯舜之仁不徧愛人，急親賢也。」生生之德爲仁，皆秉乎天性。學者皆欲復其性，然日月至焉，其仁未可知也。必通之以恕，《說文》：「恕，仁也。」而後明人己之分，以有親親之殺，由近及遠。仁之道無不通，仁之功亦不息。其藏乎身者恕，則能安仁。安仁乃可謂之仁者，故曰「中心安仁者，天下一人而已矣」。是以擇仁先求近乎知。知者利仁，深人心通，知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」。不言所利者，體仁之元也，安仁之事也。能以美利利天下者，利物足以和義也，

❶「治」，浮溪本作「洽」。

利仁之學也。精其利仁之學，亦將無終食之閒違仁，造次、顛沛必於是，則知、仁合而成功一。故知者之知人，而不仁者遠，以其能利仁也。《中庸》以知、仁、勇三者爲天下之達道，而先言知者，以知者或未及乎安行，而仁者未有不先資乎知。其生而知之，即知也。故知堯舜之知，而後見堯舜之仁。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，而好察邇言」，知也；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」，仁也。知、仁合，而後爲大知。又觀乎知行成功之一，是知仁者、知者不能別以等差也。

子曰：「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謹案，《雍也》篇曰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人與己，二人之象也。故於文：仁，从人，从二。人己之閒，先求之以好惡，則仁之道可通。《樂記》曰：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於物而動，性之欲也。物至知知，然後好惡形焉。好惡無節於内，知誘於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。夫物之感人無窮，而人之好惡無節，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。」鄭注：「知，猶欲也。躬，猶己也。理，猶性也。」按，此究言好惡無節之弊。欲誘於外，則不能反己，惡能推己以及人？夫性本乎天，所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」也；欲生於性，所謂「發而皆中節」也。迨形爲動静，而分爲内外，則性爲天理，而欲爲人欲，遂判兩涂，馳之逾遠，其弊無窮。此好惡所以不通，而仁道鮮也。故《大學》明好惡曰：「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惡，惡之。」民，天之民也。好惡合乎性，是爲民之所好惡。又曰：「好人之所惡，惡人之所好，是謂拂人之性。」人有曹好曹惡，所謂「性之欲」，好惡之節於内者也。故有道有德足以長民

者，吾能尊顯之；渾敦窮奇滅乎天理者，吾能放流之，此好人惡人之事也。《禮·表記》篇曰：「子曰：『無欲而好仁者，無畏而惡不仁者，天下一人而已矣。是以君子議道自己，而置法以民。』」夫既爲人之曹好曹惡，安得少之爲天下一人？蓋民皆囿於好惡之竟，故有好惡而不能以自通。惟以静制動，内外相養，而反於無欲。反於無欲，則好惡不形，而無所可畏。無欲、無畏，以定好惡之表，而求民之好惡，則好惡無不通。好惡既通，而親親、仁民、愛物之心極於天下。然仁者亦惟能近取譬而已矣，此仁者之所能在人己之閒也。

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也。」謹案，此謂本乾元以正性命者，宜有善而無惡也。乾元爲仁元，居四德之首，仁爲五性之初。《易》虛乾元，以用大衍之數。《論語》明仁之本，以求禮樂刑政之施。至此益反覆言仁，以示學者性命之正。蓋情性分涂，而善惡迭起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性，人之陽氣，性善者也；情，人之陰氣，有欲者。」仁、義、禮、知、信爲五性，喜、怒、哀、樂、好、惡爲六情。由於情欲之誘，將流於惡，而不知所極。《易》曰：「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。」以五性之正正六情，故曰性情。求乾元之義，知五性皆統於仁，亦猶「帝出於震」。乾初即復初，復初即震初，同爲乾元也。乾元爲善之長，以體。仁主春，屬木，亨，爲合；禮主夏，屬火，利，爲和；義主秋，屬金，貞，爲榦事；知周乎萬事，主冬，屬水；信者土神，主於季夏，亨，爲乾二五之坤。《文言》於《乾》九二言「庸言之信」，是亨之中有信。由仁以推，四者順五行之序、性命之正也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」克己者，知也，義也，

信也。復禮，禮也。由四者以歸於仁，復性之功也。是知性者必志於仁，乃得其性之初。故其善日長，其惡日消，至於能性其情而惡無所舍。苟不志於仁者，又安能免於惡哉？

子曰：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謹案，此篇專論人之心術，爲風俗之所繫。以上數章既明仁知好惡、善惡，此章則申言欲惡。欲惡者，心之大端也。以道制欲，則樂而不亂；以欲罔道，則惑而不樂。有所惡，即由於有所欲，故必以道制欲。富貴貧賤，罔道之所由。樂一時之富貴，而失其平生之守，所欲有以溺之也；患一時之貧賤，而不安素位之行，所惡有以奪之也。故必反之於道。所謂道者，君子之道。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，爲以其道。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，爲不以其道。至不以其道之時，君子當明其不處、不去之故，以存其立、達之素願。蓋以欲罔道，則身已陷於欲，又何以立？何以達？其去仁也遠矣。是以古之成仁者，雖更死生存亡之變，其行誼之感人常在於天下後世。即於立人、達人之效，而非富貴貧賤之所能與也。然必志於仁者，乃能及此。君子重没世之名，故能自强不息，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，其心與仁爲一，雖造次、顛沛不足以動其心。庶幾泯富貴貧賤之見，消所欲所惡之端，非安仁、利仁之極詣哉！

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無以尚之，惡不仁者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

見也。」謹案，此章言人心之好惡，爲知誘於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滅矣。天理者，性也，仁也。天理未滅，斯有好仁、惡不仁之性。春秋時，人人俱失其性，亂臣賊子接迹於當世，故孔子發「我未見好仁者，惡不仁者」之歎。好仁與惡不仁宜是一人。然孔子就一世而求其人，期一遇好仁者或一遇惡不仁者。好仁者當見其好仁之事，惡不仁者當見其惡不仁之事，故孔注分爲兩人。又言「好仁者，無以尚之」，謂能好仁即無他行可以加於其上，如安仁、利仁、强仁皆是好仁之事，非止謂見仁者而好之也。又云「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」。謂惡不仁者必其有爲仁之實，故雖有不仁者，能不使以不仁之事加乎爲仁者之身。如舜有天下而不仁者遠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亂臣賊子懼。是不仁者無以行其不仁，是謂能惡。此其好惡皆秉於性分之中，而不爲知誘於外，豈易見其人哉？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宏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觀此可知好仁者之用力於仁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。」考其一日之事，而知其所以用力於仁者，可究之終身，則不能好仁將不可以終日。夫既一日用力於仁，則知「能近取譬，爲仁之方」，又知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，必無力不足之事。故曰「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」。能一日用力於仁者，即指好仁惡不仁之人也。云有者，言其或有之也。何以知其或有之？以我見當世之人惟誘於人欲，遂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，非其力之真不足以爲仁，故知其或有之也。云「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」者，凡古之未見而存其説者，謂之區蓋，《論語》所謂「蓋闕」。謂世宜

有用力於仁者，以我未之見，則有之之說猶在蓋闕之例，故曰「蓋有之矣」。傷一世之心術日離於仁，重言「我未之見」，視「未見好仁」之語，其意益深切矣。

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人矣。」謹案，黨，類也。過者，猶咎悔也。《禮．表記》曰：「子曰：『仁有三，與仁同功而異情。』」注云：「三，謂安仁也，利仁也，强仁也。利仁、强仁功雖與安仁者同，其情則異。」又曰：「與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。與仁同過，然後其仁可知也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，畏罪者强仁。」注云：「功者，人所貪也。過者，人所辟也。在過之中，非其本情者，或有悔者焉。」夫仁者，己之所盡也。功與過，人之所遭也。君子以其類進，則仁者見其功，不仁者見其過。小人以其類進，則仁者見其過，不仁者見其功。是以君子或收小人之功，小人必陷君子以過。以履霜堅冰之節，斯見歲寒松柏之心。觀過知仁，其道在此。處過之際，能擇仁而蹈，流奕世之美稱，此利仁之極致。爵祿可念，能引決於一朝，此强仁之成功。在過而悔，安得謂之利仁、强仁乎？故利仁、强仁必以安仁爲之程限，則能性其情。於是刀鋸在前，鼎鑊在後，而爲仁之心至死不變。《春秋》所載孔父、仇牧、荀息之流，非皆求仁得仁者與？

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謹案，此道爲有道無道之道。《里仁》一篇專言人心風俗之所繫，孔子傷世之無道已久，故發朝聞之歎，與《禮．中庸記》言「道其不行、不明」之意同。若事物當然之道，聖人之徒聞之宜久，何庸朝夕以俟乎！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謹案，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

天下」，即此所志之道也。凡爲士者，既以道善其身，即以道善天下。有天下而不與，皆不恥惡衣惡食之所充也。如是而可與議道。以此見世之有道、無道，皆由乎議道之人也。如爲士者所恥在衣食之閒，其立心甚小，則其平居深計遠謀，但爲空言以欺當世，追處議道之任，必將誇張富强之事，不顧人心風俗之本，所以日離於道，而國不可治。故正人心者，始於端士習；端士習者，始於識廉恥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謹案，此章明君子之義内也。董子曰：「《春秋》之所治，人與我也。所以治人與我者，仁與義也。以仁安人，以義正我。故仁之爲言人也，義之爲言我也，言名以別矣。」按，上文言仁，皆謂以仁治人，故有欲惡、好惡、善惡之説。此言治我，故言無適、無莫。適，依鄭本作敵。莫，依鄭讀作慕。敵，謂有所惡而拒之；慕，謂有所向而與之。其於天下之人，可者與之，不可者拒之，當無損乎義。然存乎敵，存乎慕，於治我之功遂有間也。故《春秋》之法，凡正人而不能正己者，皆不予爲義，以其意在敵與慕也。必無敵、無慕，而後能義之與比。比者，所以治也。《周禮》有大比，《春秋》屬辭比事，《漢制》有八月案比。見《大司徒》注。凡以比爲名，皆爲比校而治。義之與比，即以義治我也。有義之與我爲治又何暇乎敵與慕。以義校論於己，故曰與比。比，亦訓爲「密」。本《説文》。積豪毛之善，絕纖芥之惡，是之謂密。春秋治起衰亂，則内中國而外諸夏，亦始於以義治我。故義先於治我，則仁達於天下。仁義之法相因，而治有偏用者，即不可爲仁義也。董子又曰：「有爲而得義者，謂之自

得，有爲而失義者，謂之自失。人好義者，謂之自好；人不好義者，謂之不自好。以此參之，義，我也，明矣。是義與仁殊：仁謂往，義謂來；仁大遠，義大近。」又曰：「君子求仁義之別，以紀人我之間，然後辨乎内外之分，而著於逆順之處也。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，據禮以勸福；外治推恩以廣施，寬制以容衆。」按，董子言《春秋》之法治衰亂而立太平，故分仁義爲外治、内治。其實仁義皆具於性，用之以治則爲法。仁義之法有外内，仁義之性無外内也。《論語》言治人之道，故反覆言仁。而仁必合乎義，猶治人者必始於治己。如仁者安仁，則生知之聖已不待治。如知者利仁，利以和義，始於以義治我，而後以仁治人，是之謂利仁。仁義之相因爲法，五行之相代爲用，合之於天命之性，分之於人己之治也。故孟子但言義内，而不言仁在外者，亦明仁義之性也。人苟不能考之以義，而密以自治，將終其身無爲仁之實，以敵與慕皆外也，非内也，義之與比，内也，非外也。惟於天下無敵、無慕而内治，斯密成，爲君子也。《墨子·經説》「義志以天下爲芬」，近告子義外之説。又如《疏義》解爲天下之人有義者與之爲親，亦違義内之義。

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謹案，無仁義之治，則所行皆放於利也。放於利則志貪而心褊，人所怨恨生於褊心，褊心所施必還而相報，由是而怨多也。凡人之儉嗇而不能用禮者，皆謂之「放於利」。故有《葛屨》之儉，當思《碩鼠》之傷矣。

子曰：「能以禮讓爲國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爲國，如禮何？」謹案，云「能以禮讓，句。爲國乎何有」者，夫禮所以明讓，讓則不僭，不僭則上下各安其分。故能守其

義，斯謂禮；能行其仁，斯謂讓。以禮、以讓而爲一國，又何所見其難？「爲國乎何有」與後「於從政乎何有」語氣相類。隱公推讓而立，《春秋》遂託始於隱，而成其賢，於襄廿九年書「吴子使札來聘」，亦美札之讓國。《傳》稱「君子以其不受爲義，以其不殺爲仁」，是札以讓成其仁義。吴於是有君，有大夫，明能以禮讓乃可爲國也。云「不能以禮讓，爲國如禮何」者，魯自文公失禮，爲逆祀，上誣其先君。於是三桓專政，宣公篡立，不能以禮讓，而國非其國。故上篇言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」不仁者，即不能以禮讓者也。仁者之立人、達人皆以己而推。《左傳》稱「范宣子讓，其下皆讓」，此以己及人之一端也。不仁者反此。故不以禮讓，則諸侯僭天子，大夫僭諸侯，其禍相因，亦由己而推。故爲國者不可以不爲仁，尤不可以不比義，而後能以禮讓也。

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」謹案，不學禮無以立，是所以立者，禮也。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，此可知之大者也。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許慎云：「惟初太極，道立於一，造分天地，化成萬物。」故造文字，始一終亥。乾之初爻爲一，乾象盈甲而藏於亥。坤辟亥，坤下有伏乾，故坤含光大，凝乾之元，此坤乾之義，歸藏之法也。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，其一爲乾元。所謂「易有大極，是生兩儀」者也。於天爲北辰，天之中至虛之地。虛者不可指，故著之以北極之星，其一明者，大一常居也。大衍之數，虛一不用。有不用者，而用之以通。故《老子》曰：「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爲器，當其無，有

器之用。鑿户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」此明虛一之義也。又曰：「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。」又曰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三者，乾之三爻。《易》二篇之策，當萬物之數。《老子》之説，通乎《易》與《論語》「一以貫之」説意相發也。《老子》又曰：「道盅，而用之又不盈。」盅爲虛。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，爲不盈。又曰：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。」致虛者，一也。守靜者，不用也。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」，言一以貫之也。

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忠，敬也；恕，仁也。俱本《説文》。主一，謂之敬。於文：仁，从人从二。仁有二人之義，人與己爲二人。極之天下之大，唯人己而已矣。故《論語》曰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此人與己爲仁之義也。能近取譬，二人之謂也。乾爲敬，仁者，元也，乾元之道行以忠恕。有忠恕之實，而後能明一貫之旨。《中庸》言中之用，中爲皇極。極，即一也。用者，貫之也。《春秋》之「始元終麟」，一以貫之也。《大學》言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」。本末之字，並從一，有一而後本末具，則貫之於終始。故子貢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由己以及人，賜之所以聞一知二也。克己復禮，忠也，敬也。仁，恕也。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」者，始終本末一以貫之，回之所以聞一知十也。天地之數，始於一，終於十也。

義與利皆係於一己，而無與於人，故言喻。喻者，曉然於心也。君子以義爲利，故

見利思義。惟其心之所喻，故能思義。及其見危授命，乃見君子之喻義。義者，君子不責於人，但求所以自盡，不喻者不能及也。利者，小人欲專於己，遂工於所自謀，不喻者不能及也。董生書曰：「前枉而後義者，謂之中權，雖不能成，《春秋》善之，魯隱公、鄭祭仲是也。前正而後有枉者，謂之邪道，雖能成之，《春秋》不愛，齊頃公、逄丑父是也。夫冒大辱以生，其情無樂，故賢人不爲也，而衆人疑焉。《春秋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，故示之以義，曰：『國滅，君死之，正也。』正也者，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。天之爲人性命，使行仁義而羞可恥，非若鳥獸然：苟爲生，苟爲利而已。」又曰：「天施之在人者，使人有廉恥者，不生於大辱。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，而束縛爲虜也。曾子曰：『辱若可避，避之而已。及其不可避，君子視死如歸。』謂如頃公者也。」按，此見君子比義於死生之際。死而不避，義也。死賢於生，利也。斯爲以義爲利，斯爲善喻。小人不知義，而疑，但見利之可欲，盡去其禮義廉恥之性，而以狥利，是爲喻利，是爲以利爲利。利者，亦君子之所喻也，惟知利以和義，則喻利而不必言利。義者，小人之所疑也，以疑義而貪利，則所喻惟利，而終身不知義。求性命之正，則有義即有利。自有小人之喻利，而義利分也。

子曰：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謹案，《學而》篇明大學之法，「父在觀其志」一節，是言繼體之君，以天子諸侯皆視學，世子亦入學也。《里仁》篇明里鄰風俗所繫。至此類言孝事，以著爲仁之本。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是概言人子事親能三年無改，則可要之没身矣。語雖若一，而義有兩施，邢氏以爲重出者，非也。

論語説義三

公冶長　雍也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《小爾雅》：「佞，才也。」《魯語》：「寡君不佞。」成十六年《左傳》：「諸臣不佞。」韋昭、杜預並云：「佞，才也。」《説文》：「佞，巧讇，高才也。」則佞亦是才能之稱。故《論語》「雍也仁而不佞」，謂仲弓無口才。「無乃爲佞乎」，謂無乃自以爲才乎？在或人即微生意中，❶自以佞爲美，故當時自謙曰「不佞」。孔子稱「焉用佞」，又云「惡夫佞」者，謂人當務實，不宜以才能先人也。

《史記・弟子傳》：「漆雕開，字子開。」《集解》鄭玄曰「魯人」，❷《正義》、《家語》云：「蔡人，字子若，按，若當作启。少孔子十一歲，習《尚書》，不樂仕。」按，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作漆雕啟，啟當是其名，《史》避景帝諱，作開。《論語》稱漆雕開者，是稱其字，猶南宮縚字子容，而稱南容也。啟，古字作启。「吾斯之未能信」，吾字疑启字之譌。

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斯者，謂斯世、斯民也。言吾於斯世未信吾道之可行，即從吾所好之意，故子説之也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・儒家》：「《漆雕子》，十二篇，孔子弟子漆雕启後。」按，《漢志》「後」字當衍，或解爲開之後人，不特文理紀載不順，況《論衡・本

❶「即」，浮溪本作「及」。

❷「玄」，原作「元」，避清聖祖玄燁諱，今回改。以下同，不再一一出校。

性篇》云：「世子作《養書》一篇，密子賤、漆雕開、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，與世子相出入。」據此，則開亦自著書，《七略》安得反不載也？《韓非子・顯學》篇有「漆雕氏之儒」，則開之學非無所見，蓋亦子張之流與。

孔門之有顏氏，以不違之體、篤好學之功，孔子許以「天下歸仁」。弟子中惟子貢當最知顏子聞一知十，與孔子所許正同，故獨發問以要其對。夫知十、知二言功效所及，非謂才力所限。孔子救亂世，作《春秋》，謂一爲元，以著大始，而欲正本然、張三世，以至於治太平。顏子繼其後，太平之治已見，故能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。如《易》於乾元爲仁，於貞明既濟定，言太平之世，群聖相繼，效至捷也。故孔子繫《易》，獨著顏氏之子。《易》備一至十之數，惟顏氏得聞之。子貢日在聖門，傳詩、書、禮、樂，其功亦在推己以及人，然有或及、或不及，故自謂聞一知二，知其讓顏淵也。於文：一與一爲二，具四方中央爲十。顏子告以天下歸仁，惟謂四方中央歸之，此知十之說也。子貢告以及人，謂己與人而二，此知二之說也。蓋同之所聞性與天道之言，賜不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文章，賜之所聞也。所謂一者，仁之性也。以仁性合乎天命，是爲性與天道。以仁之道修其教於人，是爲文章。子貢憫一世之人不被詩、書、禮、樂之教，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。尋《論語》一書，孔子教人之法，亦惟言詩、書、禮、樂。而《春秋》之義則曰「竊比」，學《易》則曰「假我」，答問未嘗及至。究乎其極，則詩、書、禮、樂皆歸乎《春秋》之治太平、《易》之既濟定。然惟聖人能知之，非學者之所能至。顏子慕聖，庶幾夫既博文約禮，而

又進以欲罷不能，知十之詣，有所獨造。孔子之答子貢，遂謂「吾與女俱弗如」者，以爲當時後世多子貢之倫，尠顔氏之匹，顧與諸弟子共聞文章，亦足以求仁之本。故曰「吾與女弗如」，若「由也，好勇過我」之意，而顔氏之子固倜乎遠矣。

《孔子世家》言：「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繫》、《象》、《説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讀《易》，韋編三絶，曰：『假我數年，若是，我於《易》則彬彬矣。』孔子以詩、書、禮、樂教，弟子蓋三千焉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。如顔濁鄒之徒，頗受業者甚衆。」按，詩、書、禮、樂者，夫子之文章也。《易》者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。又《天官書》曰：「孔子論六經，紀異而説不書。至天道命，不傳；傳其人，不待告；告非其人，雖言不著。」《漢書・李尋傳》贊曰：「幽贊神明，通合天人之道者，莫著於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然子贛猶云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』。」按，班氏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爲性與天道之書，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。顔師古注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爲夫子之文章者，誤。文章自謂詩、書、禮、樂也。《易》明天道，以通人事，故本隱以之顯。《春秋》紀人事，以成天道，故推見至隱。天人之際，通之以性，故曰性與天道。所謂與者，天人相與也。人皆有天命之性，不能率性，則離道。聖人能率性，則合道。道者，天道。戒慎不睹，恐懼不聞，性與天道之學也。《孔子世家》又曰：「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於爲《春秋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」即不可得聞之謂。自顔淵死而有「天喪予」之歎，知不能見之行事而託諸空言，則《春秋》斯作。後之所傳，有《禮運》、《中庸》諸篇，暢明旨趣，當

時七十子者，宜莫不聞。所謂不可得聞者，謂舉世之人不可得聞，非自謂不聞也。文章者，即本乎性與天道，發爲詩、書，動爲禮、樂，以正朝廷而成風俗。七十子中，在政事、文學之選者，皆脩夫子之文章者也。子貢深窺斯旨，故顧明其可得聞者，以陶淑一世，使人共由；存其不可得聞者，以見統緒絶續。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，知而不悔，自在君子。所謂仲尼微言，即性與天道之言。求微言者，在《論語》：宰我、子貢列言語之科，皆能發起聖情，互爲影響，二子之論，爲獨多也。《淮南・精神》篇所謂「真人者，性合於道也」，言性合於道即性與天道。合，猶與也。

《漢書・外戚傳》注，師古曰：「《論語》稱子貢曰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』。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。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，非唯失於文句，實乃大乖意旨。」按，如顔意，則漢以後學者以性爲自然之理，與天爲合，故曰自然與天道合。《後漢・馮異傳》：「臣伏自思維：以詔敕戰攻，每輒如意。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。國家獨見之明，久而益遠，乃知『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』。」《管輅别傳》：「苟非性與天道，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？」《晉書・紀瞻傳》：「陛下性與天道，猶復役機神於史籍。」並以與爲合也。何平叔亦無以與爲及之説。至皇氏《義疏》始以與爲及，然猶説自然之旨。自後遂一變而同顔氏之解矣。

子路所聞詩、書、禮、樂，皆賴施行者也。子路有政事之才，宜仕諸侯之國，故「未之能行」，知其必行也；「惟恐有聞」，其深信所聞也。必如是之聞，而行之，乃可謂之得聞也。必如子路之勇，而後可以兼仁、知之道，則國可得而治。此篇皆明用人治國之法，然其人

必當就裁乎孔子，如後所稱孔文子、子產，若而人使爲仲尼之徒，則列國之政用爲東周矣。

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

謹案，此明文章之用，由乎學問也。如孔文子之好學下問，則詩、書、禮、樂明，而可以爲政治國。子貢以其謚發問，以見列國非無其人，皆當學於孔子，則有所就裁，此亦《春秋》之微言與？

子產在聖門，亦政事之科。

子曰：「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棁，何如其知也？」謹案，《傳》曰：「進賢達能，謂之卿大夫。通古今，辨然不，謂之士。」進賢達能，仁也；通古今，辨然不，知也。必有仁知之美，而後可仕於國。蓋有知者之知人，則仁者之愛人非爲泛愛，國家於是得進賢達能之效。苟知賢而不能進，即不可爲知人，以知易惑者，意多歧也。故觀人之術，先觀其知。臧文仲之竊位，由其知之早惑。《左氏傳》記其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。《論語》但言「何如其知」，惟其不知而不仁，更無待言也。《論衡·問孔篇》曰：「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，以百乘敗而喪其衆，不知如此，安得爲仁？」又案，徐幹《中論·智行》篇：「或曰：然則仲尼曰『未知焉得仁』乃高仁邪？何謂也？對曰：仁固大也，然則仲尼亦有所激，然非專小智之謂也。若有人相語，彼尚未有一智，安得乃知爲人乎？」謹案，此皆本《魯論語》家說，與孔安國古文家說異。《釋文》：「未知，鄭音智，下同。」案，孔注兩知字皆讀如字。

《論衡·別通篇》云：「仕宦爲吏，亦得高官。將相長吏，猶吾大夫高子也，安能別之？」此據《魯論》，魯讀崔爲高。案，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，當以高子爲是。高國爲

齊世卿，當先討賊而不能。陳文子有馬十乘，下大夫之禄也。力不能討，故之他邦，以求爲君討賊，而無一應者，如魯之三家也，故曰「猶吾大夫高子」。崔杼，賊臣，不當稱以吾大夫。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，而皇皇以求，未免於不知。《論語釋文》：「崔子，鄭注：魯讀崔爲高，今從古。」案，此注當在「猶吾大夫崔子也」句下，《釋文》在「崔子弒齊君」下，當誤。

謹案，孔子答子張之言，知用人必仁且知，乃可使之治國。然仁、知詎易幾也。如子文之忠，文子之清，宜皆近乎仁，而夫子俱不許以仁者，正以其知不足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「知者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爲急。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之爲務。」蓋有知者之無不知，而後能爲仁者之無不愛。惟知不足，則無知人之明。無知人之明，則不能定後來之變，而立人、達人之意遂窮。然忠清之質，是能以義治我者也。通之以知，乃能以仁治人。故聖人之門，宜取乎二子之才，俾好學以近乎知，則皆治太平之人也。

謹案：《左傳》載季文子出莒，太子僕使大史克對，稱舜舉十六相，去四凶，深明用賢去惡之道，又稱文子忠於公室。故鄭注《論語》亦謂「文子忠而有賢行，其舉事寡過，不必及三思」。左丘明好惡合乎聖人，取證其言自可信矣。或難曰：「文公之僭禮，宣公之篡立，文子執政，其謂之何？」答曰：「僭禮、篡立，過在君父。《春秋》猶爲之諱，行父不能，正是其罪耳。然律以科條，情非首惡。且事會所至，或有權宜。即如冉有不能救泰山之旅，又附益聚斂，而政事之科先列冉有，蓋不以從坐之刑掩其平生之美。依《左氏》之文，如季文子者，亦聖門之所采也。」

《左氏》所載，甯武子遭罹國患，盡忠竭

謀，乃使衛侯再得返國，斯亦知矣。且晉責舊憾，興師相加，其君既出，其國僅存，内外有枕戈之憂，上下無晏安之樂，可謂多難，不可謂無道也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，宛濮之盟，醫衍之貨，凡爲藎臣皆知。及此若論其愚，當非有言可紀、有事可載也。蓋成公之無道，不在失國，在不知人。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，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。乃前驅背盟，不言於事，後於晉争訟，從坐而無辭，從容大國之間，周旋闇君之側，譖訴皆絶，刑罰不罹，斯其能愚之，實足以脱乎亂世，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？

《孟子》曰：「晉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檮杌》，魯之《春秋》，一也。其事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則史，其義則某竊取之矣。」趙岐注曰：「《春秋》以二始舉四時，記萬事之名。其事則五伯所理也，桓、文、五伯之盛者，故舉之。其文，史記之文也。孔子自謂『竊取之』，以爲素王也。」按，所謂「其文則史」者，謂左丘明之書也。丘明爲魯太史，自紀當時之事，成《魯史記》。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《春秋》，求《春秋》之義，則在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兩家之學。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，莫備於《左氏》。其人質直有恥，孔子引與相同，故其爲書，宜爲良史，終不可廢，但當辨其古字、古言，而芟夷其竄亂，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。

南面者，明堂之象也。《堯典》言：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」曰欽若，曰敬授，居敬之象也。又言：「受終于文祖，在璿機玉衡，以齊七政。」亦言明堂之象、南面之法也。行簡者，無爲而治也。子曰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！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仲弓論居敬行簡，與舜正

南面之道同。簡者，大也。《釋詁》：「簡，大也。」非敬無以居，非大無以行，横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大之至也。敬者，肅也。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於四時天子之齊，大史先三日謁之，敬之至也。故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。」德者，四時盛德之所在。居其所者，敬也，守一之學也。行簡以臨民者，不亦可乎？所謂衆星共之，一以貫之之學也。故亦謂之忠恕。忠，敬也；恕，仁也。以仁治人，是能行簡。中心爲忠，居敬之謂；能近取譬，行簡之謂。然敬不可見，聖人於是立之以禮。故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爲美。」居敬者，抱一之式，至正之守，榦維所繫，綱紀所存，斯見之於禮。行簡者，寬大之治，疏闊之法，鈞陶醖風，沐浴醲化，斯形之於和。「先王之道斯爲美」，言其行也。「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，亦不可行」。居簡而行簡者是也。道家者流但言無爲，而不言夫禮，於是乎大簡。老聃之書曰：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」推其作書之意，謂欲救道德仁義之失，要必明乎禮，以禮與道德仁義出於一原，而循其古始，宜有厚薄亂治也。言忠信既薄，則禮爲治天下之首事，故言禮之書莫精《老子》。迨其支與流裔，但就失義後禮之文。如子桑伯子、莊周之徒，肆其議論，放棄典禮，貽悮來世。有仲弓之言，而儒者之治國得其正矣。然惟仲弓發此言者，正以仁術素裕也。或人謂「雍也仁而不佞」，孔子但言「焉用佞」，則已許其仁。蓋七十子中列德行之科者，皆全乎仁。全乎仁者，君道也。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列顔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於上中，上中爲仁人。如閔子辭費宰，使南面者不能仕於家也。傷伯牛者言

命，與顔淵之辭同。《論語》於《公冶長》一篇言卿大夫之事，故究之以忠信好學。《雍也》一篇明人君之道，故究以中庸之爲德，與立人達人之説也。

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莫過於易。孔子於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，故曰「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矣」。是學莫邃於易。孔子繫易，著顔氏之子，蓋學易獨許顔氏，曰：「顔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！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《易》曰：『不遠復，无祇悔，元吉。』」虞氏注曰：「幾者，神妙也。顔子知微，故殆庶幾。」孔子曰：「回也其庶幾乎！復以自知。」老子曰：「自知者明。」謂顔回不遷怒，不貳過，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。此可驗顔子學易已深，故能不遷、不貳，合復初之象。《益》初至四互《復》，其《象》曰：「君子以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。」乾爲善，坤爲過。《乾》初九來息《坤》，成《復》，陽生於微。顔子之遷善，動於幾微，而人不覺。常人輕躁之情，易遷於喜怒，而怒尤甚。顔子粹道沖和，無怒可遷，得善服膺之象。其過當亦意力稍勝，見爲過中，改之既速，斯不貳過。故曰「其殆庶幾」，許其能體復也。學易如顔子，乃可謂之好學也。《易・乾》初九爲元，《文言》曰：「元者，善之長也。」又曰：「體仁足以長人。」張編脩推虞義曰：「謂初息震，震爲仁，爲諸侯，故體仁足以長人。」謹案，體仁，不違仁者也；長人，以仁之道治一世者也。乾初之陽上窮於剥，剥窮上反下而爲復。剥爲九月，復爲十一月，中間十月。坤，純陰之卦，含宏光大而凝乾元。故坤初六有履霜堅冰象，謂陽震出坤，潛龍勿用。陽氣常息，於剥坤復三月消息見其義。乾元勿用，而確乎不拔，是爲不違仁。回之心，見天

地之心。故復初有元吉之象。元者，乾元。回能體復，故三月不違仁。仁體君道，故德行之科，如回比者，皆可使南面者也。「日月至焉」者，離日，坎月。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。」太極爲天之北辰，於人性爲仁，於易爲乾元。兩儀爲天地，於易爲乾坤，於氣爲陰陽。五德之性稟於陰陽，性之仁如乾之元，而仁自存乎乾元也。乾盈坤虛，陰消陽息，故以人參天地。四象者，日月之行，成春秋冬夏。日月之象，成乎坎離，爲乾坤二用。求納甲法：月三日昏見於庚，明生於下，震象也。八日上弦見丁，明盛於下，兑象也。十五日盈於甲，明滿，乾象也，是爲陽息。十七日晨見於辛，魄生於下，巽象也。二十三日下弦見丙，魄盛於下，艮象也。二十九日入於乙，明盡，坤象也，是爲陰消。晦朔之間，日月藏於癸，合於壬，陰陽相通，坎、離象也。故月至甲乙，而乾、坤象見。故乾坤生乎春，乾甲，坤乙，相得合木。至丙丁而艮、兑象見。故艮兑生乎夏，艮丙，兑丁，相得合火。至庚辛而震、巽象見。故震巽生乎秋，震庚，巽辛，相得合金。日月會於壬癸，天壬，地癸，相得合水。戊、己、壬、癸皆坎離也，故曰「日月相推而明生」。又曰「縣象著明，莫大乎日月」。蓋北辰靜，而日月動；乾元靜，而坎離動。以勿用，故靜。靜，故含元出氣，流精生一，此則孔子、顔淵用行舍藏如一，死而不亡也。坎離爲大用，故動。故孔子爲素王，七十子皆奔走疏附，先後禦侮，知「二三子之何患於喪也」。然其人皆有得乎仁之道，而輒謂「不知其仁」者，以日月之至有盈虛消息之變，異乎乾元之不可拔也。

則吾必在汶上矣。謹案，費在魯東南邊邑，汶上在魯西北，鄰齊境。「必在汶上」，言

託迹當遠也。

云「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」者，孔子言今世之人，苟非祝鮀之類，即如宋朝之比也。「難乎免於今之世」者，謂賢人君子將不免有巧言令色之畏也。免於今世，固非鮀若朝之人所計及也，故深慨乎今世之所有，而自發難免之悲也。

子曰：「誰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」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謹案，曰質曰文，即所由之道也。《禮器》記曰：「禮也者，猶體也。體不備，君子謂之不成人。設之不當，猶不備也。」禮，有文、有質，謂之備。勝文、勝質，謂之不備。文質不因勢利導，謂之不當。文質彬彬，君子之體，謂之由禮。《禮器》又曰：「經禮三百，曲禮三千，其致一也。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。」鄭注曰：「致之言至也。一，謂誠也。經禮，謂《周禮》也。《周禮》六篇，其官有三百六十。曲，猶事也。事禮，謂今《禮》也。《禮》篇多亡，本數未聞，其中事儀三千。三百、三千，皆由誠也。」按，此與《論語》言「誰能出不由户」意同。莫由斯道，謂當時無彬彬君子之道也。以反本脩古、不忘其初而言，謂之禮。以小大之所共由，謂之道。《禮器》又曰：「三代之禮，一也，民共由之。或素或青，夏造殷因。周坐尸，詔侑武方，其禮亦然，其道一也。」是一者，禮之不可易者也，本也。文質者，順時而變者也，禮之末也。《春秋》家謂三代一質一文，以再而復。而《表記》曰：「子曰：『虞夏之質，殷周之文至矣！』夫子曰：『虞夏之文，不勝其質；殷周之質，不勝其文。』」文質互言，明王者制度之所消息也。言「虞夏之質」者，謂舜爲質家而立虞法，至運當改制，而知天之秝

數在禹，不俟其敝而相授受。禹雖當承主文之運，而質家之法意難廢，故虞得兼夏也。又言「虞夏之文，不勝其質」者，謂質家亦有文，文家亦有質。夏之主文，即承虞之主質，但就輕重以爲制度，故亦得有虞之文也。其言「殷周之文」者，言殷之末世，質法已敝，人皆患其敝而勢趨於文，故文王之制度，用文家之法，因而利導之，《爲政》篇言「殷因於夏，周因於殷」，皆因勢利導之意。故曰「殷周之文」。又曰「殷周之質，不勝其文」者，言殷周之際，正文勝乎質之時也。君子之道，當因其勝者，則民順而易行。非質勝而改文，文勝而改質也。故曰：「禮，時爲大，順次之，體次之，宜次之，稱次之。」未有强其所不能，行其所不欲也。要而論之，當其文之末流，人心已先患其敝，而思其先王之禮，文之中有質，而不知其所由，則有如子桑伯子欲去其文，孔子以爲易野，故曰「質勝文則野」。《喪服傳》：「野人曰：『父母何算焉？』」此亦去文之極。因爲之明質家之法，如殷之制度，可得由斯道矣。當其質之末流，人心已先患其敝，而思其先王之禮，質之中有文，而不知其所由，則失其義，陳其數，如祝史之事，故曰「文勝質則史」。因而爲之明文家之法，如周之制度，可得由斯道矣。故主文、主質之始，實兼是二者，以消息其盛衰。文不能去質，質不能去文，是以文質能相救也。孔子承周末流，人心患文之敝而質勝，如論麻冕拜下之言，及虎豹、犬羊之鞟，其辭可見。因明質家之法，立《春秋》之制，使百世之下共由斯道，是則可謂彬彬君子者與。

宰我問曰：「仁者，雖告之曰井有仁焉，其從之也？」子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謹案，

宰我見巧言令色，今世皆是，誣罔之生，斯幸而免，則仁人不知所以免者，於是設爲「井有仁焉」之問，恐爲仁者相從納於窞穽，仁之道窮。曰「井有仁焉」，危辭也。「其從之也」，疑辭也。疑之者，疑仁之道將不可從也。蓋設此辭以發孔子之微言。夫滔滔天下，非人誰與色斯之舉，可以翔集？公山佛肸之往，南子之見，是可逝也，可欺也。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，是不可陷也，不可罔也。故君子但患其違仁，而勿虞其入井也。

《三禮目録》曰：「《中庸》名曰中庸者，以其紀中和之爲用也。庸，用也。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，以昭明聖祖之德，此於《别録》屬通論。」按鄭君之説，如《中庸》一篇所以發中庸之德之微言也。《中庸》篇曰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按此，知中和爲性情之本始，所謂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」。至極中和之用，爲天地位、萬物育。故曰：「中庸之爲德，其至矣乎！」至者，致也。《中庸》篇又曰：「君子中庸。」注云：「庸，常也。用中，爲常道也。」又曰：「子曰：『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！』」注云：「鮮，罕也。言中庸爲道至美，顧人罕能久行。」又曰：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爲舜乎！」注云：「兩端，過與不及也。用其中於民，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。」按，鄭既解庸爲用，而又言「庸常者，常恒也」，謂中和爲人之恒性，所謂秉彝，彝，亦常也。民無賢不肖，若有恒性如舜之德，能使人人各遂其性，故曰「用其中於民」。此明中庸之爲用。《説文》：「庸，用也。从用，从庚。庚，更事也。」中庸之爲用，即「吾道一以貫之」。一，

中也；貫，事也，猶用也。孔子明己之道，則曰「一以貫之」；明堯舜以來相傳之道，則曰「中庸之爲德」。謂明五德之運，以明於天下，是以謂之至德。孔子素王之德，否乎常時，而通乎百世。「久矣」之歎，以時考之，知《春秋》之成，當致大平矣。故《雍也》一篇，首言居敬行簡，以明忠恕，而究之以中庸，皆一以貫之之微言。南面而聽天下，不外乎此。《春秋》繼周而作，百世可知，久而無敝，是謂能久。然求張三世之法，於所傳聞世，見治起衰亂，録内略外；於所聞世，見治升平，内諸夏而外夷狄；於所見世，見治大平，天下遠近小大若一。此仁之能近取譬，故曰「爲人君止於仁」。此南面之道，中庸之至也。

《雍也》一篇，於顔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，外及冉有、原憲諸人，至於澹臺滅明、孟之反之流，其人皆有君子之性。至祝鮀、宋朝，則小人之反中庸。舉世而是，而君子難免，遂至莫由君子之道，故慨然於文質之故，此夫子志在《春秋》之始也。「人之生也直」，君子也。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，小人也。知之者，中人以上也。定九品之差，明中人之分，君子、小人於是辨也。辨君子、小人，而後可以極仁、知之功用，則治太平之道可得而幾然。而春秋之天下未易變也，齊一變而至魯，魯一變而至道，温温無所試，循道爾久。「觚哉」之歎，言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。觚不時成，以喻爲政而致太平非一日之積也。《春秋》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，不可以書。見以可陷，可罔，則仁人將墜於井。《春秋》仁義之法可無是患也。《春秋》十一篇，皆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文，魯史之文。禮，先王之道。我則弗畔於先王之道，知我、罪

我，聽之而已。道之當否，知我其天。中庸之德，天待我以明之。故《春秋》之作，不得已也。《春秋》之始元終麟，仁也。堯、舜帥天下，亦仁也。故曰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以究堯舜以來，中庸之德也。

論語說義四

述而　泰伯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謹案：鄭注云：「老，老聃；彭，彭祖。」又《莊子釋文》引《世本》云：「彭祖，姓籛，名鏗，在商爲守藏史，在周爲柱下史。」詳《世本》語謂：「商之守藏如周柱下，老子繼彭祖爲此官。」《史記》云：「老子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」《漢書·張湯傳》：「老子爲柱下史。」則守藏、柱下可互稱。殷易爲《歸藏》，文史卜祝，大史所守，歸藏在柱下，故曰「守藏」。彭祖、老聃遞守之也。《歸藏》黄帝易，老子之學，出於黄帝，故曰黄老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「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。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，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人君南面之術。合於堯之克讓，易之嗛嗛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，則欲絶去禮樂，❶兼去仁義，曰獨任清虛，可以爲治。」按「秉要執本」三語，即「居敬行簡」，故曰「人君南面之術」，則老子與孔子道同一原。《論語》言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居其所」。又言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。又言「無爲而治」。五千言之文悉相表裏。惟孔子言詩、書、禮、樂，所謂「文章可得而聞」；而道德之意，則爲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」。弟子述之，不致有支流

❶「樂」，中華書局校點本《漢書》作「學」，唐《白孔六帖》、《長短經》引《漢書》作「樂」。

之失。老子之失，則有放者之「獨任清虚」，即「居簡行簡」，仲弓亦言其弊，非老子之本意也。老子曰：「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」無爲而有事，不言而有教，非居敬而何？又曰：「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」一者，誠也，誠爲敬，故抱一即居敬。又曰：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。」即《論語》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」。又曰：「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爲心。」又曰：「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脱，子孫祭祀不輟。脩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脩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脩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脩之於國，其德乃豐；脩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」即《論語》「脩己以安百姓」，非獨任清虚者之所及也。其書二篇，屢稱聖人，即「述而不作」也。又曰：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」此「信而好古」也。又曰「象帝之先」。又曰「太上，下知有之」。曰「帝之先」，曰「太上」，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。老子爲黄帝之學何證？考黄帝號曰自然氏，自然之字，他書皆作有熊，獨《白虎通義》曰：「黄帝號曰自然，自然者，獨宏大道德也。」按《老子》曰：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」我者，蓋黄帝之辭而老子述之也。其申自然之義曰：「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」此自然爲「獨宏大道德」之義，其爲有熊無所取之也。又考《列子·黄帝篇》華胥氏之國：「其國無師長，自然而已；其民無耆欲，自然而已。」「二十有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幾若華胥氏之國」，此自然之證也。故老子自然之説，皆黄帝之説也。《列子·天瑞》篇引《黄帝書》曰：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」其文皆見《老子》，知述《黄帝書》也。谷以受水，坤爲

地，水之所流，故曰「谷神」。神之字从巛，巛即古文坤字。黄帝始造文字，始一終亥，皆本《歸藏》。坤文作巛，可以明谷神坤也。坤爲牝，《周易》之義亦以坤牝乾。「坤，元亨，利牝馬之貞。」虞氏注曰：「陰極陽生，乾流坤形，即谷神之象。」又曰：「坤含光大，凝乾之元，終於坤亥，出乾初子，品物以亨，故元亨。」其言「終亥出子」，即不死之象。又曰：「坤爲牝，震爲馬，初動得正，故曰利牝馬之貞。」以牝馬明乾坤之合。乾坤爲《易》之門，故曰「玄牝之門」。天地之根者，乾初也。乾初爲道本，故曰：「乾元坤初，動則凝乾元，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」皆坤凝乾元之象。《歸藏》首坤，可於是推之。知老子所述，皆黄帝之説《歸藏》之説也。又觀十翼之文，則孔子贊易，亦多取於《歸藏》。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爲微言所存，故皆從竊取之義。竊比猶言竊取也。《周易》、《魯春秋》皆史官所藏，所謂「其文則史」者也；天地陰陽之故，及筆削之義，所謂「竊取之」者也。《春秋》去文從質，殷禮也。宋不足徵，求於柱下，得之老彭，問禮老聃。《春秋》之禮，皆殷禮也。小戴所録七十子之記，皆爲殷禮，合乎《春秋》，蓋問乎老聃而折其中，不徒《曾子問》之所記也。故《春秋》爲禮義之大宗，而得之以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之義可謂遠矣。又《論語》不曰「彭老」而曰「老彭」者，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。至《三朝記》稱商老彭，不言周者，以老子雖生周代，而所傳之學則《歸藏》之學，故歸之於商，尤「信而好古」之明徵也。《抱朴子·對俗篇》云：「人中之有老彭，猶木中之有松柏。」又云：「至於彭老，猶是人耳。」按：言老彭，又言彭老，亦謂是兩人也。

昔者孔子耳順不踰，天縱將聖，年有壯

老之異，志無衰盛之分，惟感周道之既衰，則思周公而無夢，「甚矣，吾衰也久矣」。吾者，謂吾今日也。久者，謂自幽厲傷之至今日而已久也。孔子謂周道之衰，當吾之世而益甚。如魯之郊禘非禮，其精神已不能與周公相接。制禮作樂之意，吾將坐視其泯没。精神不交，則不復夢見也。周公其衰，之杞之宋又不足徵，此《春秋》之作所不能已與？

謹案：《後漢書·延篤傳》注「束脩」，謂：「束帶脩飾。」鄭注《論語》曰：「謂年十五以上也。」又《禮記·曲禮》正義云：「童子委摯而退者，童子見先生，或尋朋友，既未成人，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，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。然童子之摯，悉用束脩也。故《論語》『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誨』。是謂童子也。」案如《正義》謂束脩即童子摯，與鄭説正合。然「束帶脩飾」之訓出孔氏《論語注》，見《書·秦誓》正義，「蓋童子初勝帶，而以束脩爲摯，正取束帶脩飾意，亦猶羔取善群，雁取候時也。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，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己」，皆「未嘗無誨」之證。又《左傳》杜注亦云：「束脩，取其自脩也。」

子曰：「顔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也。」《易》曰：「不遠復，無祇悔，元吉。」此《復》之初九也。荀爽説《復》曰：「復者，冬至之卦，陽起初九，爲天地心，萬物所始，吉凶之先，故曰『見天地之心』矣。」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心者，性之所藏也。性者，乾之元也。《乾》初九爲乾元，元者善之長，故勿用。六十四卦皆用九六，獨《乾》初言勿用，於易爲乾元，於人爲始胎，雖欲言性惡，而極之於始胎，則未有不善者也。善者陽也，以乾元之勿用，知

復初之不遠。於乾明性善之理，此天道也，聖人之學也；於復初著復性之功，此人事也，賢人之學也。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吾與爾有是夫？」《復》之「利有攸往」，「用之則行」也；乾初之「潛龍勿用」，「舍之則藏」也。復之消息可以通乾，賢之成功可以合聖。

謹案：《周禮・太宰》：「禄，以馭其富。」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，故官愈尊則禄愈厚，求富即干禄也。「富而可求」，謂其時可仕，則出而求禄。孔子爲委吏、乘田，其職與執鞭之士相類，鄭君所謂「於道可求」也。《周禮》：「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。」此下士之職，故鄭君以爲賤職。孔君以「從吾所好」爲古人之道，古人之道即詩書禮樂。「不可求」爲時不可仕。《孔子世家》言：「定公五年，陽虎囚季桓子。季氏亦僭於公室，陪臣執國政，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，故孔子不仕，退而脩詩書禮樂，弟子彌衆，至自遠方，莫不受業焉。」此孔子不仕謂「不可求」，脩詩書禮樂爲「從吾所好」。孔子自述出處之際，故以兩吾字明之。《義疏》引袁氏曰：「執鞭，君之御士，亦有禄位於朝也。」

《儀禮》以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爲正樂，故合樂則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而工告樂備，語魯太師。樂言以成者，指此虞時合樂用簫《韶》，故曰「簫《韶》九成」。說具第二篇。齊之《韶》樂亦以合樂用之，故曰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」，必合樂乃得言樂也。

夫伯夷之不立，夷無怨也。叔齊亦不立而逃之齊，無怨也。惟其無怨，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道俱得，是謂「求仁而得仁」。若靈公之遷蒯聵，則蒯聵怨矣。使輒避位而輒亦必怨，惟其怨則君臣父子之難交作，而國不可

爲，故曰「夫子不爲」。如子路之死，亦知衛不可爲而出於一死也。於《春秋》許輒得立，信其信也。於《論語》明不爲之義，仁其仁也。惟能仁其仁，斯可以爲《春秋》，可以救亂世。❶《大戴禮記》曰：「《爾雅》以觀於古，足以辨言矣。」詁者，古言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皆有古言。《爾雅》二十篇，首以《釋詁》、《釋言》、《釋訓》三篇，其餘皆由是推之，所謂雅言也。此《爾雅》出於周公、孔子之明徵也。六書之次，指事、象形、會意，文字之本體，明著而易曉；諧聲、轉注、假借，文字之施用，萬變而不窮者也。故有諧聲，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可習其讀；轉注，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可陳其義；假借，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可筆之書，而一以雅言爲斷。蓋《詩》、《書》爲古人之言與事，固必以雅言。若《禮》則行於當時，宜可通乎流俗者，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，故曰「執禮，皆雅言也」。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，弟子所共聞，故必以雅言明之。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則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聞，故《爾雅》亦不釋也。

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謹案：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，即三代立學之法也。《文王世子》記曰：「春誦夏弦，大師詔之；瞽宗秋學《禮》，執禮者詔之；冬讀《書》，典書者詔之。《禮》在瞽宗，《書》在上庠。凡祭與養老乞言、合語之禮，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。」據此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即大學之教，乞言爲雅言，合語爲樂語。曾子書曰：「《爾雅》以觀於古，可與辨言矣。」此雅言之謂也。《爾雅·釋詁》一篇，蓋周公所作。《釋言》以下，或言仲尼所增，子夏所足，叔孫通所益，

❶「可」上，浮溪本有「斯」字。「世」下，浮溪本有「也夫」二字。

梁文所補，張揖論之詳矣。本《釋文・序録》。此就詩、書、禮之言，而通之以《爾雅》之義，所謂文章得聞者也。至《易》之卦名，《春秋》歲月、地名、氏族，皆雅言所未釋。此性與天道之書，不可得聞者也。是《爾雅》一書，爲聲形訓故、文字之原、雅言之所在也。既通其所以言，當明其所以教，則文、行、忠、信備其本末。《論語》屢言文、行、忠、信，與詩、書、執禮相爲表裏。文，文章；行，德行；詩、書之所載也。忠信，禮之本也。必出文、行、忠、信，而後詩書禮樂浹於人之性，而後可以謂之教也。精其業者即以求乎天人相與之際，則以可得聞者及乎不可得聞者，此文、行、忠、信之所充也。故七十子之徒皆身通乎六藝，而傳聖人之教於當世，則惟在詩、書、執禮。故孔子之教即三代立學之教，其後齊魯間，孟子、荀卿之書，皆言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而不爲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教。孟子言《春秋》，明孔子之統緒，不舉其文，知不以教也。太史公傳儒林，亦先言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三家，而後及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以二書於當時在不可得聞之數，其立博士以教弟子則自漢始。其雅言不及樂者，以禮樂之情同，且樂備聲音節奏，不徒正言也。

子曰：「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斯可矣。」子曰：「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恒者斯可矣。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恒矣。」謹案：聖人與善人，名異而實同。以其具於本體而言，則謂之聖人，謂其人獨聖也；以其施於一世而言，則謂之善人，謂以善及人也。君子爲作聖之始基，有恒謂善人之終事。❶ 非君子無

❶「謂」，浮溪本作「爲」。

以人於聖，非有恒無以成其善。時至春秋，三王之聖已遠，而盡善之治莫臻，夫子所言「不得見」者，即上無明天子、下無賢方伯之謂。繼周而受命，亦自盡君子之事而已。《易》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」乾爲天爲君，而象取君子者，亦以君子、聖人非二體也。善人者，所謂止於至善，會其有極。歸其有極，然必教民七年，而可以即戎；爲邦百年，而勝殘去殺。非旦夕之效而目前之可見，故必得之於有恒。《易》曰：「雷風，恒。君子以立不易方。」知有恒與君子非二體也。文王作爻詞，亦惟見君子而不見聖人。六十四卦有恒之體而無善之名，以君子亦要以有恒而已矣。《中庸》記言「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」，非有恒之象哉？是功成德盛而後世稱聖，移時歷世而海内向善，故堯舜曰吁咈，皋陶歌叢脞。而孔子曰「吾不得見」，其意若一。若「具曰予聖」，而其事已善，則所謂「無而爲有，虚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恒者」，又聖人所深戒也。《中庸》記曰：「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」至誠者，至善也。有天下之大經大本，而知化育中立而不倚，由新民而止至善也。聰明聖知而達天德者，聖人也。此以知聖人、善人表裏名實之分，非有同異等差之别，故《論語》兩加「子曰」。孟子稱樂正子爲「善人」、「信人」，又以爲「二之中、四之下」者，下言其基也，以善爲始基，而五者以推其極。此善人即就樂正子所具體象言之，與《論語》稍異而實同也。信人即是有恒。

子曰：「文莫吾猶人也。」何注曰：「莫，無也。文無者，猶俗言文不也。文不吾猶人

者，凡言文皆不勝於人。」皇疏曰：「何云『俗云文不』，當是於時呼『文不勝人』爲『文不』也。」謹案：何、皇兩家但知文莫連言，而不解其義，故爲此曲說。《方言》七曰：「侔莫，强也。北燕之外郊，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。」《淮南·繆稱》篇曰：「其謝之也，猶未之莫與。」高注：「莫，勉之也。」《説文》：「忞，强也。慔，勉也。」忞即文，慔即莫，叚借。《廣雅》：「文，勉也。黽、勉、密、勿、蠠、没、文、莫，皆一聲之轉。」文莫勉强而爲之，「躬行君子」自然而行之，蓋爲謙辭以示學者也。

《誄》曰：「禱爾于上下神祇。」謹案：《説文》：「讄，禱也。累功德以求福。《論語》云：『《讄》曰：禱尔于上下神祇。』从言，纍省聲。」重文讄或不省。又「誄，謚也。从言，耒聲。」此《論語》所引自有一書名《讄》，《論語》「禱尔于上下神祇」字作「于」，不作「於」，與引《詩》、《書》一例，知出古《禮經》也。與誄異訓，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，故《周禮》「大祝作六辭，其六曰誄」注曰：「誄，謂積累生時德行，以錫之命。《春秋傳》：『孔子卒，哀公誄之。』」或曰，誄《論語》所謂『《誄》曰：禱爾于上下神祇。』」疏曰：「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，❶故引《論語》文以相續。」又《小宗伯》「禱祠于上下神示」注引：「讄曰：『禱爾于上下神祇。』」是知誄讄通也。

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。謹案：「六尺之孤」謂幼君，「百里之命」謂黎民也。《書·多方》：「大降爾四國民命。」王肅曰：「君爲民命，爲君不能順民意，故誅之

❶ 「累」，阮刻《周禮注疏》作「誄」，則當於其下讀斷。沈廷芳《十三經注疏正字》疑「誄」當作「累」，宋翔鳳或認同此說。

也。」僞《孔傳》亦云：「民命謂君也。」《多方》「大降爾命」，僞《孔傳》亦云：「謂誅紂也。」此兩文，馬、鄭注俱不傳，或與僞孔、王肅同。若馬、鄭説異，則陸、孔亦當載也。是國君爲民命所繫，故謂之民命。今君亡子幼，民命寄於大臣，故曰「寄百里之命」，蓋猶《秦誓》言「子孫黎民」也。

《三國・魏志・文帝紀》注引華歆上言曰：「唐、虞曆數，不在厥子而在舜、禹。」又引《魏氏春秋》曰：「帝升壇禮畢，顧謂群臣曰：『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』」元和顧千里以爲漢魏人言舜、禹者惟見於此，則《論語》言「舜、禹之有天下」，正指禪讓而言也。

子曰：「大哉，堯之爲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！」此言堯爲君之德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欽若昊天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。」欽若者，則天也。敬授人時者，民事也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，知民之緩急，不出户牖而天下治。其治天下之迹幾於不可見，故民無能名也。名者，號謚之通稱。生而名堯，没以爲謚。雖曰上世質直，即「民無能名」之説也。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」，此言則天之驗也。天不言而四時行，歲功成。堯有定時成歲之政，而天之成功即堯之成功也。文章者，星辰之文、日月之章也。至堯而數法日月星辰，於是而永短之度見，鳥虚之宿明，則天之文章皆堯之文章也。故堯猶堯堯至高之貌，同乎天也。

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謹案：《毛詩》篇義曰：「《卷耳》，后妃之志也。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。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也。」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，至武王時，以佐夫

者佐其子。然依《文王世子》言，文王九十七而終，武王九十三而終，則武王作《大誓》時，十一年。年已八十五。以二十而嫁計之，太姒當已百餘歲。按《文王世子》所記，今文家説也。《周書・度邑》曰：「自發未生，于今六十年。」《周本紀》同。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，則年五十餘耳。《周書》古文，《史記》多古文説，故與今文家不同。揆之事理，古文説是。馬、鄭説《論語》亦古文，故於十亂並數文母。又賈生書稱成王二十即天子位，亦與今文説不同，當同是古文説也。

夫王者之興，以爲民也。天命所在，無所可避；天命不予，無所可幸也。堯舜之傳賢，禹之傳子，聖人之心，其道如一。愚者昧焉，必以己私妄加校量。德衰之説，孔子知之，故於《泰伯》一篇往復以明其理。泰伯之三讓，知天命之在周也。文王之服事，知殷命之未訖也。曆數之所在，統紀之所存，而於己無與也。論帝王者皆以舜禹授受、武王征伐爲二法，不知周之天下亦始於讓也。蓋讓天下者自堯、舜，至泰伯而三矣，故曰「唐虞之際，於斯爲盛」。又曰「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」。不言文王言周者，自泰伯讓天下以成至德，人皆稱文王之事殷，而莫稱泰伯之讓周，故言周以見至德之遠也。而孔子所以無間於禹者，以有天下而不與也。舜受堯之天下，禹受舜之天下，皆知天之所命而於己無與也。舜、禹之受天下同，而禹所以予天下若與舜異，陋儒之私議由是而興也。故孔子既明不與之意，又申無間之旨。夫文祖、上帝、六宗、山川、群神、祖禰之祭，《堯典》之所載也。决九川、濬甽澮，禹之昌言也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，舜之申禹也。曰非、曰惡、曰卑，先以此三者示不與之意，以

爲萬世有天下者法。曰致孝、曰致美、曰盡力，又以此三者成堯舜之功，而開三王之道。三科五家，升降絕續，咸繫於禹，而後知禹之有天下，未嘗一日肆於民上，安得有所非議閒厠其閒乎？謳歌訟獄，不歸益而歸啟，亦天命之在人心，而非禹所得與也。至於後世視天下之大爲一家之私，至高而無上，窮泰而極侈，則廢興之際，是非之説紛焉。唯知禹之無閒，乃知不與有天下之實與舜無二道，故反覆言之如此也。

論語説義五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子罕　鄉黨

子罕言：句。利與命與仁。謹案：盡此篇之文，皆以説聖人微言之故也。罕者，希也、微也。罕言者猶微言也。子貢曰：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存於幾希之間，通乎絶續之介，故不可得聞者謂之微言。與者，相與之際也。夫子贊《易》、脩《春秋》，弟子不得聞。《易》有四德，《春秋》有五始。元年以當元；元者，始也。春以當亨，所謂陰陽之中，在二五也。春爲陽中，舉陽以兼陰。王以當利，使物各得其宜，爲天下所歸往也。正月以當貞；貞，正也。《易》以元亨利貞爲仁元義利禮亨知貞，而乾爲信。乾，君也。《春秋》本乎天以陳王道，故終之以公即位。《易》言君德之體天行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備。弟子撰微言則曰「利與命與仁」者何也？《易・文言》曰：「利者，義之和也。」荀氏説：「陰陽相和，各得其宜，然後利矣。」相和猶言與也。惟利物足以和義，則元亨之德成，而貞固之事定，故曰：「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。利貞者，性情也。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。」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世之性，正萬物之情，故欲求性與天道，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。與命者，率性也。與仁者，利仁也。天命之性備五德五行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。有利以保合太和，則天命之性可以率，可以無終日之間違仁，故曰「能以美利利天下」也。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

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無敵、無慕故罕言也。義，性也；利，義之用也。一也。與比者，與命與仁也。始於以義治我，乃能以仁治人。其所謂義即所謂利也。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」天何言即不言所利也。四時行焉者，性之所以率也。百物生焉，人之所長養也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。再言「天何言哉」者，見吾之微言皆性與天道。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，求命之故、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。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爲百世之師者，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。

孔子素王，如堯之大，民無能名。達巷黨人先知受命，獨發此言，一人而已。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，受命之故存乎微言，恐門弟子性質未明，驟聽此理，轉滋疑惑，不使躐等，故就其身體之事，擇乎六藝之中。射、御二者，御尤切身，舉而示之，以合禮樂斯須不去。此文章之教日用而不知者也。別舉門弟子者，不使同乎達巷黨人也。此聖人設教之權衡也。

立一王之法，成一代之禮，必以所損益者順乎人情，即以所不變革者維乎世運。孔子受命作《春秋》，制去周之文，從商之質，亦以人心風俗，其機可乘也。麻冕之制：凡冕以木爲之，長尺六寸，廣八寸，低前一寸三分，故曰冕。績麻三十升布爲之，故曰麻冕。《禮器》記曰：「禮有以文爲貴者。天子之冕，朱绿藻，十有二旒，諸侯九，上大夫七，下大夫五，士三。」鄭君据《周禮·司服》士皮弁，以此爲夏殷制。按：《周禮》家法不同《論語》，今故以《禮器》說之。此服周之冕以別尊卑，故曰「禮也」。云「今也純」者，鄭君讀純爲緇，是爲緇布冠，其制狹小，纔足容髮。《士冠禮》記曰：「始冠，

緇布之冠也。太古冠布，齊則緇之。其緌也，孔子曰：吾未之聞也，冠而敝之可也。」鄭注：「太古，唐虞以上。緌，纓飾。未之聞，太古質，無飾。重古始冠，冠其齊冠。」按冠而敝之，❶言不復更著，謂當時禮服自有皮弁、爵弁、元冠，遂不更著緇布冠矣。弁、冕聲相近，制亦大同。《論語》「見冕者」，又「冕衣裳者」，鄭並云《魯》讀弁爲冕。今從《古》。《毛詩》篇義云：「《都人士》，周人刺衣服無常也。古者長民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，以齊其民，則民德歸壹。傷今不復見古人也。」其詩云：「彼都人士，臺笠緇撮。」傳云：「緇撮，緇布冠。」箋云：「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，緇布爲冠。古明王之時，儉且節也。」箋《詩》以緇撮爲儉，可證《論語》讀純爲緇，定爲緇布冠矣。東遷以前，衣服無常，言侈靡也。《大東》「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」，即謂侈靡。故詩人思「臺笠緇撮」之風。自後人心厭而求儉，故長民者舍弁冕而服緇布無飾之冠。其侈也，文之弊也，有過乎禮者也；其儉也，質之機也，可推而進乎禮也。學者聞吾從衆之言，而後知聖人之立制皆禮之所以順也。夫政教文質所以云捄也，故事或變古而不遠於道者，聖人亦因勢利導而已矣。都邑之士失則近於野人，野人而無教則近乎禽獸，故上下之等、尊卑之分，不可一日而不明也。臣之於君，有拜於堂下者，臣禮之正也。有拜於堂下，君辭之而升成拜者，此君待以客禮，禮之殺也。有不降而拜於堂上者，以卒爵不再降，又禮之殺者也。有其正變，即有其隆殺，而君臣之義益明。若充從儉之俗，則無不從其殺，駸駸乎去拜下之禮。隄防一壞，教化不立，尊卑上下，其數遂淆。弑

❶「按」，原誤作「接」，據浮溪本改。

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泰而驕，驕而僭，僭而亂，所馴至也。故《春秋》褒善貶惡，進退誅絶，皆斤斤於君臣之閒，所以挽人心而捄風俗也。正朔三而改，文質再而復，則儉從衆之説也。有改制之名，無變道之實，則違衆從下之説也。《春秋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，所以教化隄防之者無不至，故拜下之禮，不可不嚴也。

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 謹案：此篇首章言四德之在利，此章言五始之在王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微言具矣。

顔淵喟然歎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；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，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謹案：此顔子歎聖人微言，弟子不易知也。孔子稱之曰「殆庶」，則顔氏之子或可鑽仰，知其高堅而後能言高堅也，存於瞻望而後有在前在後也。惟習聖既久，斯能及乎恍忽之境而深其歎美之情。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，所謂彌高、彌堅者也。文章可得而聞者，所謂循循善誘人者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皆文章也。聖人初無高堅、前後之象，弟子皆在博文約禮之中。如切磋琢磨，子貢因禮以悟《詩》也；素以爲絢，子夏因《詩》以悟禮也。以此及彼，故曰聞一知二。顔子所傳，博文約禮與衆人同，而欲罷不能與衆人異。從不可窮盡、不可形象以見聖功之全體，知微言之所在。如有所立，立言也。卓爾謂微言之卓絶也。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。既見其所立，當有其所由，而云「從之末由」者，爲博文約禮者言之也。蓋慕學者既多，而希聖者無幾。道之以儒術，脩之以禮儀，庸德之信，庸

言之謹，故譏儒者曰「博而寡要」，其博文者乎？曰「勞而少功」，其約禮者乎？聖人治天下，明萬古，固自有所立，而非人人能從事者也，故曰微言也。

《漢書·禮樂志》云：「周道始缺，怨刺之詩起。王澤既竭，而詩不能作。王官失業，《雅》、《頌》相錯，孔子論而定之。故曰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』」按春秋時，如《左傳》所載，知《雅》、《頌》相錯。又如《投壺》以《鵲巢》四篇雜於《雅》，知鄉樂不正。二《南》爲鄉樂，合樂所用，故謂之樂。孔子既定，如《儀禮》諸篇所載，以《頌》爲金奏，升歌笙入閒歌皆雅，而各順其序，而以二《南》爲合樂。又云「下管《新宮》」，以不在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列，故下管以別之，是得其所也。《投壺》以《伐檀》、《白駒》雜於《采蘋》、《騶虞》之閒，是以變風、變雅雜於鄉樂，所以不正。《投壺》非禮之正經，未經孔子正定，故有此弊。《投壺》以《風》爲《雅》詩，雅者，正也。雜以變風、變雅，是謂不正，非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雅。則孔子言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得所，就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言之也。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。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。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，沒階。句。趨進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謹

按：上章自「君召使擯」至「賓退復命」已，具爲擯之禮矣。春秋時朝聘無常，其禮因時制變，則擯事甚難，故此章重記之也。《聘禮》：「公皮弁，迎賓于大門內。大夫納賓，賓入門左。」注云：「內賓位也。衆介隨入，北面西上少退。擯者亦入門而右，北面東上，上擯進相君。」按彼注言「擯入門而右」，

即《論語》「入公門」，公門指大門也。《聘禮》又云：「公再拜。賓辟，不答拜。公揖入，每門、每曲揖。」注云：「凡君與賓入門，賓必後君，介及擯者隨之，並而雁行。既入，則或左或右，相去如初。《玉藻》曰：『君入門，介拂闑，大夫中棖與闑之閒，士介拂棖。賓入不中門，不履閾。』門中，門之正也。不敢與君並由之，敬也。介與擯者雁行，卑不踰尊者之迹，亦敬也。」按《論語》「立不中門」指此。公迎賓不出大門，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，無庸立不中門也，知此門當是廟門矣。《聘禮》又云：「及廟門，公揖入，立于中庭。賓接立西塾。❶几筵既設，擯者出請命。賓襲，執圭。擯者入告，出辭玉。納賓，賓入門左。介皆入門左，北面西上。三揖。」注云：「入門將曲，揖；既曲北面，又揖；當碑揖。」按擯者入門右，故鄭注「過位」云：「謂入門右，北面君揖之位也。」當公入，立中庭，賓立西，君揖位尚虛，而擯者出入其閒，即《論語》「過位」之時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，擯者乃有言，故曰「其言似不足者」。《聘禮》又云：「至於階，三讓。公升二等，賓升西楹西，東面。擯者退中庭。」注云：「向公所立處，退者以公宜親受賓命，不用擯相也。」按此知《聘禮》擯者不升至堂上，《論語》「攝齊升堂」謂堂階。春秋時列國多事，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。《孔子世家》夾谷之會，「孔子趨而進，歷階而登，不盡一等」。則《聘禮》亦容或有此，故記此一節。文言「攝齊」，正言堂階之事。而不更言堂上之容，知未至堂上，以見雖因時制變而終不能越上下之禮也。下云「出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，沒階」，當

❶「接立」，《儀禮・聘禮》作「立接」。

讀没階絶句。蓋擯者升堂，則不盡一等，茲則又降一等，由是而至階下也。《聘禮》又云：「賓致命。公左還，北鄉。擯者進。」注云：「進阼階西，釋辭於賓，相公拜也。」按此即《論語》「趨進」一事。以上皆相公，隨公而入。至此，擯者單進，故有趨，《論語音義》本無「進」字，云「一本作『没階趨進』，誤也」。按《聘禮》記注云：「孔子之升堂，鞠躬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出降一等，逞顔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」亦有進字，康成所見本已如此，知非衍誤。陸氏疑没階不當又趨進，故以爲誤，其實非也。與《論語》上文記「趨進，翼如也」同事，惟擯者有此一節也。《聘禮》又云：「公當楣再拜。賓三退，負序。公側襲，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。擯者退，負東塾而立。」注云：「反其等位，無事。」按此即《論語》「復其位」一節也。使擯一事而兩記之者，所以防禮之變也。上章言「賓退必復命」，則當時有不復命者，聖人示之以不可變也。此言升堂異《聘禮》，則當時事勢有不容已者，而以不盡一等明之，以明雖變而不能終變也。後之説《論語》者以「入公門」以下記孔子常朝之事，常朝則門不能有尊者之迹，過位亦不當有言。或又據《聘禮》記云：「賓入門，皇；升堂，讓；將授，志趨。授如争承，下如送；君還而後退。下階，發氣怡焉；再三舉足，又趨。及門，正焉。」以《論語》「入公門」之文合之，亦是爲賓出聘事。按賓升堂時方執玉，手不能下摳衣。又「趨進」一節亦賓所無，以爲記聘非矣。鄭注《聘禮》記有「孔子之升堂」云云，亦引爲旁證，非竟以爲孔子爲賓出聘事也。

論語説義六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先進　顔淵

禮樂者，治身治民之具也。聖人在天子之位乃作禮樂，而其時士大夫皆禮樂不斯須去身，故試士射宫，必其容體比禮，其節比樂，而中多者得與於祭。古者賜爵禄於太廟，凡與於祭者皆民材也，故《論語》言仕之先進、後進，皆以禮樂言。《王制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，又云「爵人於朝，與士共之」。《王制》所記皆殷法也。凡士民有德者皆登進爲卿大夫，自野升朝之人也，故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」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禄，生而富貴，以爲民上，是謂之君子。君子、野人以貴賤言，故曰：「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」謂後世仕進，皆卿大夫之世居在都邑，而僻在田野者俱無由進。《春秋》譏世卿，去周之文，從商之質，故用人之法亦從殷禮。後舉四科諸賢，以見世爵之代。若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之倫，而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，斯爲天地閉、賢人隱，《春秋》之所爲作也。

子曰：「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

《集解》鄭曰：「言弟子從我而戹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。」《書·舜典》「闢四門」，《正義》曰：「闢訓開，開四方之門，謂開仕路，引賢人也。《論語》：『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』門者行之所由，故以門言仕路。以堯、舜之聖，求賢久矣，今更言開門，是開其未開者，謂多設取士之科，以廣致

衆賢也。」謹案：此說與鄭義合。

德行，脩德行仁，作之君者也。言語，傳聖人微言，述而語之，以垂百世，作之師者也。政事，食貨、賓師之事，任有司者也。文學，通六藝，備九能，爲學士者也。故顔淵問爲邦，雍也可使南面，閔子騫辭費宰，伯牛事少見，而孔子惜之，與顔淵同辭，所謂具體而微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足以朝諸侯、有天下者也。孟子曰：「『宰我、子貢善爲說辭。』子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」趙注：「言人各有能，我於言辭命教，則不能如二子。」所謂「言辭命教」，正以微言垂教，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。駁邢疏。故孟子又述子貢言「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」，即申言辭命教之義。孟子又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。」謂知聖人之微言。故《論語》二十篇，於宰我則有晝寢、問主三年之喪之類，子貢則有餼羊、問衛君之類，皆明聖人之微言。而習其讀者轉疑二子，則知言之人未易得也。故德行與政事，相爲表裏者也，若有君則必有卿、大夫、士。德行之不脩，未有能君其國，子其民者也；政事之不備，未有能佐其君以治其民者也。釋德行而言政事，必舉天下爲府史胥徒而後已也。釋言語而求文學，必溺一世於詖淫邪遁而後已也。故言語與文學，相爲表裏者也。問夫子之文章，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不可得聞，而不終絶也。如子游、子夏之徒，無不聞性與天道，而以文學爲科者，欲以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公之於天下後世，而微言存乎其閒，以待其人。則俗儒所疑爲非常異誼，可怪之論者，固其宜也。

子路，行行如也。謹案：《說文解字》：「侃，剛直也。从㐰。㐰，古文信，從川，取其

不舍晝夜。《論語》曰：子路，侃侃如也。」徐鍇《繫傳》曰：「『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惟恐有聞』，是其不舍晝夜也。」此引作「侃侃」是正字。《鄉黨》篇之「侃侃」及此下文「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」，並當爲「嘉賓式燕以衎」之「衎」，假藉作「侃侃」，故並訓爲和樂也。鄭注《論語》：「行行，剛强之貌。」與許君解「侃」爲剛直義同。「行行」疑涉下文「衎衎」而誤，蓋古文《論語》「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」，本作「衎衎」。

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謹案：《春秋繁露》曰：「大旱者，陽滅陰也。陽滅陰者，尊壓卑也，固其義也。雖大甚，拜請之而已，無敢有加也。大水者，陰滅陽也。陰滅陽者，卑勝尊也。日食亦然。皆下犯上，以賤傷貴，逆節也，故鳴鼓而攻之，朱絲而脅之，爲其不義也。此亦《春秋》之不畏强禦也。故變天地之位，正陰陽之序，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，義之至也。」按董生之言，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，禄去公室，攘奪克剥而有用田賦之事，是亦卑勝尊、賤傷貴，不義之至者與？季氏不能聽，冉有不能救，厥罪惟均，故鳴鼓而攻，若深疾冉有，實正季氏之惡。而《春秋》譏世卿之法，亦由是而益明矣。

冉有政事才，以爲季氏聚斂，故夫子以「非吾徒」斥之。否則若愚、若魯、若辟、若喭，皆有病累而不害爲吾徒。惟顔子則庶幾無四者之病，而舉其屢空，以見與冉有相反，此其能與孔子素王之德相合。若屢空，糟糠不厭，爲君子固窮之義，存聖賢之正道。而子貢貨殖，爲群黎百姓謀，所以自全於王政不行之世，以補君相之未及。謂賜不受命者，《史記·仲尼弟子傳》云：「子貢一出，存魯，亂齊，破吴，强晉而霸越。」是能不受驕君之命者也。《弟子傳》又云：「子貢好廢舉，

與時轉貲貨。」裴駰注云：「廢舉謂停貯也。與時謂逐時也。」徐廣引「廢舉」作「廢居」。又《貨殖傳》云：「子贛既學於仲尼，退而仕於衛，廢著鬻財於曹、魯之閒。」按「廢著」，《漢書》作「發貯」。廢舉、廢居、廢著、發貯，字並通假，此貨殖之事也。億則屢中者，即計然所謂「知鬬則脩備，時用則知物，」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。故歲在金，穰；水，毁；木，饑；火，旱」。此皆屢中之法，故能爲貨殖之事也。三王以後，封建、井田、學校之法壞，而孔子成《春秋》以當素王。諸侯卿大夫不能舉其職，而子貢之倫興貨殖之事，以命曰「素封」。太史公曰：「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誨之，其次整齊之，最下者與之争。」蓋輓近之從政者，皆與之争者也。而命曰「素封」者，皆因勢利道者也。則貨殖之事與季氏聚斂不可同年而語，故於賜

無病辭也。或問封建井田壞於秦，而春秋則其制尚存。答曰：封建之初，大國百里。井田之分，一夫百畝。侯國逾制則封建壞，賦税過度則井田壞。開阡陌、并諸侯亦乘其流，極則秦之變制，聖人已早見其然，故與弟子商榷以救後世。如顔淵、子貢之行，宜並取而兼存之矣。

《文選注》四十七引《論語摘輔象》曰：「子然公順多略。」按此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。

夫子哂之。馬曰：「哂，笑也。」《義疏》曰：「齒本曰哂，大笑口開則哂見。」按此本《曲禮》：「笑不至矧。」鄭注：「齒本曰矧，大笑則見。」《音義》：「矧，本又作哂。」《説文》：「弞，笑不壞顔曰弞。从欠，引省聲。」《説文》無「哂」字，作「弞」爲正，「矧」是叚藉。凡笑以至矧爲度，過此則壞顔且失容，故曰「笑不壞

顔」，非微笑之謂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，故問之爾。

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謹案：下文公西華言禮，曾晳言樂，《論衡・明雩篇》曰：「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：『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』孔子曰：『吾與點也。』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。暮者，晚也，春謂四月也。『春服既成』，謂四月之服成也。冠者、童子，雩祭樂人也。『浴乎沂』，涉沂水也，象龍之從水中出也。風，歌也。按，風讀爲諷。『詠而饋』，詠歌饋祭也，歌詠而祭也。説《論》之家，以爲浴者，浴沂水中也；風，乾身也。周之四月，正歲二月也，尚寒，安得浴而風乾身？由此言之，涉水不浴，雩祭審矣。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：『啟蟄而雩。』文異。又曰：『龍見而雩。』啟蟄、龍見，皆二月也。春二月雩，秋八月亦雩。春祈穀雨，秋祈穀實。當今靈星，秋之雩也。春雩廢，秋雩在，故靈星之祀，歲雩祭也。孔子曰：『吾與點也。』善點之言，欲以雩祭調和陰陽，故與之也。」又曰：「樊遲從遊，感雩而問，刺魯不能從德而徒雩也。」按，王仲任説《論語》此條最當。其云「説《論》之家」，當指《魯論》，當時今文《魯論》最盛也。其以雩在正歲二月，則非。蒼龍昏見東方，在正歲四月，始舉雩祭，故《左傳》「龍見而雩」，杜注以爲「建巳」。若啟蟄，則夏正郊天而非雩。《論語》「暮春」，春盡爲暮，已將四月，故云「春服既成」，言時已暖也。然建巳之月，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。浴沂，言祓濯於沂水，而後行雩祭。蓋三子者之撰，禮節民心也。點之志，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，樂和民聲也。樂由中出，禮自外作，故孔子獨與點相契。唯樂不可以爲僞，

故曾晳託志於此。孔子問：「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何以，言何以爲治。若以《魯論》所説，則點有遺世之意，不特異三子，并與孔子問意反矣。《公羊》桓五年經：「秋大雩。」注：「使童男女各八人，舞而呼雩，故謂之雩。不地者，常地也。」疏云：「《論語》『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』與此異者，彼言『暮春者，春服既成』，明魯人正雩，故其數少，復不言男女。今此書見於經，非正雩也。凡脩雩者，皆爲旱甚而作，故其數多，又兼男女矣，是以《司巫》職云『若大旱，則帥巫而舞雩』是也。《春秋》説云『冠者七八人，童子八九人』者，蓋是天子雩也。常地，謂在魯城南沂水上。」《周禮·司巫》疏云：「若四月正雩，非直有男巫、女巫。按《論語》曾晳云『春服既成，童子六七人，冠者五六人』，兼有此等。」《禮記·月令·仲夏》：「大雩帝，用盛樂。」注：「雩，吁嗟求雨之祭也。雩帝，爲壇南郊之旁，雩五精之帝，配以先帝也。自鞀鞞至柷敔，皆作曰盛樂，凡他雩用歌舞而已。」注又曰：「天子雩上帝，諸侯以下雩上公。」正義曰：「鄭義則非唯歌舞，❶兼有餘樂，故《論語》云『舞雩詠而歸』是也。」按以上三事，皆明《論語》「舞雩詠饋」爲雩祭，故具録之。

詠而歸。《釋文》：「歸」如字。鄭本作「饋」，云：「酒食也。《魯》讀『饋』爲『歸』，今從《古》。」謹案：詠是歌《詩》，所歌蓋《絲衣》篇也。《毛詩篇義》曰：「《絲衣》，釋賓尸也。高子曰：『靈星之尸也。』」《論衡》以靈星爲龍星，龍與靈聲之轉。經傳無靈星之祭。《漢書·郊祀志》：「高祖詔御史，令天下立靈星祠。」張晏曰：「龍星左角曰天田，則農

❶「鄭義」，阮本《禮記注疏》作「正雩」。

祥也。晨見而祭之。」《論衡・祭意篇》曰：「高皇帝四年，詔天下祭靈星。靈星之祭，祭水旱也，於禮舊文曰雩。雩之禮，爲民祈穀雨、祈穀實也。春求雨，秋求實，❶一歲再祀，蓋重穀也。春以二月，秋以八月。」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，王充以爲二月祭，並非禮正。要之，靈星之祭即《左傳》「龍見而雩」，確然無疑。雩祭有壇。蔡邕《獨斷》：「壇謂築土起壇。」何休《公羊》莊三年傳注：「土基三尺，土階三等曰壇。」故《絲衣》云：「自堂徂基。」又云：「自羊徂牛，鼐鼎及鼒，兕觥其觩，旨酒斯柔。」皆饋酒食之事。則高子之説，當是《詩》古文家舊説也。

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此言君人之道也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爲本。身者，己之身也。家、國、天下，由己以及也。誠意、正心，爲脩身之事，即克己之事也。克，肩也。本《説文》。能勝其任之謂肩。君人者以一己勝天下之任，則必反諸禮以脩身。故驗之於一日，而脩齊治平之化可旋至而立有效。誠意之極，是謂致知。自脩身以至於天下平，是謂物格。格，來也。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」，致知、格物之事也。聖人抱蜀不言，而廟堂既脩大，明堂之禮四達，而不悖其事固可驗也。董子曰：「君子求仁義之别，以紀人我之閒，然後辨乎内外之分，而著乎逆順之處。是故内治反禮以正身，據禮以勸福；外治推恩以廣施，寬制以容衆。」故以義正我，克己復禮也；以仁安人，天下歸仁也。求仁義之别，則知爲仁之由己。不知爲仁之由己，則堯舜其猶病

❶「雨秋求」，此三字原脱，據《論衡》補。

諸。故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，皆以義治我，禮緣義起，而仁義之法相因也。

鄧名世《姓氏辨證書》云：「棘，春秋齊、楚皆有棘。齊邑在西安縣東戴里亭，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。然則子成之先，必齊或楚人仕衛者。」翔鳳按：《鹽鐵論・相制》篇云：「紂之時，內有微、箕二子，外有膠鬲、棘子。」按棘與鬲通。《史記・楚世家》「三翮六翼」，《墨子・耕柱》篇作「三棘六異」。蓋膠鬲亦稱棘子，故其後以棘子爲氏。膠鬲在殷，衛是殷都，故子孫在衛也。

子曰：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？」

《釋文》：「鄭云：片，半也。」「《魯》讀折爲制，今從《古》。」謹按：《書・呂刑》「折民惟刑」，《音義》：「折，馬、鄭、王皆音悊，智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哲，知也。从口，折聲。重文悊。哲或从心。」又《書大傳》引「哀矜哲獄」。折爲斷決，哲獄乃知獄情也。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，以折可通哲，必知之而後能斷，故從古也。

《呂刑》：「明清于單辭。」正義：「單辭爲一人獨言，未有與對之人。訟者多直己曲彼，搆辭誣人，單辭獨難聽，故言之也。孔子美子路云：『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？』片言即單辭也。子路行直聞於天下，不肎自道其長，妄稱彼短。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，惟子路爾。凡人少能然也。」謹案：此與《義疏》所載孫綽說同，蓋六朝人相沿舊說矣。

《春秋》昭廿五年書「秋七月上辛，大雩。季辛，又雩」之後，即書「九月己亥，公孫于齊，次于陽州」。時昭公又雩，聚衆以逐季

氏，終成失位去國之禍。聖賢遊其地，以傷前事，究其所因，遂有「崇德、脩慝、辨惑」之問，夫子善其得爲國之本。崇德者，崇重有德之人，當思所以試之於事。苟不先以事，則雖得人，無益於國也。脩，治；慝，惡。治惡當始君身。己不能盡臣禮以事天子，而欲責其臣以事君之禮，豈脩慝之道乎？放弒之事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人君欲大有爲於國，必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，亦非旦夕之所能爲也。昭公不務崇德、脩慝，徒逞一朝之忿，以逐去季氏爲快，則庸人猶知其惑。而昭公既失之於先，哀公將踵禍於後，故聖賢爲之怵惕也。樊遲感昭公之禍，因思君人之道而問仁，而答之以「愛人」。愛人，君人之道也。問知，而答之以「知人」。《書》曰：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。」自世卿專國，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。遲之未達，職此之由，而夫子告之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舉正直而廢邪枉，邪枉皆化爲正直。如魯用孔子而會夾谷、墮三都是其大驗也。然不究其用，亦以季、孟之故，故遲又疑之。子夏知孔子之意，必堯、舜、禹、湯之爲君，而後能盡用人之道，以垂百世之法，故言選舉之事曰：「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按《公羊》隱元年何休說：「當春秋時，廢選舉之務，置不肖於位，輒退絶之以生過失，至於君臣忿争出奔，國家之所以昏亂，社稷之所以危亡，故皆録之。」又《隱三年》何休說：「禮，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皆選賢而用之。卿大夫任重職大，不當世，爲其秉政久，恩德廣大，小人居之，必奪

君之威權。故尹氏世，立王子朝；齊崔氏世，弑其君光，君子疾其末即正其本。見譏於卒者，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，必因其過卒絶之，明君案見勞授償，❶則衆譽不能進無功；案見惡行誅，則衆讒不能退無罪。」此《春秋》「譏世卿」之義。蓋卿大夫世，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。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，故子夏述舜舉皋陶、湯舉伊尹，皆不以世而以賢，以明大法。又言「不仁者遠」，遠者，變於不覺，所謂「不可造次無故驅逐」。故昭公之逐季氏，非《春秋》所取，則慎之慎者也。《漢書》王吉言：「舜、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、伊尹，❷不仁者遠。今俗吏得任子弟，率多驕驁，不通古今，至於積功治人，無益於民，此《伐檀》所爲作也。宜明選求賢，除任子之令。」即《論語》之義。「富哉言乎」，富者，備也。必如舜舉皋陶、湯舉伊尹，而後用人之法備，亦崇德之至也。

❶ 「賞」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《公羊注疏》同，阮刻本作「償」。

❷ 「舜湯」，原作「堯舜」，據《漢書·王吉傳》改。

論語說義七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子路　憲問

仲弓列德行之科，有南面之使，故其問政，即語以爲國之要在能用人。有司，任事之人也。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皆謂之有司。司徒、司馬、司空爲三公，亦言司。《堯典》「克明俊德」，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。《皋陶謨》「知人則哲，能官人」，皆以得其人爲先務，此「先有司」也。既知人而官人，則已用者當赦其小過，未用者當舉其賢才，而有司之事莫敢後。夫毛舉細故，動挂吏議，則有司皆畏縮，彌縫其闕，而君益勞而國不治，故周公曰：「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一人。」皆「赦小過」之義。東方朔《答客難》：「舉大德，赦小過，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。」惟能赦小過，則賢才樂爲用。《春秋穀梁傳》曰：昭十九年。「就師學問無方，心志不通，身之罪也。心志既通，而名譽不聞，友之罪也。名譽既聞，有司不舉，有司之罪也。有司舉之，王者不用，王者之罪也。」如此，則舉賢才爲有司之責，而王者之大政也。自世卿、世大夫，而舉賢之政不行，故仲弓獨質其疑，以求其信。皋陶曰：「在知人。」禹曰：「惟帝其難之。」此「焉知賢才」之慮也。如舜舉皋陶，湯舉伊尹，皆「舉爾所知」也。不仁者遠，則仁者咸進。《易》曰：「拔茅茹，以其彙征。」此「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」之說也。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，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。如後世試文字之工拙，而回避其親故，非「舉爾所知」之

法也。立程式以考課，而不問其行誼，亦非「赦小過」之法也。人材之日下，政治之日敝，三代之不可復，職此之由也。或以仲弓爲季氏宰耳，其問答之意，不必言治國。夫孔子於公山氏之召，而有爲東周之説，聖人撥亂世反諸正，無往而不致其意，故其與仲弓商榷者，見用世之深情，不必以其爲宰而疑之也。

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《義疏》鄭注云：「正名謂正書字也。古者曰名，今世曰字。《禮》記曰：『百名以上書於策。』孔子見時教不行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。」謹案：《聘禮》記曰：「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。」鄭注：「名，書文也，今謂之字。策，簡也。方，板也。」《祭法》：「黃帝正名百物，以明民共財。」正名始於黃帝。許叔重曰：黃帝史蒼頡「初造書契，百工以乂，萬品以察，蓋取諸夬。『夬，揚于王庭』，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，『君子所以施祿及下，居德則忌』也。」《老子》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名亦「正名」之名，謂造字必合乎道。道爲「道生一」之道，名即一。一爲字之始，亥爲字之終，坤辟亥，故有始一終亥之名，而《歸藏》首坤之理出焉。《歸藏》，黃帝易，而老子傳其學，故《道經》首著無名、有名之説。無名者，天命之性也。有名者，脩道之教也。必有文字而教立，教立而君臣父子之倫攸敘。凡傳其語言而著於竹帛者，皆聖人之教。孔子之脩六藝，多聞闕疑，無不知而作，故其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，則安可不以正名爲先乎？

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謹案：《荀子·大略篇》：「言之信者，在乎區蓋之閒。疑則不言，未問則不立。」《漢書·儒林

傳》：「疑者丘蓋不言。」蘇林曰：「丘蓋不言，不知之意。」如淳曰：「齊俗以不知爲丘。」按丘古音同區，丘蓋即區蓋。楊倞《荀子注》。區、闕聲之轉。《論語》之蓋闕，即《荀子》之區蓋，爲未見闕疑之意。故曰「蓋闕如也」，與「踧踖如也」同辭。讀《論語》以「闕如」連文者，非也。

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爲圃。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樊遲出。子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！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謹按：此商治道也。稼圃者，井田之法。一夫百畝，所以爲稼；五畝之宅，所以爲圃。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，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，農家者流即出於此。孟子所謂「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」，「小人哉」者，使遲知稼圃，爲小人之事也。三代之制，封建、井田、學校三大端。春秋時，侯國斥大而封建壞，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。樊遲議脩井田以維封建，思見先王之籍，亦深圖治之心。不知封建因乎時，井田因乎地，隔閡之故，聖人已知。貫乎古今，通乎遐邇，不可易者，其學校乎？故學校興，雖不井田、不封建而一世治。學校廢，雖行封建、行井田而世愈亂。上無學則下無禮也。化民成俗必由學，三王四代惟其師。好禮、好義、好信，皆學之所從出也。自漢以來，議法制者莫能行井田、封建，而學校之事，苟飭綱紀必由此始。而後知聖人之論，爲世世通行者也。

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此言文王之事也。孟子曰：「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。

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」「亦可以」者，言「勝殘去殺」之難也。「誠哉是言」者，言以文王之事信之也。

《詩・緇衣》正義：「《舜典》『闢四門』注云：『卿士之職，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。』言四門者，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，魯有東門襄仲，宋有桐門右師，是後之取法於前也。彼言私朝者，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。《玉藻》說視朝禮曰：『君既視朝，退適路寢，聽政。使人視大夫，大夫退，然後適小寢，釋服。』君使人視其事盡，然後休息，則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，不得歸適國門私朝，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。《論語》『冉子退朝』注云：『朝於季氏之私朝。』」謹按：「闢四門」注云「卿士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」，則四門私朝亦行政之地。《詩》正義謂「不得適國門私朝」者，非也。《玉藻》言「大夫退」，亦不必事盡也。《魏書・高閭傳》曰：「政者，君上之所施行，❶合於法度，經國治民之屬，皆謂之政。臣下奉教承旨，作而行之，謂之事。」即鄭注所云「君之教令爲政，臣之教令爲事」也，則其事非家事矣。按《魯語》：「合官職於外朝，合家事於內朝。」所謂外朝，即在四門者，其內朝則在寢門外。故《魯語》又云：「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，康子在其朝，與之言，弗應，從之及寢門。」知合家事之朝不在四門矣。又云：「寢門之內，婦人治其業焉。」定知內朝在寢門外也。韋昭注《國語》亦誤。

《吕氏春秋・仲冬紀》：「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竊羊而謁之上。上執父而將誅之，直躬者請代之。將誅矣，告吏曰：『父竊羊而

❶「施」，原作「歧」，據《魏書》改。

謁之，不亦信乎？父誅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？信且孝而誅之，國將有不誅者乎？』荆王聞之，乃不誅也。孔子聞之曰：『異哉！直躬之爲信也。一父而再取名焉。』」《韓非子·五蠹》篇：「楚之有直躬，其父竊羊而謁之吏。令尹曰：『殺之！』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，報而罪之。」按兩書所記，一誅一不誅異者，蓋其始楚王不誅，而躬以直聞於楚，葉公聞孔子語，故當其爲令尹而誅之，在哀公十六年，白公殺子西後。亦猶華士、少正卯之誅爾。

《儀禮·既夕》：「筲三，黍、稷、麥。」注：「筲，畚種類也。其容蓋與簋同一瞉也。」按瞉受斗二升，康成以筲與簋同實，故亦同量。《説文》無筲字，有䈾字，云：「䈾，飯筥也。受五升。从竹，稍聲。秦謂筥爲䈾。」徐音山樞切。《集韻》亦音䉤。按《説文》讀稍聲，則音當同筲。又出𥱼字，云：「陳留謂飯帚曰𥱼。从竹，捎聲。一曰飯器，容五升。」則䈾、𥱼並可通筲。許、鄭解筲，量多少不同。按《論語》言「斗筲之人」，則筲量宜更小於斗，則作五升爲是。《既夕》用筲，禮亦殺，不必定容斗二升矣。

《公羊》桓六年傳注：「孔子曰：『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』故比年簡徒謂之蒐，三年簡車謂之大閱，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。存不忘亡，安不忘危。」疏云：「何氏之意與鄭別。」按何以教爲習戰事，故舉蒐狩之期，且證上章「教民七年」也。疏云「與鄭別」，知鄭不同。今其文不具，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，而後可以一戰，如《左傳》所説者與？

《説文解字》：「奡，嫚也。从百从夰。夰亦聲。《虞書》曰：『若丹朱奡。』讀若傲。

《論語》：『奡盪舟。』」謹按：許君以「罔行舟」之奡爲《論語》「奡盪舟」之奡。又《說文》「豷」下引《春秋傳》曰「生奡及豷」，是《虞書》之傲及《左傳》之澆，古文並作奡，則《論語》之奡亦是古文矣。

問子西。曰：「彼哉！彼哉！」謹案：定八年《公羊傳》：「陽虎曰：『夫孺子得國而已，如丈夫何？』睋而曰：『彼哉！彼哉！』趣駕。既駕，公斂處父帥師而至。」何休注曰：「望見公斂處父師，而曰彼哉。再言之者，切遽意。」彼哉，言彼地不可久處，禍將及也。楚令尹子西之治國，足以招亂，故孔子思遠去之，與《公羊》言「趣駕」語意同，蓋魯、齊論也。《廣韻・五寘》：「佊，哀也。《論語》云『子西佊哉』。」言子西不若子產治鄭之有遺愛，管仲治齊之無怨言，終於掩面而死，故可哀也。《廣韻》所載，蓋古文《論語》之遺。佊字當在《史籀》三篇中，故《說文》不載佊字也。

《詩・匪風》箋云：「誰能者，言人偶能割亨者。誰將者，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。」正義曰：「人偶者，謂人思尊偶之也。《論語》注云：『人偶，同位人偶之辭。』《禮》注云『人偶相與爲禮儀』，皆同也。亨魚小技，誰曰不能？而云誰能者，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，若言人皆不能，故云誰能。」按所引《論語》注，當是「問管仲，曰：『人也』」之注。以非常之人，偶然得之，謂之人偶。言同是在位，而管仲爲非常人，故曰「同位人偶之辭」。鄭注《聘禮》曰：「每門輒揖者，以相人偶爲敬。」又注《中庸》曰：「人也，讀如『相人偶』之人。」言相尊敬，故曰「相人偶」也。此蓋漢時常言，賈誼《新書・匈奴》篇曰：「胡貴人更進，得佐酒前。上乃幸自御此薄，

使付酒錢，❶時人偶之。」亦謂尊異之也。

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《漢書・鄒陽傳》作「齊桓公法而不譎」。法，古文作佱，是班《書》所引「法而不譎」爲《魯論語》。今作正者，蓋《古論語》本作佱，後人罕見佱字，就法有正義，遂改佱爲正。《風俗通》引作正，已是改本。按兩正字皆當作佱，同法。法者，聖人之經法也。譎者，聖人之權衡也。善用譎則爲權，不善用譎則爲詐，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。此譎字當以權爲義。僖二十八年，「盟于踐土」後書「公朝于王所」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曷不言公如京師？天子在是也。天子在是，曷爲不言天子在是？不與致天子也。」何休注曰：「時晉文公年老，恐霸功不成，故上白天子曰：『諸侯不可卒致，願王居踐土。』下謂諸侯曰：『天子在是，不可不朝。』迫使正君臣，明王法，雖非正，起時可與，故書朝，因正其義。」是冬又書會温，「天王狩于河陽」。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，明王法，而實非禮之正，故曰「譎而不法」。鄒陽言：「魯哀姜薨于夷，孔子曰『齊桓公法而不譎』，以爲過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法而不譎，言守法而行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。」按齊桓之事，知正而不知權，輕重不平，而親親之義先闕。及身受禍，五公子争立，其後嗣不復振。晉文之事，知權而不守正，故數世雄長中國，亦終不合於王道。惟聖人斷之以義，而人事浹，王道備。成春秋之治者，在可與立，又可與權也。

《管子・小匡》云：「兵車之會六，乘車之會三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」又《戒篇》云「三

❶「乃幸」至「酒錢」，據《新書》補。

匡天子而九合諸侯」。《晏子春秋・問下》云：「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」按管、晏二子與《論語》同時出而已。以九合一匡對舉，九者數之究，一者數之總。言諸侯至多，而已九合；天下至大，而能一匡。九合不必陳其數，一匡不必指其事。其兵車之會六，乘車之會三，亦約略言之，故與《史記》互異。《論語》言「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」者，即《穀梁》所謂「未嘗有大戰」也。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，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，桓公之信著乎天下，自柯之盟始焉，皆管仲之力也。孟子曰：「以力假仁者霸。」惟能假仁，故亦仁其仁，孔子言如其假仁也。管仲相桓公，所行皆仁之事，故孟子又曰：「久假而弗歸，惡知其非有。」故「問管仲，曰：『人也』」，即「仁者，人也」之義。

按徐幹《中論・智行》篇云：「召忽伏節死難，人臣之美義也。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。」又按《後漢書・應劭傳》劭議曰：「召忽親死子糾之難，而孔子曰：『經於溝瀆，人莫之知。』」則漢儒皆以「經於溝瀆」爲召忽事。《子罕》篇云：「匹夫不可奪志。」則匹夫者，所謂獨行之士，惜一己之節，不顧天下者也，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。

莊九年《左傳》「乃殺子糾于生竇」，杜注：「生竇，魯地。」《史記》作笙瀆。《集解》賈逵曰：「魯地，句瀆也。」《索隱》按鄒誕生本作莘瀆。莘、笙聲相近，笙如字，瀆音豆。《論語》作溝瀆，蓋後代聲轉而字異，故諸文不同。桓十二年：「公會宋人、燕人，盟于穀丘。」杜注：「穀丘，宋地。」《左傳》作「盟于句瀆之丘」，杜注：「句瀆之丘，即穀丘也。」《水經・濟水注》：「濮水又東，與句瀆合，瀆首受濮水，枝渠于句陽縣東南，逕句陽縣故城

南。《春秋》之『穀丘』，《左傳》以爲『句瀆之丘』矣。縣處其陽，故縣氏焉。」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，即穀丘也。則在春秋爲曹地，哀九年，宋滅曹，爲宋地。其境與魯相錯，亦得有魯地。又《左傳》哀六年：齊「囚王豹于溝瀆之丘」。或其時曹將亡，齊亦侵其地而有之。不然，齊何能囚人於曹地也？要之，生竇、笙瀆、句瀆、句竇與溝瀆是一地，而齊、魯、曹、宋壤地相接，各得有其一隅，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。王肅以爲經死溝瀆之中，自經何必溝瀆之中？故斷爲地名矣。《義疏》載，或說「召忽投河而死，故云溝瀆」。亦肊說。

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子貢曰：「何爲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？」謹按：此孔子自言脩《春秋》之志也。《春秋》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。子貢言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」。既不得聞，又何能知莫知之歎？子與子貢互相發明，以探天意也。能知天，斯不怨天；能知人，斯不尤人。能知天知人，乃能明天人之際。際者，上下之閒也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人事浹，王道備，治太平以上應天命，斯爲下學人事，上知天命也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末不亦樂乎堯、舜之知君子也？制《春秋》之義以俟後聖，以君子之爲，亦有樂乎此也。」堯、舜與天合德，孔子亦與天合德。「知我者其天乎」即「堯、舜之知君子也」，此《春秋》之志也。

按：《詩·匏有苦葉》：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毛傳本《爾雅》爲訓，《爾雅·釋水》云：「『濟有深涉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』揭者，揭衣也。以衣涉水爲厲。繇膝以下爲揭，繇膝以上爲涉，繇帶以上爲厲。」李巡注云：「濟，渡

也。水深則厲，水淺則揭衣渡也。不解衣而渡水曰厲。」按，揭从手，以手褰衣裳而過，故曰揭。水深非褰裳所能渡，則必履石渡水，故不待解衣而衣自不濡也，謂之厲者。《說文》：「砅，履石渡水也。从水从石。重文濿。砅或从厲。」又「厲，旱石也。水深而石出於水，故爲旱石。」當是置石水中，俾高出水上，則徒行有履藉。《爾雅·釋訓》「石杠謂之徛」是也，今齊魯閒往往有之。《衛風》之「淇厲」，《水經注》之「河厲」，蓋指此。此厲爲橋梁之屬。「深則厲」自爲涉水之一名，故其文从水从石，又或从厲，皆會意之字。今《詩》及《爾雅》作厲者，經典叚借，非正字也。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，將使遂濡其衣乎？且不履石，又何取而謂之厲？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。故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云「越壑濿水」，亦不謂橋梁之厲，而於履石渡水義無不順也。孫炎、郭璞既失其指，遂訓衣爲褌，以爲水深則濡褌而已。然《詩音義》引《韓詩》說「至心曰厲」，《釋水》「由帶以上」豈僅濡褌乎？《說文》：「涉，徒行厲水也。」此亦取履石之義。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，故《爾雅》以由膝以上爲涉。蓋水由膝以上，或可不履石，然必褰衣而露脛，故《淮南·主術》言「紂斮朝涉之脛」，亦以異而斮之。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。徒涉亦至危之事，故憑河與暴虎並論，則常涉者必履石矣。《詩》「褰裳涉溱」、「褰裳涉洧」，謂揭而後厲。鄭注《論語》則云：「由膝以上爲厲。」知涉者已藉乎厲，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。《雅》取對詁，鄭據散文，其說可通也。

子曰：「上好禮則民易使也。」謹案：天子之凶廬曰諒闇，亦曰諒陰。諒者，信也；陰者，默也。取義於信默，故曰諒陰也。

愛敬盡於事親，而德教加於百姓，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。天子欲加教化於民，必自行三年之喪始。諒陰之名，言居喪之情志如此也。《外傳》言武丁「三年默以思道」。默，諒陰也。本韋昭。思道，思先王之道也。三年之中，無時而不思先王之道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乃可爲孝。《無逸》篇云：「乃或諒陰，三年不言。其惟不言，言乃雍。」其不言之時，亦有所言。不言者，禮之常也。言者，其變也。「其惟不言」，默之至也。「言乃雍」，信之至也。故王者莫不行居諒陰之禮，而獨善高宗，由默以思道，名稱其情也。夫君臣父子之道見於事是謂禮，君臣父子本於誠是爲好。不本於誠以行禮，亦其文而已，何足以使民乎？故爲上而好禮，必自行三年之喪始。

論語説義八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衛靈公　季氏

「顔淵問爲邦」一章，陳明堂之法，亦《春秋》之法也。明堂者，祀五精之帝，行五行、四時之令，所謂布政之宮，朝諸侯之堂也。平天下在治其國，故《大司徒》言「建王國」，《康誥》言「作新大邑于東國洛」，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。曰「行夏之時」者，春、夏、秋、冬謂之四時。《春秋》先言春，後言「王正月」。正月者，不脩《春秋》也。曰春、曰王，孔子之脩《春秋》也。《公羊》以春爲歲之始。董生書曰：《繁露》十三。「天之道，春暖以生，夏暑以養，秋清以殺，冬寒以藏。」何休述《春秋》説曰：「昏斗指東方曰春，指南方曰夏，指西方曰秋，指北方曰冬。」《周書・周月》曰：「凡四時成歲，有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各有孟、仲、季，以名十二月，中氣以著時應。春三中氣：雨水、春分、穀雨；夏三中氣：小滿、夏至、大暑；秋三中氣：處暑、秋分、霜降；冬三中氣：小雪、冬至、大寒。閏無中氣，斗指兩辰之閒。萬物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天地之正，四時之極。夏數得天，百王所同。」又曰：「亦越我周王，致伐于商，改正異械，以垂三統。至于敬授民時，巡守祭享，猶自夏焉。」故周公作《明堂》、《月令》，首孟春之月，即《周月》篇之義。先儒言堯正建丑，舜正建子，而《虞書》言授時巡守，皆用建寅，即明堂之法。《白虎通》引《尚書大傳》曰：「夏以孟春月爲正，殷以季冬月爲正，周以仲冬月爲

正。」《白虎通》又曰：「四時不隨正朔變何？以爲四時據物爲名，春當生，冬當終，皆以正爲時也。」則凡言春、夏、秋、冬，皆主夏數，不隨三正而易。《春秋》託新王，將以夏正變周正，故冠之以春。董生有言：「春者，天之所爲也。正者，王之所爲也。上承天之所爲，下以正其所爲，正王道之端云爾。」此「行夏之時」之義也。然則《左傳》、《孟子》之言《春秋》，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，故《論語》言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及史，而未嘗言《春秋》，則《春秋》自孔子乃名之矣。考《書》廿八篇，《詩》三百篇，《周官》六篇，未嘗以春、夏、秋、冬加之十二月之上。今傳三代彝器銘辭，但云幾年幾月，而無言春正月、秋七月者。《春秋》之文，所謂春自爲春，正月自爲正月，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。左氏不傳《春秋》，其云春正月、夏四月，以《史記》引《左氏》校之，往往無春夏字，知劉歆以傳合經，始依經文加之，實違《春秋》之義。自歆改《左氏》，而班固撰《漢書》，於《史記》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，以歸畫一。如《史記·高祖紀》「漢元年十月，沛公至霸上」，《漢書》作「冬十月」，不知尚是建申之月，爲孟秋也。《白虎通》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，各有家法。而自撰《漢書》則失其義。若以《春秋》隨正朔而變，是以周正建子爲春，當寒而藏，不得言暖以生也；秋暑以養，不得言清以殺也。周正建子，斗指北方，不得爲春，四時類是。且春者蠢也，夏者假也，秋者揫也，冬者終也。使以建子爲春，則春不蠢動，秋不揫斂，四時名義按之皆失。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，其義在漢初已茫昧，故太初以前，詩輒以孟秋爲孟冬。《古詩十九首》「玉衡指孟冬」，此用秦正，是建申月也。而鄭康成解經，又往往以孟春爲建子，季夏爲建巳者，

由《春秋》之學未是專門也。曰「乘殷之路」者，《明堂位》言：「魯君孟春乘大路，載弧韣，旂十有二旒，日月之章，祀帝於郊，配以后稷，天子之禮也。」孟春，建寅之月。《易説》云：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。」魯既用天子禮，故亦以建寅月。《明堂位》又言：「大路，殷路也。乘路，周路也。」鄭注：「大路，木路也。乘路，玉路也。漢祭天，乘殷之路也。今謂之桑根車。」《郊特牲》曰：「乘素車，貴其質也。」鄭注云：「素車，殷路也。魯公之郊用殷禮。」按《小戴記》與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同一家法，不與《周禮》同也。曰「服周之冕」者，《郊特牲》曰：「祭之日，王被衮以象天。」鄭注：「謂有日月星辰之章，此魯禮也。《周禮》祀昊天上帝，❶則服大裘而冕，祀五帝亦如之。魯侯之服，自衮冕而下也。」又曰：「戴冕，璪十有二旒，則天數也。」鄭注曰：「天之大數不過十二。」按：被衮象天之義與《虞書》所載同，亦是《春秋》之禮也。《春秋》託王於魯，故亦可謂之魯禮。其不用大裘，而戴十二旒之冕，則惟冕用《周禮》，餘自爲《春秋》之制，不必如鄭君所云「魯侯之服，自衮冕而下也」。曰「樂則《韶》舞」者，夏時、殷輅、周冕，備三代之質文，著三統之遞易。《春秋》去周之正，行夏之時，故獲麟春言狩。《公羊傳》曰：「麟者，仁獸也。有王者則至。」何休曰：「上有聖帝明王，天下太平，然后乃至。《尚書》曰：『簫《韶》九成，鳳皇來儀。擊石拊石，百獸率舞。』」則「樂則《韶》舞」之義也。《八佾》篇云：「子謂《韶》：『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。』」鄭注：「《韶》，舜樂也。美舜以德禪於堯。又盡善，謂太平也。」又

❶「祀」上，阮本《禮記注疏》有「王」字。

云：「謂《武》：『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』」鄭注：「《武》，周武王樂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。未盡善，謂未致太平。」此明《韶》爲致太平之樂。《春秋》至所見世，爲治太平，故作《韶》樂以明之。《公羊傳》又曰：「撥亂世反諸正，莫近諸《春秋》，則未知其爲是與？其諸君子樂道堯、舜之道與？」何休曰：「堯、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，百獸率舞，鳳皇來儀，《春秋》亦以王次春，上法天文，四時具然後爲年，以敬授民時，崇德致麟，乃得稱太平。道同者相稱，德合者相友，故曰樂道堯、舜之道。」是《春秋》致太平之後，與堯、舜之道爲一，故可用《韶》舞。云「放鄭聲」者，太平既致，瑞應既臻，日中則昃，持盈保泰，不可不嚴也。夫鄭聲之亂雅樂，利口之覆邦家，既亂既覆，所謂淫也、殆也。雖隨以誅戮，亦無及也。惟人君克己復禮，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。故《樂記》曰：「鄭音好濫淫志，宋音燕女溺志，衛音趨數煩志，齊音傲辟喬志。此四者，皆淫於色而害於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」此明堂之祭，弗登四者之音，鄭聲其尤甚者。云「遠佞人」者，《春秋》莊十七年「齊人執鄭瞻」傳：「書甚佞也。」何休曰：「罪未成者，但當遠之而已。」此解遠之義。又「鄭瞻自齊逃來」傳：「何以書？曰佞也。❶曰佞人來矣！佞人來矣！」何休曰：「蓋痛魯知而受之，聽其計策，❷以取齊淫女，丹楹刻桷，卒爲後敗也。」按莊公用鄭瞻計，取齊淫女，幾爲陳佗之殺，故曰殆也。如明堂之法，備四代之官，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，故曰「勇則害上，不登於明堂」。《書》曰：「何畏乎巧

❶「曰」，阮本《公羊注疏》作「書甚」。

❷「聽」，阮本《公羊注疏》作「信」。

言令色孔壬?」皆謂佞人也。

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」案《周禮・保氏》「教之六藝」，「四曰五馭，通御。五曰六書」。御與書同在六藝，皆國子之所當教，故孔子言「執御」。又言「正名」、言「雅言」，所以教門弟子者，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。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，作《大篆》十五篇。《周禮》外史「掌達書名于四方」，❶亦太史之屬。漢律：「太史試學童，能諷書九千字以上，乃得爲史。又以六體試之，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。吏民上書，字或不正，輒舉劾。」本《漢書・藝文志》。史書令史者，爲掌史書之令史，專以正書字爲職，故曰「史書」，《元帝本紀》「善史書」注：「應劭曰：『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《大篆》。』」《後漢・安帝紀》「好學史書」注：「史書，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。凡五十五篇，可以教童幼。」曰「史篇」，《揚雄傳》：「史篇莫善於《蒼頡》。」皆謂書字掌於太史，而保氏以教。班氏《藝文志》云：「古制，書必同文，不知則闕，問諸故老。至於衰世，是非無正，人用其私。故孔子曰：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，今亡矣夫！』蓋傷其寖不正。」其引《論語》「史之闕文」，即上《子路》篇「不知蓋闕」同義。《志》又言「《史籀篇》，周官教學童書也」，見《論語》之「史」若漢代「史書」、「史篇」之類，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。許氏《說文解字・敘》云：「詭更正文，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，以燿於世。」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。許氏又云：「《書》曰：『予欲觀古人之象。』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。孔子曰：『吾猶及史之闕文，今亡矣夫！』蓋非其不知而不問，人用己私，是非無

❶「外」，原作「内」，據《周禮》改。

正，巧説衺辭，使天下學者疑。蓋文字者，經藝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後，後人所以識古。故曰『本立而道生』，『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』。」班、許兩家之言，若出一涂。故《論語》包注云：「古之良史，於書字有疑則闕之，以待知者。有馬不能調良，則借人乘習。」凡有馬而借人乘習，則皆期於善御，亦六藝之一，弟子之事，而保氏之所教也。五馭之目爲鳴和鑾，逐水曲，過君表，舞交衢，逐禽左。乘之者，習此者也。有一定之法，非可人用其私，故車能同軌。六書之目爲指事、象形、諧聲、會意、轉注、假借。闕文者，所不知者也。有一定之法，非可詭更正文，故書能同文。如是而知孔子之所以教門弟子，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。

《書·費誓》曰：「淮夷、徐戎並興。」魯東南邊費，又東南則淮、徐之地。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，又西北六十里爲顓臾國，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，又北爲陪尾。此顓臾所以「固而近於費」也。魯之費邑，反在顓臾之南，並在魯東南。故孔子以爲在邦域之中也。冉有爲季氏謀伐顓臾，將盡得山險形勢，則季氏强於魯國，其後得列於諸侯者以此。《論語》以「季氏」題篇，亦譏世卿之意。魯有季氏日爲後世子孫謀，而魯國危矣。然季氏之家，已有陪臣執命之禍，故曰「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内」。蕭牆之内，臣見君之地也。

《春秋》僖十五年：「九月己卯，❶震夷伯之廟。」《公羊》説曰：「夷伯者，曷爲者也？季氏之孚也。季氏之孚則微者，其稱夷伯何？大之也。曷爲大之？天戒之，故大之也。何以書？記異也。」謹按：季友賢者，

❶「己卯」下，阮本《公羊注疏》有「晦」字。

時又當齊桓之霸，其所信任臣宜不當有所專僭，然天意已見，魯國之命將終制於陪臣，先震警於其微者。故《春秋》之法皆本於天意也。至文二年《經》書：「自十有二月不雨，至于秋七月。」十三年《經》書：「自正月不雨，至于秋七月。」《易京氏》說云：「旱異者，旱久而不害物也。斯祿去公室，福由下作，故陽雖不施，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。」此祿去公室之徵，天爲先告之矣。祿去公室，則將專於季氏。故宣十五年《經》書「初稅畝」，多乎什一，富於周公之事也。至冉求爲季氏宰，而用田賦，則聚斂附益之尤甚者也。故孔子曰：「若子季孫，欲其法也，則有周公之籍矣。若欲犯法，則苟而賦，又何訪焉？」知稅畝田賦皆出於季氏之所爲，而非魯君之所能與。故季氏富於周公，自初稅畝始也。祿之去公室，亦自宣公始也。《論語》曰：「祿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」鄭君以爲言此之時，在魯定公之初。宣公至定公爲五世，文子、武子、悼子、平子爲四世。當平子初卒，而陽虎、公山不狃已專恣。三桓之子孫謂季孫斯、仲孫忌之徒也。《論語》往往斥言季氏、孟氏，與《春秋》譏世卿之義相爲發明，謀人國者可以知所警懼矣。

按：凡所尊敬者謂之大人，故在天下以天子爲大人，一國以諸侯爲大人，一家以父母爲大人，在古今則以聖人爲大人。士於卿大夫在所尊敬，故《士相見禮》以卿大夫爲大人，先言「與君言，言使臣。與大人言，言事君」。鄭既解大人爲卿大夫矣。又言「凡與大人言，❶始視面，中視抱，卒視面，毋改。

❶「言」，原脫，據《儀禮》補。

衆皆若是」。鄭注：「衆，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。皆若是，其視之儀無異也。」按鄭意謂視衆如一，則「凡與大人言」之「大人」，亦指卿大夫。疏以此大人爲指君者，不合鄭旨也。《論語》以天命、聖言與大人並稱，則自指天子、諸侯出政教者矣。

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知之者，知其故也。求之不能通其故是謂困，效古人之成法是謂學。所謂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皆困之象也。思不如學，困而學之也。夫既反覆而不能通其故，又不求之於古人，則困而不學，歸於杳冥昏默而已矣。

按：《史記·伯夷傳》注：「馬融曰：『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，河曲之中。』」正義曰：「曹大家注《幽通賦》云：『夷齊餓於首陽山，在隴西首陽。』❶又戴延之《西征記》云：『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。』今在偃師縣西北。又孟子云：『夷、齊避紂，居北海之濱。』首陽山，《説文》云首陽山在遼西。史傳諸書，夷、齊餓於首陽凡五所，各有案據，先後不詳。《莊子》云：『伯夷、叔齊西至岐陽，見周武王伐殷，曰吾聞古之士，遭治世不避其任，遇亂世不爲苟存。今天下闇，殷德衰，❷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，不若避之以絜吾行。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，遂飢餓而死。』見《讓王篇》。又下詩『登彼西山』，是今渭源縣首陽山，在岐陽西北，明即夷、齊餓死處也。」又按《漢書·王吉傳》注云：「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，河曲之中。高誘則云在洛陽東北。阮籍《詠懷詩》亦以爲然。《文選》阮嗣宗《詠懷詩》：「步出上東門，北望首陽岑。」上

❶ 「陽」，《史記正義》無此字。

❷ 「殷」，原誤作「周」，今據《史記正義》改。

有采薇士，下有嘉樹林。」」。注：「《河南郡圖經》曰：『東有三門，最北頭曰上東門。』《河南郡境界簿》曰：『城東北十里首陽山，上有首陽祠一所。』」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。而曹大家注《幽通賦》隴西首陽縣是也。今隴西亦有首陽山。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。諸說不同，而伯夷歌云『登彼西山』，則隴西者近是。」合考張、顏之說，所謂首陽五所，其實有三。孟子「北海之濱」，空語無實。《說文》：「嵎山在遼西。」《廣韻》引《說文》同，無「首陽在遼西」之文。《漢志》：「遼西令支有孤竹城。」伯夷、叔齊國蓋涉此而誤。所可據者，爲蒲坂、洛陽、隴西三處。今統核數說，《論語》「伯夷、叔齊餓于首陽之下」，斷在洛陽東北。洛陽在今河南府，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。按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。武王伐紂，夷、齊叩馬而諫，正當在盟津。後隱首陽，亦當不甚遠。又考尸鄉爲湯都，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。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，蓋以尸鄉名西山也。《呂氏春秋·誠廉》篇云：「昔周之將興也，有士二人，處於孤竹，曰伯夷、叔齊。二人相謂曰：『吾聞西方有偏伯焉，似將有道者。今吾奚爲處乎此哉？』二子西行如周，至於岐陽，則文王已没矣，武王即位。觀周德，則王使叔旦就膠鬲，於次四内高注：「四内，地名。」而與之盟。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，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。伯夷、叔齊聞之云云。二子北行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。」文與《莊子》略同而稍詳。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，共頭在漢河内郡，州縣在今衛輝府輝縣界，則事在伐紂將逾盟津時，必不在文王初没，夷、齊初至岐陽時也。蓋初但觀兵，故夷、齊亦在隨行之列。追度河將克殷都，乃叩馬而諫。不聽，遂不

渡盟津而至首陽。《莊子》及《吕氏春秋》云「北至首陽」者，蓋自岐陽至朝歌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，北逾盟津，又東北至朝歌也。夷、齊東北至洛陽，不逾盟津，遂隱首陽，故云北至首陽，遂餓死也。《大戴禮·曾子制言》中云：「昔者伯夷、叔齊死於溝澮之閒，其仁成名於天下。夫二子者，居河、濟之閒。」《水經》：「濟水南當鞏縣，北南入于河。」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，當濟水入河處，故云河濟之閒。《水經注》：「河水東逕洛陽縣北，又東逕平縣故城北，今偃師縣。南對首陽山，《春秋》所謂首戴也。夷、齊之歌所以曰『登彼西山』矣。上有夷、齊之廟，前有二碑，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、雒陽令徐循，與處士平原蘇騰、南陽何進等立。事見其碑。」《後漢書·黨錮傳》：「范滂繫黄門北寺獄，曰：『身死之日，願埋滂於首陽山側，上不負皇天，下不負夷、齊。』」注云：「首陽山在洛陽東北。」據此，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、齊所隱。惟馬融注《論語》首陽，謂在蒲坂。《漢志》：「河東蒲反反、阪通。有堯山、首山祠，雷首在南。」則蒲坂之山是雷首，非首陽也。又在蒲坂南，安得有西山之目？顏師古謂在隴西者，《漢志》：「隴西首陽縣，《禹貢》鳥鼠同穴山在西南。」今甘肅蘭州府渭原縣東北有首陽，故城距河、濟之閒幾二千里，蓋縣名偶同，不可牽合也。王伯厚據《曾子》「河、濟之閒」，反以首陽在蒲坂爲得實。按《漢志》：「河東垣縣，《禹貢》王屋山在東北，沇水所出，東南至武德入河。」此濟原也。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八十里。蒲坂故城，今在山西蒲州府城東五里。計王屋西至蒲坂，四百餘里。使以蒲坂

首陽爲夷、齊所隱，則與河濟之間渺不相及，安得如王氏所云？「溝澮之閒」，王氏引《曾子》作「濟澮」。成六年《左傳》「汾澮」杜注：「澮水出平陽絳縣南，西入汾。」按晉絳縣即今平陽府曲沃縣，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，亦不可證爲夷、齊之首陽也。《詩·唐風》「采苓采苓，首陽之巔」，此亦指偃師首陽。蓋偃師東七十餘里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，即《春秋》鄭虎牢地。漢河南成皋縣也。莊廿一年《左傳》：「鄭伯享王于闕西辟，樂備，王與之武公之略，自虎牢以東。」杜注：「鄭武公傅平王，平王賜之虎牢以東，後失其地，故惠王今復與之。❶虎牢，河南成皋縣。」晉欲霸中國，必先固結鄭心，故以「人之爲言，苟亦無信」言之。設言登首陽以望鄭，繼言「首陽之下」，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。終言「首陽之東」，正指鄭在首陽之東也。鄭爲晉通齊、楚之要涂，首陽最偪近鄭，故反覆言之。晉自獻公之世，思有事於諸侯，詩人探其意而賦之。至文公、悼公，皆以服鄭而成伯業，則獻公之謀亦遠矣。

婦人未嫁，則以姓配字，若仲子伯姬之類。其嫁則以姓配氏，若姜氏之類。或以姓配婦，若婦姜。死則以姓配謚，若成風之類。《春秋》輒書夫人子氏、夫人嬴氏、夫人風氏。曰子、曰嬴、曰風，著其姓以明其所從出也。曰氏，以夫人言之，當從乎夫之氏也。桓三年：「齊侯送姜氏于讙。」繫姜以氏，明將與我爲夫人，以別之於齊侯也。僖元年：「夫人氏之喪至自齊。」不言姜，以絶其所從出也。文四年書：「逆婦姜于齊。」不稱夫人氏，以娶乎大夫，故不正其夫人之名也。何休以爲「從父母辭不言氏」，則氏固從乎夫之

❶「今」，原誤作「令」，今據阮本《左傳注疏》改。

稱也。九年書：「夫人姜氏如齊。」仍言夫人氏者，以娶乎大夫已一譏矣。宣元年：「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。」譏喪祭不稱氏者，以三年之内，止宗廟之祭。夫人之至無所繼，即無所傳，故去氏也。其曰婦，則有姑之辭也。《哀十二年》書「孟子卒」，以其實姬姓，故不可以爲夫人，氏從王姬、伯姬、叔姬、季姬之例而書之云爾。凡葬不稱夫人氏者，以死之謚易生之氏也。

論語説義九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陽貨　微子

陽貨欲見孔子。注：孔安國曰：「陽貨，陽虎也，季氏家臣。」邢疏曰：「蓋名虎，字貨。」《孟子・滕文公》篇：「陽虎曰：『爲富不仁矣，爲仁不富矣。』」趙注：「陽虎，魯季氏家臣也。富者好聚，仁者好施，施不得聚，道相反也。陽虎非賢者也，言有可采，不以人廢言也。」又曰：「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。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。」趙注：「陽貨，魯大夫也。孔子，士也。」按趙意似以陽虎、陽貨爲兩人。虎既囚季孫，專魯政，則升爲公臣，豈肯尚作季氏臣？故孟子有大夫、士之説。注但望文生義，未必以爲兩人也。《鹽鐵論・地廣》篇曰：「楊子曰：『爲富不仁，爲仁不富。』」按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。陽、楊古字通用，疑陽貨即楊朱。《韓子・外儲説左下》篇曰：「陽貨議曰：『主賢明，則悉心以事之。不肖，則飾姦以試之。』逐於魯，疑於齊，走而之趙。趙簡主迎而相之。左右曰：『虎善竊人國政，何故相也？』簡主曰：『陽虎務取之，我務守之。』遂執術而御之。陽虎不敢爲非，以善事簡主，興主之强，幾至於霸也。」又曰：「陽虎去齊走趙，簡子問曰：『吾聞子善樹人。』虎曰：『臣居魯，樹三人，皆爲令尹。及虎抵罪於魯，皆搜索於虎也。臣居齊，薦三人，一人得近王，一人爲縣令，一人爲候

吏。及臣得罪，近王者不見臣，縣令者迎臣執縛，候吏者追臣至境上，不及而止。虎不善樹人。』」按云「虎務取」，又曰「不善樹人」，即孟子「楊子取爲我」之説也。言務取以爲己，若樹人則且爲己害。孟子、韓非之所説，正是一家之説。仁者治人，其言爲富不仁，爲仁不富，富者務取爲己者不爲仁，亦「取爲我」之説也。《吕氏春秋・不二》篇曰：「陽生貴己。」高注：「輕天下而貴己。孟子曰：『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，弗爲也。』」《文選》謝靈運《述祖德詩》注引《吕氏春秋》，陽生作楊朱，蓋李善据《孟子》改之。按《吕覽》以楊朱爲陽生，猶桓寬以陽虎爲楊子也。《莊子・應帝王》篇：「陽子居見老聃曰：『有人於此，嚮疾强梁，物徹疏明，學道不勸，如此者可比明王乎？』」按子居合言爲朱。《虞書》「化居」，化通貨，疑子居爲陽貨字。其爲虎，或爲貨，或爲朱，蓋變姓名如范蠡。其稱「嚮疾强梁」，正與陽虎行事相類。孔子將西見趙簡子，臨河而不濟，豈以陽虎在彼與？《列子・楊朱》篇張湛注：「或云字子居，戰國時人，後於墨子。」按，此以《列子》記楊朱與禽滑釐辨論，滑釐爲墨子弟子，故知後於墨子。然此但記楊、墨相難，設爲兩家之言，不必定爲墨在楊前。况《孟子》屢稱楊墨，如周孔、孔孟，自以時代爲先後。《楊朱》篇又記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。管子道家，晏子墨家，亦是兩家學者相難，豈得管、晏同時對語也。篇中又記楊朱言孔子受屈於季氏，見辱於陽虎。虎在春秋時蒙惡聲，故爲楊氏學者諱言爲一人，故有此語。且《莊》、《列》十九寓言，不得以定古人古事也。

問：孟子言性善，荀子言性惡，董子以性喻禾、善喻米，其理豈大相異乎？抑可通

乎？答曰：《周易》者，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。《易》之乾元即謂性善，坤元即謂性惡。釋乾元在初九，曰：「潛龍勿用，陽在下也。」陽是善，故曰：「元者善之長也。」釋坤元在初六，曰：「履霜堅冰，陰始凝也。」陰是惡，故曰：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然初六爻辭言堅冰，乾爲冰，乾位西北，故云堅冰。此坤初凝乾元之義。初六變，乃當位，則坤無元，凝乾元以爲元。觀乾初不變，知陽静爲性，而性出於天。觀坤初凝乾，知陰動爲情，而情本於性。察動静、陰陽、情性之際，而善惡之理明矣。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惡也，此推本之論也。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，此後起之議也。聖人設教，本非一耑。民可使由，不可使知。人秉陽氣而生，具此生理，即具此善性。一念之惡，即絶生理。故言性善者，推本之論也。化弊之後，失其秉彝。賈生書引孔子曰：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。」又曰：「習與智長，故切而不愧。況與心成，故中道若性。」儒者以五常爲性，以六欲爲情，然《中庸》言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」。是情之未發者即性，性之已發者即情，故《中庸》言性不言情。情性一理，情自性出。觀其既發，則性已有惡；發皆中節，則能性其情。故言性惡者，後起之議也。《禮》爲防淫之書，《春秋》誅亂臣賊子，故《禮》家荀子、《春秋》家董生俱不言性善。《易》言天道，《詩》、《書》言德化，故《十翼》及《詩》古文家毛公、今文家韓嬰俱言性善。孟子誦《詩》讀《書》，故道性善、稱堯舜。蓋以推本之論明天，以後起之議治人，胥聖人之教也。然《春秋》體元，《禮》本於太一，要其本始，莫非性善之理。《論語》撰聖人之微言曰：「性相

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聖人知天人之際，則必本乎性。凡民爲日用之質，則尤慎乎習，故《論語》首篇言「學而時習」。夫仁、義、禮、知、信五常之德，周四海、亘古今而不變，此其相近也。言語、飲食、衣服、禮俗，更數十年而易，行九州而各殊，此其相遠也。能一而同之，則君師之教也，弟子之學也。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，無惡則善亦不可名。習相遠則善惡之涂日分，而惡不可不治。名之以善惡，而不辨其遠近，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。又曰「惟上知與下愚不移」，此亦明學禮也。「上知」謂俊造之選，「移」若移之左、移之右、移之郊。遂其變而帥教者，則非下愚也。終於不變，屏之遠方，終身不齒，則下愚不移者也。《書》言「放四凶」，《春秋》「遠佞人」，皆言下愚之人也。所謂下愚者，若《春秋傳》言商臣「蠭目而豺聲」，伯石「豺狼之聲」，其惡秉於生初，則性之相近又何説也？蓋善惡者，動静之閒也。絪緼化醇，是爲始胎。陽氣淑静，合於乾元，有善無惡之時也。母腹震動，即有運動知覺，而情亦生焉。故《禮》家言胎教之法曰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淫聲，口不出曼言」。惟能慎胎教，則生而濬哲爲上知；胎教失，則生而濁蠢爲下愚。故曰：「鳳皇生而有仁義之德，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，兩者不等，各以其母。」孔子言性相近、習相遠者，未離乎天理謂之性，遷就於人欲謂之習。商臣、伯石之徒，自母腹而不得其教，已不可謂爲性也、習也。蓋人欲之汩其性，有至老而敗者，有中路而不能自持者，有孩提而習慣者，有在腹而感之者，故聖人之治其性，自胎教始。

《御覽》一百六十卷引《論語》「子之武城」，注云：「武城，今在費縣。」按，此當是

鄭注。

《春秋》文十四年：「秋七月，有星孛入于北斗。」昭十七年：「冬，有星孛于大辰。」哀十三年：「冬十有一月，有星孛于東方。」《公羊》説曰：「孛者何？ 彗星也。」古文《左氏》説曰：「彗所以除舊布新也。」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，當見所以治衰亂；昭公繼所聞世，當見所以治升平，哀公終所見世，當見所以治太平者。 於此之時，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，而後知《春秋》張三世之法。 聖人所爲，本天意以從事也。 北斗運於中央，中官之星也。 蓋除舊布新於内，而未遑治外也。 大辰，房心，明堂也。 明堂之位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至九采之國，内外秩如。 所謂治升平之世，内諸夏而外夷狄，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。「有星孛于東方」，文王，房星之精，在東方。見宣四年《公羊傳》注。 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明文王之法度，將興周道於東方，而天命集、仁獸至，故天所以三見其象，而《春秋》之法備矣。

吾豈匏瓜也哉？ 焉能繫而不食？ 皇疏：「一通云：『匏瓜，星名也。 言人有才智，宜佐時理務，爲人所用，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？』」謹案：孔子引匏瓜以自喻，即前章「如有用我」之義。 匏瓜繫天，徒有虛名而不可食，我非徒騖虛名，要當有用於世。 引匏瓜之星者，猶《詩》言「維南有箕，不可簸揚」也。

子曰：「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」謹案：亡，當讀爲「亡之，命矣夫」之亡，言古有疾，尚可治，今則因疾而亡，謂人心之已死也。「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；古之矜也廉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狂也、矜也、愚也，皆氣質之

偏，古所謂疾也。有肆以救狂，有廉以救矜，有直以救愚，是不失爲古之疾也。蕩則失其所謂狂，忿戾則失其所謂矜，詐則失其所謂愚，此古但爲人疾，而今遂至於死亡。人情日變，風俗日漓，聖人所爲，明禮樂以救之與？

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子貢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無言者，微言也。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爲不言，故發問以明之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，即「無言」之謂。而性與天道之故在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《易》以坎、離、震、兑主四時，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。《春秋》四時具，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。故四時行、百物生者，天道也。性與天道者，微言也。觀夫子再言「天何言哉」，而後知微言之傳，必明於天人之際也。

五穀不分。按，《釋文》：「分，包云如字。鄭扶問反，云猶理。」又按，《王制》「百畝之分」，鄭注：「分或爲糞。」《音義》：「分，扶問反。糞，方運反。」此「五穀不分」，當讀如《草人》「糞種」之糞，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。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。植杖而芸，即勤四體、治五穀之事。包咸曰：「不勤勞四體，不分植五穀，誰爲夫子而索之？」詳包意，亦以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」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，故不能知孰爲夫子，以答子路，非以責子路也。

《釋文》：「朱張，鄭作侏張，云音陟留反。」按《文選·劉越石答盧諶書》「自頃輈張」注曰：「輈張，警懼之貌。揚雄《國三老箴》云『姦宄侏張』，輈、侏古字通。」此鄭本《論語》作「侏張」，知非人姓名矣。故鄭「作者七人」注，獨不數夷逸、朱張。郝氏敬曰：「朱張，朱當作譸。《書》『譸張爲幻』，即陽狂

也。曰逸民、曰夷逸、曰朱張，三者品其目。夷、齊、仲、惠、連，五者舉其人也。」此說當同鄭義。

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皇疏曰：「故舊，謂朋友也。大故，謂惡逆也。朋友之道，若無大惡逆之事，則不得相遺棄也。」謹案：《毛詩》篇義云：「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親親以睦，友賢不棄，不遺故舊，則民德貴。」傳云「國君友其賢臣，大夫、士友其宗族之賢者」，正義亦引《論語》「故舊無大故」一語爲說，是故舊爲朋友也。

論語說義十

長洲宋翔鳳于庭著

子張　堯曰

《說文》：「區，踦區、藏匿也。从品在匸中。品，衆也。」按此知區爲品類。「區以別矣」，謂區其品類以別之矣。凡言區分者，即區別也。又按《樂記》「草木茂，區萌達」，鄭注：「屈生曰區。」則《論語》「區以別矣」亦可訓「區萌」之區。區、屈聲之轉，不必改讀。謂其區萌未達之時，即有以別之，以區萌喻學之始也。屈生即《說文》藏匿之義，藏匿必屈也。

《漢書·薛宣傳》云：「君子之道，焉可憮也。」注：「蘇林曰：『憮，同也，兼也。』晉灼曰：『憮音誣。』師古曰：『《論語》載子夏之言，謂行不同，所守各異，唯聖人爲能體備之。』」按《漢書》引誣爲憮，當是《魯論語》，馬所注爲《古論》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憮，愛也。」是憮有兼愛義，故蘇林訓爲兼。

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，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堯之命，其命於受終文祖之時乎？鴻水之滔天，丹朱之不肖，亢龍之悔也，天祿之終也。《鴻範》「曰悔」，鄭注：「悔之言晦，晦猶終也。」《乾》上九失位，降居坤三。《謙》之九三：「勞謙君子，有終，吉。」三於爻位爲三公。王者之後，當天祿之終，宜退居三公之位，此丹朱爲二王後之法也。堯之數終而舜受之，舜之數終而禹受之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堯、舜乎？

《公羊傳》：「西狩獲麟，孔子曰：『吾道窮矣。』」何休曰：「加姓者重終。」《論語》自《微子》至《堯曰》，稱孔子並加姓，亦重終之義。《堯曰》末章「孔子曰」，今集注本不加孔字者非。

子曰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此孔子之微言也。堯曰：「咨！爾舜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此堯之中庸也。由是受命有天下者，皆有中庸之德。故《禮・中庸》記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」孟子曰：「湯執中，立賢無方。」《鴻範》曰：「五、皇極。皇建其有極。」傳曰：「皇，大；極，中也。」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。庸者，用也；能用中者，斯謂中庸。蓋學問不出於中，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；政法不出於中，則阻偏滯礙而不可用以爲治。是中庸之爲德，乃自古聖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，此其所以爲至也。文、武既遠，斯理絶續，五德之運，將歸素王，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，而己當應其時也。故《堯曰》一篇，敘堯、舜、禹、湯及周，而繼之以子張問從政，言「尊五美，屏四惡」，皆本執中之義而用之。復繼之曰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」。命者，天命。知天命之所與而受之，見素王之成功，遂發之於此，則孔子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。《春秋》説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，故曰玄聖。《堯曰》篇述「用玄牡」者，見受命之應也。繼之言知禮。《爲政》篇曰：「子張問：『十世可知也？』子曰：『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』」此明通三統之義，故舉夏、殷、周而不及虞。《春秋》於三正並冠以春王，蓋知其所損益，

則三代之理自見。其或繼周者，孔子之《春秋》也，故成《春秋》之法而不合於《周禮》。禮今文家所傳具在，惟知禮而後可以作《春秋》，以爲後世有天下者之則，故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。終之曰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」。可以見《論語》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。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爲二。又曰：「子罕言：利與命與仁。」又曰：「子曰：『予欲無言。』子貢曰：『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』子曰：『天何言哉！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』」此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也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有知命之君子，傳微言以治天下之人，别之於禽獸之域，存之於幾希之閒。知人者非易易也。子思明聖祖之意，爲《中庸》一篇，而曰「仲尼祖述堯、舜，憲章文、武」，於《易》成既濟、《春秋》受命致太平之道，昭揭無遺，日而月之。而終言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至矣」，即「天何言哉」之義。此發揮微言，以著大義也。孟子稱「我知言」，先陳詖、淫、邪、遁之害，如百家之説是也。而後言願學孔子，又記宰我、子貢、有若之辭。趙岐説曰：「從孔子後百世上推，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，無能違離孔子道者。」其説與繼周之義相爲發明。吾故曰：仲尼没而微言未絶，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。蓋其命意備於傳記，千百世而不泯者，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。

論語注

〔清〕康有爲 撰
王守常 校點

目録

校點説明

康有爲(一八五八—一九二七),原名祖詒,字廣廈,號長素,又號更生。廣東南海人,人稱南海先生。晚清今文經學著名學者,戊戌變法時改良派首領。事蹟見《康南海自編年譜》、梁啓超《康南海先生傳》、陸乃翔陸敦騤等《南海先生傳》、張伯楨《南海康先生傳》等。

康有爲著述甚豐,多編入獨撰《萬木草堂叢書》,一九一七年刊行。《論語注》於光緒二十八年(一九〇二)寫就(見自序),後經其弟子王德潛、陳焕章、王覺任、張伯楨等初校、覆校,收入《萬木草堂叢書》面世。《論語注》有校有注,校勘多從今文《論語》佚文,注解也表現出今文經學傾向及康氏改良思想的特點。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樓宇烈先生的《論語注》校點本,首次對《論語注》加了新式標點,極爲精當。

本次校點,以《萬木草堂叢書》本爲底本,參考樓宇烈校點本。對原書中明顯形誤及衍脱之字,徑直校正,不作説明; 對嚴重訛誤之處,則出校説明。對原書中的引文,均用引號標出;但對所引文字,究竟屬照録原文,還是經過節略,抑或爲康氏概述之辭,未作詳細區别。

本次整理,得益於樓宇烈先生的校點本,書稿又承蒙人民文學出版社陳新先生審閲。謹在此表示衷心感謝。

校點者 王守常

論語注序

《論語》二十篇，記孔門師弟之言行，而曾子後學輯之。鄭玄以爲仲弓、子游、子夏等撰定，則不然。夷考其書，稱諸弟子或字或名，惟曾子稱子，且特叙曾子啓手足事，蓋出於曾子門人弟子後學所纂輯也。夫仲弓、游、夏皆年長於曾子，而曾子最長壽，年九十餘，安有仲弓、游、夏所輯，而子曾子且代曾門記其啓手足耶？夫孔子之後，七十弟子各述所聞以爲教，枝派繁多。以荀子、韓非子所記，儒家大宗有顔氏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仲弓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其他澹臺率弟子三百人渡江，田子方、莊周傳子貢之學，商瞿傳《易》，公孫龍傳堅白，而儒家尚有宓子、景子、世碩、公孫尼子及難墨子之董無心等，皆爲孔門之大宗。自顔子爲孔子具體，子貢傳孔子性與天道，子木傳孔子陰陽，子游傳孔子大同，子思傳孔子中庸，公孫龍傳孔子堅白。子張則高才奇偉，《大戴記・將軍文子篇》孔子以比顔子者，子弓則荀子以比仲尼者。自顔子學説無可考外，今以莊子考子貢之學，以《易》説考子木、商瞿之學，以《禮運》考子游之學，以《中庸》考子思之學，以《春秋》考孟子之學，以正名考公孫龍之學，以荀子考子弓之學，其精深瓌博，窮極人物，本末大小精粗，無乎不在，何其偉也！《論語》既輯自曾門，而曾子之學專主守約。觀其臨没鄭重言君子之道，而乃僅在顔色、容貌、辭氣之粗，及啓手足之時，亦不過戰兢於守身免毁之戒。所輯曾子之

言凡十八章，皆約身篤謹之言，與《戴記·曾子》十篇相符合。宋葉水心以曾子未嘗聞孔子之大道，殆非過也。曾子之學術如此，則其門弟子之宗旨意識可推矣。故於子張學派攻之不遺，其爲一家之學説，而非孔門之全，亦可識矣。夫以孔子之道之大，孔門高弟之學術之深博如此，曾門弟子之宗旨學識狹隘如彼，而乃操採擇輯纂之權，是猶使僬僥量龍伯之體，令鄙人數朝廟之器也。其必謬陋粗略，不得其精盡，而遺其千萬，不待言矣！假顔子、子貢、子木、子張、子思輯之，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。又假仲弓、子游、子夏輯之，吾知其微言大義之亦不止此也。佛典有迦葉、阿難之多聞總持，故精微盡顯，而佛學大光。然龍樹以前只傳小乘，而大乘猶隱。蓋朝夕雅言，率爲中人以下而發，可人人語之，故易傳焉。若性與天道，非常異義，則非其人不語，故其難傳，則諸教一也。曾學既爲當時大宗，《論語》只爲曾門後學輯纂，但傳守約之緒言，少掩聖仁之大道，而孔教未宏矣。故夫《論語》之學實曾學也，不足以盡孔子之學也。蓋當其時，六經之口説猶傳，《論語》不過附傳記之末，不足大彰孔道也。然而孔門之聖師若弟子言論行事，藉以考其大略。司馬遷撰述《仲尼弟子列傳》，其所據引不能外《論語》。凡人道所以修身待人、天下國家之義，擇精語詳，他傳記無能比焉。其流傳自西漢，天下世諷之甚久遠，多孔子雅言，爲六經附庸，亦相輔助焉。不幸而劉歆篡聖，作僞經以奪真經，公、穀《春秋》，焦、京《易》説既亡，而今學遂盡，諸家遂掩滅，太平、大同、陰陽之説皆没於是，孔子之大道掃地盡矣。宋賢復出求道，推求遺經，而大義微言無所得，僅獲《論語》爲孔

子言行所在，遂以爲孔學之全，乃大發明之，翼以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號爲四子書，拔在六經之上，立于學官，日以試士。蓋千年來，自學子束髮誦讀，至於天下推施奉行，皆奉《論語》爲孔教大宗正統，以代六經，而曾子守約之儒學，於是極盛矣。聖道不泯，天既誘予小子發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陰陽、靈魂、太平、大同之説，而《論語》本出今學，實多微言，所發大同神明之道，有極精奥者。又於孔子行事甚詳，想見肫肫之大仁，於人道之則，學道之門，中正無邪，甚周甚備，可爲世世之法。自六經微絶，微而顯，典而則，無有比者；於大道式微之後，得此遺書别擇而發明之，亦足爲宗守焉。其或語上語下，因人施教，有所爲言之，故問孝問仁，人人異告，深知其意而勿泥其詞，是在好學深思者矣。曾子垂教於魯，其傳當以魯爲宗。

凡二十篇。漢時常山都尉龔奮、長信少府夏侯勝、丞相韋賢及子玄成、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、前將軍蕭望之并傳之，各自名家。齊《論》者，齊人所傳，多《問王》、《知道》二篇，凡二十二篇，異於魯《論》。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畸、琅琊王卿、御史大夫貢禹、尚書令五鹿充宗、膠東庸生並傳之，惟王吉名家。《漢·藝文志》有魯傳二十篇、《傳》十九篇，《魯夏侯説》二十一篇，《魯安昌侯説》二十一篇，《魯王駿説》二十一篇，《齊説》二十九篇，説《論語》者止此而已。安昌侯張禹受魯《論》於夏侯建，又從庸生、王吉受齊《論》，擇善而從以教成帝，最後行於漢世。然魯齊之亂，自張禹始矣。劉歆僞《古文論語》託稱出孔子壁中，又爲傳託之孔安國，而馬融傳而注之，云多有兩《子張》篇，分《堯曰》以下子張問政爲《從政》篇，凡二十一篇，篇次

不與齊魯同。桓譚《新論》謂文異者四百餘字，然則篇次文字多異，其僞託竄亂當不止此矣。自鄭玄以魯、齊《論》與古《論》合而爲書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則真僞混淆，至今已不可復識。於是曾門之真書亦爲劉歆之僞學所亂，而孔子之道益雜羼矣。晉何晏并採九家，古今雜沓，益無取焉。有宋朱子，後千載而發明之，其爲意至精勤，其誦於學官至久遠，蓋千年以來，實爲曾、朱二聖之範圍焉。惜口説既去，無所憑藉，上蔽於守約之曾學，下蔽於雜僞之劉説，於大同神明仁命之微義，皆未有發焉。昔嘗爲注經，戊戌之難而微矣。避地多暇，不揣愚昧，謬復修之。僻陋在夷，無從博徵，以包、周爲今學，多採録之以存其舊，朱子循文衍説，無須改作者，亦復録之。鄭玄本有今學，其合者亦多節取，後儒雅正精確者，亦皆採焉。其經文以魯《論》爲正，其引證以今學爲主，正僞古之謬，發大同之漸。其諸本文字不同，折衷於石經；其衆石經不同者依漢，無則從唐，或從多數。雖不敢謂盡得其真，然於孔學之大，人道之切，亦庶有小補云爾。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三年，即光緒二十八年，癸卯春三月十七日，康有爲序於哲孟雄國之大吉嶺大吉山館。

論語注序終

論語注卷之一

南海康有爲學

學而第一

《釋文》及皇、邢《疏》本皆有此題。周時用竹簡,凡簡若干以韋束之爲一篇。弟子撰記言行,各自成篇,不出一人之手。此記《論語》二十篇名,第甲乙之次也。此篇於次當第一也。

凡十六章 漢石經及《釋文》舊有此題。皇、邢《疏》無之。趙岐《孟子篇》叙曰:「《論語》四百八十六章」,較陸氏《經典釋文》少四章。然《經典釋文》《先進篇》二十三章,依《集解》宜爲二十四章,《衛靈篇》四十九章,漢石經作二十六章,蓋所據少異。今但依《釋文》以存《集解》之舊。

○子曰: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説乎?有朋自遠方來,不亦樂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」《白虎通·辟雍篇》:「《論語》曰:『朋友自遠方來。』」陸氏《釋文》「有」作「友」。鄭康成注:「同門曰朋,同志曰友」,則魯《論》當作「朋友自遠方來」。《文選》陸機《挽歌》:「友朋自遠方來」,李善注引此爲證。惟後漢《婁壽碑》:「有朋自遠」,與何晏本同。或是齊《論》。以同爲今文,故不改。

馬融曰:「子,孔子也。」《白虎通》曰:「學者,覺也。」文從爻,雜物撰德,有所交效,包内外,兼人己,合知行,而成其覺者也。先覺覺後覺,後覺效先覺,故人物之異全視所覺,知覺之異全視所學。但時勢不同,則所學亦異。時當亂世,則爲亂世學;時當升平太平,則爲升平太平之學。禮時爲大,故學亦必隨時而後適。孔子爲時聖,學之宗師也。時亦兼數義,日知月無忘,則時時爲學,循年而進,無時過而難成,亦是也。習,鳥數飛也,假借爲貫,言熟習也。説,樂之内也。凡學至熟習,則觀止神行,怡然理順,逢源自得。況聖人之學通天人,神明精熟,闔闢往來莫不自在,安得

不欣喜懽愛耶？　人道賤愚而貴智，所以異於物；　輕野而尚文，所以異於蠻。此言修己以自得爲先，不得冥心坐廢；以時爲中，不得守舊泥古。　此爲開宗明義第一旨，故上《論》一書以時始以時終，以明孔子之道全達于時。　學者不可不察也。　朋，羣也。　包氏曰：「同門曰朋。」鄭氏曰：「同志曰友。」自，從也。樂，喜也。　教學既精，羣黨類聚，仁智及人，信從日遠，修學有效，人生之樂也。惡獨而貴朋，所以合乎羣。　合小羣不如合大羣，其學愈高，其用愈遠，聖人則合億萬世界，億萬年載之衆生，咸從其教，盡爲之朋。　其朋無盡，其樂亦無盡也。此言及人，聞風皆歸聖人。　於己身首言學，於人倫首言朋，蓋萬理有變，而學之與朋，貫萬億世而不易者。　太平世後人人有學，人人皆朋，只此二義盡之，故尤尚之也。

慍，怨怒也。　君子，人之道德成名者。《易》曰：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。」不見是而無悶，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確乎其不可拔，斯爲有德之君子也。　蓋君子之入于人世，智仁兼修，人己共證，拯捄羣生，天下歸往。　然羣生之根性不齊，時世之昏濁或甚，舉世疑謗固亦有之。　然君子人貌而天心，燕處超然，雖現身人羣而不隨於事物，遊於物表，和於天倪，在衆如無衆，在身如無身，故無所慍也。聖人之于羣生，如慈母之撫嬰兒，無論笑啼，但有愛憐，全無慍怒，爭席則喜，遇難而安，故無量出入，絶無窒礙也。此極言聖者自得之至，無人己之見存也。

○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；　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

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《説苑》《後漢書·延篤傳》引作「孔子曰」。「弟」，高麗本、皇本作「悌」。

孝，從老省，從子，子承事父母之謂。弟，韋束之次第，假以承事兄。立愛自親始，立敬自長始。父齒隨行，兄齒雁行，朋友不相踰，習成恭讓，然後出以事君，事長、使衆。小之則和順積躬，大之則悲憫萬物，必不侵犯人人自由之疆界，而況於長上乎？長上壓制太過，或不得已而求伸，謹厚者亦爲之，然猶非所好也，况於稱兵以亂天下乎？蓋作亂者爲最不仁之事，非孝弟無以絶其源也。務，趣也。本，木根也。包氏曰：「能事父兄，然後仁道可大成。」董仲舒曰：「仁者不爭。無傷惡之心，無隱忌之志，無嫉妒之氣，無感愁之欲，無險詖之事，無僻違之行，心舒則志平，氣和則欲節。」聖人治其道而以出法，治其志而歸之於仁，仁之美者在於天。天，仁也。天覆育萬物，既化而生之，又養而成之。人之受命於天也，取仁於天而仁也。尸子曰：「孔子本仁。」孟子述孔子曰：「道二，仁與不仁。」老子以天地聖人爲不仁。孔子以天人爲仁，故孔子立教，一切皆以仁爲本。山川、草木、昆蟲、鳥獸，莫不一統。太平之世，遠近大小若一；大同之世，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老有終，壯有用，幼有長，鰥寡孤獨廢疾皆有養，仁之至也。然天地者，生之本；父母者，類之本。自生之本言之，則乾父坤母，衆生同胞，故孔子以仁體之；自類之本言之，則父母生養，兄弟同氣，故孔子以孝弟事之。此章爲撥亂世立義。孔子立教在仁，而行之先起孝弟。有子立教之意，以孔子生非平世，

躬遭據亂，人道積惡，自人獸並爭之世，久種亂殺之機，無論何生，觸處迸發，加逢亂世險詖，詐謀百出，機械亂種既深，何能遽致太平大同自由之域？孔子因時施藥，必先導之於和順，而後可殺其險機，又必先自其至親誘其不忍之心，然後可推恩同類，以動其胞與之愛。故撥亂之法，先求小康，而後徐導大同。孝弟者，先導其一家之小康，而徐推於天下之太平，此蓋治教必然之次序也。

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，少孔子四十三歲。孔子没後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張之賢皆師之，蓋爲孔子傳道之大宗子。自顏子外，得孔子之具體，最似孔子者也。當時惟曾子不從，故别爲一宗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以子思、孟子案飾其言，以爲仲尼、子游爲兹厚於世，則子思、孟子爲子游後學。而子游嘗事有子，故有子實盡聞孔子之大道者。《論語》於七十子皆字之，惟於有子、曾子稱子。蓋孔門之後，儒雖分八，而本始實分二宗。譬之禪家，有子廣大如慧能，曾子謹嚴若神秀也。惜有子早没，故所傳不及曾子之廣。後儒列十哲，擠有子於末，而以子思、孟子出於曾子，實沿王肅僞《家語》之謬，不足據也。

孔子志在《春秋》，以成其體天之仁；行在《孝經》，以成其錫類之孝。故以《春秋》之仁爲經天下之大經，《孝經》之孝爲立天下之大本也。然觀《孝經》言事親者甚少，而言待天下人甚多，蓋「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」，必錫類乃爲大孝。故堯舜仁覆天下，而孟子稱之曰：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。」誠以孝弟爲行仁之本。立愛自親始，本原既定，推以愛民物，通天人，而大道自生也。蓋爲行仁

先後之序焉。孔子之道好生惡殺，故乾曰大生，坤曰廣生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而爭殺作亂，乃亂世最不仁之事，聖人所最恐而憂之者也。孔子好仁而惡不仁，欲胥天下而致於太平之世，而亂種流傳，不能遽致，故發孝弟之道，以絶爭亂之源，而爲仁愛之本。積重既久，保合太和，然後大同之道乃可行也。

○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！」

包咸曰：「巧言，好其言語；令色，善其顔色。皆欲令人説之，少能有仁也。」《逸周書・官人篇》：「巧言令色，皆以無爲有者也。」人多惑之以爲慈仁，孔子特明其非也。蓋人之生直，故貴尊其德性，質直好義，自由自立，若以巧詐欺人，則天良斲喪。其生，則性德式微；其死，則魂靈澌滅。同時處人羣則大害，後世傳人種則更傷。其過若小，而播惡無窮。孔子欲行仁道，則不得不惡害仁種之人。蓋亂殺之害，顯在人世，人易知之；巧詐之害，微在心術，人所難知，而其爲害於人世人種則一也。此皆亂世之俗，而爲官人尤甚。誤信惑之，不爲反噬，亦爲所累。孔子生當其時，故先惡之，若太平世則自無此矣。

○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，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專不習乎？」鄭曰：「魯《論》『傳』爲『專』。」

吾，我自稱也。一晝一夜曰日。省，察也。朱氏曰：「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名參，字子輿。盡己之謂忠，以實之謂信。」《廣雅・釋詁》：「專，業也。」《呂氏春秋》曰：「所專之業不習則隳」，是也。蓋忠信以立德，專學以成才。戒浮華，去泛騖，專門之學不敢不習也，皆對人而立其誠也。何休曰：「忠信所以進

德，所以遠於巧言令色矣。傳，六經之微言大義也。習，温習也。」何休不從古文而亦解作傳。或齊《論》作傳；專，當爲傳之省文。臧氏庸引陸氏《釋文》條例，以爲假借，是也。前惡巧令，此貴忠信，皆撥亂世而反之正，以捄人種之陷溺也。

第一章言學以合羣，然合羣之道必在仁，而久積爭殺不能達仁，則當明孝弟以先之，孝弟者人羣之本也。久積作僞不能致仁，則當主忠信以變之，忠信者人心之本也。此孔子之道而有子、曾子傳之。《論語》特以孝弟忠信繼學與仁，此其開宗明義者也。忠信者，誠也。人道之有忠信，如穀之有種，如水之有源。苟無忠信之心，如剪采爲花，非不美觀，究無真采；如堰水爲陂，非不汪洋，應時枯竭。故一切治教皆以忠信爲基，有忠信乃有治教，無忠信則治教立亡矣。一人忠信之至，則可感天人，貫金石，雖大同之世亦不過講信修睦，人人忠信而已。故人道始於忠信，亦終於忠信。

孔子立教，弟子後學傳之。《論語》爲後學傳孔子之教者，故修學及朋之後，明傳之義。立教雖爲公理，然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教能傳習則廣，教不傳習則微。故曾子首以忠信爲本體，即以傳教爲日用，日日省之能傳教否。此曾子所以能爲傳教之大宗，而後學所當師法也。曾子所生爲魯人，近聖人之居，久染大教，其壽九十，言論最多，發明最久，弟子最衆，故與有子分峙，而尤爲孔門最大之宗派。曾子十篇，尚散見於《大戴禮》中。其學以修身守約爲宗旨，與《論語》各章意義皆同。葉水心謂：「曾子没時亦以動容貌、正顔色、出辭

氣，啓手足爲自省，蓋終身力行守約，而未聞孔子大道」，未免太過。然於孔子至仁太平之大道不甚發明，其與有子開口言仁者，大小迴殊矣。蓋有子爲大乘，曾子爲小乘。後學以曾子爲大宗而尊信憑守之，於是孔子之大道不光，未必不因此。蓋顏子、有子不壽而孔道遂隘，而幾失其宗，此天下之大不幸也。

○子曰：「道千乘之國，敬事而信，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。」

包咸曰：「道，治也。千乘之國者，百里之國也。古者井田，方里爲井，十井出一乘，百里之國適千乘也。爲國者，舉事必敬慎，與民必誠信，節用不奢侈。國以民爲本，故愛養之。作事使民，必以其時，不妨奪農務。」包説是也。馬融以爲井十爲通，通十爲成，成出革車千乘，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。此依劉歆僞《周禮》，與今文《詩》「公車千乘」、《王制》、《孟子》公侯百里制相反，此僞説也。敬，警也。敬信言其體，節愛言其用。《易》曰：「節以制度，不傷財，不害民」，有豫算之謂，非儉嗇以失國體也。此爲據亂世發也。亂世道路未通，分國萬千，如今土司然。君長驕侈詐欺，奴隸其民而虐使之，雖以文王之築臺沼，猶使其民，蓋時世使然。今土司一切征役其民，猶然也。故《春秋》於築臺築城皆譏之，至非時用兵尤所惡。讀杜甫詩：「爺娘妻子走相送，哭聲直上干雲霄」，及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諸詩，可見不敬事而妄使民之禍，至唐世尚如此。故孔子貴卑宮而惡雕牆，尚節儉而惡奢侈，誠惡不愛人而妄使民也。君長奢侈，多一日之征役，則民失一日之農時，況于朝令夕改，民無所信，征役相仍，土

木不息，則民之農時盡失，父母妻子凍餒，所關至大矣。故重戒之以敬信節用，而諄複之以愛人使時，又立爲法，使民不過三日，皆撥亂不得已之意。未能太平，僅求小康之義，爲當時藥也。自王安石行雇役法，無復使民，則此言爲舊方矣。然各國仍有使民者，聖人之爲醫甚遠，各因其病而服其藥可也。若夫敬事信民，節用愛人，則凡執政者所當服膺，而無分於天下一國，平世亂世者矣。

千乘之國，蓋古者以農兵立國之法。若平世，則團體日大，無復此國。然平世之大農大工大商，其一廠一場占地數十里，用人數萬，世愈大同，則各業皆爲大公司，其廠場之地愈大，用人愈多，各成古國之小團體，各自爲治。其執事業既多，人民既衆，度支既廣，興作有時，治之之法亦與古千乘之國無異。興作必當謹慎，號令必當誠信，度支必定豫算，同夥必當親愛。興作必當限時刻，無違其食息，而致其貧病，則無論何世皆能行之。善乎！程子謂：「聖人此言雖淺，然通乎上下也。」故孔子之言圓通無礙，如《大華嚴》，學者無泥守之，而觸類引伸之。孔子不云乎？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泥一隅者，是孔子所不教者矣。

○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衆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

「汎」，《左傳》引作「氾」。

謹者，行之有格也。信者，言出至誠也。汎，博也。衆，謂衆人。親，近也。仁，謂仁者。餘力，猶言暇日。以，用也。文，道藝也，凡一切學術著之文字者。尹焞曰：「德行本也，文藝末也。窮其

本末，知所先後，可以入德矣。」朱子謂：「力行而不學文，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，識事理之當然，而所行或非。」愚按，此孔子呼弟子而教之。蓋孔子之門人，皆已成人在二十，敦行孝弟，親師取友，博學不教之時，不爲童子言也。若童年，則自六歲學書，十歲就傅，十五入大學，專力學文，不與衆接，亦不責以成人之禮。惟二十之後，責以成人之禮，入事父兄，出取師友，接人任事，皆有責任，不能責肆力於學文矣。然少有暇日，必當爲學，以益智養魂。蓋學者終身爲之，不能以事物間者，始有知識。接物之時，要在熏陶德性，與接爲搆，視其所染，習善則善，習惡則惡，故以親近仁者爲歸。而乾元資始，萬物同體，民皆同胞，只有愛矜，絶無嫉惡。蓋以孝弟發其行仁之始，以汎愛衆極其行仁之終，以謹信肅其行仁之規，以親仁熏其爲仁之習，而後學文以廣其智益。雖仁智雙修，而始終於仁，但以智輔仁，所以養成人之德也。蓋文國重英年，垂教望後生，故鄭重於治國之後。然聖人雖爲弟子告，而婦女亦可行。若語汎愛親仁，則雖童幼耆耋豈有異哉！

○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與朋友交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

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，名商。少孔子四十四歲，爲魏文侯師，壽百餘歲，講學西河。人疑於孔子，故荀子謂：「有子夏氏之儒。」蓋在有子、曾子之外，爲孔門之大宗矣。竭，負舉也。致，送詣也。此爲撥亂世明人倫而發。人道始於夫婦，夫婦牉合之久，所貴在德，以賢爲賢。言擇配之始，當以好德易其好色。

蓋色衰則愛弛，而夫婦道苦，惟好德乃可久合。《關雎》憂在進賢，不淫其色，哀窈窕、思賢才是也。父母鞠育顧復，其恩罔極，大德宜報，當用勞竭力也。事君就職，不得私愛其身，故食焉不避其難也。交友，約言必信，久要不忘。凡此四倫，人所同具； 凡此四行，亦非絶高。視夫刑于寡妻、永錫爾類、格君之非、熏德善良者，硜硜篤守，拘執小節，雖曰未學可矣。蓋學者窮物理之所以然，審時世所當然，變化無端，惟義所在，誠非拘執一節者所能議也。然生當亂世，不爲惡俗所染，皎然不欺其志，雖出於美質篤行，而學者實亦不過如是也。

○子曰： 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「無」，宋刊九經本作「毋」。《儀禮・公食大夫禮》，鄭注： 「古文「毋」皆作「無」。」故知魯《論》今文作「毋」，今從之。

重，敦厚也。威，威嚴。固，陋也。言重則有法，行重則有德，貌重則有威，好重則有觀。若輕佻不厚重，則無威儀； 空疏不學，則固陋也。一切虛僞，無源之水，無根之木，必不能久，故不誠無物，無論行業，學者必以是爲主焉。奉忠信爲君主，而後百義從之，斯斷不爲小人之歸矣。人視所習，莫嚴於師，莫親於友。其居游皆勝己者，不期益而益矣； 其居游皆不如己者，不期損而損矣，故夾輔之人當須勝己。周公曰： 「不如我者，吾不與處，損我者也； 與吾等者，吾不與處，無益我也。」勿，禁止辭。憚，忌難也。人道進德，全在改良，愈改愈進。亦復有過，改之無已，則進而愈上。若憚於改，則安於其失，非止永無進益，甚且積爲罪愆，習爲固然，至惡積而不可解也。故君子小人之上達

下達，專視憚改過與否耳。游氏曰：「君子之道，以威重爲質，而學以成之；學之道，必以忠信爲主，而以勝己者輔之。然或吝於改過，則終無以入德。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，故以過勿憚改終焉。」

○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

慎終者，喪禮也。追遠者，祭禮也。死者，人之所患。遠者，人之所忘。孔子上因先聖，制喪禮，則凡招魂藏魄之事，必誠敬而勿使有悔。制祭禮，則凡出祖祧廟之遠，必追享而使人勿忘。《記》曰：「之生而致死之，不仁而不可爲也；之死而致生之，不智而不可爲也。」聖人于鬼神死生之故，知之既深矣。然鳥獸失羣，猶有啁啾之頃，何況至文明之人而置之？故不欺死者之無知，不忘祖宗之已遠，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，厚之至也。所以教民者深矣，故民從其德，念祖思親，雖違萬里，猶念祠墓，不忘宗國。中國人種族之盛於萬國，殊於大地，蓋孔子立教爲之也。今民之不散，其已然之效矣。

○子禽問於子贛曰：「夫子至於是邦也，必聞其政，求之與？意予之與？」子贛曰：「夫子温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？」漢石經《論語》，「貢」皆作「贛」，「抑」作「意」，「與」作「予」。《説文》：「貢，獻功也。」「贛，賜也。」子贛名賜，當作「贛」，不當作「貢」。《詩》「抑此皇父」，鄭讀作「意」。

子禽，姓陳，名亢。齊陳氏，即《史記·弟子傳》之原亢。《漢書》分爲三人，誤矣。子贛，姓端木，名賜，少孔子三十一歲，皆孔子弟子。温，和也。良，易也。恭，肅也。儉，節也。讓，謙也。皆禮教也。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言夫子未嘗求之，但覩其德容尊行，人親附之，

則告語之。蓋時君尊禮，自以其政問之，非若他人必求而後得也。其諸，蓋齊魯語。《公羊》：「其諸君子，樂道堯舜之道與？」人才有界，後世高才鉅學，亦多預聞政事。況聖人出，於人間復出倫類，如泰山之於丘垤，河海之於行潦，所至如覩異人，覩佛所至各國迎拜可知矣。孔子過化存神，既非人所能測，而其禮樂文章之盛，徒屬之才，春秋處士實無其比，所至公卿聞而震驚，就而咨問，乃其好德之良固然。而未有授之以政者，則根器太下，私欲害之。然即此言之，聖人之德盛禮恭，尚可想像焉。謝氏良佐曰：「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，亦可以進德矣。若子贛亦可謂善觀聖人，善言德行矣！」今去聖人二千五百年，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，尚能使人興起，而況于親炙者乎？

○子曰：「父在，觀其志；父没，觀其行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在，存也。觀，諦視也。在心爲志，發事爲行，此爲觀人於家而言之。父在，子不得專，故觀志；父死，子述其業，故觀行。然雖父没，在喪三年，哀慕猶若父在，不忍改父之事者，蓋孝子之心矣。至於喪畢，人之業有權限，而志可自由，雖父之尊親，過則改之，無能掩抑之者也。京房《易傳》：「幹父之蠱，有子，考无咎。」子三年不改父道，思慕不皇，亦重見先人之非。師丹曰：「古者諒闇，三年不言，聽於冢宰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就居喪，蓋三年中尚稱子也。」尹氏曰：「如其道，雖終身無改可也；如其非道，何待三年？然則三年無改者，孝子之心不忍故也。」游氏曰：「三年無改，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

耳。」

○有子曰：「禮之用，和爲貴。先王之道斯爲美，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行也。」何晏《集解》作「不可行」，漢石經無「可」字，今從之。

禮者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則也。用，施行也。和，調也。蓋禮之爲體雖嚴，然皆出於人情之自然，故其爲用，必剛柔相調而不乖，乃免禮勝則離而可貴。先王之道，此其所以爲美，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。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，不復以禮節之，則流蕩忘返而亦不能行也。愚謂嚴而泰，和而節，此理之自然，禮之全體也。毫釐有差，則失其中正，而各倚於一偏，其不行均矣。禮勝則離，必和之以樂；樂勝則流，必節之以禮。蓋禮以嚴爲體，而以和爲用；樂以和爲體，而以嚴爲用。二者皆不可偏，庶幾欣喜懽愛，中正無邪也。禮者爲異，樂者爲同；禮爲合敬，樂爲合愛；禮爲別宜，樂爲敦和；禮爲無爭，樂爲無怨；禮爲天地之序，故羣物皆別；樂爲天地之和，故百物皆化。故禮樂並制，而小康之世尚禮，大同之世尚樂。但人道以樂爲歸，聖人創制皆以樂人而已。惟生當據亂，不能不別，宜以去爭。然制禮似嚴，實貴和樂，故無小無大皆樂由之。但物理循環，樂極則哀，故和而不流。禮當大同，但有合愛，仍不能不有節也。有子爲子游之師，當傳大同之道。此章詞雖含蓄，而專明親愛樂人，大同之旨已揭矣。

○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

信，約也。義，宜也。復，覆返也。恭，致敬也。因，依也。宗，主也。言約信而合其宜，言乃可返踐矣。致恭而中其節，然後恥辱可遠。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，乃可奉爲宗主。此言人之言行交際，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。立約致敬雖不能盡合於禮義，而必當近之；交親服事，當考其心術行義。不然，則因仍苟且之間，將有不勝其悔者。蓋妄約，則然諾難踐； 太恭，則屈節辱身。若抱柱待水而死，拜虜庭而囚是矣。故大人比義行權，而不必信； 守禮，則抗節而愈益榮； 所依之人，當擇其行義可親者，否則誤從匪人，將終身爲所賣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已矣。」何晏《集解》作「也已」。皇本作「也已矣」。漢石經作「已矣」。石經當是今文，今從之。後仿此。

居爲凥假借，得几而安也。敏，疾也。有道，謂有道術。正，謂問其是非。不求安飽者，志有在而不暇及也。敏於事者，勉其所不足； 慎於言者，不敢盡其所有餘也。然猶不敢自是，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，則可謂好學矣。尹氏曰：「君子之學，能是四者，可謂篤志力行者矣，然不取正于有道，未免有差。如楊、墨，學仁義而差者也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，謂之好學可乎？」不求安飽者，蓋別有神明之樂，則不暇爲體魄之營。安飽固養形所當有事，但不可專務求之，則喪志也。事者難成，故必時敏而後有功； 言者易盡，故必慎出而後寡過。大道多歧，行義易偏，自是冥行，愈去愈遠，當問以辨之，必得有道德之士，正定其是非，乃不致誤也。《儒行》曰：

「博學以知服。」

○子贛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貧而樂道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子贛曰：「《詩》云：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，其斯之謂與？」子曰：「賜也，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皇本「子贛」下有「問」字，《集解》本無。《集解》本作「貧而樂」，無「道」字，惟皇本、高麗本、日本足利本、《史記・弟子列傳》、孔安國《注》，皆作「貧而樂道」。唐石經亦有「道」字，但旁注《漢書・王莽傳》與鄭注引無「道」字，蓋古文也。劉氏寶楠不知《漢書》爲劉歆僞撰，以爲今文誤也，今不從。

諂，佞諛也，卑媚之容。馬六尺曰驕，喻高倨之態。此人處貧富所不能免者，若不以貧屈於人，不以富加於人，完人道自立之界而不侵犯人界。子贛不欲人加，亦不加人，蓋倡自由平等之學。又，先貧後富，曾用力焉，此固孔子所許可者；惟以貧賤驕人，富貴下士，雖迥出尋常，然心跡未能忘富貴也。夫神明之自得，固有出夫貧富之外者。若貧而樂道，研精術學，玩心造化，則忘懷于貧；富而好禮者，施以行德，安以處善，若不與其富，處世間而不礙世境。子贛地位甚高，故孔子以此進之，亦天道也。《詩・衛風・淇奧》之篇。切，刲也。琢，治也。磋，平滑之。磨，《釋文》作摩，礱也。《爾雅》：「骨謂之切，象謂之磋，玉謂之琢，石謂之磨。」治之已精，而益求其精，以成寶器。《大學》：「如切如磋道學也，如琢如磨自修也。」蓋《詩》文古訓。已，語終辭。子贛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，聞夫子之言，又知義理之無窮，自修之無盡，故驟悟引《詩》。往者，已發之蘊；來者，無盡之藏。孔子作經皆寓微言，如《華嚴》之藏，滴水可現大海。故一端之旨，類推引伸，六

通四闢而不可窮，如《春秋》之三世，《易》之卦變，橫亘六合而不可盡。既然矣，若《詩》尤善爲喻者，其觸譬無窮，不止四始五際之密寓微旨也。孔子固云：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。」子贛善悟，孔子許以言《詩》。然則，後世之泥一二訓詁文字以求《詩》者，必不足與言《詩》矣；泥一二文字經典以求孔子者，必不足與知孔子矣。

○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己不知人也。」「患不知人」，《集解》無「己」字。皇本、高麗本、足利本皆有「己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『患不知也』，本或作『患己不知人也』。」今從之。

患，憂也。尹氏曰：「君子求在我者，故不患人之不己知。不知人，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，故以爲患也。」人不能離人而獨立，無論居游營業，皆與人接搆，若不知人之是非邪正，而誤於交託，則動而必敗，大之喪國，次之亡身，小之亦失業敗名。故人倫之鑒不明，實人道切身之患也。故君子自立在己，而藻鑑在人。雖知人未易，堯舜猶難，然愈難愈當講求其術也。若夫懷才抱德，如川蘊珠，如山藏玉，有車必見其軾，有衣必見其服，何患不知？乃人日求人知，而不求知人，何顛倒其用也！

論語注卷之一終

論語注卷之二

南海康有爲學

爲政第二　凡二十四章

○子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」鄭玄本作「拱」，蔡邕《明堂月令論》引亦作「拱」，《吕氏·始覽》引作「拱」，趙岐《孟子注》皆作「拱」，則今文當作「拱」，而「共」爲古文，今不從。

德，元也，爲至極。北辰，北極也，所不動處。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中宫太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」《吕覽》：「極星與天俱游，而天樞不移。」《説苑》：「璿璣謂北辰，句陳樞星。」《漢書·天文志》：「北極第五紐星爲天之樞。」梁祖恒之測不動處，在紐星末一度餘。沈括、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。言北辰居不動之所，而衆星環旋共拱向之。包氏曰：「德者無爲，猶北辰之不移而衆星拱之。」蓋地生於日而拱日，日與諸恒星，凡一切星云、星團、星氣皆拱北極而環之，是爲一天。此天之外，又有諸天，無量數天而拱一元。《易》曰：「大哉乾元，乃統天」是也。以元統天，則萬物資始，品物流形；以元德爲政，則保合太和，各正性命。所謂乾元用九，見羣龍無首，而天下治。行太平大同之政，人人在宥，萬物熙熙，自立自由，各自正其性命。羣龍共成之，而潛龍可勿用，故不待。如衆星日行，而北極可不動也，德無爲也。升平世則行立憲之政，太平世則行共和之政。天下爲公，尊賢使能，講信修睦，人不獨親其親，子其子，老有終，壯有用，幼有長。貨惡棄地，不必藏於己，力惡

不出，不必爲己。人人共之以成大同，故端拱而致太平，如北極不動，而衆星共繞而自圜行也。無他，惟天下爲公，故無爲而治也。霸主專制爲治，雖衡書擔石，嚴刑重罰，智取術馭，威壓强制，百出其道，職事愈隳，亂機愈伏。無他，惟自私天下，故欲治無成也。包咸爲今文家說，無爲而治者，舜也。此蓋孔門密藏微言，後學宜知玩索焉。

○子曰：「《詩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無邪。』」

《詩》三百五篇，舉大數也。《史記》：「三百五篇，孔子皆絃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。」漢王吉曰：「以三百五篇作諫書」是也。或言三百十一篇者，以《毛詩》引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、《華黍》、《由庚》、《崇邱》、《由儀》六篇。不知笙詩有聲無詞，安得有篇？此劉歆僞《毛》之謬，不足據也。「思無邪」，《魯頌·駉》篇之辭。思，容也。言心有所念，能容之也。反正爲邪。凡《詩》之言，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，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，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。然其言微婉，或各因一事而發，求其直指全體，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。凡《詩》之詞皆入樂章者，所以和同合愛，故論倫無患，欣喜懽愛，然發乎人情，止乎禮義，則又中正無邪。故詠歎淫泆，發揚蹈厲，使耳目鼻口，心知百體，皆由順正，即其風喻，無所不有，然必旁行而不流。故《詩》義無窮，然執要守約，以一言貫之，則「思無邪」盡之。蓋歌謡之事，起於初民，而尤盛於太平，乃人情之至，風俗之原。惟使之情深而文明，氣盛而化神，淘汰其逸邪，而揚詡其神思，則繼三百篇而作可也。

○子曰：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」漢《祝睦碑》：「導濟以禮。」皇本兩「道」字并作「導」，《釋文》「道」作「導」，惟漢石經作「道」，今不改。《祝睦碑》：「有恥且恪」，《費汎碑》：「有恥且佫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格」字或作「絡」字，當是魯齊之異。

導，引也。政，謂法制禁令也。齊，正也。禮，謂《經禮》、《曲禮》。免而無恥，謂苟免刑罰，而無恥心，雖不敢爲惡，而爲惡根未忘也。包氏曰：「德，謂道德；格，去非心也。」《漢書·貨殖傳》：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故民有恥而且敬。」《緇衣》：「夫民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則民有格心。」何晏曰：「格，正也。」民種未良，民德未公，待法律刑罰以治之。民雖畏法而求免罰，然險詖機詐之心未除，即作弊於法律之內。故政刑者，升平小康之治也。養其善性，和以文明，使民種民俗皆至仁良，日遷善而不知，忠直公溥之風已定，自不屑爲奸慝之事。故德禮者，太平大同之治也。孔子生亂世，雖不得已爲小康之法，而精神所注常在大同，故拳拳於德禮以寓微旨，而於德尤注意。蓋民種自無始來，爭殺機詐之根已深，無論如何政教，只稍加滌濯，不能掃除，非以無量大德改易其種，無能治太平之世也。必使無訟，大畏民志，無爲而治，蕩蕩難名，此乃聖人之意歟？

○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乎學，卅而立，卌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順，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。」漢石經、高麗本「于」作「乎」，今從之。「三十」、「四十」漢石經作「卅」、「卌」。柳子厚引「七十而縱心」，則以「心」斷句，而以「所欲不踰矩」爲另句。

心之所之謂之志，學即孔子神明聖王之學。後此以立教天下者，但立教成於晚暮，而定志則在十五。蓋神靈之生有自

來，故性識早定於童幼。如旭日初出，已自皎然大明，其後之進，不過升至中天，濛氣漸解，而光燿更照耳。雖有增益，非如常人之性識，如聚薪而然之也。立者，大力凝固，鑄練如鐵而不摇。不惑者，大明終始，燭照如日而不眩。《書》：「天其命哲，命吉凶，命歷年。」蓋人受生於天，有哲命，有禄命。知天命者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凡天人、陰陽、鬼神、幽明、死生之故，通微合漠，闡幽洞冥，諸天無窮，知亦無窮也。耳順者，神氣風霆，聞聲皆徹，通於人天也。耳順之文甚異，孔子神人，誠非淺儒所能測。佛之三明五勝，所謂天耳通者，當同之耶？後人風角鳥占，猶極靈驗，此亦耳通之類，況孔子之神耶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，義理血氣，湊泊渾融，官止神行，聲律身度，而神明變化，旁行不流也。孔子自言進學自得之序，蓋其遜詞以勉學者。然聖功之次第，與聖學之精深，亦可窺一班矣。

○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「毋違。」樊遲御，子告之曰：「孟孫問孝於我，我對曰：『毋違。』」樊遲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漢石經作「毋違」，《論衡·問孔篇》亦作「毋違」。《士昏禮》鄭注：「古文『毋』作『無』」，則「毋」，今文也，今從之。

孟懿子，魯大夫仲孫氏，名何忌。違，戾也。毋違，謂不背於理。樊遲，孔子弟子，名須。御，爲孔子御車。孟孫，稱仲孫，省文。葬，從死，在茻中。夫子以懿子未達，而不能問，恐誤以從親之令爲孝，故語樊遲以發之。生事、葬祭，事親之始終具，人道畢矣。禮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則也。父母但傳體魄，未必皆賢，故生則幾諫，死則幹蠱。《孝經》特

發從父令，未得爲孝之義，故事親始終只能從禮。故大孝在諭義，亂命不可從，而父道可以改。蓋人道只以公理爲歸，雖父母之尊親，不能違公理而亂從之也。

○孟武伯問孝。子曰：「父母，唯其疾之憂。」

武伯，懿子之子仲孫彘。武，謚也。伯，長也。憂，愁也。唯與惟同，獨也。王充《論衡》、高誘皆以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。《孝經》：「孝子之事親也，病則致其憂。」《曲禮》：「父母有疾，冠者不櫛，行不翔，言不惰，琴瑟不御，食肉不至變味，飲酒不至變貌，笑不至矧，怒不至詈，疾止復故。」馬融以父母憂子之疾，是古文家異說，今不從。

○子游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。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漢石經無「乎」字。惟是否有缺不可考，今闕疑。

子游，孔子弟子，姓言，名偃。是，祇也。養，供奉也。包氏曰：「犬以守禦，馬以代勞，皆養人者。」馬周《疏》：「少失父母，犬馬之養，已無所施。」束晳《補亡詩》曰：「養隆敬薄，惟禽之似」是也。然孟子謂：「愛而不敬，獸畜之。」《坊記》：「小人皆能養其親，君子不敬何以辨？」言小人亦能盡力養親，惟狎恩恃愛而敬不至，則與養犬馬者何異？孔子恐人知愛親，而不知敬親，故因子游發之，其詞意警切矣。古注說兩存之。

○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。有事，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？」「饌」，《釋文》：「鄭作『餕』。」《特牲饋食禮·有司徹》鄭注并云：「古文『籑』皆作『餕』。」段氏玉裁謂：「《禮記》餕字，於《禮經》皆今文」，則「餕」是今文也。今闕疑，不改。

包咸曰：「色難者，謂承順父母色乃爲難。」服，事也。先生，父兄也。蓋服勞奉養，人子之所宜然，而不足爲難。惟隱候顔色，先意承志，乃能深得懽心。《祭義》：「養可能也，敬爲難，敬可能也，安爲難？」《鹽鐵論》：「上孝養志，其次養色。」《曲禮》：「視於無形，聽於無聲」是也。鄭氏言：「和顔悦色爲難。祭法，孝子之有深愛者，必有和氣；有和氣者，必有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」又云：「嚴威儼恪，非事親之道」，亦是也。以上四章，問孝雖同，而答之各異。聖人施教如大醫施藥，病既各異，藥亦不同，言各有爲。凡讀聖人之言，必當會此。不然，則由、求異其進退，異其仕隱，爲不可解矣。若泥單詞片義，則豈爲善學者哉？

○子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，不愚。」皇本「愚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回，孔子弟子，姓顔，字子淵。違，難也。不違者，意喻心通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。私，謂退息居學之燕處，非進見請問之時。發，謂發明所言之理。顔子具體而微，實與孔子合德。孔子與言性與天道，非常異義，常人驟聞而必驚者，顔子亦直受而不疑。既已合契同符，復何容審問明辨？相視莫逆，故不違也。以其神會意喻，憖然似非人，故曰如愚也。蓋神聖共處，天人同貫，雖復至言偉論，視作尋常。然以聞一知十，睿知之才，得一端而博貫之，觸其類而引伸之，當同人講習之時，發明師説，辨才無礙，益大光明矣。孔子蓋新得顔子，而心喜傳道有人，故爲反覆之詞，乃其贊歎之至也。

○子曰：「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察其所安。人焉廋哉？人焉廋哉？」《集解》下廋句有「哉」字，❶漢石經無「哉」字，與「禮乎？禮」、「微乎？微」同。然或缺脱，今不改。《説文》無「廋」字，蓋古文學。

視，瞻也。以，爲也。爲善者爲君子，爲惡者爲小人。常視曰視，非常曰觀。由，從也。事雖爲善，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，則亦不得爲君子矣。察，覆審也。安，所樂也。所由雖善，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，則亦僞耳，豈能久而不變哉？焉，安也。廋，隱匿也。重言以深明之。聖人最重知人，故發觀人之法。蓋考事行不如考心術，考心術不如觀嗜好。察其事由，窺其意趣，然後人之表裏、顯微、肺肝如見矣。《文王官人篇》作：「考其所爲，視其所由，察其所安，此之謂視中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」

凡立教爲師者，學當無窮。温，尋繹也。故，古也。王充曰：「知古不知今，謂之陸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謂之盲瞽。」故凡大地數千萬年前之陳跡必盡尋求之，然後可應；世間數千萬年後之新理必日知之，然後可啓來者。且細加尋繹，故中即有新機。聞知既多，新既可證故物。新故互證，其教乃當而不謬，變而益通。孔子蓋恐傳教之人，能守道者，則守舊太拘，而不知時變新理，以盡前民；知變通者，又好新太過，而勇於掃故義，而不知保全舊粹。若是者，以爲治，不能爲長；若傳教，不能爲師。然爲治者尚多能審時，至爲師者，鮮能適變。故孔子美其温故之已能，而戒其知新之不足，其瞻言遠矣！惜後儒違失

❶「廋」，原誤作「瘦」，據文意改。

聖義，知温故而不知知新，至使大教不昌，大地不被其澤。此則後師之責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

器，皿也。包咸曰：「器者，各周其用；至於君子，無所不施。」莊子謂：「諸子各明一義，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」是也。若孔子，則本末精粗，六通四闢，其運無乎不在，蕩蕩則天而不能名，混混合元而不可測也。故學者之始，患不成一才以爲器；成德之終，貴博學多能而不器。送行者自涯而返，則自此遠矣。

○子贛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「貢」，漢石經作「贛」。

先行在於未言之前，言在既行之後。凡人，非言之艱，而行之難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

朱子曰：「周，親密也。比，阿曲也。皆與人黨合之義。但以義合爲周，以利合爲私。」朱子曰：「君子小人，所爲不同，如陰陽晝夜，每每相反。然究其所以分，則在公私之際，毫釐之差耳。故聖人於周比、和同、驕泰之屬，常對舉而互言之，欲學者察乎兩間，而審其取舍之幾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

包咸曰：「學不尋思其義，則罔然無所得。」何晏曰：「不學而思，終卒不得，徒使人精神疲殆。」愚嘗見好學而不好深思之人，誦據甚博而不求事理所以然，故絶無心得，卒無所成。故程子曰：「能窮所以然，是第一等學人。」故貴深思之士。然徒思而不學，則冥心力索，至陽明格竹而三日汗下，傅子淵默

坐而晚歲顛狂。吾弟子三水潘藻鑑，高志力學，其後閉門冥坐，專力苦思，至病狂而卒。蓋追索過甚，靈性迸走，故至殆也。孔子此義精深周徧，蓋學問思辨，固不可缺一而偏廢者也。

○子曰：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

攻，治也，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。端，本也，首也。漢《賢良策問》：「二端，異焉。」《韓詩外傳序》：「異端使不相悖。」袁紹之客，競設異端。《中庸》：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」言執業講德，不可有惑也。或曰，異端者，非六藝之科，聖人之道，而別爲一端，猶外道也。漢范升以左氏爲反異，引此說。從其道將爲大害，若秦以從韓非之老學而亡，晉以清談老、莊而覆邦，梁武帝以好佛而饑死是也。若學者而從異端外道，若陳相之從許行，迷罔失歸，害滋大矣。

孫奕曰：「攻，如攻人惡之攻。已，止也。謂攻其異端，使吾道明，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。如孟子闢楊、墨，而楊、墨之害止是也。」義亦通。

○子曰：「由！誨女知之乎！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」「女」，皇本作「汝」。

由，孔子弟子，姓仲，字子路。夫子語以爲知之道。實知之乎是爲知，不必遜爲不知也；實不知乎則爲不知，不可强爲知也。天下之物理無盡，生有涯而知無涯。人之所知不及其所不知，故堯、舜之智不能徧物，但當擇要而知之，是即爲有知之人。惟學而後知不足。若常人爲學，多强不知以爲知，自通人觀之，適見其無知而已。

○子張學干祿。子曰：「多聞闕疑，慎言其餘，則寡尤；多見闕殆，慎行其餘，則

寡悔。言寡尤，行寡悔，祿在其中矣。」

子張，孔子弟子，姓顓孫，名師。干，求也。祿，仕者之俸也。包咸曰：「尤，過也。疑則闕之，其餘不疑，猶慎言之，則少過。」「殆，危也。所見危者，闕而不行，則少悔。」朱子謂：「多聞見者，學之博；闕疑殆者，擇之精；慎言行者，守之約。凡言在其中者，皆不求而自至之辭。」蓋當官臨政，民命所關，非講通掌故而熟知其得失，考觀物理而深得其變通，親歷時地以審其適宜，久閲人事而悉其情僞，其尤悔多矣。然反覆求之而未能深信，展轉試之而未能得安者，尚不敢冒昧而言之行之。必如此而後推施得當，外寡有失而內亦少悔矣。夫以爲政之難，言一事而過説叠生，行一事而悔恨紛起，此固學者所自知者。若無尤無悔，大賢所難。學者至舉措寡尤，中心少悔之時，亦可以從政矣。即不能立即爲政，而才望既崇，徵辟必至也。此勉人急於修學，無急於求仕之意。學者寡過固未易至，施之事爲，動合機宜，絕無中悔者，尤難。著書講學之説，尚有悔而改定之時。爲政如發機然，機一誤發，國事民命繫之，悔何可追？此亦求仕者所讀而汗下者也。

○哀公問曰：「何爲則民服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舉直錯諸枉，則民服；舉枉錯諸直，則民不服。」「錯」，鄭本作「措」，包氏從「錯」，則「措」乃古文。

哀公，魯君，名蔣，定公之子，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。稱孔子對曰者，尊君也。包咸曰：「錯，置也。舉正直之人用之，廢置邪枉之人，則民服其上。」謝氏曰：「好直而惡枉，天下之至情也。順之則服，逆之則去，必然之理也。然或

無道以照之，則以直爲枉，以枉爲直者多矣。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。」夫國者，合民而爲之，國固民之國也，民服則民心固結而國立，民不服則人心散亂而國危。哀公猶知問民服，蓋得於孔子重民之義多故也。然人君無智愚賢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衛，舉賢以自佐；而所謂忠者不忠，賢者不賢。人人知盧杞之奸，而唐德宗不覺；人人知司馬光之直，而神宗不知。以空言令其居敬窮理，亦何補實事？且以堯而舉驩兜，知人唯難。故欲民服者，莫若令民自舉錯之。堯之「師錫」，孟子之「國人皆曰」是也。故如何乃能舉直錯枉，惜哀公不能再問，以發孔子之至論也。

○季康子問：「使民敬、忠以勸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臨之以莊，則敬；孝慈，則忠；舉善而教不能，則勸。」

季康子，魯大夫季孫氏桓子之子，名肥。莊，謂容貌端嚴也。包咸曰：「莊，嚴也。君臨民以嚴，則民敬其上。君能上孝於親，下慈於民，則民忠矣。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，則民勸勉。」蓋游戲無度，則下慢之；仁惠無聞，則下欺之；賢才不舉，學校不修，則修學力行者無所用，則民氣不昌，皆偷懦惰窳矣。《表記》：「威莊而安，孝慈而敬，使民有父之尊，有母之親」，與此同。

○或謂孔子曰：「子奚不爲政？」子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孝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』是亦爲政，奚其爲爲政？」

《集解》、唐、宋石經作「孝乎」，漢石經、《白虎通》、皇本與《釋文》作「孝于」，與下「友于」、「施于」相應，今從之。僞古文採入《君陳篇》，後儒據《君陳篇》改「于」爲「乎」，故不從。華嶠《後漢書・劉平江華傳》引作「于」，晉夏侯湛《昆弟誥》、潘岳《閒居賦叙》、梁元帝《劉孝綽墓志》、李善注《文選》

并引作「孝乎惟孝」。蓋「于」與「乎」通，僞古文《君陳篇》採人亦作「乎」，故唐石經改作「乎」。今以漢石經爲正。皇本「是亦爲政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包咸曰：「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。『孝于惟孝』，美大孝之辭。『友于兄弟』，善于兄弟。施，行也。所行有政道，與爲政同。」蓋定公初年，孔子不仕，以昭公不正終，定公不正始，孝友之道缺也。但未便明言，故託於家亦有政，引《書》諷諭之。然人之生世，人則父子兄弟，出則君臣民庶，皆有法度禮義，其爲政實一也。蓋道無小大，自元言之，則天爲小；自天言之，則地爲小；自地言之，則國爲小；自國言之，則家爲小。若内自血輪言之，則身爲大；自身言之，則家爲大。大小無定，視所比例。遊心於無極，則堯、舜事業猶一映也；反歸于現在，則一身一家當前，莫大修齊秩叙，大費經綸。故喜怒即爲位育，灑掃皆是神明。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」無小無大，道通於一。故語大，至乾元統天，視天下如敝屣；語小，至現隱顯微，故視微小若載重寶。蓋神聖之識，固與人遠矣。

○子曰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輗，小車無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？」

包咸曰：「大車，牛車。輗，轅端横木，以縛軛。小車，駟馬車，乘車。軏者，轅端上曲鉤衡。」墨子曰：「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，用咫尺之木，而引三十石之任。」蓋車無此二者，則不可以行。人之有信，爲交接之關鍵，猶車之有輗軏。若人無信，則一步不能行也。孔子之爲道，不尚高遠，專爲可行。以道者爲人之道，非鬼神之道，則亦當爲人所同行者也。故道，無論若何，人人可同行，則爲大道；人人不可行，則爲非道。所

以尚信者，非不知變詐權術可私得大益也，然爲一人之私利，則爲衆人之大害，不可互行也。且變詐權術，終必自困於行，不可互行者，既非公理，聖人所不言也。

○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；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『十世可知也』，一本作『可知乎』。」鄭本作「可知」。《漢書》杜欽對策曰：「殷因於夏，尚質；周因於殷，尚文。」則於夏、殷斷句。

三十年爲一世。損，減也。益，饒也。《春秋》之義，有據亂世，升平世，太平世。子張受此義，故因三世而推問十世，欲知太平世之後如何也。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，此蓋藉三統以明三世，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。夏、殷、周者三統遞嬗，各有因革損益，觀三代之變，則百世之變可知也。蓋民俗相承，故後王之起，不能不因於前朝，弊化宜革，故一代之興，不能不損益爲新制。人道進化皆有定位，自族制而爲部落，而成國家，由國家而成大統。由獨人而漸立酋長，由酋長而漸正君臣，由君主而漸爲立憲，由立憲而漸爲共和。由獨人而漸爲夫婦，由夫婦而漸定父子，由父子而兼錫爾類，由錫類而漸爲大同，於是復爲獨人。蓋自據亂進爲升平，升平進爲太平，進化有漸，因革有由，驗之萬國莫不同風。觀嬰兒可以知壯夫及老人，觀萌芽可以知合抱至參天，觀夏、殷、周三統之損益，亦可推百世之變革矣。孔子之爲《春秋》，張爲三世：據亂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升平世則內諸夏外夷狄，太平世則遠近大小若一。蓋推進化之理而爲之。孔子生當據亂之世，今者，大地既通，歐美大變，蓋進至升平之世

矣。異日，大地大小遠近如一，國土既盡，種類不分，風化齊同，則如一而太平矣。孔子已預知之。然世有三重：有亂世中之升平、太平，有太平中之升平、據亂。故美國之進化，有紅皮土番，中國之文明，亦有苗、猺、獞、黎。一世之中可分三世，三世可推爲九世，九世可推爲八十一世，八十一世可推爲千萬世，爲無量世。太平大同之後，其進化尚多，其分等亦繁，豈止百世哉！其理微妙，其事精深。子張欲知太平世後之事，孔子不欲盡言，但以三世推之，以爲百世可以知也。百世爲三千年，於今近之，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，於孔子夢奠之時，年僅二十五，而能爲十世之問，其必聞於《春秋》三世之義，推太平世後之事，及百世之偉論，可謂高懷遠志矣。惜乎記《論語》後學者之不能著也。此爲孔子微言，可與《春秋》三世，《禮運》大同之微旨合觀，而見神聖及運世之遠。後儒泥於據亂之一世，尚未盡夏、殷、周之三統，而欲以斷孔子之大道，此其割地偏安，豈止如東周君蕭瞀之云乎？嗟乎！孔子之道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爲天下裂，豈可言哉！幸微言尚傳，賴修明恢復之。

○子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見義不爲，無勇也。」

人神曰鬼。孔子定禮，祭止天祖，其他皆爲淫祀，妄祭以求福，是行諂媚也。蓋上古淫祀之鬼甚多，孔子乃一掃而空之。觀印度淫鬼之多，即知孔子掃除中國淫祀之力矣。勇，熱力也。天下萬事皆生於熱力，造起天地，興立世宙，皆自勇生。若既知義所應爲而不爲，誤天下

莫甚焉，故孔子深惡之。若勇而非義，又不得爲勇也。徐侍郎致靖曰：「諂瀆鬼神者，必不能勇於赴義；放棄義務者，必至迷信虛無，其事互爲緣也。」

論語注卷之二終

論語注卷之三

南海康有爲學

八佾第三　凡二十六章

〇孔子謂季氏，「八佾舞於庭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」「佾」，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篇》、《漢書·禮樂志》作「溢」，則「溢」、「佾」通也。

謂，說也。忍，耐也。季氏，魯大夫季孫氏也。佾，舞列也。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謂：「天子八，諸公六，諸侯四。」《白虎通》、高誘注《淮南》，謂「每佾六人」。《左傳》與馬融、服虔以爲每佾八人。天子八，諸侯六，大夫四，士二，皆僞古文說，今不從。舞者，以固人肌膚之會，筋骸之節也。操體以强身，託之禮樂，宣以功德，動以干戚，飾以羽旄，寫其志而動其容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，雖以天子之尊，朱干玉戚而舞，發揚蹈厲，則爲太公之志。《詩》曰：「僔僔舞我」，乃孔子所傳禮樂之大典，以致人道於壽樂者。宋儒不通此義，乃盡廢之。於是，無以固人肌膚，樂人神志，等於墨氏之非樂，其道大觳矣。故謂孔子之道，割地多矣。此譏季氏之僭，僭諸侯猶可，僭天子不可。言孰不可忍，蓋深疾之辭。後漢荀爽、魏高貴鄉公、文欽、晉元帝、盧諶、庾亮，凡聲罪致討，皆引此文。

〇三家者以《雍》徹。子曰：「『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』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

大夫稱家。三家，魯大夫孟孫、叔孫、季孫。《雍》，《周頌》篇名。徹，祭畢而收其俎也。天子宗廟之祭，則歌《雍》以徹。是時，三家僭而用之。相，助也。

包咸曰：「辟公，謂諸侯及二王之後。穆穆，天子之容貌。《雍》篇歌此者，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。今三家但家臣而已，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？」

○子曰：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」

包咸曰：「言人而不仁，必不能行禮樂。」如，奈也。蓋人者仁也，取仁於天，而仁也以博愛爲本，故爲善之長。有仁而後人道立，有仁而後文爲生。苟人而不仁，則非人道。蓋禮者，仁之節；樂者，仁之和。不仁，則無其本，和節皆無所施。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。雖陳筵席尊俎，衣冠揖讓，奏黄鐘大吕，弦歌干戚，而情不深者文不明，氣不盛者化不神，有其體式而無其精神，亦不足爲禮樂也。翟方進曰：「不仁而多材，國之患也。」徐侍郎致靖曰：「以無實之人而行禮樂，塗飾耳目，羊質虎皮，若王莽焉，害尤甚也。故曰禮樂待其人而後行。記者叙此於八佾、《雍》徹之後，疑其爲三家發也。」

○林放問禮之本。子曰：「大哉問！禮，與其奢也，甯儉；喪，與其易也，甯戚。」

林放，魯人，見世之爲禮者，專事繁文，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。孔子以時方逐末，而放獨有志於本，故大其問。奢，張也。喪，亡也。朱子曰：「易，治也。《孟子》曰：『易其田疇。』在喪禮，則節文習熟，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；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。禮貴得中，奢、易則過於文，儉、戚則不及而質，二者皆未合禮。然凡物之理，必先有質而後有文。」《檀弓》謂：「不若禮不足而哀有

餘也」，則質乃禮之本也。楊氏曰：「禮，始諸飲食，故汙尊而抔飲；爲之簠簋、籩豆、罍爵之飾，所以文之也，則其本儉而已。喪，不可以徑情而直行，爲之衰麻、哭踊之數，所以節之也，則其本戚而已。」此答禮本之問，故純取於質。蓋夫子以周末人僞，以文滅質，有爲言之。若時之有變，則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文明既進，則亂世之奢，文明以爲極儉。世愈文明，則尚奢愈甚。若於三代珠盤玉敦之時，而必反之汙尊抔飲生番野蠻之俗，以致人道之退化，非止事不可行，亦大失孔子意矣。天未喪斯，文不在兹。《公羊》稱孔子爲文王，蓋孔子爲文明進化之王，非尚質退化者也。宋儒不通此義，以敝車羸馬爲賢。公孫布被，相率僞儉，蘇軾所謂「儉者陋風，有損國體」。豈惟國體不美，實令人道退化。今中國之文明不進，大損所關，豈細故哉？宋賢因國力壓制，俸入甚薄，其不能不尚儉，勢也。若遂説爲孔法，以爲俗化之定論，以損退文明，此則不可不明辨也。

○子曰：「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諸夏之亡也。」

包氏曰：「諸夏，中國。亡，無也。」此論君主民主進化之理。董子《繁露》曰：「《春秋》無通辭，從變而移。」邲之戰，夷狄反背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禮，避楚莊也。邢、衛，魯之同姓也，狄人滅之，《春秋》爲諱，避齊桓也。當其如此也，唯德是親。故夷狄而有德則中國也，中國而不德則夷狄也，并非如孫明復、胡安國之嚴華夷也。蓋孔子之言夷狄、中國，即今野蠻文明之謂。野蠻團體太散，當立君主專制以聚之，據亂世

所宜有也。文明世人權昌明，同受治於公法之下，但有公議民主，而無君主。二者之治，皆世界所不可少，互有得失。若亂世野蠻有君主之治法，不如平世文明無君主之治法。《易》曰：「飛龍在天」，有君主之治法也；「見羣龍无首」，無君主之治法也；而孔子云：「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」，固知有君主者不如之。諸夏名因於夏禹，蓋禹平洪水，而始一中國。諸夏音轉作諸華，晉六朝人譯佛書，寫作支那是也。見吾《支那爲諸夏音轉考》。

○季氏旅於泰山。子謂冉有曰：「汝弗能救與？」對曰：「不能。」子曰：「嗚呼！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？」

旅，祭名。泰山，山名，在魯地。禮，諸侯祭封内山川，季氏祭之，僭也。冉有，孔子弟子，名求，嘗爲季氏宰。救，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。嗚呼，歎辭。包咸曰：「神不享非禮。林放尚知問禮，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？欲誣而祭之。」祭封内山川之制，蓋三代先王舊禮，孔子本欲删之，不能斥魯君，故先斥季氏。《春秋》之義，於亂世絶大夫，升平世斥諸侯，太平世貶天子。如改易天子諸侯山川之祀，此則待之平世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無所爭。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。其爭也君子。」

揖讓而升者，大射之禮，耦進三揖三讓，而後升堂也。下而飲，謂射畢揖降，以俟衆耦皆降，勝者乃揖不勝者升，取觶立飲也。勝者袒、決、遂，執張弓；不勝者襲，脱決、拾，却左手，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。君子恥之，故平日恭遜不與人爭，惟於射則爭。然其爭也，雍容揖遜乃如此，則其爭也君子，而非若小

人之爭矣。修睦爲人利，爭奪爲人患。蓋爭之極，則殺戮從之，若聽其爭，大地人類可絶也。然進化之道，全賴人心之競，乃臻文明；禦侮之道，尤賴人心之競，乃能圖自存。不然，則人道退化，反於野蠻，或不能自存而併於强者。聖人立教雖仁，亦必先存己而後存人，且尤欲鼓舞大衆之共進，故爭之害，聖人預防之，而爭之禮，聖人特設之。物必有兩而後有爭，故禮必分爲兩。黨人必禦侮而後能圖存，故爭心寓於射禮。人必有恥而後能向上，故設勝不勝以致其爭心。爭既不可無，而又不可極，故示之揖讓以爲節。爭之勝者，挾勢凌暴，無所不至，故令飲不勝者以致其慈。禮者，禦侮圖存，尚恥求勝；兩黨迭進，人道之大義，孔子之微意也。孔子制禮十七篇，皆寓無窮之意，但於射禮見之。凡人道當禦侮圖存之地，皆當用之。今各國皆立議院，一國之禦侮決於是，一國之圖存決於是，萬國之比較文明定於是，兩黨之勝負迭進立於是。以爭，而國治日進而不敢退；以爭，而人才日進而不敢退。如兩軍相當，氣衰則敗。水愈長而堤愈高，交進迭上，無敢退讓，以視從容獨立無磨礪之者，其進退相反亦遠矣。故當仁不讓，於射必爭。仁孰大於爲國民，射孰大於禦國侮？故議院以立兩黨而成治法，真孔子意哉！惟議院諠噪，或致毆爭，此則無揖讓之意。蓋教爭甚難，益服孔子立揖讓之禮也。凡禮，皆立兩黨，則又不止爲射起。即萬國全合太平大同，而兩黨互爭之義施之於政教藝業，皆不可廢者。蓋太極兩儀之理，物不可不定於一，有統一而後能成；物不可不對爲二，有對爭而

後能進。且當據亂世，人之爭心太劇，故以尚讓革之。若當平世，人之亂殺漸少，則以激爭進之。故亂世不可尚爭，惟平世而後尚爭；小人不可教爭，惟君子然後可爭。此則萬理無定，而在與時消息，如五行之迭王，不能爲主持者也。

○子夏問曰：「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爲絢兮。』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！始可與言《詩》已矣。」「繪」，本又作「繢」。《文選・夏侯常侍誄注》引作「繢」。

《詩・衛風・碩人》之篇，今僞《毛詩》闕「素以爲絢」一句。觀子夏問之孔子，必無删理，魯、齊《詩》原本必不闕也。凡諸經漢後之稱逸詩者，皆僞《毛詩》行後，後儒據僞《毛詩》言之，皆誤也。餘倣此。倩，好口輔也。盼，目黑白分也。素，粉地，畫之質也。絢，采色，畫之飾也。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，而又加以華采之飾，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。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，故問之。繪，畫也。後素，後於素也。《考工記》曰：「繪畫之事，後素功。」又曰：「畫繪之事，雜五采。」謂先以粉地爲質，而後施五采。猶人有美質，然後可加文飾。《説文》：「繢，織五采」亦同。包咸曰：「予，我也。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，可與共言《詩》。」「人而不仁，如禮何。」必以仁爲先，而後施禮。《記》曰：「甘受和，白受采。」忠信之人可以學禮。孔子創禮，而再三言禮之本，恐人以文滅質，詐僞日滋也。讀素絢而悟禮後，孔子乃許以言《詩》。然則，泥於章句説《詩》者高叟，必非聖人所許也。此可爲説《詩》之法。

○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，足則吾能徵之矣。」「獻」或作「儀」。《尚書大傳》於「民獻」作「民儀」。漢《孔宙碑》、《費鳳碑》、《斥彰長田君碑》於「萬邦黎獻」皆作「黎儀」。

杞，夏之後。宋，殷之後。徵，明證也。文，典籍也。獻，賢也。本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，而二國不足取以考證，以其文獻不足故也。文獻若足，則我能考證矣。夏、殷之禮，文獻不足徵如此，而《禮記》所存二代之禮，其多如此，可見皆孔子所託之三統。蓋諸子皆託古，故許行託於神農，墨子託於禹，道家託於黃帝。孔子上稱堯、舜，而下稱周，亦稱二代。蓋聖人改制，無徵不信，故皆託之先王而行之後世也。

○子曰：「禘，自既灌而往者，吾不欲觀之矣。」

禘，追享之名。聖人葬墓安魄，立廟安魂，四時享之，春曰礿，夏曰禘，秋曰嘗，冬曰烝。其大享於太廟，於秋嘗時行之，是爲大嘗；其以太祖配天，而追祀所出太微之帝，於夏禘時行之，是謂大禘。《記》孟獻子曰：「正月日至，可以有事於祖；七月日至，可以有事於上帝。」《祭義》所謂大嘗禘是也。三年喪畢，祔先君而合祭於太廟，所謂祫也。於夏時行之，亦稱吉禘，省文亦稱禘。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，賜魯重祭，故有禘祭，魯人特行此大禮。而既灌之後，有司不誠敬，故不欲觀。灌者，用鬱鬯之酒灌地，以降神臭陰，達於淵泉是也。《白虎通·考黜篇》：「鬯者，以百草之香鬱金而合釀之。」禘爲大祭，凡九獻。先奏樂，君以黃目玉瓚灌，爲一獻；夫人灌，爲再獻；君出視牲視殺，薦血腥於堂，爲三獻、四獻，是爲朝踐；薦熟

于室，爲饋食，是五獻、六獻；　尸食畢，君與夫人酳尸，是七獻、八獻；　賓長酳尸，是九獻。　鄭君曰：「禘禮自血腥始，灌時未薦腥。」然則，孔子自始即不欲觀，或以其僭大禮也。

○或問禘之說。子曰：「不知也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，其如示諸斯乎！」指其掌。「示」，他本引作「寘」。

示，猶視也。　禮三本，天者，生之本也；祖宗，類之本也。　無天惡生，無祖惡生，故自天而視衆生，萬物皆一體也；　自祖而視裔孫，同類皆同氣也。　禘者，以祖配天，祀所出之帝太微。　推天祖之心，則凡天之所生，皆當愛之；　凡祖之所生，皆當親之。　三代皆出於黃帝，中國人多黃帝子孫也。　以黃帝配上帝，則凡黃帝之子孫，皆吾同胞之親也，於禘時念之，則當親之。　大地黃、白、黑、赤、棕人，各種皆自天生，而與吾分支者，皆吾同類之民也，於禘時念之，則當仁民。鳥獸、昆蟲、草木皆天所生，而與吾異形者，皆吾同氣之物也，於禘時念之，則當愛物。　親親民物皆合爲一體，其於治天下如運諸掌乎！　禘之說大概如此，孔子遜言不知，蓋以魯人失禮，故不欲答之歟！

○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子曰：「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。」

祭，際也，察也，與天命鬼神相接。　祭，祭先祖也；　祭神，祭外神也。　如在者，事死如生，思其居處言語飲食，所以致其誠也。　包咸曰：「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，使攝者爲之，不致肅敬於心，與不祭同。」此記孔子祭祀之誠。　范氏曰：「君子之祭，七日戒，三日齋，必見所祭者，誠之至也。　是故，郊則天神格，

廟則人鬼享，皆由己以致之也。有其誠則有其神，無其誠則無其神，可不謹乎？吾不與祭，如不祭，誠爲實，禮爲虛也。」

○王孫賈問曰：「與其媚於奥，甯媚於竈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不然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

王孫賈，衛大夫。室西南隅爲奥。竈者，五祀之一。凡祭五祀，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，然後祭於奥。如祀竈，則設主於竈隅，祭畢，而更設饌於奥。故時俗之語，因以奥有常尊，而非祭之主，竈雖卑賤，而當時用事。喻自結於君，不如阿附權臣也。賈，衛之權臣，故以此諷孔子。天爲神之至尊，得罪於賤者，可禱貴者解之，若得罪於天，則無可解。「上帝臨汝，無貳爾心。」若諂媚以求富貴，事奥竈皆不可，非徒喪節，亦失天與之良。日監在兹，實爲獲罪，無可祈禱以免之。聖人奉天而行，舉動皆如對越，所以褫奸雄之魄，不惡而嚴甚矣。

○子曰：「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從周。」

監，視也。郁郁，文明貌。孔子改制，取三代之制度而斟酌損益之。如夏時、殷輅、周冕、虞樂，各有所取，然本於周制爲多。非徒時近俗宜，文獻足徵，實以周制上因夏、殷，去短取長，加以美備，最爲文明也。孔子之道，以文明進化爲主，故文明者，尤取之，子思所謂「憲章文武」也。《墨子・公孟子》亦曰：「子之古，非古也，周也。吾之古，夏也。」故墨子改制，上法禹爲多，而孔子改制，法周文爲多。故又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。」《公羊》稱孔子爲文王，法其生不法其死，爲後王之法，人道之始也。此

專就著書改制而言。若行事，則國朝自有法，國人安得不從？即夏、殷更文，孔子亦不能從夏、殷而背本朝，以犯國憲也，何待發從周之説哉？故爲著書改制言之至明。

○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或曰：「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？入太廟，每事問。」子聞之，曰：「是禮也。」「太廟」漢石經作「太廟」，今從之。「鄹」，《潛夫論》同，《史記》作「陬」，當是通。惟《説文》作「郰」，當是僞古也。

包咸曰：「太廟，周公廟。」此蓋孔子始仕之時，入而助祭也。鄹，魯邑名。孔子父叔梁紇嘗爲其邑大夫，孔子所生地。孔子自少以知禮聞，故或人因此以譏之。孔子言是禮者，敬謹之至，乃所以爲禮也。孔子仕魯，魯祭周公，而助祭也。孔子父叔梁紇爲鄹邑大夫，《國語》稱鄹人。緣古謂大夫守邑者爲某人，故謂孔子爲鄹人之子也。孔子少以知禮聞於魯，故孟僖子使懿子武伯從孔子游。孔子初入廟，於廟中行禮之節序，及禮樂之器，事事問之，以印證所學，蓋慎之至者。或人以孔子素負盛名，而今待問，乃疑本未學。不知宗廟體大，不容少誤，安知無隨時損益更變者？豈可身未親歷而據空文以定實乎？雖知亦問，非徒爲謹，禮實宜然。記此，見孔子有若無，實若虛，不以學問自矜，而行禮至謹，可爲後法也。

○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古之道也。」

朱子曰：「射不主皮，《鄉射禮》文。爲力不同科，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。皮，革也。布侯而棲革於其中，以爲的，所謂鵠也。科，等也。古者射以觀德，但主於中，而不主於貫革，蓋以人之力有强弱，不同等也。《記》曰：『武王克

商，散軍郊射，而貫革之射息」，正謂此也。周衰禮廢，列國兵爭，復尚貫革，故孔子歎之。」

○子贛欲去告朔之餼羊。子曰：「賜也！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。」「爾」《漢書・律歷志》引作「汝」。

告朔之禮，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於諸侯，以尊天也。諸侯受而藏之祖廟。月朔朝廟，則以特羊告廟，請而行之。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，君北面受之，以尊天子敬祖也。餼，生牲也。魯自文公始不視朔，而有司猶供此羊，故子貢欲去之。包咸曰：「羊存，猶以識其禮；羊亡，禮遂廢。」蓋子贛尚核實，計度支而惜糜費，孔子主明義，則欲藉名物而存大禮。惠棟曰：「明堂月令者，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。」蓋如歐人所謂憲法也。譏廢棄憲法也。

○子曰：「事君盡禮，人以爲諂也。」

孔子於事君之禮，但奉周制而行耳。時權臣驕傲，不盡臣禮，反以爲諂，故孔子言之。世非太平，當正君臣以肅堂陛，所以絶爭篡之媒也。孔子以大聖出世，若佛氏之令國王膜拜，何施不可，而屈身於倫類，示人以大義，忘己無我，但論生民，其立義四面皆圓，此聖人所以爲大也。季氏新逐昭公，事君傲慢，故孔子規之。觀今孔子所制君臣之禮，答大夫拜，天子見三公下階，見卿離席，見大夫起席，見士撫席，雖歐洲立憲之君，見臣下尚不如此。學者當知有爲而發，勿執單詞而生疑也。

○定公問：「君使臣，臣事君，如之何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

定公，魯君，名宋。君之與臣，雖有尊

卑，而同共天職者也，故待如嘉賓，是爲禮。臣之事君，雖爲國而受其恩義者也，故報以赤心，是爲忠。蓋君患暴慢無禮，以奴隸犬馬待其臣；臣患虛僞不忠，以秦越肥瘠視其君。此即孟子答齊王之意，但孔子之言蘊釀耳。然此可爲君臣之定義。《傳》曰：「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僕，僕臣隸，隸臣輿，輿臣臺。」一家一肆皆有主臣，若不以禮以忠，亦不可行也。

○子曰：「《關雎》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。」

《關雎》，《周南》，《國風》，《詩》之首也。宵雅肄三，言《關雎》者，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在焉，猶言《文王》，則《大明》、《緜》在，但舉篇首，以概其餘。蓋升歌笙入、閒歌合樂，皆三終爲節。「樂而不淫」，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也；「哀而不傷」，《卷耳》也。能樂能哀，盈其欲而不愆其正。淫者，樂之過而失其正；傷者，哀之過而害於和也。欲學者玩其辭，審其音，而有以識性情之正也。此歎美《關雎》之樂，非謂《詩》也。《關雎》爲房中樂，鄉飲酒禮用之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洋洋盈耳，極樂而不淫；寤寐反側，發情止義，思夫在遠，甚哀而不傷。孔子刪《詩》正樂首《關雎》者，以人道始於夫婦。君子相配，然後昭教有方，人種乃定，此太平大同之始基也，故反側鄭重，而後定之，琴瑟鐘鼓以樂之。人道多憾，必有離別，樂極生哀，故房中樂之奏《關雎》，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，所以得性情之正，中和之理，爲生民之本，萬福之原也。劉向《列女傳·仁智篇》、《法言·孝至篇》、《史記·十二諸侯年表》、

《儒林傳序》、《漢書・杜欽傳》、❶《後漢書・明帝紀》、《皇后紀》、《馮衍傳》、《楊賜傳》、《張衡傳》，皆魯《詩》，同義。《韓詩章句》以佩玉晏朝，《關雎》作諷在康王時。惟《毛詩》以爲文王詩，僞古也，今不從。

○哀公問主於宰我。宰我對曰：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，使民戰栗。」「主」鄭本作「主」，《釋文》作「社」，《公羊疏》「主」爲今文，「社」爲僞古文，故今不從「社」。

宰我，孔子弟子，名予。主，孔穎達《疏》引張、包、周、杜氏，皆以爲問廟主。《白虎通》：「祭所以有主者何？言神無所依據，孝子以主繼心焉。《論語》曰：『哀公問主於宰我。』」故知今文從主。何氏休《公羊學》曰：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。松，容也，想象其容貌而事之。柏，迫也，親而不遠。栗，猶戰栗，謹敬貌。」三代三統各有所尚，宰我以爲周制使民戰栗，蓋出傅會。若社主用石不用木矣，益證僞古文之謬也。

子聞之曰：「成事不説，遂事不諫，既往不咎。」

包咸曰：「事已成，不可復解説。事已遂，不可復諫止。事已往，不可復追咎。孔子非宰我，故歷言此三者，欲使慎其後。」遂事，謂事雖未成，而勢不能已者。以宰我所對非立主之本意，又啓時君殺人之心，而其言已出，不可復救，故深責之。

○子曰：「管仲之器小哉！」

管仲，齊大夫，名夷吾，相桓公，霸諸侯。施伯謂魯侯曰：「管仲大器也。」孔子辯之器小，言其不知聖賢之道，天人之

❶「欽」，原作「歆」，據《漢書》改。

理，正身修德以致王道。蓋苟能通達天人，則志量高遠，規模廣大，其視霸千里之國，猶烹鮮反掌也，豈以自足；其在己翛然若不與，豈以自侈？而惜管仲局量褊淺，規模卑狹。

或曰：「管仲儉乎？」曰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「然則管仲知禮乎？」曰：「邦君樹塞門，管氏亦樹塞門。邦君爲兩君之好，有反坫，管氏亦有反坫。管氏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

包咸曰：「三歸，娶三姓女。婦人謂嫁曰歸。」《春秋》諸侯娶三國之女，姪娣從。蓋諸侯不再娶，而有三宫。《白虎通》「卿大夫一妻二妾」，不備姪娣。《國策》與《韓非子》皆言管仲家有三歸。《晏子》言桓公以管仲恤勞，賞之以三歸。《説苑》：「仲築三歸之臺。」然則，管仲娶三姓女，公賜三宅居之。其時，昏禮築臺迎女，故又曰三歸之臺。蓋管仲受桓公之賞爲之，然仍爲奢僭也。攝，猶兼也。禮，國君事大，官各有人，大夫兼并。今管仲家臣備職，非爲儉。鄭氏玄曰：「反坫，反爵之坫，在兩楹之間。人君別内外，於門樹屏以蔽之。若與鄰國君爲好，會其獻酢之禮，更酌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。今管仲皆僭爲之，是不知禮。」按，管仲治國之才，成霸之術，以今觀之，自是周公後第一人才，如今德國之俾斯墨矣，故孔子稱其仁。然身則三歸反坫，君則内娶六人，其本未治，而徒騖事功。故君臣一逝，豎刁、開方、易牙即亂，諸公子爭立，霸業遂絶，幾與晉武帝同。此由不以王道爲志，自以功名足以震矜天下，而内行不必檢，所謂器小也。

○子語魯太師樂，曰：「樂其可知也：

始作，翕如也；從之，純如也，皦如也，繹如也，以成。」皇本「知也」下有「已」字，「成」下有「矣」字。

太師，樂官名。翕，變動也。從與縱通。純，不雜也。皦，清別也。繹，抽續條達也。成，正歌備也。升歌及笙各三終，閒歌三終，合樂三終爲一備。始作，金奏肆夏，聞之而變動也；緩之升歌，重人聲之純一也；繼而笙入，有聲無辭，其聲清別而皦如也；已而閒歌，人聲笙聲代作，抽續而條達也。三節皆用《雅》，故曰：「《雅》《頌》得所。」時禮壞樂崩，雖樂官鮮能深明，孔子神明於樂。《世家》引此作哀十一年，自衛反魯正樂，時太師或即師摯耶？

○儀封人請見，曰：「君子之至於斯也，吾未嘗不得見也。」從者見之。出曰：二三子何患於喪乎？天下之無道也久矣，天將以夫子爲木鐸。」

儀，衛邑。封人，掌封疆之官，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。君子，謂當時賢者至此，皆得見之，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。包咸曰：「從者，弟子隨孔子行者，通使得見。」朱子曰：「喪，謂失位去國。《禮》曰：『喪欲速貧』是也。木鐸，金口木舌。」孔安國曰：「木鐸，施政教時所振也。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，以號令於天下。」言孔子爲受命之教主，垂制作於萬世也。儀封人一見而知孔子爲教主，亦可謂異識矣。

○子謂《韶》，「盡美矣，又盡善也」。謂《武》，「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」。

《韶》，舜樂。《武》，武王樂。盡美者，聲容之盛；盡善者，止於至善也。《書》所謂「戛擊鳴球，搏拊琴瑟，以詠；下

管簽鼓，合止柷敔；❶笙鏞以間，簫韶九成」，《韶》樂也。《樂記》曰：「先鼓以警戒，三步以見方，再始以著往，復亂以飭歸。」「總干而山立，武王之事，發揚蹈厲，太公之志，《武》亂皆坐周公之治。」「始而北出，再成而滅商，三成而南，四成而南國是疆，五成而分周公左，召公右，六成復綴以崇。天子夾振之而駟伐，分夾而進，久立於綴，」《武》樂也。孔子明人道之公理，貴和親而賤征伐，尊大同而薄小康。舜者，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大同之道，民主之法也。武王者，作謀起兵，以正君臣，以立田里，世及爲禮，城郭溝池以爲固，小康之道，君主之法也。樂以象功昭德，孔子於爲邦，曰樂則《韶》舞，乃至聞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；而於《武》樂，爲國朝先王之樂，反致不滿。此其於大同小康之道，發露至明矣。孔子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，若此義，亦可窺聖人之意乎？

○子曰：「居上不寬，爲禮不敬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？」

居上，主於愛人，故以寬爲本；爲禮，以敬爲本；臨喪，以哀爲本。既無其本，則其餘雖有可取，亦不足觀。此亦歸重禮本之意。孔子以人溺於儀文，故再三言之。

論語注卷之三終

❶「柷」，原作「祝」，據《尚書》改。

論語注卷之四

南海康有爲學

里仁第四　凡二十六章

○子曰：「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《後漢書·張衡傳》：「匪仁里，其焉宅兮？」李賢注引「擇」作「宅」。王應麟引此以爲古文。劉璠《梁典》：「署宅歸仁里。」但古文爲僞，今不取。

擇，揀選也。里有仁厚之俗爲美，擇里而不居於是焉，則失其是非之本心，而不得爲知矣。故荀子曰：「居必擇鄉，遊必擇士。」此言擇鄉人者仁也。人道以仁爲本，愷悌、慈祥、和平、忠厚、欣喜、懽愛，然後可爲人。然厲志自修，不如與人熏染。入蘭室則香，居鮑肆則臭，故擇人不如擇鄰。鄰里有仁厚之俗，則熏德皆爲善良；若處惡鄰，風俗敗壞，則己必染之而不覺。故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；邑號朝歌，墨子迴車。若不擇仁里而居惡鄰，其不善自謀，且不爲家人子孫謀，不智甚矣。若大同之世，人心皆仁，風俗盡美，乃不待擇，否則擇鄰里爲熏德之要義。此篇言仁，故孔子首貴擇鄰焉。

○子曰：「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

此言處境。約，窮也。久，彌異時也。包咸曰：「惟性仁者，自然體之，故謂安仁。」王氏曰：「知仁爲美，故利而行之。」曾子曰：「仁者樂道，智者利道。」《中庸》：「或利而行之。」利，貪也，知仁爲有益，而欲得之也。蓋人而不仁，其智昏，不能樂天知命；其性貪，不能節欲修身。久困必至於濫，久樂必至驕

淫，惟仁者隨遇而安，無入而不自得。知者知仁之益，因以爲資，慕善而不易所守，雖安行與困勉不同，而皆不爲外境所奪者。夫人不爲外境所轉者，鮮矣！所貴於學者，與常人殊，在轉外境而不爲外境轉也。門人麥孟華，布衣處素，確乎不拔，與以教育總長而不受，可謂仁者歟？

○子曰：「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皇本、宋刻石經、九經皆作「唯」，今本作「惟」，不取。

好善而惡惡，人之同情。然人每失其正者，或性有所偏而不能克，或嫌有所隔而不能忘也。惟仁者無忮無私，所以能好惡也。常人之情，好惡任情，毀譽乖方。其才高氣舉者，尤多偏頗，甚至顛倒是非，敗壞風尚。夫真能虛公，尚慮囿於世俗，況未能公正乎？此學者所宜留意也。

○子曰：「苟志於仁矣，無惡。」漢石經無「也」字，《春秋繁露》引同，今從之。

惡，如字。孔氏曰：「苟，誠也。」言誠能志於仁，則其餘終無惡。」人道以仁爲主。凡人不必論其品詣之得失也，其心誠在於仁，則必無爲惡之事矣。楊氏曰：「苟志於仁，未必無過舉也，然而爲惡則無矣。」但問其仁不仁，又不必問其能仁。但其志在於仁，則無論其行事開闔遠近，或高畸偏僻，過舉百端，要謂之過，若有心之惡，險詖之事，則必無也。孔子之道，固貴中行，然亦深取狂狷，但必要之於仁，自無大弊。孔子萬理并發，學者學之幾不得其門，惟以志仁爲主，則無大失。此言庶幾入德之門乎？學者宜信受捧持之也。

○子曰：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居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所惡

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今本作「不處」，《後漢書・陳蕃傳》、《鹽鐵論》、《論衡・問孔》、《刺孟篇》，《呂覽・有度篇》注，皆作「不居」，皆今文學也。今從之。「處」字當是古文。《呂覽》注「居」下無「也」字，高麗本「去」下無「也」字。

「不以其道得之」，謂不當得而得之。常人見富貴則妄取，當貧賤則失節。然君子於富貴則不妄居，於貧賤則不厭去，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。王充疑貧賤不當言得，豈知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致遭斥逐，非不以其道得貧賤乎？若遂諂佞而得富貴，如盧思道、元微之，始以直而去官，繼以媚而致位，是去之也。孔子蓋爲始終易節人說。言君子所以爲君子，以其仁也。若貪富貴而厭貧賤，則是自離其仁，而無君子之實矣，何所成其名乎？名爲孔子大義，所以厲行恥而光聲譽，致人道於高尚，而補刑賞所未及者也。故《孝經》曰「立身行道，揚名于後世」，以爲孝之終。《中庸》言舜，則曰「必得其名」；言武王，則曰「不失顯名」。《穀梁》曰：「學成矣，而名譽不彰，友朋之過。」孟子曰：「令聞廣譽施於身，不願人之文繡。」故教曰名教，理曰名理，義曰名義，言曰名言，德曰名德，儒曰名儒，士曰名士，無在而不言名。惟老莊乃戒名，曰：「爲善無近名，爲惡無近刑。」蓋無出而陽柴，立中央之巧也。宋儒言道過高，遂誤採之，以好名爲大戒，遂爲小人羅織君子之計，動輒詆人以好名。於是，人避好名而好利，風俗大壞，皆由於此。夫人必能施而後得惠名，人必不貪而後得廉名，是亦不易矣。孔子固言中心安仁，無所慕而爲善者，天下一人。

今乃并其可慕之名而攻之，則人何所慕而爲善，何所畏而不爲惡？不然，則是天下人皆中心安仁者已，此則宋儒太高之過也，故今發明之。終食者，一飯之頃。造次，倉卒急遽之時。顛沛，傾覆流離之際。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，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。然取舍之分明，然後存養之功密；存養之功密，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。明德益明，神明不鑿，抱養純至，故能歷久遠而不壞益光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，圓明終不失也。

○子曰：「我未見好仁，惡不仁者。好仁者，無以尚之；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蓋有之矣，我未之見也。」漢石經「我未見好仁」下無「者」字，今本有「者」字。皇本「用其力於仁」下有「者」字，「力不足者」下有「也」字，「蓋有之矣」「矣」作「乎」。

人懷陰陽之性，即有好惡之情，但慮好惡誤施耳。夫人道有二，惟仁與不仁盡之；好惡有宜，亦惟好仁惡不仁盡之。好之至者，如嗜好之癖，舉天下之物無足比此者，乃爲真好；惡之至者，如質氣相反，雖絲毫之近不能忍受，乃爲真惡。好仁惡不仁亦如此，然孔子未見其人。蓋人非不空言慕善，空言嫉惡，而察其真心則非也。果能真好真惡，即真知真行。王陽明所謂啞人喫苦瓜，味自不同，固非不食之人所揣望而能知，但使一食便自不同。故孔子又降格而言，不敢望其終身不違仁，但試一日用力於仁。欲仁，仁至，不患力有不逮。蓋仁爲己有，非由外鑠，況志之所至，氣亦赴之，金石可貫，鬼神可動，而況近取諸身，至易至簡乎？深怪天下人之不好仁，並一日之力而不肯用也。又反覆諭

之曰，天下或有奇氣異體，昏弱病狂，不能爲人道者乎？必如是，則人不能爲仁。然我行偏天下，實未之見，極言其無是理也。孔子警策之切，望人之深，至矣！

○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黨。觀過，斯知仁矣。」

人道尚羣，必親其黨，或誤用之，或救護之，因成污辱偏私之過。然爲黨受過，失於忠厚，益知其仁也。程子曰：「人之過也，各於其類。君子常失於厚，小人常失於薄；君子過於愛，小人過於忍。」後漢吴祐謂掾孫性，私賦民錢，市衣進父，以親故，受汙辱之名，所謂觀過知仁是也。按，此爲觀人者法，義亦可也。凡義者，過常少；仁者，過常多。惟其仁厚太甚，故或蒙恥救民，或忘己徇物。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而任用或誤；事不求可，功不求成，而機事或失。此皆過也，然而仁矣。故仁愈高者，其過愈奇。仁人或不求人知，是在觀人者審其過在仁否也。

○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。」今本作「可矣」，漢石經作「可也」。

道者，天人之道。《易》所謂「原始要終，故知死生之説，鬼神之狀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」也。蓋生死者，人身體所不免，惟知氣在上，魂無不之，神氣風霆。風霆流形，偶現者陽，復藏者陰。開闔往來，天道本無生死。蓋本未始生，則亦未始死。死生如晝夜，晝夜旋轉，實大明終始，則無晝無夜也。故人能養其神明完粹，常惺不昧，則朝而證悟，夕而怛化可也。孔子此言魂靈死生之道要，一言而了，精深玄微，惜後儒不傳，遂使聞道者少。或者以歸佛氏，而謂孔子不言

靈魂，則甚矣後儒之割地也。

○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

尊神明者，賤口體，足内德者，忘外物。若志於道，而尚以衣食之惡爲恥，識趣凡陋，不足與議道也。蓋學者不患於愚魯，而患於卑鄙；卑鄙之人，必害其志，必無成學者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「適」，鄭本作「敵」。

適，往也。莫，毋也。義，宜也。比，親附也。言君子於天下之事之人，無所必偏往，無所必禁絶，但於義之合宜者，則親附而從之。蓋非從人也，從公理也，從事宜也。事宜者，其地與人合宜，其時與人合宜，則施之恰當。故君子有犯天下之謗，違天下之論而獨爲之者，義所宜也；有從衆人之後，因世俗之宜而不改者，亦義所宜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

懷，思也。土，田宅也。人精神各有所注，注者皆念茲在茲，行事雖同，而心思迥異。養神明者，尊德性，念念在德性；養形魄者，戀居處，念念在田宅。愛身名者，守法紀，舉事皆畏刑；貪財利者，冒明刑，動念但營利。君子，樂善其性，次亦惡不善之加身。小人，上者苟安，甚則苟得。觀此大端，可定人品之區别也。故盛德之至，捨國而讓天下，細民則終身經營田宅。良人受治於法律之下，奸人則作弊於法律之中，豈不遠哉！

○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

放，依也。利者，從刀刈禾，假借爲以力有所取益之謂。《易》曰：「義者，利之

和也。」人不能無取，取利而和，則謂之義，不謂之利；取利不和，則謂之利，不謂之義。蓋人己之間有一定之界，取不侵人之界，則謂之和，和則無怨；取而侵人之界，則謂之利，利自多怨。蓋己益則人損矣，損則必怨。故人人皆取於己之界，而不侵人之界，則天下平。而上自霸主，下至豪奸，皆好侵人之界以益己，在己身則爲怨府，而悖入必至悖出；在天下則爲亂源，而爭始必以殺終。此孔子所以重惡之也。

○子曰：「能以禮讓爲國乎？何有？不能以禮讓爲國，如禮何？」《漢書·班超疏》《賈逵薦劉般書》引作「於從政乎何有」。

讓者，不爭，禮之實也。何有者，言以禮讓治國，則國不足治也。此言治國必用禮讓。蓋惡春秋諸國，外飾禮義以誇文明，而日以爭殺爲事，傷天心之和，壞人道之平也。矯積弊者，必大反；過橫湍者，渡上流。孔子生當據亂之世，故特發讓義以捄之。民主首堯、舜，君主首文王，至德稱泰伯，古賢稱伯夷，皆美其讓也。人人能讓，則上者高蹈，中者守界，而天下平矣。後漢讓産讓爵者相望，風俗最美。此孔子之大化也，國病之聖藥也。孔子不甚言國義，蓋聖人言論皆爲天下萬世立公律，不暇爲區區一國計也。包咸曰：「如禮何者，言不能用禮。」爭心未解而空飾禮文，實非文明也。

○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」

所以立，謂所以立乎其位者。可知，謂可以見知之實。人皆患無官位，無人知，而不求才能學行之實，假令在位被知，亦必覆餗盜名耳。君子方以尸位爲

辱，虛聲爲耻，故必先求其在我，而無暇願乎其外也。若使才能可立，學問可知，而位不見舉，名不見知，是國人之損，朋友之過，己無與焉。且立教著書，輔世長民，傳後行遠，尤大于區區一時之名位，何患焉？

○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

參乎者，呼曾子之名而告之。貫，通也。唯者，直曉不問，故曰唯。聖人開示萬法，大小精粗無所不備，或並行而不悖，或相反而相成，然其用雖萬殊，本實一貫。曾子守約之人，恐其拘泥。然真積力久，將近豁然，故特呼而告之。曾子聞即領悟，其體驗有得，蓋亦久矣。

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

中心爲忠，如心爲恕。孔子之一，未明何物，故門人多不悟解而問曾子。曾子直捷了當而揭一之義，曰忠恕而已。義似淺近，然孔子之言道，曰仁與不仁，蓋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。推至天地位，萬物育，其本亦不過盡己心而爲忠，推己心而爲恕耳。若不忠，則爲忍人之心；不恕，則不推不忍人之政，可以天地閉，萬物滅。故忠恕雖約，而大道已盡，更無餘法。悟者，本身即是；惑者，終身行之而猶違。自人德言之，則視忠恕爲違道不遠之方；自至人視之，則忠恕爲乾道變化，各正性命之理。故忠恕之道，實一本萬殊，兼下學上達者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《説文》無「喻」字，則「喻」字必是今文。

喻，明也。義者，天理之所宜；利者，人情之所欲。董子曰：「皇皇求財利，

常恐乏匱者，庶人之意也； 皇皇求仁義，常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」程子曰：「君子之於義，猶小人之於利也。惟其深喻，是以篤好。」楊氏曰：「君子有舍生而取義。以利言之，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，所惡無甚於死，孰肯舍生而取義哉？ 其所喻者義而已，不知利之爲利故也。 小人反是。」

○子曰：「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内自省也。」

省，察也。 齊者，思與賢者等。 内省，恐與不賢者類。 蓋凡有所見，皆反之身，不肯自薄，不忘自責，乃爲爲己之學也。

○子曰：「事父母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皇本「敬」下有「而」字。

諫，間也，更也。 包咸曰：「幾者，微也。 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。 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，則又當恭敬，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。」《内則》所謂「父母有過，下氣怡色，柔聲以諫也。」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所謂諫若不入，起敬起孝，悦則復諫也。 勞而不怨，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，甯熟諫父母，怒不悦而撻之流血，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也。

○子曰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」皇本「不遠遊」上有「子」字。

朱子曰：「遠遊，則去親遠而爲日久，定省曠而音問疏。 不惟己之思親不置，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。 遊必有方，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，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」

已見首篇。 此蓋重出而逸其半矣，然漢石經有之。 蓋弟子各記所聞，或孔子頻言之。 董子所謂：「書之重，辭之複，

不可不察也，其中必有美者焉。」鄭氏曰：「孝子在喪，哀戚思慕，心不忍爲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

常知父母之年，見其壽考則喜，見其衰老則懼。蓋罔極之恩，昊天莫報，孺慕之誠，愛日難釋，以使及時孝養，無致風木興悲也。

○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皇本作「古之者，言之不妄出也。」當有誤文。

逮，及也。包咸曰：「古人之言不妄出口，爲身行之將不及。」蓋人無躬行之心，則易由言，若言必躬行，自有恥心而不易啓口矣。

○子曰：「以約失之者鮮矣。」《後漢書·王暢傳》引無「者」字，《漢書·外戚傳》引無「矣」字。

鮮，少也。約，即曾子守約之謂。縱橫儻蕩者必多失，《曲禮》所謂：「敖不可長，欲不可從，志不可滿，樂不可極。」守約也，失亦少矣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」

包氏曰：「訥，遲鈍也。言欲遲而行欲疾。」謝氏曰：「放言易，故欲訥；力行難，故欲敏。」胡氏曰：「自『吾道一貫』至此十章，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。」凡人言易而行難，故聖人因病而藥之。

○子曰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

鄰，猶黨也。德不孤立，必以類應。故有德者，必有其類從之，如居之有鄰也。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。明德，電之爲也，無不相吸。故有德者，必有類從，德愈明則黨愈多。至於聖人，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，即風雨晦冥，亦必鷄鳴相應也。此爲立德者孤立無助言之。

○子游曰：「事君數，斯辱矣；朋友數，

斯疏矣。」

數，謂責也。《國策》所謂「數讓責」，《儒行》所謂「可微辨，不可面數。」胡氏曰：「事君，諫不行，則當去；導友，善不納，則當止。至於煩瀆，則言者輕，聽者厭矣。是以求榮而反辱，求親而反疏也。」君臣朋友皆以義合，故其事同。然亦爲交淺者言之。若託孤寄命之君臣或當大事，投分同志之朋友或臨大節，則牽裾斷鞅，切切偲偲，又不得以此論矣。門人隨記聖人之言，皆有爲而發，學者因事宜以施之，不得執一言而泥守之也。《論語》皆仿此。

論語注卷之四終

論語注卷之五

南海康有爲學

公冶長第五

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，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。胡氏以爲，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。

凡二十七章

○子謂公冶長，「可妻也。雖在縲紲之中，非其罪也。」以其子妻之。「紲」，陸德明本、宋石經並作「紲」，今本作「絏」，蓋爲避唐太宗諱也。

公冶長，孔子弟子，齊人。妻，爲之妻也。縲，黑索也。紲，攣也。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。長之爲人，夫子稱其可妻，必其才行可取也。嘗陷於獄，世俗多以爲疑。然德行瓌異者，不容於世多矣，既非其罪，何足爲辱？孔子特爲洗冤，且妻以女，所以待異才獲罪，不拘俗諱也。

子謂南容，「邦有道，不廢；邦無道，免於刑戮。」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
南容，孔子弟子，居南宮，名縚，又名适，字子容，諡敬叔。孟僖子之子，僖子使與懿子事孔子者也。嘗隨孔子之周。下篇言其「三復白圭」，又稱其「尚德」。蓋言行甚謹，而好德甚誠，故能處治朝而必用，遭亂世而免禍，保家之主也，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。公冶長以才高好奇取禍，南宮以言行修謹保家，二子性行不同，孔子皆取之。或曰，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，故聖人以其子妻長，而以兄子妻容，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。程子曰：「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。凡人避嫌者，皆內不足也，聖人至公，何避嫌之有？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，尤不當有所避也。若孔子之事，則其年之長

幼，時之先後，皆不可知，惟以爲避嫌，則大不可。避嫌之事，賢者且不爲，況聖人乎？」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以敬叔與南容爲二人，孔子譏敬叔「載寶而朝」，或然歟？

○子謂子賤，「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

子賤，孔子弟子，姓宓，名不齊，少孔子四十九歲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》有《宓子》十六篇，子賤爲單父宰，父事三人，兄事五人，蓋能尊賢取友，以成其德者。故孔子既歎其賢，而又言若魯無君子，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？因以見魯之多賢也。凡人之成德，皆賴賢師良友磨厲熏染之功。故人才愈多者，同時之成就愈衆。若其地鮮才賢，而能無藉自立者寡矣。然雖有才賢，而不知取以自助，若此者又何足算哉？

○子贛問曰：「賜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女，器也。」曰：「何器也？」曰：「瑚璉也。」

包咸曰：「瑚璉，黍稷之器。夏曰瑚，商曰璉，周曰簠簋，皆宗廟之器貴者。」《三禮圖》：瑚受一升，如簋而平下；璉受一升，漆赤中如龜形。《説文》「瑚璉」不從玉。僞古文家以爲從木，不知《説文》爲古文家，而强從之。子贛高才達學，卓然早成，故孔子稱其成器。以其性識精深，故許爲宗廟重器。至於聞性與天道後變化從心，必更有進，其去大道不器必不遠矣。但人才必先求成器，而後進爲不器也。

○或曰：「雍也仁而不佞。」子曰：「焉用佞？禦人以口給，屢憎于人。不知其仁，焉用佞？」

雍，孔子弟子，姓冉，字仲弓。王充《論

衡》以爲伯牛子。佞，巧諂高材也。朱子曰：「仲弓爲人，重厚簡默，而時人以佞爲賢，故美其優於德，而病其短於才也。」禦，當也，猶應答也。給，辯也。屢，數也。憎，惡也。言佞人才辯雖高，而本無情實，徒以口辯接人，取惡而已。蓋既無仁心，則雖辯智高巧，亦無取也。諸國并立，極重才辯，惟才辯乃能合衆，故語言皆稱不佞。孔子提倡仁道，而惡智辯之士華而無實，故曰遠佞人，又曰焉用佞。蓋孔子之宗旨，千端萬緒，皆歸本於仁。苟其仁也，雖樸默而深取之；苟非仁也，雖辯智而不重之。張釋之貴東陽侯長者，而不取嗇夫之喋喋，得聖人意也。

○子使漆彫開仕。對曰：「吾斯之未能信。」子說。邢本、《釋文》與《漢書》作「雕」。

漆彫開，孔子弟子，名啓，字子開。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作漆彫啓。凡《論語》叙弟子皆稱字，《史記》作「漆彫開，字子開」，上「開」字當是避景帝諱啓也。《家語》作「字子若」，《泉碑》作「字子修」，皆謬。《漢書・藝文志》有《漆彫子》，《論衡》引《漆彫子》言性有善惡，《韓非子・顯學篇》言有漆彫氏之儒，蓋孔門一大宗也。孔子嘗以其學業大成使之仕宦，當是孔子爲魯司寇時。蓋自天分氣，人己同體，但當成己而後成物，若明德之後而不新民，則於仁道有闕，此聖人合内外之道也。漆彫子以未敢自信，不願遽仕，則其學道極深，立志極大，不安於小成，不欲爲速就，宜乎爲八儒之一大派也，故孔子説之。

○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，其由與？」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皇本「由與」下有「也」

字。「材」與「哉」通。《張平子碑》「往才汝諧」。

桴，編竹木爲船也，渡南曰簰，北曰筏。浮海之歎，傷中國之不遇也。子路勇於義，故謂其能從己，皆假設之言耳。子路以爲實然，而喜夫子之與己，故夫子美其勇。鄭氏曰：「無所取材者，無所取於桴材。」按，孔子抱撥亂反正之道，太平大同之理，三世三重之法，橫覽中國皆不能行，私居憂歎，欲出海外。是時，大瀛海之説已通，大九洲之地已著。孔子答曾子，發明地圓。故心思海外大地，必有人種至善，可行大同太平之理者，欲擇勇者同開教異域。以子路勇而好仁，故許其同行，子路果喜。可見聖賢傳教救人，不憚艱遠之苦志矣。從行海外，鑿空創開，事本艱難，故孔子極稱其勇。而是時海道未大通，無船筏可出海，欲泛無舟，空深歎慕，此則聖人所無如何，故卒不果行。使當時孔子西浮印度、波斯以至羅馬，東渡日本以開美洲，則大教四流，大同太平之道，當有一地早行之也。傳教救人，宜出海外，後學當以孔子、子路爲法，無憚艱遠矣。

○孟武伯問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又問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傅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「求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」《史記·弟子傳》作季康子問。「傅」，今本作「賦」。《釋文》梁武云：魯《論》作「傅」，今從之。漢《孫根碑》「束擊立朝」，未知與「帶」孰爲齊魯也。

仁道至大，不可全名，故云不知。古「傅」與「賦」通。古者以田賦出兵，故謂兵爲賦。千室，大邑；百乘，卿大夫之家。宰，邑長，家臣之通號。赤，孔子弟

子，姓公西，字子華。孔門爲經世有用之學，弟子各有經國之才。故楚昭王欲相孔子，而子西畏其弟子之多才，曰：「王之相率，有如子路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可見諸子才名，震動遠國。公西華長於外交。三子各擅專門，而孔子信許之。蓋政治之分科學，悉出孔門也。三子之於仁，蓋已甚深，但仁道至大，孔子猶言豈敢。一息之違，即已非仁，孔子不言三子之非仁，而但言不知，蓋許其深信者，而遜言其未純至者歟？千室區區已立邑，此當今一大鄉而已。立宰古制，比東西尤密。如今吾粵縣、南海、順德數十萬家乃立宰，爲治太疏，不可不鑒改之也。

○子謂子贛曰：「女與回也孰愈？」對曰：「賜也何敢望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。」

愈，勝也。一，數之始；十，數之終。二者，一之對也。顏子明睿所照，即始而見終；子贛推測而知，因此而識彼，無所不悦，告往知來，是其驗矣。道有陰陽，互相對待，故有一必有二；理包萬有，含蘊枝條，故有一必有十。人一身必有二手，二手必有十指，乃天然也。又，數名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以至于萬、億、兆、京、陔、秭、壤、溝、澗、正、載、極，皆以十進。《易》之推數以陰陽，聞一知二之義也；《華嚴》之推理以十，聞一知十之義也，孔子皆已包之。子贛之聰明，有聞一知二之才；顏子之睿知，有推一爲十之智，皆知來者。但子贛推知正反對待，而顏子析之極精，隨聞一法，皆見其細微條理。蓋析推精微之理，非腦筋極精細者不能也，況於一見而洞照之乎？

子曰：「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」

包咸曰：「既然子贛不如，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，蓋欲以慰子贛也。」聖人素知子贛、顏子之才分，而顏子聞一知十，生知之質，實爲卓絶，故孔子謂子貢信不如，且自遜言弗如。蓋以顏子睿知命世，少年而資地詣極，孔子自謂少年亦不如之，蓋作述難易之不同也。

○宰予晝寢。子曰：「朽木不可彫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杇也。於予與何誅？」子曰：「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」唐、宋石經俱作「彫」，《漢書·董仲舒傳》、《論衡·問孔篇》、《詩·大雅·棫樸正義》，亦俱引作「彫」。

宰我，孔子弟子。晝寢，謂當晝而寐。朽，腐也。雕，刻畫也。杇，鏝也。言其志氣昏惰，教無所施也。與，語辭。誅，責也。言不足責，乃所以深責之。宰予能言，而行不逮，故孔子自言，於予之事而改觀人之法，所以深警羣弟子之謹言敏行也。晝寢小過，而聖人深責如此，可見聖門教規之嚴。《易》貴自强不息，蓋昏沈爲神明之大害，故聖人尤以垂戒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吾未見剛者。」或對曰：「申棖。」子曰：「棖也慾，焉得剛？」《説文》無「慾」字，則「慾」字必今文。

剛，鄭氏曰：「强志不撓也。」包咸曰：「申棖，魯人，孔子弟子。」棖，《史記·弟子傳》作堂，漢《王政碑》作棠，漢《文翁禮殿圖》作儻，音皆相通。慾，多嗜慾也，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。棖之慾不可知，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？故或者疑以爲剛，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。《易》首《乾》，爲剛德，剛健中正，純粹精。蓋天以行健爲至德，人以自强不息爲至德，鼓動萬物皆賴剛强之德，若弱

則爲六極矣，故極貴之。申棖蓋素有强直名者，其短在有嗜欲，則雖有剛德而嗜欲既發，則不覺柔屈，不得爲剛矣。蓋能勝物之謂剛，惟不屈於物，故直養浩氣，可塞於天地之間。爲物累之謂慾，物至化物，故掩抑短氣，消沮于方寸之内。無論如何强直之人，一有嗜慾，氣即餒敗，神明消沮。故周子謂聖人可學在無慾。蓋慾者純魄，剛者純魂，二者相反相成而日相爭。若魂純勝者，神明純清，氣自剛大；若魄純勝者，嗜慾純掩，氣已奄奄；其魂魄互勝者，半慾半剛，則爲中人。其魂魄相勝分數之多寡，以爲其慾剛之多寡，即爲人之高下也。

○子贛曰：「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，吾亦欲無加諸人。」子曰：「賜也，非爾所及也。」

子贛不欲人之加諸我，自立自由也；無加諸人，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。人爲天之生，人人直隸于天，人人自立自由。不能自立，爲人所加，是六極之弱而無剛德，天演聽之，人理則不可也。人各有界，若侵犯人之界，是壓人之自立自由，悖天定之公理，尤不可也。子贛嘗聞天道自立自由之學，以完人道之公理，急欲推行於天下。孔子以生當據亂，世尚幼稚，道雖極美，而行之太早，則如幼童無保傅，易滋流弊，須待進化至升平太平，乃能行之。今去此時世甚遠，非子贛所及見也。蓋極贊美子贛所創之學派，而惜未至其時也。子贛蓋聞孔子天道之傳，又深得仁恕之旨，自顏子而外，聞一知二，蓋傳孔子大同之道者。傳之田子方，再傳爲莊周，言「在宥天下」，大發自由之旨，蓋孔子極深之學

說也。但以未至其時，故多微言不發，至莊周乃盡發之。故《莊子・天下篇》徧抑諸子，而推孔子爲神明聖王，曰：「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於本數，係於末度，六通四闢，大小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」其尊孔子者至矣。雖其徜徉游戲時，亦有罵祖之言，乃由於聞道既深，有小天地玩萬物之志。而謂孔子本末精粗無所不在，則知一切皆孔子之創學。莊子傳子贛微妙之說，遺粗而取精，亦不過孔子耳目鼻口之一體耳。近者，世近升平，自由之義漸明，實子贛爲之祖，而皆孔學之一支一體也。

○子贛曰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高麗本、《漢書・眭宏》、《夏侯》、《外戚傳》皆引作「不可得而聞已矣」，《史記・世家》作「弗可得聞也已」。

文章，德之見乎外者，六藝也，孔子日以教人。若夫性與天道，則孔子非其人不傳。性者，人受天之神明，即知氣靈魂也。天道者，鬼神死生，晝夜終始，變化之道。今莊子所傳子贛之學，所謂量無窮，時無止，終始無，故物無貴賤，自貴而相賤。因大而大之，萬物莫不大；因小而小之，萬物莫不小；因有而有之，萬物莫不有；因無而無之，萬物莫不無。明天地之理，萬物之情，不開人之天，而開天之天者。子贛驟聞而贊歎形容之。今以莊子傳其一二，尚精美如此。子贛親聞大道，更得其全，其精深微妙，不知如何也。此與《中庸》所稱「聲色化民末也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」合參之，可想像孔子性與天道之微妙矣。莊子傳子贛性天之學，故其稱孔子曰：「古之人其備乎！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和天下，澤及百姓，明于

本數，係于末度，六通四闢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。」其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之，史尚多有之。其在於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樂》者，鄒魯之士，搢紳先生，多能明之。《詩》以道志，《書》以道事，《禮》以道行，《樂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陰陽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其數散於天下，而設於中國者，百家之學，時或稱而道之。天下大亂，賢聖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譬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，不能相通。猶百家衆技也，皆有所長，時有所用。雖然不該不徧，一曲之士也。判天地之美，析萬物之理，察古人之全，寡能備於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。是故内聖外王之道，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，天下之人，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。悲夫！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後世之學者，不幸不見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，道術將爲天下裂。按，莊子所稱「明而在數度者，舊法世傳」，即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。若性與天道，則小大精粗，無乎不在。以莊子之肆恣精奇，而抑老、墨諸子爲一曲之士，尊孔子爲神明聖王，稱爲備天地之美，稱神明之容，又悲天下不聞性與天道，不得其天地之純，各執一端，而孔子大道闇而不明，鬱而不發。其尊孔子如此，非有所傳於性與天道，不測孔子之所至，若莊生者豈肯低首服人哉？《易》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」，天下之善讀孔子書者，當知六經不足見孔子之全，當推子贛、莊子之言而善觀之也。

○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

子路聞善即行，若未及行，則皇皇唯恐有聞。蓋力行之至神勇，雷霆精鋭，冰雪聰明之甚。記者摹寫其神志如此，可

知懦夫立志矣。韓愈《名箴》：「勿病無聞，病其嘩嘩。昔者子路，唯恐有聞。赫然千載，德譽愈尊。」以聞爲聲聞，而恥其過情，義必有本也。

○子贛問曰：「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」子曰：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」

朱子曰：「孔文子，衛大夫，名圉。凡人，性敏者多不好學，位高者多恥下問，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，蓋亦人所難也。孔圉得諡爲文，以此而已。」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，疾通於初妻之娣。文子怒，將攻之，訪於仲尼，不對，命駕而行。疾奔宋，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。其爲人如此，而諡曰文，此子贛之所以疑而問也。孔子不没其善，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，非經天緯地之文也。

○子謂子産，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」

子産，鄭大夫公孫僑。恭，謙遜也。敬，謹恪也。惠，愛利也。使民義，如都鄙有章，上下有服，田有封洫，廬井有伍之類。凡才臣之有政治者，多短於道德。望高，則行己易驕；矜功，則事上或跋扈；多爲國計，則剥民以逞；畏爲罪怨，則立法不行。惟子産免焉，能克己以澤民，合於君子之道也。

○子曰：「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」

晏平仲，齊大夫，名嬰。周生烈曰：「齊大夫，晏姓，平諡，名嬰。」人新交則敬，久則狎昵，嫌疑易生。惟平仲久交能敬，故孔子善之，以爲人道久交之法。

○子曰：「臧文仲居蔡，山節藻梲，何如其知也？」

包咸曰：「臧文仲，魯大夫臧孫辰。文，謚也。居，猶藏也。蔡，國君之守龜，出蔡地，因以爲名焉。長尺有二寸。居蔡，僭也。節者，栭也，刻鏤爲山。梲者，梁上楹，畫爲藻文，言其奢侈。」《禮器》：「家不寶龜。」臧文仲爲藏龜之室，而刻山於欂櫨，畫藻於梲，爲天子之廟飾也。當時以文仲爲知，孔子言其不務民義，而諂瀆鬼神如此，安得爲知？《春秋傳》所謂作虛器，即此事也。蓋愚人最尊鬼神，故太古事鬼神之宮，窮極奢麗。自埃及、波斯、希臘之大廟，莫不皆然。吾遊印度，見諸數千年大廟，峻宇亘雲，雕牆畫藻，户牖洞窗，分寸皆刻，瓌怪驚人。羅馬之教堂，高四十丈；德國之教堂，搆工八百年，皆窮極雕鏤。勞民事神，此亦臧文仲之比，孔子不以爲知也。蓋孔子雖敬鬼神，而以務民義爲主也。

○子張問曰：「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；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忠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。」

令尹，官名，楚相也。子文，姓鬬，名穀，字於菟，佐莊王以成霸業。其人喜怒不形，公爾忘私，國爾忘家，其忠盛矣，故子張疑其仁。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，則以辭官出於自請，而非無故而黜，新令尹爲其所舉，而非他黨乘權，其事非難。既非盡出於無私，且日與其君伐人之國，殘民以逞，此仁者所不爲也。昔柳下惠曰：「吾聞伐國不問仁人，問猶不可，況於伐乎？」亂世之人，忠於其國，則誠然，若仁，則關於公理，宜孔子不許其仁也。

「高子弑齊君，陳文子有馬十乘，弃而違

之。至於他邦，則曰：『猶吾大夫高子也。』違之。之一邦，則又曰：『猶吾大夫高子也。』違之。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清矣。」曰：「仁矣乎？」曰：「未知，焉得仁？」「棄」，唐石經作「弃」，即古「棄」字，今從之。皇本作「違之，之至他邦」。

鄭注：「魯讀崔爲高」，則崔子乃古文也。王充《論衡》曰：「仕官爲吏，亦得高官將相長吏，猶吾大夫高子也。」弒齊君，雖《左傳》以爲崔杼，然古事不可知，左氏乃僞古，固相應不可信，今從魯。宋翔鳳《過庭録》曰：「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，當以高子爲是。高國爲齊之世臣，當先討賊而不能。《襄十九年傳》，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，從君於昏也。」蓋歎列邦執政無不從君於昏者。齊君，莊公，名光。陳文子亦齊大夫，名須無。十乘，四十匹也。違，去也。清，潔也。重賄，人所難棄，文子輕之。未幾即已返齊，而未聞討賊之舉，則不過不預亂事而已，未能救君正國，故孔子許其清，而未許其仁。然變亂之際，利害甚大，能如文子之棄官潔身，不預亂事者，吾見亦寡矣。若夫捨身成仁，以救君國，此則孔子之所期望者夫？

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，曰：「再思可矣。」何本作「再斯」。唐石經作「再思」，《吳志注》諸葛恪引作「再思」，皇本「再思斯可矣」，則「再」下必有「思」字，今從唐石經。

鄭氏曰：「季文子，魯大夫，名行父。」每事必三思而後行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，亦其一事也。程子曰：「爲惡之人，未嘗知有思，有思則爲善矣。然至于再則已審，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，故夫子譏之。」朱子曰：「季文子慮事如此，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。而宣公篡立，文子乃不能討，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，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

與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，不徒多思之爲尚。」

○子曰：「甯武子邦有道則知，邦無道則愚。其知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」

甯武子，衛大夫，名俞。按，《國語》武子仕衛，當文公、成公之時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，此其知之可及也。成公無道，至於失國，而武子周旋其間，盡心竭力，不避艱險。凡其所處，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，而能卒保其身，以濟其君，此其愚之不可及也。孔子之道主仁，不貴知巧，而重愚忠，甯武子之愚也，其心術之至仁也。

○子在陳，曰：「歸與！歸與！吾黨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」《史記·世家》「不知」上有「吾」字，皇本「裁之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此孔子周流四方，道不行，而思歸之歎也。吾黨小子，指門人之在魯者。狂，假犬之雄猛善發，喻志大言大者。簡，大也。斐，文貌。成章，言其文學成就有可觀者。裁，割正也。夫子周流四方，欲撥亂反正，以實行升平、太平之治。至是在陳，終無所遇，乃歸決，欲成就後學以傳道垂教。追念故國門人，多遠志高才通學，但患過中失正，無人正之，則流入異道，故欲歸而裁之。此道不行而思歸，爲孔子傳教之大事也。《史記》：「孔子居陳三歲，會晉、楚爭强，更伐陳，及吴侵陳，陳常被寇。孔子曰：『歸歟！歸歟！吾黨之小子狂簡』，進取不忘其初。」此蓋今文家敘，在定公卒後，孔子將六十時矣。

○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不念舊惡，怨是用希。」

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。《釋文》引《少陽篇》，姓墨胎，夷名允，字公信；

齊名致，字公達。恐後人所附會，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；與鄉人立，其冠不正，望望然去之，其嫉惡如此。然其所惡之人，能改即止，故人亦不甚怨之。蓋夷、齊惡其惡，而非惡其人。如雷霆之發，過而無留，空洞如天，圓照如鏡，人未有怨天恨鏡者也。先祖連州府君曰：「舊惡，宿怨也。言夷、齊不念宿怨。若魏房景伯之待劉簡虎，南齊王廣之之善待皇甫肅，史皆以爲不念舊惡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孰謂微生高直？或乞醯焉，乞諸其鄰而與之。」

微生，姓；高，名，魯人，素有直名者。「尾」與「微」通。《漢書》有尾生高、尾生晦。《國策》「信如尾生高」。《莊子》、《淮南》并載尾生與女子期不來，而抱柱死事，蓋亦諸子之盛名者。醯，醋也。人來乞時，其家無有，故乞諸鄰家以與之。夫是曰是，非曰非，有爲有，無爲無，曰直。委曲應人，有意徇物，不得爲直。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，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。又有微生畝者，嘗譏孔子之佞，而孔子疾其固。蓋微生亦當時創教巨子，立信直以爲行義者。孔子窺其隱微而斥之，無俾惑衆也。

○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

按，此章爲古文僞《論語》，劉歆所竄入也。《史記·仲尼弟子傳》無左丘明名。《史記》稱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，則左氏名丘，亦非名明也。今《左氏傳》稱陳敬仲五世其昌，稱魏萬諸侯之子孫，必復其始。又，傳文終於韓、趙、魏之滅智伯。孔子没後二十八年，魏氏爲侯，孔

子没後七十八年，田和簒齊。和爲敬仲八世孫，在孔子没後九十五年，既非弟子。孔子稱其盛德，而自稱名，當爲孔子前輩，否亦孔子同時人，何得後孔子百年猶在乎？即老壽亦安能爾？其爲劉歆僞古文可斷矣。蓋孔子改制，三世之學，在《春秋》，皆弟子親傳其口説。劉歆僞編《左氏傳》以攻《公》、《穀》，徧爲古證於諸經，因竄丘明名於此，以著左丘好惡與聖人同，以惑後人，以爲攻《公》、《穀》計。豈知左丘作《國語》，而非傳經，又不在七十子之列，其詳見吾所撰《僞經考》。《論語》如此僞文甚多，當分别考之也。非齊、魯之舊，應删附書末僞篇中。

○顔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：「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顔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唐石經無「輕」字，後旁注「本《管子》語」。《北齊書·唐邕傳》引無「輕」字，《釋文》、皇、邢疏無「輕」字。

盍，何不也。裘，皮服。敝，壞也。憾，恨也。伐，誇也。善謂有能，勞謂有功。施，矜詡有德色之意。《孟子》「施施從外來」是也。即《易》曰：「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」之義。老者養之以安，朋友與之以信，少者懷之以恩，此明大同之道，乃孔門微言也。《禮運》孔子曰：「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，而有志焉。」蓋孔子之志在大同之道，不能行於時，欲與二三子行之。子路願與人同其財物，故以車馬衣裘與人共，「貨惡棄地，不必藏於己」也。顔子願與人同其勞苦，所謂「力惡其不出於身，不必爲己」也。孔子與人如同體、同胞、同氣，所謂「天下爲公，不獨親其親，子其

子，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」也，使普天下人各得其欲，各得其所。三者雖有精粗小大，而其志在大同則一也。大同者，孔門之歸宿，雖小康之世，未可盡行，而孔門遠志，則時時行之，故往往於微言見之。蓋人道之爭，先從貨物始，粒餼以愆，豆觴致訟，先自有吝心，則生貪心，合貪吝心，則生鄙心、詐心、險心、殺心，無所不至矣。故大同，必自能捨財物始，先絶貪吝之根，乃可入大同之世也。人心之壞從矜伐始，伐善矜勞，則有驕心、責報心；與己等者，則有妒心、忮心；不報之，則生仇心。妒心、仇心，遂生殺心。故大同必自忘勞始，絶去驕妒責報之根，乃可入大同之世也。人各私其家，老其老而不及人之老，幼其幼而不及人之幼。欺詐其交，則多畛域，彼疆爾界，各不相顧，則智愚强弱，賢不肖，貧富貴賤，苦佚相去日遠，相隔日絶。人道多偏枯，多險詖，無由成公德，合天親，致平等，共進化，故有一夫不得所，傷聖人之心，害大衆之化。故大同必老安、少懷、友信，絶去僅私其家之事，乃可成大同之道也。

○子曰：「已矣乎，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。」

包咸曰：「訟，猶責也。言人有過莫能自責。」内自訟者，己不言而心自攻也。人有過而能自知者，鮮矣，知過而能内自訟者，爲尤鮮。能内自訟，則其悔悟深切，而能改必矣。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，其警學者深矣。先祖連州府君曰：「凡人與人交，爲人所侵犯凌辱者，則與人訟。凡訟，盛氣至怒，必不寬貸者，求必勝而後已，至魂與魄交，内爲魄所侵犯凌辱，則亦應訟於内，以盛氣

至怒，必不寬貸，務求勝而後已。然天下人皆外見他人之過，而外與之訟，未嘗自見其過，而内與之訟，内外倒置，輕重失所。已矣乎者，孔子歎其終不得見，「蓋訟過爲孔子一大義也。」按，魂者，明德，甚清；魄者，軀體，甚濁。人之有過，魄爲之也。此孔門高義，學者宜參證焉。

○子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學也。」

此爲恃美質而不好學者進也。十室，小邑。忠信，生質之美也。良材美質，隨地皆有，成就與否，則視學與不學。美質好學，則窮極天人，而爲神聖；恃質不學，則浮沉混濁，漸爲鄉人。孔子自言，質之忠信與常人同，而好學異，所以勉後學者至矣。蓋嘗論之，人與物之異，在傳學與不傳學也；聖人與常人之殊，在學之至極與不至也。學之至極，則神明變化，無方無體，至聖而不可知之神，亦自學來耳。

論語注卷之五終

論語注卷之六

南海康有爲學

雍也第六

皇《疏》言，古《論》以《雍也》爲第三篇，此僞本不足據。足見古《論》之多變異，而前儒亦有知爲僞本矣。篇內第十四章以前，大意與前篇同。凡二十八章

○子曰：「雍也可使南面。」仲弓問子桑伯子。子曰：「可也簡。」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？」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南面者，人君聽治之位。言仲弓寬洪簡重，有人君之度也。子桑伯子，《説苑》以爲不衣冠而處，《楚辭》所謂桑扈蠃行。即莊周所稱子桑户者，與孟子反、琴張爲友。又作雽，蓋亦當時創教巨子，近於自由者。可者，可取而未盡善之辭。簡者，不煩之謂。言自處以敬，則清明在躬；而行簡以臨民，則事不煩而民不擾。若先自處以簡，所行又簡，無法度之可守，不可行也。神明疏放若伯子，蓋近老氏之道。執簡御繁，清靜爲治，非不可也，而無敬以直內，則無整齊嚴肅以爲正修齊治之本，此即儒學與老學之異處。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，而其所言爲至理，故夫子然之。包咸曰：「可使南面者，言任諸侯。」言仲弓之寬洪簡重，才德可以君人。《書》曰：「日嚴祇敬六德，亮采有邦。」孔門論位，但較德。苟有其德，仲弓可南面，孔子可素王；苟無其德，桀、紂可獨夫，從政皆斗筲。言其稱也，荀子稱聖

人之不得勢者仲尼、子弓是也。以聖人稱仲弓，蓋荀子尊其本師，亦見仲弓宜得勢，與孔子同尊之至矣。

○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皇本「問」下有「曰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本或無【亡】字，【則】字連下讀。」按「亡」字義複，或當作「無」，則可通耳。

遷，移也。貳，再也。怒在物而不在己，動以理而不動以氣，故不遷怒；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，故不貳過。短命，顏子早卒也。不遷怒，不貳過，皆克己之學。蓋人生而有魄，陽曰魂，魂爲精爽，則神明，魄爲氣質，則粗濁凝滯。故七情之發，卒動於血氣，揚奮纏結，往往過分，如風雨交加，不擇而施，必待氣過而後已。而七情之中，怒之發時，尤難治也。氣質或本於先天，或根於父母，或感於地氣，或成於習俗。既已濁滯，則物欲感而過失易生；拘牽，則改變難而洗滌不易。惟神明極清，存養備至，圓明淨照，不介毫釐，纖垢不侵，光靈常耀。如鏡照物，光明自在，妍媸各付，而本體不動，如日運行，拒力甚大，熱光常發，而掩蝕難侵。凡其神明之發，及其存養之純，雖其天姿之高，亦由好學之篤。七十子并皆高才好學，但顏子新喪，孔子愛惜最深。言今也則亡，蓋哀惜顏子之至，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。天下之學甚多，而孔子之稱好學，專就克己言之。佛氏之總旨，在難降伏其心。王陽明稱去山中賊易，去心中賊難。孔子之道，內聖外王，原合表裏精粗而一之。然治世究爲粗跡，若養神明之粹精，乃爲人道太平之根。令人人神明清粹，則人種自善，而一切治法

可去。故孔子之重養神明，尤甚也。若顔子之不貳過，則已優入聖域，經累生，積磨礲，浸潤所至，實非一時好學所强能。孔子姑就哀公好學二字答之耳。按，《家語》以顔子三十二歲卒，惟《論語》以顔子卒在伯魚後。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，則顔子卒時孔子年已七十，故天喪之痛，與天祝道窮並稱，必其時相近。顔子少孔子三十歲，則亦應四十歲也。惟《列子》、《淮南》、《後漢書》郎顗皆以顔子爲年十八，《三國志》孫登亦以顔子年未至三十三，則王肅《家語》亦有自來。豈天命亞聖，以神童逝耶？或以短命，故而附會之也。

〇子華使於齊，冉子爲其母請粟。子曰：「與之釜。」請益。曰：「與之庾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：君子周急不繼富。」原思爲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。子曰：「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！」

子華，公西赤也，孔子弟子。使，爲孔子使也。釜，六斗四升。包咸曰：「庾，十六斗。」《聘禮》記，十六斗曰籔，十籔曰秉。鄭玄注曰：「籔之文作逾。」逾庾通。乘肥馬，衣輕裘，言其富也。急，窮迫也。周者，補不足。繼者，續有餘。肥馬輕裘，孔子言子華富，不必增益，非冉子之多與也。孔子爲魯司寇時，以弟子原憲爲家宰。思，憲字也。粟，宰之禄也。九百，不言其量，不可考，或以爲斗。毋，禁止辭。五家爲鄰，二十五家爲里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，五百家爲黨。言常禄不當辭，有餘自可推之以分鄰里鄉黨。蓋夫子之使子華，子華之爲夫子使，義也。且子華若貧，孔子早有以贍其家，不待冉子之請。孔子知子華之

富，而後使之也，而冉子乃爲之請。聖人不欲直拒人，故與之少以將意。冉子未達，而自與之多，幾若孔子之吝矣。原思爲宰，則有常祿，思廉節太過，請辭其多，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。蓋義所宜與，又非孔子之好施也。記者見聖人用財有道，或必與，或不與，非吝非施。適當乎義，富者用之不必祿，職所當受，貧者不必辭。人人周急不繼富，則富不更富，貧不至貧，則財產均矣。人人公其財於鄰里鄉黨，而公產行矣。凡此周急公財，皆大同之道，孔子無在而不發揮之也。

○子謂仲弓曰：「犁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？」

騂，赤色。周人尚赤，牲用騂角。角，周正中犧牲也。用，用以祭也。山川，山川之神也。言人雖不用，神必不舍也。

先師朱九江先生曰：「犁，伯牛名，仲弓父也，孔子合其名字而呼之。王充《論衡·自紀篇》曰：『鯀惡禹聖，叟頑舜神，伯牛寢疾，仲弓潔全，顏路庸固，回傑超倫，孔、墨祖愚，丘、翟聖賢。』蓋漢人相傳如此。劉峻《辨命論》曰：『冉耕歌其芣苢。』耕、犁、牛三者名字同義。蓋伯牛有惡疾也，孔子歎息伯牛之疾，乃美其有賢子以慰之。明仲弓才德潔全，神必見祐，必不因父疾而棄於世也。朱子說，謂仲弓父賤行惡，蓋不考之甚。今據漢儒今文家說以正之，以見仲弓父子爲孔門高弟，兩世德行之科，馨香薦升，無與倫比，不因惡疾而少損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三月，言其久也。不違仁，無纖毫佚慮

私欲也。少有私欲佚慮，即間斷矣，能常惺惺，神明光炯，純固至矣。此顔子資力純至，假以壽命，存養再熟，即渾然無間，自爲聖人矣。自餘七十子，或至一日，或至一月，不能若顔子之久矣。聖門七十子皆高賢，然神明内功，非持循勉强所能至，在存養至熟，涵游自然。雖欲堅苦力持，然一刻之間，萬念紛起，朋思憧憧，能力持數刻，不違仁已大難，况一日乎？學者試返照内觀，當知七十子之不可及，非獨顔子也。此聖門教弟子專養神明，比較功候之深淺，操存舍亡之生熟。凡馳心於外學粗跡者，玩味此章，知孔子之學爲何學也。《大學》開口言明明德，《中庸》開口言尊德性，可以互證而知所嚮往矣。

○季康子問：「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」子曰：「由也果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賜也達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求也藝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皇本「賜也達」、「求也藝」兩「曰」上有「子」字。

從政，謂爲大夫。達，謂通於事物之理。藝，謂多才能。包咸曰：「果，謂果敢决斷。」三子各擅所長，此三長以之立教經邦，無所不可，於區區從一國之政，何足以云？蓋果則勇猛精進，故佛氏最重金剛。至通達事物之理，得其所以然，則大智洞照，觸處皆破，絶無障礙矣。多藝通明，亦扶助大道之器也。

○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。閔子騫曰：「善爲我辭焉！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。」《釋文》曰：「一本無『吾』字。」鄭本無「則吾」二字，《史記》同。

閔子騫，孔子弟子，名損，少孔子十五歲，魯人。費，季氏邑。汶，水名，在齊南魯北境上。季氏以費數叛，慕閔子盛

德，欲閔子治之。閔子不欲臣季氏，令使者善爲己辭，言若再來召我，則當去之齊。閔子爲德行高選，樂道忘勢，豈肯仕於權門。惟盛名爲累，辭避頗難。勝之仰藥於王莽，任之佯狂於公孫，剛則取禍，柔則受辱。若誤見縶維，則難於中止，於是子路不得其死，冉有爲季氏附益矣。若閔子先幾之決，而辭避之婉，其過人遠，而高風猶可味焉。吾門人麥孟華孺博，短命死矣。袁世凱欲用爲教育總長，不受，梁啓超屬焉。乃告我曰：「袁世凱與先生電曰：『河汾弟子，拔茅彙進。』使知弟子中亦有不可進之人。」袁兩欲見之，即拂衣出京師。若孟華之風節也，亦庶幾汶上乎？

○伯牛有疾，子問之，自牖執其手，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！」《史記・弟子傳》曰：「命也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！命也夫！」或是別家，或是約言。

伯牛，孔子弟子，姓冉名耕，有惡疾，《淮南子》以爲癩也。居北牖下，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，使君得以南面視己。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，孔子不敢當，故不入其室，而自牖執其手，蓋與永訣也。命，謂天命。言此人不應有此疾，而今乃有之，是乃天之所命也，然則非其不能謹疾，而有以致之，亦可見矣。包咸曰：「牛有惡疾，不欲見人，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。」伯牛爲德行之高選，蓋愛而痛惜之，與之永訣。命謂天命，莊子所謂「知其無可奈何，而安之若命。」言伯牛有德，不應有惡疾，而竟有之，是天命也。包咸曰：「再言之者，痛惜之甚。」《孝經緯》言三命曰：「善惡報也。」凡善人而遭惡命，惡人而得善命，蓋夙世所造，而今受之，故雖大賢不得

免也。

○子曰：「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」

簞，小筐。食，飯也。瓢，瓠也。顏子之貧如此，而樂道自娛，不以窶空爲憂而改其樂。蓋神明別有所悅，故體魂不足爲累，境遇不能相牽，無入而不自得也。佛氏所謂地獄天宮皆成佛土，其類此乎？故孔子再歎美之。周子令人尋孔、顏樂處。蓋天人既通，另有建德之國，神明超勝，往來無礙，既不知富之可欣，亦不知貧之可憂，偶游人境，固不足爲累也。

○冉求曰：「非不説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。今女畫。」

朱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欲進而不能；畫，能進而不欲。畫，界也，如畫界以自限也。」如篤於説道，則如好貨好色，竭盡其力而求之，無有止境。今自畫界限，是先有退志，非真説也。冉子性退，故孔子勉而進之。

○子謂子夏曰：「女爲君子儒！無爲小人儒！」

儒爲孔子創教之名。春秋時，諸子皆改制創教，老子之名爲道，與孔子之名爲儒，墨子之名爲墨同。墨子則即以墨爲教名。故教名儒教，行名儒行，從儒之人名儒者，猶從墨之人名墨者。羣書以儒墨並稱者，不可勝數。《韓非子·顯學篇》曰：「世之顯學儒墨也。儒之所至孔丘也，墨之所至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張氏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顏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孫氏之儒，有樂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

相夫氏之墨，有鄧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後，儒分爲八，墨分爲三。」可知儒爲孔子創教至明。《莊子》：「鄭人緩也爲儒，其弟爲墨。」如爲僧爲道之義，此言從教之人亦至明。故墨子《非儒篇》專攻孔子。墨子亦稱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者，而儒教爲孔子所創。劉歆欲篡孔子之聖統，假託周公，而滅孔子改制創教之跡，乃列儒於九流，以儒與師並列，稱爲以道得民。自此，儒名若尊，而爲教名反没矣。惟儒中之品詣迥分，有大儒、聖儒、賢儒、名儒、碩儒、魁儒、鉅儒，君子儒也，小儒、纖儒、偷儒，小人儒也。故孔子教子夏以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。蓋子夏初從教爲儒時，孔子勉而戒之若此。後人不知儒義，乃至從祀孔廟之諸賢，亦僅稱先儒。若僅儒而已，則安知其爲君子小人耶？

○子游爲武城宰。子曰：「女得人焉耳乎？」曰：「有澹臺滅明者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。」《正義》：「『耳』，他本作『爾』。」然唐宋石經，宋本九經，岳珂本皆作「耳」，今從之。

武城，魯下邑。澹臺，姓，滅明，名，字子羽，孔子弟子。徑，《祭義》「道而不徑」，蓋小而捷者。公事，如飲射讀法之類。不由徑，動必以正，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；非公事不見邑宰，則其有以自守，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。楊氏曰：「爲政以人才爲先，故孔子以得人爲問。」如滅明者，觀其二事之小，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。後世有不由徑者，人必以爲迂，不至其室，人必以爲簡，非孔氏之徒，其孰能知而取之。《史記》以澹臺爲武城人，少孔子二十九歲，狀貌甚惡，欲事孔子，孔子以爲材薄。既已受業，退而修行，行不由徑，非公事不見卿

大夫。南游至江，從弟子三百人，設取予去就，名施乎諸侯，蓋孔子南派之大宗。此子游觀子羽於微者。非公事不至，則陳民間利病，而無干謁請託之私，其舉動之正大，風節之高，心術之仁，皆可見矣。世之奔走權門者，既卑鄙之可羞，若絶跡公府以爲高者，並民間關切之利害亦隱情。惜已！自高名節而不肯一詣有司，是又爲名之私多，而於愛民之意少，亦非仁人之用心也。爲政在人，得人則利弊可知，是非可悉。孔子首以得人爲問，而子游不以奔走者爲賢。朱子謂：「持身以滅明爲法，可無苟賤之羞；取人以子游爲法，則無邪媚之惑。」

○子曰：「孟之反不伐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：『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』」

孟子反，魯大夫，名側。反，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。伐，誇功也。奔，敗走也。殿，鎮也，軍後曰殿。策，鞭也。戰敗而還，以後爲功，反奔而殿，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。事在哀公十一年。謝氏曰：「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，則人欲日消，天理日明，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，皆無足道矣。然不知學者，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，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。」敗軍者爭歸恐後，殿者勇不畏敵，又有保全士卒之功，在人必誇炫其長，孟之反委于馬之不進。勞而不伐，有功而不德，自同於人，可以進大同之道，故孔子深異之。

○子曰：「不有祝鮀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」

祝，宗廟之官。鮀，衛大夫，字子魚，有口才。朝，宋公子，有美色。衰世不尚德，而好諛好色。有此佞美，則人愛悦。

且但美而不佞，猶入門見嫉，必美而兼佞，乃可以邀寵免禍。非此難免，蓋深歎之。此蓋見衛靈公後有感之言。

○子曰：「誰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」皇本「户」下有「者」字。

孔子創教，自本諸身，徵諸民，因乎人情以爲道，故曰道不可離。蓋爲人道，而異乎鳥獸道、鬼神道也。人行不能不由道，人出不能不由户，極言不能離之意。此孔子之道所以不可易也。

○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「彬」，《説文》引作「份」，「份」當是古文，今不從。

包咸曰：「野，如野人，言鄙略也。史者，文多而質少。」蓋掌文書，多聞習事，而誠或不足也。彬彬，猶斑斑。包咸曰：「文質相半之貌。」蓋學者或近於質，或近於文，性各有偏，皆當損有餘補不足，令文質各半，以忠信之資，文以禮樂，斯爲中和，則成德矣。此孔子論文質之界。治世既主文，則務宜進於文明三統，成德則宜文質兩雜，當令不忘本質，此孔子意也。

○子曰：「人之生也直，罔之生也幸而免。」皇本無上「之」字。《論衡·幸偶篇》引此，無「而免」二字。幸與直對。似確。

凡物之生，伏從旁折，人生則直立端正。故人之生有忠信之心，是非之辨，故直心乃人性之本。無險詖之心，詐僞之行，誕欺之語，人之神明所賴以純完，魂氣所賴以不滅。人交所以相信，人道所以能存，皆賴於直，康强純固，壽命克完，順受其正，全受全歸，遂之於天生之理也。包咸曰：「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，是幸而免。」蓋直者受福，罔者受禍，天之道也。其誕罔之人，幸逃禍害

而得全其生，乃出於僥倖耳。《中庸》：「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僥倖」，與《論衡》引義「罔之生也幸」同義。《晉語》：「德不純而福禄並至謂之幸。」言非分而得，可慶幸也。今東人以福爲幸福，則小人僥倖所得，豈爲福哉？蓋失詞矣。

○子曰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

譬之於味，知者知其可食者也，好者食而嗜之者也，樂者嗜之愛悦者也。知而不能好，則是知之未至；好之而未及於樂，則是好之未深，惟樂者深遠矣。凡人事皆有是三等，學道者亦然。其不知者，既不足以與此。或者通達明徹，知孔子大道之美，可與共學矣。但入慕道德，亦出慕紛華，知之矣，未好之也。其或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，堅苦力索，好之矣，未樂之也。玩味深長，優游自得，怡然理順，忘憂忘年，是樂之者。知之者可欲，之謂善；好之者有諸己，之謂信；樂之者充實，之謂美；充實而有光輝，之謂大也。

○子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。」

人之材性萬品，略區爲三：自上智下愚外，皆中人也。如是者多，立教者因材而篤，當因中人之材性，而教語之。孔子之道，本神明，貫天地，育萬物，廣大精微，本末精粗，無所不有。即其粗跡，如升平、太平之世，大同之道，亦欲盡人而教告之。然精義妙道，亦惟根性至上之人能聞之，否亦須中人以上乃能領受。苟非其人，則聞之驚駭，輕洩微言，反爲無益。或未至其時而妄行，未至其地而躐等，更滋大害，且爲永戒，雖

精義妙道，反因流弊而後不敢行。若以天人之故而告愚人，則誨之諄諄，而聽之藐藐，終日言而無聞。佛與諸大菩薩言，而初學菩薩無聞，可證此也。甚者，驚怪其言，若以鐘鼓享爰居，必至悲憂眩視，不食而死。故聖人非靳於教也，慮流弊也。故人之材性各異，神聖之教科亦各殊。如大醫生藥籠無所不有，亦必因人强弱而施之，惟其不同乃爲適合。此孔子之苦心救世，而無可如何者乎！

○樊遲問知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問仁。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。」

朱子曰：「民，亦人也。獲，謂得也。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，知者之事也。先其事之所難，而後其效之所得，仁者之心也。」古者好事鬼神，孔子乃專務民義，於古之多神教掃除殆盡，故墨子亦攻儒之不明鬼也。中國之不爲印度，不日事鬼而專言人道，皆孔子之大功也。然高談不迷信鬼神者，即拂棄一切，則愚民無所憚而縱惡，孔子又不欲爲之，仍存神道之教，以畏民心，但敬而遠之。包咸曰：「敬鬼神而不黷」，是也。先難者，克己濟衆也。

○子曰：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知者動，仁者靜。知者樂，仁者壽。」

樂，喜好也。知者達於物理事理，而周流無滯，故樂水。仁者安於義理天命，而安固好生，故樂山。智者才智迸發，如機軸轉運，不能自已，故動。仁者神明元定，如明鏡澄澈，粹然無欲，故靜。動而周流自得，故樂。靜而安固有常，故壽。包咸曰：「日進故動。」「性靜者

多壽考。」盡天下之美德，不外慈悲、智慧，孔子兩爲形容，學者實宜仁智兼修，不可偏闕也。

○子曰：「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。」

《漢書・地理志》：「太公治齊，修道術，尊賢智，賞有功，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，舒緩闊達而足智。其失，夸奢朋黨，言與行繆，虛詐不情。」瀕洙泗之水，其民涉度，幼者扶老，而代其任。其民好學，上禮義，重廉恥。道，則孔子所志之道也。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，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。程子曰：「夫子之時，齊强魯弱，孰不以爲齊勝魯也。然魯猶存周公之法，齊由桓公之霸，爲從簡尚功之治，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。」此言治法三世之進化也。包咸曰：「齊、魯有太公、周公之餘化，太公大賢，周公聖人，今其政教雖衰，若能興之，齊可使如魯，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。」蓋齊俗急功利，有霸政餘習，純爲據亂之治。魯差重禮教，有先王遺風，庶近小康。撥亂世雖變，僅至小康、升平，小康、升平能變，則可進至太平、大同矣。《禮運》稱大道之行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。而有志大道者，大同之道也。孔子志之久矣，故望之當世，惟齊、魯二國可次第進化，由據亂而升平，由升平而大同也。孔子期望之殷至矣。

○子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！」

觚，酒器。《韓詩外傳》曰：「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觶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」是時觚制，已變觚之形，失觚之實。孔子正名之學，不欲其有名無實，觚哉，觚哉，言不得爲觚也。蓋衰世禮樂，皆有名無實，萬事隳壞，披書按圖

則可觀，核實求真則盡失，故即觚一器物以見其餘也。鄙人常習禮，及釋褐，預禮部鹿鳴宴，則蓆棚木豆，案傾器乏，馬矢盈地，人無赴宴者，衙役攘之，不勝觚哉之歎，而憂中國之禮，名存而實已亡也。或説觚，棱也，破觚爲圜，則不觚矣。亦歎有名無實之意，義同。

○宰我問曰：「仁者，雖告之曰『井有仁焉』，其從之也？」子曰：「何爲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。」皇本「仁」下有「者」字。「其從之也」，「也」皇本作「與」。

「有仁」之「仁」當作「人」，古通。從之，❶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。逝，謂使之往救。陷，謂陷之於井。欺，謂誑之以理之所有。罔，謂昧之以理之所無。蓋聖門多爲窮理之學，好談問難以求理極，如《記》之《曾子問》是也。宰我智慧辨才，聞孔子言仁而好之，慮悲憫之窒礙難行，因設難以窮其變。不救人則非仁，救人則喪己，仁者當此，事屬兩難。天下事如此類甚多，是非不易定，從違甚難決。蓋仁者日事悲憫以救衆生，既救人則難於自全，故佛氏有捨身飼鷹虎者。既已爲仁，勢必至此。惟孔子抉天心，握聖權，乃能斷之。孔子以人己同氣，義當救人。然必能救己，而後能救人。若先失己，人安能救？必在井上，乃能救井下之人，若從在井中，同斃何益？仁者雖切於救人，而不私其身，然不如是之愚也，不可陷，不可罔。仁者之先尚有學焉，故曰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。」以仁爲主，當以智爲役，若但仁而不學，亦不可行也。佛、耶爲高而難行，孔子貴中而可行。孔子與佛、耶之

❶「從之」，原作「之從」，據文意改。

異在此，學者可留心參之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」《釋文》：「一本無『君子』字。」「畔」，唐石經初刻作「叛」，後磨改「畔」。然「畔」、「叛」通。《後漢書·范升傳》引此作「叛」。

約，要也。畔，違也。君子知欲無方，故於文物無不博，行欲有方，故其言動必範禮，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。理極天人，而束修節行。蓋約禮而不博學，則行弗著，習弗察，無以爲制作推施之本。若博學而不約禮，則放蕩縱肆，大違於時，出乎位而無所不至。惟智周乎八表之外，而躬循乎規矩之中，智欲崇而禮欲卑，斯無背道之患也。此章已見《顏淵篇》，蓋孔子所雅言，而弟子複記之也。

○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悦。夫子矢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！」

南子，衛靈公之夫人，有淫行。孔子至衛，南子請見，孔子見之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鹽鐵論》皆言孔子見南子爲行道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，故不悦。矢，誓也，所誓辭也。如云：所不與崔慶者之類。否，謂不合於禮，不由其道也。厭，棄絶也。舊俗男女相見，君夫人禮賓，如今泰西儀。自陽侯殺繆侯而娶其夫人，故大饗廢夫人之禮，自是男女别隔。孔子以人權各有自立，大同固可相見，蓋特行之，故見南子。子路習聞小康之制，以爲男女不當見，尤疾淫亂之人，因疑怪孔子。蓋篤守小康者，見大同之舉動無不怪也。舊注以爲疑，亦泥於小康之道，故不能明。蓋聖人蹤跡兼於三世，故上下無常非爲邪，進退無恒非離羣，故曰聖而不可測之謂神。子路、朱子皆未之測，何況餘子？

○子曰：「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。」

中者，無過無不及之名。庸，常也。《爾雅・釋詁》：「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，常也。」故《書》篇多以典範法爲名。至，極也。鮮，少也。孔子立教因乎人道，於長短、大小、廣狹擇乎至中，食味、別聲、被色行乎至庸，當其宜者以爲至德。而諸子紛紛創制，民各有所從，鮮能行此中庸之道，因歎道久不行也。

○子贛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！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皇本「如有」作「如能」，「衆」下有「者」字。

博，普也。民，人也。衆，物也。病，不足也。博愛之謂仁。蓋仁者日以施人民、濟衆生爲事者。子贛好仁，而以孔子不輕許人，乃窮極其量，欲以施與人民，救濟衆生，廣博普徧，無所不及，庶得爲仁。孔子以仁爲施濟之理，若能博濟衆生，令一夫無失其所，一物皆得其生，則非徒有仁人之心，必有聖人之才，有聖人之道，神而不測，乃可致也。然且萬物並育而相害，博施於民已極難，博濟衆生爲尤難。不殺衆生之義，亂世、升平未能行之，須至人人平等之後，至人物平等之時，太平世之太平，乃能行之。堯舜爲民主之聖，人道太平之時，猶未能行人物平等之道而戒殺放生，故猶病諸也。佛氏雖大仁，欲早行濟衆生之事，而時有未可，卒不能也。印度人見蟻亦不忍踐，而日縱猛獸食人，歲有虎狼之患，未能保民，何能躐等而濟衆生？故太平大同之道，普救生民，乃孔子日欲行之，博濟衆生之義，亦孔子欲行之於太平之後者，而子贛驟欲

行之。進化有次第，當據亂之世去此甚遠，實未能一超直至也。推己及人，仁者之心。譬，喻也。方，術也。近取諸身，以己所欲譬之他人，知其所欲亦猶是也，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，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。程子曰：「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狀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，莫非己也。認得爲己，何所不至？若不屬己，自與己不相干。如手足之不仁，氣已不貫，由不屬己也。」愚嘗論之，天地萬物同資始於乾元，本爲一氣，及變化而各正性命，但爲異形。如大海之分爲一漚，漚性亦爲海性，一漚之與衆漚，異漚而無異海也。但推行有次，故親親而後仁民，仁民而後愛物。孔子以理則民物無殊，而類則民物有異。其生逢據亂，只能救民，未暇救物，故即身推恩，隨處立達，皆至人而止。此非仁之志，亦仁之一方，而今可行者也。仁者，二人相人偶，故就己與人言之。立、達者，孟子所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「推諸心加諸彼，故推恩可以保四海，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也」，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」，皆從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出。孟子專言擴充，真得孔子之傳者也。孔子言仁至多，不易體會，此章最明，學者可留意焉。

論語注卷之六終

論語注卷之七

南海康有爲學

述而第七

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，及其容貌行事之實。凡三十七章《釋文》舊三十九章，當是六朝分「子路問三軍」爲一章也。盧文弨謂：「朱子本三十八章，而陸氏本四十章，今言三十九章，失於點對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」

包咸曰：「老彭，殷賢大夫，好述古事。我若老彭，祖述之耳。」孔子爲殷後，故曰我。《大戴禮·虞戴德》、《吕氏春秋·執一篇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與包咸，皆以老彭爲一人。惟鄭氏以老爲老聃，分作二人，蓋古文僞說。

按，此竄改之僞古文也，雖非全行竄入，則孔子以不作、好古稱老彭，而劉歆增改「竊」字。原文或是「莫比」二字。《春秋緯》曰：「天降」，《演孔圖》中有作圖制法之狀。孔子仰推天命，俯察時變，却觀未來，豫測無窮，故作撥亂之法，載之《春秋》。删《書》，則民主首堯舜，以明太平。删《詩》，則君主首文王，以明升平。《禮》以明小康，《樂》以著大同，繫《易》則極陰陽變化，幽明死生，神魂之道。作《春秋》以明三統三世，撥亂升平太平之法。故其言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？」又曰：「天生德於予。」雖藉四代爲損益，而受命改制，實爲創作新王教主，何嘗以述者自命，以老彭自比乎？劉歆欲篡孔子聖統，必先攻改制之說。故先改《國語》爲左氏《傳》，以奪口説之《公》、《穀》。《公》、《穀》破而

微言絶、大義乖。故自晉世《公》、《穀》廢於學官，二家有書無師，於是孔子改制之義遂湮，三世之義幾絶。孔子神聖不著，而中國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運，皆劉歆爲之。劉歆既亂羣經，以《論語》爲世所尊信，因散竄一二條以附合其説，惑亂後學，玆罪之大，不可勝誅也。今古文異四百餘字，此即其竄改之跡也，今正之。

○子曰：「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默，寂也。識，記也。倦，勞止也。默識，謂不言而存諸心也。性命之本，明德之靈，天人之際，不可以語言文字著也。成性存存，道義之門，神而明之，默而存之，獨證獨悟，靈明自得。既已得之已，則服膺而不厭，教人則無類而不倦。雖然，斯道也，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我雖樂在其中，然實無聲無臭，無證無得，何有於我哉？

○子曰：「德之不脩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」皇本每句下有「也」字。

德必熏修而後成，學必講習而後明，見善能徙，而後日進，改過不吝，而後日新。苟未能之，聖人猶憂。此四，學者切近日省之要，不可不留意也。董子曰：「强勉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；强勉行道，則德日起而大有功。」其徙愈多，則上達愈上；其改愈切，則磨礲愈瑩。其修、講、徙、改無盡，其憂亦無盡。俛焉日有孳孳，至於知天命、耳順、從心不踰，斃而後已也。學者苟一日不修德講學，鄙欲滋生，他憂將至矣。

○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「燕」，鄭本作「宴」，《後漢·仇覽傳》引亦作「宴」，當是齊古文。「申申」或作「伸伸」。

燕居，閒暇無事之時。顔師古曰：「申申，整敕貌。」漢《安世房中樂歌》：「勑身齋戒，施教申申」，蓋約束義。夭夭，舒也。《詩》「舒夭紹兮」。或以申申爲舒，失之矣。此記聖人閒居氣象，備極中和，既不局促，亦不偷肆也。

〇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。」皇本「公」下有「也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本或無『復』字。」

衰，肌膚消也。按，《論語》一稱周公，但曰才美。周公之盛德，不過類本朝開國之攝政王，孟子僅稱其兼夷狄、驅猛獸耳。孔子包舉百王，民主稱堯舜，君主尊文王，羣經皆不甚稱周公，亦不甚慕周公，況至人無夢乎？劉歆僞經皆託周公，欲以易孔子。故首以僞《周禮》託之周公，因謂《儀禮》亦周公所作。於《易》，則稱爻辭爲周公所作，《爾雅》又謂周公所作，偏徵其文於羣書，以證成之。唐時，乃至尊周公爲先聖，抑孔子爲先師，謬甚矣。此章既無大義，託之孔子夢幻，特以尊周公抑孔子，蓋劉歆竄入之僞古文也。

〇子曰：「志於道，

志者，心之所之；道者，身所當行。孔子所定之道是也。學者最患無志，志不立，則天下無可成之事。若既有志，則諸子紛綸，又患惑於他途，而不得見天地之容，神明之美。故必志於孔子内聖外王之道，而後有定向而不隳邪趨也。

據於德，

據者，持守也。德者，人所自得。《中庸》言「聰明睿智，寬裕温柔，發强剛毅，齋莊中正，文理密察」是也。皋陶言九德，《洪範》言三德，此天命性中之明德，神明之靈魂，魄之精亟，當服膺而弗失。

聖人所以異於常人，有教人所以異於無教人者，在此。若不據守而失之，則神明損隳，永永沉淪。此則諸教皆同，而孔子尤切也。

「依於仁，

依者，如人之有衣也，仁者，人也。二人相偶，心中惻愷，兼愛無私也。吾非斯人之徒與，而誰與？故人之不能離人，猶人之不可離衣也，故念念刻刻皆以悲憫爲事。自親親而仁民，自仁民而愛物，凡身行之道，心存之德，皆以仁爲歸。其量無盡，其時無止，永永依之而已。蓋孔子之道德皆以仁爲主，故歸本於仁也。

「遊於藝。」唐石經作「遊」。

有道德仁爲本，則學業才能亦不可缺。近之以應世務，遠之以窮物理，內之以娛情性，外之以張治教。故藝者，亦人道之要也。游者，如魚之在水，涵泳從容於其中，可以得其理趣而暢其生機。此四者皆爲學之要。《論語》記聖人之言，開張萬法，而本末兼該，內外交養，次序有倫，莫若此章。學者於此，雖至聖人不難，否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。

○子曰：「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嘗無悔焉。」鄭注：「誨，魯讀爲悔，今從古。」則「誨」是古文，「悔」是今文，今故改從「悔」。然「悔」、「誨」古通，《釋文》引虞氏《易》「慢藏悔盜」。

束，約也。修，治也。束身修行，震无咎者，存乎悔。言戒慎恐懼，內有不足，時覺有悔恥，人以束修，即可無悔，故以未嘗無悔明之。至於寡悔，則不逾矩矣。先師朱九江先生曰：「《列女傳》秋胡婦云：『束髮修身。』《鹽鐵論》桑宏羊曰：『臣結髮束修。』延篤、馬援、杜詩《傳》並以束修爲年十五，與《漢書·王莽傳》『自初束修』，《伏湛傳》『自行束

修，迄無毀玷』，與鄭注同。《馮衍傳》『圭璧其行，束修其心』，《鄭均傳》『束修安貧，恭儉節整』，《漢謁者景君墓表》『惟君束修仁知』，幽州刺史《朱龜碑》『仁義成於束修』，《和帝紀》『束修良吏』，《鄧后紀》『故能束修，不觸羅網』，《劉般傳》『束修有行』，《胡廣傳》『使束修守善，有所勸仰』，《王龔傳》『束修勵節』，義並同，字並與脩通用。若《檀弓》《少儀》《穀梁》所云束修，並以問人，不以爲贄。惟婦贄乃以脯修，學者無之。後儒誤以解此經，則大謬。古無是義也，今正之。」先生從鄭讀，以「誨」與「悔」通。以人之品詣至多，其中行狂狷之英才，聖人固樂教之。其次，則凡束身修行之士來請問者，聖人未嘗不誨之。蓋聖人有教無類，其不屑之教誨者，是亦教誨。然雨露不能蘇已枯之草，巧匠不能雕已朽之木，苟無志向上，雖誨何益？惟必有可施教之地，而後可望其有成也。

○子曰：「不憤不啓，不悱不發。舉一隅而示之，不以三隅反，則不復也。」皇本、高麗本、蜀石經、《文選》李善《西京賦注》「隅」下有「而示之」三字。鄭注說「則舉一隅以語之」，則鄭本亦必有「而示之」三字。《集解》本脱，今補之。皇本「則」下有「吾」字。

憤，懣也，心通而不能達。悱，《方言》：「愻悵也」，口欲言而未宣。啓謂開其意，發謂達其辭。物之有四隅，舉一可知其三。反者，還以相證之義。鄭玄曰：「孔子與人言，必待其心憤憤，口悱悱，乃後啓發爲之說也。如此，則識思之深也。說則舉一隅以語之，其人不思其類，則不復重教之。」愚按，此爲大道之深，微言之意並記。此欲學者勉於用力，以爲受教之地也。程子曰：「憤悱，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。待其誠意，

而後告之，既告之，又必待其自得，乃復告爾。」又曰：「不待憤悱而發，則知之不能堅固，待其憤悱而後發，則沛然矣。」蓋道有盡人可語，强人而告者，若夫天人之際，性命之微，非候其漸有證悟，不能强告，强告之亦無益，故徐以待之。蓋教亦多術，不得不然者。否則，聖人有教無類，誨人不倦，豈不欲傾囊倒篋，使天下人皆聞道成聖哉？此與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參觀之。

○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《論衡》引「歌」下有「也」字。皇本「日」下有「也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舊別爲章，今宜合前章。」

臨喪哀，不能甘也。哭謂弔哭。一日之內，餘哀未忘，自不能歌也。《檀弓》「弔於人，是日不樂」，《曲禮》「哭日不歌」。於此，可見聖人盡性之厚，而處事之宜焉。人道尚仁，必有厚性乃可學道。

○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，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

尹氏曰：「用舍無與於己，行藏安於所遇，命不足道也。顏子幾於聖人，故亦能之。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，大國三軍。子路自負將帥之才勇，以行軍自許，意夫子若行三軍，必與己同。暴虎，徒搏；馮河，徒涉。懼謂敬其事，成謂定其謀。言此，皆以抑其勇而教之。然行師之要，實不外此。驕師僨事，勇將寡謀，皆取敗之道也。無經世之才，則大用之而尸位素餐，覆餗折足。無養魂之道，則進不見用即嗟窮怨上。干進逢時，用之能行，可援天下，舍之能藏，若忘天下。卷舒自在，進退裕如，非有聖

人之才，又有聖人之道者不能。孔門諸賢，惟顏子有之，孔子喜之，許其同己。

○子曰：「富而可求也，雖執鞭之士，吾亦爲之。如不可求，從吾所好。」《釋文》「一本無『亦』字，『之』下有『矣』字。」皇本「不可求」下有「者」字。

執鞭，賤者之事。舉世熙熙，皆以求富，辱身賤行，無所不爲，而卒未見得之者也。蓋富貴在天，得之不得有命焉。或夙生積德而得之，非人力所能爲也，而求者紛紛，皆爲富來，其愚甚矣。聖人託詞以明其惑。言富者之有益，吾亦非不欲也，但知其不可求，故不求耳。若使可求，則辱身降志，蒙詬忍尤，躬爲執鞭之賤，亦可屈而爲之。雖然辱身蒙恥，而卒不可得，則不如從吾所好之道，猶得高尚而不屈也。言執鞭亦爲，乃言語之妙爲抑揚，極言富之必不可求，以發愚蔽耳。若志士之不爲執鞭，豈待於辨？況聖人哉！

○子之所慎：齊，戰，疾。經典「齋」、「齊」二文互見，蓋古通。

齋之爲言齊也，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，以交於神明也。《祭統》：「齊者不樂，心不苟慮，必依於道；手足不苟動，必依於禮。」《韓詩外傳》：「居處齊則色姝，食飲齊則氣珍，言語齊則信聽，思齊則成，志齊則盈。」誠之至與不至，神之饗與不饗，皆決於此。戰，則衆之死生，國之存亡繫焉；疾，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，皆不可以不謹也。夫子無所不謹，弟子記其大者耳。神聖通於有無、存亡、死生之理，非不知魂氣歸於無。國家不能常存，人道不能長生。而既有鬼神、國家、人身，則因而存之，兢兢致慎。此聖人之善於因也。

○子在齊聞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

「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。」皇本「韶」下有「樂」字。《史記》「三月」上有「學之」二字。

圖，計畫也。不知肉味，蓋神注於此，則所忘在彼也。《韶》爲舜樂。蓋天下爲公，太平之治，大同之道，孔子所神往者，故贊歎觀止，曰不圖至斯也。

○冉有曰：「夫子爲衛君乎？」子贛曰：「諾，吾將問之。」入，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何人也？」曰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曰：「怨乎？」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乎？」出，曰：「夫子不爲也。」《釋文》：「一本無『將』字。」皇本「曰古之賢人也」，「曰」上有「子」字。皇本、高麗本、考文引古本、足利本、《左傳》哀三年《正義》、《史記·伯夷列傳·索隱》、《文選·江淹雜體詩注》「又何怨」下有「乎」字，今從之。

爲，猶助也。衛以世子蒯聵殺母，逐之，而立蒯聵之子輒。晉趙鞅納蒯聵於戚。石曼姑受靈公之命輔輒，而圍戚。時孔子居衛，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，而輒嫡孫，當立，故冉有疑而問之。諾，膺也。伯夷、叔齊，孤竹君之二子。其父將死，遺命立叔齊。父卒，叔齊遜伯夷，伯夷曰：「父命也。」遂逃去，叔齊亦不立而逃之。怨，猶悔也。君子居是邦，不非其大夫，況其君乎？故子贛不斥衛君，而以夷、齊爲問。夫子告之如此，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。蓋伯夷以父命爲尊，叔齊以天倫爲重，其遜國也，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，而即乎人心之安。既而各得其志焉，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，何怨之有？若衛輒之據國拒父，而唯恐失之，其與夷、齊相反至矣。《公羊》述孔子口説曰：「不以父命辭王父命，以王父命辭父命，是父之行乎子也；不以家事辭王事，以王事辭家事，是上之行乎下也。」《穀梁》述孔子口説曰：「以輒不受父之命，受之王父也。信父

而辭王父，則是不尊王父也。其不受，以尊王父也。」孔子於《春秋》許輒，義可立，二傳同詞。蓋《春秋》爲國嗣立法，則以王父及天子之命爲重，明法律可立輒，國人得拒蒯聵。若輒自爲計，則宜逃而讓之他子，乃即人心之安。蓋《春秋》爲定法律，《論語》爲陳高義。此問衛君，則聖人豈許拒父者？義自不同。或以《論語》折《公》、《穀》，又以《公》、《穀》疑《論語》，皆未知言各有當，義各有爲也。

○子曰：「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「疏」，皇本作「蔬」。

飯，食也。疏，粗也。糲食，稷比稻粱爲糲。肱，臂上，象形。聖人無入不自得，雖處困極，而樂亦無不在焉。其視不義之富貴，如浮雲之無有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。程子曰：「須知所樂者何事。」神聖素位而行，神明超然，別有生天生地，出入無窮之道，故在貧而樂。其視人間世不義之富貴，若太虛浮雲，忽聚忽散，漠然無有也。

○子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斆，亦可以無大過矣。」鄭注：「魯讀『易』爲『亦』。」

《漢外黃令高彪碑》：「恬虛守約，五十以斆，」正從魯讀之句讀，則漢人《論語》本無學《易》之說至明，經傳易改，碑文難竄亂也。《說文》：「斆，覺悟也。」蓋爲學孜孜，望有豁然證悟之一時，乃不致終身誤入，而後可以無大過矣。惠棟曰：「君子愛日以學，及時而成，五十以學，斯爲晚矣。然秉燭之明，尚可寡過。此聖人之謙辭，當是對老者勉勵之詞。」《史記》：「孔子晚而善《易》，讀《易》韋編三絕。曰：『假我數年，若是

我於《易》則彬彬矣。』」未審是齊《論》否？或亦劉歆所竄。若今本《論語》作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。」此爲劉歆古文《論語》竄改。今考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，編此章在自衛反魯，删《詩》、《書》，定《禮》、《樂》之後，作《春秋》之前。朱子以爲，年將七十，此言五十，則與《世家》説無關，足證其爲劉歆竄改傅會之僞。彬彬，美善之至也。蓋《易》之八卦，畫自包犧，六十四卦，重自文王，今文家司馬遷、楊雄皆無異説。故全《易》、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繫辭》、《文言》皆孔子所作，其《説卦》爲河内女子所得，乃後出。《序卦》、《雜卦》爲劉歆所僞附，見吾《僞經考》。蓋孔子以道陰陽，極天人、窮未來之數，發靈魂之變者，其道奥深。孔子方當撰著，極深研幾，恐壽命不永，而是書未成，或雖成而未盡美善，故撰著累易其稿，至於韋編三絶。而發假年之歎，以期《易》之彬彬也。劉歆既以《左傳》篡孔子之《春秋》，又造僞説，謂《彖辭》作於文王，《象辭》作於周公，孔子僅爲十翼。故改曰學《易》，以明《易》非孔子所作，抑以無大過，以明孔子之爲後學。蓋欲篡孔子之《易》，竄改《論語》，傅會《史記》，以證成之。幸有魯讀及《史記》今文猶存，猶得以證其僞亂。俾大聖作《易》之事，如日中天也。

○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執禮，皆雅言也。

雅，素也。執，守也。《詩》以理情性，《書》以道政事，禮以道行，切於日用之實，故常言之。禮獨言執者，以人所執守而言，非徒誦説而已也。程子曰：「孔子雅素之言，止於如此。若性與天道，則有不可得而聞者，要在默而識之

也。」蓋《易》與《春秋》爲孔子晚暮所作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則早年所定，故《易》與《春秋》晚歲擇人而傳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則早年以教弟子者。然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皆爲撥亂世而作，若天人之精微，則在《易》與《春秋》。孔子之道，本末精粗，無乎不在，若求晚年定論，則以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爲至也。其後學，荀子傳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，孟子傳《春秋》，莊子傳《易》，其淺深即由此而分焉。鄭氏曰：「讀先王典法，❶必正言其音，然後義全，故不可有所諱。」後人以爲，讀《詩》、《書》必《爾雅》正音，贊禮亦然，不得用土音鄙倍者。然鄭意正言者，不過不諱耳。

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，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皇本「至」下有「也」字。《史記・世家》「其爲人也」下，有「學道不倦，誨人不厭」二句。

葉公，楚葉縣尹沈諸梁，字子高，僭稱公也。葉公不知孔子，必有非所問而問者，故子路不對，抑亦以聖人之德，實有未易名言者歟。朱子曰：「未得，則發憤而忘食；已得，則樂之而忘憂，以是二者，俛焉日有孳孳，而不知年數之不足，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。然深味之，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，有非聖人不能及者。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，學者宜致思焉。」忘食，則不知貧賤；忘憂，則不知苦戚；忘老，則不知死生，非至人安能至此？《孔子世家》以爲齊景公卒之明年，孔子自蔡如葉，葉公問政，孔子年六十三四歲，故云老。

○子曰：「我非生而知之者，好古敏以求

❶「典法」二字，原文倒乙。

之者也。」皇本「敏」下有「而」字。

生而知之者，神靈光明，照燿如日，不待學而知也。敏，勉也，謂汲汲也。尹氏曰：「孔子以生知之聖，每云好學者，非惟勉人也。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，若夫禮樂名物，古今事變，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。」

○子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。

聖人語常而不語怪，語德而不語力，語治而不語亂，語人而不語神。蓋人道視其熏聞，一入腦根，觸處發現，終身不洗，累生不解。若聞怪力亂神之事，即腦中終身有怪力亂神之影，至於生生世世觸根復發，世無已時。小説家多發怪力亂神之事。小説大行於時，則近者有拳匪之亂。故怪力亂神之事，非理之正，固深害乎人性。即鬼神之跡，雖非不正，然令舉國若狂，以供木石，或方士以光影符術惑人，亦非所宜也。觀今印度奉神之多，牽牛入廟，刻象猴羊猪而事之，民惑於鬼，乃知孔子掃除之功也。蓋怪力亂神者，皆亂世之事，至太平之世，則不獨怪力亂無，即神亦不神也。孔子不語，蓋爲人道預入太平，絶其亂世之性根，因預植太平世之善性也。《漢書·郊祀志》引《論語》説無「力、亂」字，則怪神尤孔子所不道也。

○子曰：「我三人行，必得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《史記·世家》作「必得」，唐石經、皇本、高麗本、足利本、《釋文》、何《注》、邢《疏》、《穀梁》注並於「三」上有「我」字，「必有」作「必得」，《史記》同，今從之。《集解》本無「我」字，作「必有」，當誤。

三人同行，其一我也，彼二人者一善一惡，而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，則善惡皆我之師，教學者以隨地隨人皆可得益也。子産曰：「其所善者，吾則行

之，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，是吾師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

哀公三年，孔子過宋，與弟子習禮大樹下，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，拔其樹。孔子去，弟子曰速之，故孔子發其言以慰弟子。包氏咸曰：「天生德者，謂授我以聖性，德合天地，吉無不利，故曰其如予何。」孔子自知己受天命，爲改制之新王教主，非賊臣所能害也。

○子曰：「二三子以我爲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」

包咸曰：「二三子，謂諸弟子。聖人知廣道深，弟子學之不能及，以爲有所隱匿，故解之。言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，是丘之心。」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至教，視學者之能體會領悟，以爲淺深高下焉。不能體會，則日語以天人之故，而如不聞，能領悟乎？則灑掃無非至道，本無精粗小大之可言也。

○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

教人以學文、修行、存忠、履信四者，似淺而實人道所不能外者。不語神怪，而獨以四教，此孔子之道所以爲中庸，不可須臾離也。既以行教，更以忠信教者，以行高或出僞爲，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，故特立科而注重焉。後儒有文無行，或僞行無恒者，可以警矣。

○子曰：「聖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；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子曰：「善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；得見有恒者，斯可矣。亡而爲有，虛而爲盈，約而爲泰，難乎有恒矣。」《後漢紀》引「亡」作「無」。《釋文》：「『亡而爲有』舊爲別章，今宜與前章合。」今皇本正兩章合。

聖人神明不測，君子才德大成，此以學言之。善人者，純善無惡；有恒者，有

志不變，此以質言之。「子曰」字，疑衍文。虛，空也。盈，滿也。泰，通也。恒，常久之意。張子曰：「有恒者，不貳其心；善人者，志於仁而無惡。」三者皆虛夸之事，世人多有之，於是有小人而冒爲君子，惡人而僞爲善人，即使一時或有志焉，然既好虛夸，必將僞襲，不能爲有恒矣。蓋深惡虛僞之人，而發歎也。學者自省有此虛僞否！若有虛僞，終身不可與入聖人之門矣。

○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

釣，鈎魚也，一竿釣。綱者，以大繩屬網，絶流而漁者也。弋，以生絲繫矢而射也。宿，宿鳥。日本物茂卿《論語徵》曰：「天子諸侯爲祭祀賓客則狩。豈無虞人之供，而躬自爲之？所以敬也。狩之事大，非士所得爲，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。」愚謂：天地者，生之本，衆生原出於天，皆爲同氣，故萬物一體，本無貴賤，以公理論之，原當戒殺。惟進化有次第，方當據亂世時，禽獸偪人，人尚與禽獸爭爲生存。周公以驅虎豹犀象爲大功，若於時倡戒殺之論，則禽獸偏地，人類先絶矣。孔子去周公不遠，雖復愛物，先當存人。未能保人，安能保禽獸？故歲時制狩蒐之禮，外以祭祀賓客，内以習武禦外，皆亂世不得已之事也。孔子知其不可，而時未能戒殺，故爲之禁限，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，皆於殺物之中，存限制之法。故爲制度，不麛不卵，魚鼈不尺不食，豺祭獸而後獵，獺祭魚而後漁。諸侯無故不殺牛，大夫無故不殺羊，士無故不殺犬豕，庶人無故不殺牲，又因其大小以爲殺之差。蓋進化有漸進，仁民有漸進，愛物亦有漸進，此皆聖人所無可如何，欲驟進而未

能者。今已數千年，尚未戒殺，非徒不能不殺物，人道尚相爭相殺，其去衆生平等之世甚遠也。他日大地皆一，人民太平，仁民之化既盡，則當進至愛物。是時，害人之猛獸已盡無後，不須殺戮競爭，惟馴擾之生物，若牛、馬、猴、犬、羊、豕、雞、魚、鳥之類，則栅地以養之，可資力作而供游玩。死則埋之，終其天年。化學日精，別製新品以代肉食，既存仁愛之心，又除血氣之慘。斯時，人物並育而不害，衆生熙熙以登春臺，乃爲太平之太平，大同之大同。孔子生非其時，雖有是心而未能行。佛氏大慈，早行戒殺，然發之過早，未能行也。印人染其風，至不踐蟻，而歲爲虎狼食者萬數。蓋未當其時而早行太平，其失甚矣，此孔子所以告人時中也。

○子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多見，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識，音志。

包咸曰：「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，故云然。」按，春秋時，諸子紛紛創教制作，如荀子所議：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，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，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，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，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，皆所謂不知而作者也。孔子同時，如子桑伯子蔽於簡而不知繁，原壤蔽於放而不知禮，棘子成蔽於質而不知文，楚狂、沮溺、丈人蔽於隱而不知義，微生畝蔽於固而不知行，皆所謂不知而作。凡後世之異端外道，皆類是。此莊子所謂，如耳目鼻口，僅明一義，不能相通者也。孔子仁智不蔽，故無是。其創教，本末精粗，六通四闢，故學術足爲創教之先王也。不知而作，攻創教者之妄也。此言上知之士。其從教之士，

亦不擇其善否而妄從之，其愚益甚。當偏考諸教，多聞多見，合大地之知識，參稽互證，比較長短，擇其至善者而後從，教其未善者，但記之可也。如此，則不爲人所愚惑，雖非創教之上智，亦爲知之次也。

○互鄉難與言。童子見，門人惑。子曰：「人絜己以進，與其絜也，不保其往也。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，唯何甚？」「潔」，唐宋石經作「絜」，今從之。《說文》無「潔」字。《鄉飲酒義》鄭注：「絜，清也。」朱子曰：「此章疑有錯簡。『人絜己以進，與其絜也，不保其往也』十四字，當在『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，唯何甚』之前。」雖古無據，然於文最順，亦從之，並注於此，以存舊文。

互鄉，鄉名，其人習於不善。惑者，疑夫子不當見之也。絜，清治也。與，許也。往，前日也。顧歡曰：「往，謂前日之行。」夫人之爲行，或有始無終，或先迷後得，教誨之道，絜則與之，往日之行，非我所保。蓋不追其既往，不逆其將來，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耳。大匠不畏枉木，良醫不畏重疾，聖人兼懷萬物，容衆而矜不能。有教無類，欲普天下惡俗而悉化之，此所以爲大教主也。

○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

仁者，人也。受仁於天，而仁爲性之德愛之理，即己即仁，非有二也。近莫近於此矣，故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，反求諸身，當前即是。而學者望而未見，或諉爲遠，永無至仁之地，實無欲仁之心耳。孔子斯言，直捷指點，俾天下人皆成仁人，可謂大慈導引，能近取譬矣。學者其可負之乎？包曰：「仁道不遠，行之即是。」

○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，孔子曰：「知禮。」孔子退，揖巫馬期而進之，曰：「吾

聞君子不黨，君子亦黨乎？君取於吳，爲同姓，謂之吳孟子。君而知禮，孰不知禮？」巫馬期以告。子曰：「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」皇本「進之」爲「進也」，「取」作「娶」。

陳，國名。司敗，官名，即陳楚之司寇也。昭公，魯君，名稠，習於威儀之節，當時以爲知禮，故司敗以爲問，而孔子答之如此。巫馬，姓，字期，孔子弟子，《傳》名施，字子旗。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旗，旗、期古通，楚令尹。子期亦作子旗。司敗揖而進之也。相助匿非曰黨。禮不娶同姓，而魯與吳皆姬姓，謂之吳孟子者，諱之，使若宋女子姓者。然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，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，故代君受過。蓋諱國惡禮也，又不明言其故，所謂「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」聖人之道大而德宏如此。《春秋》於昭公十年冬娶吳孟子之事，諱而不書，削冬字以誌之，於哀公十二年但書孟子卒，亦不著爲夫人，以著不娶同姓之義。《傳》曰：「男女同姓，其生不繁。」日本皇族及王朝公卿，皆娶同姓，至今二千五百年，皇族不過二十人。其伯爵日野秀逸，八百年之世爵也，告吾曰：「吾國千年之世，公卿凡二十家，其人數少則十餘，多無過六十者，皆以娶同姓，故人丁不繁。不若中國用孔子制，必娶異姓，故人數四萬萬，繁衍甲於大地。今亦漸知不可，多有娶異姓者矣。」歐人醫院所考，姊妹爲婚，多盲啞不具體。摩西之約，英法之律，亦知禁娶姊妹爲妻，而曾祖以外之親不禁，故人數僅半中國。若南洋、非洲諸蠻夷，兄弟姊妹相婚，則其族類多絕矣。生理學之理，桃李梅梨之屬，以異種合

者，其産必繁碩味美；雞羊牛馬之種，以異種合者，必碩大蕃滋。蓋一地同種之物，含氣無多，取而合之，發生自寡，故自取其種，不若合别種之生意尤多。故娶異姓，不如娶異鄉，娶異鄉，不如娶異邑異郡，娶異邑異郡，不如娶異國異種。今地球大通，諸種多合，但當汰惡種而合良種耳。若男女異姓，則必不可改者，故繫女以姓，實明此旨。今歐人婦從夫姓，既失自立之義，又乖異姓爲婚之旨。故中國之異姓爲婚，而人類冠于大地，此孔子之大功，而不可易之要義也。

○子與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後和之。

聲比於樂曰歌。反，復也。必使復歌者，欲得其詳，而取其善也。而後和之者，喜得其詳，而樂其善也。此見聖人樂取人善，樂與人同。聖人氣象太和，誠意懇至，而謙遜審密，不掩人善。蓋一事之微，而與人之雅，樂人之善，感人之心如此。按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故人道以樂生爲主。凡聖人之治教，雖克己節欲之苦，皆以爲樂而已。樂莫著於樂，蓋聲音之動，暢於四支，而適於魂靈。故天下古今之樂，皆託於音，而五聲八音，尤以人聲爲貴，故曰絲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後世以絲度調，古人以竹度調，而皆不如肉聲之歌爲美。故歌者，樂之祖，樂之著也。歌文從可可，蓋必依永而後諧聲。故孔子尚之，《詩》三百五篇，皆以爲歌，求合於《韶》、《濩》、《象》、《箾》之音。古音不可考，乃能上如抗，下如隊，曲如折，止如槀木，纍纍如貫珠，而廉肉節奏之聲浪，乃能觸人耳而暢人魂。但貴得於中聲，不至噍殺、煩促、淫佚、靡哀爲凶聲、過聲。斯人道之

美，不可廢也。古音既廢，而中聲猶可推求，蓋大不過宮，細不過羽，得之。今泰西好歌，雖非中聲，然甚高壯，夏聲必大也，明世崑曲，亦庶幾焉。墨子非樂，不合人心，天下不堪，離於天下，其去王也遠矣。宋賢執禮甚嚴，尊古太甚，以古音既不可考，乃並歌而廢之，付之於優伶狎客，莊士所不爲。遂令中國廢歌，失人道養生之宜，悖聖人樂生之道，日尊孔子而暗從墨氏，致人道大觳，天下不堪，此程朱之過也。今當考中聲而復歌道，以樂人生矣。

○子曰：「文莫，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。」

文莫，讀若黽勉。莫亦勉也，古音通，蓋燕齊語也。孔子謙言，勉强行道，已猶不後於人，若躬行而爲君子，則有志未逮，雖勉强而未有得也。猶言事父事兄未能，皆聖人之遜詞，所以勉學者於躬行也。

○子曰：「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公西華曰：「誠唯弟子不能學也。」鄭注：「魯讀『正』爲『誠』，今從古。」則「正」乃古文，今改從魯。

此亦夫子之謙辭也。聖者，神明人道之變化；仁者，元德博愛，人道之備也。爲之，謂爲仁聖之道。誨人，亦謂以此教人也。然不厭不倦，非己有之則不能，所以弟子不能學也。可謂云爾已矣者，無他之辭也。公西華聞而歎之，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。

○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子曰：「有諸？」子路對曰：「有之。誄曰：『禱爾于上下神祇。』」子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鄭本無「病」字。

包咸曰：「禱，禱請於鬼神。」有諸，周生烈曰：「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？」

誄者，累也，累功德以求福。上下，謂天地。天曰神，地曰祇。禱者，悔過遷善，以祈神之赦罪賜福也。夫人苟有罪，則豈一禱所能赦罪？亦豈神祇所能赦罪？人苟無功德，亦豈禱所能邀福？亦豈神祇所能錫福？若有功德而無罪過，則暗合神明，雖不禱而禱已久矣，何事於禱？此爲世人日行惡而日禱神赦罪之無益，不如日行仁而不禱之爲得也。故以道治天下者，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。故禱者，據亂世之事，而非太平世之事也。

○子曰：「奢則不孫，儉則固。與其不孫也，寧固。」「孫」，即「遜」。

孫，順也。固，陋也。孔子尚文，制禮從文。若奢、儉，俱失中，而奢之害大。孔子生當據亂酋長之世，時君大夫以奢相尚，築臺鑿池皆役小民，雖以文王之靈臺、靈沼號稱「子來」，可謂德及民矣，然猶不免役民。其餘暴虐之長，則妄用民力，苟違民時，民生日困，無一非民膏民脂。孔子惡之，惡僭不遜也。若華美而合於體，爲文而非奢，孔子所尚矣。後世已用雇役。爲天下合計，則財者泉也，以流轉爲道。若尚儉，則財泉滯而不流，器用窳而不精，智慧窒而不開，人生苦而不樂，官府壞而不飾，民氣偷而不振，國家痿而不强。孔子尚文，非尚儉也，尚儉則爲墨學矣。後儒不善讀此章。誤以孔子惡奢爲惡文，於是文美之物皆惡之。歷史所美，皆貴儉德，中國文物遂等野蠻，則誤解經義之禍也。且聖人之言，爲救世之藥，參术之與大黃，相反而各適所用。孔子言各有爲，但以救時。孔子爲聖之時，若當平世，必言與其儉也寧奢。故曰：「言不盡意。」

又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」故貴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意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坦湯湯，小人長戚戚。」鄭注：「魯讀『坦蕩』爲『坦湯』，今從古。」則「蕩」乃古文，今改從魯。「湯」「蕩」古通。

坦，平也。湯，寬廣也，《詩》：「子之湯兮。」長戚戚，多憂懼。君子樂天知命，無入不自得，故履險如夷，見大心泰。小人多欲營私，日爲物役，故患得患失，疐後跋前。其所以爲憂樂，則知命不知命盡之，遂爲君子小人之別也。

○子温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《釋文》：「一本作『子曰』。」皇本作「君子」，又「威而不猛」無「而」字，似誤。

厲，嚴整也。凡人生氣質，各有所偏，毗柔毗剛，鮮得中和。毗柔者，温和而失於不肅；毗剛者，威嚴而失於太暴。若勉强恭恪，則又失於拘束而不安適。惟聖人全體渾然，陰陽合德，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。門人熟察而詳記之，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。抑非知足以知聖人，而善言德行者，不能記。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。

論語注卷之七終

論語注卷之八

南海康有爲學

泰伯第八　凡二十三章

○子曰：「泰伯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讓，民無德而稱焉。」「德」，《集解》引王肅云：「無得而稱。」近世從之。《後漢書·丁鴻傳》、《延篤傳》及鄭《志》引此作「德」，《釋文》：「本亦作『德』。」則各本皆從「德」，今從之。

至德，爲德之至極，無以復加也。無德而稱，其遜隱微，無跡可見也。蓋太王三子，長泰伯，次仲雍，次季歷。季歷生子昌，是爲文王，有聖德。太王有翦商之志，而泰伯不從，太王遂欲傳位季歷，以及昌，泰伯知之。太王有疾，泰伯即託採藥，偕仲雍逃之荆蠻。於是，太王乃立季歷，傳國至昌，至武王，而有天下。《論衡》謂：「太王薨，泰伯還，王季辟主，泰伯再讓，王季不聽，三讓曰：『吾之吴越，吴越之俗，斷髮文身，吾刑餘之人，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。』季歷乃受。」《韓詩外傳》與王充合。鄭注採藥不返，太王殁，季歷爲喪主，一讓也；季歷赴之，不來奔喪，二讓也；免喪之後，遂斷髮文身，三讓也，與《史記》合。然泰伯避位，未必復返，則從鄭説爲宜。使唐之建成、元吉知此，安有推刃之禍。於太王爲養志；採藥而不奔喪，於王季爲避跡；嗣立而非内禪，於商朝爲純臣。斷髮文身，不啻採薇叩馬矣。不獨泰伯至德，即仲雍亦至德。此如夷、齊同稱，而單文多稱伯夷也。其後諸樊、餘祭競欲讓於季札，亦至德之餘風所激歟？

○子曰：「恭而無禮則勞，慎而無禮則葸，勇而無禮則亂，直而無禮則絞。」「葸」，《說文》無之，當是今文。字或謂當作「諰」，《荀子·議兵篇》：「諰諰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。」《漢·刑法志》引作「鰓」。

葸，畏懼貌。絞，急刺也。無禮則無節文，故有四者之弊。恭、慎、勇、直，皆生質之美德。然德則空虛無薄，其施於人道之宜，尚有太過不及之患，必有禮以節之，然後可行。此聖人所由制禮，而君子所貴隆禮由禮也。不然，則恭者見犬豕而拜之，慎者一事不敢爲，勇者動輒稱戈作亂，直者絞刺人短，反不可行矣。

○君子篤於親，則民興於仁；故舊不遺，則民不偷。此當另爲一章，脱「子曰」二字。

篤，本作竺，厚也。包咸曰：「興，起也。君能厚於親屬，不遺忘其故舊，行之美者，則民皆化之，起爲仁厚之行，不偷薄。」蓋風俗之厚薄，化起於在上，而推恩之次第，先驗於親舊。其所厚者薄，而所薄者厚，未之有；其在上者厚，而在下者薄，亦無之也。

○曾子有疾，召門弟子曰：「啓予足！啓予手！《詩》云：『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』而今而後，吾知免夫！小子！」《說文》：「启，開也。」「啓，教也。」二字不同，今通作啓。《說文》：「誃，讀如《論語》『誃予之足』。」「誃」，當是古《論》，今不從。「兢兢」，本或作「矜矜」。

鄭氏玄曰：「啓，開也。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，不敢毀傷，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。」父母全而生之，亦當全而歸之。詩，《小旻》之篇。戰戰，恐懼。兢兢，戒謹。臨淵，恐墜。履冰，恐陷也。言此詩者，喻己常戒慎，恐有所毀傷。周氏生烈曰：「乃今日後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。」言其保之之難如此，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。《史記》：「孔子

以曾子能孝，故作《孝經》以授之。」曾子終身蓋以孝謹自守者，今《大戴禮·曾子》十篇，率皆守身之言，其宗旨在此，其力行亦在此。孔子以凡物非父不生，非母不生，非天不生，三合然後生全，而受者當全而歸之。故云：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毁傷。少有毁傷，則無以對所生。論傳體之義，自爲完全，非全身無以極其重。曾子終身戒謹，僅能全不敢毁傷之義。然此義也，不過孝之始而已。蓋人之生也，有神魂體魄。專重神魂者，以身爲傳舍，不愛其身，若佛、耶、回皆是也。專重魄者，載魄抱一，以求長生，若老學、道家是也。專重體者，戰兢守身，啓手啓足，若曾子是也。三者各有所偏，孔子則性命交修，魂魄並養，合乎人道，備極完粹。然一傳而爲曾子，即已偏於體魄如此。夫形體者，血氣所爲，經三十日而血氣一變。其舊者，隨汙溺而盡銷；其新者，亦經歲月而頻化。人生自少而壯，自壯而老，形色血氣不知變化百千矣，保無可保，免無可免。且父母之指爪洟唾，皆父母之體也，其生已棄之，若其骨肉腐敗，益無可保。若埃及之木乃伊，以奇藥全之，可數千年，終亦必毁。故愛體魄者，不過推愛之義。如愛召伯者，保其甘棠；愛丈人者，愛其屋烏；愛父母者，愛其遺體；敬佛者，重及佛骨云爾。孔子兼備萬法，無所不在。不又云：殺身以成仁，見危授命，戰陳無勇非孝乎？不又云：體魄則降，知氣在上，若魂氣則無不之乎？不稱比干諫死爲仁乎？曾子兢兢於保身，至於垂没，自是教之一義，然亦偏矣。若後儒説，以曾子爲孔子正傳，以爲孔子大道之宗，則大謬

也。

○曾子有疾，孟敬子問之。曾子言曰：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：動容貌，斯遠暴慢矣；正顔色，斯近信矣；出辭氣，斯遠鄙倍矣。籩豆之事，則有司存。」

孟敬子，魯大夫仲孫氏，名捷。問之者，問其疾也。鳥畏死，故鳴哀；人窮反本，故言善。此曾子之謙辭。包咸曰：「欲戒敬子，言我將死，言善可用。」暴，粗厲也。慢，放肆也。信，實也。正，齊莊也。辭，言語；氣，聲氣也。鄙，野也。倍，與背同，謂背理也。籩，竹籩；豆，木豆，禮器也。言道之本末甚多，而容貌、顔色、辭氣爲本，當自己修之，而籩豆器數爲末，可付諸有司也。《禮·冠義》所謂：「禮義之始，在於正容體，齊顔色，順辭令。」《表記》：「是故，君子貌足畏也，色足憚也，言足信也。」曾子得之，然將死時不待問而發論，以爲道之所貴者，乃僅在容貌不暴慢，顔色宜莊正，辭氣勿鄙倍三者。此皆外身修飾之事，無一性命之微言，皆初學持循之功，無一自得之受用。即使言出有爲，或爲孟敬子而發，則後世士夫能飾容色辭氣，而心術險詖，行詣卑污者多矣。即能此，亦與色莊論篤者何異？何足貴乎？鄙人始讀，見謂將死言善，君子所貴，鄭重出之如此，以爲必有精義，不意膚末若是，宜葉水心以曾子爲未嘗聞道也。今《曾子》十篇，皆兢兢守身之言，與此兩章意義相合，必非誣説。蓋曾子之真實心地，刻苦工夫，自爲篤信好學者，然其所得品詣在善信之間，於佛法中爲神秀，與明儒康齋、近人倭仁相類，終日省身寡過而已。其於充實

光輝尚遠，何況大化乎？惜其親炙神明聖王，而不得聞配神明育萬物六通四闢之道，性天陰陽之理，三世大同之法，非斯人而誰與？舉老少而安懷，但知《孝經》守身，僅聞孔子萬法之一端而已。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，當孔子夢奠之年，僅二十七歲，當顏子没時，僅十五歲。故從游陳、蔡皆不及與，受業未知何年。要其天資既魯，侍教不久，所得不深，此誠無可如何者也。乃同學諸賢各傳教異國，或爲卿相大夫，自顏子、伯牛、子路、宰我早卒，子貢居衛，子張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游居吴，澹臺游楚。其居洙泗之故鄉，因聖人之遺教，收吾黨之狂簡，嗣闕里之遺音，終身講學，老壽九十者，惟有曾子，故弟子最多，在孔門靈光巋然，最爲耆宿。後生之從儒教者，慕其盛名，以爲孔子大宗，自皆歸之。齊、魯之間，學者率出其門，故後學獨稱曾子。《論語》於顏子尚名之，而於曾子稱子。曾子之德望如此，天下聞曾子之教者，誤以爲孔子之道即如是。於是，孔子之大道闇没而不彰，陿隘而不廣，此孔教之不幸也。子思之學出於子游，荀子之言最可信據。王肅不知考，僞《家語》以爲子思學於曾子，程朱誤信之，又附會爲子思、孟子之正傳，以《大學》爲曾子之書，與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名爲四子。於是，曾子上列顏、思爲四配，爲孔道之正宗，而天下學者益尊之。於是，中國之言孔學者，僅在守身，而孔子重仁之大道，一切皆割棄，甚至朱子見《禮運》之大同且疑之矣。此則後儒輕説妄尊之罪，而於曾子無與也。以關學術之大，不得不明正之。

○曾子曰：「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。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」

包氏咸曰：「校，報也。言見侵犯不報。」人性各有長短，故各有能不能。知也無涯，學益不足，故項槖可問，芻蕘可詢，皆有補於學問。至於侵犯不校，則大度如天，至慈如父母。聖人視天下皆孩之，孩兒之犯，何所校報？蓋至人忘己，大道無我，誕登於岸，虛與世游，更何有以一得自矜，小技驕人，睚眦必報者哉？馬融謂，友爲顏子。然顏子没時，曾子十五歲，未必及同學也。或追稱之歟？抑孔門之高賢多矣，何必顏子而後有是哉？

○曾子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」陸德明：「本作『君子也』，無『人』字。」

鄭氏曰：「六尺，十五歲以下。」其才可以輔幼君、攝國政，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，可謂君子矣。與，疑辭也。後決辭設爲問答，所以深著其必然也。後世若諸葛亮當之矣。攝政王多爾袞、張居正亦庶幾焉，則寄萬里之國命矣。

○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

包氏曰：「弘，大也。毅，强而能斷也。」非弘不能勝其重，非毅無以致其遠。仁者，人心之全德，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，可謂重矣；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，可謂遠矣。程子曰：「弘而不毅，則無規矩而難立；毅而不弘，則隘陋而無以居之。」又曰：「弘大剛毅，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。」仁者公德，博愛無私，萬物一體者。人者仁也，故人人

皆有仁之責任，人人皆當相愛相救，爲人一日，即當盡一日之責，無可辭避。孔子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？而誰與？」若卸人之責任，中道退懈，是不爲仁，即不得爲人也矣。子贛曰：「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！」

昔嘗編《論語》孔門諸子學案，曾子之言皆守身謹約之説，惟此章最有力，真孔子之學也。其得成就爲孔學大派，皆弘毅之功，力肩孔道，仁爲己任也，易簀不昧，死而後已也。曾子蓋能行而後言者，雖守約亦可法矣。

○子曰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包氏曰：「興，起也。言修身當先學詩；禮者，所以立身；樂所以成性。」

詩本性情，詠歎淫佚，易於感人，興起人心，或發揚蹈厲，或温厚纏綿，必在於詩。立必有節文度數，人雖有良才美質，必有禮以行之，乃知所立，故必在執禮。《大戴禮·衛將軍文子篇》：「吾聞夫子之施教也，先以《詩》。世道者孝弟，説之以義而視諸體，成之以文德。」體者，禮也；文德，樂也。樂有五聲十二律，音聲之暢，觸感魂靈，干羽之綴，發强形體，蕩滌煩縟，涵養中和，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欣喜懽愛，中正無邪，以調理性情，和順道德，必在學樂。六經皆孔子所作以爲教，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作於晚暮，故早歲但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教人，而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三者尤要。程子曰：「古人之詩，如今之歌曲，雖閭里童稚，皆習聞之而知其説，故能興起。今雖老師宿儒，尚不能曉其義，况學者乎？是不得興於詩也。古人自灑掃應對，以至冠昏喪祭，莫不有禮，今皆廢壞，是以人倫不明，治家無

法，是不得立於禮也。古人之樂，聲音所以養其耳，采色所以養其目，歌詠所以養其性情，舞蹈所以養其血脉，今皆無之，是不得成於樂也。是以古之成材也易，今之成材也難。」愚觀泰西學校，必有詩、禮、樂三者，以爲學級，人人童而習之。其詩歌，皆有愛國愛種，興起其仁心；其禮，自飲食、起居、賓客、軍國之禮皆熟習，而有以固其肌膚之會，筋骸之節，以應人接事；其樂，則凡歌詞、琴曲、跳舞，歲時皆習熟，而有以陶暢其性靈，舞蹈其手足，故人多成材。一切科學皆爲專門，惟詩、禮、樂爲普通之學，無人不習。孔子之道乃大行於歐美，而反失於故國也。今學者更當光復故物，以求成材矣。

○子曰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」

鄭曰：「民，冥也，其見人道遠。由，從也，言王者設教，務使人從之。若皆知其本末，則愚者或輕而不行。」程子曰：「聖人設教，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曉也，然不能使之知，但能使之由之爾。若曰聖人不使民知，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，豈聖人之心乎？」《韓詩外傳》：「《詩》曰：『俾民不迷。』昔之君子，道其百姓不使迷，是以威厲而刑厝不用也。故形其仁義，謹其教道，使民目晰焉而見之，使民耳晰焉而聞之，使民心晰焉而知之，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。《詩》曰：『示我顯德行。』故道義不易，民不由也；禮樂不明，民不見也。《詩》曰：『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』，言其易也。『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』，言其明也。」孔子之欲明民至矣。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。《禮·緇衣》曰：「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。」董子曰：「民者，瞑

也。民之號，取之瞑也。」孟子曰：「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衆也。」如以神道設教，則民以畏服，若明言鬼神無靈，大破迷信，則民無所忌憚，惟有縱欲作惡而已。故可使民重祭祀，而鬼神之有無生死，不必使人人知之。凡此皆至易明者。孔子曰：「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。智者過之，愚者不及。」深憂長歎，欲人人明道。若不使民知，何須憂道不明，而痛歎之乎？愚民之術，乃老子之法，孔學所深惡者。聖人徧開萬法，不能執一語以疑之。且《論語》六經多古文竄亂，今文家無引之，或爲劉歆傾孔子僞竄之言，當削附僞古文中。

○子曰：「好勇疾貧，亂也。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亂也。」

好勇而不安分，則必作亂惡。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，則必致亂。二者之心，善惡雖殊，然其生亂則一也。包氏咸曰：「好勇之人而患疾己貧賤者，必將爲亂。疾惡太甚，亦使其爲亂。」按，陳涉之輟耕隴上，石勒之倚嘯東門，好勇疾貧之亂也。楊國忠之激怒安禄山，李訓之欲誅仇士良，皆甚疾不仁之亂也。二者雖殊，然足以致亂，其罪均也。

○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。」皇本，「使」上有「設」字，「已」下有「矣」字。「吝」，本亦作「悋」。

《周書·寤敬篇》：「不驕不悋，時乃無敵。」《韓詩外傳》：「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，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，所友見者十二人，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。誡伯禽曰：德行寬裕，守之以恭者，榮；土地廣大，守之以儉者，安；禄位尊盛，守之以卑者，貴；人衆兵

强，守之以畏者，勝；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者，善；博聞强記，守之以淺者，智。」此周公之法，故借以反言之。周公多才多藝，如創制指南車之類，故稱才美。驕，矜誇也。吝，鄙嗇也。矜誇鄙吝，常人視爲小過，而孔子最所深惡。以其自私而背於公德，反於大同，令人道退化，人羣不合，故以爲大惡。雖有周公之才美，不能贖之，以雖才美而不能公之於人，智而不仁。反是而思，恭遜爲行己之門，施捨爲待人之門，苟能二德，雖無才，亦孔子所許矣。一部《論語》稱周公只有此章，但稱才美，未歎至德。然則，後世以周公爲先聖，至降抑孔子爲先師者，足見劉歆作僞之惑矣。

○子曰：「三年學，不至於穀，不易得也。」

鄭氏曰：「穀，禄也。」《隸釋・漢孔彪碑》：「龍德而學，不至於穀，浮游塵埃之外，皭焉氾而不俗。」爲學之久而不求禄，如此之人不易得也。蓋學者之大患在志於利禄，一有此心，即終身務外欲速，其志趣卑污，德心不廣，舉念皆温飽，縈情皆富貴，成就抑可知矣。而人情多爲禄而學，此聖人所由歎也。朱子謂「至」當作「志」。《荀子・正論》：「其至意至闇也。」又曰：「是王者之至也。」楊倞注並云：「至」當爲「志」。疑古「至」「志」通也。

○子曰：「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」

篤，固也，信之至極之謂。好學者，必以信之篤爲始，不篤信則非真好，無以爲人道之門。善其道者，必死守之爲終，不守死則不能善，無以爲衛道之極，此

孔子教後學從教傳教之法。蓋萬法皆起於篤信，不信則一切無可學；萬事莫堅於死守，不死則一切無可守。故佛之教人必在起信，而從之堅；耶之教人必以死守道，而道大行。惜儒者之徒不能奉行，所謂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無也。危者，勢將亡；亂者，政已亂。國若此者，入此居此皆無益，必不能救，徒喪其軀，此梁鴻所以五噫，管甯所爲遠避也。此似智者之事，人所易爲，不知在危亂之邦者，懷土爲安，罕能遠去，然因此或身污僞命，家人盡喪，上無關於教，中無益於國。志士雖以死善道，然去就不知，夭其天年，若龔生之徒死，亦不可也。若鄙夫懷禄，貪於亡國之富貴者，近如拳匪之變，京師死者如麻，既非維新以救國，亦不能爭廢立以殉君，敗名喪身，軀若雞狗，是自作孽也。

○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。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

《潛夫論》引此，「邦」作「國」。云：「衰世之士，志彌潔者身彌賤，佞彌巧者官彌尊。」見者樂則行之，隱者憂則違之，不易乎世，不成乎名也。若邦有道，則披巖剔幹，登明選公，然而貧賤，必無可用之才也。若邦無道，則政以賄成，官由諂得，然而富貴，必無能守之節也。無才無節，皆志士之所恥。若以救國救民爲志者，孔子所謂「天下有道，某不與易」，顏子所謂「治國去之，亂國救之」。醫門多疾，庶幾有瘳，此則以入地獄救人之心，而非關富貴貧賤之事。是又聖人大仁之地位，而非中士所能，學者自審其才德地位，擇而行之。孔子蓋多開藥方，以待學者之服焉。

○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皇本「政」

下有「也」字。

孔氏曰：「欲各專一於其職。」蓋司法者不問行政，行政者不得問立法，任兵農者不謀禮樂，司禮樂者不問錢穀，所以戒侵官越職也。若夫議論政事，則國者民衆之國也。鄉校之議，風詩之作，乃聖人所特設，固宜公議之者。

○子曰：「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

師摯，魯樂師，太師摯也。始，樂之始；亂，樂之終。《樂記》曰：「始奏以文，復亂以武。」又曰：「再始以著往，復亂以飭歸。」蓋樂一成有四節：有升歌，有笙奏，有閒歌，有合樂。升歌爲始，合樂爲亂。禮燕及大射，皆太師升歌。摯爲太師，是以云「師摯之始」也。合樂，《周南·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，《召南·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，凡六篇。而謂之「《關雎》之亂」者，舉上以該下，猶之言《文王》之三，《鹿鳴》之三云爾。升歌言人，合樂言詩，互相備也。洋洋盈耳，總歎之也。自始至終，咸得其條理，而後聲之美盛可見。言始亂，則笙閒在其中矣。孔子反魯正樂，其效如此。蓋尚同合愛，莫尚於樂，人道起化，莫先於夫婦。故正樂編詩，先自《關雎》，志和音雅，以爲生民之始，萬福之原。夫先於婦，男下於女，矯亂世之弊，崇平等之教，平權和合，故洋洋美盛也。

○子曰：「狂而不直，侗而不愿，悾悾而不信，吾不知之矣。」《廣雅》：「悾悾，誠也。」《子罕篇》：「空空如也。」「悾」、「空」古通。《呂氏春秋》：「空空乎，其不爲巧故也。」又與「款」通。

侗，無知貌也。《莊子·山木》：「侗乎其無識。」《書》：「在後之侗。」即「僮」之叚借。愿，謹也。包咸曰：「悾悾，愨也。」狂、侗、悾皆質之愚者，然愚人多

直愿而信，亦可節取。若夫託狂以行奸，極愚而妄詐，以其資質之下，加以心術之奸，是真無如何也。吾不知之者，蓋深絶之而不敢加一詞之謂。

○子曰：「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」

皇《疏》：「繆協稱中正，曰：『學自外來，非夫内足，恒不懈惰，乃得其用。』」言人之爲學，當如追亡救火，常患不逮。以若是之時，敏猶恐不能證悟，不能據守，旋得旋失之，若夫優游暇豫，作輟怠緩，其必不能得，可見矣。此警厲學者之詞。

○子曰：「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！」

巍巍，高大之貌。不與，猶不相關。蓋至人之游於世間，但以救人爲事，不避貧賤勞苦，亦忘其富貴尊榮。故舜之鼓琴，二女袗衣，猶若固有。禹之櫛疾風，冒甚雨，肌無肉，脛無毛，卑宮室，惡衣服，等於監門，若不知勞。蓋行其救人之素志，則一物不得所，若己饑溺之。然天下雖大，自至人視之，猶一吷也。苟無此夙志大識，則一命之榮，震動其心，死生其命矣，况天下乎？此實爲立憲君主之法，雖有天下，而實公天下，故不與。舜恭己垂裳，南面無爲，禹之勞爲公僕，而不敢有君天下之心，借舜禹以明之，孔子之微言也。

○子曰：「大哉堯之爲君也！巍巍乎！唯天爲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焕乎其有文章！」

《説文》有「奂」，無「焕」字。近人多據《説文》以攻《論語》今本，然今《論語》多魯《論》今文，若《説文》純乎古文，不足據也。

唯，猶獨也。則，猶準也。包氏曰：「蕩蕩，廣遠之稱。言其布德廣遠，民無能識其名焉。」蓋莫大於天，而堯與天

準，則蒼蒼無正色，遠而無終極，故無可形容也。成功，事業也。煥，光明也。文章，禮樂法度。堯之德不可名，所可名者其功業、文章，巍然煥然，亦其粗跡，蓋歎美之至也。孔子志在大同，天下爲公之世，故最尊堯舜。然神人無功，至人無名，雖有非常之功業文章，亦不過游化示現之粗跡，於其至德無與也。其示現之跡，或以君而創民主之事，或以民而爲教主之業，廣大高明，血氣尊親，然聲色之化民，末也。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微妙廣運，無所不在，爲太平世之民主可也，爲亂世之君主可也，爲選用舜、禹、皋陶、益可也，兼容共工、驩兜可也。龍蛇雜沓，蘭艾並生，此天所以爲大也，來爲中國之聖人可也，來爲此地之教主可也。立法各不同，魂身各不同，去爲他地之教主可也；魂氣無不之，神明無不在，在此地爲君主可也，在他地爲教主可也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，此天之所以爲大，而民所以不能名者。故謂之堯者，偶託焉爾。

○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「予有亂十人。」今本「亂」下有「臣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『予有亂十人』，本或作『亂臣十人』，非。」唐石經於《尚書》、《論語》及《左傳》皆無「臣」字。東晉僞古文亦無「臣」字。今本皆有「臣」字，乃後人據晉《太誓》後添，今削之。孔子曰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？唐、虞之際，於斯爲盛。有婦人焉，九人而已。」

五人，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伯益。亂，治也。馬鄭以十人謂：周公旦、召公奭、太公望、畢公、榮公、太顛、閎夭、散宜生、南宮适，其一人謂文母。然武王得天下已八十餘，太姒必不在，必爲邑姜也。九人治外，邑姜治內。《北史·齊后妃傳論》：「武明追蹤周亂，」即指神武妻婁氏，則隋唐人亦以爲邑姜矣。陶潛《羣

輔録》有毛公，無桀公。衛恒古文以婦人作殷人，韓愈指爲膠鬲。近人任啓運指漢石經作殷人，則漢石經久無《泰伯篇》，恐誤記也。稱孔子者，上係武王君臣之際，記者謹之。才難，蓋古語，而孔子然之也。才者，德之用也。唐、虞、堯、舜有天下之號。際，交會之閒。言周室人才之多，惟唐、虞之際乃盛於此，降自夏、商皆不能及，然猶但有此數人爾，是才之難也。夫人才有由人作者，有由天生者。文明盛，學校備，胎教先，水地和，殺亂之根絶，仁智之業積，則人種良而人才多。若文明之化未盛，學校之法未備，胎教不先，産地犖确，舉世爭殺，夙習愚頑，則人種不良而人才難得。其間有神靈聰敏馴齊者，若瘠地之産木，瘘樹之結實，雖有嘉穀碩果，然而無多，但有一二，即稱嘉瑞也。孔子生當亂世，故歎息才難若此。《詩》曰：「遐不作人。」故欲才之易，全在作人而已。

參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。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《釋文》作「參」，皇本亦作「參」。《後漢書・伏湛傳》、《文選・典引注》引亦作「參」，今本作「三」非是。皇本無「之」字。

包氏咸曰：「殷紂淫亂，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，天下歸周者參分有二，而猶以服事殷，故謂之至德。」《周書・程典解》：「維三月既生魄，文王合六州之衆，奉勤於商。」鄭《詩譜》謂：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楊也。蓋古者，諸夏諸國並立，其服事天子不過臣貢，如今高麗、安南、琉球、暹羅而已。遼、金興，則高麗貢於遼、金，而不貢於宋；吐蕃强，則大理、南詔、林邑貢於吐蕃，而不貢於唐；北魏興，則諸涼貢於魏，而不貢於晉。又如晉、楚爭霸，諸侯皆有朝貢，非如今內地之莫不臣也。周初千八百國，

蓋歸文王者已千國，所謂「大邦畏其力，小邦懷其德也」。故武王孟津之會，不期而會者八百國，此皆久臣貢於周者，文王若欲伐商如反掌耳。然天與人歸而不取，故孔子以爲至德。孔子於《書》，首堯、舜，於《詩》，四始首文王，皆明天下爲公之義。孔子之不取天下，亦所謂至德也。孟子述之，故稱堯、舜、文王最多。此篇首泰伯，終文王，《論語》稱至德只此二人。蓋孔子明公天下，尚辭讓，而惡爭奪之微旨也。章首當有「孔子曰」三字，與上文別爲一章。

○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。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，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，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。」《史記·夏本紀》作「卑宮室，致費於溝減。」《史記》爲今文，則「盡力」或是古文。然《論》有齊、魯，姑闕之。

間，罅隙也，文從月入門，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。菲，薄也。致孝鬼神，謂享祀豐潔。衣服，常服。黻，《說文》：「市韠也。」上古衣皮，知蔽前而已，故市以象之。祭服不忘本，天子朱市，諸侯赤市，大夫葱衡，士韎韐。篆文改從韋，從犮，經典假從黻，又爲芾，爲紼。《列子》作「美紱冕」。上廣一尺，下廣二尺，長三尺。冕，冠也。夏曰收，殷曰冔，周曰冕，皆同，皆祭服也。溝洫，田間水道，以正疆界、備旱潦者也。包咸曰：「方里爲井，井間有溝，溝廣深四尺。十里爲成，成間有洫，洫廣深八尺。」禹奉身極儉樸，而飾於宗廟朝廷者極文明。不役民力以奉己，故築宮極卑，惟竭己力以濟民，故於水利極精。豐儉與人反，而適得其宜，安樂於己少，而適得其公。約己而豐施，劬躬而勤民，不以人君自侈縱，故有天下而不與；不以尚儉失文明，故巍乎有成功，煥乎有文章，

所爲無可議也。然中國宮室卑污頗原於此，其有峻宇雕牆者，則後儒引以爲戒，此未通古今之故也。古者築城郭臺池皆役民力，即文王亦所不免。秦始皇築長城萬里，築阿房三百里，皆役夫數十萬，死者如麻。漢武之築建章，千門萬户，金人承露盤高五十丈。北齊高洋之築鄴臺，高二十六丈，隋煬之築西苑二百里，率皆役民爲之。若使聖人再獎借之，則暴君民賊，專制窮奢，何所不至。奢者人情，何待於勸進哉？若後世已用雇役，而君主已行立憲，則國體所關，文明所在，以工代施，愈能峻宇雕牆，愈益窮民，愈壯國體。孔子若生當今日，必大獎借之。《繁露·三代改制質文篇》，孔子爲明堂，已立三統之制。其地統曰：其屋卑污方。其天統曰：其屋高嚴侈員，則何嘗必以卑宮爲是乎？卑宮但據亂世之一統耳，文明世則改之。孔子聖之時者也，故《易》曰：「觀其會通，以行其典禮。」蓋惡人之泥於一端而生流弊也。孔子萬法並陳，故曰：「知時觀變」矣。

論語注卷之八終

論語注卷之九

南海康有爲學

子罕第九

凡二十九章《釋文》云：「皇本三十章。」謂合「不忮不求」與上「衣敝緼袍」爲一章也。朱子從之，亦以爲三十章。《注疏》、古本三十一章，當是析「不忮不求」以下爲一章，然不如合之爲宜，故仍以爲三十章。

○子罕言，利與？ 命與仁，達。舊本以「達」字屬下章，非。

罕，希也。上「與」，即歟，助辭。達，通也。利者，義之和； 命者，天之命。記者總括孔子生平言論，最少言者莫如利，最通達多言者莫如命與仁。蓋命利仁三者，皆人受於天以生，無須臾而能離者也。然利者，人所同好，若再增長附益之，則教猱升木，相習成風，恐因自利而生貪奪，反以害人道矣。故於繫《易》，言利爲義和，美利天下，而它經寡言之，防流弊也。蓋命則天賦於人，貧富壽夭，貴賤窮通，各有定分，雖有定命、變命、遭命之不同，而莫非命也。人能知命，則自能順受其正以樂天，自不暇竭詐謀險詖以害人。故命者，人道自得之至理也。人不能離羣獨處，無在不與人交，無處不與人偶。與人交偶，相親相愛，則人道成； 相惡相殺，則人道息。故仁者，人道交偶之極則也。孔子嘉惠天下人，以知命令其自得，以敦仁令其處人。蓋聖人言論雖多，通達考之，命與仁二者爲最也。孔子言論最多，幾無可尋其宗旨之要，此章括論，最爲得要。舊本，「達」字錯寫與「巷黨」相連，遂若本章之稱孔子罕言命仁。然考

之《論語》，孔子言命仁至多： 曰「五十而知天命」，曰「死生有命」，曰「賜不受命」，曰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 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 公伯寮其如命何」，其卒章更大聲疾呼，曰「不知命無以爲君子」。《易》言：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」，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。子思述之曰：「居易俟命」，「大德必受命」。孟子述之曰「得之不得曰有命」，「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，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」，「得之有命」，「性也，有命」。莊子述之曰：「父母豈欲我如是哉？ 天地豈欲我如是哉？ 然而至此者命也夫。」楊子述之爲《力命篇》，《孝經緯》述三命曰：「善惡報也。」此爲孔子大義，以令人安處，善樂循理，足以自得，安分無求，常教人者，徵羣經傳難以悉數。墨子，攻孔子者也，特著《非命篇》以攻儒。其《非儒篇》曰：「强執有命以説議曰：壽夭貧富，安危治亂，固有天命，不可損益。窮達賞罰，幸否有極，人之知力不能爲焉。羣吏信之則怠於分職，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。不治則亂，農事緩則貧，貧且亂，而儒者以爲道教，是賤天下之人者也。」又曰：「立命緩貧而高浩居，是若人氣鼸鼠藏，而羝羊視賁彘起。君子笑之，怒曰：散人。」《公孟篇》攻儒亦曰：「貧富壽夭，齰然在天，不可損益。」又曰：「君子必學。子墨子曰：『教人學而託有命，是猶命人葆而去其冠也。』」「子墨子謂程子曰：『儒之道足以喪天下四政焉，以命爲有，貧富壽夭，治亂安危有極矣，不可損益也。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，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，此足以喪天下。』程子曰：『甚矣，先生之毀儒也！』」儒墨相反相攻，

而墨子之攻孔子，以命爲儒者四義之一，則命爲孔子特立第一大義至明矣。若仁，則尤爲孔子專特之義，無往而非言仁者，即《論語》言仁，已四十二章。若以爲罕言，則孔子所多言者爲何也？其説益不可通矣。《禮記・曾子問篇》稱孔子與老聃助祭於巷黨。蓋巷黨爲魯地，而「達」字屬此章至明。《論語》之闕脱，程、朱所考者已多，以寫官脱寫，遂至孔子命仁兩義，千載爲之不明。仁之義尚不可掩，命之義則宋賢怵於此章之義，遂永没，孔子之大道遂割裂，今特疏通證明於此。

◎巷黨人曰：「大哉孔子！博學而無所成名。」舊本作「達巷」，誤。

巷黨，魯地。《禮記・曾子問》，孔子與老聃助祭於巷黨是也。舊本作達巷，脱上章之末字而連寫之，今改正。巷黨之人見孔子四通六闢，無所不通，因美其大，而惜其博而不專，無一專門擅長之名。皇甫謐《高士傳》以巷黨人爲項橐，《國策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論衡》以項橐爲孔子師，《史記・世家》以爲巷黨童子當是項橐也。

子聞之，謂門弟子曰：「吾何執？執御乎？執射乎？吾執御矣。」

執，專執也。射御皆一藝，而御爲人僕，所執尤卑。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？然則吾將執御矣。荀子曰：「天下之爲弓多矣，而垂獨稱焉者，垂之爲弓，一也。天下之爲樂多矣，而夔獨稱焉者，夔之爲樂，一也。天下未有兩而成者也。」行歧道者不至，世愈文明，則分業愈多，博涉則必淺嘗，專門乃能精詣。至專精之至，傳之子孫，思之思之，鬼神通之，乃能制器利用，利物前民。

惟神聖之才，天資敏絕，乃能多能多藝，無所不通，然不可以教人。巷黨人知專精之義，而以律聖人，孔子欲厲專精之業，而因以自承，亦欲執一藝以爲專門。蓋恐天下不能學己，誤於博學而一無所成也。

○子曰：「麻冕，禮也；今也純，儉，吾從衆。拜下，禮也；今拜乎上，泰也，雖違衆，吾從下。」

麻冕，緇布冠也。純，絲也。儉，謂省約。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，升八十縷，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，細密難成，不如用絲之省約。臣與君行禮，當拜於堂下，君辭之乃升，成拜。按，《聘禮・公食大夫禮》，外臣亦然，不止本國之臣也。泰，慢也。明事之易簡進化者，可從衆；事之慢泰違禮者，不可從衆。衆有得失，當擇之也。孔子之禮：天子見三公下階，見卿離席，見大夫興席，見士撫席。君臣對拜，已極平等之至，幾過於今歐洲君臣矣。但須下階待君辭乃升，以爲恭讓，乃少示君臣之敬耳。孔子鑒於時弊而言之，後世既非席地，可無拜禮，則古今不同，可無議矣。

○子絕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

意，所也。必，適也。固，執也。我，己也。印度古教有所教、方教、執教、我教，即意、必、固、我也。孔子之道虛齋，故無所住而絕跡；孔子之道時中，故無適莫而比義；孔子之道渾圓，故無可無不可而適宜。至於我性我質，其癡執尤大。一執於我，即背於公德，失於圓理。如耳目鼻口之各明一義，而不能相通，不能兼懷萬理。凡諸教之意、必、固、我皆大，惟孔子無此四者。所以超絕象外而無不包，深入世中而無所滯

也。「意」，或作「億」，測教也。莊氏存與曰：「智毋億，先覺也；義毋必，義之與比也；禮毋固，時中也；仁毋我，與人爲善也。」亦可通。但非所以論聖而不可測之神耳。

○子畏於匡，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

畏者，有戒心之謂。匡，地名。《史記》云：陽虎曾暴於匡，夫子貌似陽虎，故匡人圍之。包氏咸曰：「匡人誤圍夫子以爲陽虎，陽虎曾暴於匡。夫子弟子顔剋，時又與虎俱行，後剋爲夫子御，至于匡，匡人相與共識剋。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，故匡人以兵圍之。」文者，文明之道統也。春秋繼周文王，有文明之道，文王隱没五百年，文明之道統大集於孔子。後死者，孔子對文王自謂也。言天若絶文明之統，則孔子自謂不得爲文明之教主；天若未絶文明之統，則我爲文明之教主，匡人必不能違天相害。《春秋》之始元年春王正月，《公羊傳》曰：「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」何休述口説曰：「文王者，法其生，不法其死，與後王共之，人道之始也。」王愆期曰：「文王，孔子也。蓋至孔子而肇制文明之法，垂之後世，乃爲人道之始，爲文明之王。」蓋孔子未生以前，亂世野蠻，不足爲人道也。蓋人道進化以文明爲率，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。《公羊》先師口説，與《論語》合符，既皆爲今文家之傳，又爲孔子親言，至可信也。蓋孔子上受天命，爲文明之教主，文明之法王，自命如此，並不謙遜矣。劉歆以僞亂篡統，一切歸之周公，幾若孔子爲一

好學美質之賢士大夫，述而不作，比於老彭，觀此可證其謬。

○太宰問於子贛曰：「夫子聖者與？何其多能也？」子贛曰：「固天縱之將聖，又多能也。」子聞之，曰：「太宰知我乎？吾少也賤，故多能鄙事。君子多乎哉？不多也。」牢曰：「子云：『吾不試，故藝。』」皇本「太宰知我」下有「者」字。《釋文》「牢曰」另爲一章。

太宰，官名，鄭氏謂吳太宰嚭，見《說苑·善說篇》。與者，疑辭。將，大也。《詩》：「我受命溥將，有娀方將。」是也。《論衡》：「將，且也。」太宰蓋以多能爲聖。縱，猶肆也，言無限也。言天縱肆其大聖之德，又兼多能，乃其餘事也。聖而無不通也，其多能非所以率人，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。牢，孔子弟子，鄭氏以爲子牢，《家語》以爲琴牢，衛人，字子開，一字子張，而《莊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傳》作琴張，同。《古今人表》有琴牢。王氏念孫據鄭氏、疑僞《家語》，以琴張爲另一人，未審然否。試，用也。言不爲世用，故得以習於藝而多通之。人之成就，固有以退爲進者，若令孔子生爲季、孟、定、哀，終身當國，不過使魯强盛，或朝諸侯有天下，如堯、舜而已，安能爲百世教主乎？觀子聞之言而益信也。包氏咸曰：「少小貧賤，常自執事，故多能爲鄙人之事，君子固不當多能。」言人宜懷道，若才藝則專一已足。蓋生知不可以律人，即多能不能以率衆，故孔子遜言以謝。亦欲使人專爲其所能爲，無務博而無成，致如鼫鼠有五技而窮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，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

焉。」皇本「鄙夫」下有「來」字。孔注：「有鄙夫來問於我」，則必亦有「來」字。

空空，鄭作「悾悾」，誠愨也。《大戴禮・王言篇》：「商愨、女憧、婦空空。」《呂氏春秋》：「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。」叩，詰也，發動也。端，物初生之題。焦氏循《補疏》曰：「蓋凡事皆有兩端。楊朱爲我，無君也，乃曾子居武城，寇至則去；墨子兼愛，無父也，乃禹手足胼胝，至於偏枯。一旌善也，行之則詐僞之風起，不行又無以使民知勸；一伸枉也，行之則刁訴之俗甚，不行又無以使民知懲；一理財也，行之則頭會箕斂之流出，不行則度支或不足；一議兵也，行之則生事無功之說進，不行則國威將不振。凡若是皆兩端也，而皆有宜，得所宜則爲中。孔子叩之，叩此也；竭也，竭此也；舜執之，執此也。」如答樊遲之問仁知，兩端竭盡無餘蘊矣。若夫語上而遺下，語理而遺物，則豈聖人之言哉！有若無，實若虛，至極則相反。物從無而生有，理從有而歸無，非有非無，亦有亦無。聲色之以化民末也，有知乎哉？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，至矣無知也！故如天之空渾，如鏡之空明，物來順應，因而附之。真空則一物不著，至誠則鄙夫必盡，大智則兩端并竭。兩端者，有無、陰陽、上下、精粗、終始、本末。凡物必有對待，故兩端盡之。蓋語上而不遺下，語理而不遺物，語精而不遺粗，語本而不遺末，四照玲瓏，八面完滿，此孔子所以爲神聖也。

○子曰：「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！」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作：「河不出圖，雒不出書，吾已矣夫！」《史記》必是今文，未知此是魯《論》，抑齊《論》耳。

鳳，靈鳥，雄曰鳳，雌曰凰，舜時來儀。

河圖，河中龍馬負圖，伏羲時出，八卦是也。已，止也。《易·繫辭》：「河出圖，洛出書，聖人則之。」《禮·禮運》：❶「河出馬圖。」《書·顧命》有「河圖」，《漢書·五行志》及《論衡》皆以爲伏羲氏時，河水出圖，則之而書八卦。《國語》：「周之興，鸑鷟鳴於岐山。」《墨子·非攻篇》：「天命文王，伐殷有國，泰顛來賓，河出録圖。」《論衡·問孔篇》引此曰：「夫子自傷不王也。已王，致太平，太平則鳳凰至，河出圖矣。」董仲舒《對策》引此曰：「自悲可致此物，而身卑賤不得致也。」《易坤鑿度》：「仲尼偶筮，其命得《旅》，泣曰：『天也，命也，鳳鳥不至，河無圖至。』」與董、王説同《論語素王受命讖》。大聖不虛生，必有所制法垂教，而天瑞又必應之。其後麟至，鳥銜書爲《演孔圖》，遂作《春秋》，蓋作三世法於來者焉。

○子見齊衰者、絻衣裳者與瞽者，見之，雖少，必作；過之，必趨。「冕」，鄭本作「弁」。鄭云：「魯讀『弁』爲『絻』。」《説文》：「『冕』或作『絻』。」何晏本依包咸作「冕」，或齊讀，今不從。「少」，《史記》引作「童子」。

齊衰，衰之緝者，蓋輕於斬衰之喪。冕，冠也。衣，上服；裳，下服。冕而衣裳，大夫以上之盛服也。瞽，無目者。作，起也。趨，疾行也。或曰，「少」當作「坐」。包氏咸曰：「冕者，冠也，大夫之服。瞽，盲也。作，起也。趨，疾行也。此夫子哀有喪，尊在位，恤不成人。」蓋孔子因人道之宜，順人情之安，所謂人倫之至也。後之教主，言人格者，無以尚諸。

○顏淵喟然歎曰：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

❶「禮運」，原誤作「禮器」。

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《隸續・嚴發碑》：「鑽堅仰高」，則「鑽」當是齊魯《論》之一文。

喟，歎聲。鑽，所以穿也。堅，剛也。仰彌高，不可及；鑽彌堅，不可入；在前在後，恍惚不可爲象。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，無窮盡，無方體，而歎之也。古今爲孔子贊者多矣：宰我則稱賢於堯舜，子贛則稱百王莫違，子思則稱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，莊子則稱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萬物，六通四闢，小大精粗，其運無乎不在，顏子則稱仰彌高，鑽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五子皆善言德行者，然雖極力鋪寫，終不若顏子之形容矣。次則莊子，次則子思，次則子贛，次則宰我。若顏子之所形容，所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。今者於《春秋》得元統三世，讀《禮運》知小康大同，讀《易》而知流變靈魂，死生陰陽。二千年鑽仰未得者，今又新出，尚不知孔子更有幾許無窮無盡新理，爲我所鑽仰未得之者耶？以聞一知十，親炙既久之聖，尚鑽仰不得，前後恍惚，而謂數千年之後，於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之餘，吸啜糟糠，而得其精英，斷其定案，其可盡得乎？天生大聖，以莊子、顏子之聰明不可測知，吾亦只得曰不可測知而已。

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，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」「循循」，鄭注及《後漢・趙壹傳》注引作「恂恂」。蔡邕《姜伯淮碑》、《後漢・郭泰傳論》、《李膺傳》注、《吳志・步騭傳》、《宋書・禮志》載晉袁瓌疏、《南史・王琳傳》、《魏書・高允傳》、《賈思伯傳》、《隋書・煬帝紀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明堂章指》並與鄭同。「末由」，《史記・世家》引作「蔑繇」。

循循，恭順有序貌。誘，歆羨導進也。言夫子道雖高妙，而教人有序。博文，致知格物也。約禮，克己復禮。卓，特

立超絶也。末，無也。此顔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。凡學道者，相引彌深，相望不遠，自有欲罷不能之境。至於步趨俱及，心力並盡，忽而臨深崖望大海，蹤跡既絶，行地皆無，劃然豁然，躊躇四顧，化人當前，卓爾高蹈，凌空步虛，中天迴顧，可見而不可及，可望而不可到，欲從末由，自崖而返，顔子自此遠矣。所謂大可爲也化之之聖，聖而不可測之神，則不可爲此。顔子學道之深，親見化人之境，而自言之。然則，孔子之爲化人神人，顔子實言之矣。

○子疾病，子路使門人爲臣。病間，曰：「久矣哉，由之行詐也！無臣而爲有臣。吾誰欺？欺天乎！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，無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縱不得大葬，予死於道路乎？」

包曰：「疾甚曰病。」孔子嘗爲大夫，可有家臣，時已去位，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，其意實尊聖人，而未知所以尊也。病間，少差也。病時不知，既差乃知其事。言我不當有家臣，人皆知之，不可欺也，而爲有臣，則是欺天而已。引以自罪，其責子路深矣。無甯，甯也。大葬，謂君臣禮葬。死於道路，謂棄而不葬。孔子貴天爵而不貴人爵，爲教王而不爲人王，故言不欲死於臣手，而欲死於二三子之手。孔子重魂而輕魄，但免棄而不葬，而不貴大葬，雖辭立臣，而大義實在此。

○子贛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韞匵而藏諸？求善賈而賈諸？」子曰：「賈之哉！賈之哉！我待賈者也。」「匵」本又作「櫝」。漢石經「沽」作「賈」，今不從「沽」，從石經作「賈」。《白虎通・商賈篇》、《後漢書・張衡傳》注、《逸民傳》注、《文選・琴賦》注並引作「價」。

韞，藏也。匵，匱也。沽，賣也。包氏咸

曰：「沽之哉，不衒賣之辭。我居而待賈。」賈，與價通。子贛以孔子有道不仕，故設此二端以問也。君子未嘗不欲仕也，又惡不由其道。士之待禮，猶玉之待賈，必不枉道以從人，衒玉而求售也。

○子欲居九夷。或曰：「陋，如之何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」

皇《疏》：「東有九夷：一立菟，二樂浪，三高麗，四滿飾，五鳧更，六索家，七東屠，八倭人，九天鄙。」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：「夷有九種，畎夷、千夷、方夷、黄夷、白夷、赤夷、玄夷、風夷、陽夷。」欲居之者，亦乘桴浮海之意。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也。萬物一體，天下一家，太平之世，遠近大小，若一。其始夷夏之分，不過文明野蠻之别。故《春秋》之義，晉伐鮮虞則夷之，楚子入陳則中國之，不以地别，但以德别。若經聖化，則野蠻進而文明矣。孔子日思以道易天下，既不得於中國，則欲闢殖民之新地，傳教諸夷。聖人但欲開化救人，無所擇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」皇本「反」下有「於」字。

魯哀公十一年冬，孔子年六十九，自衛反魯，見道不行，決不再出，乃始撰定六經，以垂教後世，而先修《詩》《樂》。蓋必先正樂，《雅》《頌》乃得所。又，周流四方，徧考古今之樂，然後能定中聲。如今者，亦必徧游歐美，盡聆樂音，乃能正樂也。《經史問答》云：「正《詩》乃正樂中事。蓋正樂之條目多：有正其僭者，如宫縣不應用於諸侯，曲縣不應請於大夫，舞佾歌《雍》皆是也。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，如《大武》之聲淫及商是也。有正其節奏之紊者，如翕純皦繹之

條理是也。有正其聲而黜之者，如鄭、衛、齊、宋四聲，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。有正其容者，如《大武》之致左憲右是也。有正其器者，如歌《韶》必以首山之竹，龍門之桐是也。有正其名者，如《大武》之樂，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，疑其不可爲據是也。」包氏慎言：「《敏甫文鈔》云：《論語》，《雅》、《頌》以音言，非以《詩》言也。樂正而律與度協，聲與律諧，鄭、衛不得而亂之，故曰得所。《詩》有六義：曰風、曰賦、曰比、曰興、曰雅、曰頌。而其被之於樂，則《雅》中有《頌》，《頌》中有《雅》，《風》中亦有《雅》、《頌》。《詩》之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以體別，樂之《風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以律同。本之性情，稽之度數，協之音律，其中和平者，則俱曰《雅》、《頌》焉云爾。」揚雄《法言》曰：「或問：五聲十二律也，或《雅》或鄭，何也？曰：中正爲《雅》，多哇爲鄭。請問本？曰：黄鐘以生之，確乎鄭、衛不能入也。」由是言之，樂有樂之《雅》、《頌》，《詩》有詩之《雅》、《頌》，二者固不可比而同也。《七月》，《邠風》也，而籥章吹以養老息物，則曰《雅》，吹以寒暑，則曰《頌》。一詩而可《雅》可《頌》。《邠風》然，知十五國亦皆然也。《大戴禮・投壺》云：「凡《雅》二十六篇，《鹿鳴》、《貍首》、《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、《白駒》、《伐檀》、《騶虞》八篇可歌。」《鵲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、《伐檀》、《騶虞》，此五篇皆《風》也，而名之爲《雅》者，其音雅也。《投壺》又云：「八篇廢，不可歌，七篇《商》，《齊》可歌。」《商》，《頌》也；《齊》，《風》也，而皆曰《雅》。由是言之，《雅》、《頌》者通名也。漢杜夔傳雅樂四曲，有《鹿鳴》、

《伐檀》、《騶虞》、《文王》。墨子謂《騶虞》爲文王之樂，與《武》、《勺》並稱，則《風》詩之在樂，可名《雅》而又可名《頌》矣。《淮南·泰族訓》曰：「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聲皆發於辭，本於情，故君臣以睦，父子以親。故《韶》《夏》之樂也，聲乎金石，潤乎草木。」然則，《韶》、《夏》亦云《雅》、《頌》，豈第二《雅》三《頌》之謂哉？又曰：「言不合乎先王者，則不可以爲道，音不調乎《雅》、《頌》者，不可以爲樂。」然則，《雅》、《頌》自有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律。性情正，音律調，雖《風》亦曰《雅》、《頌》；性情不正，音律不調，即《雅》、《頌》亦不得爲《雅》、《頌》。後世非無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詩，而不能與《雅》、《頌》並稱者，情乖而律不調也。太史公《樂書》曰：「凡作樂者，所以節樂。君子以謙退爲禮，減損爲樂，其如此也。以爲州異國殊，情習不同，故博采風俗，協比聲律，以補短移化，助流政教。天子躬於明堂臨觀，而萬民咸滌蕩邪穢，斟酌飽滿，以飾厥情。故云：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理而民正。」夫州異國殊，風也；天子博采，而協比以音律，則俱曰《雅》、《頌》。樂之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其果以《詩》分乎，不以《詩》分乎？《樂書》又言：「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，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，所以養仁義防淫佚也。夫淫佚生於無禮，故聖人使耳聞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，目視威儀之禮。」由是言之，樂之《雅》、《頌》猶禮之威儀。威儀以養身，《雅》、《頌》以養心。聲應相保，細大不踰，使人聽之而志意得廣，心氣和平者，皆《雅》、《頌》也。以《詩》之《雅》、《頌》爲樂之《雅》、《頌》，則經傳多格而不通矣。《樂記》曰：「故

人不能無樂，樂不能無形，形而不爲道，不能無亂，故制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聲以道之。」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莫非先王所制，則莫非《雅》、《頌》也。非先王所制，而本之性情，稽之度數，協之聲律，不悖於先王者，聖人有取焉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言：❶「《詩》三百五篇，孔子皆絃歌之，以求合乎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頌》之音。」三百篇之於《雅》、《頌》，不必盡合也，其合乎《雅》、《頌》者，即謂之《雅》、《頌》。故《伐檀》也，《齊》也，亦曰《雅》。《大戴》所言，杜夔所傳，豈盡謬哉？《漢書·禮樂志》云：「周衰，王官失業，《雅》、《頌》相錯，孔子論而定之，故曰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《雅》、《頌》各得其所。』」班氏所謂《雅》、《頌》相錯者，謂聲律之錯，非謂篇章錯亂也。所謂孔子論而定之者，謂定其聲律，非謂整齊其篇次也。子曰：「師摯之始，《關雎》之亂，洋洋乎盈耳哉！」《關雎》編次非有所錯，然洋洋之盛，必待孔子正樂之後。蓋自新聲既起，律音以乖，先王《雅》、《頌》皆因之以亂，詩則是也，聲則非也，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。《淮南》曰：「先王之制法也，因民之所欲而爲之節文者也。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，故男女有别；因其好音而正《雅》、《頌》之聲，故風不流。」《關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正所謂節而不使流者也。然使以鄭聲絃之歌之，則樂者淫，哀者傷矣。明乎此，而《雅》、《頌》之不係乎詩可知，「得所」之非整理其篇章亦可知。按，古詩三千餘篇，孔子删之定之，既取其義之合於人道者，又協其聲使合《韶》、

❶「孔子世家」，原誤作「儒林傳」。

《武》、《韶》、《濩》之音，蓋皆孔子修正或新製。晉荀勗、梁武帝、隋萬寶常之八十四調，猶存遺製，耶律德光破東京得唐之雅樂，而宋人不復見之，於是孔子之樂亡矣。吾嘗以周𠊱俿尺製十二笛，度八十四調，則笛孔相距甚遠，乃知古人手指甚長，今不能復之矣。今歐美之琴凡七調，高下長短，清濁皆備，其絃八十五，其中半音三十五，得八十四調之意歟？何其闇合也。

〇子曰：「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喪事不敢不勉，不爲酒困，何有於我哉？」

困，亂也，説見第七篇，然此則事愈卑而意愈切矣。天既生人，則有人之任，不可逃；我受天之命而爲人，則當盡人之道，不可棄。若欲逃棄人道之外，別求高妙清浄，是即有我之至，其違天愈甚，去道愈遠。孔子以天游之身，魂氣無不之，神明無不在，偶受人身，來則安之，順受其正。出爲我之公卿，我則事之，人爲我之父兄，我則事之。死喪之威，人所同有也，我則匍匐救之而不畏避。酒食之樂，人所娱生也，我亦醉飽同之，但不至亂。凡人間世之道，纖悉皆盡，無異常人。但終身應物，皆順體魄之自然，因物付物，而神明超然，寂然不動。故終日行而未嘗行，終日言而未嘗言，何有於我也。在衆無衆，在身無身，萬化而不厭，千變而不捨，深入而不癡，故灑掃即爲神功，人事皆爲道境。不絶無奇特，即以絶無奇特爲彼岸；不離人道，即以不離人道爲極功。無大無小，無精無粗，自得安居者即爲聖人，不自得安居者即爲鄉人。此蓋化人之妙用，而孔子自道之也。不然，聖人雖謙，何至不能爲鄉人所能哉？儒者自命爲

衛道，而宋人最長於割地。凡高妙者，皆付之於釋、道，乃至安身立命，超然自得者，亦付之於佛。則孔子之道只有克己寡欲，劬躬勞身而已。是墨子之道，所以敗也。宋賢言道之極，即入於墨，非孔子之道也。

○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晝夜。」

天運而不已，水流而不息，物生而不窮，運乎晝夜未嘗已也，往過來續無一息也。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，及其至也，純亦不已焉。

○子曰：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

《史記》：「孔子居衛，靈公與夫人同車，使孔子爲次乘，招摇市過之。」孔子醜之，故有是言。蓋好德者魂靈也，好色者光魄也。受光而見色，色與目宜者，目則好之。電自相吸，魂不能主，則從之矣。故漢哀帝之好董賢，斷袖而讓以天下；齊高緯之於馮小憐，亡國而更獵一圍，好之至則有如此。然易其目色，則愛好頓無，皆魄爲之也。七十子之事孔子，心悦誠服，終身從之，則魂靈爲之。故魂清自主者好德，魄濁用事者好色，而常人無學，魄常勝魂，故好德不如好色。

○子曰：「譬如爲山，未成一簣，止，吾止也。譬如平地，雖覆一簣，進，吾往也。」

包咸曰：「簣，土籠也。」此勉人爲學，當强毅以期有成。苟能自强不息，則積少成多，爲士可至聖人；苟廢於半塗，則前功盡廢，惟聖罔念作狂。其止其往，其成其敗，皆在人之强力堅志，而不在多少。蓋孔子爲成德者勉其極功，爲初學者厲其鋭志也。

○子曰：「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歟！」

《說文》作「惰」，則「惰」是今文。

何晏曰：「顔淵解，故語之而不惰；餘人不解，故有惰語之時。」蓋學者之性資有高下，學力有深淺，聞根有鈍利，故同一義語，而有領受不領受者。佛與諸大弟子語，而新學無聞，正與此同。故孔子有「中人以上可語上，中人以下不可語上」之義。孔門多高弟子，而孔子所心心印可者惟顔子一人，其與語之精義妙道，必羣弟子所不能知者。惜顔子早没，而孔子神化大道遂不可聞，此則大教之遺恨也。

○子謂顔淵曰：「惜乎！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」

包氏咸曰：「孔子謂顔淵進益未止，痛惜之甚。」皇《疏》謂，顔子死後，孔子有此歎也。若孔子見顔子已止，則顔子之才詣已定矣。惟尚當方進之時，則以聖人之才爲聖人之道，日新未已，爲聖人而已矣。然而短命，不能至聖而不可測之神，則此才爲古今最可惜者也。此篇多美顔子，蓋顔子爲聖門第一高才，及門無及之者。傳道失人，關係至大，故孔子痛之，至謂「天喪」也。

○子曰：「苗而不秀者有矣夫！秀而不實者有矣夫！」

穀之始生曰苗，吐華曰秀，成穀曰實，喻學者之等級如此。未學譬之苗，達才譬之秀，成德譬之實。學者之有此，或阨於壽命，或懈於中途。故學者如牛毛，成者如麟角，聖人之所以激厲後生至矣。漢沛相《范君墓碑》、禰衡《顔子碑》：「以惜顔子茂而不實也。」牟融《理惑論》、《梁書·徐勉傳》、李軌《法言注》、《世説新語》同，則舊説有此。

○子曰：「後生可畏，焉知來者之不如今

也！四十、五十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」皇本「可畏」下有「也」字，「已」下有「矣」字。

此勉學者。後生，少年也。年少者氣盛體强，年富志鋭，盛德大業無所不可爲，無所不可成，其勢無比，不止可嘉，而實可畏。來日方多，安知不如我今日？蓋是時，孔子有聖人之望，天下所共尊，學者以爲不可幾及也。孔子誘之曰：後生何必慕我？乃可過我而令吾畏之者也。時哉，時哉！宜日就月將，惜陰黽勉。若四五十而名譽不聞，則雖發憤爲學，精力已衰，志氣已惰，即有所成，亦爲小就，不足畏矣。曾子曰：「三十、四十之間而無藝，即無藝矣；五十而不以善聞，則不聞矣。」語意正同。蓋學業成否全在少年，故孔子望之深，警之切如此。當孔子夢奠時，子夏、子游、子張、曾子皆二十餘歲，顔幸、冉孺、曹邺、伯虔、公孫龍僅二十，後生少年之成就者亦多，可見孔子陶鑄之盛也。

○子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改之爲貴。巽與之言，能無説乎？繹之爲貴。説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法語者，正義言之也。巽言者，孫順導之也。繹，尋引其理也。法言，人所敬憚，故必從，然不改，則面從而已。巽言，無所乖忤，故必説，然不繹，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。語之而不達，拒之而不受，其或喻焉，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。從且説矣，而不改繹焉，則是別有肺腹，雖聖人其如之何哉。

○子曰：「主忠信，毋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重出而逸其半，或弟子頻聞，故重録之。

○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

帥者，將帥。四丈爲匹。匹夫者，《書·堯典》疏：「士大夫已上有妾媵，庶人無妾媵，惟夫妻相匹。」孔氏曰：「三軍雖衆，人心不一，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，匹夫雖微，苟守其志，不可得而奪也。」三軍之勇在人，匹夫之志在己。在人則可奪，在己不可奪。如可奪，則亦不足謂之志矣。立志，爲學者第一事，志不立，則天下無可爲者。

○子曰：「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？『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』」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。」《釋文》：「『敝』或作『弊』。」皇本、《説文》衣部作「弊」，則「敝」是今文。《注疏》本三十章，《釋文》云三十一章，則古本多一章，正分「不忮不求」以下。

敝，壞也。緼，舊亂絮也。袍狐貉，以狐貉之皮爲裘。董子《繁露》謂：「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」，則貴人禦寒之服。子路當寒時無裘，棉袍已敝，一寒至此，而復與狐裘者並立，相形瑟縮，而浩氣自充，無所愧恥。子路之志如此，則能不以饑寒易其慮，不以貧富動其心，可以進於道矣，故夫子稱之。忮，很也，忌也。求，貪也。臧，善也。此《衛風·雄雉》之詩，孔子引之以美子路。蓋貧與富交，强者必忮，弱者必求。然求爲人情之常，忮乃心術之大害。志士去求尚易，去忮爲難，終身誦之，則自喜其能，而不復求進於道矣，故夫子復警之。蓋不恥惡衣惡食者，入道之基，而非成德之詣。德貴日新，道在上達，若遽以自喜，則止而不復進矣。孔子始善之，而末云不善，其鞭辟陶鎔學者，真善誘之妙用矣。

○子曰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

何晏曰：「大寒之歲，衆木皆死，然後知松柏不彫傷。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

者，故須歲寒而後別之。喻凡人處治世，亦能自修整，與君子同，在濁世，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。至臨利害，遇事變，然後君子之所守乃見也。」蓋不經盤根錯節，不足以別利器；不經變故患難，不足以識忠良。《詩》不云乎，「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」

○子曰：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

明足以燭理，故不惑；理足以勝私，故不憂；氣足以配道義，故不懼，此學之序也。人之生世，與接爲搆，日以心鬭。萬物之事理錯雜於前，而不知所從，則日在惑中；身家國天下苦惱相纏，而不能逃去，則日在憂中；身世言行危難相觸，而不能勝之，則日在懼中。惑則如盲人瞎馬，夜行臨池；憂則如在火坑懸崖，漏舟敗屋；懼則如見毒蛇猛虎，大火怨賊。此人道之至苦，而日望聖人拯之也。聖人先救惑者以窮理明物之知，則幽室皆見光明；施憂者以樂天知命之仁，則地獄皆成樂土；施懼者以浩氣剛大之勇，則風雷亦能弗迷。故知、仁、勇爲三達德，學者度世之妙方，不可不信受者也。

○子曰：「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」

《玉篇》：「權，稱錘也。」《孟子》：「權然後知輕重。」蓋轉移而後得其平，變置無常而後得其正，謂之權。可與共學者，有志者也。然有志而智識昧者，未可與適道。可與適道者，識明能擇善者也。然力弱不堅，未可與立。擇善而固執，知類通達，强立不反，可與立矣。至於可與立，則篤信好學，守死善道者矣。然時措有宜，變通盡利，其以行權，固有

反經而合道者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必如此乃足見事理之變，濟時勢之窮。孔子之《春秋》有據亂、升平、太平三世，《禮運》有大同、小康，《易》有潛龍、見龍、飛龍、羣龍無首，歸魂、游魂。若執一而不知時中，則爲拘儒、小儒而害大道矣。故孔子之道，主於時，歸於權。其未可與立者，信道不篤；其未可與權者，執德不弘，皆未足與議也，程子攻《公羊》權義，此程子所以終身僅爲可與立之人歟？已所不知，削孔子之大義，令聖人之大義日亡，此則宋儒之割地偏安也。

「唐棣之華，偏其反而。豈不爾思？室是遠而。」子曰：「未之思也，夫何遠之有？」《釋文》：「『偏』本亦作『翩』；『未』或作『末』者，非。」皇本「有」下多「哉」字。

「唐棣之華」爲齊、魯、韓之詩，劉歆僞《毛詩》無之。諸儒動指爲逸詩，豈知凡經孔門所引，安有佚詩耶？何晏曰：「唐棣，移也，華反而後合。賦此詩者，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。」思其人而不得見者，其室遠也，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，其道遠也。唐棣亦作常，亦通作棠，諸書紛如。郝懿行《義疏》引牟願相說：「唐棣，即今小桃白，其樹高七八尺，其華初開反背，終乃合并。」得之目驗，足爲翩反之證。而，語助辭。何晏曰：「夫思者，當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所以爲遠；能思其反，何遠之有？言權可知，惟不知思耳。思之有次序，斯可知矣。」蓋權反於經，而後合於道。道固甚多，東西之相反而相通，南極北極相反而相成。故問孝則人人異，告進退則由、求反異。既曰「天下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，而又曰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

易」。既曰「身體髮膚不敢毁傷」，而又曰「殺身成仁」。既曰「大夫無遂事」，而又曰「大夫出竟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國家者，專之可也」。天有陰陽，故教有經權。常變，開闔，公私，仁義，文質皆有二者，故三統不同，三世互異，大同與小康相反，太平與亂世相反。能思其反，乃爲合道，若從常道，反不合道矣。故循常習故之人，不知深思天理人事之變，則不能行權。若於人事能思之，於物理思之，於時變思之，既思其正，而又思其反，正反既具，真道乃見。故六經終於《易》，以變爲義，是篇終於權，以思其反爲義。孔子慮後人拘守一隅，特著是義，以教人無泥常而知權，當深思而知反。何晏所傳當爲先師微言，而今幸存者也。蓋天以變爲運，人以變爲體。人全體兩月而盡變，安有可永遠守常者？故日日守常，即日日思反，相反相成乃可行也。或以爲慕道之人亦欲來學，但苦室遠未能，豈知志士千里負笈，棄家事師，苟有志焉，萬里異國，奔走相從，謂之遠者，實未思耳。於義亦通。

論語注卷之九終

論語注卷之十

南海康有爲學

鄉黨第十 尹焞曰：「甚矣，孔門諸子之嗜學也，於聖人之容色言動，無不謹書而備録之，以貽後世。今讀其書，即其事，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。雖然，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？蓋盛德之至，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。學者欲潛心於聖人，宜於此求焉。」此篇因朱氏爲多，朱氏亦因於古注者也，故不復引出。 凡一章十七節《釋文》作一章，而其間事義各以類從。皇、邢《疏》别爲科段，分二十二節。朱子分爲十七節，今從朱子。

○孔子於鄉黨，逡逡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潛夫論》同作「恂恂」，《隸釋・祝睦後碑》：「鄉黨逡逡，朝廷便便」，與《索隱》同。《劉脩碑》：「其於鄉黨，逐逐如也。」疑「逡逡」爲魯《論》，「逐逐」爲齊《論》，「恂恂」爲古《論》。漢碑足據，若《史記》寫本，易爲後人竄改也。

逡逡，温恭退讓之貌。似不能言者，謙卑遜順，不以賢知先人也。鄉黨，父兄宗族之所在，故孔子居之，其容貌辭氣如此。便便，辯也。宗，尊也；廟，貌也，象先人之尊貌也。宗廟，禮法之所在。君之治朝三：有外朝、治朝、燕朝。朝廷，政事之所出，言不可以不明辯，故必詳問而極言之，但謹而不放爾。以視人之驕於鄉里而訥於朝廷，何相反也。此記孔子在鄉黨、宗廟、朝廷言貌之不同。

○朝，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君在，踧踖如也，與與如也。漢碑《唐扶頌》：「衎衎誾誾。」《後漢書・袁安傳》：「誾誾衎衎。」漢人引多如此，疑是今文。《論語》無「衎衎」字，而用「侃侃」，或是古文，或是齊《論》也。「與與」，《漢書》作「懊懊」。《史記・世家》及《聘禮注》皆

先上大夫，後下大夫，當是今文。今各《論語》本先下大夫，後上大夫。

此君未視朝時也。上大夫，卿也。侃侃，和樂也。誾誾，和悅而諍也。馬融曰：「君在，視朝也。」踧踖，敬畏也。與與，行步安舒。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，事上接下之不同也。

○君召使儐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。揖所與立，左右手，衣前後，襜如也。趨進，翼如也。賓退，必復命曰：「賓不顧矣。」「擯」，《史記·世家》作「儐」，《漢書》作「賓」，《叔孫通傳》「大行設九賓」，今從《史記》。皇本「左右」下有「其」字。

儐，導也。君朝用交儐，臣聘用旅儐。後鄭謂：旅讀爲鴻臚之臚，然又謂旅儐不傳辭。此誤混於先鄭，故倒之。皆傳辭，以重其禮也。有大賓，君使出接也。勃，變也，矜莊貌。躩，盤辟貌。皆敬君命故也。所與立，謂同爲儐者也。揖左人，則左其手；揖右人，則右其手，一俛一仰。襜，動而整貌。趨，有徐趨，疾趨。張拱端好，如鳥舒翼，紓君敬也。賈子《容經》：「趨以微磬之容，飄然翼然，肩狀右流，足如射箭。」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。惟孔子爲魯司寇時，無列邦君臣來聘事，或以大夫，微而不書，或即夾谷相禮之事也。

○入公門，鞠窮如也，如不容。《釋文》於下文「執圭鞠躬如也」引作「窮」。

諸侯之門有三：庫門、雉門、路門，其容十八尺。公門高大，而若不容，敬之至也。鞠躬，鄭氏曰：「自歛歛之貌也。」劉氏寶楠《論語正義》曰：「《聘禮》記注引此下文『執圭鞠躬如也』，《釋文》『躬』作『窮』。《廣雅·釋訓》：『匑匑，謹敬也。』王氏念孫《疏證》引此文說之云：『踧踖、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，故皆言如。』《史記·韓長孺傳贊》：

『斯鞠躬君子也。』《太史公自序》：『務在鞠躬君子長者。』《漢書·馮奉世傳贊》：『鞠躬履方』，顔師古注云：『鞠躬，謹敬貌。』皆當讀爲鞠窮。段氏玉裁《説文注》説略同。段又引《魯世家》：『匑匑如畏然。』徐廣云：『見《三蒼》，謹敬貌也，音穹窮。』則鞠躬者，匑匑之假借。孫氏志祖《讀書脞録》：『蓋鞠躬與踧踖一例，若作曲身解，則當云躬鞠如也，方與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句法合矣。』」盧文弨《龍城札記》曰：「鞠躬，《鄉黨篇》凡三見，舊以曲歛其身解之。夫信爲曲身，何必言如？案，《廣雅》：『匔匑，謹敬也。』曹憲：『匔音邱六反；匑音邱弓反。』《儀禮》《禮記》康成注引：『孔子之執圭，鞠窮如也。』曹氏之音與鄭注合，是鞠躬當讀爲鞠窮，乃形容畏謹之狀，故可言如，不當因躬字，而即訓爲身。今匔匑二字，《廣雅》皆譌寫，賴有曹氏之音，猶可考其本字。即《儀禮注》今亦多作鞠躬，亦賴有陸氏《釋文》、張淳《辨誤》尚皆作鞠窮。陸氏載劉氏音弓，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。張云：「《爾雅》『鞠，究窮也』，鞠窮蓋複語，非若踧踖之謂乎？鞠窮、踧踖皆雙聲，正相類。《説文》惟匔字，訓曲脊，不云匔躬，亦不引《論語》。若鞠字實義，蹋鞠也，推窮也，養也，告也，盈也，並未有曲也一訓。至《史記·魯世家》：『匑匑如畏然』，徐廣音爲穹窮，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。《論語》此三句之下，一則曰如不容，一則曰氣似不息，一則曰如不勝。使上文是曲身，亦不用如此覆解。或云：攝齊升堂，鞠躬豈非曲身乎？曰：言攝齊，則曲身自見，正不必復贅

言曲身。且曲身乃實事，而云曲身如，更無此文法。」《讀書脞録》、《拜經日記》大略相同，而此較詳。《論語古訓》、《吾亦廬稿》又引《三蒼》「匔匔，敬畏貌」爲證。《羣經義證》引《魯世家》注：「匔，見《三蒼》，音窮。或《論語》本作匔，轉脱作躬。案，包氏『攝齊升堂』節注：『鞠躬者，敬慎之至』是也。」此皆乾嘉諸先生考證，至精碻，故今從之，寫作「鞠窮」，而曲身之誤説可廢矣。

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。

門謂雉庫，待朝而立也。古門制，兩邊立長木曰棖，中立木曰闑，在兩扇門中。主由闑東，賓由闑西，東西各有中。《曲禮疏》云：「棖闑之間，尊者所行。」不中門者，近闑也。賈《疏》謂「門有二闑」，誤。閾，門限也，亦作閫，又作梱、作柣、作榍。禮：士大夫出入君門，由闑右，不踐閾。踐，履也。立中門則當尊行，履閾則不敬，非自高則不浄也。

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躩如也，其言似不足者。

包咸曰：「過君之空位。」謂治朝，君揖羣臣處在路門外，庫門内之平地，無堂陛，或以爲庭中當碑南。鄭謂：「入門右，君揖之位。」然凡君空位皆然也。色勃如，足躩如，事彌至，容彌盛，君雖不在，過之必敬，不敢以虚位而慢之也。言似不足，不敢肆也。

攝齊升堂，鞠窮如也，屏氣似不息者。

攝，摳也。齊，衣下縫也。《禮器》：「諸侯之堂七尺。」七級拾級，聚足連步以上。言前足升一等，後足從之，相隨不相過，此升階之法。有急越等則栗階，栗階不過二等，左右足各一發而升也。禮，將升堂，兩手摳衣使去地尺，恐

躡之而傾跌失容也。屏，藏除也。息，鼻息出入也。近至尊，氣容肅不息，有吸無呼也。

出，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没階，趨進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《釋文》「一本作『没階趨進』，誤。」朱《注》從之。然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、《儀禮·聘禮注》、《曲禮正義》、《儀禮·士相見禮疏》、《説文》，其引此文皆有「進」字，唐石經亦有「進」字。故今不以爲誤。

等，階之級也。逞，放也。漸遠所尊，舒氣解顔。怡怡，和悦也。没階，下盡階也。趨進，趨前之謂也，走就位也。復位治朝，外門右北面之位，或以爲庭中之位，皆可。踧踖，敬之餘也。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。

執圭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勝。上如揖，趨如授。勃如戰色，足蹜蹜如有循。魯讀「下」爲「趨」。

包咸曰：「爲君使聘問鄰國，執持君之圭。鞠躬者，敬慎之至。」禮，執主器，執輕如不克。上如揖，趨如授，「如」古通「而」，乃言揖授之實狀。上文形容，此非形容詞矣。《聘禮》：「賓入門三揖，揖必上其手」，故曰「上如揖」。升西楹西，東面致命，三退負序，進授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，故曰「趨而授」。戰色，戰而色懼也。蹜蹜，舉足促狹也。如有循，《記》所謂「舉前曳踵」，言行不離地，如緣物也。「圈豚行」，「君與尸行接武」，謂蹈半跡得三尺。「大夫繼武」，跡相及也，「士中武」，跡間容跡也，形容揖授之敬也。鄭玄注《聘禮》記：「上介執圭，如重授賓」，即如不勝之謂；「賓入門皇」，即勃如戰色之謂；「升堂讓，將授志趨」，即足蹜蹜如有循之謂，全引《論語》此文。且「將授志趨」可證「趨授」而非「下授」矣。志趨，即徐趨。

享禮，有容色。

鄭玄曰：「享，獻也。既聘而享，用圭璧，有庭實。」《聘禮》：「既受圭，賓降出。儐者出請，賓裼奉束帛加璧，享庭實，入設。賓入門左，揖讓如初升致命」是也。禮者，主人以醴禮賓也。《聘禮》：「既聘乃享」，「既享乃禮」，凡二事。

私覿，愉愉如也。

鄭氏曰：「覿，見也。既享，乃以私禮見。愉愉，顏色和。」《聘禮》：「賓覿奉束錦，總乘馬入門右北面，奠幣再拜稽首。出，儐者坐取幣。出，有司牽馬以從。儐者請受，賓禮辭聽命，馬入設，賓奉幣入門左，公揖讓如初升。公再拜，賓退振幣進授，士受馬。賓降階東拜送，君辭；拜也，君降一等，辭。栗階升，再拜稽首，降出。」此私覿禮也。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。孔子定公九年仕魯，至十三年適齊，其間無朝聘往來之事。或有之，而史略之也。

○君子不以紺緅飾，《説文》無「緅」字，當是今文。孔《注》古文必作「縓」。

君子謂孔子。《爾雅》：「紺緅者，赤黑之間也。」按，一染謂之縓，再染謂之䞓，三染謂之纁，四染謂之紺，五染謂之緅，六染謂之玄，七染謂之緇。纁，淺絳也。鄭曰：「玄纁所以爲祭服，紺緅木染，不可爲衣飾。」《説文》：「紺，深青而揚赤色。」無「緅」，有「纔」字，云：「帛爵頭色。一曰微黑色，如紺纔淺也。」則「纔」亦「緅」字也。飾，領袖緣也。鄭以爲淺紅紫色，姦不以爲飾。

紅紫不以爲褻服。

紅，赤白合色；紫，青赤合色，皆間色。褻服，私居服也。言此，則不以爲朝祭

之服可知。古者，衣正色，裳間色，故士纁裳雜裳可也。此但言衣，若裳則可也。朝祭服，春秋尚黑也。《記》稱，朝服以紫，自齊桓公始，則當時且以爲朝服矣。至唐世，以紫爲三品以上服，紅爲五品以上服。此亦三統之殊，尚黑尚赤不同也。

當暑，袗絺綌，必表而出之。「袗」，《玉藻》作「振」。皇本無「之」字。

袗，單也。葛之精者曰絺，粗者曰綌。《玉藻》《曲禮》：「袗絺綌不入公門」，戒不敬也。表，文從毛衣。古之衣裳必以毛爲表，假借爲外也。表而出之，謂先著裏衣，表絺綌而出之於外，欲其不見體也。《詩》所謂「蒙彼縐絺」是也，當是深衣，燕居服也。古者，服絺綌與服裘同，皆先著親身之衣，冬加裘，夏加絺綌，春秋加袷褶。又，其上加裼衣，後史所謂中衣近之。裼衣上加正服，此《聘禮疏》說。裼者，開正服之前衿，袒其左袖而露其裼衣，以正服之左袖插諸前衿之右，若揜其正服，則襲也。凡裼衣必與裘葛同色，裘葛必與正服同色。

緇衣，羔裘；素衣，麑裘；黃衣，狐裘。

緇，黑色，羔裘用黑羊皮。麑，鹿子，色白。狐色黃。衣，裼衣也。以帛衣裼裘，欲色相稱。

褻裘長，短右袂。「褻裘」，古文作「紲衣」，則「褻裘」是今文。

褻裘，私居之服也，長欲其溫。若禮服，升降上下，不能太長也。短右袂，所以便作事。古者，袂制二尺二寸，加緣寸半，爲二尺三寸半，反詘及肘，尺二寸。短者，不反詘及肘也。

必有寢衣，長一身有半。

《說文》：「被，寢衣。」鄭：「今小卧

被，其半蓋以覆足。」今日本寢衣，有袖而長過身半，猶有是焉。《求古録》謂：「當在當暑節下。常人當暑寢，多不用被，易感疾，孔子爲用小被，以防風寒也。」

狐貉之厚以居。

狐貉毛深温厚，私居取其適體。或謂「居」與「坐」通。《論語》「居，吾語女」。《孝經》：「坐，吾語女。」《孟子》：「坐，吾明語子。」《玉藻》：「居恒當户，寢恒東首。」「居」與「寢」對，亦謂「坐」也。焦贛《易林》：「狐貉載剥，徙温厚蓐」，即用此。《詩》所謂「文茵」，蓋坐褥宜温厚也。

去喪，無所不佩。

君子無故，玉不去身，凡帶必有佩玉，唯喪否。《間傳》「中月而禫，禫而牀。」無不佩。

非帷裳，必殺之。

朝祭之服，裳用正幅如帷，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。其餘若深衣，要半下齊，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。

羔裘玄冠不以弔。

喪主素，吉主玄。弔必變服，所以哀死。

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

吉月，月朔也。朝服，皮弁服。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。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。

○齊，必有明衣，布。

齊必沐浴，浴竟即著明衣，所以明潔其體也，以布爲之。《既夕禮》記：❶「明衣裳用幕布，袂屬幅長下膝。有前後裳，不辟長及轂。緣緆，緇純。」此襲尸之制，生人明衣當亦相仿也。

---

❶「既夕禮」，原誤作「士喪禮」。

齊，必變食，居必遷坐。

變食，謂不飲酒不茹葷。遷坐，易常處也。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。致潔變常，以盡敬交神也。

○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。

食，飯也。精，鑿也。《九章》：「粟五十，糲米三十，粺二十七，鑿二十四，侍御二十一」，愈精則愈少。牛與羊魚之腥，聶而切之爲膾。食精則能養人，膾粗則能害人。不厭，言以是爲善，非謂必如是也。太古火化未盡，多食生肉。今日本人猶全食魚膾，法、瑞、丹、那人初入饌亦然。

食饐而餲，魚餒而肉敗，不食。色惡，不食。臭惡，不食。失飪，不食。不時，不食。

饐，飯傷熱溼也。餲，味變也。魚爛曰餒，肉腐曰敗。色惡，臭惡，未敗而色臭變也。飪，烹調生熟之節也。不時，五穀不成，果食未熟之類。此數者皆足以傷人，故不食。鄭玄曰：「不時者，非朝夕日中時」，非其時則不食，亦可。又如，春宜羔豚膳膏薌，夏宜腒鱐膳膏臊，秋宜犢麛膳膏腥，冬宜鮮羽膳膏羶，食之時也。

不得其醬，不食。舊本「不得其醬，不食」上有「割不正，不食」，當是錯簡。今依《史記》、《新序》、《韓詩》改移在「席不正，不坐」之下。

食肉用醬，各有所宜，不得則不食，惡其不備也。

肉雖多，不使勝食氣。惟酒無量，不及亂。《說文》引「氣」作「既」，當是古文。今不從。

量，升斗石也。食以穀爲主，故不使肉勝食氣。酒以爲人合歡，故不爲量。所謂一斗亦醉，一石亦醉，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。

沽酒市脯不食。「沽」當是「酤」之假借。

沽、市，皆買也。恐不精潔，或傷人也，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。

不撤薑食，

薑是和品，通神明去穢惡，故不撤。

不多食。

適可而止，養生之道，宜少饑不宜飽也。

祭於公，不宿肉。祭肉不出三日，出三日，不食之矣。

周生烈曰：「助祭於君，所得牲體，歸則以頒賜，不留神惠也。」蓋不俟經宿。家之祭肉，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。蓋過三日，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，是褻鬼神之餘也，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。

食不語，寢不言。

肺爲氣主，喉有氣管而聲出焉。寢食則氣窒而不通，言語恐傷之也。

雖疏食菜羹，必祭，必齊如也。魯《論》「瓜祭」作「必祭」。今文也，今從之。陸德明曰：「今本「瓜祭」非齊《論》即古《論》也。」

羹，五味和羹。《內則》有雉羹、脯羹、雞羹、兔羹、鶉羹。古人飲食，每種各出少許，置之豆間之地，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，不忘本也。今印度祭猶如此。齊，嚴敬貌。孔子雖薄物必祭，其祭必敬，聖人之誠也。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。聖人養生之慎如此，蓋天與父母三合而生身，必當敬謹之，非爲徇口體之欲也。

○席不正，不坐。割不正，不食。《史記・世家》、《墨子・非儒篇》、《新序・節士篇》、《韓詩外傳》九、《說文》引「割不正，不食」在「席不正，不坐」之下，五書同可證。今本在「不時，不食」下，當是錯簡，今改正。

君子貴大居正，正本而末應，正內而外應，正一身以正萬民。聖人撥亂世而反之正，造次無不歸於正。蓋習養神明，令其魂魄熟習，然後種性堅定。故坐席與割肉之小，亦必得其正也。漢陸績之母，切肉未嘗不方，斷葱以寸爲度，蓋其

賢與聖人合也。

○鄉人飲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。

杖，持也。孔子以六尺之杖，六十杖於鄉。未出，不敢先；既出，不敢後。聖人之恭鄉黨而敬老也。鄉人飲酒，饗也，從鄉從食。或賓興習射尚賢，或蜡祭尚齒，此主敬老也。

○鄉人儺，朝服而立於阼階。魯讀「儺」爲「獻」，則「儺」是古《論》，今不從。

《禮記·郊特牲》「鄉人禓」注：「禓，或爲獻，或爲儺。」惠氏棟曰：「『獻』讀爲『莎』，又讀爲『義』，『義』音『莪』，聲近『儺』。《世本》：『微作禓五祀』，注：微者，殷之八世孫也。禓者，强死鬼也。謂時儺索室，驅逐疫强死鬼也。」《郊特牲》以孔子朝服立於阼爲存室神，恐其驚先祖，欲其依己而安也。朝服，大夫之祭服，用祭服以致其敬。阼階，東階也。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。

○問人於他邦，再拜而送之。

問，訊也。拜送使者，如親見之敬也。

康子饋藥，拜而受之。曰：「丘未達，不敢嘗。」《釋文》：「一本無『而』『之』二字。」

大夫有賜，拜而受之，禮也，空首奇拜也。達，曉也。未達，不敢嘗，謹疾也。必告之，直也。

○廄焚。子退朝，曰：「傷人乎？」不問馬。

廄，勼也，馬舍也，牛馬之所聚也。焚，燒也。退朝，自君之朝來歸也。《鹽鐵論》：「問人不問馬，賤畜而重人也。」蓋未至極平之世，只能愛人類，非不愛馬，恐傷人之意多也。

○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牲，必畜之。「生」魯讀作「牲」。

正席先嘗，如對君也。既嘗之，乃以頒

賜。腥，生肉。熟而薦之祖考，榮君賜也。畜之者，仁君之惠，無故不敢殺也。賜食，《聘禮》之「飪」也；賜腥，《聘禮》之「腥」也；賜牲，《聘禮》之「餼」也。

侍食於君，君祭，先飯。

侍食者，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，若代膳夫爲君嘗食然。忠敬之至，亦不敢當客禮也。

疾，君視之，東首，加朝服，拖紳。唐石經、《釋文》作「拖」，皇、邢本作「拕」。

東首，向日以受生氣也。《玉藻》：「君子居恒當户，寢恒東首。」君入室，倚西面東，故必東首以面君也。病卧不能著衣束帶，又不可以褻服見君，故加朝服於身，又引大帶於上也。平時玄端深衣。包咸曰：「夫子疾處南牖之下，東首，不敢不衣朝服見君。」朝服大帶用絲垂曰紳，深衣用革帶垂曰厲。《玉藻》：「紳長制，士三尺，有司二尺有五寸。」

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鄭玄曰：「急趨君命，行出而駕車隨之。」《玉藻》曰：「凡君召以三節，二節以走，一節以趨。在官不俟屨，在外不俟車。」此三節記孔子事君之禮。

○入太廟，每事問。重出，蓋弟子類記行事於此也。

○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曰：「於我殯。」朋友之饋，雖車馬，非祭肉，不拜。

朋友有通財之義，故雖車馬之重，不拜。祭肉則拜者，敬其祖考，同於己親也。自父子夫婦兄弟以形合，此外以魂合者皆朋友也。其人最多，其行最賢，其助最重，其得最深，其義最切。生則通財以養，死則歛尸以收之，孔子之於朋友，其厚如此。鄭志問：「朋友死，無所歸，於我殯。若此者，當迎彼還己館，皆

當停柩於何所？」答曰：「朋友無所歸，故呼而殯之，不謂已殯迎之也。館而殯之者，殯之而已，不於西階也。云呼而殯之者，此釋經『曰』字，其殯資皆出自夫子。就其所在殯之，不迎於家也。若館而殯之，不於西階，則但殯之於館也。」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。

○寢不尸，居不容。

皇《疏》言人卧法云：「眠當欹而小屈足，尸謂偃卧布展四體手足如死人。」居，家居。室家之敬難久，故不爲容儀也。古者謂威儀爲容，《漢・藝文志》所謂「徐生善爲容」，今賈子《容經》是也。閒居申申，夭夭無事修飾，但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耳。

見齊衰者，雖狎，必變。見絻者與瞽者，雖褻，必以貌。皇本「見」上有「子」字。「冕」，鄭玄本作「弁」，魯讀作「絻」，今從之。

狎謂素親狎，褻謂燕見，貌謂禮貌。見喪則哀，見貴則敬，見廢疾則憐。

凶服者式之，式負版者。

凶服，送死之衣物。式，車前横木軾也，有所敬則俯而憑之。版，《中庸》所謂「方策」。《聘禮》記「百名以上書於策，不及百名書於方。」策，古者邦國、土地、人民、户口、車服、禮器，皆有圖，丹書之以爲信，謂之丹圖。如民約則書於户口圖，地約則書於土地圖。負版，持邦國圖籍者。人爲萬物之靈，而王者之所天也。聖人重民，哀死而慶其生，故式之。

有盛饌，必變色而作。

敬主人之親饋，非以其饌也。作，起也。《曲禮》曰：「主人親饋，則拜而食；主人不親饋，則不拜而食。」

迅雷風烈必變。

迅，疾也。烈，猛也。必變者，所以敬天

之怒，不敢戲豫。《記》曰：「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，雖夜必興，衣服冠而坐。」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。

○升車，必正立，執綏。

綏，挽以上車之索也。《曲禮》：「僕展軨，效駕，奮衣由右上。」則乘者必由左升。周生烈曰：「正立執綏，所以爲安」，亦莊敬之容，無在不然也。古車無坐，故若此。今車有坐，尤便人，則正坐可也。

車中内顧，不疾言，不親指。魯讀「車中内顧」，無「不」字，今從之。皇本、《釋文》本作「輿中」。

古文作「車中不内顧」。《東京賦》：「車中内顧」，薛綜注：「内顧，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。」今《文選》本仍有「不」字，後人誤增改。《禮》曰：「顧不過轂。」包咸曰：「前視不過衡軛，傍視不過輢轂」，亦足證内顧之禮。包氏正解内顧之禮，無「不」字，真魯讀也。疾言恐驚衆，親指恐惑人，故不爲。崔駰《車右銘》：「箴闕旅賁，内顧自勅。」《車後銘》云：「望衡顧轂，允慎兹容。」《風俗通・過譽》云：「升車必正立，執綏内顧。不掩不備，不見人短。」尤魯讀之意，最明。今各本增「不」字，皆後人誤寫也。

○色斯舉矣，翔而後集。

馬氏曰：「見顔色不善，則去之。」周生烈曰：「迴翔審觀，而後下止。」朱子曰：「人之見幾而作，審擇所處，亦當如此。」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。王氏引之《經傳釋詞》：「色斯者，狀鳥舉之疾也。色斯猶色然，驚飛貌也。」《呂氏春秋・審應篇》：「盛聞君子猶鳥也，駭則舉。」哀六年《公羊傳》曰「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」，何注曰：「色然，驚駭貌」，義與此相近也。漢人多以「色斯」二字連讀。《論衡・定賢篇》：「大賢

之涉世也，翔而有集，色斯而舉。」議郎《元賓碑》：「翻翥色斯竹」，邑侯相《張壽碑》：「君常懷色舉，遂用高逝堂」，邑令《費鳳碑》：「色斯輕翔，翻然高絜」，《費鳳別碑》：「功成事就，色斯高舉。」

曰：「山梁雌雉，時哉時哉！」

「曰」上當有「子」字。梁，山澗中橋也。孔子歎雌雉之或舉或集，皆能見幾審時，故稱曰「時哉時哉」。孔子爲時中之聖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，隨時處中，無可不可。故《易》曰：「隨時之義大矣哉！」又曰：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」，以見義理無定，當時爲宜。孔子生當亂世之時，則行撥亂小康之義；若生平世之時，則行太平大同之義，易地皆然。禮時爲大，記者以《論語》兼陳萬法，恐後世惑於所從，故於終篇標舉時義，以明孔子之道在時，學者審時而行可也。此爲孔門微言，託雌雉以明之。上《論》始以時，終以時，下《論》終以命，以言人有時命，雖聖人不能違也。如《春秋》始於文王，終於堯舜，記者有深旨，不可不察也。

子路共之，三戛而作。皇本、《釋文》「共」作「供」，《藝文類聚・鳥部上》、《太平御覽・羽族部》作「拱」，《呂氏春秋・審己篇》「故子路揜而復釋之。」《爾雅》：「拱，執也」，故雉驚顧而起。《爾雅》：「鳥曰臭」，動走之名。《正字集注》引漢石經作「戛」，唐石經作「嗅」，今從「戛」。

戛，雉長鳴也。子路以手拱執之，雉即長鳴而高飛。扶搖九萬里，負青雲摩蒼天，而羅者猶陳於藪澤。以喻聖德之因於時，亦猶文雉，非人所能知也。孔子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聖之時者也。

論語注卷之十終

論語注卷之十一

南海康有爲學

先進第十一

此篇多記弟子言行。凡二十五章《釋文》凡二十三章。皇、邢本分「德行」別爲章，故爲二十四章。朱子加分「回也論篤」別爲章，故爲二十五章。

〇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

包咸曰：「先進、後進，謂士先後輩。」《論語述何》曰：「先進謂先及門，如子路諸人，志於撥亂世者，於禮樂尚粗略也。後進謂子游、公西華諸人，志在致太平者，於禮樂甚彬彬也。」《大戴禮・衛將軍文子篇》：「吾聞夫子之施教也。」盧辨注引此，則先進後進謂弟子也。

「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時未至於太平，則只能用撥亂之禮樂，故曰從先進。今略近升平，然亦未可用太平之禮樂也。

〇子曰：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

德行：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贛。文學：子斿、子夏。皇本別爲一章，今依鄭本合爲一章。《史記》、《鹽鐵論・殊能篇》皆次「政事」於「言語」前，當是魯《論》，今從之。

自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去魯後，過衛、宋、鄭，而居陳凡三歲，年六十矣。中間再適衛而遷居於蔡，又三歲。至吳侵陳，楚昭王救陳，乃聘孔子，而遭陳、蔡大夫之忌，見圍。子贛至楚，楚昭王起兵迎孔子，乃解。是時孔子年六十三。蓋孔子去魯十四年，而居陳、蔡六歲，爲日至

久。當時雖累思歸而不果，弟子之高才者多從之，皆名震於諸侯。故子西告楚昭王，曰：「王之使使諸侯，有如子贛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王之輔相，有如顔回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王之將率，有如子路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「王之官尹，有如宰予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時新脱陳、蔡之難，可知十哲皆從。十哲各有所長，孔子分以四科。蓋三千、七十之中，妙選高才從行以備致用，故震動時流如此。此十哲者，相得至深，相從已久，故孔子思之甚。至此之發歎，不審何時，蓋適十哲不在，故思之而記其所長也。《史記》叙厄陳、蔡只有子路、子贛、顔回，蓋簡文也。孔門高選自有子、曾子、子張外，幾全在此。曾子、子張年太少，未及從。在陳、蔡時，子斿年十八，子夏年十九，皆未弱冠，而巍然爲孔門文學之選，可謂異絶矣。科學分於孔子，以人之才性難兼衆長，宜因姿性所近而爲之，故教者宜補人性之所短。德行、政事、文學，後人皆知重之，至言語立科，則後世不知。豈知言語之動人最深，蓋春秋戰國尚游説辯才，孔門立此科，俾人習演説也。觀董子詞辯而《公羊》立，江公口訥而《穀梁》敗，即論經學亦重語言矣。漢晉六朝尚有立主客以辯難者，宋人不知此義，乃盡掃之，於是中國言語之科乃没。今宜從四科之義而補之。

〇子曰：「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説。」

助我，若子夏之「起予」，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。顔子於聖人契合無間，相視莫逆，合爲一體，孔子深喜之，故爲憾之之詞。若稱子游之絃歌，而戲云「焉用

也」。孔子改制，門內諸賢未達，亦多疑問。如宰我之問三年喪，子路之迂正名，惟顏子與聖合一，聲入心通，無所疑難，孔子乃告以非常異義。三世大同，歸魂游魂之説，及今無可考之異論，顏子亦聞而默契，相説以解，故孔子喜極，而爲怪憾之辭。

○子曰：「孝哉閔子騫！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

人多有高行美才而父母昆弟之間不滿者，蓋骨肉至近，隱微易見故也。至父母昆弟稱其孝，鄉黨友朋稱其孝，內外皆同，無有間異，斯爲至孝矣。閔子爲德行之上才，孔子獨稱其孝。惜《孝經》不傳於閔子，應更有精義過於曾子也。《後漢書·范升傳》：「升奏記王邑曰：『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，臣以下不非其上爲忠。』」注引此言：「間，非也。言化其父母兄弟，人無非之者。」舜之烝乂，不格姦也。惟《論衡·知實篇》引此言：「虞舜大聖，隱藏骨肉之過，❶宜愈子騫。瞽叟與象，使舜治廩浚井，意欲殺舜。」「何故使父與弟，得成殺己之惡，使人間非父弟萬世不滅？」是漢世説此文，謂人不非其父母昆弟爲孝。《説苑》稱：「閔子感其父，不出其後母。」《韓詩外傳》稱：「母悔改之，後至均平，遂成慈母。」蓋諭親於道尤爲大孝之難者。

○南容三復「白圭之玷」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《史記·弟子列傳》、《大戴禮》引此「白圭」下有「之玷」二字，當是魯《論》，今從之。《集解》本無「之玷」二字，當是古文，今不從。

《詩·大雅·抑》之篇曰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爲也。」南

❶「過」，原作「道」，據《論衡》改。

容一日三復此詩，蓋深有意於謹言。蓋謹言者必能慎行，此邦有道所以不廢，邦無道所以免禍，故孔子以兄子妻之。三者，多之詞。

○季康子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」「亡」古通「無」，《釋文》無「季」字，鄭、皇、邢本皆有「季」字，今從之。皇本末有「未聞好學者」。

此與答哀公問同，但有詳略。蓋顏子爲孔子第一得意弟子，餘無高才足稱聖意者，故云無。蓋自顏子後而孔子大道幾不盡傳者矣。雖子贛之達，孔子亦等於無。觀此三章，而信傳道人才之難也。答哀公詳而此略者，《大戴禮·虞戴德》曰：「丘於君唯無言，言必盡。於他人則否。」以季康子爲人臣，故略也。

○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。高麗本、足利本無「以爲之椁」四字。子曰：「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椁。吾不徒行以爲之椁。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顏路，淵之父，名無繇，少孔子六歲，孔子始教而受學焉。椁，外棺也。請爲椁，欲賣以買槨也。鯉，孔子之子伯魚也，先孔子卒。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，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。孔子時已致仕，尚從大夫之例。孔子之愛顏子，慟爲「天喪」，其哀之殆過顏路焉。然不爲之竭力以營椁者，喪事當稱有無，愛徒不過如子。且孔顏所以相得者，在神明不在體魄，故不必强徇顏路而厚葬也。

○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

包咸曰：「噫，痛傷之聲。」悼道無傳，若天喪己。《公羊傳》末引之，以著大同之道不得其傳也。

○顔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！」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？」《説文》無「慟」字。漢北海相《景君碑》、執金吾丞《武榮碑》、北軍中候《郭仲奇碑》、《李翊夫人碑》「悲慬」字皆作「慬」。又案，皇本「曰有慟乎」，「曰」上有「子」字。又「誰爲」下有「慟」字。《論衡・問孔篇》引此文「從者」作「門人」，「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」作「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」。

慟，哀過也。夫人謂顔淵。言痛惜極，非他人比，施當其可，性情之至。

○顔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」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。」曰：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舊本「猶子」下作「也」字，唐石經初刻「也」作「曰」。

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，以責門人也。門人蓋孔門之同人，記此以見門人之厚，孔子之裁其宜。喪事既貴稱有無，而聖人之可尊在魂。魂無不之，如體魄之藏，非所重也。不用椁，不厚葬，可見孔門葬義。君子愛人以德，有不可已者受之，其可已者，則不必爲也。

○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神？」曰：「敢問死。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《集注》本「焉能事鬼」下無「神曰」二字。唐石經及《匡謬正俗》、皇、邢本，「敢問」上有「曰」字，今從之。《鹽鐵論・鄒章》引「鬼」下有「神」字，當是魯《論》，今從之。

鄭氏曰：「聖人之精氣謂之神，賢智之精氣謂之鬼。」《易》曰：「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説。精氣爲物，游魂爲變，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」又曰：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」原始反終，通乎晝夜，言輪迴也。死於此者復生於彼，人死爲鬼，復生爲人，皆輪迴爲之。若能知生所自來，即知死所歸去；若能盡人事，即能盡鬼事。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，語至玄妙超脱，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，大

愚也。盡人之事者，順受其正，素位自得，則魂魄不壞，即能輪迴無礙無盡。盡鬼之事者，修精氣鍊魂魄，存元神保靈魂也。若棄人事而專爲此，則拘守保任，先有滯礙，不能輪迴矣。蓋萬千輪迴無時可免，以爲人故只盡人事，即身超度，自證自悟，而後可從事魂靈。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，即已聞道不死，故朝聞道夕死可也。孔子之道無不有，死生鬼神，《易》理至詳，而後人以佛言即避去，必大割孔地而後止，千古大愚無有如此，今附正之。

○閔子侍側，誾誾如也；子路，行行如也；冉子、子贛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皇本「閔子」下有「騫」字。今本作「冉有」，惟唐石經作「冉子」，今從之。

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皇本「若」上有「曰」字。《文選·幽通賦》、《座右銘》兩注並引作「子曰」。《淮南子·精神訓》注引作「孔子曰」，孫弈《示兒編》謂：「子樂」必當作「子曰」，蓋知由不得其死，何樂之有？惟鄭注已有之。

鄭氏曰：「樂各盡其性。行行，剛强之貌。」各盡其性者，以盡人之性也。子路剛强，有不得其死之理，故因以戒之。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。

○魯人爲長府。閔子騫曰：「仁舊貫，如之何？何必改作？」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「仁」古文作「仍」。鄭氏曰：「魯讀「仍」爲「仁」，今從古。」故知古文爲「仍」。此從魯讀。

《廣雅》「府，聚也」，凡財賄、兵器、文書皆藏之。爲，蓋改作之。漢元帝詔：「惟德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。其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。」應劭曰：「舊貫，常居也。」郎顗引同。長府，宮館也。楊雄《將作大匠箴》曰「或作長府，而閔子不仁」，用魯《論》。言改作勞民，是不仁也，若仁，則依舊慣之常居。蓋古者役民而用之，非用雇役。孔門最惡虐

民，故閔子譏之，而孔子稱之。昭二十五年：「公居長府，九月伐季氏。」此改長府，未知昭公自改大之，藉以多藏甲兵？抑季氏逐昭公後，慮後君再據以攻之而改小之？在昭公改之，則爲不量力而妄行；在季氏改之，則更有無君之惡。閔子微諷之，婉而中。言不妄發，發必當理，惟有德者能之。

○子曰：「由之瑟，奚爲於丘之門？」

瑟，閑也，所以懲忿窒欲，正人之德也。二十七弦。《説苑·修文篇》：「子路鼓瑟，有北鄙之聲。孔子聞之，曰：『信矣，由之不才也。』冉有侍，孔子曰：『求，爾奚不謂由：夫先王之制音也，奏中聲爲中節，流入於南，不歸於北。南者，生育之鄉；北者，殺伐之域。故君子執中以爲本，務生以爲基，故其音温和而居中，以象生育之氣。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，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。夫然者乃治存之風，安樂之爲也。彼小人則不然，執末以論本，務剛以爲基，故其音湫厲而微末，以象殺伐之氣。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，温儼莊恭之動不存乎體。夫殺者乃亂亡之風，奔北之爲也。』」

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「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」

升堂入室，喻入道之次第。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，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，未可以一時之失而遽忽之也。

○子贛問：「師與商也孰賢？」子曰：「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」曰：「然則師愈與？」子曰：「過猶不及。」皇本「問」下有「曰」字，「賢」下有「乎」字，「過猶不及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子張才高意廣，故常過中；子夏篤信謹守，故常不及。愈，勝也。《仲尼燕

居》云：「子曰：『師爾過，而商也不及。』子贛越席而對曰：『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？』子曰：『禮乎，禮。夫禮所以制中也。』」道以中庸爲至，賢智者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，然其失中則一也。中庸之爲德也，其至矣乎！差之毫釐，繆以千里，故聖人之教，抑其過，引其不及，歸於中道而已。此問或在子張初年。《大戴·將軍文子篇》，孔子偏論及門，而以子張與顏子並，則是時非子夏所及矣。蓋才高志廣之人，其成就終於遠大也，學者勿僅讀《論語》而泥之。

○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皇本「而附益之」，「之」作「也」。

聚，會也。斂，收也。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，位冢宰，其富宜矣。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，非攘奪其君，刻剥其民，何以得此？冉有爲季氏宰，又爲之加賦稅以益其富。哀十二年：「春王正月，用田賦。」《魯語》載此事，仲尼私於冉有曰：「汝不聞乎？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遠邇；賦里以入，而量其有無；任力以夫，而議其老幼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，有軍旅之出則徵之，無則已。其歲收，田一井出稯禾、秉芻、缶米，不是過也，先王以爲足。若子季孫欲其法也，則有周公之籍矣，苟欲犯法，則苟而賦，又何訪焉？」

子曰：「非吾徒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」皇本「鳴鼓」下無「而」字。《論衡·順鼓篇》引此，並無「而」字。

非吾徒，絶之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。孔子之愛弟子如子，至於黨惡害民，則絶之不少恕。然師嚴而友親，故已絶之而又使門人正

之，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。魯有季氏，世卿專政，祿去公室，攘奪刻剥，而有用田賦之事，是亦卑勝尊、賤傷貴，不義之至者與。季氏不能聽，冉有不能救，厥罪惟均，故鳴鼓而攻。若深疾冉有，實正季氏之惡。

○柴也愚，

柴，孔子弟子，姓高，字子羔。愚者，知不足而厚有餘。其執親之喪，泣血三年，未嘗見齒；避難而行，不徑不竇。此亦愚者之過，然益見其仁矣。

參也魯，

魯，鈍也。曾子之質魯，故守約有餘而擴充不足，雖至死，尚謹容貌顔色詞氣之間，宜其成就之小。於孔子大同之道，東周之爲，斯人之與，皆無所受也。但真積力久，堅毅誠篤，加以老壽，故爲大師耳。孔子本以爲魯，蓋限於天資之無如何者。宋賢規模狹隘，操守方嚴，與曾子近，然以一貫之言，尊爲傳道而力尊之，則誤矣。

師也僻，皇本「辟」作「僻」。今各本依馬融注作爲邪辟之「辟」，誤。

矯僻岸異，好高苟難，少失中也。

由也喭。

喭，粗也。四者皆性之偏短，語之使知自勵也。首節脱「子曰」二字。

○子曰：「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《釋文》「子曰回也」或分爲別章，今不用。《說文》無「屢」字，當是今文。

庶，庶幾也。屢，其數至多。空，匱。《易林》曰：「衡門屢空。」《漢書·鮑宣傳》：「衣敝屢空。」言簞食瓢飲屢絶，而不改其樂。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，神明有以自得，故能安貧樂道，忘乎外境。言顔子忘天下，忘外物，且能忘身，庶於至人也。

「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皇本「億」

作「憶」。漢《陳度碑》作「意」。命，謂天命。皇《疏》：「江熙曰：『不受濁世之榮祿。』」貨殖，貨財生殖也。億，意度也。《論衡・知實篇》：「子貢善居積，意貴賤之期，數得其時。」《率性篇》：「賜不受天之富命所加」，則天命也。言子贛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，然其才識之明，亦能料事而多中也。孔子立命爲大義，以人之富貴貧賤皆有命在，故爲陶猗之子，黄白坐擁；黔婁之兒，儋石不可得。命宜富者不求亦富，命當貧者求之亦貧，故舉世滔滔皆爲求富，而富終不可得。其才智明達，工於殖貨者，人以爲才能所致，不知亦其命所固有也。鄙人孤生，未嘗貨殖，而未嘗無財，又時遭大難，而未嘗中絕。累驗於人，無有錯反。人之顛倒於財富中，而欲以力求之者，亦愚而不知命也。《孝經緯》曰：「善惡，報也。」命有造之者，今之貧富，乃其受報。故人宜早積功德，以造將來之命，若日營瑣瑣之務，而荒累世之功，則非智者也。孔子故因顏子、子贛二人以明之。以顏子之才明，假而殖貨，豈止億中？然命終短夭，則亦不能富也。

○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「不踐跡，亦不入於室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本亦作『跡』，或作『蹟』。」

跡，步處踐跡，如言循塗守轍。善人雖不必踐舊跡，而自不爲惡，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。後世若黄憲、高允、元德秀之類，其善人乎？

○子曰：「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」《集解》合前章爲一，惟意義似當別爲章。

但以言論之篤厚取人，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？爲色莊者乎？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。

○子路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」冉有問：「聞斯行諸？」子曰：「聞斯行之。」公西華曰：「由也問『聞斯行諸』，子曰『有父兄在』；求也問『聞斯行諸』，子曰『聞斯行之』。赤也惑，敢問。」子曰：「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兼人，謂勝人也。有父兄在，服從之義也。聞斯行之，自由之義也。孔子兩義並存，各視其人而藥之，亦各視其時而施之。非其時非其人而妄行自由不可，非其時非其人而妄行服從亦不可也。教者如大醫，務在因人相時，審病發藥而已。若有一定之義，則爲守單方之庸醫，必致誤殺人矣。《論語》萬德並陳，義多相反，所謂道並行而不悖，權實並施，或有爲言之。讀者以此推之，以意逆志，得聖人之意志可也。如泥單辭片義，則由、求當日已不可解，況數千年後乎？今之疑難者執違衆拜下、民不使知、庶民不議之片言單義以攻聖，亦可以釋然矣。

○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「吾以女爲死矣。」曰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

《檀弓》：「死而不弔者三：畏、厭、溺。」《呂氏春秋・勸學篇》：「曾點使曾參，過期而不至。人皆見曾點曰：『無乃畏耶？』曾點曰：『彼雖畏，我存，夫安敢畏？』」與此同義。後，謂相失在後。何敢死，謂不赴鬬而必死也。《史記》：「孔子自去魯後，自衛適陳，過匡，顏刻爲僕，以其策指之曰：『昔吾入此，由彼缺也。』匡人聞之，以爲魯之陽虎。陽虎嘗暴匡人，匡人於是止孔子。孔子狀類陽虎，拘焉。」顏子言夫子在，己無敢致死，如夫子爲賊所害，則必

挺身而報仇致死也。蓋顏子與孔子恩義莫親，其必以死報矣，故孔子愛之而慮之。觀「子在，回何敢死」，孔門師弟義同生死，後之人亦可聞風興起矣。

○季子然問：「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」

子然，季氏子弟。《論語摘輔象》曰：「子然公順多略。」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。自多其家得臣二子，故問之。

子曰：「吾以子爲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。

異，非常也。曾，猶乃也。輕二子以抑季子然也。

「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

《公羊》莊二十四年曹羈下《傳》：「三諫不從遂去之，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。」《曲禮》：「爲人臣之禮，不顯諫，三諫而不從，則逃之。」此孔子所立事君之大義。蓋仕以行道，道不行則去，不可戀棧也。「以道事君」者，不從君之欲，「不可則止」者，必行己之志。蓋君之與臣，同爲國家代理民事者也，但分有尊卑，而義非奴隸，自行其道，非以從君。

「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」

具臣，謂備臣數而已。《漢書》翟方進所謂「爲具臣以全身」。蓋二子雖非黨惡，然不能直伸己志以折僭賊也。

曰：「然則從之者與？」

子曰：「弒父與君，亦不從也。」

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，然大義則聞之熟矣。弒逆大，故必不從之。是時季氏有無君之心，欲使二子從己。故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，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。弒逆爲非常之大變，驟觀之則常人似亦不從。不知凡有弒逆之事，賊勢皆可熏天，如有違抗，身可立

死，而家可立族，不觀於孔融、方孝孺乎？若荀彧、劉穆之之徒，其始從曹操、劉裕之時，豈遂欲弑父與君哉？漸漬順從，勢遂至此。觀於華歆之牽伏后，乃知弑逆不從是大難事，則孔子之所以信二賢者至矣。

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。《史記·弟子傳》作「費郈宰」。《論衡》作「郈宰」。

子路爲季氏宰，而舉之也。當在定十二年隳郈隳費之後，選才賢而定之。

子曰：「賊夫人之子。」

賊，害也，言子羔質美而學未成，遽使治民，適以害之。

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爲學？」《論衡·問孔篇》引作「有社稷焉，有民人焉」，或爲今文本，未知孰是。

人，謂有司，如「女得人焉耳乎」之「人」。《白虎通》：「人非土不立，非穀不食，故封土立社。稷爲五穀之長，故歲再祭之，春求秋報。」社稷合言，共爲一壇，古經傳皆同。王莽分立官社官稷，後世遂社稷分壇，謬矣。言治民事以爲學，得之閱歷較求之書册所得尤深也。

子曰：「是故惡夫佞者。」

佞者，以口辯折人，顛倒是非也。《左傳》：子産曰：「今吾子愛人以政，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，其傷實多。僑聞學而後入政，未聞以政學者也。」蓋治民之法，雖貴於閱歷，先本於讀書。必於政治之學講求已深，然後可出而任政，若未嘗考古今之治法，但資目前之閱歷，則必爲俗吏，甚且害民。孔子惡其顛倒本末，故斥爲佞也。《韓詩外傳》：哀公問於子夏曰：「必學而後安國保民乎？」子夏曰：「不學而能安國保民，未之聞也。」記者述之，以明學優乃仕爲定義也。孔子答哀公以不遷怒不貳過

爲好學，不及讀書，此以讀書爲學，不及德性。蓋答義各有所因，記者筆述太簡，非有所遺也。子思言尊德性而道問學，合斯二者其義最備。考孔門之學，當以爲主焉。其有專主德性而不主讀書，專主讀書而不知德性者，皆非孔門之全義也。

○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

皙，曾參父，《史記》作曾蒧，字點，《漢書》作字子皙。子路少孔子九歲，冉有少二十九歲，公西華少四十二歲。

子曰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鄭本作「吾已」。《說文》：「已，以也。」《檀弓》：「般爾以人之母嘗巧，則豈不得以。」蓋「以」「已」古通用。

言我雖年少長於汝，然汝勿以我長而退讓不言。欲盡言以觀其志。聖人和氣謙德，於此亦可見矣。

「居則曰：『不吾知也！』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

言汝平居則言人不知我，如或有人知汝，則汝將何以爲用也。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；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夫子哂之。「率爾」皇本作「卒爾」，「卒」「率」通用。「饑」，鄭本作「飢」。飢，餓也。《爾雅》：「穀不熟爲饑，」則「飢」非也。《釋文》：「『矧』本又作『哂』」，則陸見本作「矧」。《說文》無「哂」字，則「哂」是今文。

卒爾，輕遽之貌。攝，迫也。二千五百人爲師，五百人爲旅。因，仍也。《穀梁》襄二十四年《傳》云：❶「一穀不升謂之嗛，二穀不升謂之饑，三穀不升謂之饉，四穀不升謂之康，五穀不升謂之大饑。」又謂之大侵。方，義方。民向義方，則能親其上，死其長矣。《司馬法》云：「古之教民，必立貴賤之倫，經使

❶「二十四年」，原誤作「十四年」，脱「二」字。

不相陵，德義不相踰，材技不相掩，勇力不相犯，故力同而意和也。」哂，大笑也。「哂」與「矧」同。《曲禮》：「笑不至矧。」鄭注：「齒本曰矧，大笑則見。」

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皇本「民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「求，爾何如？」孔子問也。下放此。方六七十里，小國也。如，與也，與《鄉飲酒禮》「公如大夫入」同義，下「如會同」之義同。五六十里，則又小矣。足，富足也。俟君子，言非己所能。冉有謙退，又以子路見哂，故其詞益遜。

「赤，爾何如？」對曰：「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」

公西華志於禮制外交之事，嫌以君子自居，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詞，言未能而願學也。宗廟之事，謂祭祀、朝聘、諸侯會盟，皆會同也。端，玄端服，章甫，禮冠。相，贊君之禮者，言小，亦謙辭。《繁露·竹林篇》：❶「齊頃公即位九年，未嘗一與會同之事。」知會同之難也。

「點，爾何如？」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。」子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」曰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夫子喟然歎曰：「吾與點也。」《說文》無「希」字，「鏗」字。「撰」字，鄭作「僎」，詮也，亦古文，則「希」、「鏗」、「撰」爲今文。《釋文》：「一本『亦各言其志』無『也』字，『莫』作『暮』。」「歸」，鄭作「饋」，謂魯讀「饋」爲「歸」。《史記·弟子傳》同，今從之。

四子侍坐，以齒爲序，則點當次對，以方鼓瑟，故夫子先問求、赤，而後及點也。

❶「竹林篇」，原誤作「玉杯篇」。

希，疏也。鏗爾，舍瑟之聲。作，起也。撰，詮也。莫春，和煦之時；春服，單祫之衣。浴，盥濯也，今上巳祓除是也。《韓詩》曰：「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之溱洧兩水之上，招魂續魄，秉蘭草祓除不祥。」《水經注》、《續漢·禮儀志》：「是月上巳，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，曰洗濯祓除，去宿垢爲大絜。」是西漢始於宮闈，東京則沿爲民俗。古祓禳，皆除惡之祭。女巫之祓除，即女祝之禬禳。沂水出魯城東南，尼丘山北，對稷門，亦曰雩門。隔水有雩壇，壇高三丈，曾點所欲風舞處。雩，祭天禱雨之處，有壇墠樹木也。詠，歌也。曾點之學，入皆自得，到處受用，不願乎外，即事已高，隨時行樂，與物偕春，故其動静之際從容如此。其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，樂其日用之常，而其胸次悠然，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，各得其所之妙。而樂行憂違，用行舍藏，老安少懷，自有與聖人相印合者，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。而門人記其本末，獨加詳焉，蓋亦有以識此矣。
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」

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，而夫子哂之，故請其説。

曰：「夫子何哂由也？」皇本「夫子」作「吾子」。曰：「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皇本「曰」上有「子」字。

《曲禮》曰：「侍於君子，不顧讓而對，非禮也。」夫子蓋許其能，特哂其不遜。

「唯求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」

「唯赤則非邦也與？」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

而何？赤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」《釋文》：「本無『與』字。『宗廟會同』本或作『宗廟之事如會同』。『非諸侯而何』一本作『非諸侯如之何』。」皇本「小」「大」下皆有「相」字。

皇、邢《疏》謂，此皆夫子所答，言無能出其右者，亦許之之詞。言冉有、公西之才皆優於爲邦，冉有之於民政，公西之於外交，與子路之爲將帥，皆可信也。聖門高才多從事政治學，人人欲得邦，孔子亦皆許之。惟孔子則本末精粗，四通六闢，其運無乎不在。既玩心高明，不止規規於事功之末；而又周流行道，不肯捨乎形質之粗。闔闢自如，卷舒無盡，不將不迎，不繫不捨，此所以爲大聖歟！

論語注卷之十一終

論語注卷之十二

南海康有爲學

顏淵第十二　凡二十四章《釋文》云：「『子路無宿諾』，或分此爲別章。」

○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

仁者，天性之元德；禮者，人道之節文。克，勝也。復，反也。夫人者仁也，所以行仁之路，釋回增美，以致中和，禮也。性無善惡，而生有氣質，既有毗陰毗陽之偏，即有過中失和之害，甚者縱欲任氣，其害仁甚矣。惟勝其氣質之偏，節其嗜欲之過，斯保合太和，還其元德。苟得一日爲仁，天下猶將感動。蓋斯須不和樂，斯須之惡電氣應感於千萬里，然則斯須之能克復，斯須之佳電氣亦感應於千萬里，如今電話然，至捷也。然事有偏衺，固爲仁之礙，而己之勇斷，實爲仁之本。故君子惟重以責己，而與人無預也。

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。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禮者，孔子所制以配天地、育萬物，事爲制，曲爲防，大小精粗，適如其地位分界，以爲人身之則，諸教所未及，而孔子獨美備者也。勿者，禁止之詞。視、聽、言、動則皆魄之爲也，由禮則順，失禮則乖。檃括其外，以涵養其中，習與性成，從容中道，則爲聖賢也。夫備魂魄而爲人，魂虛而魄實，魂清而魄濁，魂弱而魄

强，以其濁魄强實，必專横用事，與其六鑿交外，則必物誘陷溺，此人道所以凶也。故非發强剛毅，清明澹泊，無以力制物欲，無以變化氣質。故佛氏難在降伏其心，神秀巨子時勤拂拭。凡諸教主無不同，以制魄養魂爲要，乃至於顔子，至善之姿，猶須從事。若中下之人，質性麤惡，嗜欲繁多，若聽自由，則縱欲妄行，必至滅人道以爲禽獸，不止國土淪亡已也。

○仲弓問仁。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

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出門，包起居而言，使民，約臣妾而言。而行嚴敬如對大賓、大祭，無有幾微疏慢者矣。視人如己，萬物一體，故己之所欲，以施於人，與民同樂也。然人情私己而輕人，故所欲與聚易，所惡勿施難，是以孔子重戒於不欲勿施也。修己以敬，與人以恕，更以内外無怨，驗其敬恕之效否。蓋愷悌慈祥，欣喜驩愛，斯爲仁人也。朱子謂：「克己復禮，乾道也；主敬行恕，坤道也。可視顔、冉之高下淺深焉。」

○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「仁者，其言也訒。」曰：「其言也訒，斯謂之仁已乎？」子曰：「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訒乎？」

孔安國曰：「訒，難也。」牛，宋人，弟子司馬犂。恥躬不逮，故言不易出。蓋木訥近仁，巧言鮮仁。朱子謂：「牛多言而躁，故使於此謹之。」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，而指其入德之要，求仁之方，實不外是。近人以孔子言仁處處異義，以名學疑之，豈知大醫王因病發藥之苦心乎？

○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曰：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」子曰：「内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

孔安國曰：「牛兄桓魋將爲亂，牛自宋來學，常憂懼，故孔子解之。」包氏曰：「疚，病也。内省無罪惡，無可憂懼。」孟子謂：「行有不慊則餒。」内省不疚則順受其正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氣至剛大，直塞天地，故不懼。人之生也，與憂俱來；性之弱也，與物多懼。故孔子言仁者不憂，獨立不懼，人極樂而得大雄，得大無畏，故無入不自得。此學者安身立命之方，宜受用之。

○司馬牛憂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」子夏曰：「商聞之矣：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内皆爲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」皇本「皆」下有「爲」字。阮氏元《校勘記》、《鹽鐵論・和親章》、《文選》蘇子卿古詩注引此皆有「爲」字。

鄭玄曰：「牛兄桓魋行惡，死喪無日，我獨爲無兄弟也。」包氏曰：「君子疏惡而友賢，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。」聞者，聞之孔子也。孔子立命之大義，以死生富貴非人力能爲，蓋有天命。既順受其正命，而又盡其在己，持敬而無間斷，致恭而有節文。天下之人，本皆天生，同此天性，自同爲兄弟也。此固子夏安慰司馬牛之言，而實孔子乾父坤母，萬物同體之義。大同之義，亦出是也。

○子張問明。子曰：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

浸，漬也，積也。潤，益也。膚受，謂利害切身，入皮膚以至骨髓。愬，愬己之寃。毁人者，如水之浸灌，漸漬而不驟，

則聽者不覺其入，而信之深矣。愬寃者，如病之創痛而切身，則聽者爲所感動，而發之暴矣。二者難察而易行，若不爲所深入則至明，不爲其近蔽則至遠。凡人於左右近習之力，佞人奸詭之謀，雖有智者，無不惑矣。由其能用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故也。於是，忠賢見疑，正直被斥。聽言者不可不慎諸。

○子贛問政。子曰：「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子贛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兵。」子贛曰：「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」曰：「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兵，械也，亦假作士卒。言富國且强兵，然後教化以行，有勇知方，上下以信相孚，國乃能自立也。子贛窮理之哲，乃爲窮變之問。去兵者，食足信孚，則可制梃以撻堅甲利兵。賈誼言：「鉏耰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鎩，然斬木爲兵遂滅强秦也。」皇侃引李充曰：「朝聞道夕死，孔子之所貴；捨生取義，孟軻之所尚。自古有不亡之道，而無有不死之人，故有殺身非喪己，苟存非不亡己也。」箕鄭對晉文公之問救饑，曰：「信於君心，信於民，信於令，信於事。」荀子謂：「出死要節，所以養生。」故至守土垂絶之時，百吏死職，士卒死列。故張巡以死守一城而障唐室，王蠋以布衣死節而存齊國，文天祥於宋亡後，待死以存節義之正氣。以視徼幸偷生，假於保全生靈，若馮道歷相十主者，必爲孔子所絶也。

○革子成曰：「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」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、《蜀志・秦宓傳》引作「革子成」。《詩》「匪棘其欲」，《禮記》引作「匪革」。《拜經日記》謂《古論語》作「棘」，今《論語》作「革」。從今文，故不作「棘」。

革子成，衛大夫，蓋亦老子、晏子之流，以崇質尚儉爲宗。孔子改制尚文，故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。」又曰：「天之未喪斯文。」《公羊》開宗明義：「王者孰謂？謂文王。」何休謂：「法其生，不法其死，人道之始。」革子成蓋攻孔者，故曰：「何以文爲。」子贛曰：「惜乎，夫子之説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。虎豹之鞹，猶犬羊之鞹。」孔氏曰：「皮去毛曰鞹。」子贛傳孔子之文統者，乃難子成。以爲去僞保質，固異於小人之浮華鮮實，而不失君子之意。然言出難改，將受天下之攻難，駟馬不能追也。文家質家，相須爲用，不可相無。若必盡去其文，但存其質，則留虎豹之皮，而無炳蔚之文，亦與犬羊之皮等耳。夫人情莫不重虎豹，爲其毛文之炳蔚也。聖人緣人情而節文之，以垂教耳，若悖乎人情，逆乎物理，令人重犬羊之皮，而輕虎豹之皮，豈能行哉？

○哀公問於有若曰：「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」有若對曰：「盍徹乎？」

朱子曰：「稱有若者，君臣之辭。用，謂國用。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。」鄭氏曰：「盍，何不也。什一而税謂之徹，徹，通也。」《公羊傳》發孔子之大義曰：「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也。多乎什一，大桀小桀，少乎什一，大貉小貉。」《穀梁》曰：「古者什一而藉。」蓋井田什一，皆孔子所創之仁政也。孟子告滕文公行仁政曰：「請野九一而助，國中什一使自賦。」惟助爲有公田，方里而井，井九百畝，其中爲公田，八家皆私百畝，同養公田，此助税爲九之一也。若無井田處，則税通收十之一爲徹。此助

徹之異，而徹制最便爲易行也。貢亦什一，其所異者，貢則校數歲之中以爲常，後世稅法是也； 徹則量所入而收之。今歐美制量田所入而稅近之，但非十一耳。井田之助制最美，然難於行。蓋有子舉孔子之所創十一之仁政，勸哀公行之也。若僞《周禮》：「園廛二十而一，遠郊二十而三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」，皆劉歆據漢時之僞制，非孔子仁政意也。朱子「通力合作，計畝均收」，古無此說。

曰：「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」

魯自宣公稅畝，已行十二之稅，至哀公時，用猶不足，斷無復返於稅什一之理。哀公深怪有子政策之迂而相反。

對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 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《鹽鐵論》引「不足」下有「乎」字。《漢書·谷永傳》引「與」作「予」。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引「孰」作「誰」。

荀子曰：「下貧則上貧，下富則上富，故田野縣鄙者，財之本也； 垣窌倉廩者，財之末也。百姓時和，事業得敘者，貨之源也。故明主必謹養其和，節其流，開其源，而時斟酌焉。潢然使天下必有餘，而上不憂不足，如是則上下俱富。」若橫征苛斂，令民無以爲生，則君亦與之俱危。漢靈善作家而黃巾起，明萬曆務礦稅而闖賊興，可不戒乎？

○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「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

包氏曰：「徙義，見義則徙意而從之。」

按，「聞義不能徙」，「徙」高麗本作「從」，則「徙」當亦作「從」。蓋立心不以己爲主，而以忠信爲主； 行事不以己意爲從，而惟義是從。作「徙」亦可。蓋宅居無定，惟義是宅，其義同也。克己以尊德，忘身而殉道。

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。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

包氏曰：「愛惡當有常，一欲生之，一欲死之，是心惑也。」人性多偏，而愛惡爲甚。毁譽易亂其真，好憎又殊所尚？甚至同爲一人，加膝墮淵，逾時變異，是爲瞀亂有惑疾也。《後漢書》：「應仲遠爲太山太守，舉一孝廉，旬日之間而殺之。」舉之若是，則殺之非也；若殺之是，則舉之非也。仲遠之惑甚矣，故當辨此。

「『誠不以富，亦衹以異。』」「誠」《毛詩》作「成」。「誠」是魯《論》。

此《詩・小雅・我行其野》之辭。程子謂：「此錯簡，當在第十六篇：『齊景公有馬千駟』之上，因下文亦有齊景公而誤也。」

○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公曰：「善哉！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豈得而食諸？」「吾得而食諸」，阮氏《校勘記》，皇本、高麗本「吾」下有「豈」字。《史記・孔子世家》及《漢書・武五子傳》作「吾豈」，與皇本同。今從之。

人道綱紀，政事之本。據亂世以之定分，而各得其所安，上有禮而下輸忠，老能慈而幼能孝，則可以爲治。否則，君驕横而臣抗逆，父寡恩而子悍悖，則國亂而家散矣。《禮運》小康之義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是也。二千年間可以爲鑒。時齊家國皆亂，故夫子以此告之。若夫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人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此須待大同之世。苟未至其時不易，妄行則致大亂生大禍。

○子曰：「片言可以制獄者，其由也與？」「折」，魯讀爲「制」，則「折」當是古文。《吕刑》「制以刑」，《墨子・尚同》中篇引作「折」。「制」、「折」當是古

通，而古文改之，今不從。

《釋詁》：「制，折也」，即斷獄。朱子曰：「片言，半言。」「子路忠信明決，故言出而人信服之。」孔氏曰：「片，偏也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，偏信一言以折獄者，惟子路可也。」愚按，天下獄情至變僞，雖有聖者，不能不聽兩造之詞，子路雖賢，無是理也。

子路無宿諾。

何氏曰：「宿，豫也。子路篤信，恐臨時多故，故不豫諾。」然諾不苟也。小邾射以句繹奔魯。曰：「使季路要我，吾無盟矣。」季康子使冉有謂曰：「千乘之國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？」對曰：「魯有事於小邾，不敢問故，死城下可也。彼不臣而濟其言，是義之也，由弗能。」其不易許諾，即無宿諾之證。

○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？」

猶人，包氏咸曰：「與人等也。」《潛夫論》曰：「上聖不務治民事，而務治民心。」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。「民親愛，則無相害傷之意；動思義，則無奸邪之心」。「非法律之所使，非威刑之所强，此乃教化之所致」。孔子自以明決斷獄不足貴，必使無爭訟，乃可尚也。

○子張問政。子曰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

居，謂身心所安宅，無倦，則始終如一。行，謂志事所推施，以忠，謂表裏無二。

○子曰：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」

此章重出。蓋弟子各記所聞，分見各篇不及删者。然亦可見博文約禮爲聖門恒言。言之不已而頻言之，益以證孔門

學者之宗旨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小人反是。」

朱子曰：「成者，誘掖獎勸，以成其事也。君子小人，所存既有厚薄之不同，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，故其用心不同如此。」按，《穀梁》隱元年：「《春秋》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」《説苑・君道篇》：「哀公曰：『善哉！君子成人之善，不成人之惡。微孔子，吾焉得聞斯言哉！』」則此義爲《春秋》大義。聖人上以告君，下以教學者，忠厚之至言也。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政者，正也。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「帥」，趙岐《孟子注》、《史記・平津侯主父列傳贊》引作「率以正」，皇本作「而正」。

季康子，魯上卿。《公羊》隱元年：「王正月，《春秋》之義大居正。」何君注：「正一身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。」董仲舒曰：「正本而末應，正內而外應。」蓋履端於始，無一不正，而後化行俗淳也。《大戴禮・哀公問篇》：「公曰：『敢問何謂爲政？』孔子對曰：『政者，正也。君爲正，則百姓從政矣。君之所爲，百姓之所從也，君所不爲，百姓何從？』」又，《主言篇》：❶「上者，民之表也，表正則何物不正？故君先立於仁，則大夫忠，而士信民敦，工樸商慤，女憧婦悾悾。」孟子所謂：「一正君而國定。」上行下效，風從草偃，孔子之大義也。

○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盜，私利物也。盜自中出，曰竊。《説

❶「主」，原作「王」，據《大戴禮記》改。

苑》：「周天子使毛伯求金於諸侯，《春秋》譏之。故天子好利，則諸侯貪；諸侯貪，則大夫鄙；大夫鄙，則庶人盜。上之變下，猶風之靡草也。」然則，民之竊盜，正由上之多欲。康子奪嫡竊政，故夫子以不欲警之。雖賞不竊，其言至矣。

○季康子問政於孔子，曰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爲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

爲政者，民所視效，何以殺爲？欲善，則民善矣。「上」一作「尚」，加也。偃，仆也。尹氏曰：「殺之爲言，豈爲人上之語哉？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，而況於殺乎？」多殺以止姦，蓋酷吏嚴刑之法，如郅都、趙廣漢之流是也。不於風俗教化上轉移之，則愈殺而愈熾。所謂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治之也」。且爲民上者，撫民如子，豈可言殺哉？上者，民之所效，欲善民善，觀感所化，有如影響。民有恥心，樹之風聲，莫不革面嚮化也。

○子張問：「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」子曰：「何哉爾所謂達者？」

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，欲別其誤而正之也。

子張對曰：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子曰：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。

言名譽著聞也。聞與達相似而不同，乃誠僞之所以別，學者不可不審也，故夫子明辨之。下文又詳言之。

「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

以質直爲根本，則無狡僞之思；以好義爲行本，則無絞切之過，此立身之法。以察言觀色接物，則不與人忤；知深慮下人處事，則不爲人忌，此處世之方。蓋方正而不識人情，好上人，必招謗阻，行事難達。惟質直將內，義以方外，謹審言色，深長思慮，卑以自牧，則行無不達矣。若外取於仁，則可以市譽；內行陰背之，則可以欺人。務外徇人，非君子自修內省之道。而聞譽既得，幾以爲大賢君子，積久自是，遂以爲古賢亦如此，更無疑讓，所謂舜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狡僞若此，雖能得時名，終未有不隕落者也。聖人教人處世達事之方，至爲精切，而又非希世，學者不可不留意也。

○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，曰：「敢問崇德，脩慝，辨惑。」

包咸曰：「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，故下可遊焉。」慝，惡也，文從匿，從心。蓋人所不知而己獨知，隱於心而伏其根者，脩治而去之。蓋明惡易見而隱惡難除，非真有爲己之心，惡不忍仁之志，不能除此心賊也，故夫子善其切問。

子曰：「善哉問！

善其切於爲己。

「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」

范氏曰：「先事後得，上義而下利也。人惟有欲利之心，故德不崇。惟不自省己過，而知人之過，故慝不脩。感物而易動者，莫如忿，忿之後則忘其身以及其親，惑之甚者也。惑之甚者，必起於細微，能辨之於早，則不至於大惑矣。故懲忿所以辨惑也。」正其誼不謀其利，

明其道不計其功； 日日訟過懺罪，懲忿治怒，皆學者自脩之要。孔子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，然人情無不未事計得，好攻人惡，而妄肆己忿，則普天下人之藥石也。

○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愛人。」問知。子曰：「知人。」

仁者無不愛，而愛同類之人爲先； 知者無不知，而知善惡之人爲當務之急。蓋博愛之謂仁。孔子言仁萬殊，而此以愛人言仁，實爲仁之本義也。

樊遲未達。

曾氏曰：「遲之意，蓋以愛欲其周，而知有所擇，故疑二者之相悖爾。」

子曰：「擧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「擧直錯枉者，知也； 使枉者直，則仁矣。如此，則二者不惟不相悖，而反相爲用矣。」

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「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，子曰：『擧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』，何謂也？」

遲以夫子之言，專爲知者之事，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。

子夏曰：「富哉言乎！

歎其所包者廣，不止言知。

「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擧皐陶，不仁者遠矣。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擧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

伊尹，湯之相也。不仁者遠，言人皆化而爲仁，不見有不仁者，若至其遠去爾。所謂使枉者直也。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。聖人言近而指遠，一動而仁智兼該，非淺識所易領會，非淺學所易窺測矣。且動須化枉爲直，令擧天下無惡人，擧天下皆仁人。此皆大同之義，而聖人悲憫博愛之至也。

○子贛問友。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

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」

友，五倫之一，人道之至切，隨處皆然，而不可須臾離者也。故有所是非，則盡其心以告之，有所規諫，善其說以道之。然以義合者也，故不可則止。若以數而見疏，則自辱矣。

○曾子曰：「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」

講學以會友，則友多而皆出於正；取善以資仁，則德進而夾輔以長。孔子謂子賤，「魯無君子，斯焉取斯。」蓋嚴師誘導之功，不如多賢友夾輔之力。人情孤獨則懶惰，易觀摩則奮厲生。置諸衆正友之中，則寡失德；置諸多聞人之中，則不寡陋。故輔仁之功，取友爲大。但會之之始，勿以宴樂佚游進，則易得益友矣。

論語注卷之十二終

論語注卷之十三

南海康有爲學

子路第十三　凡三十章

○子路問政。子曰：「先之勞之。」請益。曰：「毋倦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本『無』作『毋』。」唐石經作「無」，惟今文「無」皆作「毋」，「無」則爲古文。陸氏尚見今文本，石經在陸氏後，誤從古文，故今不從石經。

《大戴禮·子張問入官篇》：「君子欲政之速行也，莫若以身先之也。」蘇氏曰：「凡民之行，以身先之，則不令而行；凡民之事，以身勞之，則雖勤不怨。」君子所以能服人心者，實則先勞，如以貴自處於後，自居於逸，則人怨矣。能先勞，則吏願服勤，民願盡死。但先勞患不能持久，若其無倦，必有成功矣。孔子雖無並耕之愚，而其爲公之意，則時時露於言表，先勞亦其公之至也。

○仲弓爲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

有司，衆吏之職也。宰兼衆職，以身先之，與告子路同。躬行者，政之始，聖人於此尤諄諄也。過，失誤也。大者於事或有所害，不得不懲，小者赦之，則刑不濫而人心悦矣。賢，有德者；才，有能者，舉而用之，則有司皆得其人，而政益修矣。

曰：「焉知賢才而舉之？」曰：「舉爾所知。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？」

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，孔子則以賢才人所共用，但自舉所知，人亦各舉所知，不必盡私之己也。孔子之言，處處皆以大同爲本，此即貨惡其棄於地，不必藏於己之意。蓋有天下爲公之心，

則觸處皆是也。

○子路曰：「衛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」

衛君，謂出公輒也。是時魯哀公之十年，孔子自楚反乎衛。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：「是時，衛君輒父不得立，在外，諸侯數以爲讓，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，衛君欲得孔子爲政。子路曰：『衛君待子而爲政。』」此是今文口說，至可信據。

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」

《太史公自序》曰：「南子惡蒯聵，故子父易名。」謂不以蒯聵爲世子，而輒繼立也。名之顛倒，未有甚於此者，故孔子以正名爲先。鄭氏以爲正書字，則謬甚。《春秋公羊傳》以王父命拒父命，乃有爲之言，非爲石曼姑帥師拒蒯聵而發。惲氏敬《先賢仲子廟立石文》曰：「衛出公未嘗拒父也。衛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，其卒年四十七，而蒯聵爲其子，出公爲其子之子。蒯聵先有姊衛姬。度出公之即位也，内外十歲耳。二年，蒯聵入戚，三年春圍戚，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，非出公也。」夏氏炘《衛出公輒論》曰：「蒯聵有殺母之罪，斯時南子在堂，其不使之入明矣。輒不得自專也。及輒漸長，而君位之定已久，勢不可爲矣。考蒯聵於靈公四十二年入居于戚，及至出公十四年，始與渾良夫謀入，凡在戚者十五年。此十五年中，絶無動静，則輒之以國養可知。孔子於輒之六年，自楚至衛，輒年可十七八歲，有欲用孔子之意，故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。孔子以父居於外，子居於内，名之不正莫甚於此，故有正名之論。而子路意，輒定位已久，且以國養父，未爲不

可，故以子言爲迂。其後，孔子去衛，而果有孔悝之難。甚矣！聖人之大居正，爲萬世人倫之至也。孟子曰：『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。』先儒謂孝公即出公輒。孔子在衛凡六七年，輒能盡其公養，則此六七年中，必有不忍其父之心。孔子以爲尚可以爲善，而欲進之以正名，惜乎優柔不斷，終不能用孔子耳。設也輒果稱兵拒父，而孔子猶至衛，且處之六七年，何以爲孔子？」

子路曰：「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」「迂」，鄭本作「於」。「奚」，《史記》作「何」。

包氏曰：「迂，遠也。」謂遠於事情，言其難行也。鄭作「於」，云：「狂也」，或是魯讀。《檀弓》「於則於」，《莊子》「其覺於於」，《文王世子》「於其身，以善其君」，亦與迂闊義近。

子曰：「野哉，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

《荀子·大略篇》：「言之信者，在乎區蓋之間。」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「疑者丘蓋不言」，「丘」「區」，「闕」聲之轉，皆闕疑之意。野，謂鄙僿，率爾妄對也。包氏曰：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當闕而勿據。」

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；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；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；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；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錯手足。《釋文》：「本又作『措』。」《漢書》「朝錯」，晉灼音「錯」爲厝置之「厝」。《說文》引作「厝」，《考工記》作「措」，注：「故書『措』作『厝』。」則「措」或是古文。

鄭司農云：「中者，刑罰之中。」《後漢》梁統《疏》引「中」作「衷」是也。蓋名定而實辨，道行而志通，然後言順而事成，故尚正名。《荀子·正名篇》曰：「後王之成名，刑名從商，爵名從周，文名從《禮》，散名之加於萬物者，則從諸夏之

成俗曲期。遠方異俗之鄉，則因之而爲通。」後王者，孔子也。蓋今中國一切名號，皆孔子所正也。

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《史記》作「爲之必可名」。

所名之事，必可得而明言；所言之事，必可得而遵行。否則，民疑惑而多辨訟，以生大奸。故事不成，奸僞並起，安能起禮樂以致中和移風俗？上不中和，下壞風俗，則刑罰益亂。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則民無所措，而政不能行矣。

○樊遲請學稼。子曰：「吾不如老農。」請學爲圃。曰：「吾不如老圃。」皇本「圃」下有「子」字。

種五穀曰稼，種蔬菜曰圃。學各有專門，老農老圃皆專門爲種植之學，有心得，有閱歷，有傳方，其益於世甚大。雖以聖人之智，而專門之學必當問之專門技師也。

樊遲出。子曰：「小人哉，樊須也！

小人，謂細民。孟子所謂「小人之事」者也。

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陸本作「繈」。石經文字以「繈」爲非。

禮、義、信，大人之事也。好義，則事合宜，情誠實也。敬服用情，蓋各以其類而應也。襁，織縷爲之，以約小兒於背者。包氏曰：「禮義與信，足以成德，何用學稼以教民乎？負者以器，曰襁。」孔子甚稱老農老圃，此但因樊遲潔身忘世，故欲其學道化民。蓋聖人胞與爲心，斯人是與。樊遲以士人來學，理當進之，故言若能從大人之事，則不必爲細民之事。然此爲孔子爲樊遲一人

之言，舉世之人安得盡爲大人學者？若學農林專門，豈不甚善。且又兼禮義信，則爲伊尹、諸葛之躬耕，豈非孔子所深許乎？讀者無泥於辭可也。

○子曰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；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；雖多，亦奚以爲？」

《墨子·公孟篇》：「誦《詩》三百，弦《詩》三百，歌《詩》三百，舞《詩》三百。」但言誦者，以得其意指也。專，獨也。《詩》，言國政，著風俗，本人情，該物理，長於風諭，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。古詩三千，孔子删之，得十五國，三百五篇，每篇皆有詩説，於政事尤精博，孔門學者皆受之。蓋詩出輶軒之採，如今日之報。孔子選十五國之報精者，加以改制口説，以爲功課書。故通其學者皆爲政治家、言語家之才。此必有爲而言。

○子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《後漢書·第五倫傳》引作「雖令不行」。

令，教令也。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。蓋觀感之化，不待反脣，皆從意而不從令也，故在反身而已。

○子曰：「魯、衛之政，兄弟也。」皇本無「也」字。

包氏曰：「魯，周公之封；衛，康叔之封。周公、康叔既爲兄弟，其國之政亦如兄弟。」魯、衛皆多君子亦同。惟《史記》以此爲衛出公、魯哀公發。蓋衛父子不正，魯則君臣不正，是時衰亂，政亦相似，故孔子歎之。

○子謂衛公子荆，「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『苟合矣。』少有，曰：『苟完矣。』富有，曰：『苟美矣。』」

公子荆，衛大夫。苟，誠也。合，言已合

於禮也。完，器物備也。言其觸境而安，寡欲知足，不以外物自累也。吾所至印度舍衛、摩竭提、勒撓諸都會，印王之宮室皆峻宇雕牆，奇偉精絶，當時之虐用其民可想。蓋土司酋長，無不縱欲虐民，故孔子稱公子荆以諷之。若在雇役之世，則不以此論。魯哀公子亦名公子荆，故加衛字以異之。

○子適衛，冉子僕。子曰：「庶矣哉！」冉子曰：「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富之。」「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」曰：「教之。」皇本、《春秋繁露・仁義法篇》、《論衡・問孔篇》、《風俗通義・十反卷》並作「冉子」，今從之。通行本作「冉有」。

僕，給事者，亦御也。庶，衆也。庶而不富，則民生不遂；富而不教，則民德不育。富以養其生，教以善其性，二者備矣。夫教化廢，則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；教化行，則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。然饑寒切膚，不顧廉恥，孔子雖重教化，而以富民爲先。管子所謂治國之道，必先富民。此與宋儒徒陳高義，但言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者，亦異矣。宋後之治法，薄爲俸禄，而責吏之廉；未嘗養民，而期俗之善。遠爲期而責不至，重爲任而責不勝；弱者爲僞，而强者爲亂。蓋未富而言教，悖乎公理，紊乎行序也。此爲孔子三至衛，在魯哀公元年，孔子年五十九歲。

○子曰：「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」《史記・世家》引「期月而已」，無「可也」。

期，復其時，言周年也。孔子改制仁政，以撥亂反正，若行之一年，則規模可立，三年則治教大成。此孔子在衛，靈公不用之，而發歎也。自信自任，而言之如此，確有把握可守，確有條理可行，所謂樂則行，則行在。此聖人不妄自任，其

次序期限可玩也。愚嘗誦之，然用我必三年乃可，十年有成，益歎聖人之神化也。聖人日以天下緯畫於中如此，固非兢兢守身守約之儒所能窺矣。

〇子曰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！」《史記》引無「矣」字，《刑法志》引無「亦」字。

爲邦百年，言相繼而久也。勝殘，化殘暴之人，使不爲惡也。謂民化於善，可以不用刑殺也。蓋古有是言，而夫子稱之。美國開國百年，刑殺大減，近之矣。

〇子曰：「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」《史記·孝文帝紀贊》、《論衡·宣漢篇》引「而後」並作「然後」，疑漢時本有作「然後」者。

世有三：曰亂世，曰升平世，曰太平世。必撥亂世，反之正，升於平世，而後能仁。蓋太平世行大同之政，乃爲大仁，小康之世猶未也。天下歸往謂之王，蓋教主也。

〇子曰：「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」

苟，誠也。言從政者當先正身，正一身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。一正而無不正，不正而無能正也。

〇冉子退朝。子曰：「何晏也？」對曰：「有政。」子曰：「其事也。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」

馬氏曰：「政者，有所改更匡正。事者，凡行常事。」蓋上所施行，經國治民，曰政；下奉令承旨，作而行之，謂之事。言國有改更匡正之議，孔子爲元老，必與議焉。言議政立法，必經元老也。若奉行故事，而非改更成案，則不得謂之政。此明議政與行事之別，而議政必合大夫共議之，不如行事之聽行事官獨斷也。今歐人有行政官、事務官之別，出此。

○定公問：「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

幾，近也。《詩》曰：「如幾如式。」言一言之問，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。

「人之言曰：『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。』

當時有此言也。

「如知爲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？」皇本「如知爲君難也」，無「之」字。

知水載舟亦以覆舟，民可近不可下，敬天命畏民岩，兢兢業業，愛民保國，盡君之責任，則一言而邦可興。爲定公言，故不及臣也。

曰：「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『予無樂乎爲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』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？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」《申鑒・雜事篇》、《晉書・潘尼傳》引「邦」並作「國」，當是避漢諱。

違，背也。禍莫大於壓力專制，患莫大於予智自雄。不善不違，則奴隸之臣滿前，讒諂之人日至，過失不聞，禍患不知。隋煬之驕侈喪邦由此，即苻堅之英，慢諫興兵，亦以喪邦。此非聖人之危言，乃切驗之公理也。《周語》：「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瞽獻典，史獻書，師箴，瞍賦，矇誦，百工諫，庶人傳語，近臣盡規，親戚補察，瞽史教誨，耆艾脩之，而後王斟酌焉，是以事行而不悖。」後世給事貼黃裂麻，猶有此意。蓋爲君，冀人諫諍，不嫌有違也。

○葉公問政。子曰：「近者説，遠者來。」今本作「近者悦，遠者來。」《韓非子・難篇》作「政在悦近而來遠。」《史記・世家》作「來遠附邇」。《漢・武帝紀》作「徠遠」。

説，樂也。來，歸也。《墨子・耕柱篇》引作「遠者近之，舊者新之」，當是齊《論》原本。蓋民患於隔遠而不通，則疾

苦不知，情形不悉，如血氣滯塞則爲疾。故不善爲政者，堂上遠於萬里； 善爲政者，萬里縮若咫尺。若今之鐵路、電線、汽船，縮地如掌，呼吸可通，交輸進益，所謂遠者近之也。器莫若舊，政莫若新。蓋舊則塞滯，新則疏通； 舊則腐壞，新則鮮明； 舊則頹敗，新則整飭； 舊則散漫，新則團結； 舊則窳落，新則發揚； 舊則形式徒存，人心不樂，新則精神振作，人情共趨。伊尹曰：「用其新，去其陳，病乃不存。」故去病全在去舊更新。《康誥》、《大學》所貴，作新民也，且宜日新又新。蓋方以爲新，未幾即舊，故務在新之。惜此微言久經淪落。中國之俗，向患於遠而不近，舊而不新。失此靈藥，致成痼疾，可以爲鑒也。

○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「毋欲速，毋見小利。欲速，則不達； 見小利，則大事不成。」《釋文》：「『毋欲』音『無』，今本作『無』。」皇本上作「毋」，下作「無」，當誤。「毋」是今文，從之。

莒係以父，魯人語音，如亢父、單父、梁父，魯邑名。欲事之速成，則急遽無序，而反不達。見小者之爲利，則所就者小，而所失者大矣。故《大戴記》曰：「好見小利妨於政。」《呂覽》曰：「不去小利，則大利不得。」學者之患，皆在見小、欲速，由志趣不遠，規模不大，而成就因之。所見愈遠，經營愈大者，爲萬世久遠之規，爲普天成仁之事，則其達成愈難，而皆視其所欲所見以決之。愚生平最服膺斯義，亦願與天下學者共服之。愈體驗，愈覺其親切也。

○葉公語孔子曰：「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

孔曰：「直躬，直身而行。」周曰：「有

因而盜曰攘。」鄭氏注：「『躬』作『弓』，人名」，當是齊《論》。高誘《淮南・氾論訓注》云：「直躬，楚葉縣人也。」「躬」蓋名其人，必素以直稱，猶狂接輿、盜跖之比。《隸續》：「陳實，字仲躬。」蓋「弓」、「躬」通。

孔子曰：「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爲子隱，子爲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證者，施於平人。恩之大者，愛之至深，其有過惡，則爲隱諱。《檀弓》：「事親有隱而無犯。」《公羊》：「故《春秋》於内大惡諱，内小惡不諱。」父子，恩之至深，尤當隱諱，此天理人情之至，故義無定，在隨時處中。於人，則證之爲直；於父，則隱之爲直。《公羊》文十五年：「齊人來歸子叔姬，閔之也。父母之於子，雖有罪，猶若其不欲服罪然。」何休注引此文，説之云：「所以崇父子之親」，是也。《鹽鐵論・周秦篇》：「父母之於子，雖有罪猶匿之。豈不欲服罪？子爲父隱，父爲子隱，未聞父子之相坐也。」漢宣詔曰：「自今，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孫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，夫匿妻，大父母匿孫，殊死，皆上請。」足知漢法，凡子匿父母等，雖殊死，皆勿坐；父母匿子等，殊死以下，皆不上請，蓋皆許其匿可知。皇《疏》云：「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，不問其罪」，是也。《白虎通・諫諍篇》：「君不爲臣隱，父獨爲子隱何？以爲父子一體，榮耻相及。」明父子天屬得相隱，與君臣異也。今律，大功以上得相容隱，告父祖者入十惡，用孔子此義。葉公惡儒教多諱，故以此諷，而適以見其野蠻而已。英屬加拏大有女淫犬，而父揚之報中，是亦直躬之類，未被

孔子之教故也。蓋一公無私，乃至淺義，愛無差等之教也。禮曰：「子不私其父，則不成爲子。」此孔子因人情而特立之精義，所以與異教殊也。

○樊遲問仁。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。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包曰：「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，猶不可棄去而不行。」居處恭，則衾影無愧，帝天或臨，見賓承祭，小大不慢。執事敬，則顧諟常惺，精謹不失。與人忠，則信厚慈惠，人皆愛戴。此行己接物之公理也。公理既備，則不徒在禮義文明之邦人皆尊信，即在夷狄野蠻之國，而公理不可廢，亦必不見棄也。仁本爲公理，人能盡公理者，無在而不可行焉矣。

○子贛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
《曾子・制言篇》：「有恥之士，富而不以道則恥之，貧而不以道則恥之。」此其志有所不爲，而其才足以有爲者也。子贛能言，故以使事告之。蓋爲使之難，不獨貴於能言而已。

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

《白虎通》：「宗，尊也。」大宗能率小宗，小宗能率羣弟，通其有無，所以紀理族人也。族者，凑也，聚也，謂恩愛相流凑也。上凑高祖，下凑玄孫。一家有吉，百家聚之，合而爲親，生相親愛，死相哀痛，有會聚之道，故謂之族稱譽也。此本立而才不足者，故爲其次。

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抑亦可以爲次矣。」

《孟子》「悻悻然見於其面」，趙岐注引《論語》此文，並作「悻悻」，當是齊《論》。孫奭《音義》：「『悻悻』，字或作『慳慳』。」《莊子・至樂篇》作「誙誙乎如將不得已」。《漢

書・楊敞傳》作「脛脛者未必全」。《爾雅・釋詁》作「摮固也」，益通。

果，必行也。《史記・樂書》：「石聲硜。」小人，言其識量之淺狹也。此言行無失，鄉黨自好之士，亦不害其爲自守也。故聖人猶有取焉。下此，則市井之人，不復可爲士矣。

曰：「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？」

噫，鄙薄之聲。斗，量名，容十升。筲，飯筲也，容五升。斗筲之人，言聚斂持禄也，猶今諺言飯桶也。算，數也。孔子以有恥有才爲士行。蓋人而無恥則無所不爲，而無才則無所可用。有恥則進而愈上，能使則倜儻權變，尤才之上者，故非孝弟信果之人所能比也。

○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《說文》無「狷」字，《孟子》作「獧」。

中行，依中庸而行。包曰：「狂者進取於善道，狷者守節無爲。欲得此二人者，以時多進退，取其恒一。」蓋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，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。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，然既不可得，則隱怪之流失之乖僻，必至入於奇衺，而與道背馳；謹厚之人則守約退懦，而不能振拔流俗，以任大道。惟有狂狷之人，猶能激勵裁成之以任道也。蓋學道，貴中行之資，剛柔兼備；而任道，則非志高氣上者不能，雖有小偏，終有大成。顧允成謂：「當從狂狷起，從中行歇，若遽學中行，恐爲鄉願。」然哉！

○子曰：「南人有言曰：『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巫醫。』善矣！《禮記・緇衣》作「人而無恒，不可以作卜筮」，意同。

南人，南國之人，猶《詩》言東西人也。恒，常也。巫所以交鬼神，醫所以治疾

病，非久於其道，則不能精，故《記》曰：「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」，欲其久也。太古重巫醫，故巫醫之權最大，埃及、猶太、印度、波斯皆然。猶太先知即巫也，耶氏則兼巫醫而爲大教主矣。蓋巫言魂而通靈，醫言體則近於人，其關係最重，故孔子重之，欲其有恒而致精也。二三其德，則無可成之事，故執德者亦在有恒而已。巫醫皆以士爲之，世有傳授，故精其術，非無恒之人所能爲也。《楚語》：「古者民神不雜，民之精爽不攜貳者，而又能齊肅衷正，其智能上下比義，其聖能光遠宣朗，其明能光照之，其聰能聽徹之，如是則明神降之。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，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，而爲之牲器時服。」楊泉《物理論》：「夫醫者，非仁愛不可託，非聰明達理不可任，非廉潔淳良不可信。古之用醫，必選名姓之後。」又云：「其德能仁恕博愛，其智能宣暢曲解，知天地神祇之次，明性命吉凶之數，處虚實之分，定順逆之理，原疾量藥，貫微達幽。」觀此，則巫醫皆抱道懷德，學徹天人，故必以有恒之人爲之。

『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』

此《易・恒卦》九三爻辭。鄭氏曰：「或，常也。」皇《疏》：「言羞辱常承之也。」《易・象傳》曰：「不恒其德，無所容也。」蓋不恒則去就無常，朝夕殊異，勢必反覆，親好皆化仇敵，歸向亦皆疑畏，投身無容，則羞辱從之。蓋深惡反覆子，而大聲疾呼之也。

子曰：「不占而已矣。」

鄭氏玄曰：「《易》所以占吉凶，無恒之人，《易》所不占。」《書》所謂「事煩則亂，事神則難」。《詩》所謂「我龜既厭，不我

告猶」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
《鄭語》史伯曰：「夫和實生物，同則不繼。先王以土與金、木、水、火雜，以成百物。是以和五味以調口，和六律以聰耳。聘后於異姓，求財於有方，擇臣取諫工，而講以多物。聲一無聽，物一無文，味一無果，物一不講。」《左傳》晏子曰：「和如羹焉，水火、醯醢、鹽梅以烹魚肉，燀之以薪。君臣亦然，君所謂可，而有否焉，臣獻其否，以成其可。君所謂否，而有可焉，臣獻其可，以去其否。是以政成而不干，民無爭心。先王之濟五味，和五聲也，以平其心，成其政也。聲亦如味，一氣、二體、三類、四物、五聲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風、九歌，以相成也；清濁、小大、短長、疾徐、哀樂、剛柔、遲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，以相濟也。君子聽之，以平其心，心平德和。今據不然，君所謂可，據亦曰可，君所謂否，據亦曰否，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若琴瑟之專壹，誰能聽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」蓋君子之待人也，有公心愛物，故和；其行己也，獨立不懼，各行其是，故不同。小人之待人也，媚世易合，故同；其行己也，爭利相忮，不肯少讓，故不和。

○子贛問曰：「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」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
此爲採鄉評合公論言之。風俗未美，則鄉論亦不可據。鄉人皆好，或爲闇然媚世之願人；鄉人皆惡，或有獨行苦心之異士。故不如善人好之，則無同流合

污之害；不善人惡之，則益見其嫉惡禁邪之風。聖人之論人，不採諸衆譽，而並察諸衆毁，蓋不爲惡人之所毁，亦必無可信者也。後世僅知採衆好，則所得皆媚世合污之人，所由不入於堯舜之道也。若行議會之選舉，先選一次舉鄉望之善者，乃由衆善者複選之，庶幾得人。然若不善人多，而善人少，則好惡必失其真矣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易事而難説也。説之不以道，不説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説也。説之雖不以道，説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」

器，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。曾子曰：「夫子見人之一善，而忘其百非。」故君子之心，正而恕；小人之心，邪而刻。正，故佞媚不能親入，而與人不求備；邪，故讒諂賄賂得而入之，而疑責人則甚苛。夫至左右皆讒諛賄賂之人爲蔽，則雖有奇才奥學，亦必敗壞，而爲小人之歸而已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
此就人之得意志時言之。泰，安坦也。驕，放肆也。見大心廣，無人而不自得，故泰。雖從容安舒，然無衆寡、無小大、無敢慢，出門如見賓，使民如承祭，故不驕。行無忌憚，而陰畏鬼神，内愧魂魄，李林甫之終夜移床，蕭老公之賣身贖罪，何曾一日泰乎？

○子曰：「剛、毅、木、訥近仁。」

剛者無欲，毅者果敢，木者樸行，訥者謹言。四者皆能力行，與巧言令色相反者，故近仁。蓋聖人愛質重之人，而惡浮華佻僞如此，蓋華者不實也。《漢書》稱周勃木强敦厚，尹齊木强少文。惟厚

重質樸者，乃可任道。

○子路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如也。」皇本、高麗本、《文選・求通親親表注》、《初學記》十七、《藝文類聚》二十一、《太平御覽》四百十六，引此文並有「如也」二字。今從之。《大戴禮》作「兄弟憘憘」，《説文》無「憘」字，當是今文。

鄭曰：「切切，勸競也」，有相摩按義。《祭義》作「漆漆」。偲偲，强勉也。怡怡，和悦也。皆子路所不足，故告之。又恐其混於所施，則兄弟有賊恩之禍，朋友有善柔之損，故又别而言之。家庭尚恩，與父子不責善義同。

○子曰：「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

即，就也。戎，兵也。教民者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，忠君愛國之心，水陸戰陣之法。必教七年，然後可戰，則教練身體手足，膽略之事，課程甚繁可知。今七年之章程不可覩考，然孔子之所治者亦至精慎矣。今德國治兵至精，亦不過三年。孔子之章程比之加倍，後之治國者亦可推述矣。

○子曰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

以，用也。言用不教之民以戰，必有敗亡之禍，是棄其民也。蓋兵必練身體，練手足，練耳目，練技能，練膽氣，練心思，練志行，學義信禮，而後可用。又必視敵兵比較，而後可戰。否則必喪師而棄民。

論語注卷之十三終

論語注卷之十四

南海康有爲學

憲問第十四

凡四十五章《釋文》凡四十四章，朱子析作四十七章。《正義》曰：「憲不稱氏，疑此篇即憲所記。」

○憲問恥。子曰：「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」《史記》引此「憲」作「子思」，「邦」作「國」。又，下引「子思曰克伐怨欲」爲一章。

憲，原思名。穀，禄也。言有道之國，可仕而食其禄，若無道之國，靦顔朝列，則爲可恥。此與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」相反。蓋以救時爲心者，則可就無道之國；以立節爲志者，則不宜立無道之邦。義之淺深異也。道大者宜學聖人，否則當知此恥矣。

子思曰：「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矣！」子曰：「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」今本無「子思曰」，此從《史記・弟子傳》。以《史記》爲今文，必魯《論》也，且有「子思曰」，乃是合一章。《吴志・鍾離牧傳注》引此作「原憲之問於孔子曰」，「矣」作「乎」，「子曰」作「孔子曰」。

子思，憲字。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。克，好勝；伐，自矜；怨，忿忌；欲，貪欲。四者在人，如大火奇毒，爲害甚大，禁制不易，若能降伏，可以爲難。若仁，則爲元德，有惻怛之心，博愛之理，天地一體，萬物同氣，能制其魄者。僅能克己自守，尚未有益於人，故未及能仁也，故孔子云「不知」。蓋以尊德性行仁爲學者，日事擴充，不必防檢，而其道日大，蓋魂自清而魄自禁也。以遏惡欲守義爲學者，日事防制，雖極力勉强，而其道日隘。學者根資不同，皆可入道，而行仁者遠矣。孟子：「好貨好色

與百姓同，使有積倉而無怨曠」，得孔子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之義。故知苦心潔身之士，絶己之欲，而不能濟世，非孔子所貴也。

○子曰：「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爲士矣。」

《傳》曰：「懷與安，實敗名。」士當志大道，尊德性，則神明天游，别有至樂，下視人世宫室，皆土壤腥膻也。若仍懷居，則必溺於體魄，而無所得於神明。夫士之所貴者，養神明也，常人之所以賤者，事體魄也。溺於體魄者，衹爲凡民，而不得爲士矣。

○子曰：「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

危，高厲也。孫，卑順也。厲行不隨俗，順言以遠害。《繁露》曰：「義不訕上，智不危身。」《荀子》：「迫脅於亂時，窮居於暴國，而無所避之，則崇其美，揚其善，違其惡，隱其敗，言其所長，不稱其所短。」《春秋》於定、哀多微辭。君子固有殺身成仁之時，而亦有明哲保身之義。風雨如晦，獨善其身，行無所變。苟無救於世，而投身於凶燼，以言賈禍，亦智者所不爲，故言孫也。聖人之道甚多，要權其時地、輕重、大小各有當也，學者宜盡心焉。

○子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有德者，躬行心得之餘，雖木訥而言，必有中。有言者，挾才辯文詞之美，雖醞釀而行，未必相符。能言者，或便佞口給而已。仁者心無私累，故能見義必爲；勇者動於血氣，未必合於公理。明有德有仁之能兼有言有勇也。《荀子·非相篇》：「法先王，順禮義，黨學者，然而不好言，不樂言，則必非誠士

也。故君子之於言也，志好之，心安之，樂言之，故君子必辨。」又曰：「故仁言大矣。起於上所以道於下，正令是也；起於下所以忠於上，謀救是也。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。」又，《性惡篇》：「仁之所在無貧窮，仁之所亡無富貴，天下知之，則欲與天下同苦之，天下不知之，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，是上勇也。」二文並足發明。世人多尚言勇，而迂德仁，故以此曉之。

○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「羿善射，奡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」夫子不答。南宮适出，子曰：「君子哉若人！尚德哉若人！」《史記・弟子傳》作「南宮括」。《説文》「羿」作「𢏚」，當是古文《論語》，今不從。陸德明於《書》「無若丹朱傲」作「奡」，下文有「傲虐」，是作不應有兩「傲」字，則「奡」是人名，即此也。

南宮适，即南容也。按，馬作南宮縚，謚敬叔，即仲孫閱也。《説文》：「羿爲帝嚳射師。」《天問》稱堯時十日並出，射九日而落之。《孟子》稱逢蒙殺之者。《説文》引《虞書》「若丹朱、奡」，《論語》「奡盪舟」，陸德明述之同即此。《管子》曰：「若敖之在堯，《書》稱罔水行舟是也。」或疑爲奡即象傲，如鮌稱檮杌，與丹朱爲二人，則盪舟無據，益滋訟耳。若僞《左傳》有羿篡夏，浞篡羿，而浞子澆滅斟尋，靡復夏事，皆劉歆據《竹書》、《天問》僞竄入之。一發之於襄四年，再證之於哀元年。按，《史記・夏本紀》云：「仲康崩，子相立，相崩，子少康立。」若有一朝中亡之事，史遷豈有不知？譬如王莽篡漢，而作史者但書平帝崩，光武立，雖極空疏，必無此理。《孟子》稱羿爲逢蒙殺，非浞也。諸傳注之説，因此紛亂，皆不足信據也。禹盡力溝洫，故亦稱躬稼。太古尚力，故适

稱羿奡有力者終死，禹稷有德者終王。不於其身，必於其子孫。适以孔子盛德無位，借以重孔子者，故孔子不答。而适識見如此其遠，故稱其君子，美其尚德。孔子卒爲教主，天下歸之，真有天下，果如适言。蓋德與力，自古分疆，而有力者終不如有德。嬴政、亞力山大、成吉斯、拿破侖之聲靈，必不如孔子及佛與耶蘇也，此爲萬古德力之判案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

此合人心術、行事言之。君子心術固純於仁者，然行事或偶失而爲不仁，亦有之。若小人，心術既不仁，則行事即有善行，必不得爲仁矣。故觀人者，不當論一二行事，而當別其人也。

○子曰：「愛之，能勿勞乎？忠焉，能勿誨乎？」

勞，勉也，勑也。愛之至者，欲其成就，則勸勉之，如慈父之教子，督責備至。忠之至者，欲其無過，則誨諫之，如忠臣之諫君，謇諤勤拳。此乃人情之至，非爲立義也。

○子曰：「爲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脩飾之，東里子産潤色之。」

《漢書・人表》作「卑湛」。《潛夫論》、《風俗通》有「卑氏」。「創」，《釋文》作「刱」。

命者，辭令，此言外交之約章文辭也。外交關係最重，一字之失，貽累國民，無由改悔。故必選合羣賢，或外交專門之家，或博學能謀之士，或老於政治之才，斟酌損益，然後詳審精密，鮮有敗事也。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。草，略也；創，造也，謂造爲草藁也。世叔，游吉也，《國語》作子太叔，「世」、「太」字通，故太室偁世室，太子偁世子。討，尋究也；論，講議也。行人，外交官。子

羽，公孫揮。修，謂增損之； 飾，謂節制之。東里，地名，子產所居也。潤色，謂加以文采也。鄭國之爲辭命，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，孔子善之，故稱以爲外交之法。

○或問子產。子曰：「惠人也。」

子產之政不專於寬，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，故孔子以爲惠人。蓋舉其重而言也。子產爲政尚猛，而孔子稱爲遺愛，稱爲衆母。蓋服田疇、教子弟一切猛舉，皆以愛人，謚爲惠人，孔子真知子產者。

問子西。曰：「彼哉！彼哉！」

子西，楚公子申，能遜。楚國立昭王，而改紀其政，亦賢大夫也。然昭王欲用孔子，乃沮止之，其後卒召白公，以喪身禍國。所謂自以爲是，不可入堯、舜之道，故但言「彼哉」，而不贊一辭。或曰，鄭子西，公孫夏也，然人無可稱，恐非也。

問管仲。曰：「人也。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没齒無怨言。」

人也，猶言是可謂之人物也。不關當時之治亂，不足謂之人； 不繫一世之安危，不足謂之人，所謂焉能爲有，焉能爲無者也。若舉世變動，舉世注仰，功名不朽，可謂之人，與下章成人相類，惟管仲可當之。伯氏，齊大夫，名偃。駢邑，地名，即郱紀，地爲襄公所遷者，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。齒，年也。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，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，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。荀卿所謂：「與之書社三百，而富人莫之敢拒者」，即此事也。諸葛廢廖立、李平，及諸葛死而思葛，皆以功德服人之心。管仲真有存中國之功，令文明世不陷於野蠻，故雖奪人邑，而人不怨。言

功業高深，可爲一世之偉人也。孔子極重事功，累稱管仲，極詞贊歎。孟子則爲行教起見。宋儒不知，而輕鄙功利，致人才茶爾，中國不振，皆由於此。

○子曰：「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」

處貧難，處富易，事境之常。蓋處貧非樂天知命不能，而處富則但知足好禮，已可也。但人當勉其難，而無忽其易。

○子曰：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」

公綽，魯大夫，孔子嘗稱「公綽之不欲」是也。趙、魏，晉卿之家。老，家臣之長。大家勢重，而無諸侯之事；家老望尊，而無官守之責。優，有餘也。滕、薛，二國名。大夫，任國政者。滕薛國小政繁，大夫位高責重。然則，公綽蓋廉靜寡欲，而短於才者也。人之才性，各有短長當否，當其才則見效，違其性則失職，此借公綽以論用人之宜也。當列國競爭之世，爲弱小衝要之官，內治外交艱難繁劇，非有專門應變之才，不易勝任，若以廉謹之人當之，安得不覆餗？故子產之强鄭，實難於管仲之霸齊；嘉窩之立意，難於俾士麥之霸德也。

○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周生烈《注》：「卞」亦作「弁」。《漢書·東方朔傳》作「弁嚴子」，是。曰：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爲成人矣。」《文選》曹植《責躬詩注》、沈約《別范安成詩注》引此，「曰」上有「子」字。《文選·鸚鵡賦》李注引「久要」上有「君子」二字。阮籍《詠懷詩》顏注引「要」作「約」。

成人，猶言全人。武仲，魯大夫，名紇。莊子，魯卞邑大夫。《韓詩外傳》、《新

序》有莊子勇事，《史記・陳軫傳》卞莊子有刺虎事，《後漢書・班固崔駰傳》同。言兼此四子之長，則知足以窮理，濬足以養魂，勇足以强身，藝足以泛應。而又節之以禮，和之以樂，使德成於內，而文見乎外，則才全德備，渾然不見一善。成名之迹，中正和樂，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，其爲全人亦成矣。蓋天之生人，與人魂魄、形體、才力、聰明，實有令人人皆才全德備之質。特世方幼稚，教化未至，故人皆偏憾，不稱天性，未成爲全人。若當太平之世，教化既備，治具畢張，人種淘汰，胎教修明，人之智慧、淡泊、勇力、藝能、禮樂，皆人人完備，而後爲天生之成人也。見利思義則廉節，見危授命則忠烈，久要不忘則誠信，此皆子路所長。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實士之末者，然生當亂世，治具未備，科學未張，有此獨行，亦可爲成人之行矣。蓋亂世人之資格，與太平世人之資格迥遠，聖人不得不因時世而節取之。若成人之實，則非令普天下人皆備智慧、濬泊、勇力、藝能、禮樂，非治教之至也。

○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，曰：「信乎，夫子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乎？」「明」，古讀如「羊」，即《禮記・雜記》之「公羊賈」。故公明高即公羊高。公叔文子，衛大夫公孫拔也。公明姓，賈名。文子爲人，其詳不可知，然必廉静之士，故當時以三者稱之。

公明賈對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；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；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子曰：「其然？豈其然乎？」皇本「其言」、「其笑」、「其取」下俱有「也」字。《論衡・儒增篇》同。《知實篇》引「後」皆作「后」。《儒增篇》、《知實篇》並作「豈其然乎？豈其然乎？」

朱子曰：「厭者，苦其多而惡之之辭。

事適其可，則人不厭，而不覺其有是矣。是以稱之或過，而以爲不言、不笑、不取也。然此言也，非禮義充溢於中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。文子雖賢，疑未及此，但君子與人爲善，不欲正言其非也，故曰：『其然？豈其然乎？』蓋疑之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

防，地名，武仲封邑也。以者，不當以也。後，禮：「爲人後者，爲之子」，立嗣也。要，有挾而求也。武仲得罪奔邾，自邾如防，使臧爲以大蔡納請曰：「紇非能害也，知不足也。非敢私請，苟守先祀，無廢二勛，敢不辟邑？乃立臧爲，致防而奔齊。」其辭甚卑，人不知其要君，孔子發其以邑爲要，蓋誅意也。此爲據亂立法。

○子曰：「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」《漢書・鄒陽傳》引作「法而不譎」，或是魯《論》。

晉文公，名重耳。齊桓公，名小白。譎，權詐也。漢《孫根碑》：「蔡足譎權。」二主爲春秋霸主，英名震於當時，孔子因論其短長也。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，伐衛以致楚，處處用術，故孔子惡其譎而不正。齊桓以衣冠會，而不以兵車會，問楚罪而拜王命，葵丘五禁，皆得公理，故孔子美其正而不譎也。

○子路曰：「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」曰：「未仁乎？」

子糾，桓公兄。齊襄公無道，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。及無知弑襄公，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糾奔魯。桓公先入而立，使魯殺子糾，而請管、召。召忽死之，管仲請囚，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。

子路疑管仲失節事讐，忍心害理，不得爲仁也。

子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

桓公葵丘以前皆衣裳之會，葵丘之後爲兵車之會。《呂氏春秋》：「柯之盟，莊公與曹劌皆懷劍劫盟。夫九合之而合，一匡之而匡，皆從此生矣。」《新序》：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功次三王，爲五伯長，本信起乎柯之盟也。」九合自柯，之後則兩鄄、兩幽、檉、貫、陽穀、首戴、甯母也。不以兵車，言不假威力也。如，乃也。又，再言以深許之。蓋仁莫大於博愛，禍莫大於兵戎，天下止兵，列國君民皆同樂生，功莫大焉，故孔子再三歎美其仁。孟子之卑管仲，乃爲傳孔教言之，有爲而言也。宋賢不善讀之，乃鄙薄事功，攻擊管仲，至宋朝不保，夷於金元，左衽者數百年，生民塗炭，則大失孔子之教旨矣。專重内而失外，而令人誚儒術之迂也。豈知孔子之道，内外本末並舉，而無所偏遺哉！

○子贛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

子贛意，不死猶可，相之則已甚矣。

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

霸者，有天下之别名，但未一統，革命廢王。如希臘之代蘭得，日本之大將軍耳。法之拿破侖似之，即德之該撒受封教皇，亦爲霸耳。觀魯朝貢於晉，而不朝貢於周可見。蓋封建之世有此體，後世無之。今普爲德聯邦盟主，禮與聯邦平等，而稱該撒，真春秋之制也。匡，正也。微，無也。被髮，編髮被之體後。

左衽，襟向左，夷狄之俗也。夷狄不得亂中國，諸侯不相尋兵伐，保華夏之族，存文明之化，功德至大，孔子自以爲受其賜。蓋保種族教化之功，莫尚焉。後世若五胡不亂華，金元不入中國，文明之程度必不止此。當時若有夷吾，民亦至今受其賜也。文明教化乃公共進化所關，一亂則不可復。若劉、石之陷洛陽，隋之破金陵，金之入汴，匈奴之入羅馬，突厥之入君士坦丁，均於文明有損，實爲天下之公罪，有捍禦之者，亦爲天下之公功。微管之言，稱許之至，亦保愛種族文明之至。宋賢妄攻管仲，宜至於中原陸沈也。

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？」《後漢書》引此，「莫」上有「人」字。

庶民一夫一妻而無妾，故曰匹夫匹婦。諒，小信也。經，縊也。莫之知，人不知也。《中論》：「召忽伏節死難，人臣之美義也，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。」指召忽言之。蓋身名小，種族之文野大，以管仲較之召忽，則召忽行果節烈，僅同匹夫匹婦之自縊而已。蓋孔子之道貴仁，有可以救人者則許之，至於保救天下之文明，則仁大莫京。孔子自稱堯舜文王外，未有若管仲者，子路子贛泥於尋常之小節而責管仲，孔子乃爲比較其功罪是非，而此義乃明。蓋施仁大於守義，救人大於殉死。宋儒乃尚不知此義，動以死節責人，而不以施仁望天下。立義隘陋，反乎公理，悖乎聖義，而世俗習而不知其非，宜仁義之日微，而中國之不振。然有管仲之才之功，則可不死，否則背君事仇，貪生失義，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。

○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。

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作「大夫選」。《釋文》「又作『撰』。」

子聞之曰：「可以爲文矣。」

臣，家臣。大夫僎，家大夫也。《檀弓》「陳子車死於衛，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」是也。公，公朝，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。文者，順理而成章之謂，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。洪氏曰：「家臣之賤，而引之使與己並，有三善焉：知人一也，忘己二也，事君三也。」亂世古俗，崇世胄，別人等，以貴治賤，不以賢治不肖。孔子惡世爵而尚平等，尊公理而重賢才，故《春秋》譏世卿，而《王制》立貢士。天下爲公，選賢與能，文明之道也，故曰「可以爲文」。舉人才，忘勢分，平等級，故孔子美之。

○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，康子曰：「夫如是，奚而不喪？」皇本作「子曰」。《後漢書・明帝紀注》亦作「曰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『子曰』一作『子言』。」唐石經、邢《疏》作「子言」。皇本「無道」下有「久」字。

孔子曰：「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。夫如是，奚其喪？」

喪，失位也。仲叔圉即孔文子也。三人皆衛才臣。賓客無違，軍旅能整，二者乃保國之要務。若能治賓客，而軍旅不修，則弱國不能言公法；若能治軍旅，而賓客多失，則一國亦不能敵衆强；若兵勢能强，外交能講，雖無内治，亦足自保。古者民愚，以神道設教，故巫覡之權甚大，國民蓋聽令焉，故宗廟鄭重，爲内治之要。此言任職得人，雖無道，可以保國，若更有道，其何敵焉？

○子曰：「其言之不怍，則爲之也難。」皇本作「其爲之難」。

怍，慙也。凡爲一事，必深計長慮，思終防變，故朝受命而夕飲冰，至於内熱。事成則有陰陽之患，事不成則有人事之患，其難其慎如此，故倡言大難。若大

言不慙，則其敢言之始，已未計及條理曲折，則難望其成功也。

○陳成子弑簡公。《釋文》：「【弑】本又作【殺】。」，皇本作「殺」。

成子，齊大夫，名恒。簡公，齊君，名壬。事在《春秋》哀公十四年。

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

是時孔子致仕，居魯。沐浴齊戒以告君，重其事而不敢忽也。臣弑其君，人倫之大變，天理所不容，鄰國自得干預其內事，討其賊臣，故夫子雖已告老，而猶請哀公討之。《國語》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民之不與者半。」以魯之衆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蓋孔子既明大義，又審事勢，非同迂儒但陳高義而已。

公曰：「告夫二三子！」今本無「二」字，皇本、高麗本皆有「二」字。下「告夫三子者」，「之三子告」，並同。唐石經則惟此句有「二」字，而下二句無之。《釋文》：「【之三子告】本或作【二三子告】，非也。」則《釋文》亦見別本，但不取之。今從唐石經。

三子，三家也。時政在三家，哀公不得自專，故使孔子告之。

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『告夫三子』者！」

孔子出而自言。謂弑君之賊，法所必討，大夫謀國，義所當告，君乃無權，而待命三家，可爲歎恨也。

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皇本無「也」字。

朱子曰：「以君命往告，而三子魯之强臣，素有無君之心，實與陳氏聲勢相倚，故沮其謀。而夫子復以此應之，其所以警之者深矣。」魯事如此，孔子亦知事必不行，但不可不言，以明大義也。

○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「勿欺也，而犯之。」皇本「也」作「之」。

君尊而威，故事君者皆外爲容悦而內懷

欺詐。勿欺則盡忠，犯顏則直節。《易》曰：「王臣謇謇，匪躬之故。」

○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」

君子尊魂神，由清明而進至於窮理盡性以合天。小人用體魄，由昏濁而日汚，下至於縱欲作孽而速戾。然「罔念作狂，克念作聖」，其終相去若天淵，其始相去一間耳，可不慎哉！

○子曰：「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」

程子曰：「爲己，欲得之於己也；爲人，欲見知於人也。爲己者，其終至於爲人；爲人者，其終至於喪己。」

○蘧伯玉使人於孔子。

蘧伯玉，衛大夫，名瑗。孔子居衛，嘗主於其家。

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「夫子何爲？」對曰：「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使者出。子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

朱子曰：「與之坐，敬其主以及其使也。夫子，指伯玉也。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，則其省身克己，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。使者之言愈自卑約，而其主之賢益彰，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，而善於辭令者矣。故夫子再言『使乎』，以重美之。按，莊周稱伯玉，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又曰，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。蓋其進德之功，老而不倦，是以踐履篤實，光輝宣著。不惟使者知之，而夫子亦信之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重出。惟與下「不出其位」義同，故舊本與下合爲一章，以明素位不願外之意，則正不妨重出。所謂言之重，詞之複，其中必有美者存焉。

○曾子曰：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

此《艮卦》之《象辭》也，曾子蓋嘗稱之。位者，職守之名，各有權限，不能出權限

之外。故政如農功，日夜思之，思其始而究其終，責任所在，務以盡職，則所思者亦以不越職爲宜。如兵官專司兵事，農官專司農事，不得及它，乃能致精也。若士人無位，則天地之大，萬物之夥，皆宜窮極其理。故好學深思，無所不思，思用其極。程子曰：「能思所以然，是天下第一等學人。」蓋學人與有位正相反也，學者慎勿誤會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皇本「而」作「之」，「行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言大而夸，行有不逮，君子恥之。蓋言易而行難，故常欲言行相顧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子贛曰：「夫子自道也。」

自責以勉人也。道，言也。自道，猶云謙辭。人之生世，憂患、迷惑、恐懼，乃共苦者。極樂、大明、無畏，乃神明之至，人道之極。得此，則原始反終，游魂爲變，歷百千萬億世而無阻無害，得其道者爲君子。孔子自謙未能，而子贛以爲自道。蓋孔子深得極樂之道，隨入何地，皆懽喜自得，而永解苦惱者也；備極大明，隨入黑暗，皆光明四照，而永無迷失者也；浩氣獨立，隨入危險，皆安定從容，而絕無畏懼者也。故仁智勇三者，乃度世之寶筏也。孔子之言道如此，學者宜亟求之，勿以爲佛氏之所同，而割人道之鴻寶，以自沈淪也。

○子贛方人。子曰：「賜也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」皇本作「賜也賢乎我夫哉？我則不暇」。「方人」鄭本作「謗人」。盧文弨考證爲古《論》，謂「方」與「謗」通。

方，比也。乎哉，疑辭。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，雖亦窮理之事，然專務爲此，則心馳於外，而所以自治者疏矣。孔子蓋

欲子贛之反求諸己也。言汝身豈皆賢乎？我則自治之不暇也。聖人事事務内，蓋以明明德爲本，所以與俗學異歟！鄭作「謗」，《左傳》「庶人謗」，蓋言過失之事實爲謗，後世展轉易義，以謗同誣，故不用。或古《論》之異義也。

○子曰：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」皇本作「患己無能也」。

此章凡四見，而文皆有異。聖人於此一義蓋屢言之，故記者亦並載之。其丁寧反覆，欲學者求己而不求人，求能而不求知者至矣。學者其可負聖人之諄諄乎？

○子曰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！」

逆，未至而迎之也。億，未見而意之也。人情固多詐多不信，入世既深，閱歷既久，則若舉世皆惡人，而處處先用其逆億矣。此誠亂世之風也。君子以誠待人，不欲逆億，惟有詐與不信來者，皆先覺之。蓋自誠而明，有如此，是乃爲賢者。

○微生畝謂孔子曰：「丘何爲是栖栖者與？無乃爲佞乎？」鄭作「丘何是」，《釋文》作「丘何」。本或無「與」字。

孔子曰：「非敢爲佞也，疾固也。」皇本「曰」上有「對」字。

微生，姓，畝，名也。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尾生晦，師古曰：「即微生畝也。」畝名呼夫子，蓋耆老之隱倫，亦創教者。栖栖，皇皇也。佞，悦也。譏孔子奔走，欲爲佞以希世。疾，惡也。固，沈淪石隱也。孔子以道濟天下，拯救生民，故東西南北，席不暇暖，哀饑溺之猶己，思匹夫之納隍。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」，其悲憫之仁如此。彼僅知潔身自愛者，塞斷仁心，豈不可疾哉？數十年羈旅

之苦，車馬之塵，萬世當思此大聖至仁之苦心也。

○子曰：「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」

驥，善馬之名。德，謂調良也。驥雖有力，其稱在德，譬人有才而無德，則亦不足稱也。智伯有五才，而卒以亡其國，故德爲貴。此明尚德之義。

○或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

報，復也。或人，老氏之徒也。老子曰：「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」老子之道，皆不因天理，加高深以行之。佛氏、耶氏亦然。然老子以天地聖人皆不仁，百姓萬物皆芻狗，冤親平等，故德怨可平等。但使有以取人，則以德報怨可也，以怨報德亦可也。故但節取以德報怨一言，似加常人一等，安知其不含忍，而以術取人，其後報之尤烈也。且彼云「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」，則大怨亦報以德，人殺其父，彼亦孝事之如父，於人心安乎？於公理可行乎？諸子創教，其大謬多類此。中國大害皆在老子，其詳見吾《難老》一書。

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

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，則人之有德於我者，又將何以報之乎？若報怨以德，報德以德，則人施德者且怨其甚，則無人以德施人，是不可行也。冤親平等之高論非不能言，無如無以報德一語可詰倒。

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《表記》曰：「以德報怨，則寬身之仁也；以怨報德，則刑戮之民也。」又曰：「以德報德，則民有所勸；以怨報怨，則民有所懲。」孔子亦未嘗不美以德報怨者爲寬仁，然不可立爲中道而責之人人。蓋無以勸人，將無以德施人，

其害必至母不養子，而人道可絶。於其所怨者，愛憎取捨，一以至公而無私，所謂直也。於其所德者，則必以德報之，不可忘。蓋施報者，天人之公理，孔子之大義。父母之恩至隆，亦不過爲報德而已。故《詩》曰：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」又曰：「無言不酧，無德不報。」彼以此來，我以此往，視其大小多少，而因以報之，理之至公，所謂直也。孔子之道不遠人，因人情之至，順人理之公，令人人可行而已，非有鑿而深之，加而高之，此所以爲中庸大道，而天下古今所共行也。孔子非不能爲高言也，藉有高深，亦不過一二人能行之，而非人能共行，亦必不能爲大道，孔子即不言之矣。耶氏過仁，亦以德報怨，或以此尊之，然實不能行，則未知孔子中直之爲人道也。

○子曰：「莫我知也夫！」

夫子自歎，以發子贛之問也。

子贛曰：「何爲其莫知子也？」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。如我者其天乎！」

不得於天而不怨天，不合於人而不尤人，下學人事而上達天命。蓋巍巍蕩蕩，民無能名，即勉强稱之，亦寡能稱天地之美，神明之容。神聖與天合德，故惟天知之也。至今泥小康之制而說，以孔子爲小康；泥形體之説而說，以孔子不言神魂。蓋數千年尚無知聖者，宜孔子之發歎也。

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「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

公伯寮亦門弟子，字子周。《廣韻》以爲魯大夫。子服，氏；景，謚；伯，字，

孟氏之族，魯大夫子服何也。夫子，指季孫，言其信伯寮之讒，而恚子路也。肆，陳尸也，言欲誅寮。

子曰：「道之將行也與，命也；道之將廢也與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！」

孔子立命，故《易》道之至，則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，得之不得曰有命，道之行與廢亦有命。蓋自虞舜起匹夫而爲聖帝，微子生王子而遭亡，殷太公八十漁釣而成大業，顏子之三十陋巷而遂夭死，皆非人力所能爲也，有天命在。助我者命使之，攻我者命致之，故知命則不怨天不尤人矣。孔子之待伯寮，孟子之待臧倉，皆歸之天命。學者信得命過，自能樂則行之，憂則違之，日日可栖皇以救人，亦時時可優游以卒歲，此所以爲聖人也。

○子曰：「賢者辟世，

天地閉，賢人隱，遯世沈冥，與世長絕者也。

「其次辟地，

去亂國，適治邦。

「其次辟色，

禮貌衰而去。

「其次辟言。」

有違言而後去也。四辟者，各視其遇，淺深大小雖殊，而時命大謬，則大隱中隱，各行其當也。

子曰：「作者七人矣。」

包氏咸曰：「作，爲也。爲之者凡七人，謂長沮、桀溺、丈人、石門、荷蕢、儀封人、楚狂接輿。」鄭康成云：「伯夷、叔齊、虞仲辟世，荷蓧、長沮、桀溺辟地，柳下惠、少連辟色，荷蕢、楚狂接輿辟言。」黃瓊、應劭、王弼則以逸民當之，皆出古文家附會。包氏爲今文先師，故從

焉。

○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：「奚自？」子路曰：「自孔氏。」曰：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？」

石門，地名。晨門，掌晨啓門，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。自，從也。問其何所從來也。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者。孔子斯人，是與萬物一體，饑溺猶己，悲憫爲懷，慈父操藥以待子病，其色嶕然，明知昏濁之世，而後來救之，故云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」，仁人之心不忍若是，恝此所以爲聖人也。知不可而爲，晨門乃真知聖人者，不然齊景、衛靈公之昏庸，佛肸、公山之反畔，陳蔡之微弱衰亂。此庸人之所譏，聖人豈不深知？而戀戀徘徊，其愚何爲若是哉？

○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「有心哉，擊磬乎！」「荷」《釋文》作「何」，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作「何蕢」。「孔氏」皇本作「孔子」。

磬，樂器。荷，擔也。蕢，草器也。此荷蕢者，亦隱士也。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，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，則亦非常人矣。

既而曰：「鄙哉，硜硜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

硜硜，石聲。包氏咸曰：「以衣涉水曰厲。揭，揭衣也。言隨世以行，己若過水，必以濟，知其不可，則當不爲。」此《衛風・匏有苦葉》之詩，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，不能適淺深之宜。

子曰：「果哉！末之難矣。」

與「惈」同，決也。果哉，歎其果於忘世也。末，無也。聖人心同天地，視天下猶一家，中國猶一人，不能一日忘也，故聞荷蕢之言，而歎其果於忘世。且言人之出處，若但如此，則亦無所難矣。惟

有不忍之心，即有不能已於斯人之與，去之不可，行之不能，所以爲難。聖人終其身於栖皇，道不行而不悔。蓋生生世世，無盡無窮，救人濟世，亦無盡無窮。故《易·既濟》之後，終於《未濟》。聖人時時亦未濟，處處不厭亦不捨，所以爲孔子也。

○子張曰：「《書》云：『高宗梁闇，三年不言。』何謂也？」伏生《大傳·説命篇》三引皆作「梁闇」。伏生傳今文，故從之。今本作「諒陰」，《無逸》作「亮陰」，《吕氏春秋》作「諒闇」，《公羊》何休注、《漢書·五行志》作「涼」。「亮」、「涼」、「諒」，皆「梁」音，通。「陰」與「闇」通，即今「庵」也。

高宗，商王武丁也。《書·無逸篇》：「梁闇，天子居喪之廬名。有梁，而以草被之者。」

子曰：「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。」

言君薨則諸侯亦然。總己，謂總攝己職。冢宰，太宰也。百官聽於冢宰，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。三年之喪，蓋孔子創制，自天子至於庶民，無貴賤如一，以子生三年乃免於父母之懷，所以報也。古無定制，《禮》稱「至親以期斷」，周或以期乎？其詳見宰我問三年章。古者惟殷高宗嘗行三年喪，此如宋文帝、周武帝、宋孝宗、國朝聖祖仁皇帝乃一賢主，特行之，故孔子録以爲後法。居喪專於哀慕，故不言。子張疑王者日有萬機，不言則叢脞委積，故疑而問之。孔子創立三年喪，故託之古制，故謂古人皆然。國制明備，憲法修明，人君端拱無爲，冢宰奉行成法，其有大事大政，則集衆於庭而議之，國民已治已安矣。《書》曰：「納於大麓」，即聽於冢宰也。《後漢》：「大喪以太傅録尚書事」，即此制。蓋立憲之國，人君終身端拱，而

公舉冢宰聽政，猶可也。

○子曰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禮典法律，章程明備，則名分權限有定，各盡其國民天然之責任。故當兵致死，民且踴躍願爲之，所謂易使也。

○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脩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脩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脩己以安百姓。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？」

修己以敬者，常惺惺之謂。明德常明，大明終始，子之言至矣，其亦無所不舉矣。子路勇者，以爲未足，告以安人。蓋普天下之對待，不過人與己而已，內則修己，外則安人，已爲無盡之功。子路至勇，猶以爲未足，告以安百姓。姓者，種族也。百姓，猶云萬種，如今之白、黃、黑、棕各種族人也。不分種族，皆與安平，此堯舜猶病不能，極言其難也。安人，小康之治也；安百姓，大同之治也。而必始於修己以敬，自明其明德，而後明明德於天下也。爲治無論如何，務在安之，而已安之，必養其欲，適其性，因其情。束縛壓制，則不能安，自由自立，而後能安。聖人所以爲聖，日思所以安人者而已。

○原壤夷俟。子曰：「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爲賊。」以杖叩其脛。

原壤，孔子之故人。夷，踞也。俟，待也。夷俟叠韻，與鞠躬之爲雙聲通。見孔子，兩足箕踞以待之也。述，猶稱也。賊者，害人之名。脛，脚骨也。孔子既責之，而因以所曳之杖，微擊其脛，若使勿蹲踞。然孔子德盛禮恭，而原壤敢於夷俟，此如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見孔子，蓋亦有道之士，而放於禮教者，母死而

歌，其別自立教。可見孔子惡其敗常亂俗，故名之爲賊而杖之。蓋雖諒其本心無他，而亦深惡其敗壞名教矣。希臘之芝諾内士，裸身處桶，其亦原壤之流者歟？

〇闕黨童子將命。或問之曰：「益者與？」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作「厥黨」，當是古文家所改。

闕黨，黨名，即闕里。《荀子·儒效篇》：「孔子居於闕黨，闕黨之子弟，罔不分，有親者取多。」童子，未冠者之稱。將命，謂傳賓主之言。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，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。

子曰：「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。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禮，成人乃有位，童子隅坐無位。父齒隨行，兄齒雁行，當差在後。童子違禮求進，但欲速成，故使之給使令之役，觀長少之序，習揖遜之容。蓋所以抑而教之，非寵而異之也。

論語注卷之十四終

論語注卷之十五

南海康有爲學

衛靈公第十五

凡四十章《釋文》凡四十三章，邢本四十二章，朱子四十一章。

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；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明日遂行。《釋文》作「陣」，蓋晉時俗體，今不從。

陳，謂行軍之陣列。俎豆，禮器；兵陣，凶器。殺人之事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治國當先以禮樂厚民。靈公無道，無志於化民，而志於殺人，既見孔子，不問禮而問兵，又仰視蜚鴻，色不在孔子，此孔子所以立行。所謂「見幾而作，色斯舉矣。」亦辟色辟言也。

在陳絶粻，從者病，莫能興。陳鱣《古訓》謂，古《論》作「糧」。鄭所注魯《論》作「粻」。今本作「糧」，蓋古《論》也，故改從「粻」。皇本作「粮」。

鄭：「粻，糧也。」《史記》：「楚昭王聘孔子，陳蔡大夫忌之，發徒役圍孔子於野，不得行，絶糧。」在哀六年。興，起也。《荀子·宥坐篇》：「孔子南適楚，厄於陳蔡之間，七日不火，食藜羹，不糂，弟子皆有饑色。」《呂氏春秋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説苑》並同。

子路愠見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

何晏曰：「濫，溢也。言君子固有窮時，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爲非。」《荀子·宥坐篇》：「夫子告子路曰：『君子之學，非爲通也，爲窮而不憂，困而意不衰

也。」❶《易》於《困卦》「象澤无水，困君子以致命遂志。」《史記》稱：「孔子講誦絃歌不衰，子路慍見，子贛色作。孔子知弟子有慍心，乃召子路而問曰：『《詩》曰：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吾道非耶？吾何爲於此？』子路曰：『意者，吾未仁耶？人之不我信也。意者，吾未知耶？人之不我行也。』孔子曰：『有是乎？由，譬使仁者而必信，安有伯夷、叔齊？使智者而必行，安有王子比干？』子路出，子贛入見。孔子曰：『賜，《詩》云：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吾道非耶？吾何爲於此？』子贛曰：『夫子之道至大也，故天下莫能容夫子，夫子蓋少貶焉。』孔子曰：『賜，良農能稼，而不能爲穡；良工能巧，而不能爲順；君子能修其道，綱而紀之，統而理之，而不能爲容。今爾不修爾道，而求爲容，賜，而志不遠矣。』子贛出，顏回入見。孔子曰：『回，《詩》云：匪兕匪虎，率彼曠野。吾道非耶？吾何爲於此？』顏回曰：『夫子之道至大，故天下莫能容。雖然，夫子推而行之，不容何病？不容，然後見君子。夫道之不修也，是吾醜也；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，是有國者之醜也。不容何病？不容然後見君子。』孔子欣然而笑曰：『有是哉！顏氏之子。使爾多財，吾爲爾宰。』於是使子贛至楚。楚昭王興師迎孔子，然後得免。」告子贛「一貫」，亦絶糧色見之時。聖人履險如夷，從容絃歌，講學不輟，蓋神明别有天游，視人間之窮通，皆如幻人之變化，浮云之來往，自無所動其心，宜其行所無事也。

❶ 末二句，《荀子·宥坐篇》原文爲「爲窮而不困，憂而意不衰也」。

子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依《史記》應合上爲一章。

《史記·世家》亦絶糧時所語。子贛之學，多而能識矣，夫子欲其知所本也，故問以發之。

對曰：「然，非與？」

方信而忽疑。蓋其積學功至，而亦將有得也。

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物理萬殊，非極博無以窮其變；本原無二，非合一無以致其通。若未多識而遽言得一，則空腹高心，無以爲貫通之地。若徒多識而不知一貫，則散錢滿屋，亦無以爲收拾之方。孔子之道，推本於元，顯於仁智，而後發育萬物，峻極於天，四通六闢，相反相成，無所不在，所謂一以貫之。告曾子之一貫，就其道言，告子贛之一貫，就其學言。

○子曰：「由，知德者鮮矣。」

世人皆昏於利欲，其有賢知，不馳於外，則騖於遠，故求知德之人甚少。其有篤行之士，則行之不著，習矣不察，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。若子路亦長於行，而短於知者，故呼而告之。

○子曰：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與？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」《漢書·王子侯表》引作「共己」，蓋「共」與「恭」通。

舜任官得人，故無爲而治。蓋民主之治，有憲法之定章，有議院之公議，行政之官，悉由師錫，公舉得人，故但恭己，無爲而可治。若不恭己，則恣用君權，撓犯憲法，亦不能治也。故無爲之治，君無責任，而要在恭己矣。此明君主立憲，及民主責任政府之法，今歐人行之，爲孔子預言之大義也。

○子張問行。

猶問達之意也。《史記・弟子傳》以子張從在陳蔡間，因問行。

子曰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，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篤敬，雖州里，行乎哉？

篤，厚也。蠻，南蠻。貊，北狄，古謂豸種也。二千五百家爲州。《説苑・敬慎篇》：「顏回將西遊，問於孔子。曰：『何以爲身？』孔子曰：『恭敬忠信，可以爲身。恭則免於衆，敬則人愛之，忠則人與之，信則人恃之。人所愛，人所恃，必免於患矣。』」道行之而成。凡可行者謂之道，不可行者謂之非道。故天下之言道甚多，不必辨其道與非道，但問其可行與不可行。子張問行，可謂切問。孔子之言道，只有忠信篤敬。從之，則蠻貊可行；背之，則州里不可行。無他謬巧，無他高奇，而切於人事，不可須臾離，故曰「道不遠人」，遠人不可以爲道也。故孔子之道，人格也，公理也，不可去者也。

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，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，夫然後行。」皇本「參」下有「然」字，「行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參直於前也。包咸曰：「衡，軛也。言思念忠信篤敬，則常想見，參然在目前，在輿則若倚車軛。」蓋念茲在茲，造次不離於忠信篤敬，則於人間世無不可行。孔子之立人道，而鞭辟切近，可謂至矣。

子張書諸紳。

紳，大帶之垂者，書之欲其不忘也。子張雖才高，而於忠信篤敬之訓，信受持循如此，可見爲學之切矣。蓋忠信篤敬，偶言之則極易，終身行之則極難，而稍涉苟且欺詐，刻薄怠慢，即一步不可行矣。故孔子之道，至易至簡，而至難

至苦，因人爲道，而無能背者。如天下有能離忠信篤敬而能行者，則孔子之道息矣；非然者，則範圍曲成，無能過者也，何必神道設教，矜奇怪以誘民哉？

○子曰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。

史官名魚，衛大夫，名鰌。如矢，言直也。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，既死猶以尸諫，故夫子稱其直。

「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也。」唐石經、《後漢書·周黃徐姜申屠傳序》「懷之」作「懷也」，今本作「懷之」，從石經。

伯玉出處合於道，故曰君子。卷，收也。懷，藏也。謂不仕而韜光養晦，憂則違之也。如於孫林父、甯殖放弑之謀，不對而出，亦其事也。聖人之道，闔闢甚多，德備陰陽。後賢之德陋小，僅知一節之美，若有此類者，必稱史魚之直，比干之死，而譏蘧伯玉之巧容，微子之失節矣。所謂一曲之士，不足以知神明之容，天地之美也，安能涵蓋天下哉！

○子曰：「可與言而不與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今本「不與」下有「之」字。皇本、唐石經、宋十行本、岳珂本、《考文》引古本、足利本、高麗本「不與」下無「之」字，《後漢·安帝紀》引亦無「之」字。

言與不言皆無所失，此必窮理甚深，閱世甚熟，知人甚哲，而後能也。然此爲事機關係，言之失人，則失機，失言，則僨事，故不可不擇人而言。若爲明道傳教，則强聒不捨，雖不得宜，亦無害也。

○子曰：「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人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「仁」，唐石經作「害人」。《文選》曹植《贈徐幹詩注》、《太平御覽》四百十九亦引作「害人」，今從之。然「人」與「仁」通。

志士，守義之士。仁人，愛人之人也。《公羊》：「殺人以自生，亡人以自存，

君子不爲」，無求生以害人也。然人與仁通。仁者，近之爲父母之難，遠之爲君國之急，大之爲種族教宗文明之所繫，小之爲職守節義之所關，見危授命則仁成，隱忍偷生則仁喪。且魂氣無不之，知氣在上，神明雄毅，在天爲神，僅去形體，如削爪髮，又何傷乎！若貪生忘義，苟存視息，則魂靈餒然，先就澌滅。哀莫大於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蓋身死者，魂未嘗死也，若魂死，則無不死矣。

○子贛問爲仁。子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厲其器。居是邦也，事其大夫之賢者，友其士之仁者。」《漢書·梅福傳》作「厲其器」。今本「厲」作「利」。惠棟《九經古義》以「利」爲古《論》。馮登府《異文考証》以「厲」爲魯《論》。今皇本「仁者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賢以事言，仁以德言。言利器可以助用，故機器既出，世界一變。益友可以輔德，故仁賢熏染，德性日新。雖有良工，無利器，則拙苦而難成；雖有志士，無君子，則孤陋而焉取。此專以外物助成內德，益知親師取友之要，而風俗教化之切也。夫子嘗謂子贛悦不若己者，故以是告之，欲其有所嚴憚，切磋以成其德也。

○顏子問爲邦。

顏子日以道濟爲懷者，故問治道。

子曰：「行夏之時，

夏時，謂以斗柄初昏，建寅之月，爲歲首也。夏禹所定，《夏小正》所載是也。天開於子，地闢於丑，人生於寅，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，皆可以爲歲首。天時周轉，其道本圓，無月不可爲正。中國在大地赤道之北，啓蟄生長在冬至之後，順時授民，夏時最宜。周建子，以十一月爲正月，殷建丑，以十二月爲正月。

孔子並立三正，以待後王之變通，而以夏時便民，故取之，今猶行之。歐美以冬至後十日改歲，則建子矣。俄及回曆則建丑矣。今大地文明之國，仍無不從孔子之三正者。若印度，則與中國同行夏時矣。其餘，秦以十月，則久不行。波斯以八月，則亦微弱。馬達加斯加以九月，緬甸以四月，皆亡矣。益見大聖之大智無外也。今諸經所稱，自《春秋》外，皆夏時也，蓋孔子改制所定曆法。

「乘殷之輅，《釋文》：「『輅』本亦作『路』。」

輅，車軨前横木。車名通作路。殷輅，木輅，《傳》所謂「大輅越席，昭其儉也。」孔子以身所乘車，宜爲木車。若有虞氏鸞車，則有鈴；周乘路，則有玉，不若木車易製而通行也。

「服周之冕，

包曰：「冕，禮冠。周之禮，文而備，取其黈纊塞耳，不任視聽。」《春秋繁露・三代改制質文篇》，首服有四：有嚴員者，有卑退者，有員轉者，有習而垂旒者。周乃卑退垂旒者，蓋亦三統之一。但冕文美，故首服宜之，孔子欲先行於當時也。此三者，皆禮也。禮取別異，故法三代。禮不止此，每代舉小康之制一，所以通三統也。

「樂則《韶》《舞》。

虞舜之樂，戛擊鳴球，搏附琴瑟，以詠；下管鼗鼓，合止；柷敔笙鏞，以間，《簫韶》九成是也。蓋揖讓之和，文明之至，天下爲公，最得中和，樂之至也。蓋樂主合同，故孔子於六代之樂，獨取民主大同之制。董子稱：「《春秋》應天作新王之事，時正黑統，王魯尚黑，絀夏親周，故宋樂宜親《韶》《武》。」又云：「《春秋》作新王之事，變周之制。」又

曰：「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，西狩獲麟，受命之符是也。然後託於《春秋》正不正之間，而明改制之義，務解天下所患，而欲以上通五帝，下極三王，以通百王之道。」《公羊》所謂：「制《春秋》之義，以俟後聖也。」世積久而弊生，凡志士通人，莫不有改制之意。孔子以大聖，損益百王，折其中，以推行於後世，尤爲責無可辭，仁不能已。顏子有用行舍藏之學，故孔子改制時，與之商定。樂制，宜用某朝，某物，宜用某王，雖皆出於前代，實已定於新聖。六經皆孔子改制所託，此爲商定改制明據。自劉歆篡聖，多作僞經，以攻孔子。以孔子爲述而非作，從周而非改制。於是，孔子微言絕，大義乖矣。《論語》今文爲多，幸有此微言可爲証據，學者可以善推之矣。

「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

《樂記》：「鄭音好濫淫志。」蓋鄭國之音淫靡，足以惑志；佞人，傾辨之士，足以傾邦。遠色去讒，然後可以貴德也。《白虎通》：「佞人當誅，爲其亂善行，傾覆國政。」故孔子誅少正卯。若罪未成，則當遠之。春秋《鄭》聲，如今法蘭西處於歐中，最爲靡靡者。惑於鄭聲，則思淫；惑於佞人，則當危殆，下篇所謂「惡鄭聲之亂雅樂，利口之覆邦家」。淫之害小，殆則禍大。

○子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皇本「人」下有「而」字。

蘇氏曰：「人之所履者，容足之外，皆爲無用之地，而不可廢也。故慮不在千里之外，則患在几席之下矣。」人之生也，有身則有患，有家則有累，有國則有害，而又非斯人無所與，故愛惡相攻而

吉凶生，情欲相感而利害生。故與憂俱來，出入以懼者也。是故，君子思患而預防之。然猶變生不測，禍來無方，若無長計遠慮之思，而漫爲猖狂妄行之事，則憂患即在目睫矣。此爲愚人無遠慮者戒。

○子曰：「已矣乎！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。」皇本無「乎」字。

已矣乎，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。此義屢發，蓋常人魄用事者多，魂用事者少。色之感目，有電相吸攝，故好之最甚。哀帝乃欲讓位於董賢，高緯乃甘一獵以亡國。故人情之好，未有好色之甚者，雖有好德者，終不如之也。

○子曰：「臧文仲其竊位者與！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。」

竊位，如盜得之也。柳下惠，魯大夫，展獲，字禽，食邑柳下，謚曰惠。與立，謂與之並立於朝。臧氏世爲司寇，文仲爲政時，柳下惠正爲士師。《傳》稱展禽譏文仲祀爰居，文仲曰：「是吾過也。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。」是知柳下之賢。知賢不舉，是蔽賢出於忮才。忮才出於固位，故孔子惡之以爲竊位。

○子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。」《春秋繁露·仁義法篇》引「人」作「外」。《論語述何》曰：「《春秋》詳內小惡，略外小惡之義。」

責己厚，故身益修；責人薄，故人易從。責己厚，則人信其公；責人薄，則人服其寬。有公與寬，人被責亦不怨之。

○子曰：「不曰『如之何，如之何』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。」

所謂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也。蓋人之生也，與憂俱來，處世之艱，動生禍變。故作爲者多憂患，出入以度，外內知懼，生

於憂患，而後死於安樂。若輕躁妄行，動必得咎，雖聖人至仁愛人，亦無能救之也。

○子曰：「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惠，難矣哉！」《釋文》：「『慧』，音『惠』。」魯讀「慧」爲「惠」。皇本作「惠」，此依魯《論》改，不知鄭君定讀已作「慧」也。《考文》引古本作「惠」。今本作「慧」乃古文，今從魯《論》作「惠」。

「惠」通「慧」。《晉語》：「巧文辯惠則賢。」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：「將不早惠乎？」注：「惠」作「慧」。《列子》：「秦人逢氏有子，少而惠」，皆與「慧」義同。小惠，巧辯也。言不及義，則放辟邪侈之心滋；好行小惠，則行險僥倖之機熟。難矣哉者，言其無以入德，而將有患害也。今世無教，滔滔皆是，雖有志士欲救正之，而畏其利口之指摘，險詐之相傾，此其風俗之可憂，人種之貽害甚矣。

○子曰：「義以爲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」鄭注無「君子」字。❶《釋文》：「本或無『君子』二字。」《孝經·三才章疏》引此文亦無「君子」二字。今本有「君子」字，則下文何用「君子哉」？必衍文也。

朱子曰：「義者，制事之本，故以爲質幹。而行之必有節文，出之必以退遜，成之必在誠實，乃君子之道也。」此爲君子行事之法，行一事之始終本末如此。若不言事而言心，則立心之大本在仁也。至於行事，則必以義爲質，而後能隨時得宜。無禮，則不文而寡滋味；不孫，則人忌之而阻力生；不信，則不堅而隳壞矣。故義、禮、孫、信，闕一不可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

人心思耳目之不足，病廢也；心思耳

---

❶「無君子字」，指本章開頭處。

目之無能，亦病廢也，故君子以無能爲病。專門以致精，多才以爲富，日求諸己，而不急求人知，不見是而無悶，不以爲病焉。此君子所以與無實而求名者異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。」

没世，猶没身也。名者，身之代數也。有是身乃有是名，有其實乃有其華。然身不過數十年，名可以千萬載；身者必死之物，名者不朽之事；身者血肉無知之軀，名者光明無極之榮，則代數反較真數而尤重焉。有身之時，人尚有待，無名猶可，至没世之後，草木同腐，魂魄並逝，則顧念生前，奄忽隨化，未有不以榮名爲寶者。名在，則其人如在，雖隔億萬里，億萬年，而丰采如生。車服爲之流連，居游爲之慨慕，輯其年譜，考其起居，薦其馨香，頌其功德，稱其姓號，愛其草木，其光榮過於有身時萬萬，故没世無稱，君子以爲疾也。名蓋孔子大義，重之如此，宋賢固篤於務實者，而惑於道家之攻名，至使天下以名爲不肖，人乃不好名而好利，於是風俗大壞，此則背孔子之義矣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。」

《中論·貴驗篇》：「子思曰：『事，自名也；聲，自呼也；貌，自眩也；物，自處也；人，自官也，無非自己者。』」君子力學自修，凡才能職業，無事不求諸己。小人騖外干譽，凡營結請託，無事不求諸人。欲知君子小人之分，則觀其所求而已。君子亦有求，但求諸己，則無求人也。人與己孰親？不求己而求人，此小人之愚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」

矜，棱廉。羣，合衆也。人各受天之才

智聰明，宜各獨立以上承天，若不能自立而隨人，則所執下。人不能不與人交接和會，故宜合羣，以大同人，若不能得衆而失人，則其勢孤。但自立而不犯人，則無所爭，合羣而不偏比，則無所黨。矜與爭，羣與黨相似，但犯人之自由，則不公，有所偏黨，則合羣反不大耳。孔子固非以黨爲不可也，不又曰「吾黨之小子」乎？

○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」

包曰：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」人固有能言不能行者，又有言甚清而行甚濁者，採其言可也。若遂用其人，則恐僨事矣。言有合於道，有益於時，則芻蕘可採，陽虎可引，不必問其人也。若因人而棄之，則虛失良策矣。此爲聽言者法。蓋言自言，人自人，本不相關也。

○子贛問曰：「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皇本「行」下無「之」字，「人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天下之人物雖多，事理雖繁，而對待者祇人與己。有所行者，應人接物，亦不外人與己交而已，己，人也；人，亦人也。此心同，此理同，性情或異，嗜好或殊，既同爲人，當不相遠，故道本諸身，欲徵諸己。己所欲者，與人同之；己所不欲者，則勿施於人。推己及人，如心而出。反諸至近，而可行諸至遠。蓋萬物同原，人己一體，至淺之理，而爲極善之方。萬理無逾於恕者，人道可以終身行之，四海通之，萬世從之者也。夫子不言己之所欲推以與人，而言不欲勿施者，蓋順以推恩，己所易爲，逆施所不欲，人所難受，不受則不能行。爲仁言，則欲立立人爲先；爲行計，則不欲勿

施爲要。道本相同，而義各有宜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吾之於人也，誰毁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《魏志·胡質傳》引無「也」、「者」、「矣」字。《漢·藝文志》、《谷永傳》、《薛宣傳》引無「者」、「矣」字。

包曰：「所譽者，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。」朱子曰：「毁者，稱人之惡而損其真；譽者，揚人之善而過其實，夫子無是也。然或有所譽者，則必嘗有以試之，而知其將然矣。聖人善善之速，而無所苟如此。若其惡惡，則已緩矣。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，而終無所毁也。」

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」《漢書·景帝紀贊》引「民」下無「也」字，「所」下無「以」字。《論衡·率性篇》、《非韓篇》引「三代」下無「之」字。

斯民者，言今之人種也。三代，夏、商、周也。直道之風，自古相傳，美化流行，故人種良善，吾更不敢顛倒是非，以損人種。蓋人之生也，直宜共養此直心直道，以培良種，人種良，則太平自易致也。劉氏逢禄《述何》曰：「《春秋》不虛美，不隱惡，褒貶予奪，悉本三代之法。」

○子曰：「吾猶及史之闕文也。有馬者借人乘之，今亡矣夫！」皇本「今」下有「則」字。朱子《集注》本「矣」誤作「已」。

史闕文者，不敢用己私意穿鑿附會之也。馬借人者，貨惡其棄於地，不必藏於己也。蓋舊俗淳厚，猶有無我大同之意。孔子歎當時俗薄，史必穿鑿，馬必自私。蓋有我太多，則可小康，而日遠於大同矣。許慎《説文叙》云：「詭更正文，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，以耀於世。」

○子曰：「巧言亂德。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」

巧言，辭之極能，變亂是非，使人大惑而

説從。小不忍，如婦人之仁。匹夫之勇，一時小動，而大謀因此而移，遂至喪國亡家。如劉備不能忍吴殺關羽而伐吴，幾以亡蜀； 曹彬不能忍白重進之進兵而討遼，遂覆全師，則匹夫之勇也。若苻堅之放慕容垂、姚萇而召亂，則婦人之仁矣。若以狙詐爲忍，則又非聖人之用心。《漢書・李尋傳》「執乾剛之德，勉强大誼，絶小不忍」是也。

○子曰：「衆惡之，必察焉； 衆好之，必察焉。」《潛夫論》、宋葛洪《涉史隨筆》、王氏《論語辨惑》、司馬温公《論選舉狀》、《議貢舉狀》、王臨川《答段縫書》均引「衆好」句，在「衆惡」前。《風俗通義・正失篇》、羅隱《兩同書・真僞章》「好」作「善」，亦「衆善」句在前。即王氏《傳》亦然。唐石經以「衆惡」在上，故從之。

王肅曰：「或衆阿黨比周，或其人特立不羣，故好惡不可察也。」梁劉孝綽謂：「孤特，則積毁所歸； 比周，則積譽斯信。」蓋道高則召毁，媚世則得名，輿論似公，未可爲憑，不可漫聽而附和之，必察之乃得其真。蓋庸耳俗目，本無卓識，以同己爲賢，以異己爲不肖，獨行高世之士必見疑怪，故貴於深求而察識之。孟子於匡章，察之於衆惡； 孔子之於臧文仲、少正卯，察之於衆好者。

○子曰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」皇本「弘人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弘，廓而大之也。《漢書・平當傳》説「衰微之學，興廢在人」引此。❶ 蓋人心有覺，而道體無爲，故人能大其道，道不能大其人也。張子曰：「心能盡性，人能弘道也。性不知檢其心，非道弘人也。」凡教，亦爲人傳而光大之，否則教雖美善，亦不能自大也。觀耶與佛而可不鑒哉！

○子曰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

❶ 句中引文，出自《漢書・禮樂志》，非《平當傳》。

過而能改，則太空無雲，復其見天地之心矣。唯不改，則長存渣穢，其過遂成，而將不及改矣。

○子曰：「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」

賈子《新書》：「學聖王之道者，譬其如日；靜思而獨居，譬其若火，可以小見，而不可以大知。」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。蓋勞心以必求，不如學古而有獲也。然思學不可偏廢，孔子不云「學而不思則罔」乎？不學無以入，不思無以出，始則以學爲先，終則以思爲貴。《洪範》曰：「思曰睿，睿作聖。」故思爲最重。此有爲之言，讀者勿泥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謀道不謀食。耕也，餒在其中矣；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《潛夫論・讚學篇》引此與上「吾嘗終日不食」爲一章。當時篇簡相連，未分別也。

耕，《說文》：「以牛犂田也。」餒，饑也。耕所以謀食，而未必得食；學所以謀道，而祿在其中。然學也者，明其道正其誼，而非爲謀利也。故憂道之不明，憂道之不行，而未嘗以貧爲憂。常人戚戚憂貧，故皇皇謀利，而未見利之可得；君子皇皇謀仁義，未嘗謀利，而富貴乃爲君子所有。此勸人擇術，務其上者可，不求其下；得其本者可，不恤其末也。樊遲請學稼，沮溺、丈人、荷蕢皆隱於耕，蓋士不易得祿，故皆躬耕而廢學，故孔子戒之。今之人士多營農商而廢學，亦孔子所戒也。

○子曰：「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；雖得之，必失之。

知足以知大理，而私欲間之，則無以有之於身矣。蓋有大智慧能創之，而行不能赴者，亦不能成也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不敬。

涖，臨也，謂臨民也。知大理而無私以間之，則知慧德行皆相赴，而大業可成。然或游戲人間，玩世不恭，若子桑伯子之不衣冠而處，原壤之登木而歌，不莊以涖之，則民慢而不敬。如賣漿者之與楊朱爭席，則道不尊矣。

「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涖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」

動之，動民也。《禮》謂威儀、文章、智仁，爲行政立教之道。莊、禮爲行政立教之方，有內而無外，有本而無末，道終不完。故孔子之道本末精粗，其運無所不在，此所以育萬物而爲神明聖王也。佛亦有八萬四千威儀，乃成大教。蓋動民必在外貌，故有智仁之妙，盡美矣，無威儀文章以動人，終未盡善也。包氏以爲爲在位者言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」

此言觀人之法。知，我知之也；受，彼可受也。蓋君子於世事，未必過人，而材德足以任重；小人雖器量淺狹，而未必無一長可取。龐士元之絀於爲令，而展於治蜀；黃霸之以太守著循聲，而爲相無治效是也。騏驥捕鼠不如狸，而可以一日千里；棟梁厠齒不如籤，而可爲清廟明堂。材器大小各有其分，用人者宜因材器使，勿以小節輕量人才，亦勿以一能誤爲大器。

○子曰：「民之於仁也，甚於水火。水火，吾見蹈而死者矣，未見蹈仁而死者也。」

蹈，踐也。水火，民所賴以生，不可一日無也，於仁亦然。但水火在外，仁則在

己。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，而不仁則失其心。蓋人者仁也，不仁則非人矣，故尤甚於水火，而不可須臾離，造次顛沛去者也。況用水火者，少誤或至殺人；用仁，則己愛人，人亦愛己，益莫大焉。此生生之公理，無有死者，則人何不爲仁哉？蓋勉人之急於仁也。

○子曰：「當仁不讓於師。」

當，田相值也。禮尚辭讓，獨至於爲仁之事，則宜以爲己任，勇往當之，無所辭讓。即至於師，亦不必讓，師不爲，則己爲之，不必避長者也。師止於是，己可過之，不必待長者也。乃至博施濟衆，有益人道之教治、藝樂者，皆可自由而爲之，雖過於師可也。蓋仁者人也，師之所以教者仁而已，上達造極，乃人道之進化，師意所期望也。

○子曰：「君子貞而不諒。」

貞，正也。諒，直也。不擇是非而必於信，言君子守正言，不必信，惟義所在。鄉曲尚氣之人亦重然諾，而多不出於正，故孔子屢言「信近於義」，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」及「貞而不諒」，所以防之。

○子曰：「事君，敬其事而後其食。」《郡齋讀書志》載蜀石經作「敬其事而後食其禄」，是後人依注妄增。

朱子曰：「後，與後獲之後同。食，禄也。君子之仕也，有官守者修其職，有言責者盡其忠，皆以敬吾之事而已，不可先有求禄之心也。」

○子曰：「有教無類。」

聖人以濟人爲事，故立教也。欲人人皆明其明德，人人皆得爲聖人，故無論種類之高下智愚而皆教之，無所別擇，收之爲徒，視之猶子，此聖教所以爲大也。子張，魯之大駔，而教之爲士焉；互鄉之童子，而與其進。醫門多疾病，大匠

多曲木，人雖有類，是在教者陶鑄爲一，至於無類也。類從犬，無類者，雖衆生亦兼化之也。

○子曰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。」

不同，如教派殊異，趣嚮殊科。如老學養生，而教以殺身成仁；釋氏出家，而謀其娶妻傳後，皆相反太遠，不能爲謀。聖人蕩蕩如天，九流並凑，各擇其長，吹萬不同，聽其自己。

○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

辭取達於事物之理，彼我之意，不可艱深，亦不尚佞給也。然辭達亦不容易，非積理極深，閱事極多者，不能深透，乃可謂達，簡練不足當之。孔子言鄭人陳，非文辭不爲功。愼辭哉！勿輕視也。

○師冕見，及階，子曰：「階也。」及席，子曰：「席也。」皆坐，子告之曰：「某在斯，某在斯。」顔師古注《漢書・人表》作「師免」，則唐初本「冕」或作「免」。

師，樂師，瞽者，冕名。再言某在斯，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。

師冕出。子張問曰：「與師言之道與？」

聖門學者，於夫子之一言一動，無不存心省察如此。

子曰：「然！固相師之道也。」

相，助也。古者瞽必有相，其道如此。聖人矜無告而哀困窮，非作意而爲之，自然盡其道而已。

論語注卷之十五終

論語注卷之十六

南海康有爲學

季氏第十六 此篇或以爲齊《論》。 凡十四章

○季氏將伐顓臾。

顓臾，國名，臣屬魯爲附庸。季氏貪其土地，欲滅而取之。

冉有、季路見於孔子曰：「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」

柳下惠所謂伐國不問仁人，問猶不可，況見於行事乎？孔子素惡伐人國，二子爲季氏宰，知之，故告孔子。

孔子曰：「求！無乃爾是過與？

冉求爲季氏聚斂，尤用事，故夫子獨責之。

「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？」《釋文》「『邦』或作『封』。」皇本作「何以爲伐也」。

《詩》：「錫之山川，土田附庸。」魯附庸甚多，自向爲莒入宿，被宋遷魯，又滅項，取須句，取邿，取鄟，取鄫，取卞，皆附庸也，惟顓臾在耳。東蒙，山名。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，使主其祭，在魯地七百里之中。社稷，猶云公家。是時四分魯國，季氏取其二，孟孫、叔孫取其一，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，季氏又欲取以自益。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，則不可伐；在邦域之中，則不必伐；是社稷之臣，則非季氏所當伐也。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。

冉有曰：「夫子欲之，吾二臣者皆不欲也。」

夫子，指季氏。當時冉有或與聞之，而

不强諫。

孔子曰：「求！周任有言曰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「焉用」，《漢書・王嘉傳》引作「安用」。

周任，古之良史。陳，布也。列，位也。言當陳布才力，度己所任，而後就位。相，瞽者之相也。言二子不欲則當諫，諫而不聽則當去也。包咸曰：「輔相人者，當持危扶顛，若不能，何用相爲？」此言爲相必受責任，失職則去也。

「且爾言過矣！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毁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」皇本「出」下、「毁」下無「於」字。《釋文》：「『柙』本又作『匣』。」《漢書・文三王傳》引亦作「匣」。「櫝」，《魏志》引作「匵」。

兕，如野牛也，一角，重千斤。柙，檻也。櫝，匱也。言在柙而逸，在櫝而毁，典守者不得辭其過。明冉子居其位而不去，則季氏之惡，已不得不任其責也。

冉有曰：「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。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」《釋文》：「本無『後世』」，引或本有之。《後漢書・臧宮傳注》引亦無「後世」字。

固，謂城郭完固。費，季氏之私邑。子路正直，未聞一言，冉有徇於季氏，故孔子獨責之。三呼求，責之深矣。其後卒不聞伐顓臾之事，蓋冉有藉於孔子之責，力諫季氏而不爲歟？

孔子曰：「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皇本「而必」下有「更」字。

欲之，謂貪其利。

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

寡，謂民少；貧，謂財乏；均，謂各得其分；安，謂上下相安。季氏之欲取顓臾，爲寡與貧耳。然是時，季氏據國，而魯公無民，則不均矣。君弱臣强，互

生嫌隙，則不安矣。均則不患於貧而和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，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。此言近雖爲季氏發，然太平大同之治亦不過均而已。均則無貧，今各國人羣會黨宗旨不出於此，豈非至言乎！

「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「來之」，趙岐《孟子章指》引作「懷之」。

內治修，然後遠人服。有不服，則修德以來之，亦不當勤兵於遠。《周語》：「有不祭則修意，有不祀則修言，有不享則修文，有不貢則修名，有不王則修德。」

「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，而不能來也；邦分崩離析，而不能守也；

子路雖不與謀，而素不能輔之以義，亦不得謂無罪，故並責之。遠人，謂顓臾。分崩離析，謂四分公室，家臣屢叛。

「而謀動干戈於邦內。吾恐季孫之憂，不在於顓臾，而在於蕭蘠之內也。」「邦內」，鄭本作「封內」。「顓臾」上，《釋文》、唐石經、高麗本有「於」字。《隸釋》載漢石經殘字及宋本「蕭牆」上有「於」字。今本無兩「於」字，盍、毛、包、周無「於」字，世行本依四家。「牆」，漢石經作「蘠」，四家寫本或誤，仍以石經可信據。

干，楯也；戈，戟也。鄭氏曰：「蕭，肅也。蘠，屏也。」言不均不和，內變將作。其後陽虎、公山內叛，果禍發蕭蘠，如孔子言。

〇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；天下無道，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。自諸侯出，蓋十世希不失矣；自大夫出，五世希不失矣；陪臣執國命，三世希不失矣。

政出天子，此撥亂制也。《王制》：「諸侯不得變禮樂，專征伐。」陪臣，家臣也。

逆理愈甚，則失之愈速，大約世數不過如此。蓋生人之始爲獨人，漸以聚族而爲族長之世，又以力爭長而爲酋長之世，道路漸通，制作漸備，則合諸酋長而爲統一之世。孔子生當撥亂，族長互爭，酋長互爭，而民殆矣。觀春秋戰國，無歲不戰，民苦於兵，暴骨如莽，故非抑族長去酋長而統一之，不能安民。上古族長，春秋之大夫也；中古酋長，春秋之諸侯也。故春秋誅大夫刺諸侯，而務一統於天子。凡物散，則必歸之於一乃無患。故孟子曰「定於一」。漢唐之後，中國一統，封内晏然，民多老死不見兵革。此孔子抑諸侯大夫陪臣，而統之以天子之功，所以撥亂世一定之序也。自平王東遷，周王守府，諸侯力政，霸者專征。故晉文之後，至襄、靈、成、景、厲、悼、平、昭、頃、定十世，而霸權失於吳。十一世至出公，而見逐於韓、趙、魏、智氏，所謂十世希不失。由此推之，一統之君言專制，百世希不失。蓋由亂世而至升平，則君主或爲民主矣。大地各國略近，三千年皆大變，亦自然之數也。故孔子言繼周百世可知，言百世之後如夏、商、周君主之治也。

「天下有道，則政在大夫。今本有「不」字，衍，據舊本改定。

政在大夫，蓋君主立憲。有道，謂升平也。君主不負責任，故大夫任其政。

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議。」今本有「不」字，衍，據舊本改定。

大同，天下爲公，則政由國民公議。蓋太平制，有道之至也。此章明三世之義，與《春秋》合。惟時各有宜，不能誤用，誤則生害；當其宜，皆爲有道也。《洪範》稱「謀及庶人，庶人從，謂之大同。」《傳》稱「士傳言」，與夫建鞀設鐸，

皆欲庶人之議。若如今本「庶人不議」，則專制防民口之厲王爲有道耶？與羣經義相反，固知爲衍文之誤也，或後人妄增。

○孔子曰：「祿之去公室五世矣，政逮於大夫四世矣，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。」

鄭氏玄曰：「言此之時，魯定公之初。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，於是政在大夫，爵祿不從君出，至定公爲五世矣。」按，自季文子始專國政，歷武、平至桓子凡四世，而爲家臣陽虎所執。三桓，仲孫、叔孫、季孫。蓋至定、哀時，陪臣執政，而三桓並微也。下凌上替，互相師學，義既不安，勢不能久。故曹操篡漢，而司馬旋踵而攘之，桓玄、劉裕、蕭道成即逐其後，皆理勢之自然也，愈變而祚愈短也。

○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高麗本經注作「便僻」。《後漢書・爰延傳注》、《太平御覽・交友部》同。

友直則聞其過，友諒則進於誠，友多聞則進於明。便，圓熟也。便辟，謂巧避人之所忌以求容而不直。《後漢書・佞幸傳贊》「咎在親便嬖，所任非仁賢」是也。善柔，謂工於媚悅而不諒。便佞，謂習於口辯而無學。三者損益，正相反也。尹氏曰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，而其損益有如是者，可不謹哉！」

○孔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。樂節禮樂，樂道人之善，樂多賢友，益矣。樂驕樂，樂佚游，樂宴樂，損矣。」皇本「佚」作「逸」。「宴」與「燕」通。

節，謂制度聲容之節。處位不端，受業不敬，言語不序，聲音不中律，進退節度無禮，升降揖讓無容，周旋俯仰視瞻無

儀，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，不比順，不節於禮樂也。驕樂則侈肆，佚游則惰慢，宴樂則淫溺，所謂宴安酖毒，三者損益亦相反也。節禮樂，謂以禮樂之中和自節其身也。道人善，則獎勵誘勸而爲善者多，則己亦熏陶進德而不自知。多賢友，則夾輔染化而日進。果能樂三益，則自爲君子人矣。若樂驕樂、佚游、宴樂，則身心日放侈，不見其損而日損矣。驕樂、佚游、宴樂乃人情所共樂者，不受以節而偏樂之，則上損德心，下損精神。

○孔子曰：「侍於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，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，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。」「躁」，魯讀作「傲」。《鹽鐵論·孝養篇》：「言不及而言者傲也，」可証魯讀。知「躁」是僞古文改，今不從。「言及之而不言」，皇本無「不言」。

君子，有德位之通稱。愆，過也。傲，不讓也。瞽，盲也。日與羣小，則不見其過，近於君子，則易形其愆。知愆，則可改之而德進矣。故人必久事君子，而後寡過，自能察言觀色，時而後言。

○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戒：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鬭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」

此言持戒之事：戒淫、戒忿、戒貪。三者皆人所不免，有體魄即有斯欲，雖君子亦不能外焉。以人爲血氣所成，無血氣則不能爲人，有血氣即爲所動，血氣愈盛，制之愈難。惟魂極清明，存養有素，視如大火怨賊，毒蛇猛虎，極意克制，乃能不爲血氣所用，而克全戒行也。

而血氣用事又有三時：自三十以前，血氣充陽於下，其患好淫，其戒宜在色。自五十以前，血氣騰滿於上，其患好忿，其戒宜在鬭。自五十以後，氣血衰敗，

老病侵尋，無向上之心，有慮後之意，其患好貪，其戒宜在得。色、鬬、得三好，爲人所共有，少壯老之戒，時各有宜，當其時，尤宜兢兢持戒也。淫、忿、貪三者，雖粗而極難脱去。孔子諄諄教學者以持戒，稍不自持，終身隳壞，不可不謹守焉。

○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

畏天命者，「上帝臨汝，無貳爾心」也。大人，教主。《易》：「大人與天地合德，與四時合序，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。」非聖人爲教主者而何？亦有作君上有位。《禮運》：「大人世及以爲禮。」《士相見禮》：「與大人言，言事君。」《左傳》閔子馬曰：「夫必多有是説，而後及其大人。」《穀梁》曰：「人之於天也，以道受命，不若於道者，天絶之也。」故「天子不能奉天之命，則廢而稱公，王者之後是也」。《繁露・郊語篇》引此文云：「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，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。不謹事主，其禍來至顯；不畏敬天，其殃來至闇。闇者不見其端，若自然也。由是觀之，天殃與上罰所以别者，闇與顯耳。孔子同之，俱言可畏也。」又曰：「天地神明之心，與人事成敗之真，惟聖人能見之。聖人者，見人之所不見者也，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。」又曰：「魯宣違聖人之言，變古易常，而灾立至。」❶亦以禍福言。

「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

侮，戲也。大人者，受天命而爲君師。聖言者，代天命以宣意。君子以畏天之故，故從天而畏之；小人不知畏天命，

❶ 以上引文，出自《春秋繁露・順命篇》，而非《郊語篇》。

故狎大人而遭刑，戲侮聖人言，以違大道。

○孔子曰：「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學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學，民斯爲下矣。」

困，謂困苦也。人之資質有此四等。生而知之者，晶光如日，照耀洞然，蓋夙根久遠，歷世不忘者也。學而知者，灼爍如電，光芒相觸，蓋夙慧亦深，觸發如舊者也。困而學之者，然燈爲明，亦復能照，蓋夙根輕微，資今培養者也。困而不學，如頑石闇鈍，絕無夙根，故與學不入，癡愚闇昧，爲民中之下者。然生資者天也，好學者人也。好學，則困知與生知成功如一。蓋同有明德，皆可證聖，惟不學，則永永墮落，無從超拔矣。孔子雖言此，而意在勤學也。

○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九思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。」

視明則無所蔽，聽聰則無所壅。色見於面者，忌冷而貴溫。貌舉身而言，忌慢而貴恭。忠則言精切而竭盡。敬則事詳審而不敗。問則疑不蓄。思難則忿必懲。思義則得不苟。九者，蓋皆人事之要，日用之常，以此日省，可謂近思。孔子示人檢身思慮之法至爲詳明，爲人格中不可少闕者，施之四海而準者也。

○孔子曰：「見善如不及，見不善如探湯。吾見其人矣，吾聞其語矣。

探，摸取也。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，如子路之勇可當之矣。

「隱居以求其志，行義以達其道。吾聞其語矣，未見其人也。」

志者，救天下之志。道者，濟天下之道。若伊尹之耕莘，則樂堯舜之道，以天下

自任，其隱居所求如此。相湯而行堯舜之道，則伐夏救民，其行義所達如彼。孔子時未見其人，蓋撥亂反正，春秋時惟孔子耳，餘無其人。

○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，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於今稱之。其斯之謂與？ 皇本「德」作「得」。

鄭氏曰：「首陽山在河中蒲阪城南。」朱子以爲：「第十二篇錯簡『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』，似當在此句之上。言人之所稱，不在於富，而在於異。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，蓋闕文耳。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。」駟，四馬也。千駟，凡四千匹，富之至也。首陽，山名。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採薇於首陽山而食之，至於餓死，窮之至也。而千秋之後，夷、齊與日月同光，齊景與草木同腐。君主之貴，不如餓死，固知人之所貴，在德而不在富貴也。孔子大聲疾呼，其誘世覺民，發聾警聵，可爲至矣。

○陳亢問於伯魚曰：「子亦有異聞乎？」

亢以私意窺聖人，疑必陰厚其子。

對曰：「未也，嘗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詩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』鯉退而學詩。他日，又獨立，鯉趨而過庭。曰：『學禮乎？』對曰：『未也。』『不學禮，無以立。』鯉退而學禮。聞斯二者。」皇本「不學詩」上有「曰」字，「言」下有「也」字，「二者」下有「矣」字。

言行爲人道之大，日用之切，而《詩》以理性，《禮》以道行，爲言行之法。《詩》備列國風俗，政治之故，又多鳥獸草木之名，觸物造端，比興諷諭，情深而文明，辭曲而意達，其感人也深，故學之者能言。《禮》備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夫婦朋友，班朝治軍，涖官行法之文，進退

應對，周旋揖讓趨翔之節，義理燦著，品式詳明，其修己也敬，故學之者能立。六經皆孔子所作，而《詩》《禮》作自早年，故教伯魚以此，教門人以此，蓋至切要矣。當獨立之時，所聞不過如此，其無異聞可知。

陳亢退而喜曰：「問一得三，聞詩，聞禮，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。」

父子者，傳形者也。師弟者，傳魂者也。立教者，教魂而非教魄。魄則子爲獨親，魂則賢爲相得，故傳道者以才爲主，而不在形。子而才也，則子思爲傳道之宗子；其不才也，則丹朱、商均亦不在見知之列。但一人之傳魄，必不及天下之英才，故傳道以徒爲多，而教者則子與徒同，本無陰厚其子之心，更無故遠其子之意，陳亢之私測皆非也。佛子羅云、阿難皆爲徒，而傳道者則在文殊、普賢。孔子以伯魚爲子，而傳道者則在顔子，而子思亦預焉，其義一也。

○邦君之妻，君稱之曰夫人，夫人自稱曰小童。邦人稱之曰君夫人，稱諸異邦曰寡小君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。皇本「亦曰君夫人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此詳邦君之妻稱謂。妻，齊也。言夫婦平等，無尊卑也。春秋時，嫡妾之禮不正，多以妾爲夫人。故《左傳》記魯文公二妃，齊桓三夫人。鄭文公有夫人芊氏、姜氏，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，稱君夫人。君稱之曰夫人，尊夫人，別嫡庶也。小童者，謙未成人也。《論語》記義，不記《曲禮》，以《記》文錯簡在此，而寫者誤附焉。今亦降寫，附録於此，而明非《論語》焉。

論語注卷之十六終

論語注卷之十七

南海康有爲學

陽貨第十七　凡二十五章

漢石經凡二十六章，何氏《集解》二十四章，朱子《集注》復爲二十六章。洪氏頤煊《讀書叢録》謂：「漢石經分『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』、『子謂伯魚曰』各自爲一章，故云廿六。」邢本「古者民有三疾」章下有「子曰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。《注》王曰：「巧言無實，令色無質。」唐石經亦有此章，係旁注。《御覽》三百八十八引《論語·陽貨》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疑古傳本有二，有者非後人所增，無者亦非後人所删也。皇本、《考文》引古本、足利本、高麗本皆無此章，則從《集解》所據本也。王注亦見《學而篇》皇《疏》。

○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，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，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

「饋」，魯讀作「歸」。「塗」，《論衡·知實篇》引作「涂」。《釋文》：「『塗』當作『途』。」

陽貨，季氏家臣，名虎。貨，虎一聲之轉。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，欲令孔子來見己，而孔子不往。貨以禮「大夫有賜於士，不得受於其家，則往拜其門」，故瞰孔子之亡，而歸之豚，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。塗，道也。不期而會曰遇。

謂孔子曰：「來！予與爾言。」曰：「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？」曰：「不可。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」孔子曰：「諾，吾將仕矣。」

皇《疏》：「寶，猶道也。」懷寶迷邦，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。亟，數也。失時，謂不及事幾之會。將者，且然而未必之辭。貨諷使速仕，欲孔子求己也。二曰，皆陽貨自言，下孔子曰，乃是孔子言。孔子非不欲仕也，但不仕於貨耳。

不見者，義也； 而往拜者，禮也。 必時其亡而往者，稱也； 遇諸塗而不避者，不終絶也。 蘇氏軾曰： 「道逢陽虎呼與言，心知其非口唯諾。」以遜辭免，蓋待權奸之法。

○子曰： 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子曰： 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。」此論性章，應合爲一章。朱子以下「子曰」爲衍文，是也。「知」，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引作「智」。

《孝經緯》： 「性者，生之質也，」兼魂魄而言之。 受於天生，而不關於治教者。 物皆有性，各從其類。 若人之與人，同此形體，即同此覺識。 內之同，有惻隱、羞惡、是非之心，外之同，有食味、被色、別聲之欲。 所受之天氣地勢，所傳之父精母血各有不同，萬雖合一，而大體相近，故可本身作則，推以及物，以爲治化。 若不相近，則仁恕忠信篤敬亦不能推矣。 孟子亦言： 「同類者相似。」故天生之事如此。 若人與人相去之遠，至於有治亂之大變，聖狂之懸絶，則全視所習而已。 習有本於家庭，習有由於師友，習有因於風俗，習有生於國土。 或一人一時之習，或數千萬里數千萬年之習，熏染既成，相去遂遠，乃至居行好尚亦復是非懸反者。 故印度之人不踐螻蟻，而焚其先骸及寡妻，歐西之人愛夫妻而離父母。 墨子謂： 「輆沐之國，長子生則解而食之，謂之宜弟。 大父死，負其大母而棄之，謂之鬼妻。」今非洲黑人亦有然者。 風俗如此，嗜好亦然。 故近朱則赤，近墨則黑。 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，蘭浸滫中，小人不服。 居鮑肆而臭，入芝室而香，故善惡皆視其習而已。 若上智，則魂魄俱清明純固，故不爲惡習所移。 下愚，則魂魄俱濁，闇癡頑固，故不爲善習所移。 推所以然，上智之夙

根深厚，熏脩已久，故德性堅定；下愚則人形粗異，絶未熏聞，故性質頑固。所以成爲上智下愚者，亦由於夙習使然，故天下之化莫大於習。聖人立教，務在進化，因人之性，日習之於善道，而變其舊染之惡習，變之又變，至於惡習盡去，善習大明。至於太平大同之世，則人人皆成上智，而無下愚矣。於是，習不相遠矣，而人道止於至善矣。後人言性甚多，世碩以爲性有善有惡，人之善性養而致之，則善長；惡性養而致之，則惡長。宓子賤、漆雕開、公孫尼子之徒皆言性有善有惡，孟子則言性善，荀子則言性惡，告子則言性無善無不善，楊子則言善惡混，皆泥於善惡而言之。孔子則不言善惡，但言遠近。蓋善惡者，教主之所立，而非天生之事也。甚矣！聖人之言之精渾而無病也。言性者聚訟紛如，亦折衷於孔子可矣。

○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。

弦，琴瑟也。時子游爲武城宰，以樂爲教，故邑人皆弦歌也。

夫子莞爾而笑，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

「莞」，《釋文》作「莧」，惟唐石經作「莞」，皇、邢本同。《廣雅・釋詁》：「莧，笑也。」疑「莧」字小變。

莞爾，笑貌。王逸曰「笑離斷也」，張衡《東京賦》注「舒張面目之貌也」，蓋喜之至。反言治小邑何必用大道。

子斿對曰：「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

君子小人以位言之，道謂樂之道也。樂之爲道，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。欣喜懽愛，中正無邪，敦和無怨，合愛尚同，百物皆化。故君子學之則同而愛人，小人學之則和而易使。孔子禮樂並制，而歸本於樂。蓋人道以樂爲主，無論如何立法，皆歸於使人樂而已。故小康之制尚

禮，大同之世尚樂，令普天下人人皆敦和無怨，合愛尚同，百物皆化，《禮運》以爲大道之行也。子斿嘗聞大同，其治武城先以爲治，故孔子喜極，美其以大道治小也。子思、孟子皆出於子斿，故多能言大同之道。孔門自顔子、有子、子贛以外，應以子斿爲大宗矣。

子曰：「二三子，偃之言是也。前言戲之耳。」

戲，謔也。嘉子斿，又以解門人之惑。

○公山弗擾以費畔，召，子欲往。「弗擾」，皇本「弗」作「不」。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及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皆作「不狃」。

《史記》：定公九年公山不狃欲廢三桓之適，更立其庶孽，以費畔季氏，使人召孔子，孔子循道彌久，溫溫無所試，莫能已用。曰：「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，今費雖小，儻庶幾乎？」欲往，然亦卒不行。若夫定十二年，仲由爲季氏宰，墮費，不狃及叔孫輒率費人襲魯，夫子命申句須、樂頎伐之，而後北敗於姑蔑，不狃及輒遂奔齊，與九年之欲强公室相反。

子路不說，曰：「末之也，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？」《論衡》引作「末如也已」，無「不說」二字。

末，無也。言無所之則止，何必公山氏之往乎？

子曰：「夫召我者，而豈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爲東周乎？」皇本「用」上有「復」字。

豈徒哉，言必用我也。爲東周，言費小亦可王，將爲東方之周也。亂臣不可從乃是常義，孔子豈不知之？但爲救民來，故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。」苟可藉手，皆可興升平太平，大同小康之治。蓋化人之來，道濟天下，豈問爲何人哉？所謂聖達節，賢守節，下失節。子路乃守節之人，故不說；孔子爲達

節之聖，故無可無不可。不然，則愛名惜己，不知救民，孔子亦賢者而已，固知常義不足以窺聖人也。其卒不往者，殆公山早敗，或誠意不足耳。

○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。」請問之。曰：「恭，寬，信，敏，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衆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

仁者，從二人，爲人偶，故其道皆與人交涉爲多。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皆與人交之至道也。行之天下，言此可以治天下也。蓋慢人者，人亦慢之，嚴則人怨，欺則人疑，懦爲事賊，無恩則人不懷，皆與人交所忌。故有爲於天下者，未有不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者。

○佛肸召，子欲往。皇本作「胇肸」，《古今人表》作「茀肸」。

佛肸，晉趙氏之中牟宰，以中牟畔趙。

子路曰：「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：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』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，如之何？」

子路守節疾惡，恐佛肸之浼夫子，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。親，猶自也。不入，不入其黨也。

子曰：「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，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。《史記》、《論衡》引無「然」字。《論衡》又無「言」字。皇侃本「不曰堅乎」句上有「曰」字。「緇」，《史記》、《新語》、《論衡》、《文選·座右銘注》皆作「淄」。漢《州輔碑》「摩而不粼」，漢《費鳳碑》作「湼而不滓」，廷尉《仲定碑》、校尉《熊君碑》、《史記·屈賈列傳》、《後漢書·隗囂傳》皆作「泥而不滓」。「磨」、「摩」，「粼」、「磷」，「湼」、「泥」、「涅」，皆古通也。

磷，薄也。涅，礬石，可染皁，楚人謂之涅石。孔氏曰：「至堅者磨之而不薄，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。喻君子雖在濁亂，濁亂不能污。」蓋磨不磷，涅不緇，而後無可無不可。若堅白不足，而欲自

試於磨、涅，其不磷、緇也幾希。「吾豈匏瓜也哉？焉能繫而不食？」匏，瓠也，《詩》：「匏有苦葉。」故可繫於一處而不可食。吾自東西南北，不能如不食之物，繫滯一處也。張敬夫曰：「子路昔者之所聞，君子守身之常法，夫子今日之所言，聖人體道之大權也。然夫子於公山、佛肸之召，皆欲往者，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，無不可爲之事也。其卒不往者，知其人之終不可變，而事之終不可爲耳。一則與物之仁，一則知人之智也。」佛肸、公山之召，孔子皆欲往，救時之急，拯溺之仁，行其心之安，而絕無人間名義之絆繫，非聖人孰能爲此？子路勇於守義，故見南子，赴公山、佛肸之召，皆不悦而力諫。子路之守節，孔子之達權，子路之守身，孔子之行仁，賢聖之大小、廣狹、經權，皆可見矣。然必堅白之至，乃可不畏磷緇。若皎日顯現，黑暗皆明，如蓮華出水，污泥難染，皓皓自由，無所不可。若堅白不足，則不堪磨染，觸輒損污，則宜仍守不善不入之戒，無謬託於聖人也。能爲鳩摩羅什之吞針，則可破戒，不能吞針，則不可破戒。聖道甚大，不設一義，學者宜自量焉。

○子曰：「由也！女聞六言六蔽矣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皇本「由」下無「也」字。

蔽，遮掩也。

「居！吾語女。皇本「居」上有「曰」字。

《禮》，君子問更端，則起而對。故孔子諭子路，使還坐而告之。

「好仁不好學，其蔽也愚；好知不好學，其蔽也蕩；好信不好學，其蔽也賊；好直不好學，其蔽也絞；好勇不好學，其蔽也亂；好剛不好學，其蔽也狂。」

六言皆美德，然不學以明其理，則各有所蔽。愚，若可陷可罔之類。蕩，謂窮高極廣而放佚。賊，謂傷害於物。勇者，剛之發；剛者，勇之體。狂，躁率也。范氏曰：「子路勇於爲善，其失之者，未能好學以明之也，故告之以此。曰勇，曰剛，曰信，曰直，又皆所以救其偏也。」事各有宜，物各有節，若偏過則生害。故有美質者，必當講學窮理，以求時中。若質美而不學，即爲其質所蔽。若有仁質者，博愛必甚，無學以裁之，則可陷可罔，愚而無益。有知質者，則求智必甚，無學以節之，則高遠放蕩，若莊、列與佛及九十六道。有信質者，然諾必重，無學以裁之，則如尾生抱橋待死，徒以自戕。有直質者，不能委曲，無學以量之，則如直躬證父攘羊，至於絞刺。有勇質者，果敢向前，無學以調之，則血氣張僨，必至作亂，若刺客游俠，輕身徇人，冒於文網而犯公議。有剛質者，不屑佞柔，無學以和之，則披猖觸犯，必至狂妄。子路近於仁、信、直、勇、剛，故多舉其質之近者而戒之。此與《書》之《臯陶》九德，《洪範》三德，可參玩。而此則斷之以學，尤爲有所下手。《書》之教胄子曰：「簡而無傲，剛而無虐。」亦歸之於學，庶幾近焉。

○子曰：「小子何莫學夫詩？

小子，弟子也。

「詩，可以興，

感發志意。

「可以觀。

考見得失。

「可以羣，

和而不流。

「可以怨。

怨而不怒。

「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」

人倫之道，詩無不備，二者舉重而言。

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。」

其緒餘，又足以資多識，知物性，考醫藥，備養生。蓋博物之學，孔子所重，學詩之法，此章盡之。讀是經者，所宜盡心也。

○子謂伯魚曰：「女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爲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？」皇本「召」作「邵」。

爲，猶學也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《詩》首篇名，所言皆男女之事最多。蓋人道相處，道至切近莫如男女也。脩身齊家，起化夫婦，終化天下。正牆面而立，言至極，其餘益無可爲也。

○子曰：「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樂云樂云，鍾鼓云乎哉？」唐石經作「鍾」。「鍾」與「鐘」二文古通。

因天秩天叙之宜，而將以恭敬，飾以節文，禮之本也。因人心物理之樂，而致中蹈和，合同尚愛，樂之本也。若玉帛鐘鼓，人皆以爲禮樂者，則禮樂之器數云爾，不足以當禮樂也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引此，曰：「樂以治内而爲同，禮以脩外而爲異。同則和親，異則畏敬。畏敬之意難見，則著之於享獻辭受，登降跪拜。和親之説難形，則發之於詩歌詠言，鐘石筦絃。蓋嘉其敬意，而不及其財賄；美其歡心，而不流其聲音。」

○子曰：「色厲而内荏，譬諸小人，其猶穿窬之盗也與？」《釋文》：「『穿踰』，本又作『窬』。」鄭本作「竇」。《玉篇》引《禮記》及《左傳》並作「圭窬」，則「窬」與「竇」通用。

厲，威嚴也。荏，弱佞也。穿，牙在穴中，通也。窬，門邊小竇。外爲莊嚴之容，而内懷巧佞之心，陽爲君子，而陰實

小人。以高世而媚世，舉動畏卻，有若穿窬之盜。或説：穿，穿壁；窬，踰牆。言其無實盜名，而常畏人知也。記君子不以色親人，情疏而貌親，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。

○子曰：「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」

原與愿同，善也。孟子曰：「閹然媚於世者，是鄉愿也。」萬章曰：「一鄉皆稱愿人焉。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」孟子曰：「非之，無非；刺之，無刺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污世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衆皆悦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」夫忠信，廉潔，無可非刺，豈非孔子所宜深美者哉？乃以爲德賊，蓋其氣象託於老成，行誼託於謹厚，寡過獨善，安分守己，緘默委靡，隨波逐流，以志士爲妄人矯激。其持論不白不黑，務爲模稜；其於世不痛不癢，務在自全。胡廣中庸，馮道長樂，既竊美譽，以亡人國，故深惡之，爲德賊也。

○子曰：「道聽而塗説，德之棄也。」

多識言行皆以畜德，故貴默而識之。若東塗西抹，但以譁衆，則雖有所聞，亦非己有。在才爲棄才，在德爲棄德矣。

○子曰：「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？《釋文》：「或作『無哉』。」《後漢書・李法傳》引「也與」作「乎」。

鄙夫，庸惡陋劣之稱。

「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

何晏曰：「患得之，謂患不能得之。」

「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」

小則吮癰舐痔，大則弑父與君，皆生於患失而已。《鹽鐵論》曰：「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，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。」聽從者，無所匡正，但知保其禄位，故必至邪媚諂佞，無所不爲也。甚至才達之士，明知亡國之舉動，亦貪一時之

利而媚逢獻策焉，故孔子疾之。靳裁之曰：「士之品，大槩有三：志於道德者，功名不足以累其心；志於功名者，富貴不足以累其心；志於富貴者，無所不至矣。」志於富貴，即孔子所謂鄙夫也。

○子曰：「古者民有三疾，今也或是之亡也。

朱子曰：「氣失其平則爲疾，故氣稟之偏者，亦謂之疾。昔所謂疾，今亦亡之，傷俗之益衰也。」

「古之狂也肆，今之狂也蕩；古之矜也貶，今之矜也忿戾；古之愚也直，今之愚也詐而已矣。」「廉」，魯讀作「貶」。

狂者，高志大言，而行不掩。肆，謂極意敢言，不拘小節，蕩則踰大閑矣。矜即狷也，不屑不潔者。貶與砭通。貶砭與廉通，謂稜角峭厲。忿戾則悖怒咈爭矣。愚謂闇癡不明，直謂質實无妄，詐則詭譎誕妄矣。此歎風俗之衰。文敝之餘，則人多矯詐。

○子曰：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」重出。古本、足利本無此章，唐石經先無而後添注。

○子曰：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皇本「者」作「也」。

朱，赤心木。凡染絳，一入謂之縓，再入謂之赬，三入謂之纁，四入謂之朱，正色也。以黑加赤爲紫，春秋時好服之。

朱，正色；紫，間色。包咸曰：「鄭聲，淫聲之哀者，惡其亂雅樂。」魏文侯所謂，聽古樂則惟恐臥，聽鄭聲則惟恐倦。其易感人如此，故惡其奪正也。利口辨才之人，能變易玄黃，顛倒是非。所謂析言破律，亂名改作，言僞而辨，記醜而博，順非而澤，爲其足以疑衆惑民，而瀆亂至道。上若何晏、王弼，下若江

充、息夫躬之流，豈非傾邦家者耶？ 此皆惡似是而非者。

○子曰：「予欲無言。」

聲色之化民，末也。 精神之運，明德之照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 故尸居而龍見，淵默而雷聲，未嘗言也，無不言也。 神聖雖徧發萬理，徧陳萬行，而必歸之於無聲無臭，乃爲至德。 蓋有言即有迹，人不解其所以言之，故反將滯於其迹而誤泥矣。 故言者，化物之不得已也，若大教之本，則在無言。

子贛曰：「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」

子贛以垂教必須言語，故疑而問之。

子曰：「天何言哉？ 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「天」，魯讀「天」爲「夫」，或寫誤。

有變通輪迴之妙體，有發育萬物之精神，絶無語言，自然行生，此天之造化也。 神聖則亦有變通輪迴之妙體，亦有發育萬物之精神，不待語言，但見化生，此神聖之造化也。 孔子肖之。 蓋六經論記雖多言，大同小康雖有多法，而皆化民之末，聖人仍是無言而已。

○孺悲欲見孔子，孔子辭以疾。 將命者出户，取瑟而歌，使之聞之。

孺悲，魯人，嘗學喪禮於孔子。 當是時，必有以得罪者，故辭以疾，而又使知其非疾，以警教之。 此孟子所謂「不屑之教誨，所以深教之也」。 或未受學之先，別有故乎？

○宰我問：「三年之喪，期已久矣。《史記·弟子傳》引作「不已久乎」。

期，周年也。

「君子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壞； 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崩。

恐居喪不習，而崩壞也。

「舊穀既没，新穀既升，鑽燧改火，期可已

矣。」

没，盡也。升，登也。燧，取火之木也。改火，古者春取榆柳之火，夏取棗杏之火，季夏取桑柘之火，秋取柞楢之火，冬取槐檀之火，亦一年而周也。已，止也。言期年，則運一周時物皆變，喪至此可止也。

子曰：「食夫稻，衣夫錦，於女安乎？」曰：「安。」「女安，則爲之！夫君子之居喪，食旨不甘，聞樂不樂，居處不安，故不爲也。今女安，則爲之！」皇本「稻」下、「錦」下有「也」字。「曰安」下有「曰」字。

北方難得稻，故貴之。錦，采衣也。旨，美也。言三年之喪，非强爲之，本於人心之不安。若汝安，則汝爲之，反辭以動其不忍之心也。

宰我出。子曰：「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通喪也，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？」漢石經無「乎」字，或缺。

古者，喪期無數記，至親以期斷，則周時或期也。今歐、美、日本父母皆期喪。三年之喪，蓋孔子改制所加隆也。故宰我以爲舊制期已可矣，不必加隆，乃與孔子商略之詞，孔子乃發明必須三年之意。人義莫尚於報，天生魂而不能成之，父傳種，母懷妊，未極其勞，惟既生之後，撫育顧復，備極劬勞，必歷三年，而後子能言能行，少能自立，而後免於父母之懷。此三年中，子不能自爲人，飲食衣服，卧起便溺，皆父母代之，然後成立，得享人身之樂。雖其後，愛育腹我之恩，昊天罔極，終身無以報之。然送死有已，復生有節，惟初生三年之恩，非父母不得成人，則必當如其期以報之也。且喪之爲義，自盡其哀思耳，非有

所報也。今是大鳥獸之失羣匹，猶必躑躅鳴號，越月踰旬而後能已，況於人性之靈，而父母之恩哉？故其哀思之切，發於不忍之良，而於境物之美，自有不安之意。故夫飲食音樂，衣服宮室之美，皆平日所安者，至是於心不安，三年中皆變而不爲焉，蓋本人情以制禮，非勉强爲之也。羣經皆言三年喪制，而未發其理，此爲三年喪所以然之理論，其義至明。自此，孔門推行三年喪制於天下，至晉武帝乃爲定制。後儒不知孔子改制，以爲三年之喪承自上古，定自周世。則何以滕文公欲爲三年喪，而父兄百官皆不欲，以爲滕魯先君莫行之？是自伯禽至於魯悼公、叔繡至於滕定公，皆未嘗行也。今人假極不肖，心無哀思，而以國家法律所在，亦必强服三年之喪制，而不敢非難。安有以一王大典定律，而舉世千年，諸侯大夫無一服者，且以爲非？即宰我之賢，亦以爲疑而宜減者，蓋古無定制，故孔子加爲三年喪，墨子得減爲三月喪也。墨子亦曰稱堯舜禹湯文武者，若三年喪爲先王之制，墨子必不敢攻。今《墨子·非儒篇》：「其禮曰，喪父母三年期，妻後子三年。若以尊卑爲歲月數，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。逆孰大焉。」《節葬篇》曰：「使面目陷陬，顏色黧黑，耳目不聰明，手足不勁强。敗男女之交，則不可爲衆，失衣食之財，則不可爲富，君子無以聽治，小人無以從事。」《公孟篇》曰：「公孟子謂子墨子曰：『子以三年之喪爲非，子之三月之喪亦非也。』子墨子曰：『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月之喪，是猶裸謂撅者不恭也。』」言皆非先王之制，不能相非。則三年之喪，爲孔子改

制至明。三年者，實二年。《記・三年問》曰：「三年之喪，二十五月而畢。」又曰：「焉使倍之，❶故再期也。」蓋再期二十四月而大祥，祥而鼓素琴，喪已解矣。中月而禫，於是月之中行禫祭而服畢。鄭玄説，以中月爲中隔一月，故爲二十七月，今用之則誤也。唐王玄感誤解以爲三十六月，益大謬也。三年之喪，專爲父母者，其及他者，則從服也。漢時未定三年喪制，故人各自由。翟方進則爲三十六日服，王修則爲六年服，趙宣則爲二十餘年服，皆過於厚薄者也。至晉武帝定制後，乃至今二千年爲通制。

○子曰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難矣哉！不有博弈者乎？爲之，猶賢乎已。」

《荀子・大略篇》：「六貳之博」，楊倞注：「六貳之博，即六博也。」王逸注《楚辭》云：「投六箸，行六棋，故曰六博。」今之博局，亦二六相對也。《西京雜記》：「許博昌善陸博。法用六箸，以竹爲之，長六分，或用三箸。」《列子・説符》釋文引《六博經》云：「博，二人相對坐向局。局分爲十二道，兩頭當中，名爲水。用棋十二枚，法六白六黑，又用魚二枚，置於水中。其擲采以瓊爲之，二名牽魚，每一牽魚獲二籌，翻一魚獲三籌。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，名曰被翻雙魚。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。」弈者，《説文》云：「弈，圍棋也。」《文選・博弈論》注引邯鄲淳《藝經》曰：「棋局縱横各十七道，合二百八十九道，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。」焦氏循《孟子正義》：「博，蓋即今之雙陸；弈，爲圍

❶「焉」字，原誤作「正輿」二字。

棊。以其局同用板平承於下，則皆謂之枰；以其同行於枰，皆謂之棊。上高而鋭，如箭，亦如箸。今雙陸，其俗謂之鎚，尚可考見其狀，故有箭箸之名。今雙陸，枰上亦有水門，其法古今有不同。如弈，古用二百八十九道，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，亦其例也。蓋弈但行棊，博以擲采而後行棊。後人不行棊而專擲采，遂稱擲采爲博，博與弈益遠矣。」《説文》：「博，局戲也。」用已盛行久矣。已，止也。心之精神謂之聖，用之事事物物，皆能緣入，用之道德，則行日起而有功；用之學問，則聞見博而知益明；用之技藝，則可以養生而進道；用之物理，則窮化而知新。此天特與人者，愈用而愈明，愈用而愈鋭，有欲罷不能者。若不用，則如涸泉枯井，如茅塞之，或且逸欲橫生矣。雖用之博弈，廢日玩時，而智慧日生，尚勝於絶不用心者。聖人非教人博弈，乃極言不用心者之日入愚癡，爲大不可耳。

○子路曰：「君子尚勇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義以爲上，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。」《史記・弟子傳》引無「君子」字。《漢書・地理志》引「無義」爲「亡義」，「爲」上有「則」字。

尚，上之也。君子爲亂，小人爲盜，皆以位而言者也。義以爲尚，則爲大勇也，所謂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，配義與道也。《禮・聘義》云：「有行之謂有義，有義之謂勇敢。」故所貴於勇敢者，貴其能以立義也；所貴於立義者，貴其有行也；所貴於有行者，貴其行禮也。故所貴於勇敢者，貴其敢行禮義也。故勇敢强有力者，天下無事，則用之於禮義；天下有事，則用之於戰勝。用之於戰勝則無敵，用之於禮義則順治。外

無敵，內順治，此之謂盛德。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。勇敢强有力，而不用於禮義戰勝，而用之於爭鬬，則謂之亂人。刑罰行於國，所誅者亂人也。」又《荀子・榮辱篇》：「爲事利，爭貨財，無辭讓，果敢而振，猛貪而戾，恈恈然惟利之見，是賈盜之勇。」二文並可證此章之義。《史記》：「子路好勇力，志伉直，冠雄雞，佩猳豚，陵暴孔子。孔子設禮稍誘子路，子路後儒服委贄，因門人請爲弟子。」而問勇，夫子荅之如此，所以深折其舊日自矜之質，而進以大道之義也。可窺聖人陶鑄之法。

○子贛曰：「君子有惡乎？」皇本「子貢」下有「問」字。今本「君子」下有「亦」字，漢石經無，今從石經。

聖人博愛，故子贛疑而問有惡否。

子曰：「有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」今本作「有惡」，漢石經無「惡」字。又今本作「居下流」，漢石經與《鹽鐵論》、《漢書・朱雲傳》無之，今皆從漢石經。《白六帖》與《四輩經》、《比丘尼經音義》引亦無「流」字。「窒」，魯《論》作「室」，韓勑《修孔廟後碑》亦以「窒」爲「室」。

室與窒通。《漢書・功臣表》有清簡侯窒中同，《史記》作「室」。訕，謗毀也。皇侃曰：「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。」《少儀》：「爲人臣下者，有諫而無訕。」窒，犯戾也。稱人惡，則谿刻無仁厚之意；下訕上，則悖逆無忠敬之心；勇無禮，則犯上作亂；果敢而室，則膽大妄爲。是四者，無忠敬之心，皆孔子之所惡也。勇無禮，則爲亂，果而室，則妄作，故夫子惡之。

曰：「賜也亦有惡乎？」「惡徼以爲知者，惡不孫以爲勇者，惡訐以爲直者。」皇本「乎」作「也」。「徼」，鄭本作「絞」，《中論》：「絞急以爲智」，用此。

「惡徼」以下，子贛之言也。徼，抄也，謂

抄人之見，以爲己有。訐，謂攻發人之陰私。蓋知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爲智。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凌焉，是爲勇。直道而行，乃爲直。三者，皆非真知勇直，故子贛惡之。聖賢之所惡若此，學者亦可自省爲聖賢所惡否也？凡聖賢之所惡，皆所謂惡不仁者也。

○子曰：「唯竪子與小人爲難養也，近之則不孫，遠之則怨。」「女子」，本又作「竪子」，今從之。皇本「怨」上有「有」字。《後漢書・爰延傳》引「唯」作「惟」，下無「也」字，「孫」作「遜」。《魏志》黄初三年令亦作「遜」。

竪子，謂僕隷之類； 小人，謂人之無學術行義者，兼才臣昵友而言。竪子、小人多有才而令人親愛者，然遠近皆難，故不易養，惟當謹之於始，善擇其人。先勿太寵之而假其權，後勿過絶之而薄其恩。若始誤近之過甚，則後難處之矣。

○子曰：「年卌而見惡焉，其終也已。」漢石經作「年卌見惡焉」，今本作「四十」，意同，不如從漢石經。《説文》無「卌」字，足証爲今文。漢《孔和碑》：「選年卌以上。」《雍勸闕碑》云：「年卌五」。《釋文》引鄭《注》《孝經》云：「卌强而仕。」

卌，四十也。成德之時，見惡於人，則止於此。四十無聞，則不足畏。此則見惡，不止無聞。《曾子・立事篇》：「三十、四十之間而無藝，即無藝矣； 五十而不以善聞，則無聞矣。」蓋四十成德之時，而無德可稱，且爲所惡，則氣質不改，止於其地也。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。孔子極重少年，而極怪垂暮無成者。年已過則不可得，日月逝於上，體貌衰於下，此志士之大痛也，可不勉哉！

論語注卷之十七終

論語注卷之十八

南海康有爲學

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。凡十一章《集解》作十四章，疑「四」爲「一」之誤。

○微子去之，箕子爲之奴，比干諫而死。

微、箕，二國名，子，爵也。微子名啓，箕子名胥餘，與比干皆紂諸父。《史記》、《呂氏春秋》以微子爲紂兄。微子見紂無道，去之，以存宗祀。箕子、比干皆諫，紂殺比干，囚箕子以爲奴，箕子因佯狂而受辱。

孔子曰：「殷有三仁焉。」

夏侯元曰：「微子，仕之窮也；箕子、比干，忠之窮也。」故或盡材而止，或盡心而留，皆其極也。三人之行不同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，以撥亂救民，得其本心，故孔子同許其仁。在後世視之，則微子奔周爲客，箕子陳疇武王，皆不忠矣，而孔子以與比干同稱，未嘗責微、箕之死節。蓋孔子立君臣，不過同以治民。若君爲社稷死則死之，爲民亡則亡之，若君無道而死亡，則非其私暱，誰敢任之？宋賢不明此義，若一君之亡，當胥天下之民而爲之死者，則無義甚矣。非孔子道也。

○柳下惠爲士師，三黜。人曰：「子未可以去乎？」曰：「直道而事人，焉往而不三黜？枉道而事人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」

《荀子》：「展禽三絀」，「絀」即「黜」字。「子未可以去乎」，《新序·雜事篇》、《後漢書·崔駰傳注》引作「可以去矣」。「邦」，漢石經作「國」，《風俗通》同，或避漢諱耶？

士師，理官。黜，退也。柳下惠三黜不

去，而油油與故國偕，蓋其深悉時風，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，可謂和矣。然其不能枉道之意，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，是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。直道則必黜，枉道不可行，悠悠千古，竟不出是。但君子終不肯枉道求容耳。

○齊景公待孔子曰：「若季氏，則吾不能；以季、孟之間待之。」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孔子行。「待」，《史記》作「止」。

魯三卿，季氏最貴，孟氏爲下卿。孔子在齊，景公問政，孔子曰：「政在節財。」景公説，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。晏嬰進曰：「夫儒者，滑稽而不可軌法。倨傲自順，不可以爲下。崇喪遂哀，破産厚葬，不可以爲俗。游説乞貸，不可以爲國。自大賢之息，周室既衰，禮樂缺有間，今孔子盛容飾繁，登降之禮，趨翔之節，累世不能殫其學，窮年不能究其禮，若欲用之以移齊俗，非所以先細民也。」後景公敬見孔子，不問其禮。異日，景公止孔子曰：「奉子以季氏，吾不能，以季、孟之間待之。」齊大夫欲害孔子，孔子聞之。景公曰：「吾老矣，不能用也。」孔子遂行，反乎魯。時景公年已六十，故云老。孔子蓋一厄於晏嬰之異道，再厄於諸大夫之妒讒。景公未嘗不知慕聖，虛己大用，而卒不能。蓋古聖賢之被用，多厄於左右親貴之間慝，人主非有獨斷之聰，排讒之勇，罕有能終者。故先主之於諸葛，苻堅之於王猛，德威廉之於俾思麥，所以獨有千古也。

○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「歸」，鄭作「饋」，《漢書・禮樂志》、《文選・鄒陽上書注》並引作「饋」，當是用鄭注。「歸」、「饋」通。《後漢書・蔡邕傳》：「齊人歸魯，孔子斯征」，則「歸」是今文，「饋」是古文。

季桓子，魯大夫，名斯。《史記》：「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三月。粥羔豚者弗飾賈，男女行者別於塗，塗不拾遺；四方之客至乎邑者，不求有司，皆予之以歸。齊人聞而懼，曰：『孔子爲政必霸，霸則吾地近焉，我之爲先并矣。盍致地焉？』犂鉏曰：『請先嘗沮之。沮之而不可則致地，庸遲乎？』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，皆衣文衣而舞《康樂》，文馬三十駟，遺魯君。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。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，將受，乃語魯君爲周道游，往觀終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『夫子可以行矣。』孔子曰：『魯今且郊，如致膰乎大夫，則吾猶可以止。』桓子卒受齊女樂，三日不聽政。郊，又不致膰俎於大夫。孔子遂行，宿乎屯。而師己送，曰：『夫子則非罪。』孔子曰：『吾歌可夫？』歌曰：『彼婦之口，可以出走；彼婦之謁，可以死敗。蓋優哉游哉，維以卒歲！』師己反，以實告，桓子喟然歎曰：『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。』孔子遂適衛。」此記强鄰間賢，而魯君相好色不好德，致大聖辭官。蓋君相有倦心，則色斯舉矣。此見孔子見幾之速，辭官之勇。而去官即去國，免於羈留。古政綱之寬如此，而士人之去就如彼。

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「鳳兮鳳兮！何而德之衰也？往者不可諫也，來者猶可追也。期斯已矣，今之從政者殆。」

《集解》作「已而已而，今之從政者殆而」，不知爲古文歟，爲齊《論》歟？魯《論》作「期斯已矣，今之從政者殆」，今從魯《論》。漢石經作「何而德之衰也」，與《莊子》合，唐石經及皇本作「何德之衰也」。又：「諫」、「追」下，漢石經及皇本、高麗本皆有「也」字，今本無之。

《莊子·逍遥游篇》稱接輿，《應帝王》稱

肩吾見狂接輿。《荀子・堯問》、《史記》皆稱接輿。《秦策》稱接輿漆身而爲厲，被髮而陽狂。《楚辭》稱接輿髡首。《韓詩外傳》稱楚狂接輿躬耕。《高士傳》以爲陸通，似謬。惟接輿是隱士姓名。孔子將適楚，楚之狂士接輿歌而過前。蓋隱士宗旨不同，欲以感切孔子者也。鳳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，接輿以比孔子，而譏其不能隱，爲德衰也。來者可追，言及今尚可隱去。期，時也。殆，危也。言出處之道，惟其時而已。今之從政者殆，言亂世危邦之貴要有禍患也。《憲問篇》曰：「斯已而已矣」，《陽貨篇》曰：「期可已矣」，下章曰：「其斯而已矣」，語勢相類。《莊子・人間世》載接輿詞曰：「已乎已乎，臨人以德；殆乎殆乎，畫地而趨。」蓋古人引文多以意，古文之「已而已而」，即從此出。

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「辟」，皇本作「避」，「不得與之言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孔子下車，蓋知爲異人，欲告之以救世之義，楚狂自有旨趣，故不欲聞而辟之，此亦大隱之至。特發歌以致諷，不可謂不勤拳；急趨辟而不言，不可謂不淡泊。隱士之高遠奇僻，及聖人之優容接引，皆可見焉。

○長沮、桀溺耦而耕，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

《史記・世家》叙此於去葉反蔡之時，爲哀六年，孔子年六十四也。鄭氏玄曰：「長沮、桀溺，隱者也。耜，廣五寸，二耜爲耦。」蓋播種於畝中。津，濟渡處。長，身高者；桀，身短者；沮、溺，亦記者名其隱淪之意。凡楚狂、丈人、荷蕢、晨門，及沮、溺，皆大隱無名，此略以其身體行義記之。

長沮曰：「夫執車者爲誰子？」子路曰：「爲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曰：「是」。「是知津矣。」「輿」，漢石經作「車」，「誰」下有「子」字，「是」下無「也」字「曰」字，與今本殊，今從之。皇本「誰」下有「子」字，「曰是」上有「對」字。

執車，執轡在車也。蓋本子路御而執轡，今下問津，故夫子代之也。知津，譏孔子數周流，自知津處。

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」。曰：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」櫌不輟。《釋文》：「『孔子之徒』，一本作『子』，是。今作『孔丘之徒與』。」《世家》作「子孔丘之徒與」，又「滔滔」，《釋文》引鄭本作「悠悠」，《世家》正作「悠悠」。漢班固《幽通賦》：「溺招路以從己兮，安慆慆而不萉。」「滔滔」是魯《論》。漢石經作「避世」，今依之。漢石經作「櫌不輟」，今本作「櫌而不輟」，當是齊古《論》，今從石經。

時孔子周流，名聞天下，故隱士亦知之。滔滔，流而不反之意。以，猶與也。言天下皆亂，將誰與變易之。而，汝也。辟人，謂孔子。辟世，桀溺自謂。櫌，覆種也。輟，止也。亦不告以津處。以孔子所如不合，故曰辟人。沮、溺與楚狂見孔子亦不顧，若不生於人間世者，故曰辟世。

子路以告。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羣，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今本「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」。漢石經無「行」字、「夫」字，《史記・世家》亦無「行」字，今從漢石經。皇本「羣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憮然，猶悵然，惜其不諭己救世之意也。既生人身，則與人爲羣，當安而懷之。坐視其饑溺，則心有不忍，必當撥易其亂世，進置之大同，退亦欲置之小康。天生我德，即當以斯人爲責任，一夫不獲，若己納隍，若世已太平，斯人盡安盡樂，則無所事聖人，聖人亦從衆而嬉耳。

蓋聖人之來斯世，明知亂世昏濁而來救之，非以其福樂而來享之也。故治世去之，亂世就之，特入地獄而救衆生，斯所以爲大聖大仁歟！惻隱之心，悲憫之懷，周流之苦，不厭不捨，至今如見之也。

○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蓧。子路問曰：「子見夫子乎？」丈人曰：「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」置其杖而耘。《釋文》：「『蓧』，本又作『條』，又作『莜』。」皇本作「篠」。今本「植其杖而芸」，「植」，漢石經作「置」，「芸」作「耘」。《説文》：「植或作櫃」，則古通也。「耘」、「芸」、「䅪」俱通，當是隸省。

包咸曰：「丈人，老人也。蓧，竹器。」四體，四肢，股肱也。五穀不分，猶言不辨菽麥爾，責其不事農業，而從師遠游也。置，措之地也。耘，除草也。《食貨志》：「苗生三葉以上，稍耨壠草，因隤其土，以附苗根。比成壠盡而根深。」故耘不獨除草，且可茂苗也。

子路拱而立。

賈子《新書・容經》：「固頤正視，平肩正背，臂如抱鼓，足間二寸，端面攝纓，端股整足，體不摇肘曰經立；因以微磬曰共立。」《玉藻》：「臣侍於君垂拱。」子路拱立，蓋知其隱者，加敬之也。

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

黍，禾之黏者。

明日，子路行以告。子曰：「隱者也。」使子路反見之。至，則行矣。

孔子使子路反見之，蓋欲告之以行道救世之義。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，故先去之，以滅其跡。亦楚狂之意也。

子路曰：「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禮，如之何其廢之也？欲絜其身，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」今本作「君臣之義」，「廢

之」下無「也」字，今從漢石經。

子路或留告其子也。包曰：「倫，道理也。」君臣之義，皆在救民，但有尊卑耳，雖有污君，吾亦盡其救民之心。蓋人分氣於天，凡人類皆同胞，義當救之。君子之栖栖周流，皇皇從仕，以行其救民之義，發其不忍之心也。如親戚有疾，雖知不愈，仍必奔走求藥以救之。道之不行，久已知之，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也。蓋當時齊景、衛靈之昏，陳、蔡之弱，權臣世家之妒，中知以下知必不見用，豈孔子之聖而不知之哉？然仍數十年周流栖栖，不厭不倦。甚矣！孔子之仁也。孔子豈不知潔身遠避之爲樂哉？而不忍之心既不能恝，救民之天職又不敢廢也。此數章皆見孔子周流之苦，救民之切。明知亂世而特來，明知不行而不舍，累遭譏諷而接引不倦。與欲就佛肸、公山數章合讀，孔子之爲至仁，萬世下猶當感動也。

○逸民：伯夷、叔齊、虞仲、夷佚、朱張、柳下惠、少連。「夷逸」，漢石經作「夷佚」，今從之。

逸者，節行超逸也；民者，無位之稱；逸民，有德而隱處者。虞仲，即仲雍，與泰伯同竄荆蠻者，雖後爲君，而隱之時亦民也。《尸子》：「夷逸，夷詭諸之裔。或勸其仕，曰：『吾譬則牛，甯服軛以耕於野，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。』」《禮·雜記》：「孔子曰：少連、大連善居喪，三日不怠，三月不解。期悲哀，三年憂，東夷之子也。」朱張則傳記皆佚。王弼注謂：「朱張，字仲弓，荀卿以比孔子。」然朱張在孔子前，仲弓在孔子後，恐非仲弓，不足信據。包咸曰：「此七人，皆逸民之賢者。」

子曰：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齊

與！」

天子不得臣，諸侯不得官，直己行道，不事亂人，故曰不降志辱身。

謂：「柳下惠、少連，降志辱身矣，言中倫，行中慮，其斯以乎。」今本「其斯而已矣」，漢石經作「其斯以乎」，今從之。

柳下惠、少連食祿亂朝，道不能行，故爲降志辱身。倫，理也。慮，意料也。謂言論合理，謀慮必得也。

謂：「虞仲、夷佚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發中權。《世家》引「身」作「行」。今本作「廢中權」。《釋文》：「『廢』，馬云『棄也』，鄭作『發』。」馬融只傳古文。臧庸《拜經日記》謂：「魯《論》作『發』，馬誤。」按，鄭並傳齊魯《論》，則「廢」是古文，「發」是齊魯，故《後漢書·隗囂傳》：「方望曰：『動有功，發中權。』」蓋魯《論》，故今從鄭。

仲雍居吴，斷髮文身，裸以爲飾。皇《疏》引江熙曰：「超然出於埃塵之表，身中清也；晦明以遠害，發動中權也。」此作發之正義。放言，如莊生曳尾，寓言之比也。法之盧騷亦其類也。仲、佚之放言，必有奇瑋絶特之論，故孔子稱之，惜後世不傳。

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

鄭曰：「不爲夷、齊之清，不爲惠、連之屈。」《法言》謂：「李仲元不夷不惠，可否之間。」孟子曰：「孔子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」，所謂無可無不可。七子皆周時創教之人，故各立特行，造作論説，有名於時。孔子雖尊稱之，而無一從之。蓋孔子兼備萬法，其運無乎不在，與時變通而得其中。聲色之以化民，皆末；無聲無臭，乃爲天載。如五色之珠，説青道黄，人各有見，而皆不得其真相者也。所謂聖而不可測之謂神，孔子哉！

○大師摯適齊，

大師，殷紂時樂官之長，摯，其名也。

亞飯干適楚，三飯繚適蔡，四飯缺適秦，

包曰：「三飯、四飯，樂章名，各異師，繚、缺皆名也。」

鼓方叔入于河，「于」，今本作「於」，皇本作「于」。

包曰：「鼓，擊鼓者。方叔，名。入，謂居其河内。」

播鼗武入于漢，

播，揺也。鼗，小鼓。兩旁有耳，持其柄而揺之，則旁耳還自擊。武，名也。漢，漢中。

少師陽、擊磬襄入于海。「于」，今本作「於」，漢石經作「于」。以上皇本及唐石經考之，則「于河」、「于漢」亦應作「于」。

少師，樂官之佐。陽、襄，二人名。海，海島也。董仲舒《對策》曰：「至于殷紂，逆天暴物，殺戮賢知，殘賊百姓。伯夷、太公皆當世賢者，隱處而不爲臣；守職之人，皆奔走逃亡，入于河海。」《漢書・古今人表》列大師摯於殷末周前，《禮樂志》稱：「殷紂斷棄先祖之樂，乃作淫聲，用變亂正聲，以悦婦人。樂官師瞽，抱其器而奔散，或適諸侯，或入河海。」皆以爲紂時。《史記・周本紀》：「太師疵，少師彊，抱其樂器而奔周。」疵、彊即摯、陽音轉。孔《傳》因魯有師摯，以爲魯哀公時，鄭以爲周平王時，益誤矣。此數章皆雜記殷周時事，足勸戒者。

○周公謂魯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親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。故舊無大故，則不棄也。無求備於人。」《釋文》：「『不弛』，本今作『施』。」漢石經作「施」。「施」、「弛」二字古通。《周官・遂人注》：「施讀爲弛」，可證。《魏志・杜恕傳》引「不」作「無」，「乎」作「呼」。《牧敦銘》：「王乎，内史乎」，即「呼」也。《漢・宣六王傳》「棄」上有「可」字，「無」作「毋」，唐石經及今本「棄」上無「可」字，今從之。

魯公，周公子伯禽也。《坊記》鄭注：

「弛，棄忘也。」以，用也。備，盡也。大臣非其人則去之，在其位則不可不用。大故，謂惡逆。君子雖遷於高位，不可以忘其朋友。士有百行，功過相除，不可求備。四者，皆忠厚之事，魯以仁厚開基，故傳其遺訓也。

○周有八士：伯達、伯适、仲突、仲忽、叔夜、叔夏、季隨、季騧。

包咸曰：「周時，四乳生八子，皆爲顯仕，故記之爾。」蓋記周之盛世，人種之良善，而多以爲太平祥也。八士皆依韻命名，鄭玄以爲成王時人，劉向、馬融以爲宣王時人，非也。《春秋繁露·郊語篇》引「惟此文王」《傳》曰：❶「周國子多賢，蕃殖至于駢孕男者四，四產而得八男，皆君子俊雄也，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。」《古今人表》列八士於成叔、霍叔前，皆以爲文王時人。《逸周書·和寤篇》：「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。」❷十亂之南宮适即伯适。《逸周書·克殷篇》：「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，巨橋之粟。令南宮、伯達、史佚遷九鼎三巫。」皆尹氏之別以宮名者。❸《薛氏鐘鼎款識》載《叔夜鼎銘》云：「叔夜鑄其鐎鼎，以征以行，用鬻用鬻，用蘄眉壽無疆。」

論語注卷之十八終

❶「郊語」，實爲「郊祭」，「語」字誤。

❷「勵」，《逸周書》實作「厲」。

❸「宮」，疑爲「官」字之誤。

論語注卷之十九

南海康有爲學

子張第十九

此篇皆記弟子之言，而子夏爲多，子貢次之。蓋孔門自顏子以下，穎悟莫若子貢，自曾子以下，篤實無若子夏，故特記之詳焉。　凡二十五章

○子張曰：「士見危致命者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

見危致命者，臨難無苟免；見得思義者，臨財無苟得，二者見其義。祭思敬，則不忘遠；喪思哀，則能恤死，二者見其仁。仁且義，可以爲士。蓋命者，人所難捨；財者，人所共貪；遠者，人所易忘；死者，人所易背。所貴乎士，爲其節行，死猶不惜，財猶不貪，則其尋常之小節愈可信；遠猶不忘，死猶能恤，則其生而近者之不遺益可見。致命不言思者，死生之際，惟義是蹈，多思反游移生惑，故獨不言思也。

○子張曰：「執德不弘，信道不篤，焉能爲有？焉能爲亡？」

執德不弘，則狹小拘泥，而不能變通盡利，因應隨時；信道不篤，則游移遷變，而無定力負荷，守死力爭。凡一世中所關係之人，一教中所擔荷之士，皆賴弘德以應變，篤信以護持。苟其不然，則其人無足重輕，有亦不見多，無之亦不見少也。如孟、荀、董子者，可謂執德弘，信道篤，故關於儒教甚重。子張此言，真爲治世傳教之要。無志者不足論，若以道自命之人，深宜自察也。荀子、韓非皆有子張氏之儒，《大戴記·衛

將軍文子篇》孔子稱子張與顏子，並合《論語》所記。觀之問仁，問明，問行，問遠，問十世，尊賢容衆，嘉善矜不能，真所謂德弘信篤者，迥非曾子、子夏所能及。後人誤尊曾子，遂抑子張，是目迷白黑，顛倒高下，此孔道所以不明也。

〇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「子夏云何？」對曰：「子夏曰：『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距之。』」子張曰：「異乎吾所聞：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距我，如之何其距人也？」《釋文》：「『距』，本作『拒』。」漢石經作「距」，今從之。邢《疏》、《集注》本皆作「拒」。漢石經「可者」下「者距」上，凡闕四字，疑漢本無其字。

朱子曰：「子夏之言迫狹，子張譏之是也。」蓋子夏固守約者，以之爲門人小子，慎其初交，無比匪人，無親損友，亦未嘗不宜也。子張之説乃深得聖道，宏獎風流，賢則尊之，善則嘉之，又推施仁恕，衆則容之，不能則矜之，有萬物一體之量，有因物付物之懷。竊窺孔子之待人，正爾如此，則子張之所得可知也。朱子以爲過高，妄議子張，則是妄議孔子也。蓋朱子亦守約之人，於此未有得者。舜於四罪流放，孔子稱爲君哉；堯則並容共、驩，孔子稱其天大。太邱道廣，固勝於李膺門高。且百姓有過，皆在於己，方當自責，復何不容？雖位各有當，時各有宜，而同類不收，自隘其道，豈斯人吾與之意乎？

〇子夏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；致遠恐泥，是以君子不爲也。」「不」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引作「弗」。

鄭曰：「小道，如今諸子書也。」泥，滯陷不通也。皆有所明，而不能相通，非無可觀，致遠則泥矣，故君子不爲也。

百家衆技，凡有立於世者，其中各有精妙，有可觀覽，凡人自可學之以致用。但若欲經世立教，致之遠大，則如耳目鼻口，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，不如孔子之大道。故君子擇焉，志乎大道，則不暇爲小道也。此子夏專爲學孔子大道發之，乃爲傳教之高言。而天下之人甚多，安得盡爲傳教者？但各執一技，求精致用。近世若哥白尼之天文學，斯密亞丹之資生學，奈端之重學，富蘭克令之電學，華忒之機器，皆轉移世宙，利物前民，致遠甚矣。言各有爲，學者勿泥於言，而不通其意也。

○子夏曰：「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，可謂好學也已矣。」「亡」讀作「無」，古通。

學在温故知新，不知新則守舊而不進，不温故則有得而亦忘，二者合爲之，則日就月將，緝熙光明矣。此指進德修業之功，分課日月，至爲明切，後世亦不能更出新義，學者終其身以爲課程可也。

○子夏曰：「博學而篤志，切問而近思，仁在其中矣。」《後漢書·章帝紀》正經義誤引作孔子語。

孔門教人，以求仁爲事。但空言博愛無私，從何下手？故必自道問學，尊德性先之。此皆學問思辨之事，未及乎力行而爲仁。然存養既熟，不求仁而仁在其中矣。蓋仁者人也，爲仁由己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故道雖極乎高遠，而行先於切近。有篤志者，精神凝結，其問思自不汎濫。然人言動之習慣，雖極尋常，而其精理，則息息皆與玄天相通，與萬物相關。既相關通矣，則思問之亦爲切近，雖屈原問天，王陽明思竹，亦未爲過也。

○子夏曰：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，君子學以致其道。」

致，極也。肆，謂工人造作之處。學，謂

學校。凡藝業，必合羣講習而後精，蓋相觀而善之謂摩，耳濡目染，故不肅而成，不勞而能。《管子》所謂：「羣萃州處，工與工處，商與商處，農與農處，士與士處，四民不雜，而後業成。」工必居肆乃成事，君子亦必居學校乃致道也。苟閉門獨學，則無講習漸摩之益，則必孤陋而寡聞，勤苦而難成。今歐美百業必出於學校，蓋深得之矣。

○子夏曰：「小人之過也必文。」皇本「必」下衍「則」字。

文，飾之也。小人魂昏魄重，卑污詭曲，外託無過，而不肯改過，故不憚自欺，必從而文飾之。若君子，通達光明，知人固有過，則不妨認，既認爲過，則亦可勇猛精進而改之矣。若文，則包藏粉飾，既無知過之誠，遂絶改過之望，所以終於小人歟！

○子夏曰：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温，聽其言也厲。」「儼」，《釋文》：「本或作『嚴』。」皇本作「嚴」，邢本作「儼」。

儼然者，貌之莊。温者，色之和。厲者，辭之正。他人儼然，則不温，則不厲，惟孔子全之。如良玉温潤而栗，所謂氣備四時也。色温則可親，言厲則無私，其與「巧言令色」之「鮮仁」相反歟！

○子夏曰：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；未信，則以爲厲己也。信而後諫；未信，則以爲謗己也。」鄭「厲」讀爲「賴」，《釋文》同。「厲」、「賴」通。

信，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。厲，猶病也。事上使下，皆必誠意交孚，而後可以有爲。蓋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，在人而不在言，在平日之積行積交，而不在一時一事。故君子有所舉動於人，務積其見信之本而已。否則，怨謗之來，宜自反也。

○子夏曰：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《春秋繁露·玉英篇》引「不」作「無」，《説苑·尊賢篇》引作「毋」。

大德、小德，猶言大節、小節。閑，闌也，所以止物之出入。《易》言「閑有家」是也。大德，事關國家身名，一敗則終身瓦裂，故一毫不可苟假。若小德，則飲食起居之際，獵較猶可，申夭不妨，故云出入可也。子夏雖守約，而執德猶弘，若程子之諫折枝，必至使人作僞而後已，爲人道所難，則必盡反乎大道。宋賢之刻，豈未知小德出入之義耶？

○子斿曰：「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灑掃應對進退，則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則無，如之何？」子游，漢石經作「斿」。《釋文》：「洒掃」正作「灑」，《毛詩》、《晉語》、《周禮》皆作「洒掃」，鄭謂古文《論語》作「洒」，則「洒」「掃」皆古文，「灑」爲魯《論》，則「掃」亦爲魯《論》。

灑，汎也。子游譏子夏弟子，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，然此小學之末耳，推其本，如性天之事，則無有。

子夏聞之曰：「噫！言斿過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傳焉？孰後倦焉？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憮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唯聖人乎！」《釋文》：「區，羌于反。」「誣」，《漢書·薛宣傳》引作「憮」，《論語發微》謂爲魯《論》。馬以「誣」爲「欺」，是僞古《論》。漢石經「卒」作「卆」，「惟」作「唯」。

君子之道，大本之道也。倦，如「誨人不倦」之「倦」。區，猶類也。憮，蘇林曰：「兼也，同也。」言君子之道，非特有所先而傳之，非特有所後而倦教，但學者所至，自有淺深，如草木之有大小，其類固有別矣。若不量其淺深，不問其生熟，而概以高且遠者，兼同而强語之，君子之道豈可如此？若夫始終本末，一以貫之，則惟聖人爲然，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？即《大學》所謂：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《荀

子·非十二子》篇:「嗛然終日不言,此子夏氏之賤儒。」則子夏學派如此。故壽至百歲,道行西河,而後學不聞大成,得無太守約所致耶? 朱子譏張横渠關學無傳,謂其道似木札子,得無類是? 子游後學有子思、孟子,爲孔道大宗,發明天命性道,直指本心,豈非所謂得其本者耶? 以此較之,則子游之譏子夏,未爲過也。但小子則應從事於淺近,若名物象數、誦詩學樂之類。宋賢則欲小子皆從事於身心性命,是又過矣,則子夏之論爲篤也。

○子夏曰:「仕而優則學,學而優則仕。」

優,有餘力也。仕與學,理同而事異,故當其事者,必先有以盡其事,而後可及其餘。然仕而學,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,學而仕,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。然若方仕而專事讀書,則必曠職; 叢脞不學而遽干禄,則必覆餗刑凶。

○子游曰:「喪致乎哀而止。」

哀爲喪禮之本,制禮者定其宫室服食之節,不過推致其哀思,稱情以立文耳,即「喪,與其易也,寧戚」,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。然毁不滅性,故有禮以節之。若徒尚哀,則阮籍之斗酒嘔血爲得矣。朱子以爲有弊,誠然。子游蓋爲忘哀者有爲言之也。

○子游曰:「吾友張也爲難能也,然而未仁。」

包曰:「言子張容儀之難及也。」孔子没後,同門中子張年少而才行最高,子游推其難能,但仁則未知。孔子所未許,子路、冉有者也,子游亦未許子張。記《論語》者爲曾子之徒,與子張宗旨大異,乃誤傳其有所短也。

○曾子曰:「堂堂乎張也,難與並爲仁

矣。」類叙攻子張之意。鄭氏玄曰：「子張容儀盛。」《後漢書・伏湛傳》杜詩上疏曰：「湛容貌堂堂，國之光暉。」子張善爲容，《漢舊儀》爲此頌貌威儀事，有徐氏、張氏。《列子・仲尼篇》：「師之莊，賢于丘也。」又曰：「師能莊而不能同。」恐其矜己或絶物，則難並爲仁也。曾子守約，與子張相反，故不滿之。人之性，金剛水柔，寬嚴異尚，嗜甘忌辛，趣向殊科，宗旨不同則相攻。上章衹以爲未仁，尚無定論，難與爲仁，則過矣。《大戴禮・衛將軍文子》篇歷論諸子，而孔子謂子張不弊百姓，以其仁爲大。又言其業功不伐，貴位不善，不侮可侮，不佚可佚，所謂尊賢容衆，嘉善矜不能，仁孰大焉。孔子許子張，幾比於顔子，可爲定論。論人當折衷於孔子。記《論語》者當爲曾子後學，而非子張之徒，故記本師之言，猶荀子之非思孟耳，未可爲據。朱子誤尊曾子過甚，於是不考，而輕子張爲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，則大誤矣。

○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子：人未有自致也者，必也親喪乎！」今本「子」上有「夫」字，「致」下爲「者也」。漢石經無「夫」字，❶「致」下爲「也者」，今從漢石經。

致，盡其極也。蓋人之真情，所不能自已者。尹氏曰：「親喪固所自盡也，于此不用其誠，惡乎用其誠？」

○曾子曰：「吾聞諸夫子：孟莊子之孝也，其他可能也；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，是難能也。」皇本「難」下無「能」字。

孟莊子，魯大夫，名速，其父獻子，名蔑。獻子有賢德，而莊子能用其臣，守其政，

❶「漢」，原作「經」，據文意改。

故其他孝行，雖有可稱，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。莊子卒，去獻子四年，自盟向伐邾外無事，蓋守父道故也。然亦有獻子之賢父則可，否則幹蠱乃爲孝矣。爲政以益民爲主，若其益民，則蕭規曹隨，千古以爲美，何待父也？若其非也，則禹之治水，盡易鯀道，及其用，人乃爲孝耳。大孝以喻親，於道爲義。曾子篤於孝，故其論如此，讀者善擇之可也。

○孟氏使陽膚爲士師，問於曾子。曾子曰：「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」

陽膚，曾子弟子。民散，謂民心散渙，思背其上。情，實也。上未嘗養之教之，則民之犯罪，迫於不得已，或出於無知，非其天性然也。士師審訊，雖得情，宜哀矜其本出無辜，而勿喜也。《鹽鐵論·後刑章》引此說之曰：「夫不傷民之不治，而伐己之能得奸，猶弋者觀鳥獸挂罻羅而喜也。」孔子謂：「不教而殺謂之虐。」士師不當以得情爲喜。曾子此言，有萬物一體之意，與大禹之泣罪同矣。

○子贛曰：「紂之不善，不如是其甚也。是以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」「子貢」，漢石經作「贛」，下凡「貢」字仿此。皇本「善」下有「也」字。今本「不如是之甚」，漢石經作「不如是其甚」，今從石經。《論衡》引作孔子語，當是誤記。「如」作「若」。

《列子·楊朱篇》：「天下之美，歸之舜、禹、周、孔；天下之惡，歸之桀、紂。」《漢書·敘傳》：「班伯以侍中起眡事，❶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，畫紂醉踞妲己，作長夜之樂。上因顧指畫而問伯：『紂爲無道至於是虖？』伯對曰：『《書》云：迺用婦人之言，何有踞肆於

❶ 「眡」，原作「眠」，據《漢書》改。

朝，所謂衆惡歸之，不如是之甚者也。』」《楊敞傳》惲書曰：「下流之人，衆毀所歸。」《後漢書・竇憲傳論》：「憲率羌胡邊雜之師，一舉而空朔庭，列其功庸，兼茂於前多矣，而後世莫稱者，章末釁以降其實也。是以下流，君子所甚惡焉。」諸文皆以天下之惡爲惡名也。皇《疏》引蔡謨曰：「聖人之化，由羣賢之輔，闇主之亂，由衆惡之黨。是以有君無臣，宋襄以敗，衛靈無道，天奚其喪！言一紂之不善，其亂不得如是之甚。身居下流，天下惡人皆歸之，是故亡也。」此以天下之惡爲惡人，其説亦通。《左》昭七年《傳》：楚芋尹無宇曰：「昔武王數紂之罪，以告諸侯曰：『紂爲天下逋逃主，萃淵藪』。」杜注：「天下逋逃，悉以紂爲淵藪，集而歸之。」《孟子・滕文公篇》言紂臣有飛廉，《墨子・非樂》有費中、惡來、崇侯。下流，地形卑下之處，衆流之所歸，喻人身有汙賤之實，亦惡名之所聚也。子贛言此，欲人常自警省，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，非謂紂本無罪，而虛被惡名也。

○子贛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皇本「食焉」作「蝕也」。

更，改也。君子光明磊落，絶無隱匿，即有過舉，與人共見，未嘗掩飾，旋即改去，不留纖污，明德復明，完全無缺，故如日月之食，此與「小人之過必文」互對，學者亦可參矣。

○衛公孫朝問於子贛曰：「仲尼焉學？」《論衡》引作子禽問，當是因下章而誤記。

《孝經》疏云：「劉瓛述張禹之義，以爲仲者中也，尼者和也。孔子有中和之德，故曰仲尼。」《禮記・檀弓》「魯哀公

誄孔子」，注：「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。」疏云：「尼則謚也。」翟氏《四書考異》曰：「中和之説，稍近穿鑿。魯哀公事，則甚信而可徵。《論語》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，章末且有其死也哀之文，必孔子既卒後語。合《中庸》、《孝經》之稱謂觀之，則尼誠孔子謚矣。今人藉口《孝經》、《中庸》謂弟子子孫皆可呼其祖父之字，殆未深考。」公孫朝，衛大夫。春秋時，魯有成大夫公孫朝，見昭廿六年《傳》；楚武城尹公孫朝，見哀十七年《傳》；鄭子産兄公孫朝，見《列子·楊朱篇》，及此凡四人。故《論語》稱衛以别之，與公子荊書法同。驚孔子之聖，欲知孔子所從學也。

子贛曰：「文武之道，未隧於地，在人。賢者志其大者，不賢者志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？而亦何常師之有？」「墜」，漢石經作「隧」，「識」作「志」。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並作「志」。《楚辭·九歌》：「矢交隧兮士爭先」，《王莽傳》「不隧如髮」，漢《西狹頌》「數有顛覆霣隧之患」，蓋「隧」「墜」古通。《論語古義》曰：「《述而》云『多見而識之』，《白虎通》引作『志』。鄭注《周禮·保章氏》云：『志』古通『識』，賈《疏》：『古之文字少，志意之志，與記識之識同。』」《説文》無「志」字。徐鉉於《心部》補之，云：「志，意也。從心之聲。」段注謂：「志所以不録者，古文有『志』無『識』，小篆乃有『識』字。《保章》注：『志，古文識。』識，記也。《哀公問》注：『志，讀爲識。』識，知也。今之『識』字，志韻與職韻分二解，而古不分二音，則二解亦相通。古文作『志』，則志者記也，知也。許《心部》無『志』者，蓋以其即古文『識』，而『識』下失載也。」《晉書·禮志》引「而亦」作「夫」。《文選·閒居賦注》引《論語》：「叔孫武叔曰：『吾亦何常師之有。』」當是誤憶。

文武之道，謂文王、武王之典章政事也。在人，言士大夫之文獻者，有賢不賢也。不賢，謂次賢也。老聃、萇弘，賢者之志其大，孔子就而問禮；師襄、師摯，不賢者之志其小，孔子就而問樂。以及項

槖可師，童謠可識，皆所謂「焉不學」、「無常師」也。《呂氏春秋》謂：「孔子學於孟蘇、夔靖叔」，或亦孔子所問學。但生知之神聖，博採古今中外之長，無在非師，亦無一師可服。實言孔子爲創教之聖，無不師學，實非關師學云爾。孔子所採於古制，周道爲多，子思稱「憲章文武」。故墨子攻孔子曰：「子之古，非古也，法周未法夏也。」蓋墨子稱三代而法夏，孔子稱三代而法周，故子贛答公孫朝亦舉周道也。

○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「子贛賢於仲尼。」

武叔，魯大夫，名州仇。

子服景伯以告子贛。子贛曰：「辟諸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。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今本「譬之宮牆」，漢石經「譬」作「辟」，「之」作「諸」，「牆」作「牆」。皇本作「譬諸」，句末有「也」字。漢石經「牆」下至「窺見」上，缺二字。今本間三字，疑漢本無「也」字。「窺」，《釋文》、皇本、宋石經作「闚」，今從漢石經。

包咸曰：「七尺曰仞」，此今文説也，古文作八尺，則與尋同。應劭作五尺六寸，《小爾雅》作四尺，皆謬。不入其門，則不見其中之所有，言牆高宮廣也。

「得其門者或寡矣。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」

包咸曰：「夫子謂武叔。」莊子稱孔子爲神明聖王，四通六闢，其運無乎不在。孟子稱孔子，聖而不可測之爲神。凡道愈深遠，人愈難見，道稍淺者近人，人則易窺。人情皆據所見以論人，以武叔而論孔子，如以三尺僬僥而窺龍伯大人，豈能見哉？今以粗跡所傳，若《春秋》之太平，《禮運》之大同，《易》之羣龍無首，朱子尚疑之，況其餘乎？數千年推

測六經，人人自以爲是，而二千年未知平世大同之道，歸魂游魂之説。愚今推知之矣，安知不又有出於愚所知之外者乎？口説不傳尚如此，口説若傳更不知若何。《易》曰：「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。」書者，六經也，不足以盡口説；言者，口説也，不足以盡聖意。今愚見所懷大小、精粗、長短之識，諸星、諸天、諸元、諸血輪之論，尚不能暴於人間，而況孔子之聖意乎？見其粗者或遺其精，見其末者或遺其本。自顏子具體外，聖門諸子亦不過得片鱗隻甲，何況後人？故二千年來，得見孔子之道者寡矣。以爲孔子專言形體，而不知其言靈魂；以爲孔子專言人世，而不知其多言天神。其他德行、政事、言語、文學之科，獨人立國，天下合羣之義，莫不詳委該備，所謂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，非子贛親聞性與天道，何得尊歎之如此？後人據所見以妄議神靈者，如五色之珠，見青見黄皆不是。如天之大，蒼蒼無正色，杳杳無終極，若言是笠是弓，贊之攻之，總皆謬見而已。子贛得孔子之一體，而世大震驚。蓋聖道愈深則愈闇，然而人益不能測也。

○叔孫武叔毁仲尼。子贛曰：「無以爲也！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絶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《風俗通·山澤》卷引無「者」字。皇本「日月」上有「如」字。《後漢書·孔融傳》、《列女傳》二注引此同皇本，「絶」下有「也」字。

毁，非也。無以爲，猶言無用爲此。土高曰丘，大阜曰陵。日月，喻其至高明。不知量，謂不自知其分量。以孔子之神聖，在當時亦遭毁殺。蓋道大如天，非民所名，而小大精粗不容，必相攻擊。

但攻人者，必相等乃能攻，世之賢知與人比較，如平地之於丘陵。若神聖化生救人，其與人如天壤之隔。盲者攻日月無明，於日月何損？只益見其盲而已。孔子之如日月，惟子贛乃知之，後世之妄議日月者，亦猶武叔乎？

○陳子禽謂子贛曰：「子爲恭也，仲尼豈賢於子乎？」

爲恭，謂爲恭敬推孫其師也。

子贛曰：「君子一言以爲知，一言以爲不知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

階，梯也。大可爲也，化不可爲也，神不可測也，故曰不可階而升也。

「夫子之得邦家者，所謂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其生也榮，其死也哀，如之何其可及也？」《漢書・董仲舒傳》引「來」作「徠」。

立之，謂植其生也。道，引也，謂教之也。行，從也。綏，安也。來，歸附也。動，謂鼓舞之也。和，所謂「於變時雍」，言其感應之妙，神速如此。榮謂莫不尊親，哀則如喪考妣。此聖人之神化上下，與天地同流者。子贛言夫子之得邦家，其能易世安民如此。然孔子未嘗得邦家，但垂教耳，亦復不立斯立，不道斯行，不綏斯來，不動斯和，固不藉國家之力。人以爲子贛好贊美孔子，愚則以爲子贛之知孔子者，尚粗淺而不得其萬一也。所謂天不可階，其信然乎！

論語注卷之十九終

論語注卷之二十

南海康有爲學

堯曰第二十　凡三章

魯《論》本二章，其末一章齊《論》也。翟氏灝《考異》：「古《論語》分此一篇爲二，則《堯曰》凡一章，《子張》凡二章」。按《子張》一章，《論語》無此文體。只似《記》中之《孔子三朝記》，疑爲劉歆於他書採入爲古《論語》者，末章知命說，當是齊《論》。

○堯曰：「咨爾舜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。四海困窮，天祿永終。」

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。咨，嗟歎聲。歷數者，考定星歷，建立五行，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。躬，身也。《洪範》：「王省惟歲」，故董子引此謂：「察身以知天。」在，察也。鄭謂：「曆數，爲帝王受命之符瑞。」允，信也。困，極也。永，長也。中者，無過不及。允執厥中者，中庸之德，中和之理，用其中於民。中國政術、學術尊奉之，此爲公理之極，放之四海萬國而準者也。四海之人困窮，則君祿亦永絕矣，戒之也。故以富民厚生爲政之要矣。民窮則亂生，君位即不保也。《易·歸妹·象傳》：「君子以永終知敝。」班彪《王命論》：「福祚流於子孫，天祿其永終矣。」《雋不疑、匡衡傳》、漢武《立子齊王閎策》，皆以永終爲吉語，則困窮爲儆語，永終爲勉語耶。王肅僞古文採之入《大禹謨》。

舜亦以命禹。

曰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。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。朕躬有罪，毋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在朕躬。」劉氏恭冕《正義》謂：「『曰』上當有『湯』字。」

今本「無以萬方」，漢石經作「毋」。今本「罪在朕躬」，漢石經無「罪」字，皇本同。

《墨子・兼愛下》：「夫兼相愛，交相利」，「不惟禹誓爲然，雖湯說亦猶是也。湯曰：『惟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告于上天后，曰：今天大旱，即當朕身履。未知得罪于上下，有善不敢蔽，有罪不敢赦，簡在帝心。萬方有罪，即當朕身；朕身有罪，無及萬方。』」《呂氏春秋・順民篇》亦云：「湯克夏，而天大旱，湯以身禱於桑林，曰：『余一人有罪，無及萬夫；萬夫有罪，在余一人。』」然則，此語爲因旱禱雨之辭，王肅僞古文《書》採入《湯誥》，以爲湯伐桀祭天而告諸侯之辭。惟《周語》內史過引《湯誓》詞與此同。湯說，湯誓，當是孔、墨異名，而所引書詞同，當是湯真文矣。《白虎通》引此，亦以爲伐桀祭天辭。履蓋湯名。用玄牡，夏尚黑，未變其禮也。

簡，閱也。以，與也。墨子言，「有善不敢蔽」，則帝臣善臣也。包曰：「順天奉法，有罪者不敢擅赦。」言桀雖爲君，而虐其民。君者，養民者也。桀暴，賊仁者謂之賊，賊義者謂之殘，殘賊之人謂之匹夫。順天奉法，己不敢赦；而天下賢人，皆上帝之臣，己不敢蔽。簡在帝心，惟帝所命。君有罪，非民所致；民有罪，實君所爲。賢者治世，自引過以寬民；不賢之君，諉罪於臣，臣諉罪於民，於是民視上如仇讎，而大亂作。《傳》曰：「禹湯罪己，其興也勃焉；桀紂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」

周有大賚，善人是富。

此以下述武王事。賚，予也，所謂散鹿臺之財，發鉅橋之粟。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。《詩・周頌・賚》序云：「賚，大封於廟也。賚，予也。言所以錫予善

人也。」

「雖有周親，不如仁人。

周，至也。孔氏曰：「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，管、蔡是也。仁人謂箕子、微子，來則用之。」

「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」

此爲王肅僞古文《尚書》採入《泰誓》。惟《墨子·兼愛中》：「昔者，武王將事泰山隧。傳曰：泰山有道，曾孫周王有事，大事既獲，仁人尚作，以祇商夏，蠻夷醜貉。雖有周親，不若仁人。萬方有過，維予一人。」宋氏翔鳳說：「周親四語，蓋封諸侯之辭也。武王封大公於齊，在泰山之陰，故將事泰山，而稱仁人。尚，爲封大公之辭也。」《說苑·貴德篇》：「武王克殷，問周公曰：『將奈其士衆何？』周公曰：『使各宅其宅，田其田，無變舊親，惟仁是親。百姓有過，在予一人。』」湯武皆以天下人之罪過爲己罪過，其爲民伐賊之武，代民受罪之仁，真可爲後世法也。蓋萬物一體，原無畛域，滴水有毒，一池不食。故萬方百姓方有罪過，皆己之罪，人人知此，則見人之罪失，哀矜自責矣，豈復有攻訐人者哉？耶氏之爲民贖罪，亦得此義而爲教主也。

孔子曰：「謹權量，審法度，脩廢官，四方之政行焉。何休昭三十二年注引此有「孔子曰」，《漢書·律曆志》引此亦云：「孔子陳後王之法曰。」則「謹權量」下爲孔子語。何休爲今文家，則魯《論》必有「孔子曰」，今據補。皇本「焉」作「矣」。

權所以稱輕重，銖、兩、斤、鈞、石爲五權。量所以量多少，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爲五量。四方各異，必宜謹，即同律度量衡之義。《易》「制而用之謂之法」，法度者，法律制度也。法律者，國人皆受治焉；制度者，國所以立。而時有因革，

少有偏誤，其害多矣，當以時時審察之，若有不適，即當立改。治國之得失，視乎官制。各地異宜，其舊用官制之已廢者，亦多有益於今，宜修補之。權量不一，法度不審，廢官不修，雖有政令，具文不行。故必謹權量，使萬國一同；審法度，使時變適宜；修廢官，使事職皆舉，而後政乃行於四方也。

「興滅國，繼絶世，舉逸民，天下之人歸心焉。」《後漢書・逸民傳論注》、《文選・兩都賦序》、《爲諸孫置守冢人表》兩注、顔師古《漢書・外戚侯表注》引皆有「子曰」。《逸民傳論》與《外戚侯表注》「天下之民」爲「天下之人」。

禮天子不滅國，諸侯不滅姓。其身有罪宜廢者，選其親而賢者立之。世謂大夫所謂仕者世禄，但不世位耳。仁者不絶人之種，故繼之；逸民，天之精英，人之才賢，故舉之。順乎民心，故皆歸也。

「所重：民、食、喪、祭。

孔氏曰：「重民，國之本也；重食，民之命也；重喪，所以盡哀；重祭，所以致敬。」蓋民爲貴寶，食者養生之具，喪祭送死之禮。《洪範》：「一曰食，二曰貨。」富而後教，故民食爲先。喪祭，則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。養生送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

「寬則得衆，敏則有功，公則説。」漢石經無「信則民任焉」句。皇本、足利本、高麗本亦無。皇本「説」上有「民」字。翟灝《考異》云：「按四語與上文絶不蒙，與前論仁章文，惟「公」「説」二字殊。疑子張問仁一章，原在古《論》《子張篇》首，而此爲脱亂不盡之文。古書簡盡則止，不以章節分簡，故雖大半脱去，猶得餘其少半，連絡于下章也。下章子張問政，孔子約數以示，俟張請目，然後詳晰言之，與問仁章文勢畫一，顯見其録自一手。又二十篇中，唯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。蓋古分「堯曰」「子張問」以下别爲一篇，與前《季氏篇》爲别一記者所録，稱孔子是其大例。故知命章首，舊本亦有「孔」字。今以問仁章亂入《陽貨》之篇，既嫌其體例不符，而公山、佛肸連類並載之間，横隔以此，亦頗不倫。」

寬則民情愛戴而爭歸附，敏則率作興事而多成功，公則與民同之，大衆説服。論帝王之德，心有此三者乃成。若天下爲公，惟堯、舜有之，惟大同之世行之，尤孔子所注意矣。《孟子》於終篇述堯、舜、湯、文，《論語》終篇亦論堯、舜、湯、武，一以見民主公天下之善，一以見革命誅民賊之功，皆孔門之微言，託於終篇以寓大義者也。信則民聽任之，亦爲政之大義，但魯《論》無此，故闕之。

○子張問於孔子曰：「何如斯可以從政矣？」子曰：「遵五美，迸四惡，斯可以從政矣。」皇本「問」下有「政」字。「尊」或作「遵」。漢《平都相蔣君碑》：「遵五迸四」，《後漢・祭遵傳》：「遵美屏惡。」《隸釋》以爲魯《論》。❶《大學》：「迸諸四夷」，《釋文》引皇云：「迸，猶屏也。」《説文》無「迸」字，必今文。

迸，除也。

子張曰：「何謂五美？」子曰：「君子惠而不費，勞而不怨，欲而不貪，泰而不驕，威而不猛。」

子張曰：「何謂惠而不費？」子曰：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費乎？擇可勞而勞之，又誰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貪？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驕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，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」《皇疏》兩述經文「因民」下無「之」字。《易・益卦注》、《周官・旅師疏》、《文選・洞簫賦注》引皆無「之」字，疑後人誤寫衍。皇本「擇」下有「其」字。

民利於土產，山者，利其鳥獸材木；渚者，利其魚鹽，皆聽而不易之。民利於佚樂，則食味別聲被色而歌舞之。民利於自由，則言論思想聽其自由。民利於公同，則合民之所有，而爲之立公路、公學、公囿、公養疾、公養老，皆不費於國

❶「隸」，原作「肆」，據文意改。

而民大得。所因者，國家全不干預。爲政者，但代民經理而已。孔子此言，盡爲政之法矣。爲國事而自行保護，爲公衆而自享利益，雖人人爲兵，亦不敢怨。凡有仁政，皆立舉行，仁聲仁聞，洋溢天地，得所欲矣，而未嘗貪。小大衆寡，皆天所生，人人平等，不須嚴衛，故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」《書・無逸》所謂：「至于小大，無時或怨」，故泰而不驕；禮儀嚴肅，故威而不猛。皇《疏》：「君子正其衣冠者，衣無撥，冠無免。」《中論・法象篇》：「法象者，莫先乎正容貌，慎威儀。是故，先王之制禮也，爲冕服采章以旌之，爲佩玉鳴璜以聲之，欲其尊也，欲其莊也，焉可懈慢也？夫容貌者，人之符表也。符表正，故情性治；情性治，故仁義存；仁義存，故盛德著；盛德著，故可以爲法象。」今美國利民之道，仁民之制，勞民之方，平等之制，皆行孔子之政。言簡而該，以此繼帝王之道，可爲平世民政之法也。

子張曰：「何謂四惡？」子曰：「不教而殺謂之虐，不戒視成謂之暴，慢令致期謂之賊，猶之與人也，出内之吝謂之有司。」

「納」皇本、釋文、唐石經皆作「内」。

虐，從虎爪，謂殘酷不仁。戒，警告也。暴，謂卒遽。不戒，不宿戒而責立成。慢令致期，謂與民無信而虛刻期。猶之，謂均之也。貪而不施謂之吝，謂財物必當與人，而於出納之際吝嗇惜難之也。治民者，必先教以禮義，令人人皆服於禮律，其有犯法者乃是故犯，可以加刑；若未施教而刑之，孟子所謂罔民也。法定，必預期施行之年月，而後行之，令民預戒預習，皆刻期必信，否則

謂之暴賊。當與不與，雖與不感。有司守常職者則可，若爲政者，則當有非常不測之恩惠，乃可得人心。孔子此論政體，備極詳細，尤野蠻世之弊，文明世宜所掃除也。

○孔子曰：「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也；

《釋文》引鄭《注》：「魯《論》無此章。然《韓詩外傳》六引：「子曰：不知命，無以爲君子」，則必齊《論》也。今所別擇，古文之僞耳。若《韓詩》爲今文，則同爲孔學之真，宜保持焉，故仍舊。《釋文》本、皇、邢本、唐宋石經皆作「孔子曰」，惟《集注》本無「孔」字，當是誤脱，今補之。《韓詩外傳》六引此無「也」字。

命者，人受於天者也。人生富貴貧賤，壽夭窮通，皆有定命，非人力所能爲。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，知而樂之，無入而不自得，則爲君子。不知命，則戚戚怨尤，作奸犯科，逆天背理，而終無所得，枉作小人而已。此孔子所立之義，最爲直捷易簡。凡人苟能知命，則安處善，樂循理，必不爲小人之歸，其於行道，思過半矣。學者信得命及，則於生死大事自能超脱，窮通境遇無所繫累。既無所爲，惟有盡力以行仁，雖爲聖人可也，何有君子乎？此入道之門，樂天之法，一超直至，掃除無累，孔子度人之神方也。故《論語》終篇，大聲疾呼在此，其所以援救天下生人，至切矣！

「不知禮，無以立也；

不知禮，則耳目無所加，手足無所措。

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。」

言之得失，可以知人得失邪正。《繫辭》謂：「將叛者其辭慙，中心疑者其辭枝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誣善之人其辭游，失其守者其辭屈。」孟子知言，謂：「詖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」有身不知所立，則一身不能得所；與人交不

能知人，則終身受其大害。二者，人道之至切。知命爲本，復須知禮知言，乃能處人間世而無礙。《論語》徧陳萬法，而於終篇丁甯斯三者，學者不可不留意焉。

論語注卷之二十終

鳴謝

《儒藏》精華編惠蒙善助，共襄斯文；謹列如左，用伸謝忱。

本煥法師　壹佰萬元

北京大學《儒藏》編纂中心



